

艾陵文鈔十六卷詩鈔二卷

〔清〕雷士俊撰

清康熙莘樂草堂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

書館藏

涇陽雷伯籲著

艾陵文鈔

莘樂草堂藏板

艾陵文鈔序

艾陵文鈔十六卷涇陽雷伯顓先生遺集也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垂四十年既沒其子毅鈔其文之可行世者請序於寧都易堂魏禧_上癸卯歲獲交先生及築夫王先生嘗讀先生文詳而有法質樸敦厚一依於禮義自少年為諸生即慨然有當世之

艾陵文鈔

魏序一

志往_上好論天下事所論事文工拙之故頗類曾南豐既自放廢益肆力於古說經術考禮制傳記碑版所述其工者雖南豐得意之文何以過焉今天下古文大興其卓然能名一家者不少人獨先生為之於舉世不為之日先生倡之築夫和之數十年天下言古文者江淮之間必以雷王為

歸嗚呼豈虛也哉天下國家之壞不患於無文患於士無真氣而其文日趨於浮偽虛辭以揜意餽釘掇拾以為文此浮文之易見者也言依道德語闡天下國家之故廉節則伯夷不讓經濟則賈誼鼂錯之徒無以過而退考其實殆與世之市僧齋儒無毫髮有異此偽文之不易見者也偽之

艾陵文鈔

魏序二

為害破國亡君而其禍方未有以止其端陰成於學術而顯發於文章是故文無真氣雖出入左史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率皆謂之浮偽而本身而發言乎真氣者雖不必盡合古人之矩度固已無不可傳矣先生於古人之法既銖兩悉合而為文一本於真氣其為近代作者無疑也方先生與

築夫訪予劉氏園曰曾見子叙李鏡月懿德錄而好之予報謁先生亦出其所繕寫文集相示時予學古文方十六七年後此為文數變再過揚州欲以就正先生而先生死矣至今僅得叙先生集嗚呼先生死猶幸築夫之老且康強為文日益工先生之文其必有以論定也矣

文陵文鈔

魏序三

康熙丁巳冬十月寧都魏禧撰



清處士雷君伯顯墓誌銘

白田茅王巖撰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憤書無日夜不休為文章博辯質實
根柢經術出入羣史自石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
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直社刊版行世慨然念天下古文
絕響久與友人王巖歷舉隱處日夕浮厲切磨著書明道窮討
六經周禮諸史百氏之說究賡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興亡君子
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澤沈潛貫穿縱橫咀茹英華其見於文
辭韓柳歐曾上迥馬班左固連於經間參公穀考工之辭每一
構思缺心劇目篇成咏則鑿刻改經四三或既緩持較版更易
嗚呼處士於斯道可謂殫心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缺也若艾
陵文集二十卷詩一卷處士諱士俊字伯顯陝西西安涇陽人
遷揚州初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第督學權舉一補康應卿舉
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避棄康貢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
業立就每執掌雄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為幕經
畫若可即見施措既自廢棄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僦
舍已日益貧困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言語氣象多
與人異世益以是不合晚乃欲棄異為同人猶畏悍貌敬情疎
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樊汶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
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公諱起鵬國
子監生樸直公正重崇禎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其處
士自為權盾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穀泰麟多多天女二一嫁
韓概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華女三皆幼喪士既負才不試
遇事慨慷踔厲風發為人排難直前無回義公雖或為揚州兵
備有馬中英者後母訟不孝欲寘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誅盡

存其產處士憐其究上書求公庭獨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
就情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辯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釋之
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秋殺等卜墓江都艾陵湖橋壘之東原
丁山於河趙橋人韓滿人皆皆贊射殺等再拜涕泣請銘嗚呼
嚴君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馴劉賊在
剝何紛紛滑稽纖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日昏比偶單行仍時
艾艾陵特起開蒙屯驅放敵淫除霾雲用厲承學視貞砥

艾陵墓誌

論雷伯顓先生文行七條

周斯成陸

伯顓先生古文三百年來所僅見者當在荆川邊巖之上宋潛
江猶伯仲行也近日王魏李孫施注不及逮甚世有識者決不
以予言為河漢也

諸論力摹燕文得來自蘇文後實為承視繼起之篇

伯顓一生盡得力於曾子固之文惟論傳二體獨不學曾論步
三蘇傳宗史漢如房兵部傳卓然班馬名篇如梁子武盡窮記
却又似韓

蔡夫與雷至交前作墓誌止言其文章而行實一事不載何以
傳後俾後人景慕無窮僕久欲為作本傳而尋詳實行以補王
之缺畧

蔡夫初學古文其實受教於雷而為之指示方知入門後得之

周斯成陸

只說與雷同時學古然其長在序文次在墓誌至傳論則繁碑
拖帶失先指謂史才史學則是一家良然

伯顓固窮能辭某提督之金不為作戰功紀蔡夫為貧遠有不
同處

竊文雖古人有行之者最多則蔡中郎然自以為有德也身
行惡豈得與歷世僕僕作文若貧無生計不如三家村裏訓蒙
夫勝賣文與時俗輕優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一 論

性論一

性論二

喪禮論上

喪禮論中

喪禮論下

承重論

顏淵論一

顏淵論二

楚項羽論

卷之二 論

漢世祖論

唐高祖論

馬援論

楊震論

蔡邕論上

蔡邕論下

祖逖論

楊素論

艾陵文鈔目錄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論下

卷之三 論 議 辭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漢高帝斬丁公論

增建兩淮運學議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三年喪服制辨

艾陵文鈔目錄

卷之四 辨 說 序

好名辨

德說

敬說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送王阮亭先生序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卷之五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正蒙紀要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宗鶴問山響集序

談青令滌遊詩序

三子惜別詩序

文錄一集序

文錄二集序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文錄文鈔目錄

直社分義序

近試卷序

卷之六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孫氏重修族譜序

閔渭璜壁帖序

焦山古鼎圖詩序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王幼華詩序

北歸錄別詩序

爲僧募修周墅廟序

孫介夫文鈔序

卷之七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義字旗會計簿序

程明宇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文錄文鈔目錄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孫風山四十壽序

朱孺人六十壽序

汪生伯六十壽序

卷之八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壬午試事記

祀竈記

遺今堂記

易名記

幸樂草堂記

遊海池記

梁子武書扇記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克念趙公小像記

雨遊記

卷之九 傳

郝太僕傳

方武城傳

鄭廷直傳

楊孺人傳

吳節婦傳

孫節婦傳

里中婦女死節傳

焦處起傳

陳處士傳

王高州傳

王孺人傳

卷之十 書

上宰相史公書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與鄭廷直書

與張天民書

與王築夫書

與王築夫第四書

與李艾山書

與施愚山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再答張天民書

答孫大宗書

與王于一

與鄭小白

與許力臣

與王築夫

與張天民

與張天民

與李艾山

與李艾山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周盛際

與孫豹人

與孫豹人

與平子艾山

與負漢生

與柳裴卿

與張六息

與石殷周

與孫無言

與王築夫

與陳伯璣

與王西樵

答李平子

答王築夫

答李艾山

答李岷瞻

卷之十二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李全初墓誌銘

李如初墓誌銘

月樓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卷之十三

郊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太學生顧考府君權厝誌

亡妻趙氏權厝誌

亡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顯妣趙孺人墓碣

參戎劉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墓表

代作顯祖考府君墓表

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王孺人行狀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文慶文鈔目錄

九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祭王德音先生文

祭張主簿文

祭鄭廷直文

祭李平子文

祭鄭次嚴文

祭貞漢生文

祭孫用所文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卷之十五 祭文 雜著

代家君祭亡弟淑度文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告顯考文

告顯妣文

告考妣文

告考妣文

祭亡妻韓氏文

錢烈女誄 并序

讀大學

讀孟子

文慶文鈔目錄

十

卷之十六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何崑白真贊 并叙

書離騷經後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書宋貞婦誄後

書亡弟淑度稿後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代論科場事宜疏

防江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訟馬中英寃稟帖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目錄終

艾陵文鈔卷之一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

性論一

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子思之言性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蘊奧莫盡於此矣孔孟之言性無能外也天地之所以生人生物者陰陽水火木金土而

已陰陽水火木金土有氣焉有理焉其氣則凝而爲耳目口鼻肢體矣而健順仁義禮智信之理行乎其間水火木金土以類而分之則或陰或陽水金陰也木火陽也土則陰陽兼仁義禮智信以類而分之則或健或順仁禮健也義智順也信則健順兼仁義禮智信天下無人而無之也而鳥獸草木之物莫不有其意皆性也皆天命也天可以統地言天而地在其中故不言地也性合人物雖人全而物偏人著而物微而人與物實同有是性也此朱子之說子思之指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

爲耳目口鼻肢體以載仁義禮智信之理則有氣不獨氣而已也蓋亦有質矣以言乎氣質人與物則有清濁純雜之異也而人之清濁純雜之相去豈可勝舉乎於是有智有愚有賢有否也故以其理言則智愚賢否未嘗不一致以其氣言則智愚賢否不一而亦不至於相遠去其偏駁以歸於粹精則所貴乎學也孟子曰性善此專以理言者也孔子曰性相近此兼以氣言者也大抵皆天命之性也理寓乎氣世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欲離氣以言理離氣以言理則捨孔子之所謂性相近者

但主於孟子之性善矣而人有智愚賢否求其故而不得遂以其私見而立說其弊至於無窮荀子曰人之性惡此見人之氣質之濁且雜者而以病於其理矣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見人之氣質清濁純雜半者而以億於其理矣告子之誤大略似此至於釋氏又超一切而遁於不可見爲高祇守乎空虛寂滅此捐理氣而務幽眇以欺人者也嗚呼聖學晦而人不知性不知性則不知道不知道則教不立而聖學幾乎息子思天命之謂性一言冒乎衆論而不遺參於異端而無病學者深講

詳辯之則於性庶幾耳故曰明於性之本原因以達於其紛紜之緒而正夫後世諸儒之謬可以知性矣

性論二

孔孟之言性者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曰性善其一兼氣質言曰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有確乎習之不移者言豈一端而已吾合而觀之識性善之指則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無惑也識性相近又習之不移之指則人之智愚賢否無惑也後世之儒不知氣質之性不知氣質之性則所謂性相近習之不移者皆不歸之氣質而以爲太始之理則然矣人實有智愚賢否而一之以性善吾曰性善而人實不然空乎告子荀子楊子各以其意立說而各有其病人性皆善而氣質之濁雜者則欲能蔽理若克欲以求理無害於其爲善氣質既濁雜又不能學以自克遂入於惡矣荀子不言人之惡由於氣質之濁雜而不能學竟以爲人之性惡且人氣質之清純者多矣不聞荀子因人氣質之清純者曰人之性善而獨因人氣質之濁雜者曰人之性惡此荀子之病也人之氣質有三等其上者欲不勝其理其中者理欲相敵其下者理不勝其欲欲不勝其理者其清純者也理欲相敵者其清濁純雜半者也理不勝其欲者其濁雜者也上

者之學而爲善也易下者之學而爲善也難中者之學而爲善也在難易之際楊子不言善惡混者之爲氣質清濁純雜半而未學者之所致又舍其上下者而不道獨舉其中焉者之一等以盡天下之性此楊子之病也告子專以氣質言性故曰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善非性所自具必矯之飾之而後善乃曰性猶杞柳矣人生而食色者之爲性則性輾轉而無定可善可惡乃曰性猶湍水矣荀子竊其杞柳之說而曰人之性惡楊子竊其湍水之說而曰人之性善惡混

甚矣告子之黠也告子荀子楊子三家其病則異而所以病則同皆由於不知氣質之性見人之有智愚賢否而無能解於性善之言故各以其意揣摩測度於其間也而釋氏又變三家而立說其託愈高其病益甚人之質成於氣有氣而有質有質而有理理不可以混沌稱名分類別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殊所謂性也釋氏既言性又不言仁義禮智信安有此空虛寂滅者而守之以爲性哉此釋氏之病也孔孟之言猶鑑也衆說之得失猶人之美醜也人之美醜視於鑑則畢照矣衆說之得失

考於孔孟之言則畢察矣天命之性有二其一以太始之理言則性善故孺子入井而皆怵惕惻隱也其一兼氣質言則性相近而氣質之性又習之不移故人有智愚賢否也太始之理同故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善氣質不同而理自同故性相近非昏頑不移學則皆復於善不學始有不善偏執者之謂固談玄者之謂幻明乎此而諸儒之謬可不攻而自破也

此篇原本荆公特增入釋氏見識力

喪禮論上

世俗浮屠破獄之文布穀於地爲獄門牆皆具而文畫紙爲厲鬼四立而環之乃置人父母之重其間衆僧誦讀佛說一僧手錫畫破其獄爲子者號泣辟踊奉重而出如從獄之見其父母也而救之者嗚呼佛之爲斯世害極矣吾觀楞嚴雖不免於鑒然佛與阿難富樓那反覆講論剖析豪筵以自暢其偏指學者不幸而不得遊孔孟之門聞性命之語以得道之正傳一見其書樂其言之堅而辯也雖賢智亦惑之矣至於所謂破獄陋繆無義理而同於戲世之薦紳之徒莫知其非亦從而行之則可笑也始創爲此者誰乎誠不仁者哉記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言欲其親有令名也今中人以下得免刑者多矣其犯法而至拘於獄者罪大惡積之人也世之從浮屠而爲破獄之事者是以其親爲罪大惡積之人也悲夫夫親之端謹無過而誣之與親之不能無過而彰之又從而甚之卒歸無益皆有所不可嗚呼佛之治喪率威脅勢劫以恐惕人而實虛幻不可信者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人之生也氣漸而聚聚而凝結以爲人其死也

氣漸而散散而僵仆以至於亡亡則魂無不之矣安有魂然者而縛執之患苦之哉司馬溫公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蚤髻髮從而燒斫已不知畏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入黃壤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雖使剗春豈復知之其言最爲明僧可以覺天下之愚者吾頗愛之而世不察也古禮廢壞久矣三年喪之制塋祭之式歷世既多太平雜亂漸滅人莫不不忍於親而無可以用其情見佛氏有所謂治喪者則群趨焉曰是可以致吾孝矣吾謂三年喪之衣服飲食居寢與塋之時月祭之奠獻之屬當會通而增損之使家喻戶曉可以盡心無憾則佛道不禁自止人之飢也至於飯皮飯紙非其嗜之也飢使之然也倉有餘糧豈有餘畜則啗粟啖肉雖溫之皮與紙而不下咽矣此必然之勢也

敦喪禮以止佛教有關世道

喪禮論中

古之禮繁今之禮簡古之禮有其名必有其實今之禮名不存十之一矣而名僅存者實又亡焉世人從而雜附其見傳之日久其弊益熾以至於不可挽吉凶諸禮莫不皆然而喪爲甚吾試論之古斬衰三年之禮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居倚廬寢苫枕塊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既練舍外寢食菜果飯素食既祥始飲酒食肉復寢斬衰三年之禮如是則齊衰三年者可知矣夫錦繡之爲麗也而被

文選文選卷之九

之如有刺於其體也羊豕之爲其也而嘗之如有毒於其口也家室之爲歡也而遇之如有病於其懷也先王知其然於是乎使之斥錦繡戒羊豕屏家室定以爲制今之人無故奪其錦繡羊豕家室之適則相與咎咎矣奪者不樂而奪之者亦不樂先王斷嗜禁欲創爲喪禮古人守之不以爲難者悲切於內而躬安其際也嗚呼善矣今則不然親之始死惟衰裳經杖帶冠屨不廢而飲食居寢大抵悉準於常數月之後輒章甫逢掖以與慶賀或采服不加於身又宴樂佚遊不以爲怪人非不愛

其親也始於一二倣儻狂誕之徒放言高議直情矯世而壞聖賢之制以自便人樂其便已也而相與效之效之者日多聖賢之制日益壞世之人乘其敝乃無不爲耳目習貫徃爲當然雖有孝稱者頻顛不寧亦懼世之指詈而無以自拔於流俗此甚可歎也嗚呼喪禮之復也難矣喪哀戚之隱也行立坐臥而不怠乎哀戚其文繁其事難此夏殷之隆也三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冉閔而下不可語矣而三年之久聲色美好之屬無所動其念進退升降一依於禮如順水之舟無待強勉此中心安

文選文選卷之九

仁天下之一人也由唐宋而視秦漢邈乎遠矣而繩以夏殷之隆彼所謂士凡庸委瑣同於工商而望以中心安仁天下之一人喪禮之復也難矣雖然君子之所謂師古者師其意也孟子陳井田畫地經野更張紛紜歸於潤澤夫潤澤者變而通之之義也觀其與滕文公言喪止於齊疏飭粥二大者而已識此可與言禮矣今夫衰裳經杖帶冠屨既未盡廢而飲食居寢可裁以先王之意由虞而練而祥自重殺之以至輕使其不違衆不拂理情之流俗而無駭考之聖賢而無愧美爲不可哉

之盛者於人不必求備先王定制令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後生小子喜於苟且弛懈自恣過此者少矣而不至者講說浸灌循其性之所近俛焉孳孳自勵於此可也喪禮廢久如吾說用其復也庶可幾乎古今相去遠甚也竹策篆書易以紙而尚隸豈可同哉拘禮而禮亡得其意以爲之不屑屑於細節而大體未嘗不存此孟子所謂潤澤也而人之致力於禮者雖一端亦有所益若其孔步孟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則豪傑可以爲百世法者也

復古喪禮甚難特寬一步爲善誘法

喪禮論下

今之葬無定期遲緩者或五六年或十餘年甚至數十年子孫累傳而後葬其祖父母曾祖父母者世俗之大失也然則當於何期葬記之所云是矣三月而葬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喪遲緩不葬是死無以藏也死無以藏可謂得其所乎人之死而墳墓也猶生而官室也今夫人露棲野處則憂寒暑之患風雨之苦四體跪飢而心志拂鬱以生推死勢異道同且人雖近而三年之外必有其冠婚慶賀之禮既有冠婚慶賀之禮則必有絲竹燕饗之節以喪在殯而罷之是廢冠婚也懼廢冠婚而不罷是喪殯未葬而樂也晉荀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夫臣之喪殯未葬君飲酒樂屠蒯猶有譏况其上焉者乎今世俗遲緩成風或難盡如古三月而葬矣三月之後大祥之前其擇而行焉不可以有踰者也或者難曰今之久而後葬者非敢怠也蓋待於天時之利求於地理之善也子責之甚何不思乎曰儒者知

親之生而事死而葬已矣。僥倖小人乃有拘於天時地理以冀得貴富者。非儒者之所尚也。君子行一不義而得卿相不爲。而暴其親之遺骸以求貴富乎。如世俗之惑而惟是之信。則大祥去屬纊凡二十五。月天時地理必得其吉。而可以葬者也。古之君子之盡於其親者。何有禮也。其居喪也。始沒朝夕奠。將塋祖塋。既塋而虞。既虞而卒。哭期小祥。小祥之祭。再期大祥。大祥之祭。中月而禫。禫祭其免喪也。春夏秋冬必祭。夫喪莫約略。無文陳饌酌酒而已。猶未及乎三獻與侑食也。自虞逮禫三獻

文獻文鈔卷一

禮

繼以侑食矣。猶未及乎受胙與餽也。至春夏秋冬之祭。則三獻而侑食。而受胙而餽。彬彬情儀悉盡。由此言之。春夏秋冬之祭。全其爲祭矣。虞雖變而之吉祭。未正其爲祭之禮也。而世俗於居喪不當吉祭而遽吉祭。其免喪後當吉祭。而又不吉祭。遂至終其身。子孫與祖考絕不相接者。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也。嗚呼。古之宗法亡矣。所恃糾合乎子孫者。惟春夏秋冬致祭。子孫群集則相親。相親則冠昏必告。死必訃。有善相勸。有過相戒。今五服之親疎遠如路人。平昔殘狠不肯往來。有忿則聚而

爲訟以爭銖兩之利。廟不立而祭之禮不講。豈獨薄於祖考哉。而於祖考薄者。此尤可痛也。論葬祭不唯挽俗兼足羽翼禮經

文獻文鈔卷一

古

承重論

家禮適孫父卒爲祖會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祖
母會高祖母齊衰三年會典凡適孫承重爲祖父
母斬衰三年若爲會高祖父母同世每不達承重
之義謂承重者父死而爲父服父母之喪又謂孫
之父母死祖祖母畜之故服父母之喪又誤以子
之妻所生之子皆爲適孫一子死及數子死者各
以其妻所生之子服斬衰齊衰三年推其說會高
祖父母子孫衆而死者多會高祖父母死遂至數
十人皆爲承重皆服斬衰齊衰世類道失訛以傳
訛甚可笑也爲祖會高祖承重者猶言爲之後云
爾宗法大宗小宗相沿而下襲爵王侯之襲爲王
侯者皆爲之後者父則爲父後祖會高祖則爲祖
會高祖後也而適孫者言乎其爲一而已爲父後
者之冢適謂之適孫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
無知而曰有寵於僖公衣秩如適則無知不可以
爲適也爲父後者無冢適則庶子一人進而爲適
而父他子之適子不得與並石貽仲庶子六人石
祁爲適楚共庶子五人棄疾爲適禮庶子之子爲
父之母不杖期而爲祖後則不服蓋引而進之也

由是言之適孫虛位或以適爲適或無適而以庶
爲適然一而已喪無二孤故稱適孫以別之也處
秦之餘宗法既亡冢適繼體皇帝而降僅行於王
侯之襲爵者彼其尊卑長幼之屬貴賤相去絕遠
有君臣之分勢固然也細民之家子則鈞子也孫
則鈞孫也而尊屈於卑長屈於幼勢有所不可獨
冢適承重喪猶存此所謂告朔之餼羊也宋孝宗
崩光宗見制於后不出執喪人情騷動寧宗成服
卽位時紫陽在講筵奏白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
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可知陛下
以世適承統承重之服著於禮典是時光宗猶在
而紫陽引適孫承重告則承重固不論其父之在
否也世儒目不覩諸史載記春秋雖編於功令讀
戴記則刪凶儀讀春秋則廢全傳先聖之制一二
僅存者不達其義則以其意之近似者當之其失
有不可勝舉者世之初喪不啗肉飲酒猶食粥之
遺義也人遂詬以佛氏之指謂爲父母求冥福嗚
呼先聖之制不達其義而以意之近似者當之差
繆豈啻千里乎

承重本於宗法補喪服所不逮

顏淵論一

理欲之說始於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後世講學之士爭談之而庸陋無志者厭其迂濶甚以爲訕詈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實孔孟之指不如此也欲雖曰人欲原於人乎抑原於天乎若原於人則理者如白欲者如黑理者如東欲者如西善惡異路發憤翦滅之不暇矣而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欲性即天理而欲者天之氣也欲原於天明矣苟原於天則欲之於理如君之有臣將之有卒雖非其敵而

亦不能相少也且理舍欲安能獨爲理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使無飲食男女之欲則無所謂邪又安有所謂正者理亦無從附以見而已然天下之人非欲不足之忠理不足之患也率意徑行而不自止則繆戾恣睢壞倫敗常無所不至聖人知其然故因而節文以爲禮使飲食男女欣然皆得其願而不違於矩則欲亦理也顏淵問仁子告以克己復禮而克復之目則禁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皆由於此集註之訓之也以克爲勝勝則類師之戰勝者矣以

己爲身之私欲私欲則欲之違於理者矣欲之違於禮者勝之當禮不必勝也嗚呼精矣釋氏之學無眼耳鼻舌吾儒所排以爲異端而不敢稱者儻悉絕色聲臭味空虛寂滅又何云異於釋氏乎人受天之氣以生情動於中而物接於外則欲有不能一日已者也強遏之不出必有橫溢潰決之患時觀而自省務合於禮而禁其非禮則理之制欲如君使臣將御卒爲其所驅役而無與抗者形豈有或縱性豈有或失者哉集註於克己之言既如此釋之矣而釋會點之言志又有曰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者此聖人所造之極其人欲皆天理不可以人欲言也非人欲可克之抵於盡而得無欲也世之儒者竊聞程朱之餘論而不得其義曰人不可以有欲也屏而去之踣踣敝衣疏飯離索居斷棄嗜好爲槁木死灰天下始尊稱康阮籍於程朱之上而憚聖學爲可畏置之不講甚則群而笑之矣此世儒持論太過有以激之而顏淵之克己不如此也

欲原於天舍欲不能獨爲理此論闢諸儒所未發

顏淵論二

天下之患莫甚於斷棄嗜好空虛滅鬱鬱得所
不樂然而釋氏之徒有勉爲之者矣顏淵之克已
眼耳鼻舌之欲未嘗言去也範圍不過務循於理
云爾雖欲循於理則欲亦理而眼耳鼻舌之欲猶
行也此非不近人情者而天下博聞多見之士卒
無一有事於克已者也天下之人何厭之有耽耽
於欲譬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惟窮量極數而後
已故無欲不如欲有欲不如多欲多欲不如縱
橫放肆蕩然無復繩約之義然則天下之大

或能克已歟時而自克雖齊民亦有之齊民而不
自克則刑戮不能威天下之變多矣以飲食男女
二者而言今天下之貧民鰥寡無告黎糗不給則
劫奪而求矣天下之富民飲酒啖肉家備妻妾而
病不知足則淫侈無忌矣而天下爲劫奪爲淫侈
者少而不劫奪不淫侈者往往而然豈其欲之寡
與此無他屈於理之不可也屈於理之不可者輒
轉反復屢起屢止豈可謂之非克已乎然則齊民
時能克已矣而終非有事於克已者終無人至於
顏淵之域則何也天下三綱淪九法數如劫奪淫

侈之行雖齊民能克也天下非三綱淪九法數如
劫奪淫侈之行雖知道之儒不能克也顏淵駸駸
乎進於聖人不獨不爲劫奪淫侈而已故齊民時
能克已而終非有事於克已終無人至於顏淵之
域也吾嘗論之古之人其自治也嚴今之人其自
治也寬自治嚴故堯舜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
責自治寬故桀黷如此吾不如此則以爲已矜思
至於堯舜則惡如毫毛之細而不肯恕思僅不至
於桀黷則非惡如丘山之巨而竟肯安古之人所
以益高今之人所以日卑皆由此也嗚呼孔氏之
門其著名者七十餘人獨號顏淵好學信乎克已
之難也今之世無有顏淵矣談理談欲則掩口而
笑或相與訕詈已矣乎顏淵之學終不可幾乎有
人於此以堯舜自任平居之際大德既飭小物必
勤推而進之毋但曰不爲桀黷云者顏淵之學可
得而興也

楚項羽論

取天下未有不以人材者也。多材者強，材相若者並立而不能以相一。寡材者弱，其國無材，未有不亡者也。何則？國而無材，其行事非有遠猷也。傑勇而已，其宿昔非有大志也。鈔略而已，彼意復氣悍雄於一時，力盡技殫，終歸於亡。必無濟者矣。漢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嗚呼！增非三傑比也，羽雖能用之，亦無救於其亡耳。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夫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據要害之地而守之，使無或搖而已。後漢黃巾寇兖州，刺史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請往收之，資以收天下。操從其言，領兖州刺史操攻陶謙，張邈等迎呂布，叛郡縣皆應。操還擊布，布東走而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苟或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兖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矣。是孫子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以天下而言，關中、河內、兖州，漢魏居之以取天下矣。以關中、河內、兖州言之，則關中阻險四塞之國，河內兖州殊不及也。高帝已破咸陽，羽使當陽君等擊關而得之，乃拱手棄以與高帝，而自竄於海隅。漢之成楚之敗，其勢已決於此矣。斯時說羽都關中者一人耳，增無一言以與羽爭。羽雖百戰百勝，終於顛頓狼狽以死。此增之過也。羽既都彭城，則彭城之於楚猶人之有腹心也。腹心安寧，四肢雖病可以無患。當是時，田榮、彭越、張敖並王三齊，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而陳餘亦與齊並力擊常山而大破之。復趙王歇於趙，而自立為代王。彭城之患無過於此。羽之破田榮軍，榮走死，田橫反，城陽羽留連戰也。而高帝部五諸侯兵東伐楚，羽斯時不得不釋齊而自救耳。及高帝兵破，退歸滎陽，為羽計者先殲齊，吞趙，代斬彭越，除其腹心之患。而後與漢戰可矣。羽不知此而乘勝逐北，窮戰於滎陽之際，使此數人有一知兵者發憤約盟攻拔彭城，羽進不得意於漢，過無所歸矣。故羽之不亡於齊，趙代諸國者幸也。羽雖不亡於齊，趙代諸國

而彭越屢陷梁地絕楚糧食羽疲於奔走羽致乎
人而高帝致人高帝常佚而羽常勞羽之亡有必
然者矣增年七十好奇計羽之舍齊趙代諸圍而
乘勝逐北也增猶未死乃默然而已邪若高帝則
不然既定三秦委蕭何關中而後出關矣兵破於
彭城而歸身與羽距戰滎陽關以西可以無憂乃
遣一將滅魏滅趙滅代滅燕滅齊耳羽死而天下
一矣此三傑誘之也取天下之大計增不與羽爭
而鴻門之飲增徒以高帝有夫子氣而欲羽殺之
嗚呼是聶政荆軻之所爲而豈王者之佐以事其
君乎漢軍滎陽食乏請和增欲因而取之愚矣彭
越方議於其後羽安能以遂取漢哉楚急圍滎陽
陳平謀間羽增因去而死後世莫不服平之智然
增去且死滎陽之圍猶未解而脫高帝於滎陽者
紀信也紀信之策聽雖有增高帝亦脫也羽瞋目
攘臂以爭天下獨恃一范增而增又錄錄如此則
楚無材矣嗚呼此羽之所以亡也

與子瞻論相表裏而審楚漢成敗之勢尤有識

艾陵文鈔卷之二

涇陽雷士俊伯頤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

論

漢世祖論

古之創業帝王誠天縱也其時介冑之臣帷幄之士皆豪傑特起然雄材偉畧鞭撻驅役則有之矣未有能巍巍遠過者也創業帝王首稱漢高祖世祖吾謂高祖英武固超絕唐宋矣而世祖為優高

祖平三秦剪滅魏趙代燕齊楚多蕭韓張陳諸人之力也吾讀史記見高祖每議不至此而發之自人高祖亦無所齟齬當其時使蕭韓張陳諸人為之豈可幾哉世祖則不然鄧禹馮異岑彭耿弇之徒能定郡陷陣者盡磨慮之獨斷耳鄧馮岑耿之徒如其言輒勝違其言輒敗然則高祖見用於人而世祖則能用人也嗚呼此世祖之所以比高祖為優歟彭寵反攻朱浮於薊世祖遣鄧隆助浮討之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世祖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

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彼兩軍相去百里世祖料其必不能相救而敗隆果敗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自鄒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世祖敕曰可直擣鄒則蘭陵自解延等竟趨蘭陵因拔圍入城憲大出兵合圍延等遽出突走因往攻鄒世祖讓之曰間欲先赴鄒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鄒果不能克憲遂拔蘭陵殺休夫擣鄒以救蘭陵孫子所謂擣大梁之虛而解趙之圍者也然從其不意而攻之與既走而攻之先後之間得失較殊矣世祖之言是

也來歙襲耿畧陽吳漢等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世祖料歙失所恃必其要城執必悉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卒力頓敝乃可乘危而進追漢等還畧果自悉其大眾圍畧陽歙因死堅守畧攻之累月不能下世祖乃自征畧數道上隴畧眾皆降畧奔西城畧陽圍解畧師之氣方張漢等乘勝僥倖而不顧世祖獨追漢等還待其頓敝一舉而敗之世祖之與漢等其謀孰萬全邪吳漢破公孫述兵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世祖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拔廣都已而戒漢曰堅據

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漢乘利遠過成都阻江北營使副將劉向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世祖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既輕敵深入又與向別營緩急不復相及速引軍還廣都漢引還廣都向拒述具以狀上世祖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向而擊公也若述先攻向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每戰必克洛陽去成都數千里地形兵情何其見之明而策之審也世祖頌指群雄無不中節如此高祖但因人之長集而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行之豈世祖之智術愈於高祖抑鄧馮岑耿之徒固不及蕭韓張陳諸人乎然鄧馮岑耿之徒皆人傑也則創業帝王惟世祖巍巍遠過於一時佐命者耳而馬援謂世祖不如高祖高祖無可無不可世祖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帝玉患不好吏事不如節度而反爲世祖病乎且以喜飲酒爲人君之盛美此不通之論也

論世祖用兵如指諸掌其優自見

唐高祖論

古之帝者飭已治人有不易之序大抵始於其身由近以及遠故堯舜禹湯文武經傳所紀莫不朝夕磨淬澡心砥性蹈繩矩防邪僻使其口無過言躬無違動食飲寐興皆中乎法如此則身端矣而被之於家誠慤肅雖父子兄弟夫婦驩然有恩相愛粲然有儀相接然後舉而措之邦國削平兇姦創典設制盡九州而生養訓誨之雖鳥獸魚鼈咸賴以安故有聖賢在下位修身正家而不得見諸政理推以及邦國者矣未有撥亂拯危功業爛然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而我先敗度敗禮宮相嘻訛訛取笑問巷者也周秦而後則不然帝者起於草莽目不覩詩書而英毅天授適與時遇或混一區夏於數年之間而肆情恣睢不能服其妻帑當其竭力開創臨鞭笞群帥驅策多士可謂壯矣而志滿求遂以嬖妾嬰兒之故顛倒繆戾識慮俱困雖愚者嘗之此無他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不講而苟且欲速以就事施之無其本得於遠而失於近無足怪也唐高祖肇基晉陽除李密擒竇建德降王世充其他強僭之徒剪滅靡餘代隋而受命儻才偉氣晉宋以來無

其比亦一賢君也及宇內既定建成世民元吉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劍雜物其令教與詔敕並行甚則建成元吉曲奉諸妃嬪諂諛路遺以圖媚世民緣信讒見疎致卻生怨構操刃相向建成元吉皆不獲其死而世民亦陷於不義君蓋不可以無學也小鄉小邑猶不可以無學者主之而况四海乎高祖天資優而不知學天資優故其雄睿之略統百萬精軍若使臂指役豪傑奚啻奴婢而邦國以寧不知學故不能自克而身不脩身不修則廣寵倖私好惡而家不正雖五尺之童進退維谷而

文陵文鈔卷五

五

無如之何矣其後太宗廢太子承乾許立魏王又欲立晉王而不能決至投於床抽佩刀以刺太宗才氣過於高祖而狠狠若是甚矣太宗之似高祖也嗚呼周秦而後帝者崛起率嗜酒嗜色無賴之徒也雖能用兵誅暴而蠹厲輕佻皇極未協漢高惑於戚姬欲廢孝惠而立趙王如意類如斯耳古之帝者不然修身以正家正家以正邦國源委兼備有倫有次規模弘濶矣此非周秦而後之君所可及也

帝王不可不學自是嘆繫至論

馬援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立言者衆矣而折中於孔氏之指則明確而無弊君子誠見於心未有不形於辭者也然造道不深則言之必不盡當子夏子張聖門之高弟也其言載於書者程朱猶或議焉况去聖之世遠而足未至其門者乎且時趨勢激感世創艾矯枉過正言但舉於一端而非古今之通理者斷以孔氏遠論則無不合於道而衰世風俗之所尚流而不反亦未嘗不可以救馬援之誠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口不

文陵文鈔卷六

六

可得語也嗚呼此長者之言也天下褊隘淺薄之夫繹於其義而懲於其偏則寬厚能容當無好訐爲直者矣宜腐儒誦以爲美談也雖然援亦鑒於杜保而垂教者耳天下將闔然媚於世而爲鄉原者皆援之言啟之也若孔子之言則不然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以自治則德日進以與人則量日弘庶幾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歟天下之不賢何可勝數有吾雖未行之而動於意者矣有吾無此事而他事類於此者矣有今幸未之行而度德量力後殆莫可知

者矣見其人而以求諸已則愧且懼愧斯悔悔斯奮懼斯戒戒斯勉奮而勉不去不賢而賢將不休也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自治則德日進也醫之療人疾也其體固康寧也使醫而多疾將杜門不出矣安能舍已以爲人哉天下無無惡之人而喜斥人惡者於已未之思耳吾見人而以求諸已人之不善無一日不接於前已之不善非可易盡兢兢業業終其身而止其於人惡一不暇及也發人之隱人所甚忌而吾之竟投其所忌者以已之無惡已既不免則曲先在我其於人惡一不敢及也人患不能容人而好刺譏吾於人惡一不暇及一不敢及則平且恕矣故曰以孔子之言而與人則量日弘也嗚呼援之誠兄子嚴敦者腐儒誦以爲美談吾病其流爲鄉原而孔子所謂見不賢而自省攻其惡無攻人惡者蓋自治與與人之方也

借馬援一言折理甚細

東坡文錄卷一 七

楊震論

陳靈公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諫之竟殺洩冶胡傳責洩冶盡言無隱方諸比干未可同語而曰仕於昏亂若異姓者潔身而去嗚呼此孔孟之學時止則止之指也君子讀書講道身藏匡社稷救斯民之具而不遽起必泰之時之否泰而始斷焉如世主可以有爲則徐而以其孜孜求之於吾者驗之於官否則急引而遯以全其身身全道亦全矣自世之衰士大夫趨利如飴假拯溺之名以文其嗜進援匪躬之說以飾其寡耻耽耽逐逐死而後休此孔孟之罪人也而有貪譽之士慕善甚篤重於憂國輕於愛已雖知時之不可爲奮然捐身而不計此其自視至高而舍生藐若螻蟻類於聶政荆柯矣非孔孟本指也漢之楊震孤貧好學爲東萊太守故所舉茂才王密夜懷金十觔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世爭誦爲美談由今觀之震近所謂誠意慎獨也雖宋之大儒不加此矣然安帝之朝外戚耿寶乳母王聖宦者江京李閭等用事震上疏極諫而帝不聽此其勢可知矣震不能見幾而

去乃爲太尉至耿寶薦李閔兄而閔顯亦薦所親厚震皆不從而輒直言糾斥群姦卒爲耿寶所誣飲酖而卒方寶與顯之各薦其黨也雖孔孟處之當亦不從矣震之失失於不蚤去耳此豈沉沒祿爵者乎蓋憂國之過而不自愛者也東漢之人喜於節義之稱咸以誅戮爲奇烈正命而死爲平常誠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寢室之爲樂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者陽嘉漢安之際李固杜喬揚清抑濁無所畏憚以議廢立爲梁冀深忌固喬不悟冀卒誣害之二人相繼死於獄李固杜喬何其似震

東漢文錄卷下

也其後鉤黨諸君子共相標榜赴死惟恐遲皆慕震之風而甚焉者死雖非君子之所懼亦非君子之所欲也豈惟患不獲死乎此所謂病狂也周燮魏桓東漢之賢者也燮之言曰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能亨乎聘之不至桓被徵鄉黨勸之桓歷數後宮之不可損廐馬之不可減權豪之不可除而歎曰使桓生往死歸何有哉不出燮桓可謂知退矣禍皆不及故於東漢深有取燮桓者以其明哲知止不爲東漢之習俗所移其指則孔孟也世之論者不然曰人之在下而不必過激以取

禍是則然矣有位者皆知禍之將及而去惡所用臣愚謂君乎之居其位所以售其道也不得售其道則不必居其位若尊寵而授之柄其志大展無願不遂國有不幸以身殉焉則所謂殺身成仁者而此非其倫也今謂臣不可慮禍之將及而去者彼繫志於祿爵而不能去以爲苟且自徇禍亦不及耳一日有變而以國與人不惜矣此所謂孔孟之罪人者而非震之徒也

東漢黨錮諸賢好名之偏此論足以正之

東漢文錄卷下

蔡邕論上

蔡邕漢之賢人也。以吾觀之。亂賊之徒也。吾嘗讀後漢書至邕傳。觀其母病三年。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其逸才盛爲天下之所稱。而立朝言事。敢觸忌諱。又熟於國家之治體。可不謂賢人乎。而吾謂之爲亂賊之徒者。董卓亂賊也。黨於董卓者。亦一亂賊也。卓生天下。皆恨之。而邕被其寵榮。卓誅天下。其快而邕傷歎。有動於色。如曰。邕非亂賊也。吾不信矣。今夫盜殺人。取金閭里之良民操戈以從。冀分其財。盜獲刑於司敗。因而涕泣焉。猶可謂之良民乎。如邕者。良民而從於盜者也。嗚呼。邕學行殊絕。而出處大義。愧於其六世祖勲。遠也。勲於平帝時。爲鄴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歎曰。吾策名漢室。可事二姓哉。逃入深山。當是時。卓茂孔休。劉宣龔勝。鮑宣五人者。皆豪傑也。勲與之齊聲。不仕王莽。一時重之。邕之季似曾閔。文類楊班。識齊賈陸。而出處大義。愧於其祖勲。惜哉。君子逢季世。不爲利所動而已。齷齪無知流俗。自安。畧記誦詞章。以取浮譽。而汚穢庸劣之夫居高位。

而嘔喻煥休以來之遂說於錙銖之利。而爲之奔走。雖怒詈加之。而猶顧瞻不去者。是又非邕比也。然邕之就卓之辟。實非動於利也。邕初稱疾不就。卓大怒。懼以力能族人。邕不得已而從。耳嗟夫。學行如邕。不可不謂漢之賢人。而畏於族誅之禍。不得已而從卓。遂爲亂賊之徒。盛德之公卿。不常遇而不肖者之志。滿氣得者。往往然也。君子之逢季世。亦慎其所從。無見可畏。而懼身入不善。爲有道者之所非笑哉。

伯喈心折

文選文鈔卷下

七

蔡邕論下

蔡邕漢之賢人而懼於董卓族人之言屈而從卓身死且辱後世之論賢人者捫舌不言邕矣吾謂邕之於卓失之就辟而猶幸得之事卓士處亂世而有盛名君子欲資之爲助小人亦欲援之爲重君子資之爲助吾所樂往也如志不願往君子猶恭禮好辭謝之不強奪人之志以成其高小人則不然不援之爲重則已如援之爲重威惕勢劫所不免也方卓之爲司空而辟邕也邕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當是時邕其難哉卓殘忍之性海內所知也遣軍到陽城會二月社悉斷民之在社者頭暴很若是何難於蔡氏之族乎守一人之節而多累無辜仁人之所不忍也邕蓋始佯就其辟而徐思自爲解脫之計乎當不或增卓之怒也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白之帝勅陳雷太守督促發遣邕佯行至偃師稱疾以歸卒亦獲全邕不若此初承命見拒既乃被脅遠應智於處璜悺而愚於處卓此邕之失也君子不幸而爲小人用亦委蛇以展其逆幸則國家之福也邕之於卓多所匡益卓輒聽從世

文選文鈔卷一

七

之鄙夫其依於小人也以謀利也君子在高位上而爲君下而爲民私恩所不樹也小人身享富貴保之惟恐不固而每市惠以結黨而爲之輔鄙夫徃於旦夕之利而諂諛百端以長其惡者有矣烏有進其所不欲聞而匡益之者哉是皆邕之罪人也若邕可謂無愧於卓矣此邕之得也然則邕既就卓之辟矣如之何善其後卓之不可依以有成明矣邕受卓恩盡忠於卓以報而假事以去曹操漢之賊也關羽之禽於操也操禮之甚厚白馬之戰羽斬顏良報操拜書告辭而奔惜乎邕懷安不

文選文鈔卷一

七

舍及邕以卓之性剛遂非終難以濟欲避匿山東而其從弟谷又止之邕獨其中之匡益乎卓者爲近正耳其於卓也始失而終亦未爲得也
既就之復舍之處他人猶難况卓乎善事之論爲近道

祖逖論

善用兵者戰非所貴也。破之以術懷之以恩示之以誠戰不必勝不苟戰也。故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於衽席之上者有矣。漢之賢將亡踰趙充國充國之征先零罕開以遠斥候爲務行必圖戰備止必固營壁尤持重尙計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雖璽書趣令進兵以便宜不往威德並用羌終潰壞而降充國之用兵也無智名無勇功兵法之所崇也。白韓遠不及矣。今有二人裸程相鬪而一人敗敗雖不免於死而不敗亦

史記文外卷

十一

有折臂傷肌之患矣。善鬪者則能解鬪人之忿怒而求鬪也。雍容談笑諭以理勢人將自服已亦無損或以其未嘗鬪也從而訾之然鬪者彼人之屈於我也。今拱手而人已屈則其事有過於鬪者不謂之善鬪不可矣。彼善用兵者與此無殊世之爲將不然曰將兵而出求一戰也不戰非夫也。人亦責將以戰而譏其不戰故有朝而授軍夕與敵鬪動作無常如逐狐兔遂一奔而喪師者矣。此世之通患也。祖逖爲豫州刺史鎮西將軍也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羣修逖母墓逖能使勒敬畏之若

此而逖未嘗多與勒戰也。逖伐陳川勒遣石虎領兵救川逖一戰而退耳。虎徙川還襄國雷桃豹守川故城而豹之遁走者蓋非以戰也。豹屯東燕城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而逖鎮雍丘始數遣軍要擊勒然逖愛人禮士遇諸塢主與交強趙皆有方略彼其翦荆棘而收河南地豈偶然哉。進之所以備勒者充國之所以備羌者也。晉之遭戴淵爲都督逖快快而死也惜也使晉不遭淵而逖不死晉或能進取而一天下未可知也。羊祜鎮襄陽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殺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

史記文外卷

十一

吳人開布信義吳邊人皆悅服祜死杜預代之以滅吳豪傑之傳前後繼起不必相效不必不合兵情將算異世同揆耳。蓋取天下有大將有小將仗鉞臨戎坐不下席而料敵決策此大將也。躬倡衆卒而冒犯矢刃攻城陷陣此小將也。小將以戰顯大將不與小將爭戰深思遠慮爲國家求全安而已。嗚呼天下治少而亂多將不講於其道大將而任小將之事者數數然矣。況小將而亦未能乎趙充國羊祜祖逖三君子可以爲世爲將者法也將略

楊素論

煬帝始欲爲太子問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煬帝用素以讒害太子勇代爲太子文帝崩煬帝卽位荒淫驕奢百姓貧困盜賊四起隋遂以亡雷子曰小人營身而不計天下之治亂安危也類如是哉李斯廢扶蘇而立胡亥以亡秦楊素廢勇而立廣以亡隋斯素二人者非獨扶蘇與勇之罪人秦隋之罪人也抑二人之爲此蓋深結於胡亥與廣以營其身之富貴也其後斯爲胡亥所殺而素亦爲廣猜忌素之不殺於廣者幸也小人之廢立以見德而營其身之富貴者徒足亡人之社稷何益乎雖然素隋之名將也其權畧有足多者焉彼險而不可法者則亦不足法也人皆好生惡死今一將而驅衆以之死其誰肯從而兵法之所以能使衆就死不顧者惟刑賞也進而戰不必死可以邀厚利退而北無一得生人莫不力戰矣進戰有死之憂退北可以生人莫不畏戰矣素馭衆嚴整每對陳輒先遣二三百人赴敵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而從之行者微功必錄史

稱素戰無不勝不亦空乎然素之與達頭戰也令諸軍爲騎陣則險道矣先是諸將慮突厥騎兵奔突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制剗騎陣達頭被重創遁而素獲勝嗚呼此晉荀吳之毀車以克狄者耳勝則一戰而威振敗則潰散不可收有以千萬殲於朝夕者矣王者之師當慎重以求全吾觀握機陣圖見其兵有居守者有調發者有出奇者居守之兵擁護根本者也調發之兵應敵者也出奇之兵往來迅疾乘敵之忽而使其不測者也陣之中不戰者十之九戰者十之一而已可勝則戰不可勝則欲兵歸壁此全師之冊也素盡其軍以僥倖於一戰雖勝亦險矣後世天下久平將不講於兵言及古陣圖則掩口笑而精兵千萬聚散無常同兒童之鬪爭時或舉軍陷沒無匹馬數卒反者而素隋名將又以此取勝後世借爲口實吾故曰素權畧足多險而不可法者亦不足法也嗚呼古之名將犯難以勝敵而不可法者多有之矣豈獨素也哉

論素瑕瑜不掩

范仲淹論上

范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伊尹之歌咏堯舜之道於有莘之野也耻一物之不被澤終伐桀救民與湯定天下者皆有莘之畧也太公之釣於渭之陽本謀非小也卒佐武王伐商定天下無一出於居渭之陽者仲淹既用忠直敢諫待將卒以威德懷遠方以恩信而創制立法革弊除姦吾不知伊尹太公處此何以遠過當其往

文獻公集

卷一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而晝夜講誦也其磨淬於此久矣及其遭時遇主整理庶務舉其所素習而措置之耳故曰仲淹伊尹太公之流也嗚呼士賢不肯成於其志矣志之所在猶饑欲食渴欲飲更寒暑歷險阻而無能忘者歟占之聖人雖伏處畎畝而皆有致天下於太平之意故其孜孜考問者窮則以爲學達則以爲業視世之榮辱利害無關其胸彼求彼志而已後世攻於聲病詞章之末以取科第父兄非此無教子弟非此無肄或有慕仁義之說者見小得失而遇焉終身役役等於賈豎亦

足悲矣慶曆中仲淹條列時所宜急者十數事知不果行而請去也宜也其所條列十數事者少之時憤懣不滿於世揣摩其間至叅知政事而行之既不果行豈肯以爵祿而狐疑觀望也哉仲淹之志弘故其器偉也三代以下近於伊尹太公者諸葛亮而已漢之諸葛亮宋之范仲淹其人足相方也亮三顧乃出言聽計從而功不就天也仲淹以僥倖之人不便而罷矣夫伊尹太公不常有亦不能用耳嗟夫後世帝者非不銳於圖治也思得其人而屢更易大臣退一鄙夫進一鄙夫天下之

文獻公集

卷一

龍何時而已也

一結寓慨

范仲淹論下

范仲淹語其子弟曰吾吳中同姓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子孫豈能不恤其饑寒仲淹輕財好施尤篤於范氏既顯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范氏之貧者嗚呼仲淹可謂知本矣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子之仕也以涖官行政而治民也天下未有薄於同姓而能厚於他人者九族之序先百姓曰親親而仁民仲淹之政所至人多立祠畫像而其惠愛同姓如此彼素賤微其仕也歲俸之外

文陵文鈔卷二

三

無所苟必顯而始能有以及之耳世之人之爲民上也其刻礪寡恩無怪也身居卿相之位帳御飲食如王者而諸父昆弟困苦無告者有矣况五世之下袒免之餘親屬既竭者乎天下功名之士善政盈口而其同姓歎於室者猶仲淹之罪人也而剝民附己無毫毛至於其同姓甚或從而勢陵威脇者王者有作當不容於誅矣世衰風偷縉紳大夫之徒乃有背聖教亂國法徇人之情而市恩沽譽於天下者既受賄鬻獄以肥其身豐其家而又以賄乎門生故吏交遊鄉黨彼其人曰某與我有

舊也富貴無相忌耳世之鄙儒小生徇於私恩而不察公義也群起頌之曰某真人豪也富貴無相忌嗚呼是所謂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者也受非道之萬鍾而爲所識窮乏得我與受非道之萬鍾而爲宮室妻妾等粗觀其事豈非即仲淹之輕財好施而推廣之者乎而賢不肖相去甚遠也君子之施何常視其有餘不足耳如位高祿重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與焉德之盛也苟位卑祿少惡衣疏食自奉常苦匱不可謂非雖同姓安能以相責望哉且汎濫於門生故吏交遊鄉黨者皆有爲而爲有爲而爲無爲則不爲矣未有不儉於其同姓者也

借文正爲世俗下一砭

文陵文鈔卷二

三

文陵文鈔卷二

艾陵文鈔卷之三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同里劉濤友山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論議辭

動靜如船之在水論

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故生滅依乎理以適乎時。時者理之所趨也。時屢遷無定。今夫心而時乎此。或時乎彼矣。然時爲理之所趨無定者。亦未嘗無定也。人見其寂也而名之曰靜矣。見其感也而名之

曰動矣。衆人之心不能嚴且一。不嚴則懈懈則縱。不一則雜雜則擾。獨處而思慮迭起。無所謂靜也。無靜則其動者憧憧而已矣。豈得謂其有動乎。朱子論動靜曰。動靜如船之在水。蓋船之高下因乎潮之進退。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之說也。愚中論其指謂非聖賢不足以語此。而歸於心之嚴且一。夫大將統十萬之兵。震耀殺戮。莫肯稍假者。嚴也大將命之十萬之兵。從之號令指揮。莫有遲速出入者。一也。心亦若是而已矣。心有道心。聖賢奉道心以爲主。廩廩師保君王。謹肅整齊。不使參差之念

群構並爭。故尸居淵默。其心沈寥。以清物至順而應之。汨汨如也。衆人不能主乎道心。而惟心之所欲聽之心。環轉不窮者也。唯心之所欲聽之。則須臾而其心有千百之繁者矣。惡能望其靜也。如是而臨物。其心滯於豪芒。亂於紛紜。又惡能善其動也。嗚呼。聖賢之心如船之在水。高下因乎潮。可動可靜。衆人之心如船之在地。膠固徽執。靜不安。動不獲。動靜兩失而已矣。聖賢知人之心難於靜也。教人嚴一其心以求靜者曰敬。以直內而靜則能動。動不失敬。動亦未離乎靜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盡矣。時者無定。今時之理不同於昔時。故謂之時。然非心嚴且一。則無靜。無靜亦無動。而聖賢之心至嚴且一。有靜有動。動靜不失。時如船之在水也。學者循而求之。可知所用力量矣。

密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上

天下不可以泛焉而圖之也泛焉而圖之耳目愈勞心志愈勤天下愈不治何則一人之智力足以辦一事而已天下之事日至於千萬之多一一而爲之祇見其形瘁慮殫而老且死不足以畢一事也故善爲天下者務其本本舉末舉猶網振而目張一以貫之矣明道之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斯亂今之所謂迂濶而實不易之確論也昔者聖王建設司徒訓人以六德六行六藝而使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登降周折拜跪坐立循循合於規矩當其時人遵其教而無淫僻邪侈之思家門之內肅雝有讓比閭族黨歡欣慈愛疾病相問急難相保好義樂輸親上死長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噫風俗何其淳歟陵夷至於魏晉嵇康阮籍之徒出曰孔孟之指六經之所陳皆妄也而相與高談老莊彈琴嗜酒散髮箕踞廢棄禮法以爲放達其流爲天下之禍不淺三代雖衰彝倫未斁一人踰閑群指其非自嵇阮儼然怪奇而以雄文巧辯持之有故士之惡拘喜縱者肆欲敗度以託於此始曰彼豪傑也視禮法之士

爲庸鄙鄉里效之侮世傲物觸犯禁網故唐宋之盛百姓富庶天下雖云小治而終不能等於堯舜禹湯之隆一有水旱兵戈則裂背攘臂背叛篡弑而不以爲耻無他風俗之壞也四海之廣其間軍刑徭賦之屬非人不可而其人又必得賢才蓋賢才者其志依於理而不離其節廉於利而不苟任之弘艱而能勝試之繁劇而能應有天下者求其人而臣細授之皆當則官職飭而功業起矣且賢不賢才不才迭爲進退有賢才而失則其居尊位者何人乎必其不賢而不才者也豐田宅美妻妾作威作福一以自便其私而終身無所樹立官職豈有不廢功業豈有不曠者邪唐之開元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相繼登用天下晏安後李林甫楊國忠擅權怙勢馴致祿山反社稷幾危宋之慶曆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同時拔擢天下晏安後呂惠卿蔡京害政殃民馴致靖康國破君后北轅賢才輕重於此可見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彰彰矣愚因明道之言故備論之以爲鑒也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論下

有天下者信莫如風俗賢才二者之爲急矣漢唐而降識此者少務此者尤少古之聖人之爲君者孜孜而念風俗未厚歎賢才未揚歎古之聖人之爲相者戚戚而憂今之風俗薄焉如之何而變也今之賢才隱焉如之何而出也一時君相之所究圖臨朝言論歎嗟與其損益張弛無非是者周康誥誥誥一曰不孝不友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一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而堯舜二典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有能典朕三禮疇咨予工疇咨予草木鳥獸聖人之治天下如此聖人豈不達於天下之政體而獨爲是疎拙者蓋所謂風俗賢才皆其政也後世君相之所畫謀而夜思者無非理財訓兵決獄之事反復詢議左右督責罔不曰重要而風俗賢才類以爲緩雖畱意於此亦以備數而已或進說曰治天下之不在正風俗得賢才也則以爲腐儒迂濶之談斥而去之耳嗚呼天下終不可幾於至治乎夫疲精窮竄冥冥以求怪誕之神僊其勢難其力勞秦始漢武猶甘心

焉而風俗苟且廢壞祇坐而振起賢才退處因以搜羅拔擢其勢不難其力不勞三代之後鮮肯爲之此甚惑也後世之君相以爲迂濶而不爲者亦以其爲之無效也治天下如治病今夫醫藥載之書而著施之世而驗此良方也治天下之具紀於簡冊而昭明試於國家而昌熾此善道也正風俗得賢才二者經傳所言非一而已也而從生民以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倍之則亡又何疑乎彼其志不欲爲耳甚矣樂於自狃也後世天下多故矣財豈可不理兵豈可不訓獄豈可不決然其末也風俗正賢才得則財可無費而亦不窮兵可無動而亦不弱獄可無繁而亦不冤此謂知本本舉末舉無煩更端者而規模宏遠矣輒近君相接踵襲卑陋非聰明睿智之聖烏能超絕漢唐之上而爲治哉

漢高帝斬丁公論

丁公爲項羽將逐高帝彭城西高帝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高帝解去高帝滅羽有天下丁公來謁斬之曰丁公爲臣不忠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司馬公曰高帝招亡納叛已多而丁公獨以不忠戮當群雄逐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爲臣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予以爲不然丁公賣主縱敵楚以是失而漢以是得丁公不忠之罪誠大矣而高帝之斬丁公非人君之度也

文獻文錄卷三

司馬公謂群雄逐無定主來者宜受既爲天子而臣四海非示之大義無以勸忠夫丁公雖於高帝之滅羽有天下而來謁而其賣主縱敵不在於宇內既寧之日而在於宇內方爭之日也如在於宇內既寧之日主臣之分立天下之惡一也斬之可矣在於宇內方爭之日主臣之分未立百姓塗炭道以撥亂爲正是時主擇臣臣亦擇主釋之未爲不可也然則高帝宜如何封之而下詔曰嚮者漢楚之際東西南北割據哲人先見識天子於賤微事求有濟異以行權丁公活子理不可忘封之

爵土以報厥德今誕膺天命遠通一統爲臣不忠者死如此則丁公之德與高帝之報德甚著而丁公之罪不可掩高帝教爲臣者以忠之義亦明高帝計不出此乃從而斬之方高帝之逐急於彭城西也丁公不還高帝必死急賴以全滅羽有天下引以爲罪而斬之豈所謂人君之度乎高帝諸臣之有功者多出於亡叛陳平背楚而歸漢矣韓信背楚而歸漢矣黥布又背楚而歸漢矣丁公緩高帝於窘迫之中但不爲其主致用耳如陳平韓信黥布者不惟不爲其主致用且與其主之讐以攻

文獻文錄卷三

其主也卒之楚滅於漢然則殺項羽者三人耳以斬丁公之義例之罪不止於誅矣而平封戶牖侯更封曲逆侯信封齊王更封楚王黥布蚤已封淮南王陳平韓信黥布丁公四人同情一狀或侯或王或不免於斬高帝英主也刑賞之間顛倒反覆如此當時帷幄之臣無有及之者亦可惜也人君言動非獨便於己營其私而已將以爲法而後世可復者也項羽既滅天下我有高帝無懼於人之不二心於其主而歸我但懼人之二心於我而去也故斬丁公以垂戒是高帝可爲之一身而後世

不可復者也天下初亂豪傑之士乘時樹勲或援高帝之斬丁公以爲鑒不量智力不知廢興盡死於所從以逆天吏天下紛紛無時而息是高帝啟之也嗚呼司馬公世之所宗尚也而論高帝之斬丁公者如此朱子作綱目又取而附焉予獨以爲斬丁公高帝之過舉而司馬公之論誤也封而下詔爲論甚公華漢詔尤妙

增建兩淮運學議

淮揚濱海山西陝西徽州之鹽商皆寓其處先時天子聽大臣言推柔遠之義凡山西陝西鹽商之子學儒者得於其處考附淮揚兩府之學而徽州卽爲南直隸之所統以是不與崇禎五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攝鹽政具疏請建運學天子可其奏降旨蓋運學建則凡商之業鹽者其子皆得入運學非我國家柔遠之初意矣山西陝西人以爲不便諠譁於有司時史公已去而揚州知府張公晉人也力主其議斯事遂寢然則陝西建矣而由陝至淮揚亦千餘里其未入學也自縣而達於府以升提學焉未必一舉而盡當其遂也其既入學則三年之中有歲考有科考其子隨厥父以遊於茲土每試輒歸道塗往反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學矣余陝西人也卽以陝西論寧夏則有商學矣平涼則有苑學矣其嘗厠兩學者卽陝西人也山西陝西鹽商之子之許入淮揚府學也鹽戶之子亦與而鹽戶皆淮揚所屬之州縣人也以州縣之氓得考乎州縣而歷於府矣以署載鹽販又得考乎州縣而歷於運司矣何獨於徽州而疑之然

則徽商之子不與西商之子同考淮揚者當時創
議之臣之疎而謂徽州淮安揚州俱屬南直隸既
考於彼不得考於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徽商援
曩旨請西人復大誼譁爭訟不已然其說有二爲
進取之策者懼他人之侵其利也則稱舊制以屈
之曰祖宗之法不可更變爲省費之算者則曰商
今重困朝廷鹽課大虧尙可以作無益害有益乎
徽商之子義應得考舊制不必拘者余旣言之矣
今所難者財用耳自軍務之興也每有一創商輒
添課昔一引輸銀八錢今一引而倍於昔矣且商

文獻文錄卷三

三

之行鹽遲在納課四五年之後而朝廷之課每年
必征以家嘗萬兩之家計之萬兩之家姑只占窩
一千引每歲輸銀一千六百兩累之四五年是有
七八千兩在於朝廷也家所餘者二三千兩而買
引資之買鹽資之一切雇役僦船資之養父母畜
妻孥又資之捉衿鬻川倉卒無措是其富者然耳
而貧者柳棒在身每至催征血流階陛又獻忠之
亂商船劫掠俱盡富者亦貧故縹之好衣甘食者
今猶患惡衣糲食之不能供也商之窮可知矣而
建運學則必求建學之地初史公之疏議以疏理

遺址改爲運學也或者以爲不可欲舍而別求矣
民之城居者屋室相連無尺寸之土而間曠焉其
地可建學則毀垣壞廬而償其值乃設殿廡立齋
堂造祠圖伐木鑿石米薪騰貴鳩聚工匠目前之
費少亦數萬而又有長久無已之費者旣建學則
必擴生徒陳官僚充胥吏與臺運學雖微亦必準
於小縣官僚二員俸祿如之又有生徒之廩餼胥
吏輿臺之常給而祭祀犧牲黍盛春秋不廢一歲
而一千數十歲而數萬也今天下紛擾兵卒開口
望哺豈可乞豪薶於朝廷乎勢不能不倚賴乎商

文獻文錄卷三

三

也而商重困矣商旣重困而費之浩繁者又從而
厲之此余之所以竊歎也且其學未可遽成也使
卽圖之自今日群議食協纔以其事申請天子又
降於禮部禮部覆奏始奉命速者猶待一二年然
後求隙地辨方動衆財用不贍作而復止事畢乃
告於京師以請置教諭訓導則學成而歷年已多
人之幼者壯壯者老矣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學於
外而建學之費商又不能支持則亦加商子入學
之額凡業鹽者其子同得考淮揚另編冊籍竈亦
附焉而運司在揚州府治則使揚州府學兼領其

職而已昔者商竈之附淮揚兩學也入學之後不殊其爲商竈今雖兼領於揚州府學猶存商竈之號爲之定制科舉幾名廩餼幾石幾年而貢雖並聚一學而實與兩學無異也揚州府學之殿廡齋堂祠閣悉備無木石工匠等須則目前之費可省也而官僚胥吏與臺俸給咸仍舊貫但增生徒廩餼若干石祭祀犧牲粢盛如故則長久無已之費可省其十之八九也夫爲商建運學費之長久無已者不論而目前之費數萬以殘敝之商而驟有數萬之費雖鞭撻不能足也若不建學但稍增廣而領其職於揚州府學生徒廩餼之外無所加其費數百以數百之費俵散於商大商不過數兩則易辦也今財用匱竭豈可舍商之所易辦而就鞭撻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撥商竈列之冊籍後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爲而夕就也或謂揚州府學州縣之入者且有其人矣而又繼以商竈無乃端緒紊雜而又病於苟簡乎余以爲不然有聲之詩曰錫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建學於錫京而四方之人皆來學而心服也雖辟廡國學不比鄉學者然學以明倫不異於

鄉國也東西南北條分類稽不可謂紊雜四方之人遐邇共集風之盛也化之美也不可謂苟簡且國乎監有薦紳之薦子又有下第之舉人府州縣之思歲貢及納粟上馬之士民其目不一迭者武童皆人府州縣學揚州府學之有商竈也亦視此而已今議建學而爭訟聒聒巡鹽御史令各言所見故詳論之以俟採擇焉

今商竈子弟附郡學已如先生議但徽商之子弟尙格而未行

卑幼初喪不當受賀議

崇禎十三年五月丁未余弟淑度沒六月己未余生日也余於是年三十矣廣陵之俗雖三十遐邇必庀觴豆承筐篚以爲壽如八九十者是日人咸壽余不以有弟喪而止余力卻之七月庚子余繼祖母春秋六十家君以其事問余余請罷祝而於來年行焉道國之士咸怪而駭余曰是不讀書故不曉也乃援引古今以爲議先王之制喪禮自三年而外有期有大功有小功有總麻非以飾觀也蓋哀動於內而服其服因以惡其飲食變其居處

東坡文錄卷三

三

哀之有餘者非此無以安哀之不足者觀其服而勉以致焉所謂以故與物也而哀有不同服亦有差哀之重者其服重服何準乎準於哀也三年之外期爲尤重其服在尊者不論卑者若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妻皆彝倫至戚而不能忍若乃矩亾之際金石管絃不輟一家之中而胡越隔視一人之身而吉凶殊類恣睢錯亂猶可謂之禮乎今三年之喪世之失多矣或猶知其謬而不以爲然也而期之喪未數月而壽辰或從而婚嫁鄉黨宗族往賀之遭喪者受賀恬不爲怪是事也尊者

於卑者尤甚雖粗有見識之輩莫覺其謬者其意但曰家統於尊尊者之慶不當以卑者止也吾謂其不可者七期之喪次於三年一等其冠經之式衣裳之儀皆酌於三年之喪而稍輕焉既葬而始飲酒食肉矣而終其喪不與宴會今於其不宜飲酒食肉之時而遽宴會其不可一也飲酒食肉與宴會禮有其限而無分於尊卑也而期之喪莫重於父之服子何也父與子分之相去雖遠而其義則一父之於子如子之於父也子於父悲痛者累年父於子方死而嬉笑猶常無是理也故古禮父之服子有三年有不杖期國朝之禮長子衆子皆以不杖期依古之道推而祖之於孫亦有然者今以父而屈其子之喪又或以祖而屈其子服子之喪皆是臆說其不可二也賀必備音聲招賓客以爲歡禮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父子之親非隣里可比音聲之設踰於相歌其不可三也鋪几筵以招賓客而作音聲以悅之將服衰麻與而娛耳目快心志是廢其實將棄衰麻而不服與是又廢名也服與不服俱爲舛乖其不可四也晉知悼子卒殯未葬而平公鼓鐘樂杜黃揚觶爭之祖

東坡文錄卷三

三

父雖尊子孫雖卑不過君之於臣數月之喪殆猶殯焉喪殯而樂是謂樂哀其不可五也禮爲殯服降有長殯中殯下殯無服之殯非殯則服不降服不降則其執喪之禮可知也今冠而有室年踰二十不謂殯矣而齊於短折之嬰兒但服其服而已是誣乎死者其不可六也會典期年喪服不許守制凡律之所禁者其必有爲此者也先賢期喪今之所著尙乞守制以伸其哀今禁守制矣禁之所未及而猶違禮以便其私是何今不如古其不可七也審於此七者則賀與受賀之非禮昭昭矣而

支度文鈔卷一

七

婚嫁者其失又不在賀與受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若殘忍刻薄而率意徑行幾何不爲禽獸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人之所以生者以其有禮無禮者當速死也

三年喪服制辨

三年之喪古今之通喪也歲久事弛其失有三喪二十五月而議禮者定以爲二十七月此一失也二十七月已非禮矣而京省諸衙門丁憂起復例以二十八月此二失也世不察先王制禮之意拘於三年之名遂以三年爲限起復之後猶謂未終喪此三失也卑庸淺鄙人徂所見訛以傳訛雷同公襲縉紳先生不悟其差章句腐儒不識其謬莫甚之陋遺笑百世非細節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支度文鈔卷一

六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盡於一時違而二時又進而三時又進而二年三時一年而期則二年也至親以期斷天地已易寒暑已變三年加隆焉而倍之則再期矣故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之所從始如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大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之文小祥大祥皆用忌日取於月之周不主十二月有不計閏之文再期之喪爲三年之喪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文世人於斯三者粗拾其文不解其指而竊窺近似緣以有三失中月而禫鄭注曰中猶間

也喪至此二十七月驗之禮不合再期之喪三年二十七月踰再期者兩月而二十五月之後尙有兩月之禫不當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司馬溫公謂中月而禫者蓋禫祭於祥月之中也斯爲得之而自鄭註有間月之詁歷代循以爲制二十七月之失由於中月之誤也凡期云者周一年之月也儻主十二月而不取於月之周則遇有閏月者必闕一月如始以正月內置閏月至十一月而止不可謂周故小祥大祥必用忌日如小祥遇閏則小祥爲十三月合大祥之十二月爲二十五

艾陵文鈔卷三 尤

月而大祥遇閏亦然所以有再期之名再期以春夏秋冬月之兩周除閏不計凡二十五月也京省諸衙門起復曰喪二十七月也除閏不計再期二十四月不計閏而有二十五月間月而禫爲二十七月二十七月之內已除閏不計矣又不計閏而爲二十八月二十八月之失由於不計閏之誤也喪服之制五等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以次而降小功以上其禮隆則其數虛總麻禮殺則其數盈知期之喪爲二年卽知再期之喪爲三年矣世不達於禮但以號稱三年之喪遂謂士大夫之起

復爲未終喪而庶人終喪必三年會典品官喪禮與庶人喪禮皆二十七月無貴賤之殊三年之失由於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之誤也夫二十七月編在律勅匪所敢議矣然始於鄭立成於陳浩不爲無據至誤而爲二十八月爲三年此流俗相承之弊所謂無稽之說守禮君子宜校訂而歸於是者也或以爲禮貴從厚況於親喪此之失失諸厚者也豈可改而之薄此竟不然無過不及之謂禮直情而徑行者豈可乎苟隨俗因仍持之無其故求之無其理而君子執喪亦不必讀喪禮矣且喪以哀爲本哀有發於容體者有發於聲音言語者有發於飲食居處者衣服其一端也世人執喪宴樂盤遊無一不爲而獨衰麻被身越月淹時以表厚安在其爲厚乎古今之喪天下之通喪以古今之通喪而其失若此又莫曉爲誤故備論之也

明晰

艾陵文鈔卷之三

涇陽雷士俊伯頤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好名辨

黃石齋先生以劾宰輔抵罪鄉邑爭述之余與客坐客有詆先生好名者嗚呼好名之說乃小人憎君子之不與同污而巧以爲訾者抑害莫烈於斯也士從其言必辱身卿大夫從其言必亡主之社稷爰作好名辨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姦邪以好名爲傾陷正人之目咸託於此戰國時

管晏申韓之徒方盛聖學王道不明假仁假義異言異行世鮮能察其失孟子以爲必有不欲讓而讓不必讓而讓以干譽者蓋不欲讓而讓與欲讓而讓其相去豈不遠哉誠僞之殊王霸之分也以故忠信自盡不欺念之切切而見之於事事之切切而著之於衆乃無愧矣新莽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欺世孟子殆防其漸也君子務理之所當然而已理所不必然而踴躍以成高是炫奇之尤孟子不取也理所當然雖世皆不

務而吾獨務之亦求協乎理已耳孰云過者以讓國而論伯夷泰伯聖賢與之丁鴻劉愷乃病其激詭矣一其所當讓一其所不必讓也名非君子之可惡孔子曰揚名於後世又曰病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惡乎獨好之不可好之則有所謂假與異者矣或其不假不異周規折矩特立不懼天下心服而口頌宜如何以褒顯之豈反足詬厲乎今一人忠而曰好名一人孝而曰好名推其意則苟且羣安不爲忠孝而始快可以不爲忠不爲孝亦可以爲不忠爲不孝三綱九法如之何其不壞也好

名孟子所賤不可執一而斷匿情如莽此爲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慕於懿德而刻勵致力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爲好名亦無傷者也激詭如鴻愷此爲好名君子之所戒者也若經傳通尚前哲共由奮焉能勉於俗所公棄之餘此非好名雖世指以爲好名亦無傷者也世之清議格物者區別而類析之則爲善遂果而小人母得借爲辭矣名爲君子所重但病在一好字特爲辨別挽回末俗人心使庸陋自棄反肆藉口一流無所逃避

德說

天下有德者寡非錄錄不才者害之虛浮不實者害之也錄錄不才者莫識仁義禮智之美也使告以仁義禮智而曉然於其理則奮猛果於用力矣而虛浮不實者有二其一病在弛緩其一病在詐偽弛緩者鮮功詐偽者德之賊也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而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德之有忠信如饑欲食渴欲飲必食飲而後快如色之白味之甘白受采甘受和故德未有不基於忠信者也今一善也務求其有得於已無得於已而徒言之無益也務求有得不得不休斯忠信也善有於已無與於人已有其善人雖不知可也人稱吾善已竟無之不可也善不求知歸於自得斯忠信也苟或忠信則存心積慮無非爲已而不爲人又能盡已而非姑一試之時勤時倦也爲已則毋欺已盡已則必成已夫如是則輝光變化臻於聖賢而後止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主忠信而徙義則德崇雖以學禮言而禮非忠信之人不可學也人之虛浮不實者則異乎是其弛緩者則亦志於善者也古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生民以來之所尊也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我可習而至也今日行之明日棄之矣圖其一則不希其二矣此其人蓋近正也稍有所獲而安耳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道而樂二者交戰未決此弛緩之病其患小也其詐偽者則小人之尤者也小人之惡則亦惡而已矣而其尤者則惡而飾之以善狡僞險側渾敦窮奇而躬蹈周程口談詩書鄉國共賤之彼方矜機巧王莽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即以婢奉子元此詐偽之病其患大也嗚呼人不忠信而欲有德難矣余少好辭章長而未述作德說以警吾友李艾山純質儒也而注意聖賢可與入德者且以贈焉

有功道德文字

敬說

敬以出內
敬以物與
敬以對不
如然已以
敬以內
敬以內

外則始終
上之也
而之義
曰以此至
敬之祖而
孔子述之
者也

六經遭秦火遂滅漢興藏者久而漸出土相與誦
詁講習通其句字曉其傷躬敷治之畧與制度名
數而已精微妙蘊以試於心庶幾形而上者皆未
及也濂溪周子乃得絕學於遺經程子充其類加
詳而於汜濫浩渺之際得所措手之術曰敬後學
進德始知要領抑敬不起於程子易傳曰君子敬
以直內然則敬者聖人發之而漢魏以來儒者但
未之察也程子從千百世之下以聖人之語驗之
已之心又以已心之所獲參之聖人之語覺進德

文慶文金卷四

五

無踰敬者故終日矻矻而輒以告諸其徒蓋敬者
一也一者不二之謂也心變而神忽彼忽此譬如
電光之照奔馳颺揚不可拘持人之恃以爲身之
主者心恃以應物者心靜可制動而心動矣尊可
役卑而心卑矣將何以安居獨裁無處而不當且
心至靈通而憧憧擾亂何以云心治之莫如一
則可以有爲可以合道天下莫大之患心務其事
而又紛馳衆事心專於一不一則不專心不專則
力不致力不致故事不成今深山茂林材木聚焉
而兩人樵採甲舍斧斤無他圖也乙志在讀書

又志在圍棋尋又志在燕遊持斧斤四顧輒作輟
止其所收不能比專於斧斤者勢則然也使去其
讀書圍棋燕遊之私而專於樵採乙豈不能以如
甲故曰可以有爲也天下惟虛者萬端投之而人
實則不入今有兩人宜刑或飲酒而醉或輾轉躊
躇思其妻孥念其宮室財賄計其割裂傷殘愴焉
悲惻焉懼醉者異乎是油油洩洩寤而歌寐而寢
已矣豈其識量之遠人醉則忘其死其所以能忘
者何也酒實乎其中也實於酒者猶然而况實於
理者乎心二則虛一則實一者所以實之也故曰

文慶文金卷四

六

可以合道也程子之釋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
謂一嗚呼盡矣而又曰嚴威整肅則心一一則無
非僻之干天下之並立而殊塗者其亦同歸而相
資者也易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矣而亦曰義以方
外敬則內直義則外方斯其並立而殊塗者也外
方則敬益篤內直則義自協斯其同歸而相資者
也天下無心存而袒裼箕踞者亦無袒裼箕踞而
心尚存者學者兢兢業業心一而靡二而視聽言
動皆循規矩其於敬過半矣聖人之道濶而難窮
欲於汜濫浩渺之際而有所措手無踰於敬因推

程子之意而爲之說

學者入門下手之功在此

聖學工夫以格物致知爲首務敬是其中骨子也若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確是兩條不得混說篇中殊塗同歸之論泛而不及

庸菴

送揚州兵備副使袁公謫歸江西序

薦紳先生處於溷濁莽錯之世而孤潔自好不隨流俗困厄顛蹶或濱於危而特正不回涖官臨政部民日可觀太平矣而爲讒邪所沮不克竟其施者豈非天下豪傑所聞而志失氣喪尋且望其復用以爲邦家之光四海九州之福者哉公性直方初提督山西學校以忤巡按逮捕繫獄會中丞鹿友吳公爲訟公寃始釋典兵武昌入以爲公之節義自此稍衰而公益壯勇敢任聲動天下廣陵鄉老咸嚮慕之請公爲海防兵備以私其鄉奏可頃

袁陵文錄卷四

之公棹扁舟至整齊其屬而約束之當是時廣陵太守貪嗜酒荒治案牘之積以千百計而賄賂入輒置無辜於死民皆苦之公一日盛服詣廟召守與之誓守醉公厲色誓曰海防兵備某若有緣利肆虐者明神殛之守不得已局踖而前公叱之悉指其枉憲受賕狀守恐懼不能吐一辭公卽辨死者而脫其桎梏時觀者如堵墻莫不譁呼共快焉士俊嘗誦烝民之詩及不侮矜寡不畏疆禦每掩卷而歎曰不侮矜寡故不畏疆禦也聞者疑之一日踵公堂見公訊鞫雖愚婦稚兒減畧威嚴語意

溫溫盡出於誠務察其實曲爲區畫又在道見號
訴於公每止車詢其詳公之於匹夫如此而高科
顯爵同進之所黨讐御擅寵常情之所懼一以禮
度繩之不肯假也則昔所云不侮矜寡故不畏疆
禦者益信嗚呼世有君子有小人苟以革弊除姦
爲心多便於君子而不便於小人必有喜有不喜
者也世之喜公者奉職之循吏憂國之耆德而不
喜公者殘猾之蠹賊壞法而亂紀怙侈之宦寺愛
佞而惡剛者也故世之名卿碩儒雖與公有郅者
亦於公無間言而心切憾公必去之然後已者類

文徵明

七

爲醜徒也廣陵鹽漕重地朝廷遣中貴飭理羣僚
僇僕趨拜於庭公謁之容貌甚莊談笑不苟中貴
恨之無所發其怒乃劾公不敬上知公之直方不
容而以鹽漕適倚仗之姑微抑公不深罪也然公
竟以此去士俊少而讀書樂窮討聖賢性理之蘊
與古今廢興存亡之由有以天下爲任之志悼世
居尊榮者率皆委瑣踞躡無弘遠器每因而自惑
以爲學業雖崇慮有獨立之患也逮公之來見公
之行事乃欣欣幸遇公爲師旦暮其有倣倣因以
自堅而反顧學業未就兼之布衣之賤無從干於

公乃公至茲土纔數月而公解位矣雖然今寇盜
倡狂郡縣殘破又屢告也上暫屈公尋不次徵擢
虛宰輔以待文猷武功韓范富歐其身親之士俊
亦奮勵磨淬極克其材薄有所建庶幾公之繼介
復齒於公之門也

惜
袁公以清流被謫小人害正如此篇中款款惋

文徵明

七

送王阮亭先生序

國家設官列職有一官必有一職以繫之故宅人於其官曰吾冀職之舉也人自居於其官曰吾冀職之舉也盡其職則能其官不盡其職則命之曠官曠官者瘵官瘵之爲義病也官曠而於官病矣阮亭先生以進士初試揚州府推官誠盡其職者乎推官刑官也凡總督巡撫布政按察大獄於是訊鞠焉然執法者敢致法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而刑官之所以不執法者有二情賄賂也請託也賄賂請託者呂刑之惟貨惟來也賄賂甚則輕重失

文獻堂

上

而法壞請託甚則曲直亂而法搖刑官亦以賄賂請託二者內愧於心故於法多所寬假雖元凶巨惡時有宥舍以樹陰德不執法者不敢致法豈不然乎刑官而不執法不致法豈得爲盡職乎先生交遊徧宇班荆飲食而絕其關說圖籍盈室稱貸講誦而禁其苞苴諸獄一斷以律揚州南北通衢姦盜窟穴罪之當死者不稍恕先生之所斷大獄視前官爲數倍嗚呼推官刑官先生執法以致法誠盡其職者也先生爲揚州推官之五年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余謂先生之爲刑官執法致法以盡

其職者彰彰如此矣今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則勞瘁以盡其職者不問而知也余於先生之行言其大者爲先生贈功令之罷入股而以論策取士也今之救弊之一務也然欲以論策取士而不造士猶不耕而求粟不織而求帛也入股之弊始於知名之士選入股之工者鑲版而以售於世士廢書不觀但熟記入股五六百篇則縱橫鄉會場矣黠者纂緝經史要語分門別類以供剽竊今功令初更論策之選滋盛而割裂經史縫青綴白愈巧愈無用書坊祇此纔響然則策論寧勝於入股

文獻堂

上

乎余謂禮部宜以古論策之典雅可效者定爲程式頒士所應讀之書目於學繩提學課士以律習非禮部著於功令而私刊刻者有誅士不醉飽嬉戲則讀者經史矣禮部事之大者無過於此或曰先生於主客職在兩館此非其司也余謂造士取士禮部尚書之責也主事於尚書爲屬而屬有四司儀制祠祭精膳與主客爲四科貢雖儀制所掌而其中大沿革屬固可條議於其長官也先生到部乞以余言獻

明刑造士判然兩段

送周盛際歸溧陽序

余讀詩及巷伯而竊疑於其言詩之語多溫厚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懣恚怒雖閭里詬詈莫踰於此烏在其爲溫厚邪孔子刪詩存之不去不惟存之不去而已且曰惡惡如巷伯蓋與之也世之有惡猶糞穢也遇而惡惡之而無不至安能飾僞以相欺巷伯之詩良不云甚然而孔子嘗謂學易可以無過則易乃寡過之書也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有孚其九三則曰小人用壯君子用

夷陵文鈔卷四 三

罔貞厲夫之初九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其九三則曰壯于頄有凶夫君子必樂善樂善必疾惡疾惡之極則猛很而取禍矣故易著之大壯夫兩卦以爲世戒也溧陽周盛際儒者也混跡浮屠渡江教授生徒余時避地興化觀之樊溪盛際中有所不平於世每憤激以深詆其毗裂其顏赤恨不戮而肆之市朝者誦其文發姦擿伏世之傾險猾猥委瑣之狀無一逃於其訾議也盛際其所謂惡惡如巷伯者歟盛際別余而歸溧陽余愧無以贈初而學易但以易之指爲盛際規也大壯初九壯

于趾征凶有孚者剛處下而壯于進則凶剛難於有容下非宜逞之位君子仗其直方不量力而輕動自古至今未有全其後者也而九三之亂小人用壯者恕小人也君子用罔者罪君子也君子常舉趾高心不固卑視一切而藐之此其短也貞厲者雖正亦厲君子之所恃以無害者正耳雖正亦厲則正不足恃耳夫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與大壯初九同一義居下任剛無適不窮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壯見於而則凶矣君子疎而淺情有所拂輒見於而而小人或不堪或因以豫備數

夷陵文鈔卷四 四

數而致凶也卦之四陽而大壯五陽而夫其於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而易猶懼於君子之猛很不曰凶則曰厲曰咎無吉祥焉垂戒反復其諄諄也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雖柔聲愉色猶懼不免而况猛很于余之贈盛際者以此而已嗚呼儒者愛其死以有待也盛際豈不思乎說詩學易真實體認

送王築夫之河間序

進士李岷贈授河間推官以孫豹人爲紹介致辭
吾友王築夫而延之幕下築夫年五十有六狼狽
失意而有此役築夫之窮可知也以築夫之才而
圖仕宦上之擢高科備侍從下亦貢於鄉校而作
郡縣長貳矣乃棄如唾洩而僕僕於岷瞻不憚煩
甚矣築夫之窮也雖然學古懷道務有以及民不
得施諸事必求見諸言言行而其事在人猶在已
也河間距京師數百里岷瞻君子推官刑官以
君子而於京師數百里之內爲刑官築夫朝夕
論說而斷之以經佐之以史余見河間之無冤民
矣今天下大獄繁興他日有自河間來者道岷瞻
之訊鞠多所平反余知岷瞻之德被於民而築夫
之言用於岷瞻也余告築夫者惟揣時度勢毋泥
古母病今而已余旣與築夫善而又爲岷瞻所知
於其別因以屬之
言簡而當

艾陵文鈔卷四

五

贈張孚聰序 後更字天民

君子疾名不稱嗚呼士稱項黃馘老沒委巷而善
聲不著於天下傳於後世譬諸物猶羊羴狐鼠也
開闢以來羊羴狐鼠羣焉生死者不知其幾萬億
矣今之人同謂之羊羴狐鼠而已不辨其爲何代
何地其物爲某也士遊庠序談禮樂而錄錄無奇
天下後世不呼其姓字別其州里頌其盛美浮沉
起滅生且死於六合之間何以異於是雖然師曠
扁鵲養叔公輸皆以一技顯於子百年之遠而莽
操之篡杞檜之姦亦謹歟人口五尺童稚皆能說
之君子固疾名之不稱矣又豈可以不慎擇所從
而但名之云乎東漢之衰李膺杜密夏馥范滂等
篤志厲氣好正惡邪見推當時當時亦慕之至被
其容接以爲榮甚者根質無畏而欲捐命以與之
齒諸君子之名炳炳烺烺何如乎周程張朱譽盈
海隅而廟祀久長豈其腐壞而名不稱者而動必
中庸言必和平於孔氏庶幾矣東漢諸君子品嚴
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意視周程張朱則有差焉
然而先儒終取之者以其忠節高於唐宋而綱紀
特以不墜也自俗之重文藝而輕行誼始多剽竊

艾陵文鈔卷四

六

經史以要名足跡所至奔走投刺士之儼薄者咸附而樂助之交通郡縣顛倒邦治劫奪貨賂觸法禁喪廉耻反不及閭里無聞之徒而其人自視不啻王侯之尊嗚呼教化頹敗未有如斯之極者乃東漢君子之所訕詈而羞惡者也師曠扁鵲養叔公輸雖小技乎猶一手一足之烈也至今且崇尚之而永享其利矣是安能與之並哉蓋莽操杞檜之謹噉人口者耳雖人面而任冠帶無異於羊羴狐鼠也非特立之豪傑砥礪行誼輕抑文藝惡能成名六合乎吾友張孚聰性剛峭閉戶讀書不妄

艾陵文鈔卷四

七

文結燕閒論議薦紳之賢者惟笑喜形於色心願學之語及聞葺而富貴未嘗不髮指眦裂也其居喪講於古制父母病衣不解帶者數十夜晝則禱神求醫無所不至吁若吾孚聰敦本務實其東漢諸君子之匹儔邪惜乎其未知名而一鄉一國之外能識之者少也今余有益於孚聰者孔氏之道進德修業直內方外由心及身而溫溫如玉隤然處順誠有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宜其光於遐邇昭於簡冊也周程張朱孚聰上而求之李杜夏范諸君子姑舍是也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序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二十二卷武林孫佳儀編集余嘗欲撰次是書而不果喜佳儀之獲我心既讀而序曰天下雖其難讀之書必有術以讀之自二帝三王以來篇帙萬億其間隳亂繁雜困人覩記者多矣而君子好奇愛博無畏於其難雖上林太玄及老佛諸書猶時觀而樂道况古今否泰得失之所存焉者乎視其所以爲吾難而用吾所長以制之則警敏之士矻矻竟日者可安坐致焉亦未嘗不易也左傳號爲難讀佳儀謂其書年經國緯

艾陵文鈔卷四

七

端緒紛出雖首尾貫通然諸國錯見覽者眩焉信乎其然矣孔子修春秋紀以魯之年而宋齊鄭衛諸國與魯同繫於其間一年而諸國會盟侵伐爭奪弑殺之匪一其反覆變易成敗利害之應近者二三年遠者一二十年而管仲子產叔向子家子之流嘉謀嘉猷亦寓於中左傳釋經因之故人之讀左傳也曉其卒而忘其初理之此而彼之彼紊擾乖隔不合不穿章句誦習所以不能無恨也宋建安袁樞創爲通鑑紀事本末佳儀倣其法而爲是書其編集雖有疎畧而用心頗勤凡諸侯建邦

啓宇各私其土各子其民而禮樂刑政皆得專爲之
之。臣儀既分之以國而又使其散列二三年與一
二十年者。某布星羅義文相屬國之大故與公卿
大夫言論功績比物醜類或一事而各爲源委或
一人而自爲後先。令讀其書舉目而賢否高下禍
福興亡具覩焉。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書燦然明
白矣。又何端緒之紛患於其不可讀也哉。臣儀是
書雖因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而有補於左氏非淺
鮮也。且春秋孔子之所筆削也。褒貶予奪之義在
焉。儒生拘牽迷惑蹤跡曖昧而未闕厥指。豈小乎
哉。

艾陵文鈔卷四

左氏

可爲讀書法

艾陵文鈔卷之四

艾陵文鈔卷之五

涇陽雷士俊伯頤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虞註杜工部七言律詩序

杜子美七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訂也集既訂其詩若干首而別爲紀行述懷懷古及將相宮殿諸目凡三十二而詩各以類附又從而爲之註江陰朱熊鏤版以廣其傳余於市肆得此讀而悅焉既卒讀乃序之曰詩言

艾陵文鈔卷五

志人有喜怒哀懼愛惡之情而發爲話語溢爲嗟歎世之工文者以其話語嗟歎而形於詠歌人之情於是稍釋矣非詩之能釋人之情也情之鬱鬱者必得詩以道其隱告諸天下後世以爲吾之情於是釋也詩三百篇置其雅頌敷陳祖功宗德國風男女相戲謔者其忠臣孝子貞婦良友之愉快慟悼憂畏與夫褒揚譴諷余不知作者彼時情之所至何如而士君子讀於千百年之後猶動其喜怒哀懼愛惡而不能已者詩人之志切而其詩之言者曲盡也國家以詩造士而朱傳著於功令余

見山水日星草木禽魚皆詳其名象而章句斷絕之際續說補義使上下相屬作者深微之理亦見焉後生小子雖無師傳提命而坐得於三百篇之概者朱傳之功爲多也唐之詩人盛稱子美而子美七言律詩尤人所熟誦而爭効之者其渾雄富麗陶冶百氏豈待論乎而子美之忘身圖君樂善疾姦以至一家骨肉四海交遊合離死生歡笑悲泣咸於詩寓之集考繁微賸貫穿辭指而子美之幽隱人不能曉者時亦爲之發明雖有不當而其當者已多矣子美之詩得三百篇之意而集之註

艾陵文鈔卷五

二

七言律猶朱子之傳三百篇也今覽於其書而音節神思具可見矣余觀集嘗議學校又嘗論海田古今利害較然不易可施諸政其構書合爲二室也左書陶淵明詩而題曰陶菴右書邵堯夫詩而題曰邵菴此其氣豈不偉哉而從事於杜詩者又如此嗚呼集之才行巍立當世之上不恃此以顯而於此亦可以見集之深於詩而開誨後學無窮也崇禎十三年春二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以虞之註杜比于朱之註詩推尊至矣

正蒙紀要序

余嘗嘆古之君子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動適機宜而服人之心彼何以至此因求其故古之君子喜覽於書唐虞夏商而後賢公名卿之事迹心記而心道之時施於政其效可見矣今天下盜賊擾亂所過殘破強臣虎視持兩端以觀望視在位諸君子之論議與其所以措置之者其史學可從而知也正蒙紀要吾友張孚聰撰孚聰舉史之大剛句修字師倣諸銘贊之體以訓於蒙士而詳畧輕重皆有義存取易蒙以養正之意名曰正蒙紀要梁千奇鏤版以廣其傳於世嗚呼此非當正蒙之書也書僅千餘言上自義農下逮今茲嘉謀善績盡見於篇士之博聞強識者平生馳騁歷代百千卷間居持此吟咏由釋笑談而全史備具可無病於遺忘矣後生小子童而誦之長而各求其事之始終與其所以然之說如數往焉史學之興未必不繇此也史學興而班朝治軍蒞官行法庶幾卓爾如古君子者跂予望之也故曰此非當正蒙之書也孚聰爲文力踐韓歐之成矩而折中於陽明良知之指戲謔之餘又編纂諸史刪繁歸簡非貫通

而能若是乎孚聰患世不用耳觀孚聰之盡力於史學者如此則其馭人立政而爲世之所難爲者可從而知也崇禎十七年正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施愚山觀海集序

觀海集施子愚山提學山東撰詩二百一十有三篇文十有三篇詩之出入唐之初盛而新裁獨得具存世頗有知之者文則世之知之者少余不可不辨說以表其隱也愚山之文魁梧怪奇本於韓柳二家而余蔽之以二言曰構意高措辭古唐虞三代經傳備矣天德王道外內畢張而爾雅深摩非後世作者之所能及羸秦而降文士輩與其上者亦於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指有所闡發又邪術弊政折中至理以告承學而操筆屬藁亦揣摩

文陵文鈔卷五

五

尚書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國語庶幾唐虞三代之遺文此豈不構意高措辭古乎今之博聞強識者所製疏議碑銘多至克棟宇然其於唐宋大家之著立竊為涉獵求能窮朝夕通老少而詠玩鮮矣况其進焉者邪則累牘連編皆瑣細虛華無用罕有逮於世之開物成務者而其字句亦自己而為之高近俚俗卑雜濃艷矣余是以於愚山特有取也愚山提學道題名記章丘學記牒薄八股怛怩難之而以敦倫講藝為先以化民易俗為重夫入股功令之所載上下尊如河圖洛書者也而愚山

愚山先生集

職考試籍枉如此至於鐵兵部平都督之忠李滄溟之才抑揚予奪有法而反復嗟嘆吞吐中節一何盛哉其誌禹廟與酌突泉來鶴橋者生創整鍊陳腐務去遠跨夏殷矣觀海集十三篇大抵然也其尤者舉之余故謂愚山之文構意高措辭古也或以為愚山之文既本韓柳矣區區構意高措辭古不足以云也夫文莫隆於西漢西漢首推司馬子長班孟堅病其是非終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執利而羞賤貧由此言之是意有不高也蘇明允惜

文陵文鈔卷五

六

其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裂取六經傳記以破碎汨亂其體由此言之是辭有不古也構意高措辭古子長猶未之盡也嗚呼觀海集文纔十有三篇而構意高措辭古余辨說不置文之所貴者工耳惡在於多哉願治辛丑春正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立言有體後一折尤自醒豁

庸庵

宗鶴問山響集序

余論詩每謂詩當有詩人之意今持筆而咏者人有其指豈可稱詩而余所謂詩人之意詩三百之嘽諧澹泊發乎性情準乎義理者也古之豪傑不苟於富貴尹氏傾險頗僻居大師而秉固成至於天怒民怨而恬不爲怪也家父以節南山刺之幾於訕詈至今誦其篇猶切齒焉而衛之賢者思西方美人不得乃沉淪伶官夫僕僕碩人左籥右翟以承錫爵之寵而氣揚神怡不勝侈張者簡兮嘲譽百氏而下咸嘉其趣操采人之好賢固天授非人爲也杜兼葭白駒隰桑其於賢者涉風波犯險阻而往從不憚旣見而樂留之恐其去慙慙縹緲雖昆弟之戚無以加者而記但曰好賢如縑衣何居其餘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所吟與文子文孫歌頌祖宗功德以薦諸清廟者可推而得也知此者謂之知詩能此者謂之能詩今五尺之童皆爭作詩然比物醜類致寫於煙雲禽魚而閨思宮詞流爲淫僻詼笑嫚戲失爲俳倡者有之格調雖高去詩人之意遠矣吾友宗鶴問工舉業知名一時年未四十歲貢於鄉筵然告余幸勿言也簡兮

文慶文鈔卷五

七

之賢苟遇西方美人亦周召之亞匹也而庠伶官

鶴問之文學足以擢科第爲公卿而以歲例貢

京師彼尊榮自喜誇示於人鶴問深欲藏匿惡人

言之其迹雖殊其心則一也而鶴問近正矣辛卯

壬辰之際余與江都葉博之辟地郡治東北之橋

墅時鶴問在焉鶴問與博之及余朝夕飲酒分韻

唱和後余攜家人城鶴問尋歸興化李平子李艾

山自興化至鶴問又與余從之遊余迂拙何足算

而博之平子艾山三人者今之隱君干也人之見

之者望望然去耳而鶴問獨密結分好雖所云中

文慶文鈔卷五

八

心之好未有能過者也嗚呼簡兮縑衣杜兼葭

白駒隰桑鶴問身有其質矣而出人於漢魏上下

於唐之初盛豈有不方軌三百者邪雖然鶴問通

才諸體悉備所以抒其胸臆者不獨貧賤肆志之

語懷友求助之音也山響集古律凡若干首以余

說釋之則思過半矣今夫士惟患仕宦不至宰相

耳天下哂之後世罵之彼不顧也自聲氣之道行

士始不以讀書爲務而以交內爲急終日踵門投

刺宴會相徵召其人類皆逐炎附熱之徒而端人

遠矣乃嘷嘷談詩不絕口而余獨論於鶴問之詩

者如此順治庚子夏六月某日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頌中有規

艾陵文鈔卷五

九

談青令滁遊詩序

滁遊詩吾友談青令考貢於滁州而紀其征行及諸唱和之作也士之窮達得喪命也命授於天其取精挹美多寡有分遲速有期皆已豫定緣以成事舉而措之耳雖强有力者朝夕孳孳老至不知無益於故終亦止於其豫定者天啓七年青令與余方少入郡學後三年崇禎三年青令已見器重於督學李侍御而餽之其明年侍御又擢以爲郡士首當是時青令同郡士角技無能居其上者而青令又陶冶秦漢唐宋而爲舉業籍籍遠近所推青令壯銳自謂鄉會高第計日可獲余亦度青令屈抑庠序不久而青令數試應天卒無所就始終二十六年中經二代歷九科乃貢於學廨國家之榮豈可云非命乎人謂青令之才厄於明經將快快焉其心不快而青令見余色喜無異於人之掇鄉會高第者青令可謂知命君子矣滁州去江都三四百里往來不踰月而青令於其閒暇作爲古律詩十八首滁天下之名勝也方其步龍興寺登醉翁亭撫今追昔感慨繫之而思母懷歸亦見於辭有南陔白華遺意焉今對策殿陛遨遊京

師其顧瞻山河關覽城闕咏詠見志不獨南陔白
華之篇也順治七年孟春既望涇陽雷士俊序
結遠

三子惜別詩序

甲申秋余辟地興化日與平子艾山高談偉論上
下古今非一朝夕也後余去茲五遷歷時六年而
平子艾山纔一二見癸巳之春余將葬先考妣持
誌文至興化求平子書因省艾山三人情好如故
然余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纍纍衰憊幾同槁木而
平子豪雄艾山閒遠氣志如昔對之輒吮嘆也語
言既傾詩以識別各賦一章俾余題其首三月哉
生明雷士俊題于興化僧舍
感時惜別無限低徊

文錄一集序

余性不喜制科之文而樂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夫制科之文士無賢愚莫不心專而口樂道之且學者求祿利之途在焉上則爲卿相下亦不失爲守令而獨以余性之不喜視之鬱鬱不能終日去之惟恐其遲也而周秦及漢唐宋君子之所論著今一鄉一國士之通其首尾而接於口者少矣若反復諷誦而得其所以出言修辭與當時寄託微指天下幾人乎故其抑揚短長之節憂愁歡欣怨怒之意可自喻以悅其心而已舉以告人

文錄一集序

古

罕有知者兼之功令之所不及而士之沉潛古學雖其持簡操筆追馬班而並韓歐無望於富貴也猶不得與苟且擷拾者比材絮藝矣然余之性樂此雖珍寶美麗莫之能易故終日閉戶觀玩於古之作者忘其身之老而窮困也辛巳夏余於平生閱歷之書心偶念至每從而鈔之踰秋逮冬結寫漸多凡四十篇乃畧以其類而編次分上下二卷以爲一集名曰文錄後之鈔者成帙輒編次如前元元窮年死而後已矣嗚呼余之樂在焉豈以人之罕知與功令之所不及而棄之又余數奇志屈

而釋憤忘悶未必無取也崇禎十五年夏五月涇陽雷士俊序

文陵爲文得力處在此

文陵文鈔卷一

古

文錄二集序

余自十五年夏五月至今年之五月所鈔古今文凡一百五十有一篇蓋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五代史莊子荀子孫子與漢唐宋及明文集而入以尚書禮記周禮去年秋時逢鄉試余既疲力殫氣拮据於千祿先是錄科擯棄不收渾暑乃渡江而南叫呼就試以圖一當中又喪妻葬祭之煩哭泣之哀顛頓狼狽息遑未遑也故積日歷歲所鈔纔一百五十有一篇云乃分編五卷余稽晚周而後之文選莫有以經入者也間見好事

艾陵文鈔卷五

五

者取檀弓考工而拔其尤以雜次於疏議誌辨而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爾雅禮記檀弓周禮考工而外他繁重之篇則無口吟手披與文一祝者經之入文選自余始而余之所錄又始於此故不得而不論也昔之聖賢學歸於道治己治人皆有要略之方正大之規朋友講習朝夕孜孜陶冶淬濯奮自刻厲底於粹純其政刑法度內盡情理外聳觀聽非季世隨俗就功者之比而左右簪筆以紀者又皆聖賢之徒盛德偉業咸其躬行熟悉即所聞見而畧之於簡詳密深厚使讀者坐而闕形上與

眇之蘊名數節目創設之故巍巍煌煌乾坤為昭矣厥後至道衰熄能文之士不絕於世周秦之際雄剛質直盛矣兩漢以降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等焜耀繼起金聲玉振當時經營揣摩惟以修辭為務而於堯舜禹湯所傳未嘗精思實踐故其是非頗或紕繆然貫穿馳騁有足多者千載之文宗之而周程張朱諸夫子生至道既泯之餘慨然銳於興復搜求遺經表微闡幽而又述為傳註以開示來茲然厥修辭之浮薄矯枉過甚經之斐然成章焉奕照人者亦未之究也頒之學校歎焉嚴

艾陵文鈔卷五

五

尊與文家殊倫矣夫晚周而後之所著非獨以澹麗顯也其談說仁義雖未臻孔孟之室足履門庭者有矣而好善惡惡安民治吏可與經相發者往往皆然也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通書曰美則愛愛則傳經所以垂久者其道既足尚亦有采藻之助焉天道性命之秘後世方諺俚語而詰也出為王言訓誡臣鄰如綸如綍矣而歌咏薦告祖廟者八音克諧也其山川州邑官職器制民風物宜綱布維陳畫一可觀非後世文士之可逮也嗚呼近之儒者貴周程張朱則賤馬班韓柳固其志不

在小亦晚周而後之意指有遠遜於唐虞三代者故謀道者懷淺陋之心生厭侮之念也苟世之作
者本唐虞三代治已治人之術而曲中旁通質有
其文焉天下之士羣而諷之而考其淵源所自則
至道賴之矣而又何病乎哉余將援諸經與古今
之文各以類編懼天下之罪我而以此爲經所由
入之始故備論之見余非敢退儕經於晚周而後
之所著乃欲世之作者進於唐虞三代也順治乙
酉八月既望涇陽雷士俊序

以經入文選真艾陵獨得

艾陵文鈔卷五

七

有德必有言然聖賢所尚不在文詞玩物喪志
有明訓矣是篇實先生畢生之志也而輕重本
末失之矣

庸菴

劉玉少雪懷二集序

人有動乎中必發諸聲詩撫事寓情之所爲也而
詩生於感亦復感人劉玉少雪懷二集成屬余序
之余讀玉少詩而歎歎嗟嘆不能已矣昔余與玉
少居相接也而家君素識玉少父耿邦先生往來
慇懃其後余妹又許嫁玉少從弟敬修然余未嘗
見玉少余之友於玉少由吾亡友鄭廷直已卯秋
廷直爲余言玉少乃締交通好當是時東南未見
兵甲戶足里給百姓和樂士旦暮誦習而廷直博
聞強識探周秦漢唐宋之英華而爲制舉之文雄
畧偉氣名滿江南北余亦方治舉業以求祿仕迂
誕疎闊深慕於韓歐蘇曾諸君子撰爲書序論議
誌記寢食揣摩左規右矩庶幾彼作者風指而玉
少年未二十時耿邦先生雖沒然劉氏三晉巨室
耿邦先生兄弟八人三舉於鄉徙居廣陵耿邦先
生尤輕財好客交遊徧海內玉少儼儼豪放坐不
安席輒狂躍大呼濡筆操紙旁若無人者玉少好
學不倦辭章涌進姓字諠傳人口廣陵士之在庠
序者必首推玉少公卿至其門恐後而廷直鬱鬱
不得志困阨流離死者已久余又以朽材弱質自

艾陵文鈔卷五

六

棄遠遯窮邨荒野日與農夫牧豎酣嬉卒歲思余
初友於玉少至今十有二年不獨日月易逝悼心
遲暮而盛衰不常亦可悲矣玉少詩和柔澹泊得
王孟之語意讀者所自知也先是已有雪懷初集
今所作古律諸體益多乃刻爲二集嗚呼方玉少
之慨然而賦也有目見耳聞而觸於其心者矣余
讀之而搔挽怛如此所謂詩生於感亦復感人
者也因述以著之篇讀玉少詩者觀余斯言其亦
有悲哀廢詩而嘆者哉順治庚寅秋九月九日涇
陽雷士俊序

似歐陽

文陵文鈔卷五

元

直社分義序

直社興自中周良乙亥之春周良屬閩渭璜汪辰
初王築夫談青令鄭廷直張孚聰而爲文余以庸
材獲與其事是時諸子志偉氣雄余亦屢屢卑視
一世其相與論議皆有樹立不因循砥礪切劘以
進於古人之意而其大指則確守程朱之傳註以
達於孔孟中或有違者亦不甚遠也其年之秋得
彼此互可者近二百篇校讐成書後三年諸子窮
兀而愈奮辭章日進余於其間遭大故然哀思之
暇亦時勉於文也吾社之始爲文縱橫奔放者多
有而猶蹈於規矩庶幾先民之軌至是出入左馬
韓歐雖孔孟之微言寓焉滋弘肆矣初直社之未
興也余與諸子先有見社楊顯若其舊交也後益
以顯若自子及寅歲月又久故文增於前乃鐫爲
二集嗚呼盛哉廷直以卷帙繁重自編其文首尾
一家言青令周良繼之余因錄次先後集凡三十
二篇使知我者可獨於其文以觀其學之所至也
已卯秋雷士俊序

見一時人文之盛

文陵文鈔卷五

壬

近試卷序

今上卽位之初余年十七始入郡學三年拔於提學得與鄉試自是以來不爲大君子所鄙每試輒高等十年執母喪十二年夏免喪時科試已畢提學方聚諸生而錄其所遺余往赴之不遇踰年歲試又不遇余小試而困自此起矣乃合不遇之試卷梓之而序曰余遊於庠校者十有三年科歲之試七遺才之試一其中所遭提學五人而中心悅以爲知我惓惓不怠莫有如是役者也今有王於此瑕瑜皆具人於其王之美與所以爲不世出之

文慶文鈔卷五

三

珍知道之而昧於疵類見瑜不見瑕猶可謂之知王乎余素好書吟咏於古人之篇未嘗一日香廢然質鈍性拙力不稱志五經之章句粗誦習矣而紙滯昏耄前後迷失不能熟識以觀先聖之蘊奧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下及唐宋韓柳歐蘇王曾諸人之所著雖涉其流而據其華終不獲彼制義選言之妙以施之於論議范曄而降史官之紀載治亂興亡之故存焉余曉其大略而未精詳也學庸語孟與周程張朱之指微乎難喻未暇講求矣此余之赧赧自愧而每試驚愕不敢與多士齒

今二試而二挫非知我之盡者烏能深窺至隱而服其心所以惓惓不怠也雖然斯文之盛莫盛於廣陵乎余將勉之矣以余之技藝生於窮鄉僻邑當必有所向無敵者而廣陵斯文爲海內之冠遺才試十取其一二而余擯棄至於歲試郡學諸生疾病事故而外占籍者七百人而廷直青令其英風浩氣余每歎以爲絕少至與同試者稽其優劣而定其次第十九人而及廷直矣三十人而及青令矣若周良式如渭璜皆嚶嚶道古眇乎卑焉余則殿於四百人之後余生而廷疎然自期亦非庸

文慶文鈔卷五

三

驚今廣陵有十八人者遠勝於廷直有二十九人者遠勝於青令而較長絜短周良式如渭璜蓋又不乏余則遜者四百人余之技藝所謂車載而斗量也漢宣帝圖畫名臣麒麟閣始於博陸終以子卿或謂子卿之節外國所畏慕故抑之以顯漢室人才之盛吁子卿忠介凜然無與比明屈以相矜張若余之後多士則當於其實矣斯文之盛莫盛於廣陵乎余將勉之矣試卷具在觀者見余一日之知當必有爲余感泣者又余之文亦脫離流俗而退處無所表異不必讀廣陵多士之文而其盛

可因以思焉庶幾余梓此試卷之意也哉
怨而不怒

艾陵文鈔卷之五

艾陵文鈔卷五

三

艾陵文鈔卷之六

涇陽雷士俊伯嶺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代作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鈔序

嗚呼作人惟文王爲盛當其時緝熙敬止皇建有極詩書禮樂播之邦國周公召公左右將順遠邇丕變煥乎焜耀矣棧樸頌之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而一時髦士濟濟盈庭威儀言辭材藝之美猶可想見傳至武王畢榮

史氏之金卷六

闕散陳猷効力荷與盛哉非後世之能及今上

卽位宇內又安偃武修文今年秋詔罷八股造

士以經史某時家食奉詔讀之而歎曰此聖

天子雄偉之事也股肱大臣功爲多焉天下歛然

鄉風豪傑之士承流宣化江都史以通校讐馬端

臨文獻通考王圻續文獻通考鈔其尤者鏤版以

行於世聲教訖於四海矣易傳曰文明以止人文

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上作人追蹤文王

人文化成某引領以俟矣康熙癸卯某官謹序

西漢氣體

史際亨文獻通考鈔序

文獻通考鈔二十四卷江都史際亨刪定杜岐公
通典總筆天寶馬貴與補葺闕略續至宋寧宗名
文獻通考海鹽胡孝廉病其繁而難讀也著文獻
通考纂際亨又刪定爲此書會功令罷時藝重
論策際亨屬李杜若與其弟子仁校讐授梓古者
仕學之道合士十五入大學閉戶誦習則取民人
社稷之故而揣摩謀議詭以九年大成可謂久矣
而非四十不得仕曰四十強而仕士自幼以至老
凡二十五年日肄於治平之術其觀聞已熟循頭

史氏之金卷六

足不待別白而後識一朝登用推而施之無所疑

者故其才皆奇偉之才也其政皆卓異之政也春

秋公卿大夫智勇兼備居則冠裳應劇出則甲冑

臨戎素之蓄積者然矣今仕學分而爲兩兒童嚶

嚶有志科舉而所以立官者籍口不及也祇浮剽

以求官是務裁四書五經之語爲題構辭吐意一

放聖賢制非不善而巧便希世白首談孔孟註義

未曉累歲操翰墨簡札未開况於其他乎幸而擢

第膺國家之重寄所謂美錦而學製者也敗事

墮績勢固宜然際亨此書二十四卷而田賦錢幣

禮樂兵刑封建象緯諸類其書本胡孝廉文獻通考纂而加詳矣士旦暮羣覽悉說之遇試以是發之言當職以是見之行沒齒不易也際亨此書豈可少哉貴與文獻通考元王壽衍進於延祐詔刊印以廣其傳際亨此書將有採訪如壽衍者上之因以編於功令則此書非史氏之所能私也康熙癸卯冬十月丁巳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救弊至論

仕學之分塗久矣一經比勘使蒙昧者怵然知其所闕于天下國家之運會者不淺也

艾陵文鈔卷六

三

孫氏重修族譜序

孫氏始自唐金吾萬登公迄今三十世近千年矣而其官爵地里卒葬日時以至其妻之名姓星列基布無一遺者盛哉自古以來未之有也堯舜禹湯文武古之帝王也而太史公詳其世次歐陽子譏之其言曰唐虞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下傳其四世孫舜舜復上傳其四世祖禹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紂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帝王顯人太史公良史猶外戾可笑而孫氏歷三十世近千年累如貫珠奇矣吾友孫無言與其叔父去瑕等恐後人之蕃衍而散處不相識也乃自彥達公而下重修正之嘉語善行亦著於篇嗚呼無言交遊徧海內慷慨綢繆情義甚篤而其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如此康熙癸卯冬十月丙辰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以大證小

用畫家托背面法止言其舛戾者而孫譜之詳

析可知有結構文字 庸菴

文匯堂金卷六

二

閱渭璜壁帖序

東坡有言三代之衰聖人之道不明而所以稱賢後世者士未知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爾可用出其意之誠然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爲射策之學其言不叛聖人而皆泛濫不適於用余因而論之申韓之書慘澹少恩於孔孟奚翅白黑然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起可措而效者見之明而計之熟也世羣聚一室講肄性命之理雖非科舉射策之倫而慕夫高美泥先民往迹步亦步趨亦趨揣摩億度退而筆之簡嘗試爲之能無疎乎欲去是弊也莫如不苟同志在不苟同則其發於言也或同或不同皆其意之誠然者矣陸子靜淳篤敬直海內所宗而鷺湖之會朱子與之反覆辯議勤至數十甚矣君子之不苟同也余友閱渭璜少則好道其子六政官按察司督學廣西渭璜有褒贈之寵乃絕遠公卿閉戶著書薄晚與故人飲酒醉則極詆先民摘其語以爲詬病雖太極圖說籍籍猶不憚焉渭璜可謂不苟同者然自其爲秀才時閒居有悟卽書之紙以黏於壁名曰壁帖旣貴屏人嘿坐得

肆力此思及輒記注言日益多繕寫成集嗚呼渭
璜不苟同如彼則此之紀錄其不同先民者已所
持之有故也其同者亦不能不同者發於意之誠
然可知也莊子漁父盜跖篋諸篇屢罵孔子東
坡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曰楚公子微服出亡而
門者難之其僕操箠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
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余謂渭璜之極詆先民蓋先
民之一助云康熙甲辰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
序

善于規諷

艾陵文集卷六

七

是亦先生之不肯苟同者言下有意然則壁帖
可以想見矣庸菴

焦山古鼎圖詩序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爲相國
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
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於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
有周鼎一驗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
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
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
躬恤衛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
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
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譔其祖考之勤勞慶賞
而酌之祭器以顯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
夫述其前烈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
爲圖縱橫尺寸備矣又叙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
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
亭先生今之循吏且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丘
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奇索幽不置焦
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風灑詩之雅頌
之餘音矣康熙乙巳夏六月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摹左傳

十笏草堂辛甲集序

世以西樵阮亭兩王先生比子瞻子由誠有同者
子瞻子由少年登進士科又多才兄弟至京師赫
然聲名動海內今讀其遺文子瞻之論語說易傳
書傳東坡集子由之詩傳春秋傳古史樂城集莫
可低昂者則當時金聲玉振連軌並驅極一時之
盛西樵阮亭兩先生皆弱冠以甲科起家所至著
述王氏之言滿天下學者翕然稱之信哉其有似
於子瞻子由也然子瞻子由之剛氣直道侃侃獨
立齟齬不合於世而子瞻之所遇有塞于子由者
子由於神宗朝謫監筠州鹽酒稅五載不得調哲
宗朝落職知汝州耳乃官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
郎而子瞻之爲御史李定舒亶輩媒孽逮赴臺獄
其不死者幾希矣阮亭先生今自揚州理刑爲禮
部主客方大用而西樵先生以典試繫獄踰八月
纔得釋何其似歟十笏草堂辛甲集西樵先生之
所爲詩也先生初仕國子監博士出使山西擢吏
部考工稽勲尋以吏部典試而繫獄此博士出使
及吏部典試繫獄之詩也先生與阮亭先生以詩
聞遠邇而阮亭先生之詩雄傑瑰奇譬之子瞻之

文先生之詩冲和澹泊譬之子由之文其比於子
瞻子由同而異者又如此康熙乙巳七月艾陵居
士雷士俊序
論兩先生生平不爽毫黍

王幼華詩序

王幼華詩各體悉備亦各體皆善而余獨愛其五言古詩孫豹人詩之大家每談詩稱幼華不絕口余獨愛其五言古詩何也詩莫難於五言古用兵攻堅則瑕者堅幼華攻堅而堅濟矣瑕之迎刃而解可知也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由余觀之子昂感遇諸作格韻去漢魏不遠已爲于鱗詬厲而唐之詩人首推杜子美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及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什尚髣髴漢魏可與于昂

艾陵文鈔卷六

士

感遇相頡頏而北征奉先詠懷雖淋漓詳盡風雅之道蕩然破壞矣此于鱗所謂唐無五言古詩也五言古詩之難如此幼華五言古詩簡勁閒遠意思俱在句字之外頗得漢魏遺矩其模杜者亦鐵堂法鏡青陽白沙水會出塞石壕吏潼關吏之類耳難者旣工他體固佳率人之所能爲者不足論也幼華生長秦中少登進士發憤治詩至廣陵以其甲辰乙巳兩年詩授梓而丙午春詩附之余掇其要義著於篇康熙丙午孟夏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品幼華詩極賞而于鱗之論尚未足爲據

艾陵文鈔卷六

士

北歸錄別詩序

西樵先生旅於揚州者十有五月將告歸置酒城北之墅前期徧誠於交遊及期灑掃早治具再速頃之鼎爨而至籩豆既列獻酬迭行酒半先生掛而請曰余之歸有日矣盍贈以詩於是取江文通之別賦三十六字人各圖之體五言古限以十韻遂酣醉盡驩而退翼日群致其所為詩者江南則王式之白仲調陳散木吳野人邵孝威李若金卞雲郭宗梅岑華龍眉許師六汪左嚴汪叔定王仔闔汪季角蕭靈曦夏次功程穆倩孫無言汪長玉

支陵文鈔卷八

七

查二瞻吳西崖浙江則李山顏黃復仲孫介夫姚端木邵天自張祖能姜綺季江西則涂子山湖廣則許漱雪杜茶邨福建則黃帥先高雲客山東則孫道讓陝西則王築夫雷伯韻而郭飲霞高小邵又自為韻云名曰北歸錄別詩先生之留別必以來字者諸君之離合不常冀其來以為深幸也康熙丁未秋艾陵居士雷士俊序

擬韓

為僧募修周墅廟序

由余草堂而西南五六百步有廟曰周墅其神東嶽古之王者東巡守至於岱宗肆觀東后考其功罪而慶讓黜陟之廣陵固東諸侯之宇矣然則岱宗之神福善禍淫其於廣陵職所分司亦盡疆受地定理故廣陵多立廟以祀雖邨落皆然而周墅神威最著每春老農祈穀秋大熟眾醵金招俳優陳豆籩而賽日逢壬子間里無子者什伍行禱朔望夫婦庀牲酒以報夏鐘擊鼓相繼也廟修於萬曆歲久浸圯丹雘黝昧牆棟傾軼僧普德欲創而

支陵文鈔卷八

四

新之將募於土人與鄉薦紳余所舉以告者二言而已神之職有專司則義不可辭今州縣之長輸財樂供者職之司也况岱宗方伯之尊乎神之威既著則事有必至今千金之家銖兩賞罰于奪小心敬畏者威之著也岱宗操生殺之權濯濯厥靈普德持此說以往當有勇於施者此廟坐見其成余翹足俟之康熙丙午冬十月艾陵居士雷士俊謹序

此等文最難作序特高古

孫介夫文鈔序

孫子介夫文鈔若子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逮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諸人起窮討而爲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事闡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於史漢者而布置益嚴密文之有法方圓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義之士乃倡說曰堯典義盡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疎寡學之徒幸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目未覩古人之誤著私智妄造誑訾聲誇蒙

文徵文鈔卷之五

五

稚頌白開戶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改比股而充代咸嚶嚶示人曰此疏狀也此論議也此序記碑誌也斷木爲棋枰革爲鞠莫不有法六經之餘文僅在茲而荒繆無所準但自我圖之高於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之笑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罔羅舊聞掇拾成語鰓鰓某字依於某篇某句採於某篇所謂疏狀所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倖華盈牘無一由己出公相剽襲卒歸於臭腐兩者鈔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終

難復古乎介夫之於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於史漢發揮事理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豪鷲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夫也抑左國精鍊沉與可與史漢相輔而行八大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鑿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國且然況其他佶屈聱牙者邪文之詭怪饕餮之昌歇羊棗性之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於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易天下舍梁肉而啗昌歇羊棗又欲人之舍梁肉而啗昌歇羊棗噫其近狂惑矣介夫之文間揣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啻

文徵文鈔卷之五

五

左國一正之以史漢八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於古人之文師其意而已遷周紀述武王人商紂宮之荷罕旗把鉞執劔者顧命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厠以武王再拜稽首固効之於霍光傳爲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不剽襲而祇師其意率可見耳愈宗元修諸人文之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者其不盡善者也余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爲文者康熙六年夏四月艾陵居士雷士俊書於辛樂堂

法

艾陵文鈔卷之七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事有出於一身一家之私計而爲天下無窮之益雖傳所云甚公無以過之財不損其豪毫先後移置之閒而功成人享其德者凡民猶爭爲焉况於豪傑之士慷慨而奇偉者乎夫義與利相爲重輕其上見義不顧利社稷之大故古今之大業奮勇

艾陵文鈔卷之七

一

獨任視棄萬鍾如敝屣此聖賢之徒而自爲者恒以爲難其次則義利常兼矣用資於人而效通於己人得以遂而國亦濟然不費之惠聖賢有取而顯名厚實歸焉雖自爲者猶樂稱之無庸訓誡而喻督責而趨也淮鹽之達於湖廣江西也必由儀真而自江都以之儀真則楊子橋太子溝舊牐口其必經也河涸水淺不能輪運舟抵此必分殺其所載於小舟商困且勞鄉人白公其意議於家君欲飲富商之金開濬而使諸商徐償之他日設簿以紀乞余爲之言余謂楊子橋太子溝舊牐口之

不開濬也其害有三而商之身家之謀不與焉廣陵轉漕要地阻隘而難進疲徒衆竭府庫一害也南北之貨從水道至者皆止不得前二害也守支積滯交易愆期虧喪課例三害也役卒怨歎賈客傷嗟有司束手無措此其爲病豈一端而已乎苟發憤開而濬之則去三害而得三利矣漕艘遄行如履坦塗一利也百貨咸集戶因以饒二利也官課順時兵食兩足三利也問其本圖則爲鹽之赴儀真而無淺涸勞困之患問其貲則豫貸於富商而衆商徐以償之此所謂計私而甚公財不損而

艾陵文鈔卷之七

二

人享德者乎嗚呼洪範有言既富方穀商之業於茲土者皆君子而富者也雖舍利就義猶起而爲之如斯之義利兼而顯名厚實之所歸者亦何畏忌而猶豫也哉巨萬之金可日致焉河之底績且立而俟也崇禎庚辰夏五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

區畫利害鑿鑿似大蘇

義字旗會計簿序

商鹽自河入江達於湖廣江西而以旗稱余不知其何說大抵軍有旗以一觀視肅部伍察究愚鹽之爲利至溥且奢而其舟楫帆相望弊所從生樹旗用識而各有以命其旗緣理髮整一如軍然亦其勢也吾鄉田欽台李俊吾醵金鳩衆歛淮南之鹽遷化湖廣江西其旗名爲義字旗夫欽台俊吾湖廣江西之役以謀利也而取於義字以相勸誠收支出內有簿綱紀源委具見於簿余亦以義字之意論著之首爲勸誠也憂國忘家之謂義慷慨信已諾之謂義福不爭先禍不避後之謂義然聖賢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分宜如黑白香臭之各別而易傳言理財又曰義則義利殊塗同歸也士章甫逢掖耻生產作業不校其高論雅姿有足多者而閉戶窮經心切干祿及其掇科入仕聚貨食得不知膠滿充其類益與販夫市兒異者幾希矣而農晨夜力穡以贍父母妻子殷周盛時溝洫之際廬舍連接供賦稅習戰陣駕往來共緩急尊君敬長敦族睦隣恩至洽也至於工商末技見抑於王者而工飭材治器商通滯致遠恪守法遐邇

齊力上以奉公下以裕私不獨忠愛和樂見風俗政教之隆而名公碩卿如伊尹傳說膠鬲出於其中豈可謂非彬彬有道者邪兩淮鹽課甲於兩浙長蘆山東諸轉運司朝廷食租衣稅邊備兵儲大半辦於淮南北淮南爲最又於常額外時有以助不虞之急而商之富者貲累巨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則其儼慕義非閭巷細民所可幾也人之趨利如水走下傾牆垣壞隄防不可禁止故很狡者秘其蓄藏至鞭撻加身而不肯以輸於官而利之所在至冒刑禁以試之而不畏若此者爲姦平居握手言笑酒食相徵招歎血誓天定約兄弟生死不相背一旦患難流離則棄之而懼以相累而有利僅豪髮則匿以自與淮恐人之覺若此者爲偷姦與偷二者皆非義也是役而以義字名其志非苟而已者姦與偷二者有一焉則是以義名而其實不義矣豈非又與於不義之甚者乎嗚呼士污穢凡庸至今而極物窮必變立賢無方將有名公碩卿如伊尹傳說膠鬲之儔出於農與工商者欽台俊吾勉旃廉正自好庶幾今日以義字名旗之意也順治八年季夏涇陽雷士俊題於

湖濱之幸樂草堂

先生痛惡挾勢利自私一流借題發已胸蘊亦足使鄙夫心洗

庸菴

甘陵文集卷十七

五

程明字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孔子於舜之大孝舉其爲天子富有四海世之言孝者始重祿爵矣天子而降公卿大夫類皆以官褒贈其親而奉養之所入可無慮於大亨之養士俯首讀書一朝登科第積日累勞則爲公卿大夫矣天下無不可致尊富於其父母也故爲人父母者莫不以是望之子而爲人子者莫不欲取之以順乎父母雖東漢毛義猶奉檄喜動顏色者而貪鄙之夫齷齪毀禮義喪廉耻無所不至亦以此爲口實堅不可破余謂聖賢之言合其數說而論之乃於理可以無害孔子語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孔子之一說可與論舜孝者相左右也天下固有尊富而得親之歡者亦有尊富而不得親之歡貧賤而得親之歡者今之金印紫綬持梁刳肥列於宦籍者以子萬數未必皆孝子也甚則有乘危履險而二人詒罹者安能得親之歡乎孔子七十弟子之徒曾參閔損以孝著曾參終於魯閔損不仕季氏皆未聞其獲崇爵重祿也而孝彰於後世者能得其親之歡也由此觀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明年春吾父歲七十

矣今年吾母五十余與諸弟皆顛躓庠序蹙頞相謂吾輩之負罪引慝者不在於因窮也慨然如有失既以自治因以論天下之爲子者苟能愉色婉容觴酒豆肉其親欣悅無所憾又何校於尊卑貧富之間乎舅氏靳君尙之爲余言庠生生慧且曰今年之冬生慧父明宇公母張孺人七十春秋矣同社諸君子稱觥以爲壽夫以生慧而在學補弟子無一命以爲公與孺人光榮余疑生慧將有不快於心而同社諸君子亦將爲生慧不快者今天下固多故矣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使生慧建旌門賜弓矢鉞鉞貴顯極矣而依違苟且無所就生慧不屑公與孺人不樂也若生慧捐軀犯難有所棄而不顧斯則丈夫之雄略矣公與孺人又不樂也今生慧讀書大邦爲秀才而所與往來多廣陵一時名士公與孺人家溫食厚而春秋七十步武強健備天下之福生慧拜手稽首進一卮於前同社諸君子述古昔而譽盛德公與孺人鬢髮皤然飲酣樂作相與道少壯時事吾不知生慧在高位其樂視此何如也而天下之興亡成敗無所與於其身若秦人之於越人雖

公卿大夫不與易矣故余三復孔子訓子路之言而告生慧有進焉者生慧之於公與孺人同社諸君子之於生慧皆可大快於心也若余之所以壽吾父吾母者祿爵旣曰有命矣而分所優爲者又未之能一焉此所以竊自愧也生慧壽公與孺人之辰余往賀之而徧觀生慧之壽公與孺人以盡歡者持以壽於吾父吾母也

聖人立言無所偏倚其論舜大孝處正是徹上下包顯微而言中庸拈出正以明庸行也明眼會心自無滯礙若說捐軀犯難親心不樂此則

常人之情文欲順人情以夾發未免長流俗苟且偷安之病所關甚大不敢不辨

庸卷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余與辰初同盟者十有三年同盟諸子淹滯顛頓
崇禎十二年辰初先諸子而舉於鄉是時母金孺
人春秋五十八人皆以爲孺人當喜不自勝者而
辰初從南畿燕鹿鳴而來也孺人正色誨之曰丈
夫不能重科名而以科名爲重非汝父志亦非吾
教汝讀書學古之志也後二年夏某月日孺人六
十初度矣四方交遊及同盟諸子群集以賀余揖
辰初而言曰辰初今世之士所朝夕營求者余知
之矣成童之日卽揣摩記誦以要富貴其庸劣無

艾陵文集卷七

能忝辱於科名甚矣緣科名以爲異耳其旣仕也
汗穢苟且恬不爲怪意謂吾假科名以致尊官厚
祿已足誇示於閭里炫耀於妻帑矣至令聖天子
厭薄進士之爲憤欲罷之而廣開他塗余在下竊
常非笑聽者以爲狂且謬觀子之舉於鄉而孺人
之所以訓誡於子者其意比之今之薦紳先生何
如哉孺人正位乎內故無所顯於世而獨諄諄以
訓誡其子也子博聞多見文采爛然已卯之役人
莫不以爲南畿得人焉癸未禮部將復聚天下士
而試之子且擢高第則道德事業超卓一時以繼

國家賢公卿大夫之後者亦云有光科名而可矣
祇礪自今日始庶幾子爲養志而出於嘉穀旨酒
之外者乎余善孺人之言因以孺人意之所屬望
者爲壽

正色而談砭愚鍼頑此等文足見艾陵風骨而
氣體亦簡勁可愛

庸菴

艾陵文集卷七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養親言菽水其說始於孔子余考記之所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蓋子路傷其貧而孔子聊爲是寬解之辭耳非通論也然世之公卿大夫富貴赫濯明發二人有憾者多矣而俯仰坐起融融洩洩者每在於匹夫然則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孔子非獨爲子路言之也今廬仕之家閭庭廡廣有陳鐘鼓中列俳優羅鼎俎烹牛羊以爲宴會非不具美也而驅馳閭越瘴霧之鄉奔走燕晉風沙之地棲身萬里父母飲泣思一

見惟艱又功巨者娛衆位尊者身危禍害生於所忽深淵薄水至重煩父母之慮而閭巷負販之徒攬粥菜羹晨昏左右疴癢抑搔出入扶持彼刑戮市朝流放要荒絡繹接踵而高枕安寢無所耿耿於懷者故曰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也今年春三月戊申張母童孺人七十初度宗族戚友稱觥以賀或以孺人仲子天民才雄氣盛尙踴躍科場莫爲孺人光榮孺人當有不憚者余曰不然孺人子象辰溥公書紳皆魁壘丈夫也居郡城之北隅衣輕乘肥翩翩都雅而天民構草

堂湖濱誦詩講禮孺人往來就養進有巾櫛技巧之好退有田野鷄黍之樂老幼群居燕處而脫遠憂患笑語達日夜此廬仕之家之所不能得者然則象辰諸君之所以養孺人者事親之極量也使天民而掇一第小之郡邑之任大之備員公孤必有以絕裾致勸孺人者而天民才雄氣盛觸忌招尤孺人其輾轉念茲不能一夕寧也宗族戚友稱觥余以斯言爲孺人獻

似震川

菽水承歡必定非事親極則艾陵故爲是言以

矯世之高官顯秩反以辱親者耶若說孔子聊爲寬解子路之詞則又非是庸菴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順治戊子九月之五日余鄉王某母侯孺人於是春秋六十矣孺人家於蒲州親舊之遊廣陵者謀製帛陳辭以爲孺人祝乃請言於余余稽求福之說始於詩人而人之望福無已雖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備極天地間之美未肯侈焉自足猶豫計於其來者曰如何如何也故人之頌禱者不以躬膺者爲慶而縱稱未然昌熾以夸矜其耳目恣逞其胸臆余何以爲孺人祝亦以孺人見今之福悉道之以爲孺人進一觴也世之震炫賢愚而使人傾

文慶文公集卷之五

慕愛悅之不厭者曰公卿大夫而已余嘗思其震炫而傾慕愛悅之實不過以其位尊多金而天下之珍奇盛麗欲無不獲又身宅將相而當世之薦紳與布衣韋帶締分好揚聲譽以爲觀聽光榮余持此以論王氏而公卿大夫之所震炫而傾慕愛悅王氏皆有之可爲孺人賀者孺人三子伯寓廣陵以鹽鹽爲業而仲季皆秀才千祿仕余所以謂其無異公卿大夫而爲孺人賀也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厥後建都於燕廢爲下國而器物工巧屋宇華壯猶有都人士之風巨族

名家挾重賞以市淮南江南之所產轉而歸晉其珠玉綺穀等於姑蘓錢塘矣王氏世治生商賈而伯克紹先緒則其養志爲孺人窮歡盡娛者有一不備者乎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一也國家敦崇文教天下之士聞吟戶誦通經學古最於吳越十室之邑構社講藝士之出類拔萃者姓字溢童稚軌跡徧區夏趙魏之俗競相倣効士入鄉校以文會友數十爲羣歡如昆弟歲時伏臘車馬滿門王氏仲季彬彬儒服列於士林其肩摩轂擊相聚於其里者可知矣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二也天下之人

文慶文公集卷之五

相惑於其名而已不思其實也公卿大夫有其名而無其實人必不樂可知也有其實而又有其名人之所以樂也若孺人者有其實矣但無其名耳而又何嫌乎余之所以爲孺人賀者此也雖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作善降之百祥人之爲善者其致福也猶持券以收債於人以余所聞乎孺人事舅姑孝謹撫人之孤同己子此豈易及者歟蓄之厚者其流弘淮南貿易湖廣江西貴出賤取能者累財百萬伯心計過人陶朱荷頤未可量也仲季方以科舉進豈老於庠序者由是言之則伯仲季

之所以壽孺人與余鄉人之所以爲孺人壽曷有
艾哉余亦不敢祇以孺人見今之福爲孺人祝也
援公卿大夫爲比亦有激之言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自孔子有仁者壽之說世傳爲確不可易仁者之
壽靜故壽也人生而有欲而欲卽以戕其生無欲
故靜其長生也如水之寒火之熱有必然者道家
煉養之方雖不本於正而靜以獲壽其指與孔子
略相似也然知者動動則樂樂則壽蚊虻膚通
久不寐眇焉一心百憂攻其內一年而顏色枯三
年而鬚髮白矣解其紛釋其縛于子焉融融焉耄
而不衰豈足怪乎士俊持此論天下之人而以爲
吾妻叔父克念公之壽非偶然也公老甚矍鑠兩
目無昏花意步趨彊健夜坐夜闌不倦何術而若
此公性豪放在關中爲秀才時讀書之暇輒招友
朋飲酒市肆酣飲極醉狂呼大叫不可繩以禮法
及棄秀才而治嵯於廣陵也輒相誠羣飲胸次磊
落無一事入其靈臺者公之性於動爲多樂其宜
矣然而哲保身處物之嘉謀每錄以黏於壁黜浮
薄敦樸實則其厚重有足稱者焉公非無得於靜
者靜因壽動而樂亦壽是以矍鑠若此也康熙乙
巳九月十七日公八十初度士俊俯仰低回感修
短之不齊而重爲公賀者崇禎戊辰士俊年十八

歸娶於秦公纔四十餘侍御之風采猶籍籍人口
趙氏聲聞未墜公又以文有名於學而公之兄子
爾蘊能文工書著名遠邇涇陽知名之士與公輩
構社爲文士俊執筆視以隨其後見公作文夏夏
陳言務去同社皆盛推許公自期甲科計日可取
而至今三十六七年之間爾蘊久逝同社存者有
幾士俊五十有五獨公在廣陵年踰八十矍鑠如
世之四十者但未登第耳士俊旣述公所以致壽
之由而又以公之壽交遊罕觀者爲公賀

結處仿韓

孫風山四十壽序

士之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者其出也有所圖其處
也有所樂矣世之腐儒以營衣食畜妻帑爲務拜
一官効一職畏首畏尾慄慄懼不免及屏居田野
垂頭蹙頰僂焉如不終日者是比閭市井之庸徒
也武進風山先生者誠烈丈夫也先生爲秘書院
檢討抗疏言事其目肅科場勅巡方自請補知縣
順治初世祖召侍御史之差遠者坐而賜以茶
法語叮嚀京省侍御史皆中其選綱紀整飭四海
有太平之望後陵夷衰微先生之議巡方蓋推本
上意而言者而丁酉之役世祖痛恨科場之弊
赫然震怒急欲掃除之殺戮流竄悉用重典由先
生之言之啓也當其時優詔褒答然先生之自請
補知縣也尤奇先生朝廷內相憫兆民之阽危
而願外宰百里刻期報政幾年無訟幾年家絃戶
誦又援嚴助朱買臣之故蹟求宰其本邑世祖
降詔切責尋以狂疾放使南還先生於是逍遙林
壑與朋友賦詩飲酒絕口不道仕宦初成化弘治
嘉靖間羅圭峯李崧峒王遵巖唐荆川以文名先
生從祖文介公錄其集以行於世先生削而刪之

而增以王陽明歸熙甫諸子忱懷斯文爲任矣康熙乙巳十月朔日先生四十設弧之辰舊遊先生之門者爲之乞祝辭余曰先生於禮宜賀伊川謂生日置燕張樂惟父母具慶乃可先生二十而登第主辛卯北直隸鄉試所獲英才徧天下位止檢討其抗疏敢言籍籍唇舌者若彼而太翁太夫人年纔六十有六矍鑠康寧金紫焜耀鋪几筵奏絲竹衆賓雜遝稱觥盡歡誰曰不宜余杜門已久不能遠賀先生述以爲太翁太夫人壽

風山行跡甚奇文特以抗疏爲重

文獻文公集卷之七

朱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守義古今之大端也見於經者詩咏共姜春秋載紀叔姬而已衛世子共伯蚤卒其妻共姜母欲嫁之共姜作栢舟以誓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其言哀切而果斷百世而下讀者猶見其心齊欲滅紀紀季以鄒入於齊請後五廟紀侯大去其國齊遂滅紀紀侯卒叔姬歸於鄒是時紀公叔姬以宗廟在鄒當奉其祀不歸魯而歸鄒春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及葬褒之者深矣余嘗論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共姜叔姬立意堅確昭日月而貫金鐵而人一揆也然而兩人之遇有常有變而其識量亦各異者共伯史記言代釐侯爲侯而爲武公所襲譜系釐侯之後卽繼以武公而無共伯維不可詳考總之共伯卒於衛之全盛社稷民土如故其姜貞潔不辱無愧共伯於九京已矣而紀侯之卒紀國既亡社稷咸墟民土悉棄紀季以蕞爾邑入仇讐而爲附庸叔姬歸鄒以承先祀紀之血食不存於季而存於叔姬巍巍烈丈夫也禹顓易地皆然共姜處此能不

能未可知也朱孺人鄉貢湯秉葵之母孝廉石臣之祖母孺人年十四而適太學某二十而寡時孺人之姑卒而秉葵纔四歲舅懼孺人苦節之難久而孤無人撫也孺人毀容自明平居啗蔬曰淡泊所以指志也此於共姜何讓焉石臣方娠孺人語秉葵曰吾聞陰德可以昌後會歲大凶貧不能償者竟燒其券已而生石臣崇禎末大疫死者相枕孺人爲膳三千已歛舅沒秉葵幼或害湯孺人弗校其人構禍時秉葵嶄然頭角人曰盍報怨乎孺人曰毋助虐孺人左右湯氏才蓋有過人者余謂

文獻文鈔卷之三

可比紀叔姬而叔姬存紀於旣亡之餘孺人輔湯氏於將熾之始事固不必盡同也康熙乙巳正月十二日孺人六十初度戚友製錦屏以賀溧陽周盛際爲之請辭孺人守義著於州里頌於薦紳之口而秉葵石臣一鄉貢一孝廉交遊舉觴來賀者肩摩轂擊予故論次其事俾書于屏以志樂道之意

引經見議論

汪生伯六十壽序

新安汪生伯公崇尚太上感應篇持正戒邪燕居廩廩上帝監臨毋瀆語毋侈行嘗自述吾素無甚異於人者但不欺人三字反復無愧耳而德之被人尤著者妻帑朝夕甘蠶蠶築庵歲發米煮飭粥徧食餓夫宇內鼎革嘗產零落見婦女剽掠入軍伍給金贖還又於廣儲門外置義塚掩葬孤貧多歷年所施糈千計公思人難里喻戶曉鑊太上感應篇版布之於世其註詳備而天之報公頗奇公子長王大江遇風船覆僕從咸死神掖之出水會援乃活幼子患痘幾死神告之醫其醫非痘科也承命驚愕公強之遂妄舉藥投之乃瘳先是公以符咒招致神神至署曰汝爲善無欺吾救汝二子已而長王船覆伏神幸脫免幼子痘病請醫於神神具告亦幸全人羣稱太上感應篇之效誠惟影響者夫太上感應篇不知何由始或曰舊存道藏中宋理宗刊梓不知何本其文若三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經傳絕無儒者罕談之然易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悉感應之妙論而其云三

文獻文鈔卷之三

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者卽曾子十目十手之說而寓言之耳。感應篇辭指質實譬猶穀克饑襄禦寒勢有必然者而楞嚴謂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徬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誕幻不可信然則公之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近於曾子慎獨而公之康寧輒獲祐助考於易書皆合道固殊塗而同歸也。康熙甲辰公春秋六十正月二十日其生日宗黨庀觴賀乞言於余。余方技之微一試之而効者屢試之而無不効也。公之善與日俱進曩昔履險阻等於坦衢仁人愷悌之報旣驗於前矣焉有不驗於後者乎。公乎舟次好學工文遠通豪傑之士爭與之遊立身揚名以爲公光榮者其在新邪。猗與那與公之慶祥未有艾也。說感應之理合于經傳足以勸善不寫。

艾陵文鈔卷之八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賁賡載庸菴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袁公臨侯以兵備副使蒞揚州獎廉抑貪扶善鋤姦循吏旌別異等獲自表見汙吏痛爲徹勅不敢恣虐而良民有冤必訴恃公無患凶民斂跡避之相戒俟公去綱紀肅清莫干以私越數月揚州鄉大夫及士庶人皆頌公不釋口是時中官楊顯名

飭理兩淮鹽務天下冠盜縱橫財用匱乏而顯名除得釐鹽財用增於舊上倚任隆專巡鹽御史俛首聽命轉運司以降跪拜趨謁而公談笑不苟顯名因損其威約束諸奄惟謹然卒不悅劾退公通國譴譴閉城門遮公者十餘日公慰諭之乃出公歷仕有聲方授揚州兵備而未至也吏民洗滌腹腸以待公之舉措或喜公之賢而驚疑過甚慮公之不然或悚愕屏息懼公之賢而僥倖公之不然也公潛遁市肆訪吏之貪憚與民之很賊者比至而張弛之郡守某守揚州受賂羈獄守起家進士

公召切責發其贓罪狀守懼伏駭顧胥史强暴狀虐孤弱者公折以刑境內又安吏民之喜公之賢而慮不然者於是共慶懼公之賢而僥倖不然者於是股票也公之見屬僚也謙恭和婉脫畧尊嚴其臨百姓也溫語煥休猶父母而操憲章以整齊之者不以權貴移不以豪富寬如此揚州水陸要塗四方客宦之所往來而習俗薄惡摺紳雜還公庭公悉拒絕不使其有所關說事不令而行弊不禁而止江北揚州號大府君子之仕於此邦者何可勝數伉直者聞者公一人而已嗚呼此豈可及

艾陵文鈔卷八

與而公之諸政有人之所易有人之所難皆人不能爲者以法繩編戶之氓武斷縣令則優之此人之所易也郡守掇進士之科今植以爲羽翼所不欲溪慾者也驛傳客宦與其郡之摺紳今緩急與同相依爲利者也而纖介不肯徇此人之所難也其難者今人不能爲矣而其易者或爲之而不盡或不爲焉公既銳意其難者而又殫力其易者賢於人遠矣天下之大冠蓋不少如公之巍然獨立者無其人余每觀公之仁心惠績輒歎爲不可及而求其故謂公之能如此者蓋以爵祿爲敝蹤視

乎富貴者輕故剛毅而無所畏也夫視乎富貴者重非仕至卿相不廢視乎富貴者輕雖匹夫而未始不適也況其上焉者乎公嘗繫刑部獄而甘如飴矣棄官而匹夫固其所最幸也余嘗問公於人而知公之詳公衣壞不易朝夕食無重肉嗜酒每沽僅足自給篤於交遊而燕饗不美多品和於妻妾而居處不尚紛華雖匹夫莫陋於此矣世之人非重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非卿相不備故卿相而裁快公非輕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雖匹夫已辦故匹夫而亦憐公無往不得匹夫而又何忌憚乎漢諸葛孔明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自有餘饒不別營生以長尺寸甚矣其於世淡薄也斯所以繼伊周而並漢吳魏也古之賢者大抵如此公其孔明之儔歟公去揚州數月上翻然悔悟授公旄節巡撫荆楚顯名亦罷還京師且思才幹宰輔而托之毀破格例廣爲拔擢舍公其誰而公以孔明之於蜀者布之天下也其所成就豈淺鮮哉余小子慕公之極而欲奉之爲師故於公治揚州之政詳紀而推論之一以自勉一以使承學有所感而興起焉公江西

袁州之宜春人名繼咸臨侯其字也乙丑進士其以兵備副使治揚州也卿大夫乞而得之尋被劾治揚州纔四五月云崇禎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記

袁公治行卓然描寫盡致而文筆空折酷似荆公

壬午試事記

崇禎十五年天下例當鄉試十四年秋巡按張公攝學政將聚所部之士而簡拔其人場者乃先考自府余以落落不合於揚州知府馮公爲所擯不與提學試而王築夫就試提學叙第三等是時張孚聰喪未祥禪明年六月提學宗公考遺才於江陰余與築夫孚聰赴之築夫守正絕干謁孚聰疾世之奔競勵意矯枉余亦素奉二君子教心竊慕之皆以疎拙安命爲尚權要請託爲賤而遺才之試大抵公卿所關說雖有剛方提學執法不同或

文選文獻卷八

於歲科二試較文取士務於嚴平而至於錄遺則以徇當塗者之情當塗者亦明言之提學以爲斯固宜然人習覩之羣謂錄遺固如此矣而賄賂縱橫恬不思諱余所聞所見之提學能於錄遺較文取士如歲科二試者甘公一人而已或說余曰已卯之役時當科試子方宅母夫人憂既而往試錄遺以孤介遭棄今子如前將必復棄人壽幾何其六年而無圖於祿仕乎余曰遺才云者蓋士之有才者不在收羅之列將以搜而獲之也余果無才遺固其分也余苟有才主者見而喜可知也余豈

終遺乎或曰子居其位則子爲政循名察實士之遺者終幸矣今子藐爾一士也而以實信之上卒以名應之子之才雖遠過今人子且沒齒無能足踐於鄉場也余曰余固惡夫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也貪類盜賊而今曰毋好利暴似郅都甯威而今日毋酷刑嗟乎其顏厚而不知愧也且上之於下不在形格勢禁而已貴其誠服也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未必人之不爲也吾居其位而循名察實無奪於威無阿於私其自今之秀才而不懷金求薦始或曰子之所爭者亦末矣錄遺細故

文選文獻卷八

直道而行不足顯子之高今雖稍枉亦無甚損於子何迂濶也余曰嗚呼是其至大者何云末也伊尹樂道有_三聘而幡然改諸葛亮躬耕隆中三顧然後出韓信武人無賴然猶設壇場具禮纔爲將佐漢定天下古之人其重於始進如此故能有所樹立士生哀李承筐造廬之風泯滅已久非科目無緣而進已非古制而又不由其道無怪乎天下之患得患失多鄙夫而鮮功業也且事亦何論於小大乎以爲此細故也而可以權行之浸假而施之貢舉矣浸假而移之銓選矣一唱而和廉耻

質亂賢不肖。渾殺今夫隄防之於水也牢固西無隙故無水患潰但蟻穴洪波隨之騰涌漂蕩放乎千里而不知其所極也既考試而提學宗公所擢者某某凡若干人而余與某夫字聰三人皆不錄張公名懋爵山西某府某縣人廬鳳淮揚巡按御史兼攝學政馮公名文偉浙江某府某縣人治揚州一年餘爲巡撫劾去巡撫史公可法也宗公名敦一四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初公巡按江南張公巡按江北公與張公各攝其所屬學政而公遂改爲提學御史甘公名學淵四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後以都御史巡撫陝西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雷士俊記

文陵文鈔卷八

一

祀竈記

順治丁亥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子以豚蹄卮酒再拜致祭於竈爨夫喋喋竊議之或曰吾未見以豚蹄祭者今自先生始雷子笑而應之曰余亦行古之道也曰見於何書雷子曰於傳有之滑稽傳淳于髡之言曰東方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但其持者狹而欲者奢故髡嗤之而未嘗非其祭用豚蹄也然則以豚蹄祭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將買田而爲農豚蹄卮酒農夫禮也余則効之祀典之失久矣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竈蓋庶士庶人之所得祀也祀竈廢而臘日之祭獨以陰子方成俗後世遂謂歲終竈神將升天以家人善惡之狀聞於上帝而具食送之以求媚者此閭巷之俚言君子所不道也嗚呼祀竈禮失而有臘日之祭野人目不覩書者不能明於其故遂流爲閭巷之俚言然竈火食以養人歲終而祭之雖非古禮於義亦無害也豚蹄卮酒吾行吾農夫之事而已是月二十六日記

文陵文鈔卷八

人

遺今堂記

崇禎五年夏六月家君構爲學舍其北二室屬余兄弟肄習之所南則小堂會集賓客屋宇牆壁皆取堅固而無采飾余請於家君名堂曰遺今堂又舉其所以名之之意而述爲記朝夕觀覽以自勉因以勵諸弟曰韓退之有言志乎古必遺乎今然則遺今所以志古也今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吾深慕也而退察其所爲不離流俗烏在其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乎而誠有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者不然處流俗之中目覩衆之委瑣

文陵文鈔卷八

卑鄙頽汗面赤而不屑蟬蛻泥塗無所顧惜其於今遠則其於古近矣有患病者於此精神昏耗肢體軟弱醫者視其然也多方補益而不攻去其病精神肢體豈有強壯之理乎使一日發憤以善藥磨治則精神肢體強壯無疑也故遺今者余許其志古者也凡立身行己與蒞官臨政至今而壞推其致弊之端耽溺逸樂而畏理道爲仇讐徂於淺陋而無宏遠之畧怠惰自廢而憚有所用其力大抵如此故程朱養性存心之祕與秦漢以來千百年得失興亡之迹捨而不求而沒齒所守祇四書

一經又不能考其傳註而各持荒謬無稽之說其發爲辭章佳者剽竊襲積此今之林藝也農工商賈既不可責以禮義彬彬誦法先王者惟士而桑麻滑澤詭隨浮沉其衺冠博帶視之則士也而巧僞無耻有甚於農工商賈者此今之趨操也兒童八九歲粗曉句讀則就師閉戶講畢業以傲倖於科第而不肖者奔走公卿肆遺賄賂不以爲羞此今之仕進也彼之佔畢非異知而踐之也作文而已彼之作文非異垂而傳之也干祿而已鄉會既售則棄之恐遲而朝夕貯蓄貨財以肥其身以娛

文陵文鈔卷八

其妻孥上無竭忠朝廷之意下不爲蒼生計安危者此今之功名也凡物之兩者必相反而亦盡於兩古也今也猶善也惡也君子也小人也皆相反者也然事善惡而盡人君子小人而盡世古今而盡蓋不惡則善矣不小人則君子矣違乎今則卽乎古矣故志古必遺今而遺今所以志古也余晝而出夜而入食粟衣帛嬉遊笑語豈有異哉而委瑣卑鄙如今者則不敢不以戒苟余之材藝余之趣操余之仕進余之功名孤子特殊羣儒見之曰夫夫也與我不類者也可謂非古聖賢之徒與鳴

呼居斯堂者蒞官臨政有待而規撫先定若立身
行已則自斯始願以余言爲鑒十二年十二月某
日雷士俊記

以今人爲戒以古人自勉後一段練語尤精

易名記

君子生逢治平而安樂無憂讀書畎畝聲蕃烜赫
天下熟其姓名及其擢科第而爲公卿人咸慶之
傳言相告曰某遇主矣至於閩閩縱橫陽仁陰義
功業溢於朝野威名著於區夏其姓名在天下始
終昭昭如日月也若時勢多故君子處於其間詭
奇譎詐匿跡晦光天下竟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以
此免於死以其事非得已而志氣深沉隱忍有烈
丈夫之風焉昔越范蠡旣爲句踐深謀滅吳而霸
諸侯也恐句踐之害之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騶

夷子皮耕於海畔久之又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謂
陶朱公而魏昭王時范雎爲魏齊所笞折脇摺
齒雎佯死得出伏匿變姓名曰張祿去魏入秦此
二范者深沉隱忍蓋同其後蠡不爲句踐所殺而
雎卒以相秦可謂能焉然雎險側機變蘇秦張儀
之徒而蠡扶危正傾功威身退旣明且哲近於聖
賢矣余爲兒時家君命余名以士俊以才德之過
人望於余也十七試泰州有請於余師孫玉蕃先
生者曰可冠矣胡不字之玉蕃先生字余以伯顧
取書顧俊尊上帝也天下改革余旣不欲占籍學

宮而惡以名字示人又俯仰數十口衣食取給思治生商賈以爲蠡隱姓名而候時逐利有相類者乃請於家君更名蠡而字陶公余喜作爲序記論議碑誌先是讀韓退之志乎古必遺乎今之語喟然歎曰遺乎今所以志乎古也因題余堂爲遺今堂而號余所作爲遺今堂集及避兵興化興化隣海伯夷太公俱居海濱遂號余自至興化以來之撰著爲海濱集嗚呼人生一鄉一邑之中而於其一鄉一邑間以姓名則有不知者矣足不歷郡國而天下賢士大夫羣口而爭述婦人孺子盡詳其

艾陵文鈔卷八

三

地里職官此世之所榮而慕也而余乃變其名字以自混於販夫市傭之間其意足悲矣今年春余習爲貿易顏忸怩而背發汗霑衣心厭薄之將買田河壩與二三朋友往來飲酒而賦詩屬文以追漢唐之一家則余之所以更余名字與號余集者猶未有已也順治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某記

辛樂草堂記

學優而遇主仕宦而濟世安民豈非君子之志而古今之所同愉快者乎士之側陋也寢食出人等於細氓也而乘時奮起將相之畧如其素習彼伏處畎畝已揣摩天下強弱治亂之情勢而植綱敷紀與董官和衆豐財練兵講說考求深信灼識不煩著龜一朝用之取諸其懷故士之將相之畧定於窮居不但子子獨善而已也然將相之畧無其具則病也有其具無其事則不病也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見可潛有其具而用以其深信灼識

艾陵文鈔卷八

四

者措之不疑有其具而不用以其深信灼識者卷而藏之酣歌鼓琴由由然終其身已矣古之人有爲之者伊尹是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伊尹輔湯以有天下戡罪誅暴功誠偉哉此固其素辦而始願非及此也樂道而已矣假如伊尹急於伐夏與商方暑雨祁寒耒耜耕悲愁喪氣憤懣怨懟之不釋惡云其爲樂道也余辟地樊汭餽田側口因於場畔構棟葺茅爲堂二間其前一水橫亘羣柳行列枝葉旁布覆屋如蓋開窓望遠村落竹樹明滅逶迤近在几席余名以

莘樂草堂取伊尹自勉亦且樂伊尹之樂也材之
巨者其成必遲數仞之木歷百千年余獲間放屏
絕繁劇遂盡觀於漢唐以來君臣賢愚刑政臧否
以爲徵鑒而法制語言之善可採以施行者一篇
而反復致思効不必速期於有成余焉敢以朴鄙
而遽棄也雖然聖賢之心坦平寬大無貴於苟得
無望於未至故曰樂天知命余有田畜養耘獲之
暇誦詩讀書歲熟釀秫爲酒以飲日與農夫漁老
談桑麻之盛衰問水旱之疏數既醉散髮逍遙雖
王侯之適不以易此而又何羨乎商周而降大道
風微人以爲伊尹之後無有伊尹諸葛孔明耕隆
中吟梁父蓋伊尹之流也其後超吳並魏再復漢
室以有天下三分之一者皆基於此嗚呼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伊尹之事亦爲之而已矣余以莘樂
名余堂備述堂之形勝與名之之意順治戊子五
月五日雷士俊記

順治戊子先君構草堂於樊漢西北隅顏曰莘
樂堂志隱也十數年間疊羅水患已亥夏去樊
漢五十里許遷於周墅廟北艾陵湖南軒楹堂
構悉如舊制因仍其名其地土滋木茂遂奉先

大人窀穸于斯墓去草堂十餘步毅不肖坎圻
萬狀糊口四方子孫未必能守廬墓後之人因
記而尋墓於樊漢豈能得也哉毅因辨明於記
後云爾

遊海池記

興化四望皆水數里非舟不達故舟之多莫如茲
邑然造舟但求堅朴用之通往來載草穀而已若
可乘以嬉樂者無有焉余於是知興化之民淳俗
儉也余友李平子好學而喜事時當邂逅無所快
其志乃取小舟鑿其旁使受柱而於柱之上陳梁
施席以蔽雨日左右紉布爲帷張之如翼然庶幾
都人遊舫之制以備燕飲焉費不奢而寄目爲憂
其意無窮平子此役於興化爲創始矣舟成平子
從弟艾山沽酒設棹招余與平子遊於海池監史

艾陵文鈔卷八

七

既立罰籌交行既醉論古今之治亂詩文之高下
陶陶如也旁若無人者嗚呼盛事必由人而傳峴
山登臨非羊叔子杜元凱豈不與牧童樵老之過
於其間者共泯滅乎是遊也不可以弗識也同遊
者江都曹特先平子之從祖父俞卿從叔父三石
余弟李征順治丙戌二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梁子武書扇記

梁子武舊扇寫人物甚工崇禎十一年張紳畫其
畧縱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內紅囊韜之
外與琴比者卷軸二卷軸之外自兩耳無蓋五分
環而直其二缺一以貫乎耳而爲提次卷軸者觚
與觚偶而次自者壺鼎次觚與壺鼎之下外小觚
內一物似鼎而卑無耳卷軸當琴尾之綴絃處自
並卷軸而稍後鼎下二物皆當琴之首他則居其
中而成列去琴首寸餘而有益若以覆夫似鼎而
無耳者共下一物巍然高而巨圍口環足腹寬而

艾陵文鈔卷八

八

較口爲殺細紋鼎有綠跡碁布如苔薛而此亦有
之或曰洗也或曰非鬲則銷也簪者二人一人正
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二手
摩之而相告語又一簪者僮僕趨來左手執視右
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冊立於隅坐
者之旁睨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畧也考張紳所
自記此本子武之意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
造尊彝敦盤盞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偽已
莫辨矣而簪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摩而
獲之世之短長其間者類爲簪者簪不簪不計其

目之存亡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真偽莫辨而性道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賞罰黜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嫌疑而難別奚翅漢唐之尊彝敦盤世之度德量力者寡以泯泯夢夢無所見之胸從而是非子奪之豈有當乎此子武之所以屬神而爲圖以寓其意也子武藏此扇已久今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既紀其人物而又推子武之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順治丙戌夏四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摹昌黎書記而後段寓慨尤大

文陵文鈔卷八

七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維揚府城居水陸往來之通衢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湖廣浙江江西薦紳大夫之仕於京師與他省者至此水則停楫繫纜盤遊拜謁裁去陸則捨舟易車馬從容就道薦紳大夫仕於諸省者亦然故客旁午交集留者信宿猶爲速而地又近海日本琉球朝貢由之先是城外有驛以館客國家經大千戈棟宇傾圯棄爲曠土毀甃斷石填委河壩客至羈於舸或僦屋以寓湫溢露塵儀制不稱維揚習俗巧麗聲明文物甲天下客之冠蓋而臨者棲止無所倉卒荒陋同於僻壤取笑遐邇誠非細故晉隸垣羸鄭伯子產壞其館之垣單子過陳而司里不授館卜其有咎晉陳侯邦以館之如隸以館之不授爲子產單子詬議今天下一統四方削平而維揚巨府冠蓋相屬倉卒荒陋苟簡遐邇傳笑豈得云無損余既宰江都之踰年鳩工構材創而置之驛歸然起者堂縱若干楹橫若干楹堂之前儀門又前大門中門敞豁左右角門堂之後川堂川堂之後寢室輪奐作察院矣凡工若干材木若干甃瓦若干始於康熙三年之春某月逮

文陵文鈔卷八

三

於秋某月成已十之八九而余獲罪其費出於捐俸及貸助鄉先生及商民者不支庫一錢嗚呼江都百姓困窮極矣國家用兵江都獨以負固被戮訾財沒軍而順治迄今二十餘年之間淮泗數漲溢隄堰崩决畎畝盡爲洪波無尺總寸積遺者王師連歲征討而乍叛乍服輒發禁旅屯戍循環迭更送迎絡繹蟻行不絕賦稅寢加富者粥賣田宅貧者輾轉溝壑矣初江都之見戮也譬之人之病元氣已傷使靜養而休息之投以善藥輔以美食可望其瘳而疆壯復舊乃大寒大暑憔悴於烈

文陵文鈔卷八

三

風暴雨從而攻伐之饑餓之死無筭矣今何以異於是薦紳大夫之往來者六部長貳有焉六科給事有焉都御史御史有焉具以入告我后庶其稍蘇乎客至而館人牧之責也惠愛百姓而憐其困窮人牧之心也故紀其驛之廢興而以江都之疾苦爲往來薦紳大夫一言康熙三年某月日某官某記

作驛記寫出百姓困窮有關繫

克念趙公小像記

余妻叔父克念趙公小像梧桐四株直幹亭亭石檻透蛇縈紆梧桐夾檻植有松枝蟠結自外垂一石床倚檻床列書卷爐瓶公素坐於床葛巾道服朱履右足踞床而展左足以一手撫膝一手據床童子煎茶水熟扇插腰徐探視旁則怪石錯置花竹叢生其間乙巳張翥畫也公於是八十矣公入三原學作文奇創不屑軟腐語觀者皆驚三秦豪傑爭從之遊每試在人前西安知府陳公應元器重推許擢冠多士汪公喬年提學陝西以嚴正聞權貴莫敢請託獨指名問公卽擢高等然公性倨儻不可繩以苛節飲醉輒發酒狂藐若無人而客至雖村居開樽殺核須臾具庖既饌困鄉場闕中亦亂公乃寄寓揚州治家人產日與商賈伍矣老益縱酒爲樂月必誠期羣飲大燕會夜闌客半去公尚談笑不倦今觀張翥此圖雄心壯氣盡見於眉睫云康熙乙巳仲秋某記

文陵文鈔卷八

三

而遊記

遊何以紀雨遊也何爲乎雨遊通州陳散木旅於
郡城北門外吳爾世偕孫介夫王築夫及孫無言
乘舟而訪散木遇同行天雨爾世曰紅橋勝地盍
且遊乎爾世知余與介夫也築夫也立必參步必
隨坐必俱曰請招之介夫曰雨雖招不來請給之
紿之而往是以爲此遊也放舟出水門清酒既酌
嘉穀旣設監置史備法嚴令具雨甚維舟隄柳之
下不至而反余介夫皆醉介夫登岸蹶傷股復入
大飲不省其傷也余據舷吐不省介夫之蹶也君
子謂雨遊類癡雨遊醉介夫蹶不省其傷余不省
介夫之蹶類狂故紀時康熙丁未三月二十七日
也

古

艾陵文鈔卷八

三

艾陵文鈔卷之九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賁載庸菴

傳

郝太僕傳

太僕寺少卿郝公景春者江都人也字自古公始字和滿或謂公曰噫子不善今術公笑曰今有術乎吾乃從今矣公別號際明更號乃今頃之喟然歎曰吾終不能隨今以俯仰又更字自古公中萬曆壬子應天鄉科會試數不中除鹽城縣儒學教

艾陵文鈔卷之九

一

諭貶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事擢黃州府照磨遷房縣知縣公節義得於天性平生嘗曰世以腐拙棄我天下事必我腐拙者而後可爲也公喜作詩歌雖酣醉戲謔皆歸忠孝暇則以訓誡其子聚俳優佐酒輒好觀楊忠愍行迹素不作序獨爲忠愍年譜製序閒居一日啓篋見泰昌錢而涕下指以告其子曰此聖明天子也公之節義蓋天性也賊魁張獻忠之措置於襄陽之穀城也授以遊擊將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當是時耶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也於東以及南北謂之

曹操營白賁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是時朝廷從大臣言屈意安撫公獨主殺賊羅汝才白賁黑雲祥三營一日迫房城公擊之多所斬賊懼訴於上官上官數責公諭以朝廷嚴旨公乃改圖安撫單騎到營與結盟約盡疆界遇以誠信三營畏懷而獻忠叛破穀城大肆劫掠乃率眾圍房時房兵少倉庾空虛賊碁布於境諸府聲聞不通遣使求援者盡爲賊獲公乃書寸紙繫卒足僞飾乞人以行凡四請終無一兵應者公同其子鳴鸞督兵固守部署僚

艾陵文鈔卷之九

二

吏鎮將使守門而賊攻城掘墓剖其棺戴首公令城上然草下焚投石死者凡二三百計又設大礮雜以小銃躬臨監用斃三四隊長及數百人獻忠有一花馬愛出則常騎亦死賊掘城輒以火藥油灌之賊立梯登城輒以鈎引踏梯獻忠巡視攻不盡力者自刃其頸而公亦懸錢以定賞格日擊中賊一人者拔錢一千中者輒授民其不奮勇志在殺賊也相厄五晝夜獻忠大恨然無可爲欲解退而指揮張三錫縋賊而城陷張大經冠紅纓乘白馬手短槍入曰知縣何在經者故九省監軍也

降賊爲賊指示方畧項之獻忠亦至公面仰向交臂顏色莊厲獻忠讓公公與獻忠辨而羅汝才使數十騎擁公上馬去至營汝才哭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公曰無害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將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呼鳴鸞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唯有一死耳乃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汝才從容說公降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降以故嘆獻忠使汝才說公公不應汝才知公不可屈欲曲活公令暫避之公曰天下有避

文陵文鈔卷九

三

賊知縣乎乃與奴陳宜往見獻忠辭益倨獻忠怒殺其丞以懼公公罵曰好賊又殺一帥公罵不已大經教公觀變公曰何謂觀變大經不應獻忠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始見如何恭謹汝一知縣而若此乎公曰彼雖監軍彼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吾不從賊也獻忠與大經盛怒叱曳公出公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爲伍我死必不恕汝時鳴鸞亦至公遂見殺鳴鸞抱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賊抽刀殺鳴鸞因殺宜郎陽諸縣皆有山寨先時賊至諸縣知縣挾

印乘寨以免罪戍邊公曰丈夫死則死耳戍何爲者獻忠圍房大經亦以書勸公乘寨捐城與之公曰汝欲招降可屯城外俟我上請若欲入城老郝不許也城陷死之都御史御史以其事聞上贈公大僕寺少卿建祠江都春秋致祀鳴鸞宜祔鳴鸞之兄公長子明龍廕入國子監初公之諸房也鳴鸞從明龍留於家論曰自流賊擾亂天下苦兵者十餘年郡破邑亾者不可勝數也封疆之臣牛酒迎敵者有矣而棄城遠逃者多奮然以身殉者未之聞及觀房陷郝氏父子皆死若是乎其忠且壯

文陵文鈔卷九

四

也家奴陳宜亦就死而無畏色則奇矣論十餘年以來斯人之高下吾必以陳宜居薦紳先生某某之上嗚呼如薦紳先生某某者將何以處之哉
直通昌黎

方武城傳

方立禮字武城徽州歙之聯野里人少學舉業不成棄賈於揚州治鹽俶儻有奇氣崇禎十七年賊魁李自成已猖狂據陝西國家財用匱乏烈皇遣宦者王坤督理兩淮鹽務立禮蹇然曰商死矣赴京上疏論減課停征二者通政使孟公兆祥稱善然軍餉頻殷財用不給疏遂寢立禮去京未一月而京城陷烈皇崩於煤山高傑至揚州王坤遠遁初州縣流賊蠭起國家討伐累年其費大半資兩淮鹽賦後兩淮鹽政壞商盡窮困鞭撻血流階墀

文獻文獻卷九

五

不能得乃加稅於民民無以應益羣爲賊而鹽政之所以壞者其弊有二一曰浮課一曰套搭洪承鹽政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至輕也萬曆而後一引鹽納銀八錢而引有價鹽有值矣自軍費日繁每一事輒附之於鹽或有官屬姦賊而俵於商鹽代辦者一引而名目數十條吏不能紀謂之浮課一名目增銀一二錢則增鹽一二十斤大至一引重二引故鹽多壅不行洪承鹽政傳言商朝輸粟夕受鹽至便也常殷存積立而商病守支矣自軍費日繁朝廷連爲歛括由甲及乙由乙

及丙無有已時謂之套搭商貧無貲還運破家鬻產以完官不足此立禮所以有減課停征之議也課減則一引但輸正課八錢鹽無所增而鹽小商鹽萬引僅有五千鹽少不患於壅征停則商得悉化官所斂括者然後更始尋輸銀尋沽鹽朝出夕被其利崇禎中年天下勢猶可爲使執政之臣能如其說庶鹽政稍救而鹽賦亦無所甚失陷雖未必能下蠲租之詔或可不加稅於民而驅之爲賊也乃有司苟且自安而不肯計久長至立禮發憤論之而海內土崩已無及矣此余所爲深惜也立

文獻文獻卷九

六

禮性孝友而博愛父娶汪氏無子又娶魏氏生立禮汪氏卒繼室以汪氏生二子而虐遇立禮立禮奉承惟謹汪氏亦霽其威居喪致哀毀篤於兄弟爲營婚葬衣食揚州漕渠要地其城西五里墩舊有椿錯立水中自墩西至太子溝石碁布二十餘里舟舸之卽壞立禮募木工拔去椿石舟往來無害江西湖廣遭兵火骸骨蔽江而下漂抵儀真立禮撈撓掩埋病革神色不亂口占詩以訓子雷子曰余見巡鹽御史之按臨也文武官拜謁訖商數而人稽首堂下巡鹽問商疾苦凡利之當興

害之當除者商條疏畫一以進明日採而施設之
嗚呼此祖宗遺御史行部之意所謂餽羊之存於
告朔者也而其重巨者商又詣闕自陳若巡按至
則坐臺府考察官吏審錄罪囚擅作威福而已父
老有所欲言已不得望見顏色况其上焉者乎商
於此伸而農於此屈也
可入食貨志

鄭廷直傳

鄭元弼字廷直其先徽州之歙縣人後徙江都元
弼幼入揚州府學久之學生闕以高等升補居學
每試輒第一而困於科場庚午應天鄉試元弼始
冠卽往赴之見黜癸酉又見黜丙子已卯連見黜
壬午之試元弼幾當其選矣然亦不中元弼博聞
強識上自經傳下至莊韓荀楊諸子與史官紀錄
唐宋士大夫之所撰述無不闕覽面黃瘠而身長
能談說每稠人廣坐元弼馳騁縱橫克口而出之
聲既雄壯辭又明辨衆左右顧而不欲聽而磊落

奇偉者竦耳悅心然亦不能與爭是非可否也時
與元弼交者偶觀一書見或以相語元弼應之如
響姓氏邑里皆無吃噎而觀其書者或反不及元
弼工舉業其舉業一依於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
修之法度而陵轍百家網羅羣籍助以己意光采
爛然見者一望而氣奪當是時士喜建社各有名
號而四方之士在江都者相與鳩合講習藝術謂
之直社直社諸子如王巖張問遠汪蛟申維翰談
震德闕鼎金懷玉許承宣劉梁嵩許承家皆一時
儁才誼著州縣而舉業必以元弼爲尤元弼後游

江南江南諸府之士巧取聞譽而過相推許頗薄淮揚而輕之元弼至則見其弟子奉以爲師投刺謁者足相繼其門不能稍訕矣是時士專務祿仕而古學廢絕間有知用力者又短於應主司之考元弼記誦弘多而制義贍雅每篇數千言世之中者少與之並五赴應天試而無成竟窮厄以卒卒時年三十五余亦舊列直社者也與元弼甚善雷子曰余昔與元弼讀書攝山余悼時政因論上神聖英武近代以來無有倫比除姦革弊銳於致治而一時諸臣安於故常在朝腹腓心議退有後

文獻文獻宋元

九

言惜哉元弼謂余曰嗚呼此非今之失也昔神宗志在包荒諸臣瑕垢多所含匿故中外滅義行私習爲當然譬若愛子縱之而驕矣一日繩以禮法鮮不怨者世稱賢君必道神宗而國家之禍實成於此今先帝崩於亂而國統絕元弼斯語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寫鄭君如生

楊孺人傳

楊孺人生蘭實應縣學生王公言縉之妻也父兵馬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王公父思賢高州府推官有廉操王公工舉業著聞於時提學御史輒擢第一家貧不能事生產以舉業教授自給孺人每出其粧奩質金助王公讀書孺人飯母家人來見盤惟菜羹歸語之母遺之金資肉食孺人復出以助王公喜交遊以故宴飲多豐厚人不知其貧也然孺人終歲一敝衫崇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上崩孺人泣謂其子巖等曰汝祖良吏汝父積學有名汝能隱遯不仕雖饑寒吾甘之矣是時王公已卒孺人三子皆隸學籍巖實應縣學生天佐天仁俱揚州府附生而巖長且賢實應新教諭至巖以病告教諭車蓋至門彊起之巖稱臥病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巖詣學乞衣帽久乃許之巖既廢退家自是益貧孺人怡然無怨凡十四五年而卒初高州以鄉舉爲推官王公家雖貧性豪侈而孺人兵馬司指揮女楊氏又饒於貲支鹽淮南爲大賈美服精膳日擁聲伎嬉笑佚樂孺人獨捐奢麗就儉約晚節或絕糧朝夕餐不辨

文獻文獻宋元

十一

艾陵居士曰余少時卽與嚴善嚴爲余言孺人好讀書日手一編自覽其遇大故何持義如烈丈夫也方崇禎先帝升遐弘光卽位而孺人已誠其以隱遯者豈蚤有所見歟余覩嚴苦節每嘉尚之後聞之於嚴皆孺人之教嗚呼世之耽爵祿隨俗沈浮者豈獨其人不肖哉

潔

吳節婦傳

士衣儒服稱先王而天步艱難國破主喪犯害捐軀肥遯潔已者豈不鮮哉乃綽約處子少小閨閤之中婉婉父母之側而重以身許人焚苦自誓冥焉長逝氣亦偉矣歸熙甫詆之熙甫之言曰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綬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女不遽往也往則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人死與爲之守義六禮不具而奔者也熙甫表章貞烈其於長洲曹節婦德化章節婦孝豐吳節婦序次頗詳而以婦之無故死其夫比于秦三良之殉穆公者何歟熙甫理學文辭赫赫嘉靖時彼是非輕重之間析之精矣而持論若此豈婦人亦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賢者誠重其死于丈夫陷陳而沒或隕命仇讐勢不獨生矣而強暴威脅汚辱斷頸刳腹所謂死而無悔者也至男子屬績考終女正位乎內而接踵偕亡譬之君薨路寢臣伏劍就刎斯闢寺之小諒黃鳥之所悲熙甫之所不取也况創鉅痛甚憤氣盈胸闔戶一經成名今古而鷄鳴風雨孤窮無告吞聲飲泣多歷年所勞心戮力撫幼送老斯爲難耳余所聞吳延支之母從容遂

志沈毅有能以育其子以濟其家蓋見多焉遂取
著聞者列於篇云

節婦胡氏吳天明妻天明歛人明高皇帝取太平
路其八世祖陽復以布衣謁軍門授當塗縣知縣
祖應曙隱居不仕而應曙兄應明官至太常寺少
卿吳甚顯於歛節婦父應第胡亦歛大姓也節婦
年十七歸天明歸七年而天明卒天明有遺腹子
延支天明之卒也節婦方娠節婦泣曰我何畏一
死今幸有身沾一時之名而斬人千百年之祀不
可如所生男也吾夫有後矣踰四月而延支生長

文陵文鈔卷九

三

教以讀書頃之李自成亂陝西張獻忠陷湖廣天
下多故節婦命延支棄書買淮海間延支既饒心
計而節婦躬紉綴督耕織以故經兵火家業衰而
復起初節婦歸于吳天明祖父母父母俱存節婦
上有兩世舅姑而又有妾姑節婦得其權心既而
天明卒兩世舅姑及妾姑諸喪連繼殯葬盡厚節
婦始爲延支娶胡氏胡氏死又爲娶程氏皆所營
辦天明名自誠工舉業

雷子曰余讀會典至旌表見其於婦未三十而寡
五十而不改節者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

同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於以嘆皇恩之
隆厚也天明卒時節婦纔二十三今行年六十協
諸典而協矣微延支幾泯滅於無聞也生固有幸
不幸哉

序論佳

文陵文鈔卷九

古

孫節婦傳

節婦吳氏休寧孫遠慶之妻遠慶徙家揚州吳氏無子生一女遠慶早死吳氏時年二十餘家貧以女紅給衣食揚州城破吳氏已寡居三十年女既嫁亦生女年十五六矣宅近井吳氏趨其女入井次及其女乃從容自投入先是井有人水淺不死其女母子相謂寒甚吳氏給曰須臾兵去即起矣頃之其女母子死而吳氏久乃餓死井中

艾陵居士曰甲申京師失守上手劄貴妃公主數十人已而與先后死煤山自古未之有也壯矣吳

艾陵文鈔卷九

五

氏一婦人城破躬帥女外孫女偕死何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信哉是言也

論痛絕

里中婦女死節傳

夫忠孝節義雖云性成匪逢時退變無以著顯李賊篡竊天下紛擾慷慨憤激致命捐軀者當後先繼起不絕而江淮之間謬於余文者男子華亭教諭睦明永女子今進士朱之儒妻張氏兩人而已明永與興化李平菴友平菴口悉其狀俾余論次張氏手聰女弟孚聰哀其烈私謚以貞備述始末屬余題之余自少喜倣馬班韓歐爲文鼎革大故江淮幅員千里而余之所錄寥寥如此然明永由平菴之儒妻由孚聰則磊落雄偉必有因而後能

艾陵文鈔卷九

六

傳於世彼布衣潛德退不求名閭巷窮簷從一靡他漸滅湮沒矣學者言文首推史遷史記本紀世家帝王將相詳於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與叢昔左右史之識及卿大夫之親覲赫赫人耳目者七十列傳所載方術任俠俳優負販不知有爲之稱說者乎其傳荆軻盡循國策之舊而曰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則遷之列傳亦有因而後傳者列傳七十而外遷交游不及莫爲之稱說其人雖賢姓字不復知於百世者可勝歎哉癸巳冬涇陽張大力言於

余曰關西喪亂女子死者不少隣里可憶而舉者秦某妻楊氏墜樓不死投井乃死吾族祖禮吾女年十二避兵於樓從樓見被畧者醜之墜樓死從妹適韓某蚤寡而貧兵至携孤避樓上樓陷棄孤亦墜樓死明永魏矣如大力所言三人者與之儒妻延袤焜耀相望何女子之多奇也士章甫逢掖誦詩讀書非孔孟不道高志壯氣多出於女子而覲覲祿爵乞活旦夕不以爲怪彼女子剛正自誓不欺其胸者宜其節而穢若糞土矣每恬焉安之甚從而利之惟恐其夫之不入者何居此一楊三張者犯難之死不顧如此其視男子覲覲祿爵乞活旦夕者以爲然乎否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要之死日是非乃定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冬地不爲人惡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句句而輟行士篤信終身而已既有爲也既有守也吾以爲善人以爲誓不可得而奪也雖凍餓勞苦流離市井庸見訕謗唾罵兇險之徒相與擠之死豈肯中塗改易以自悔怨乎彼貪憚偷生與世軒輕沈浮而揚揚鳴豫者乃婢妾見金夫不有躬者耳楊張四女子之罪人也大力又曰吾鄉有王三遠爲人

備耕其妻兵欲污之給曰閉門投井竟死井中錯綜得妙

焦應起傳

焦應起者王廷玉奴也廷玉淮南鹽賈應起鬻其家貌醜又秦人口作秦語然爲人廉不苟於利揚州佛寺浮圖之西南火居民近火者懼火之及也置金十餘兩于橐薦卷橐薦去遺金於道應起見而拾之徧示於人其人見曰此吾之金也應起盡以授之無吝色其人喜願分金三兩謝應起曰吾匿而不言則得金十餘兩矣如誠利之乃以十餘兩易三兩乎卒卻而不納廷玉與李恒裕友恒裕亦淮南鹽賈嘗遣奴田有收債而以應起爲之副

文獻文鈔卷九

元

田有謂負債者曰爾與吾金若干吾歸言之爲緩其償負債者以金與二人應起曰李公遇我何厚而受賄以敗彼事卒不受奴輩惡之脫而伴譽曰忠臣

雷子曰焦應起爲人奴又曰未嘗觀書而臨財不苟雖古之所謂見利思義者何以加焉豈其主之德化使然歟以吾所聞於廷王者考之與此大異何哉今之貴爲公卿及士之自矜博學者白日劫人之金奚不知耻也嗚呼應起非獨賢於世之爲人奴者也

陳處士傳

陳公貞慧字定生宜興人也其先止齋少保于廷天啓時以吏部侍郎攝尚書因會推忤宦者魏忠賢削籍爲民與楊左齊聲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擢南京都察院都御史遷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忤權相又削籍少保晚而產公聰警長貞貽好學有才纂錄性理彙編古今典冊旁及稗說無不收紀姦沒少保哭之慟回視覲公又喜曰此兒何必減若兄邪年十七人宜興學庚午鄉試已中式少保時爲南都御史主司以嫌曳置副榜公倣儻好士雲

文獻文鈔卷九

三

間周勣由營於邑以扇障面行公遇之途竊問其扇稱號覺之曰吾知有周君久矣揖而締交又於建業市見僕且跛者曰豈豫章鄧君乎公美髯僕而跛者亦見公之彈之絕倫也曰此必陽羨陳君也兩人大笑亦締交其好士如此然身處布衣而旌淑別慝慨以天下爲己任與金沙周鹿溪貴池吳次尾錫山顧子方善倫品之臧否刑政之得失抵掌而談不釋於胸也崇禎十一年懷寧思起用公同次尾子方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既伏誅懷寧廢銅至是其黨通賄賂以求復進朝宁有陰

爲左右者次尾草揚子方首倡公助之揭未布或泄於懷寧懷寧恚恨酒酣曰陳某何人必欲殺余已而懷寧竟以是沮十二年己卯公赴應天鄉試東林名士多有在者每當宴集輒呼懷寧俳優佐酒公於冠蓋滿座大罵懷寧東林名士羣遊冶城標榜各有一目或謂公曰是人溫厚識議不阿昔人可作其魯肅乎十五年壬午公赴應天鄉試不中喟然太息曰不幸遭此亂世寇盜交橫四海壁壘相望吾輩未知死所尚弄柔翰與噲等伍乎頃之李自成入關尋破北京上崩弘光帝卽位南京

艾陵文鈔卷九

三

而懷寧柄用矣是時少保已卒北京之陷也公之兄貞達爲順天府知事罵賊而死公上疏曰魏忠賢播虐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一及相某秉權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再臣父剛腸惡惡孤介寡容雖每鑒於聖明亦屢黜於羣小人窮則鳴疾痛則呼臣之情窮矣疾痛於心者幾載於茲矣臣不自訴終無可訴者矣臣兄貞達以小臣殉難臣不敢以臣兄之死溷瀆睿聽者以臣父直節未伸臣兄死亦未能瞑也惟乞追念前朝舊臣給賜應獲恩卹制可贈少保祭葬廕如例而懷寧切齒鹿溪已

下獄公晝則奔逃走通政司夜則詣獄餽食人爲公危公曰丈夫死耳何畏乎一日白鞵校尉數入捕公及次尾次尾先亡而公下鎮撫獄適有救公者乃解會大清兵南下公念家世廬仕曩時老成畧盡杜門不出坐臥村之小樓樓設列卷帙晨夕佔呶暇則安步逍遙於野而已順治十二年五月五日公與家人飲酒醉令兒輩維崧等誦屈原卜居文一席共爲楚歌意不樂越數日病遂卒有著述傳於世

艾陵居士曰其年世推工詩其年者維崧字也所

艾陵文鈔卷九

三

作五七言古及律雄渾鏗鏘入唐人之室爲余道其先德如此故論譔焉嗚呼朋黨之患自古記之東林之名起而天下多事雖然和而不同惟其是而已矣陳處士之言指風采發憤庶近於正云
摹寫生動載疏語尤多悲慨

王高州傳

王公思賢字霖佐揚州寶應人其先長安公好學書無不讀工詩中隆慶庚午鄉舉萬曆己丑授高州府推官公體貌魁梧嚴整有威儀始至人望見驚曰刑官也咸已懼伏矣及聽斷精敏推官掌一府獄繁不能鞠新舊相因案牘狼藉叢積公剖決如流訟無停者疑獄識不折公訊還服或坐罪死繫歷三十年會錄囚徒公察其誣立白平反以是著聲遠邇攝化州既又攝化州故事推官爲上官理刑而已考績累以政治繩當是職者亦不以政

文陵文鈔卷九

三

治置念其能者仁明無冤獄則署優考公志安靖百姓期於富而教之每蒞其屬必問閭閻疾苦誠以綏懷行部縣徵科酷急公正色讓之曰爾閭閻絲保障之說乎游惰羣聚飲博爲郡蠹公嚴禁之豪猾主匿遁逃椎剽不法莫敢呵斥公痛究切卽散俗善淫妒很常相殺公訓以禮義而申陳律令犯無赦權要請託屏拒淫俗一變公爲推官專力政治如此及攝化州愈以此爲務州多盜捕獲則蟻害良家無事什伍連逮民苦之公獲盜但蔽其首惡者餘釋不窮竟盜亦衰止州苦僨造煩費公

創制財用省物克集歲饑賑粥公設龍城內外時潛出州舍訪粥厚薄與司粥者使漁狀尋走視口害姦弊悉絕民活者億萬其直公所捐俸富室輸助海廳發壞州孔子廟公脩葺時往省之廟成進諸生課以文指示與眇世以攝官爲權久者朞月減否無大損益例坐守簿籍以塞責而公之攝一如其真凡可以致力者無不至也公解化州行化人擁衛不得前公多惠愛府缺官輒求公攝故兩攝化州又攝茂名縣攝茂名亦有聲爲提學某所陷謫廣西按察司知事初提學某從公索金公耻

文陵文鈔卷九

三

諂賂且貧無由得未之應也噤之是時公已屢爲都御史御史薦列風憲選提學某具揭言公見任官擅立碑遂謫高州人盡謹詣撫按乞留不許乃開城門不使公去易衣裁脫人遮道號泣比過隣境尚有千人追隨者乃構洗心亭於觀山寺勒碑紀公之績公之攝化州去也州人勒碑後攝茂名去縣人亦勒碑故提學槌爲公罪公去高州而民之構亭勒碑者莫之禦也在廣西頃之卒卒後之四十五年揚州人有適蜀者遇粵人於逆旅問知其爲揚州也曰子在揚州高州推官王公揚州人

今其後有昌大者乎因言粵人至今思公廉吏當有後也公一兄兩弟友誼甚篤方其之任高州嘗產及屋室盡讓與兄弟爲官廉在高州數年歛祿入買田又讓與兄弟謫官歸無舍以居卒於廣西士大夫賻然後歸櫬云

艾陵居士曰余與公之孫築夫兄弟交知公能詩見稱於湯若士先生購而讀之果然其謫官廣西也以詩謝高州父老曰寄語高州諸父老從今慎勿頌甘棠余誦而悲其志所謂傷禽惡弦驚者也夫召伯之德詩人思之著之於經至以此取罪且

以此爲戒其衰世之意邪

直而法

艾陵文集卷九

三

王孺人傳

王孺人長者新城西樵公之女孺人兩女弟而於女爲長故名長嫁鄒平成弘發康熙初西樵公以典試下吏被繫被甲者晝夜守視衆議洵洵孺人未嫁隨母在京師是時重罪訊鞫論報行刑卽籍其家口母出二繩一以自備一以授孺人曰事急汝從吾死耳孺人曰父坐通國皆知其寃理終獲直雖然今日固有不可測者吾家世清白也受之無畏色會事解西樵公遂脫免孺人婉婉有儀而能容年六七歲每嬉戲見西樵公則整齊莊立

艾陵文集卷九

三

女弟狎侮輒退讓後隨至京師年已十三婉孌幽靜識者信其閑於婦德也其明年西樵公乃下吏又明年乃嫁承順舅姑盡其歡心嫁一年餘竟卒卒之時西樵公方以困窘留滯揚州思親不得臥床而泣年纔十八

艾陵居士曰骨肉之變亦慘矣而其慘慘不能忘者尤其患難之人也韓退之以言佛貶潯州女罕病在席緣驚痛走道撼頸而死宜乎其傷之也西樵下吏母手二繩致屬觀其辭意可謂臨大節不亂而其卒也又一訣爲艱然事不奇窮不能以傳

於世云

悲

艾陵文鈔卷之九

艾陵文鈔卷九

三

艾陵文鈔卷之十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貢廣載庸菴

書

上宰相史公書

六月二十日揚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
獻書相公閣下自古唯非常之人然後能創非常
之事亦唯非常之人然後能聽非常之言往夫委
瑣小丈夫拘例牽俗所聞所見不出於案牘之務
獄訟之情蓋案牘之務獄訟之情非誠台往法協

艾陵文鈔卷之十

一

時宜有以大過人者庸奴所口傳耳受苟且便安
者也委瑣小丈夫幼而講之長而踴躍奉以遵之
號於世曰賢或有卓識宏才之士與之述傳紀而
說昔者豪傑之功績無不縮頸而笑詆其狂迂者
矣培井之鼃跳梁乎井幹退休乎缺甃而不知東
海之濶濶也此不足怪其所據然也君子之有志
者則異乎是必伊葛然後處必保俦然後就窮居
誦讀畎畝盡覽漢唐宋君臣之事某朝如何而治
某朝如何而亂某朝之治某如何以壞之則亂某
朝之亂某如何以救之則治而斷之於其心每觀

艾陵文鈔卷之十

二

驚吏之所尚陰鄙之而有不屑達則展平生之學
而施之一切士有以此進言者歡然從之曰此卽
某朝某事而於茲爲當者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不
期而俱投然則創非常之事與聽非常之言者皆
非非常之人不能也閣下之巡撫旬服也風采嚴
厲彈劾不避權勢邑令之卑無論藐爾郡守以甲
科知巨郡交遊親戚蟠結於要塗閣下遣胥徒持
白牌指揮解印綬而去未嘗緩須臾閣下之威可
謂著矣尋擢南京兵部尚書革除積弊澄汰冗員
販豎市兒不獲汚爵級濫廩祿衆不免於憾閣下
執之益堅衆終以爲是閣下之膽可謂奇矣逆賊
犯京先帝遇害社稷之不絕者如縷閣下手攜皇
帝璽授上戴爲皇帝使區夏有所繫屬而江西湖
廣福建諸地幸賴無虞以爲經營關陝之資閣下
之忠可謂篤矣高鎮之兵茹至於江都也江都無
貴賤智愚惴惴震恐至輒殺傷之兵見吾之不善
過之也亦殺傷吾民民遂疾兵如讎助攻擊者爲
淳良勸和好者爲姦賊薦紳拱手坐視而無術閭
下以宰相督師乃貶損其公卿之尊與兵民反復
譬喻姁姁如父兄莫頑於細民莫悍於驕兵兵旣

革面民亦漸解宿怨閭下之勢又可驗於此也閭下德器近代罕有其比故閭下猷畧超越於等夷如此也則謀王斷國之具昔人之已效而世人之所哂者不陳之閭下而誰陳冀其和顏色柔聲氣而納之乎四海土崩不可以太平之條貫理也乃循太平迭承之陋習尺寸而不移而庶幾於大有爲之業知其不能矣請以百姓之家而推之百姓之家貲產千金薪米布帛量入爲出男耕女織旦夕不倦此保家之道也乃飽煖既久漸流佚樂驕奢邪放貲產半亾而欲舉其家而還之於故苦身

戮力痛爲改圖不可但懲曩者佚樂之失也今世官職內之六部六科都察院外之省府州縣諸司考其措置面律以祖宗之制或名存實亾或名實兩廢咸非其初矣更歷已久謬謬相沿日甚一日耆儒舊老不以爲駭壞政滋蠹不可勝悉今欲使內外之官各修葺祖宗之制又矯制得專於制之外非振而起之不可而振起之者權在閭下也士俊十歲肆八股之藝二十而涉獵於經史年三十有四身在草莽不爲世用而芻蕘之語本乎至誠不敢以祕謹呈甲申私議一篇其正位號新主今

已登極而樹藩衛飭紀綱二者不無可採伏乞留意士俊再拜獻

救時之文可當痛哭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雷士俊再拜獻書執事士俊前日出新城門外見死尸徧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氣息奄奄待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然矣聞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竊念身未遇時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歎而已若今之爲民父母者不知孜孜圖之而無能辦歟抑諉乎天菑而處之晏然但爲民父母而覩其赤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士俊聞陝西河南諸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江都米雖貴纔斗二錢有奇江都米直僅陝西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江都米五十而民之餓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未作依之而生兼之土號沃壤間苦噉饑亦無大侵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倍艱并累日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歛手而斃無足怪者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祖宗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內須足一年之費

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諄諄勸諭賑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行之踰月而賑粥又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止嗟乎江都之民恃粥以延須臾之命止賑則民之死也必也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於亂撫按未之深察今所慮於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若使地著之民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數而給以米自今至麥熟若干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釁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儉相聚爲亂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糶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踊民免於饑以無虛祖宗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議此嫌於迂濶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條畫以進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月日某白某足下丙子之歲某初與足下相識後又蒙不鄙微賤辱收婚姻之列今蓋六七年矣無隻字片言干於左右者固素性迂拙不喜關說人事亦氣志懸直恥於求人今諄諄陳訴不已迹雖似爲己之私而實天下之公且其事時久情見衆議麤定在足下一開口一舉筆之勞而無不遂所謂順風之呼也某親家韓太始者故鄒平知縣也諱文焯韓氏在敝邑爲名族世有顯人而太始乃尚書之姪諭德之弟今成都守之兄也某原爲韓

文焯文焯卷一

氏婿而太始又以其子環薇爲某壻太始之治鄒平也秋毫無所利於民其在學校家貲數千衣食美好可以度日及出作吏盡攜其貲自給今家貲蕩然矣間里喧囂謂人咸以官致富韓某以官窮兒童婦女相傳爲笑也然其人性過慈仁不忍加刑於民雖胥吏之壞法爲姦者亦不肯以刑痛懲之以此胥吏倚法行私無所畏忌而又疎傲寡合遂爲撫臺所劾汚以賊罪旨下覆鞠幸理刑丘公爲直其冤凡賊銀數千兩斷歸衙役但以重違撫臺之意仍存二百餘兩歸本官太始終銜冤卒於

文焯文焯卷一

人

濟南家貧賊銀分毫無所辦樞遂留濟南會聖恩大赦凡有賊而死於官者皆得錫除環薇與其弟環辰居山東援此恩例呈之按臺請以樞歸葬按臺下其事於府驗問將爲之奏於朝矣環薇兄弟以闕資用暫歸吾省太始之樞尚留濟南也今歲夏環薇來廣陵乞貸鄉黨之支鹽廣陵者以爲道塗費恐彼處見任之官從中禁格知某與足下爲至戚而按察山東爲風憲之職力可得之府縣有司而爭之撫按也每語之流涕欲某求救於足下者竊思今之縣令貪聲盈耳蓄積巨萬而往往在朝爲尊官太始貧苦如此獨以小不忍之故被冤兩死死又暴骸骨於千里之外環薇兄弟爲之哀痛奔走不休誠可憫也伏惟臺廉吏之艱憐孝子之心有可以施力者無所愛惜灑去其賊罪使太始之樞朝夕歸葬吾省天地覆載之惠也况聖朝已有赦條按臺援例以請當無不獲斯事不獨爲某之私雖以天下之公論亦宜如此覲縷實聽惶恐無已不宜

爲韓歸葬并爲韓洗冤

與鄭廷直書

士俊白曩兄自無錫歸弟時方病目閉戶靜坐未獲朝夕晤談後目之腫痛漸減瞳子猶患翳障閉居休養不欲冒風屢出而兄已放櫂之無錫矣昇湖如此猶可謂朋友之厚善乎兄寄寓山水勝地畢交江南英豪智識充廣日有增益如弟窮年甕牖孤陋孰甚然弟之素志亦有不欲改者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既久平生舊所記誦悉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入眼遂錄錄空疎無異天下之庸人弟近者謝卻賓客自恐蹈此更欲以爲吾社兄弟之戒吾輩相與十餘年矣雄姿偉畧信非偶然每一宴聚疾呼橫說其於歷代事勢得失治亂羣賢著述奇正工拙有倫有要皆可聽採他若親戚鄉黨竟日聒聒不外佚遊盤樂甚至里巷鄙俚之辭不離於口其中有能讀房稿千篇欲僥倖於春秋二楊者則矜侈不置卑視一切弟頗厭之或吐其所懷以示彼亦不願聞如捕捉魚鳥告之毛嬙麗姬之美不惟不覿且恐去之不速也舉以相比吾社兄弟魁梧卓絕真不可及

文獻之鈔卷一

九

別後序狀碑誌諸文必有所作吾輩作文當卽於其古人之可師者揣摩觀玩務求致精盡變以至夫古人之域而止不可枉道以要近譽今之知名者調停於古人肥瘠之間爲一種似秦漢非秦漢似魏晉非魏晉之文其人自謂集大成遠過古人而叢雜濃濁實不成章雖時流共推數年之後與腐草同滅弟所謂古文務求至夫古人之域者神氣態度當一一似古人不必陽尊秦漢陰又少之而欲取魏晉之浮華以補其未足如此時流雖未必盛稱或羣相誹謗終屬一家之言庶幾有傳

文獻之鈔卷一

一

之者弟意已定兄以爲如何與歐陽父母論救荒書作之而未上弟心有所感筆之爲文自寫胸臆而已不須長跪上之求知於左右也其草呈覽抹之致之惟兄之望士俊白

箴交論文俱切時弊

與張天民書

士俊白弟胸中每欲言於兄每相見數語而別以故弟始終有所不達雖然猶欲一盡言之也弟謝薄庸材輒不揣量獨發狂談大抵謂君今之世席珍待聘豈可復得惟以文進勿由賄賂請託庶幾近道可以有立遂持此甚嚴府試擯棄乃已自取亦不足怪初以家君年將七十平生教子殷勤今年正試不與明年遺才之試弟復守前說必無能望於收錄壬午鄉場弟不獲同諸生角技上負家君責望之心下乖弟爲子者及時尊養之念未免憤悲已而思聖賢之事親以道不敢辱親今穿窬之盜竊人之金苟有父母頗能備極美好以供實是不孝今之仕進率從捷徑方其得志亦甚意氣揚揚俛首內反則所以致此者常恐人窺以弟觀之何異穿窬其親有知當不勝厭惡豈肯引以云榮也緣此終日拮据惟恐一無所成作世之棄人求立身行道揚名不徒以當貴榮親爲務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又曰出則事公卿雖郡守縣令不必絕跡不至於其庭吾輩之病病在疎畧然今之在位者匪人甚多豈可不擇今有穢行敗德之

人泣官茲土士民交口訕詈而素號通經學者乃往來奔走稱頌吾輩聞之赤而汗背而彼方矜張其盛恬不覺恥曩者兄與弟言之常怒髮衝冠也弟因讀史假論寓諷謹錄呈正同聲相應其必有以教我助我不及士俊白

艾陵守身之學

與王築夫書

士俊白曩者進弔知吾兄慟哭至於失血而猶水
漿不入口此雖人子之情揆之於聖賢中正之矩
有不當然者禮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言君子
居喪不可過毀以危其身使親無後也又曰喪禮
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言孝子之哀發於天性
不可止遏聖人制禮節其哀而順以變之也又曰
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言居
喪之禮有疾則姑變飭粥以療其疾也歷觀禮記
之語喪雖主哀而未嘗無節思親雖切而身未嘗

文陵文鈔卷一

三

不重過哀而傷生與不哀而淫樂者等此聖人中
正之矩天下萬世之所法也今吾兄慟哭致失血
盡已甚而可慮也良藥精飯寢處依時使無大患
處乎居喪有疾之禮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觀吾兄之文章問學殆志不在細
尊公先生積德隱善當待吾兄而彰可無念乎乞
抑踰分之悲折中於禮絕哀毀之小不忍保全其
身以成顯揚之大孝乃謂合理訓詁腐言似亦可
採惟望留意

與王築夫第四書

士俊白夏初聞訃驚悼靡已天崩地坼爲人子者
之皆有而吾兄窮老遇此內爲財所困外爲世所
輕憂苦過於尋常遭喪者萬萬矣郡城去寶應數
百里往來之人弟未嘗相接何所聞而云然乎緣
弟之經驗者而知必然也力莫助之只垂頭竊歎
而已雖然窮老遭喪而處窮處老亦自有道歛首
足形還葬無梓此處窮之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愛其死以待此處老之道也腐儒常談果可
備苦塊之助否耶鷄酒薄奠敬列禮狀惟乞鑒察

文陵文鈔卷一

四

士俊白

簡而法

與李艾山書

士俊白弟少習文章未達詩指避亂貴邑得交足下。牖明矧愚多所開導。今雖未能窺李杜之閭奧。而畧辨其聲調。工拙氣體高卑。源流求源。皆足下之賜。而足下近時又進於此。厭薄修辭。勵志學道。別後發憤。料益精淡。如有新得。勿惜示及。弟遷居樊漢。遠賢友朝夕索處。寂寥頗甚。逮春暄暖。足下泛舟來此。辰發午至。村酒野蔬。願爲十日之飲。弟窮年靜坐一室。自比廢人。足下過愛。謬有所取。樂與之友。從貴邑徙此。會集飲餞。寵以佳詩。鄙私

文慶文鈔卷一

五

未將奉詩扇。還答子產季札。春秋名流。縞帶紵衣。後世侈談。兩人此意。不知視古人何如。欲語者。鼎鼎不能盡也。朱天乳顧叔向葛緝公。令兄籍史。思慕之極。未暇作書。乞爲弟一言。士俊白。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足下去歲十二月望後。小兒從城携足下臨行所留札。至纔知月初仙舟已挂帆而西矣。志失氣塞。患悶久之。士之務結納以要名者。一鄉一國。皆不乏人。彼名於世。某能詩。某能文。某能詩兼能文。而考師友淵源。立言卓爾。如古人一鄉無之一國無之也。將或有一二能詩文者。與之遇會。則拱手宴則舉杯。彼亦可。彼否亦否而已。皆輒置之去。則猶塗人之於塗人。既多且汎。畧不省記。而能者與能者遇。始不必識面。又不必有人爲之紹介。見則坐語。移日淡相傾動。感而泣下。樂而忘疲。一日不見。則思去。則念茲在茲。不釋於懷。雖出處道異。貴賤分殊。而合若符節。彼有其相傾動者。不因纖介耿耿也。緣此往冬倉卒。定交足下。既樂得僕與築。夫僕與築。夫亦以得足下爲幸也。觀海集序。僕自索作之。然不敢措筆。晝食夜寢。輒轉於心者。兩月。今春始書之。成篇文。未必佳。亦不可不謂經營之苦矣。僕往冬曾補作一送序。此體韓曾多規少。頌乃古人忠告之義。創於顏仲。二子序中。聒聒非欲足下忽於事勢輕爭之。而輕爲之胸

文慶文鈔卷十

二

願須蓄此意乘機伺便可爭然後爭可爲然後爲苟其說行有功於世不小二橐具呈足下何日至廣陵僕雖窮困湖濱構有草堂又空懸一榻如煮蔬炊糲雄談數朝夕亦甚快事辱在知已不禁交淺而言淡也士俊白

叙定交有體

文度又仙來一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先生閣下河干一別於今三年人生百歲弟已將六十先生宣城大賢而相知之晚相遇之疎耄以爲期能幾何晤語然自豫章至者稱先生杜門謝客一切請託之路塞遙思風采可敬可愛今之著述之士一旦莅官輒重聲氣其門擁攘雜遝是亦大蠹先生持守嚴厲終謂正理又非云矯枉之說也弟沒齒龔臚目覩今天下之顯達最少竊觀薦紳大夫如先生與西樵阮亭兩先生者竟無其人阮亭司理揚州六載弟未一識而及擢禮部乃見於安定書院出其詩數千篇涓涓汨汨未有津涯考之於古長短低昂無不合度但望洋驚歎而已去年夏西樵來游揚州所居相違咫尺至今朝夕會聚詩之多且工與阮亭等而先生之觀海集雄傑若彼然三先生終日兀坐讀書類秀才手不釋卷天下之廣薦紳大夫之衆而弟交遊之狹竊謂三先生今日罕有比者然乎不然乎先生近作料益富先生詩之體格高渾在今猶不難得每念七忠祠提學題名禹廟諸記典雅莊重雖韓柳不能遠過近者進步又如何恨未奉誦耳

弟去年教友孫介夫介夫字內文人弟聞之已久
殘冬方到此其文不離古不泥古蓋史漢八大家
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汪舟次弟之所畏其悔齋
集蚤已行世坊間爲之紙貴欲至豫章一登匡廬
一謁愚山先生以爲溪幸昔人有往秦中者秦中
人必問其登華嶽謁太青未也否則笑之匡廬之
勝不減華嶽先生之文愈於太青今官豫章與匡
廬誠推雙絕而舟次之慨然而賦必有當於先生
者言不能盡顧瞻拳拳士俊白

不苟于品目

支度天鈔卷一

九

再答張天民書

士俊白朕別既久音信亦絕言者風波況於筆墨
簡札反復狂語間出好事之口傳爲禍階弟以故
於相知之友無一字連殷勤而相知有以累牘見
寄者弟併未之答也連年諸友亦無一字之及未
必喻弟此意也從而罪我者有矣同志同道如吾
兄獨不知察不察也弟不樂入城然樊汙俗惡寂
無良朋出門所見皆販夫市兒離羣索居德業遂
荒四十見惡甚可歎息而家君子以前歲大水徙
歸郡城往來二百里定省頗艱聞之路塗橋墅號
爲樂土避地者多在此而與貴莊相連咫尺交
遊中議論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敵得日夜常見
聞教誡以切劘誠爲大幸又於郡城近扁舟問安
朝去夕還其地有屋可居煩兄圖之僦屋之金一
歲可二十兩望後弟卽至貴莊同兄相視以爲遷
計盛使促書弟言止此士俊白

支度天鈔卷一

三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祭朋友妻俗例用文亡妻之喪吾社諸兄
醵金爲奠足下獨考古文集中無祭朋友妻之文
欲罷其文不惟古人自視兼以古人視弟誠愛人
以德者矣弟見古文之傳者婦人獨畧卽墓誌銘
纔一二數耳足下博學或持之有故也厚貺弟姑
領之弟意禮旣不當用文奠亦不可議定然後拜
還也足下如有所見復以誨我士俊白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辱手札偶陳大畧以答然其中有不盡者
吾輩行事必求其是而後已記曰知生者予知死
者傷婦人之喪姑姊妹諸人而外皆予生也非傷
死也而具刺道名又書其所將之物爲狀再拜致
物讀狀於靈座然後進慰斯自古至今之達禮也
無殊於婦人若以其平昔避嫌之意推之則非姑
姊妹諸人但當進慰生者不必設香燭投狀再拜
而將於死者之前庶乎其可然自古至今已皆然
矣則奠而用文於義似無大害古人之文不傳者
多矣而作婦人文尤爲窘筆作之苦不能工其工
者類屬於骨肉非施之汎汎交遊之母及妻文不
工則不傳傳者千百之二三諸體應不備也古人
有爲婦人序其集者又有爲婦人撰墓誌銘者悉
本其夫之所稱或云由於所傳聞識者趨之作婦
人文固簡嚴有法也然寂寥無可觀矣傳者如此
况不傳者邪足下以爲如何若弟言甚謬則此之
非禮蓋在奠也不在文也諸兄之所賜弟將拜而
返之矣庶彼我兩得其是也先母見背弟欲廢佛
事而家人紛囁不能專決亡妻喪弟旣可專決不

作佛事矣而其分雖卑在家君則爲長婦在弟則
所謂結髮妻也親戚朋友宗族臨棺一奠似亦不
可闕而弟之妻家在廣陵者寡少同姓非叔父則
叔祖耳與弟等夷者纔可指而數矣而又屈於義
之不可弟惟有抱幼子朝夕矣泣而遂已也無乃
太簡乎中心戚戚不宜繁言然事關大禮有不敢
不詳者伏惟鑒察士俊白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涇陽雷士俊伯頤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賁賡敷庸菴

書尺牘

再答周盛際書

士俊白辱書稱暮籍籍赧然生愧愿豈非足下愛弟之過而然邪忖分量情不敢冒承書中極言詩文之可薄而自謂有志於道足下撰著雄偉冠世今鄙棄以爲不足爲非實見道之足好不能如此弟近年亦喜看性理每看有所感發因以爲聖賢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之學其要在求放心而求放心莫善於主敬乃閒居心欲寂然不動而臨事心欲一於事事外無他念持守不踰時旋即頽廢及此心既覺持守如前而頽廢又卽隨之數操數舍疎忽遺忘遂如平日矣一月中此意不幾舉一舉不過如此志之不立誠可笑也孔門文學首推游夏詩文文學之屬由此而觀使孔子在今未嘗輕詩文也然玩物喪志耽廷詩文先儒等之玩物蓋務詩文者其氣必浮其行必縱其意必傲雖不盡然而世俗之務詩文者十如此六七氣浮行縱加以意之傲入於惡不

難此所謂喪志也又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

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者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脫離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而又無世俗務詩文者氣浮行縱意傲之病氣不浮必沉行不縱必謹意不做必謙此卽可以入道弟之所知之而不能爲也吾輩窮愁已極足下如何又有喪子之戚天命如此實不可解張彪菴詩序承命已久至今未作弟之罪也急當構成以寄自樊以徙家至管莊方搬運什物草草不盡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二

士俊白

講道理處頗切直

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辱書示諭待我者重僕酷好經史長不習事庸賈豎儒貌順心誹而赫赫名人如足下者乃見推許稱長匿短以相聚為幸以不相見為恨因塗有此冊以自堅僕寄跡貴邑者三年一旦徙家樊漢百端新創經營旬月既甕釜甕纔定雖父子昆弟俯仰歡暢而出無良朋又未免有索居離羣之歎矣僕謀僦田百畝力耕以足食因於其地構草堂三間為朝夕誦讀之所如此志獲遂明年春深足下與艾山扁舟到此一鵲一黍相與是非古

文徵明文鈔卷十一

三

今詩文亦足稱快佇立以俟惟無鄙棄聖賢問學守義安命貧賤而啗蔬飯糲暑無愠色若將終身故富貴而封侯食邑不動其心也若事不必可為而舍生僥倖其本皆起於貪功好利可富貴而不可貧賤而不可貪賤者亦必不可富貴也昔賢去國贈與處皆有教誡之語愚者一得竊附於此荒鎮無他異產蠹扇濁酒以將愚誠易宅事具別簡言不盡意神馳左右士俊白

後段得友朋教誡之誼

再答李平子書

士俊白陸蕙畝至知有如君之變窮愁寂寞內失良匹恃此借老天又奪之僕聞而為鬱鬱不樂者累日僕斬焉衰經之餘繼室去冬暴沒因思士之在淮南讀書自好者平子築夫盛際艾山伯頤五人而已皇天貧乏之顛踣之困苦之而盛際喪妻吾兄喪妻喪妾僕三歲之中喪父喪母喪弟喪妹今又喪妻創鉅痛甚愴神刺骨視築夫艾山為軼軻而僕遭家多難尤人情之所不堪天高難問如此知命不憂聖賢之道於斯為至平子平子勉旃

文徵明文鈔卷十一

四

自奮佳詩格韻日進別後僕亦作詩三十餘首項縈哭內筆墨久停欲作悼亡詩亦未能也拙刻具請削正和別經年艾山返棹不覺言之盈紙士俊白

答陳伯幾書

士俊白辱手札論文哀哀數百言讀之大快今世工詩頗多而文之一道能者固少雖可與談者亦難其人得吾伯幾僕不孤矣然謂僕論文當從周秦以上入則僕說之未詳足下聽之未審也僕意欲作者考於文之本末源委自兩漢以至唐虞其本源而末委則唐宋大家也唐宋大家諸文佳者驗之兩漢以至唐虞皆無不合如韓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則典謨訓誥柳桐葉封弟辨晉文公問守原議則左傳國語歐陽之於司馬遷老蘇之於荀孟大蘇之於戰國策曾之於劉向誠所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故莊雅深厚不但無淺易衰弱之病亦未嘗句險字棘刺喉刮目其他降及宋調卽不足觀而在唐則此病猶鮮也然則上自唐虞下至唐宋殊塗而同歸不可判絕爲二周秦之後尚有兩漢古來所推不可獨遺之也梁魯望詩在嘉隆間亦一作手僕生長廣陵竟不知前輩有魯望非足下表章之幾謂秦無人矣牧齋作朋集序風度旣好又吞吐中節鏗鏘有餘音九日後須到城餘不盡答士俊白

論唐宋大家文上合唐虞人所未發

答孫介夫書

士俊白弟自去臘以來得與足下朝夕相見見則談談則議論合者十之八九交遊中未有如是之快者也別後鬱鬱不樂胸懷常似少一人弟與西樵言之讀手書知彼此一狀西樵方聞其喪女欲歸不得秋末冬初纔能還里固知窮途之哭爲官者亦然不獨我輩也足下居勝地幸遇龔介眉董文友弟既無緣見之卽欲以拙作請教乃鈔寫惟艱昔託李硯齋寄數十首竟屬留滯可笑可笑足下何日至金陵乎倘見樛圓稍有機會爲弟言若

文慶文鈔卷十一

七

前所語者焦山諸詩高者之極直造唐人之室矣今郎到京口幾時盛使促書不能視續士俊白

答王西樵書

士俊白先生居揚州幾二年寓園違吾廬咫尺每過縱談先生輒留飲遊則呼與偕一時高賢輻湊如介夫散木無數日不相見者真平昔快事雖弟在窮愁之中亦忘其困也先生到家二人爨鑪稱觥祝壽昆季今世名人說詩論文有友生之樂雖哭妹哭女豈能減此弟近者尤困甚腐儒專守儒術不能爲商賈可資以取衣食者惟教授舉業一塗耳今師道卑極其家類皆富貴之人爲之師者諂諛求媚賢者不免強將笑語供主人履之而後知也弟拙直不諧於俗故此不及弟卽及亦不久望望去之矣阮籍之悲曷足怪乎介夫春初渡江北來尋別而南其意深念先生也散木病狀絕無消息間遇通州人問之彼亦套辭枝梧大抵此病恐難瘳瘳序弟所厭作而先生命之自不敢卻暇當一構思承諭諄切聊具述云爾嫌於瑣瑣也會面無期臨紙悵然士俊白

文慶文鈔卷十一

八

答李映碧書

士俊白曩以兵亂投止貴縣始主有聲後主平菴
卽聞先生閉戶讀史畱意著述未獲瞻仰顏色尋
因事去爰歷五六遷復歸郡城迄今十七八年四
方豪傑言先生史學今世所少心切鄉往而欲見
無緣今年夏公子九畹手澹寧齋史論示及披而
讀之奇識卓議發前人所未發不但涉獵已也今
又辱手札兼惠集摘二十年之思慕快慰過半矣
而士俊更願進於此舊之薦紳大夫多不自愛惜
其賢者畏首畏尾持兩端觀望而杜門絕客如先
生罕觀其人碩果不食尤宜慎重區區文字以虛
名而取實禍可戒可戒葉子吉曾一會而質僕若
書生其所作頗得古人之正路而由之矣來使督
促草草裁復士俊白

答孫大宗書

士俊白辱論過稱弟文愧不敢當然王介甫有語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
下之民一也弟服膺其語每披古人之籍輒以是
爲念一遇作文持簡操筆從而寫之今乃蒙見稱
益知弟自信之不謬弟近日來頗聞屯畱諸善理
秋友言畧去威嚴而與民妯娌如父子豹老言墾
稻田開煤井爲民計久遠如經紀家務今之縣官
病在太尊而不任事斯古循吏之風而於今觀之
弟之文但書之策而已如吾兄且被之屯畱之民
矣承惠拜受循吏之賜何必在多違別累年北望
不勝眷戀士俊白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弟嚮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道弟甚疎嬾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張天民

弟以十分理直之事重違仁兄處分降心曲從仍有此舉弟終鑒仁兄之惓惓愛我也然華元告病不蒙憐察惟鋌而走險耳昨晚安豐歸來數日卽有金陵之行意欲屈駕偕往此事公道在仁兄口雖誼重渭陽而二十年文章道德之友想亦不能不留意也

與鄭小白

今春始得尊公凶問吾社諸友以學業文章相勸勉者十五六年持簡操筆頗各有長而雄辭博辨可進之於古而能有成立如尊公者僕意中不過二三數尊公與僕同年遂一病而卒天乎誠難知也因不自量小傳紀事作不必工譬之老農談歲述其所見聞而已凶問至時卽欲致奠而避地海隅不與都人士相通遲之至今清酒一壺俚語作觴以生推死亦班荆而與食言之意也望南神馳甚哀且愧

結語甚悲

與許力臣

甲申秋郡城解嚴吾社諸兄弟散竄人各一方聲音笑貌隔不相接其中遂有一別而死如吾廷直者誠可悼也俚辭薄奠聊以告哀乞吾兄爲弟進一觴以斯文徐徐讀於前廷直當必不吐之也

與李平子

天時初暑足下風曠敞之地而讀奇書對良友信甚樂也第卹居無惡事日前稻苗滿望若獲有秋今歲衣食可麤備吾願足矣第茅屋已成名曰莘樂草堂欲大字以題於楹非足下不可君子樂成人之美知不惜一揮毫也春杪艾山過我爲累日之談快何如之獨少平子一人耳艾山到家料言及此

與王築夫

弟於四月杪徙家邵伯之東以孤立無友此地去天民不過二里得朝夕相見以話言頗爲愉快然至此地而天民有小訟弟亦遭亡弟之喪各以事忙不得相見如故豈良朋會集亦自有命不可彊邪近者卹居寂寥思父子昆季一室聚處復欲徙入城若果能徙雖屬天倫之樂亦大違本志矣仁兄何由數來乎違別既久賦詩見志留滯篋笥自冬及秋天民詣淮書以奉呈義淺辭鄙亦嚶鳴求友之聲也老伯母無恙仁兄才德日進臨紙悵然

與孫豹人

不腆餅餽弟婦具以饋問盟嫂此吾輩同社兄弟往來之常禮耳非世俗所行於婦家者仁兄亦以格外納之居安豐半月餘日與鹽賈爲伍樂乎不也然坐臥一小樓朝夕讀書作詩旅況亦自不惡艾山稿乞檢付暇卽圖晤

與張天民

數年疎濶晤言信宿意猶未足而廚珍疊疊重煩中饋矣懷不能已作詩紀事僦屋蒙仁兄曲成弟遭多難又拙於謀生省一分即受一分之益仁兄能爲弟減於三十金乎諸邨偷盜四起貴莊左右如何弟恐不能安居徒煩費耳此事須面議乃定仁兄母他適弟於三五日內復至貴莊決此也詩箋盟兄誤寫社兄然盟社二字明末惡習俗儒重之吾輩所爭不在此相見甚適餘不殫陳

與張天民

前日盛饌佳言飲我心腹承臣歸弟沽一尊屈仁兄過茅齋雄談一日也弟胷中擾擾唯居處靡定昨因欲遷入城乃以周易筮之遇頤之復又筮此地則否變屯耳仁兄作何解大抵鬼謀亦不甚遠人意也

短扎乃摹左傳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杜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蜩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吾兄觀之其或繹於斯義也

莊理

與李艾山

嚮者吾兄過我其明晨即詣館舍省視蚤已放舟去矣爲之慨然讀平子詩知吾兄有草堂之役弟於田畔亦構茅屋二間惟淡於勢利者能爲此閒事也佳篇僭筆其說詳於評語中天暑會座有客言之不悉

與孫豹人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潤別經句。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留坐說禮。資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具禮經意。

與孫豹人

臨況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徧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邵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視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畧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瘡癰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人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詩源暫歸高齋。其中尚多欲覽者。裝載成書。可分數本。與弟也。紙狹言不能盡。

與周盛際

去冬一見。遽別度。今春之大橋路。必經郡城。歧望久之。不至後聞。已從江路達彼處矣。弟生斯世。最爲孤子。求同志同學同道如兄者。絕少而相見之艱如此。能不悵悵。二人幸已安厝。當先事啓聞。得兄一辱臨。如會子之爭。負夏光榮不小。然往來二百里。車驢皆非。兄慣習。恐未免風塵僕僕也。緣是而止。兄或鑒察此情也。誌文呈覽。多者更乞廣布之。聲氣中友足見。錫類不匱之意。拙詩鄙俚可笑。旣已鏤版矣。能自匿乎。惟痛教正。翔九兄弟煩代致候。短札不盡。

與孫豹人

築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簋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與孫豹人

文獻文鈔卷十一

十九

敗查過盛過盛成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兩親家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聘省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是在是與其畏見笑於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高論軼乎流俗胸臆見地之不同也。噫求此言於今日難矣。勿謂家常語忽之也。士一節用而品不難立原本之論不可不審。庸菴

與平子艾山

相別日久目不覩博覽如平子工詩如艾山者視往年朝夕談古說今猶唐宋以後思義農時之事遠不可追不知兩兄亦念弟否也。別後學問必益精進弟近從郡城齋中攜來舊所藏性理大方日輒觀數條自愧自勵雖不能如其言然頗以身試之試之或可漸爲之耳。兩兄當亦有以教我。

與貞漢生

文獻文鈔卷十一

二十

弟僻處小邑朋友故舊終年不相接談至厚至戚如兄欲到郡城一見言別後所欲言而勢不可去雖吾甥蚤歿兄哭泣至於髮貌俱變而弟亦唯異地慟悼尺牘以慰而已。百里之間何啻千萬里之遠乎。吾甥兄之賢子也。幼而警慧善讀書日可望其有成而一旦至此甚爲兄惜又爲先姊惜矣。兄如之何其不傷也。昔子夏喪子喪明曾子罪之抑情合禮是在學道者耳。愛無可助聊進斯言兄不可不深念也。

與柳裴卿

曩者兄遠至浩生館而過門不入何見疎之甚也
彭菴詩序盛際前書未之及得兄札始知有是命
耳俟緩圖之并錄匏客詩以復郡城之舟日至而
傳聞漸減不能不憂料兄亦懷此情也

與張六息

十餘年濶絕蕪城握手徧易寒暑殊出意外而千
里遠別未得平山一送每念及之戚戚不樂仁兄
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玄圃
輩把酒詠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
耳嘗思好讀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
蕩盡而好者不止胷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
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
惟此之屬

與石殿周

弟歸來酌酤矣仁兄何日至弟草堂也昨從孔芳
老索竹業已見許雨後正可掘移放船裝取草堂
種竹五六竿每恨其少再得長大者數本則蒼翠
滿軒楹矣孔芳老園內竹頗多捐其棄餘成弟斯
美亦一快事也頗卽致意

與孫無言

拙稿已定呈政方武城傳亦書送贊五矣鹽政國
家大事方公之言於鹽政甚爲切中故述之最詳
而浮課套搭常股存積等字叙事語應如此質實
質則明實則信也至於小論絕不與本人但因上
疏言鹽政而旁及之耳史傳有此體文雖不工却
非妄作者兄與贊五一道此施尙白序表二作欲
得一覽館事須廣向人言之然歲已暮矣恐亦無
濟也

與王築夫

舌耕生理與坐店講命占數者等耳以三十年閉戶讀書之人竟求之不得信乎遇之窮也仁兄讀至此哭邪笑邪拙作呈政此等題終不可不作昨艾山亦到弟草堂爲一夕之談集中又當添一艾山見過詩矣拙集已刻者多所點竄作文真如治玉器須刮磨細密然後美觀也

與陳伯璣

村居寂寥念我良友不知尋恙得脫離否也古文一道弟從事於此者三十年至今愈覺其難如食蓼之蟲開口俱是苦味每悔少年失計而爲之然其中自得處則以爲古人亦不能遠過九日前後終當相見一暢言始快拙詩亦欲呈覽殆就政有道之意耳非望先生選入國雅也與尚白書目前求卽爲弟寄去緣停滯已久更不可遲小兒到城短札述懷并致糕鴨二種餘容面悉

與王西樵

索書毋乃重勞乎雖然先生詩日工名將益喧片紙數年藏去爲榮正恐辭此不獲耳每笑東坡有言得罪來深自閉塞醉人推罵漸不爲人識東坡名盛一時兒童婦女皆知顛狂之甚故作此輕薄語也南史留艾陵草堂如必欲一看當圖借之昨庄有客未卽裁答

答李平子

令弟來連承前後兩平札及九日見懷詩讀之慨嘆大抵君子不得志窮苦自是吾輩分定弟家事狼狽日甚重以骨肉之慘孟冬又喪一五歲之兒如此宵懷樂乎不邪仁兄何日得到郡城弟欲與言者多築夫思慕如渴望得一見來則傾囊爲竟夕之飲也艾山不暇作書其所著文在築夫處索得寄之乞爲道及會晤不遠入關事容面議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第家器皿簪珥俱歸之當店然第寧常而不向人說者仁兄宜思其故矣處今之時勢惟有痛加裁減一法竭忠盡歡自古所戒今人并未嘗忠未嘗歡也察言觀色卽知之耳雖然吾輩貧窮日甚一日不可不憂不可不慮

艾陵文鈔卷十一

手

答李艾山

儒者以生理爲重耳衣食蟲饒飲酒讀書不知年數之不足分外之事未必然之想忘去過半矣又何歎老嗟窮乎平子詩集第急欲一觀子田何日纔攜來館事第自當留意第將卜居安豐如於此地爲兄覓得一館第不寂寞矣

答李岷瞻

小兒至承惠手札及詩扇展讀氣勢倍增第於今世甚是錄錄鄉黨笑之莫與友者辱在同里謬有所取念之不已誠可謂知己俚句酬答書之請正施尚老久已到家矣貧士贈人但有文章耳竟無一字之及深爲悵悵然文章務在工而可存不論遲速也尚老或喻弟此意遠行當在明春改歲卽到城縱飲雄談竟日始快餘不悉

艾陵文鈔卷十一

手

艾陵文鈔卷之十一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賁廣載庸菴

墓誌銘

邢太乙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大信字順甫別號太乙姓邢氏涇陽人幼聰警把筆出語驚人十六入縣學十八提學擢第一補學生缺每試輒第一知名關西萬曆天啓間士白首專四書及所占經講習舉業以希祿利而已先生獨準古作者製爲狀記傳箋諸大篇三水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一

文太青以博學爲海內所宗甚奇其才而厄鄉場屢試不中年四十乃歲貢於學除太康教諭攝洧川縣調莊浪教授遷藩府教授棄去益肆力文其文老更健某年某月某日卒將卒爲遊仙詩曰青鳥儻而至殷勤前致辭歸來太乙子桃熟已多時享年九十有一洪永以後科目日重卿相無不出於此塗而士纔弱冠持方尺之紙取之如寄士之魁梧雄傑者沒齒顛頓庠序多矣先生之才世盛推許自臺省迄守令咸願與之交而竟不能舉於鄉先生之在太康也河南提學根遂曹公燕見先

生而問以姓字先是曹公父墓誌銘屬先生所謨稱其有西漢風指不知爲先生也先生具告曹公愕然竟欲致先生科目會河南鄉試敎職例得應試曹公徧諭有司之分試者以先生在場欲其留意敎職庶幾一當凡中數敎職而先生不與老於歲貢以敎授終其子祥中順治丙戌舉人知金鄉縣乃贈金鄉知縣然先生才高失志胸亦鬱鬱不平頗倨侮其在莊浪也土官魯某擁兵十萬勢焰赫奕照灼學舍淡薄類趨拜階下卑諂以乞升斗先生厲色抗禮絕不顧而先生工文亦長於政理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三

治洧川有威愛巨猾潛匿上官遽指以捕先生召隸署其臂立擒獲先生行百姓泣止不肯捨先生政理優裕而限資格其張施祇如此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娶王氏贈孺人繼娶文氏朱氏子男五人清府學生允儒士祥其三也欽慎縣附生清允蚤死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五人惟素惟樸惟恕惟簡惟良孫女四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曾孫三人于壯于宇于陞先生任氣好俠李自成索餉秦中諸搢紳刑戮慘刻呂某窘極跨一竈一僕步隨投先生先生館食踰歲以故

脫於害先生事親孝親沒蔬果薦而後嘗忌日不樂奉兄謹弟有過杖之某年某月某日祥等葬先生某所而以孺人王氏暨文氏朱氏祔余爲之銘銘曰

先生著述揚名秦川考其繁譜肇自河間爰徙及涇亦久歷年由祖逮禰世受一廬先生崛起有道而文援筆嘔吟宏章百篇頻別於鄉數奇屯連兩經教職卒以王官我紀其績涕淚潺湲

稱其工文善政而以始終不遇爲感慨

王德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言綽字德音姓王氏豐頤潤顏容貌甚偉喜議論崇禎初賊起陝西更十餘年蔓延日繁山東山西河南湖廣與京畿諸郡邑至卽破驚皇陵屠藩府無所畏憚當是時推轂專征之臣不能戰也而增兵市馬造器械以戰藉口未有熟思密慮爲國家拔幟尊俎折衝衽席者先生曰滅賊之道有三而戰不與一曰致疑吳楚失劇孟條侯料其無成朱克融歸本軍而唐之河朔無安土蓋才智之輩之去來兵之勝敗所由也今賊之姦詭桀驁

必有才智如劇孟朱克融者吾之術惟疏離之而已疏離云者遣使招徠之佯曰彼叛而降我矣又宣言曰彼賣其主也又通問以札詐飾結好狀使其上下相猜釁開變與乃可圖矣一日散黨賊糾合東西南北之衆苟無以制縛之恐肯竭力効死彼之能驅其衆者乃迫之萬無一赦之罪而置之死也故捐軀以徇絕其他志今使人竄入賊營與其衆交告以朝廷神聖雖云討伐終無盡誅之理而又傳檄曉諭曰渠魁如某法在難赦愚氓脅從情頗可矜或誠革而投降悉許寬宥如此則賊

必散雖不卽散其心已貳窺其貳而擊之潰破之勢也一曰用閭庸儒之夫無能偵伺也明矣而勇黠者不與以厚利又不能以獲其心今擇勇黠之士委千金以養之使探得賊陰事輒以報彼或設一策出一語我庶幾先備每動必中其所忌矣自賊之起十有餘年毒徧海內大臣之授節鉞者冠蓋相屬皆首鼠兩端雖曰殺賊實持虛名以應詔而先生以匹夫爲天下謀如此十三年十四年歲比大旱民饑無食先生曰今坐俟遠處米商價滋騰踊又民饑且斃不能待若守令借官銀糴於豐

熟之地平其價以糴糴畢輒如前米價必減官無豪釐之費而民之食者過半矣是時守令相視無措或煮粥以食餓者無益徒恣擾而已莫有以先生之計告之人牧者而人牧亦莫之察民之餓孺不可勝數也先生揚州江都人曾祖諱鵠未仕祖諱藻贈高州府推官父諱思賢隆慶庚午應天舉人高州府推官以廉惠稱娶楊氏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之女子男三人長巖實應縣學生次天佐次天仁皆揚州府附生女三人長適子瑾次字汪毓祥次字孫居仁孫五人來庭來宗來王

來同來寧先生幼喪父母而篤於兄嫂見兄退讓惟謹嫂沒棺槨紋綵不能猝辦出服物質金以助其喪遇人有恩雖童僕未嘗加以厲色疾辭讀書喜蘇老泉文集而畢業之文務於閑道不屑彫琢剽賊而一依於歸震川十五年九月戊辰朔卒享年五十有五素性豁如不治家人產然婚嫁宴會日葬於揚州城北淮子河傳家橋之南原先生實應縣學生提學御史嘗擢第一每試多高等六赴應天試不中而以布衣終故先生之除亂救災者

但發於議論而未施於政理也假如貴顯豈獨空談而已哉嗚呼賈誼於漢文帝之時疏請諸侯王子孫各受祖之分地文帝不聽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奏行之漢室以寧今賊猶倡無也四方頻患歲凶公卿大夫有以先生之議論而行之者先生之志天下之福也銘曰
學則在人議論孔裕命定乎天乃艱其數淮子河壩環五十步樵採毋近先生之墓
誌諸生無奇專擇其議論表之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墓誌銘

武英殿中書舍人梁公父病禱神割臂啗之已而母病醫窮無措割臂爲羹以進每父母病藥必躬嘗晝夜時冠帶父母卒哭泣辟踊動其鄰里既葬構廬墓側以處喪禮廢壞世臣故家習於目見湯便狎舊甚則親喪未練而朋比宴樂者有矣公五六十鬢髮皤然而忌日猶必設遺像鋪筵布几陳俎豆跪拜薦之是日不飲酒食肉三秦賢士大夫齒布鱗次親喪類以流俗從事獨公爲近禮公有從父同居金號十萬出入從父掌握老常傳公挈

文陵文鈔卷一 七

半以授公默不言蓄聚蕃滋四十祀中爲辦婚嫁澹衣糧終兩分之以其一與從父弟宗族之讀書而貧者厚給以金歲有常數已責輒負公公絕口不道遇下有恩雖童稚愉怡嘔嘔不加以忿言怒色嘗自南歸奴路疾載以所乘輿而跨其驢嗚呼公豈非古所謂有德君子邪崇禎九年丙子八月二十九日卒於三原享年六十有五後十八年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公之子葬公於三原楊杜村公諱希賢字君參別號宰立陝西西安之三原人曾祖諱一山祖諱遷梗考諱煒公人三原學

數爲督學所擢飢以稟餼而阨於鄉舉或已見薦經房矣典試擢之以副舉者公困佚而當世有聲初三原周公仕薛公大中來公復皆知名一時而公與並駕齊軌著聞郡邑及三公登第周公以進士官至河南參政薛公以進士官刑科給事中來公亦以進士累官大同兵備副使三公皆已沒而後生小子猶捋高科歷榮仕公獨老貢監知公者爲公惜公亦不能無嗟乃以訾爲武英殿中書舍人夫人袁氏王氏李氏子男六人女四人男鉞鉞錕鐸鐸鉞監生鉞鐸庠生而錕揚州城破遇害女長適庠生楊士琳蚤亡次適庠生來嗣芳次適庠生武某次適庠生尚衮公輕財如涕匪勇於濟人關中秦漢稱沃野及古渠堙滅硤瘠相望民艱慨浹決水入田然香測畧過輒相毆詈或千百爲訟三原有渠其源發自清峪水卑渠高阻不上涌公捐三千金列石爲堰壅水以注渠三原被其利公之仁孝可以矯薄起衰一堰之典不足爲公表見然此公之功德在人甚爲久而歆見樵堅口傳謠頌者也既卜葬鉞請銘士俊士俊妹適鉞知公爲審銘曰

文陵文鈔卷一

孝友睦姻古所殖大比爲卿大夫職族論黨議定
黜陟一善必顯無隱匿制舉盛起古道熄屈賈氣
揚曾閔抑獨行如公良可則井渫不食行路側一
穴浹浹長夜黑銘以昭美石之刻
孝親友弟典堰三事段落楚楚

吏部注選主簿張公墓誌銘

公諱文英字鳳池張姓其先崑山人明時徙江都
公少習科舉業間里姦猾詭以通稅移之公公詣
縣訴令知其儒也試之文得紙筆立成令奇之爲
正其稅已去爲縣吏典司刑獄會計徭賦權亂刈
棘頗有能聲考績公爲多吏部注授主簿棄不就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家享年六十以
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邵伯鎮艾陵鄉
繞成塘張家莊之南公年十三而孤長則戮力以
殖其家弟不事家人產分以與弟弟數亡其貲輒
分與之二從弟幼孤亦依於公人給以財歲凶爲
粥食餓者宜輿漕運通塗河渠所在濟涉惟艱公
造二石橋行者便利公不喜佛僧尼募乞誠關以
絕而惠德及人者如此公娶童氏子問政問達問
道問行問達問道庠生問達能屬文有名於時與
余厚善銘曰
以指測河河不可識以戈春黍黍不可食河浹黍
堅指疲戈蝕豈人之罪乃器之忒嗚呼操矣聊勤
於職

銘古

李全初墓誌銘

嗚呼公可謂子克家矣。公之子克家奈何家無買。無以澹貨財。則貧。而家病。無儒。無以敦詩書。則鄙。而家又病。二者爲其一。則失其一。兼爲之。則不得其一。而二者皆喪。公始市鎮江。旣而市淮南。去家三千里。閱歷三十年。而其母弟如初。涇陽縣學附生。誦讀里中。口不言買賣。故衣食饒足。而彬彬稱禮門公。可謂子克家矣。兄弟儒。買交易常耳。奚貴焉。以兄弟儒。買之不相爲。則此之儒。買相爲者。貴也。以兄弟儒。買之或相爲。或不相爲。則此之儒。買相爲。久而不變者。尤貴也。公諱本棟。字全初。涇陽人。祖諱時輝。父諱芬。母秦氏。公兄弟三人。長完。初季。卽如初。公其次也。娶雷氏。吾族祖某女。繼娶劉氏。子男二人。璦。質。璦完。初無子。以質。璦爲後。女二人。長適郭某。次適楊某。公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年五十九。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涇鄉之先塋。而以雷氏祔。公平。生儉樸。崇禎十三年。陝西歲凶。米石至銀二十五兩。公減食。以飢族人之餓者。其親屬計口給糧。凡一月三給。以待歲熟。銘曰。仲也。走趨季也。居守一儒。一買如左右手。用告後

人此道可久

本無可誌。全以虛寫。入妙。荆公有此。儉樸而能周族。可誌者。當卽於此。庸菴

李如初墓誌銘

公諱本生字如初涇陽人其母兄卽今初買於江淮供公讀書士俊誌其墓以爲子克家者也天啓初公入涇陽縣學爲附生公素重厚每月合族人而進之言其可法可戒者矣未大亂兵肆掠秦俗富民多邨居家累甓爲樓子高五六丈公家居臨涇鄉是時遠近避於公家之樓子者男女數百口公發家積糧給之攻圍二十日不能破尋退陝西用兵賦徭繁興族人欲棄田遁逃公爲設法貸借官無欠負人得保聚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

文陵文鈔卷十二

十三

一初公之父連菴公在廣陵與先君同一邸舍時萬曆四十三四年士俊纔七八歲連菴公以蜜漬胡桃肉盛柳函挂壁上日挑下取啜連菴公年已老齒半落頤左右推轉士俊脫其旁輒分以啗遇暇則戲逢食則呼後士俊旣長而歸連菴公亦終老於家王父性嚴整子孫有過輒怒臥不起怒卽請救連菴公連菴公至則解雷李里門對峙而雷李之習舉業隸庠序者數人以故公至士俊館談論移日士俊亦時過公館今公之子質醇守支淮南與吾弟士倬厚善士俊朝夕接也然俯仰四十

餘年之間連菴公卒已三十年公之卒七八年惟質醇方壯而士俊將老矣公娶吾雷氏子男四人長質醇也次質馥質鵠質祖女一人適張士謙某年某月某日公母兄全初葬於臨涇鄉之先塋而質醇葬公於其次士俊旣銘全初而又銘公銘曰嗚呼士非文之難而質之難公性誠樸履謹行端卜兆於斯百世孔安

情事淡婉類歐陽公

文陵文鈔卷十二

十四

月樓秦公墓誌銘

郟城知縣秦君之父月樓公諱甲業祖某父某母某氏公二十而卒郟城之生八月矣其妻雒孺人賢撫之使成人教之經中萬曆戊午陝西鄉舉崇禎辛未授郟城知縣坐徵科不及額罷有循吏聲然亦坐是故不得贈公與孺人以其官秦三原巨家公倣儻耻與庸衆伍是時耀州王從諫輩頗以行相高公與之善號爲十友孺人中丞之裔讀書知道公既蚤沒苦節五六十載天啓時詔旌其門某年月日卒享年八十有二公之卒某年月日也

文獻文鈔卷十二

五

嗚呼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貴本之說公之奇偉孺人之貞烈所以垂裕者著矣則郟城之以鄉舉爲循吏者有以也夫譬之於水源清而流清豈可誣哉公二子長四表公卒纔四歲次四器卽郟城也孫若干曾孫若干某年月日公之孫某葬公於某阡孺人祔銘曰

闕茸之與處兮公不屑也孺人之守義兮孰大節也有子而賢兮徵科拙也官雖不顯兮民所悅也

太學生趙公墓誌銘

崇禎十六年流賊李自成入關其明年甲申下令民間停柩不葬者罪不赦是時公與其配孔孺人殯東園公之孫燦然炳然煥然曾孫習周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公與孔孺人於辛晉匯西祖塋西之新阡初公之卒也孔孺人已久卒公卒天啓二年八月九日孔孺人卒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已卜葬會公之季子君可公沒不果葬公四子而三人鄉學君一公庠生而先公逝君錫公庠生又繼君可公而沒君式公會方壯傳才

文獻文鈔卷十二

六

有名於庠思掇科第乃寔爲公光榮而遷延久之家道衰落至是賊僞令下然大河南北爲賊界君式公旅揚州不得歸遂葬公趙姓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涇陽夏鄉里人肄舉業勤誦讀從叔父大理爲御史交遊雜選筆札皆出其手甚愛近之以例人國干監爲人敦樸家已數世同居比分爨嘗財田宅器物聽衆擇取絕不校家世守支廣陵公與弟議或主門戶或營鹽務終其身無異說他弟時甦毗承以退讓親戚朋友困急輒捐賑享年六十九孔孺人仁孝家具數世人食口繁孺人處

之盡善大理丁艱最謝弔客錫鳴孺人庀饋粥以進與徒飽飫既行姊姒臥未起王姑育之等嬰兒藏果餅以啗舅俵給簪瑱獨厚梱內不以爲偏私享年五十三祖諱嘉言某官父諱應魁光祿寺署丞子君錫公有符君一公有節君式公有範君可公有簡孫男六燿然煥然燦然炳然葉然煥然女八長適張元京次適郭如儀次許郭某而殤次適余士俊次適韓某次適韓環辰次適李日生次適張星燁皆秦中名家子曾孫男四習周習閔之斗之奎女二一適人一尚幼燿然燦然炳然咸入學

文陵文鈔卷十二

七

爲諸生而燿然尤異善書工文遐邇知名年未三十遂死歷歲既多追公之葬男女已婚嫁凋零不存者往往而有葬後之二十三年康熙丙午君式公過余而泣屬余銘銘曰

趙來至泰遠在元前自元迄明散布希傳降及嘉隆厥聲闐闐大理特起繡衣秉權公弘丕祉作法罔愆刻此玄石以著其賢

以遷延不卽葬及迫于僞令乃葬見悲慨

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劉公墓誌銘

順治初郡邑半被流寇所踰躐而松滋守無城郭居無官室浮寓湖之鐵嘴崗百姓之編蘆荻籬障處者密若星置環之以水公畧分位絕煩苛莅之然五日聽事事無留者卽有黠猾亦咸與屏息曰此固敗魏宦者也初公之令遊平也翰林侍讀學士魏天賞其叔父調化倚勢橫甚孟習孔亦縣胥勅者也爭至構訟調化懷重賂公公拒之因斥畧調化慚恨訐公巡撫諸生秦瑞芝李宗周等救公巡撫鞠實杖徒有差豪奴死者接踵魏惡宦也

文陵文鈔卷十二

六

而公摧折之故松滋之人猶舉以懼云然政務之暇則攜酒殺與數交好遊於菱角渡荷花蕩一柱觀三休臺之間盤桓晝夜樂而忘倦隣屬名士聞風來者皆盡歡愛而士之工琴碁者亦不棄也久之擢江南常州府海防同知會有海兵是時效用軍前修葺戰舸省良程厥衆功鳩輯府闕理刑公署理刑訊帶囚次疑獄境內稱明允鎮江關丹徒公署丹徒息繁咻罷能聲籍籍久之擢戶部江西清吏司員外其明年雲南典試又明年轉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權稅西新關丁母雷氏憂營葬雨

雪公宿於墓疾發康熙五年正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公諱紘字秉三陝西延安之洛川人長額豐準體貌魁梧操紙千言立就中順治丙戌陝西鄉試第一己丑中會試授遂平縣丁母郝氏憂遇調化之誣服除爲松滋縣公晚而學書以爲文辭美矣而書法未精亦足爲累於是廣購古帖而臨摹至廢寢食公輕財而惜人之才表章之恐後視人之急同己之私吳君偉業則有太史集李君楷則有霧堂集嚴君首昇則有瀨園集公惟慮其集之散失也鏤版以行於世若破屈形鳳子見

艾陵文鈔卷十二

元

俘脫妻之簪珥贖還齊國假喪子代買妾及其死
不克葬其輕財不計家之多少如此高祖諱珪玪
弟琦正德甲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贈光祿少卿
曾祖諱虔祖諱語考諱夢筆母景氏贈宜人繼母
郝氏未贈生母雷氏贈宜人娶龐氏亦贈以其官
無子立某爲嗣女一適庠生賀際聖其嗣子某以
某年月日葬公於郭家溝南阜先塋銘曰
景賢占籍聲跡洪武起家孝廉爲劉始祖爰相墳
地世貴以五逮至給事昭昭可數五傳至公母愆
厥矩後有典者其視此譜

叙遂平事逆入妙

艾陵文鈔卷之十二

艾陵文鈔卷十二

辛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涇陽雷士俊伯額者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三原貢賡載庸菴

墓誌銘墓碣墓表

郟城知縣秦公墓誌銘

嗚呼郟城知縣秦公諱非其罪有才而不盡施間里惜之崇禎初國家多故宇內苦兵軍餉不給邑宰例以賦課殿最賦虧額雖六載考績不得遷甚有已履清華以賦之拖欠猶退還其職徵催者法之嚴若此郟城南北要衝公治郟城會歲歉民罷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一

且饑公憐之緩其程限賦額坐虧撫按劾奏被旨降級調用時流賊猖狂所在城破邑宰聞風奔竄公著城守策有司頗採其說賴以保全而公廢是可悲也公諱四器字成寰西安之三原人秦於三原巨族世饒甲科公中萬曆戊午舉人屢試禮部不中崇禎辛未授郟城知縣癸酉遂謫公詣京改選貧無以資公之弟樂天爲天津兵備副使其胥賂公求差遣公拒之戚友勸盍姑受而資以選公曰祿爵自有定分竟謝絕遂一謫而廢公莅官廉惠其居鄉也謙謹徽柔遇童稚無失容公性靜默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二

而忼慨拯人之急同僚承免去道死公解衣買棺以殯或冤繫獄公力救脫終其身口不及公之先有鹽場久而荒頽冢星布基列人謂公訊理可以復業公曰掩骼埋胔義也發掘吾何安乎置不校曾祖某祖某父某母維孺人公生八月而孤事兄如父事母孝妻仇孺人卒再娶余雷皆具婦德子男延齡長齡椿齡喬齡崑齡岱齡長齡椿齡亾女一適某一適某孫男繼祖述祖正宗光祖耀宗元宗大宗振宗女一適某一許嫁其餘幼公既謫僑寓揚州賊陷潼關公聞傷慟致疾疾瘳拜祝於神

誓滅此賊伏地涕泣不能興賊陷燕都煤山凶問至公涕泣不言人語頷之數月卒崇禎甲申六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後二十三年康熙乙巳雷孺人亦卒享年六十有六丁未某月某日延齡喬齡等歸葬公與孺人於三原之某村銘曰科厄於乙官止於令一謫而廢乃緣民病積善匪小以昌其慶

簡勁

太學生顯考府君權厝誌

嗚呼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稱其不忘本而許以仁我雷氏世家陝西西安之涇陽大父而上宅兆基列里錯阡陌而顯考太學府君卒於江都欲歸葬不可日月有時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一日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北楊孺人附支系行迹待葬誌且銘焉而小子士俊乃敘述府君所以教與端嚴淳質啓佑後人者用刻於石府君六男子士俊士傑士偉士儀士倫士儼士儀士儼先府君沒府君少遊淮南樂之壯留

文陵文鈔卷十三

三

家江都自慙齟齬無成銳志訓子士俊士傑士偉方總角餘子長者在襁抱而士偉又依母楊孺人居涇陽舊里故士俊士傑兩人之承訓爲多而府君獨屬望士俊是以哽咽流涕歎歎不禁也天啓初士俊士傑兩人十二三歲府君於庭隅張館延師誨之禁往來者晝輒竊探於館門夜閉窓然鐙羣讀緩步至窓以舌舐破窓紙自外窺見其目佔口吟則喜徐去不使知或左瞻右顧念有他馳則怒瞑喝已而復至每夜如是五六其肄習爲文授版創藁翹足以埃藁就未鈔寫促取觀卽持版

以視親戚交遊一得之善喜見顏色義逢舛逆疾怒寢食自訟嘗夜課以文作不合意府君嘿然入忽思得其故急趨出夜晦不辨簷階額抵於柱以一手撫額遽呼曰吾意云云平明額之抵柱者青紫高踊如核頃之士俊從府君之陝西在塗手乙止書使與中讀宿旅舍府君坐上坐俾讀書案側須臾問讀果熟乎曰熟始已久之江西衷晦若先生試禮部過江都先生知名當世府君遣士俊士傑兩人往師是時士之舉業類勦襲臭腐以欺有司白首誦誦者考亭四書及所占經句釋字詁粗

文陵文鈔卷十三

四

解其說而已先生告以支之源流上自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周禮儀禮孝經爾雅中至史漢下及韓柳歐蘇王曾諸家之指士俊聞而慕之慨然有事於古然府君頗嫌之嘗倚門立士俊侍謂曰學庸語孟辭約理盡不深求力索而但務博覽此先民所耻以爲記問之學者也府君爲人樸直不苟談笑尤慎於取財族有家累萬金而無後者衆語籍籍號爲仗公陰欲奪牙其中因有所獲府君兩言決曰某當立某不當立無纖介覲覲者而鄉黨亦信府君之正直爭以重金託府君不輒

諾諾則終始可復。府君常謂諸子吾素未肯利人之財。可質鬼神。病革遺命曰。毋以佛誣我。府君強健老而不衰。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府君年七十矣。暮與衆賓燒燭飲酒。達旦無倦容。後八年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孺人府君繼室事舅姑孝謹。府君六女男女十二人。惟士倬孺人所生。孺人煦濡覆翼躬營嫁娶。無所別異。享年五十有九。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通詩數。試督學不中選。以貲入順天國子監。小子士俊拜手稽首曰。嗚呼。父之愛子篤不

文獻文鈔卷之三

五

可解。今夫師教其徒也耳。而示之不聽則已耳。而父於子不然。慙慙懇懇至無可奈何而猶不能離諸懷也。觀府君之教余小子者。此爲人父者之心也。豈獨余小子之悲慟切怛。凡天下後世之爲子者。觀余小子之所叙述。必有感之。欲泣。孝敬油然而生者矣。而府君之端嚴淳質。雖古人何以異也。才與不才。捨此安法哉。男士俊誌

一結可以教孝

亡妻趙氏權厝誌

嗚呼。君以從余於廣陵而母死。不得一訣。又以母之別離而死。痛悼憤懣。至於嘔血。年三十遽卒。此余之所深悲也。余世涇陽人。而君趙氏。考庠生諱有符。字惺念。與余同邑。娶張孺人。生二男二女。長男耀然。娶何氏。生男習周。習閔。次煥然。娶蔣氏。無男。獨有一女。長女適郭如儀。君惺念公少女年十六而嫁於余。君之嫁以崇禎元年也。惺念公既卒。張孺人寡。君嫁余三年。兄耀然之妻何氏亡。何氏亡踰年。耀然亡。耀然亡數月而君從余於廣陵。抵廣陵數月。君之姊適郭如儀者亡。頃之兄煥然亦亡。煥然於是絕嗣矣。張孺人以習閔爲之後。煥然之妻蔣氏之父母皆旅於廣陵。蔣氏既喪厥夫。乃千里往依頃之蔣氏。又亡。張孺人之所有者在子。惟君在。孫惟習周。習閔。與孫女而君又居廣陵。則侍側者孫習周。習閔及孫女纔三人耳。而三人又皆幼。習周十五六歲。習閔十餘歲。孫女六七歲。初惺念公之壯也。家貲盈萬。而君之從曾祖方以御史繡衣持節惺念公。甘食美服。家僮數十所。與交遊皆公卿貴人。終日彈琴飲酒。內則張孺人相敬。

文獻文鈔卷之三

六

愛而子子婦女與孫共聚一室晚節燿然鄉學有名煥然亦讀書肄舉業極一時之盛吾邑之稱巨族者必以君家爲稱也後惺念公卒家寢衰及君之二見相繼歿沒家計主於張孺人器物悉以易薪米猶不給矣家僅散去而張孺人老又病數年之中子子婦女大半已死悲慘不勝君遠在廣陵思君一見終莫可得於是兩目咸失其明每出入或習肩習閑或孫女扶持而行秦中人來君輒求謁之訊張孺人哀苦余必先誠其無盡語但告以張孺人微老而已君家有書余每藏之篋君一日

支度文鈔卷三

七

開篋見書大哭是後每飯必涕泣求西歸一親醫藥余數諭以盜賊盈路不可歸狀君口塞然猶時訪盜賊進進人云賊平則喜如云賊亂則怒朝夕常涕泣一歲之間其不涕泣者可指也十一年夏君始嘔血七月吾兒毅生是月張孺人在秦病革將卒君心動中夜必起被衣而哭余勸慰之不能止十月張孺人凶問至廣陵君因患積聚曩昔強盛自是氣血漸弱矣十二年嘔血十三年十四年比年嘔血其明年四月嘔血數升肌膚盡枯岵巖骨立十月初九日卒於廣陵嗚呼君之嘔血至於

支度文鈔卷三

八

大故者蓋以母也君之不得志於母者蓋以從余也途人聞其事者猶將悲之而况余邪君智識過人於道無所不窺壬午錄科余府試卽以迂拙爲太守所棄余念親之老也意快快不快君曰君素期弘濶而今若此恐反爲競進者笑也且太守之爲人兒童婦媼皆知之而君獨不合則君之爲君可知矣余意乃解余嘗觀五代史馮道傳而君自旁視之余謂君曰馮道長樂老叙歐陽文忠嘗其無廉耻而引王凝妻李氏以愧之遂爲之述李氏斷臂事君曰妻非臣之並也臣如道之受殊恩於國者鮮矣師保而外類以文例相拘其於君實淡如也若妻則多受夫之殊恩者其失節蓋罪加於臣一等矣因言婦人有能節而遇夫之壽者靡所見者亦有無節而遇夫之壽者莫顯其惡者無節而夫輒死亦斯人之不幸如馮道是也余論馮道謂道固不肖亦不幸而生五代之世其說姑之君君之言可紀者多其通於道皆此類也君事舅姑孝謹而尤善承姑之意姑雖怒辭厲色君柔聲溫顏貌不變必俟姑之喜而後退與諸姊妹和好未嘗一訾其短君又不獨智識之過人也余家涇陽

先世之墓在焉。家君欲葬君先墓之側而不能遽歸。乃以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權厝於江都之河西鄉屈姚二莊。西余舉君之鬱悵蚤卒與平生大畧以誌之。

誌趙氏乃詳其兄弟及兄弟之妻若子。初似無涉。及後一一層次出之。總以形其母張孺人之悲苦而趙因悲其母之悲。遂至嘔血而死。此爲可痛通篇白描。千古至文。

亡妻韓氏權厝墓誌銘

君余繼室也。姓韓氏。西安之涇陽人。順治癸巳冬十二月庚辰卒於江都其夕發篋得嫁時衣。衣之且日。弟士傑、弟士俤、弟士倫、句資買棺徹臥榻。余殯以歛。其明年四月乙酉。權厝江都雙墩先夫人之墓左。君之嫁在弘光初。已而江南破。余既疎拙不能治家產。又迂濶輒自放廢。以故窮愁失志。君啗蔬啜粥。陶然意滿。永夜余掩卷罷讀。君猶紉箴縫綴。恒有飢色。韓於涇陽爲著姓。君考諱鼎隆。生十七年而歸余。歸九年而卒。年二十六。子二男。一女。君卒女生纔七日。男泰麟。君爲婦順。雖細故不敢專。必以白。私有短之者。聞知絕口不及。銘曰：伯鸞肥遯。德曜是恃。靖節高風。成諸翟氏。嗚呼！天不祐余。而君遂死。

用梅聖俞一語更增數言。遂悲涼無限。

誌趙孺人用長篇。此則墨不盈幅而烟波萬頃。俱堪不朽。庸菴

顯妣趙孺人墓碣

孺人趙姓父禹門公母鄭氏禹門公山西洪洞人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禹門公既饒於訾而性豪蕩日擁妓集俳優歌吹飲酒每夜必達旦寢至午方起又伙如前金五百兩爲晷每取其一輒畫壁以記資盡輒取不復問府君亦治鹽筴淮南禹門公以孺人歸於府君是時府君繼室楊孺人尚未生士倬明年士俊生後二年楊孺人生士倬府君六男而孺人所出者五人士俊及士傑士儀士倫士儼也府君六女而三出於孺人長適梁鉞次適劉冀鑛次適左千之梁劉左皆著姓世有顯人孺人素慈仁見人之老窮者則曰我爲之棺人之有疾病者則曰其存於世也幾何矣嘔嘔泣下然治家嚴整奴婢犯者鞭撻不稍廢也府君僕直尚寬簡而孺人佐之以威人咸畏之後孺人卒二十餘年僕媼年五六十鬢髮皤然而當時嘗見役於孺人者自循循有規矩也孺人以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時士傑赴試涇陽士儀病療孺人之卒也用是爲恨年四十有五李賊陷京師上死社稷士俊奔告府君曰天下土崩矣兵將起盍急葬乃

以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於江都之某鄉某原孺人之葬事成倉猝墓未有銘後二十三年康熙甲辰士俊流涕而書於石

外祖豪侈固可傳而嫌與趙孺人少關合

參戎劉公墓表

參戎公諱紀字約吾世居洛川之城新里公幼聰
 警無不涉獵獨不喜舉業棄而從戎防禦以軍功
 顯後又棄去公胸次開豁而不修飾邊幅雖田野
 之叟蓬戶癡牖蔬食菜羹邀之輒往而春社秋賽
 俳優之觀穀抵之戲招輒赴也是時公之弟秉三
 已中甲科公之子雲門已中鄉科而樂易如此將
 卒取曆視之曰某年月日吾將死矣順治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既卒其友白天成夢公爲
 延安知府以其兄天錫掌書記頃之天錫沒人以
 爲知府益府城隍云曾祖諱虔祖諱語父諱夢筆
 娶屈氏子男五人生韻戊子鄉試第三生德生直
 生心生殊女一適景大光孫男芳庠生其卒也葬
 於郭家溝南阜先塋公精通音律凡吹笙彈箏以
 倚曲清濁高下有中節卽指其外繆而酒館茶
 肆妓樓伶坊以至武士走卒傭兒販夫有不歌者
 歌皆公所製曲也四季行樂辭歲月如駛少壯難
 再慘懷傷懷者纍纍太息薦紳家多傳誦之君子
 以是知公之不永於世矣康熙丁未士俊乃表於
 其墓曰

嗚呼公豈所謂莊周列禦寇之徒邪富貴賤死
 凶壽考不以入於其中陶陶焉波波焉故足稱也
 雖然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
 終其身有不釋於意者矣然此非道也此近於道
 也亦異於患得而患失者也
 寫達生有致

太學趙公墓表

太學生趙公諱思助字子信別號吉所趙始家山西平陽之洪洞宋末徙涇陽至元有晟子崑明初從禮敬禮得禮兄弟三人從禮居斜里得禮居廟前敬禮居辛管匯公敬禮之後也敬禮生克誠克誠生景先景先生順順生銳銳生卿卿於公爲曾祖自敬禮至公曾祖五傳而趙宗興曾祖二子一諱嘉言一諱嘉行嘉言生公之父應魁嘉行生公之叔父應元嘉靖中公之叔父登進士宰郟擢監察御史官至大理寺丞而公之父仕京師爲光

文陵文鈔卷之三

五

祿署丞當是時家治嵯淮南巨富以訾雄於邑而公四子三入鄉學體貌碩頤裘馬輕肥君式公才尤奇偉謂甲科可指顧取其後孫之隸府縣學籍者踵相接也長公君錫公子耀然工文能爲右軍書名於時與君式公出則連騎交遊盡賢豪涇陽論族姓必推辛管匯趙氏云嗚呼余讀史記趙世家至季勝孟增之初起少乎難稽由微而著裂地定國爲侯王與魯衛齊晉等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有以也夫物無不起於細寔以巨終於盛天地之常理也趙氏去洪洞徙涇陽不知其詳久乃有

晟崑敬禮而下昭昭可譜傳大理光祿益顯古今一揆矣公既葬君式公命誌而銘之又表其墓公之仁心善績與本支之宜紀者列之誌矣述其世系鑠於石俾有考焉

文陵文鈔卷之三

六

代作處士顯祖考府君墓表

處士雷公諱汪字堇我西安之涇陽人父邦成年九十餘強健同少壯者公亦老而不衰年八十輒令人控馬已以手撫鞭奮騰上騎之策鞭而去從者歸欠伸跛倚皆有倦色而公意氣自如從容下馬以鞭授人而趨行雖杖急挾杖走諸幼孫追之不及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七公元配秦孺人先公卒距此十三年矣公子國學某儒士某以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公與秦孺人於涇陽仁讓里之西南余好覽傳紀觀古人往迹每怪今之天下無奇氣偉節卓然如古人者因歎今尊官顯仕專以豐殖財貨田宅遠計妻帑爲務貪利無耻大畧如商賈則世之豪傑當必有不屑聲病剽竊以隱於商賈其倣儔特立不同汚俗有古賢卿相之風者今世患不讀書或有博聞強識其放蕩狠猾反不如庸駑之寡過當必有龐讀書知義而爲篤實長者余持此以求之天下之人又未之見此甚可歎也崇禎七年夏余從京師過江都與公孫國學之子交十三年春奉其父國學之命叙公德業與鄭中丞所撰之墓誌以

文陵文翁卷十三 七

貽余故余詳公平生公少習八股已而棄之從兄伯仲遊揚州營鹽爲產公時客遊而於父母以孝著每出歲歸省嘗居揚州聞親之疾奔馳不遑風雨盜賊又嘗收債揚州已裝而遇親疾卽留視疾輕千金不稍顧公慷慨好施陝西頻凶公捐金賑濟後流賊橫恣殘破延安慶陽諸地重臣承旨安集募民輸金構履廬買牛種公又捐金公雖廢八股暇則執一編誦之而於明之事尤能記憶治亂得失災變妖異可稱而述也公身不列搢紳而託足商賈考其素履方正重厚不違於理而今之崇

文陵文翁卷十三

九

高富貴者多不如今知名之徒口談經史不休而文舍秦漢唐宋不道至其苟賤言之汚口而公動準軌度又未嘗多讀書也余自臨川至京師水陸數千里所與友以千百數心竊少之惜天下之無人也嗚呼公豈非吾之所謂卓然如古人者邪公孫八人士傑士倬士儀士倫士儼士偉士化余所交者士倬也

崇禎十二年春家君將歸葬我大父秦中命士倬作書以墓表請於羅文止先生先生答書曰公能踰子數請卒不易其言乃爲之寄以質先

生書曰可持復家君授刻於石
虛寫妙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艾陵文鈔卷之十三

尤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賈廣載庸菴

行狀祭文

王孺人行狀

王孺人順天大興人餘姚舉人邵公喻義之繼妻父王公世爵北京旗手衛指揮使王公有四女孺人其季也王公以任俠雄鄉里每與侯伯貴人爲樗蒲戲及校射日輒得錢十萬分給女掌之王公間驗三姊多亡失孺人出諸櫝中封識如舊王公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一

奇之王公死孺人尚幼哭泣成禮邵公既舉於鄉妻兩喪居京師請婚於王王公妻陶恭人長女遠嫁有難色孺人夢雙月入懷邵公字不朋朋字雙月乃許婚而嫁於邵公初邵公娶於李李孺人生一男一女男之亨也李孺人卒娶於丁丁孺人父占籍京師方在太學於是僑居京師丁孺人生四女丁孺人卒繼室以孺人孺人生二男以貫之時又貳室李孺人生二男以發以成以發長於以貫而以成長於之時貳室李孺人蚤卒四人同育孺人初邵公館榆林巡撫鄭公汝璧徧交良將一代

人傑如杜將軍松劉將軍綬握手釃酒誓爲兄弟邵公累會試下第萬曆泰昌間馳驅邊塞遣之亨攜家反餘姚慮孺人生燕不樂越土而孺人頗無留意遂行途遇盜之亨有容陳弁拔劍斬盜頭孺人端坐誦經容貌自如盜驚去後邵公至餘姚四方之士樂從之遊之亨等又爲世知名賓客雜選孺人共具豐潔孺人北人未習南人製食法魚鱸鹽豉嘗試爲之無能出其上者邵氏巨族春秋祭祀常千人會食孺人辦給中條理孺人之至邵也舅姑已沒而歲薦尤謹邵述明世有顯人莊教公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二

蕃以進士爲順天提學御史曾祖漳以進士爲陝西布政司叅議而父夢蘭歸德衛經歷故邵公婦壻皆縉紳大家孺人未歸邵而李孺人所生男之亨娶於長史高景明女嫁都御史張龍峯之孫鼎孺人既歸邵而丁孺人所生女長嫁布政袁文海之孫象垣次嫁布政鄒龍望之孫敬安次嫁山陰沈某沈亦山陰著姓次嫁刑部主事孫齡山之孫電是時邵公尚存邵公既卒而爲貳室李孺人所生男以發娶於崇安知縣錢明易爲已之所生男以貫娶於鷹揚衛經歷韓戒如爲二室李孺人所

生男以成娶於賁生史魯唯爲已之所生男之時娶於舉人朱虞庠之亨死又爲之亨子星聚娶於淇縣知縣諸百嶽邵公五男五女所產之母四又有孤孫婦壻成出縉紳家而孺人太半拮据於嫁娶者如此餘姚近海海兵起兩浙騷動諸子奉孺人避雙髻山堂山堂蕭然孺人朝夕誦佛書斷絕紗華某年月日卒於蕪園之故廬先是微疾猶強飯孺人素性厭醫藥曰命宜死良醫能生人乎臨疾以貫跪進藥卻勿受卒之日以貫微言佛指孺人顧之笑是夜怡然而卒享年六十九康熙癸卯

艾陵文鈔卷十四

三

冬以貫持哀紀一編至揚州求言於余余按哀紀序定而爲狀

偏於前後子女婚嫁錯綜次第爲波折遂成至文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公諱汪字望峩世爲陝西西安之涇陽人陝西府以八數而西安爲大府賦稅戶口甲於諸府西安州縣以三十七數小者窮瘠大者殷富而涇陽尤大縣風俗侈麗與都邑等涇陽大族以百數而雷氏獨著隆萬間雷公齊與張高樓俱號貲巨萬任俠倜儻自雄至今言涇陽之大族者必曰張雷縣令多異視焉考諱邦成年九十餘人稱九十翁娶李孺人生三子長諱滾次諱澤公其少者幼讀書已而棄之與兩兄遊公雖廢書暇輒取書以觀於

艾陵文鈔卷十四

四

是書頗能記識而熟國家典故凡國之治亂類之臧否政之得失以及水旱蝗疫星隕地震之屬無所不曉天啓崇禎之際陝西多災異人咸驚愕不知所措公曰此不足怪本朝某時嘗如此每於常坐立處取二祖列宗訓誡庶人之辭手鈔黏於壁出入視之公老好施與崇禎元年涇陽歲凶餓死者枕藉於道公捐金內之於官捐金者相繼官爲之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四年陝西流賊橫甚歲連飢狗彘食人之肉延安慶陽諸郡皆破上遣重臣勞來至則募民量家產輸銀爲之買牛鑄犁賞

種招撫流亡公慷慨語曰延慶諸郡與西安如唇齒彼破此獨無全理遽執筆署銀若干以倡公羣落不羣而敦大節公母李孺人病會公與伯兄客揚州而伯兄偶適儀真公接書卽僦舟詣儀真流涕告伯兄以母病狀卽與伯兄裝治奔馳晝不足繼之以夜惟恐不獲一訣其後公將往揚州持券以取所貸於人者而公父九十翁又病人勸公行公曰吾不行而所喪不過息錢吾行而父病愈父雖不憾吾能無愧於心乎或父病不起遂成幽明之隔也乃止不行而託於素所善崔愛亭曰息錢

之事一以煩公及愛亭反自揚州復公而公已寢苦九十翁之亡殆四日矣公於兩兄最少臨財輒讓公孝友之節大畧如此當公之捐金賑濟也路公振飛知涇陽縣嘉公義表其宅里路公詣京師見搢紳先生每道雷某之義也公之應募輸銀時吳公姓以御史承命往都公之輕利重義身先百姓也亦旌公而以其名聞天子公初娶秦孺人孺人嚴整自勵言笑不苟閨門之內肅然繼娶孫孺人子長國子監生某吾父也次禮部儒士某享年八十有七卒以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秦

孺人已卒十三年矣孺人之卒某年某月某日也公老而強健不衰年幾九十夜猶書細字乘馬竟日無倦色孫士俊謹述

起結墓史記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雷氏之先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徙陝西西安涇陽之甘張里北去三里爲永昌屯張氏居焉雷與張皆著姓以賞雄於邑祖考諱邦成祖妣李孺人考諱汪妣秦孺人府君幼讀書屢試提學不中是時朝廷開納粟上馬之例親戚有官京師者勸府君遊太學遂補國子監生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府君樸質與人無虛飾人合於意輒傾肺腑不匿其私而人不合於意輒怒見顏色不能僞爲巧語婉客以就市兒衣冠作止輕

文陵文鈔卷十四

七

佻者望望然去之避不稍留也府君平居寡談笑而秉心端正甚重於宗黨人有相爭每以其曲直請決府君歷數人處之而不能服府君開口乃服曰公無妄言違卽取禍敗雖守令折獄多採之族人某富無子沒而其嗣猶未定族之利彼厚財者羣欲以子爲之後也致與大訟府君勃然變色曰某無後某以次當立置囂者何爲也幸人之禍而樂人之亾吾豈肯爲衆不聽而訟不休及得爲後者之立也竟以訟破其家而不得爲後者所獲亦盡於訟咸驚顧自失始歎府君之方終慕其智也

族人某以家財託於人其人爲之經畫增進數倍已反之十餘年矣一旦喪之乃誣以所託之未還也告之揚州府知府馬公馬公時有神明之號問其本末如何受賄者証證其人恐怖曰非雷某不足信也馬公立召府君府君固辭馬公謂所遣人曰吾知某之不輕與人一切也但此必得某纔定耳府君至爲之詳遂其故馬公曰某是也其後衡量兩造之論一一準府君所道以斷也府君身爲布衣而公正重於宗黨以服人之心者類如此府君重諾人臨財尤不苟薦紳大夫每以金寄多者

文陵文鈔卷十四

八

累千府君必卻受則無負高傑兵屯揚州攜家避輿化遂移金置其地塗遇兵劫府君曰彼金之屬人寄者吾必署其封檢之祇有若干他皆屬已金卽紀於簿纖介不以欺也府君疎濶而持大體弟見龍公短於慧資產半亾考妣殯秦中未葬時秦俗重葬儀祭燕悉極侈麗考妣之葬費用繁巨皆府君獨辦繼母孫孺人府君迎而養之孫孺人沒喪具亦辦於府君曰母以煩吾弟府君少不得志有司老於國子監銳厲訓子廣購書以使之讀曰遇否命也庶幾有成吾聽之矣是時江西衷晦若

先生知名於世過府君遣子士俊往師士方勸襲陳腐以爲舉業四書與所占經之外絕不及先生告以唐虞而來文章之源流士俊慨然務於古矣然府君莫以爲可也謂士俊曰學庸語孟聖人傳授精微不知講求而但誇博此所謂記問之儒也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於江都將卒遺命曰母作佛事享年七十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府君初娶韓孺人韓孺人卒繼娶李孺人李孺人卒繼室乃以孺人孺人有賢稱奉舅姑孝謹朝夕餐必身自烹炊舅姑怒寒暑立門外府君男女十

文陵文公集卷十四

九

二人孺人惟生一男拊循皆如已出躬營婚嫁備極勞苦享年五十九男長士俊也揚州府學生次士傑涇陽縣附生次士倬平涼苑馬寺學生楊孺人生次士儀士儀蚤死次士倫次士儼士儼亦蚤死女長適庠生張圓南次適庠生貢沛次適庠生韓垣次適庠生梁鉞次適劉冀續次適左千之孫十人孫女八人雷氏家涇陽士俊等欲葬府君與孺人於涇陽故里不果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朔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孺人附士俊既述府君與孺人大畧誌之乃詳叙世系行述而爲狀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遊擊將軍李公之靈曰嗚呼世孰不死身死名敝獨公之亾塗路流涕猛將悍卒懷恩思惠薦紳大夫往哭於第物號千萬終以共斃在昔士氓暨侯王帝或壽或夭瞑焉皆逝磨滅無稱祇同狗彘茲如公者於傳誰類嗚呼廣陵樂土富賈爰萃姦宄所藏盜賊所伺武臣來臨戲豫寡備問孰畏之虺蜴是易公處於茲虎據於窟暉暉焯焯威聲遠屆天不福善而公卽世郡守州牧前著靡議長城其壞吾謀云墜嗚呼閒居讀史中疑且悸廉頗白起盛推賢帥柝不量鑿古法今泥何公之雄師彼之智使人服行事事治時有古今道無同異馬班文章韓范識器周程張朱性命微義崛起倡言羣小閑言有爲可苦公其先試志堅氣定賴公不憚嗚呼生雖未見死則心刺屋折梁棟摧崩立至三灌柩前以寫余意尙饗

文陵文公集卷十四

一

祭王德音先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某之靈曰
嗚呼公平乎今之天道茫難知矣凡鄙之夫委瑣之
兒享尊爵厚祿志滿氣溢而又臻壽考年皆耄期
矣多聞而賢者衣敝食疏守庠序以終而歷年又
不永矣薦紳巨家蒙伺童穉菽麥不辨或以蔭補
而致官或取高科履膺仕世濟其美而其父祖又
久執政柄依勢作威罔窮極矣士素貧空蹇不遇
時安居樂業以娛其親俯仰自適也在人已竊憾
而併此不獲竟亦奪去矣嗚呼公平實亂渾殺者

文獻文鈔卷十四

十一

天下皆是也余於公而增悼痛矣公之文學彰於
鄉里公之行迹稱於戚友而天厄之以一士之微
也豈惟厄之又短促之年五十有五而一病不起
矣公有三子而伯氏築夫尤異才德爲衆所推天
既使顛頓狼狽則已矣復使之嬛嬛失怙不得從
公以承歡愛矣君子小人相爲消長困苦者如公
輩則揚揚快意者誰矣嗚呼公平乎今之天道安可
深論矣無乃順逆禍福都不肖記任其貴賤死生
矣抑有理數之確乎不易者天且因之而莫能違
矣不然則衰季之鬼神亦如衰季之君相賞罰舛

錯黜陟差謬恣其愛憎通其賄賂矣嗚呼公平乎
膽於申包胥天定之說而謂善惡之報數倍而後
定築夫豈同儕類等異者達則建功社稷窮亦著
書留篇籍以照耀身後公於是可無恨矣嗚呼公
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然驗於古者不驗於今也
天道屢變頗難知矣鞠躬再拜嘖其嘆矣余有何
言惟進斯觴矣尚饗

文獻文鈔卷十四

十一

祭張主簿文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主簿張公之靈曰嗚呼公之幹畧誠爲錚錚困於科目一長莫鳴奇跡胥史以沒其生幸產賢子氣雄才秀祿養可待年厄中壽公昔少時斐焉能文操筆成篇吐辭繽紛同塾之兒無可與羣里有逋負吏呼至門公詣縣訴服儒質惇令窮以藝心驚聲吞蹇幼而孤饑寒莫存老母弱弟俯仰饔飧屈辱就椽垂翅孤寡揚袂揮斧錯節盤根二子特起弱冠與遊乎聰志古希韓比歐溥公英異士林之尤警

文慶文鈔卷十四

三

彼力穡乃亦有秋今已卯試遭公方疾受命南行心戰股栗大孝尊親桑榆暮日二子應舉不幸遭一罷試來歸疾革在牀試歸未幾屬續於堂數日榜揭落魄哀裳嗚呼今歲春莫二子錄科公已臥病進退蹉跎奉易以筮禍福云何乎聰所占同人之五至於溥公受命如覩萃卦上爻疚在厥父謂筮告逆公將不久號咷後笑休隨諸咎應於秋試乎聰其取乎聰如遇公纔初殯死尚有知喜子未殯乃筮驗凶而吉難訊嗚呼人道無假惟數之奇公其不怨我又奚悲陳箋致言情則然而尚饗

祭鄭廷直文

維亡友故揚州府學生廷直鄭君既卒於秣陵之明年歲次順治丙戌八月十六日同學友雷士俊乃於興化寓書屬君之甥許承宜具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君之靈嗚呼崇禎之初受業東門惟君與余少而志存始授馬班江漢欲吞氣求聲應朋儕日多隨肩名彥相觀善摩揮筆千言通邑詠歌序記大篇我爾二人君才雄傑較揚轡荀余篤信古踐跡先民余一文就必諮廷直君曰余善喜形於色有不吾可改圖是力嗚呼于祿習行古道幾燼

文慶文鈔卷十四

古

起衰救微與君共振猶未強仕哀哀客殯昔在攝山論議崢嶸掩卷罷讀百壺滿傾月夜狂叫空谷應聲小儒震駭吐舌縮頸疾若仇讐視若疣癭笑敖四顧伴爲不省春秋代序忽十餘年邗城攜手君後我前意壯數奇舉足屯遠余來興化君往江南兵革塞野近事未探凶問遽至痛所不堪嗚呼余之學術與君畧同君志無成蚤夭其躬余譬舟流安識所終古人有傳載在簡冊踰千萬歲姓字赫赫極蹟聞幽余敢謝責嗚呼死不知日葬不知時繫身僻邑頃步難之陳辭致觴涕泣漣而尚饗

祭李平子文

維願治丙申夏閏五月庚申興化隱君李平子卒於家已九日其從弟沂來郡城涇陽執友雷士俊聞計而哭之六月癸卯始以斗酒隻雞再拜屬沂致奠嗚呼平子富貴有命余不敢爲子執執矣坎塋顛踣固其宜也至於一夫一婦畎畝耕耨市井負販之徒人而有之如耳目口鼻不以爲異也子老而喪妻乃一婢侍執巾櫛又喪落魄江淮栖遲寺觀孤苦無告而死古所謂窮民平子當之天平子何罪去歲之春子在郡城日從余飲或有招

文慶文鈔卷十四

三

子飲者輒呼余往飲必賦詩論文傾壺而醉子白髮皤然而意興豪雄余雖哀子之老且窮猶幸子之壯也余既別子詣安豐子亦尋歸頃之子寓書郡城與余曰吾一病幾死竟獲安全且寄以詩文曰病狀悉詩文中余雖憐子之老窮而病猶喜子病之瘳也歲杪子一家奴來郡城赴余言曰主人翁將適關中欲得一彊有力者爲之依余問以子之餐飯曰食不下咽狀類翻胃余曰此病非老人衰弱所宜關中未可輕適余雖憂子猶未忍料子之死也春三月艾山來自興化謂子雖病尚能食

夏閏五月艾山復來而子之死九日矣嗚呼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遂如此死乎以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坎塋顛踣而死曩昔豪傑或爾以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孤苦無告而死不得與畎畝耕耨市井販負者覲覲其一夫一婦之樂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者邪天平子何罪嗚呼余眇焉寡儔近十餘年同志同業同行者築夫盛際艾山豹人與子爲五交遊既不多茲子又死則所謂五者祇有其四譬如數大鳥沙漠之野風雪之夕飛相接豚相俱忽人其

文慶文鈔卷十四

七

一能無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輾轉不能遂已邪方聞子之計卽詣築夫而謂之曰泰君子道長否君子道消類以時升降無獨爲消長之理平子如此而死則余四人者可知矣平子死吾不獨爲平子悲且爲余四人者悲也築夫聽之愀然舉以告子不以子爲死也余既聞計輒欲往與化撫棺一哭然二百里而遙力不能僦舟以往屬艾山街辭奠子嗚呼平子亦聽余言而悲矣尚饗

悲

祭鄭次嚴文

維年月日舅氏雷士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
故廣東道監察御史次嚴鄭君之靈嗚呼次嚴之
爲侍御也紀綱可望其整飭政刑可望其治理疲
民可望其蘇息薦紳交口稱頌姦猾羅禍而詛咒
次嚴之死也紀綱毋望其整飭政刑毋望其治理
疲民毋望其蘇息薦紳奪氣嘆嗟姦猾脫禍而歡
慶嗚呼次嚴遇人直坦似嬰兒無機事無機心而
入臺未一年抗疏六七紙諄諄以百姓之休戚進
告皆人之所不欲亦人之所不敢者賢者固難測
識如此乎次嚴卒於京師凶問未至時阮亭先
生以揚州推官擢禮部主客吾友郭奇玉送至高
郵始得計歸而語人曰洪水滔天人之溺死者以
千數歟歟盡化巨浸余詳繪一圖并作書以寄次
嚴庶幾上聞旣而知次嚴死料今誰肯言此者
悉焚以火嗚呼而姓之休戚次嚴爲侍御而言之
次嚴死而無能言之次嚴之爲侍御足重乎不足
重乎次嚴之死足惜乎不足惜乎吾弟之子嫁於
次嚴年方二十一而遽云未亾人撫棺一奠而涕
泣沾頤者祇以悼天下之公而不及吾私尚饗

蘇大蘇祭歐陽公文

祭貧漢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邑庠生
貧漢生之靈君今云亡失一酒友近歲窮愁斂金
飲酒靡月不集靡集不久君與尤豪軀起被肘今
去我死此事如何君性曠達悲少樂多死喪接踵
白髮蹉跎客至酩酊笑語歡歌和寒之夜溽暑之
夕冷風砭肌臭汗霑腋跋盡更燭觥籌絡繹從者
竊罵坐飲說懌年五十九一病不痊昔戲謂君死
我祭旃車過腹痛文倣襲賢乃遽至此垂涕連連
尚饗

文陵文鈔卷十四

一九

似韓

祭孫用所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庠生用
所孫公之靈嗚呼公子二岳歸來自燕余馳往候
足蹶心縣門者致言公病不痊朝粥暮藥坐立榻
前距茲二日凶問已傳五十曰父公猶壯年子纔
鄉舉胡遽棄捐嗚呼齊大非耦在昔而然余家賤
微世受一廬公家昆弟高飛聯翩豹人雄才棲志
雲煙仁山定手先後比肩余實朽廢豈敢云賢謬
引借隱誓釣秦川重以婚姻倡和百篇惇遺不造
死喪紛連辱公弔止吞聲瞭咽如何今者公又逝
焉悲多喜少古所共憐銜哀一奠涕淚潺湲尚饗

文陵文鈔卷十四

二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維丙戌之亥月吳孺人之無祿起鯉辱於通家遠
竄迹於河漢兒士俊之邑居交令子以在風竄仲
冬之庚申使持觴而奠哭嗚呼寒余生之不辰遭
羣雄之逐鹿遠故里以北奔苦進退之維谷幸主
人之仁賢庶幾慰於惻獨平子蚤以知名俊見識
之素熟痛羈旅之無依爰投止於夏屋臨患難之
與共情靡殊於骨肉方海氛之環攻危孤城之一
蹴連舳艫以相接紛千櫓之盈目鉤衝備以兼施
湧大石而飛鏃婦女憂於色解恐無辜之刑劇母

文陵文鈔卷十四

三

遣婢以勞問嗟鮮計之能穀及圍城之既解喜窮
寇之自滅始聞聲而趨告勉朝飯而暮粥余去茲
以邨適頃吉凶之未卜俊自邑而就省言母疾以
類顧念玉體之嬰鏃宜永膺於多福雖眠食之暫
乖卒令終以有俶豈死生之由命遂一病而不復
憶疇昔之會飲夜將半而未謾令子酣而耳熱顧
吾兒以傾腹道古今而驅騁言難盡於更僕老夫
耄而竊聽譬長歌而擊筑謂兩家之交歡如兄弟
之方睦卽若母之吾母時升堂而拜祝乃睽離之
幾何奪聖善之甚速遐寓觴而侑辭冀神來之肅

肅尚饗

平子之母是以足重

寫情義健極祭文之第一格也 肅卷

文陵文鈔卷之十四

文陵文鈔卷十四

三

艾陵文鈔卷之十五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負賡載庸菴

祭文誄雜著

代家君祭亡弟淑度文

維年月日見士儀之亡三十五日矣汝父具清酒
庶羞告汝士儀之靈曰嗚呼余年衰老遭家不造
丁丑之春汝母中道卽世余與汝輩哭汝母今汝
輩免喪未逾年汝又蚤歿余與汝兄弟哭汝母
與汝之亡者溘焉長逝矣獨余年近七十志慮昏

艾陵文鈔卷之十五

毫氣體倦疲三載之餘重罹閔凶何以爲心汝素
庭巖多疾汝母輒顧汝涕泣曰是豈能久於世者
汝母病革其致訣之辭執手惓惓猶以汝之疾爲
言汝母既卒汝日就醫療治二年以來疾亦漸愈
今春體強神王整理舊業試於提學余思汝母之
憂汝今汝疾已可勝讀書朝夕齒於庠序也汝母
之亡久矣未嘗不隱痛也乃淹蹇不遇是區區者
何足道又臥牀月餘而竟隕其命汝母之死者不
可復生則汝之疾已余幸以爲無虞憐汝母之憂
汝今汝母死汝獲生者汝亦將死乎汝二女而無

男汝之歿也汝婦有身將彌月矣幸天不絕汝後
汝婦產男余名曰永祥汝之歿五月二十七日永
祥之生六月二十三日也嗚呼二女之幼喪其父
而不知哀反以爲嬉戲心竊傷之則此呱呱遺腹
之孤如之何其可使襁負於余前也余之欲與汝
言者無窮而不能盡也余言之心悲矣嗚呼哀哉
尚饗

艾陵文鈔卷之十五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維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舅具清酒庶羞率汝夫士俊及汝幼兒毅以祭於汝趙氏之靈嗚呼天之禍余也十年春喪汝姑趙孺人十三年夏又喪汝叔氏士儀余亦年既耄矣骨肉之慘四年兩見每遇一人之喪慟悼號呼疇日增以爲自茲託天之祐長相保聚以終老今年之冬乃又喪汝惟汝和柔顏色多材多藝承余與汝之二姑而得其僮心又能導衆婦以致孝使衆婦皆能得余與汝二姑之懽心七十老而傳余去七十僅二年當

文陵文鈔卷十五

三

傳家政於汝夫汝夫素性疎拙不事生產可恃以左右無闕者惟汝孰料汝年三十而遽亡乎嗚呼天之禍余也余與汝父約爲婚姻時汝家勢昌熾汝父旣士林偉人汝之伯兄方年少爲秀才有名於時仲兄亦讀書學屬文務於應科汝之姊嫁吾鄉巨族斯時汝母安康子女盈前備天下之福後汝父旣卒汝方嫁嫁數年而遂從汝夫於南是時汝伯兄雖歿仲兄與姊皆朝夕汝母側也汝南來不逾年而姊死仲兄亦歿汝母遂哭之失其明汝輒涕泣求歸寧汝母余念千里遠途汝夫旣不能

離余而西歸汝屈於從夫之義又不可離汝夫而千里歸省於母汝母病卒汝數吐血而汝亡矣汝之南來汝伯兄旣死末如之何矣使一兄一姊尚在汝母獲汝兄姊以養當有壽考之理汝母旣存汝雖思之當亦不至於病而遂亡也嗟夫天之奪汝兄姊乃所以喪汝母也天之奪汝母乃所以喪汝也天之奪汝乃喪助汝夫者使余不得恃汝以盡其天年也嗚呼天之禍余也嗚呼汝今已矣汝其有知從汝母於地下矣而蚩蚩無識之兒斬焉衰經明年當出就傳寒煖饑飽專賴於祖父祖母也余桑榆暮年方倚諸孫扶持抑搔以隨余乃爲汝撫幼嗚呼天之禍余也尚饗得體

文陵文鈔卷十五

四

告顯考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敢昭告於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入孰無父父孰能與子齊齒鈞壽羣焉以生班焉以死然而平居則察視饑飽冷暖之節有疾則延醫進藥至於數終勢極人莫能爲此天實亾之猶哭泣辟踊克克如有窮瞿瞿如有求弗得若夫饑飽冷暖之不時以致疾疾而不延醫不進藥及病入膏肓不可救療扁鵲倉公之無可奈何乃廣招內外之科徧驗溫涼之方以求中此男等之罪上通於天而悼憾罔已也庚寅夏

文陵文鈔卷一五

五

吾父始病則寒熱迭興男等以醫藥請於父父曰吾但患火火發不過一日火降而愈其明日果愈是後父輒病火男等輒請醫藥父輒拒不納然亦一二日復故男等徂以爲常遂不淺憂也今年春父病大漸口舌瘡起癰瘡骨文似柴男等考之於書肉脫者疽泣訴於父男爲見病男惡飲藥父反覆譬說強之飲而後已父病至此醫不踵門藥不需唇男等豈安於心乎亦豈免詬罵於鄉黨乎父領之詰朝聽男等延醫醫者浦頤菴切脈謂男等是脈弱甚五臟皆傷藥草根樹皮耳惡能大有

所益譬之於木息者灌溉之滋長枯者雖灌溉之無補也男等憂之而湯合春謂父脈雖弱尚無大害藥用連理湯王克符謂父脈弱於老年宜以八味丸作湯服之自効男等質諸醫書多合雖以浦頤菴之言爲憂不能不惑於湯合春王克符之說猶冀父病之瘳數日而父屬續嗚呼父病不瘳由於診治遲緩而所以診治遲緩之故由男等誠不能格父心言不能動父聽坐視父病之成也使男等誠能格父心言能動父聽蚤得良醫以服善藥父病當不至此而或九十或百歲未有艾也父之

文陵文鈔卷一五

六

沒男等實爲之於天乎何尤嗚呼父今卒矣男等所欲致力殫心於父者無從而致之殫之矣惟仰承父意順而行之以追罪於萬一而已矣祖母孫孺人客葬郡城西卽園扶輿歸葬母老多病敢不事母如父存日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庶母張孺人奉之加謹弟士儼無嗣議兄弟之子立之後此數者父心其在於此邪其不在於此邪男等如此其有當邪其無當邪菽水盡歡斯之謂孝有酒盈尊幽明永隔尚饗

告顯妣文

維順治壬辰七月己亥母楊孺人卒於寢距父之
沒八十有五曰九月庚辰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
謹以朝奠敢昭告於孺人之靈曰考古子喪父母
之辭負罪引慝曰繄已之由嗚呼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前人有善福流於後然則後人有不善禍
及於前理勢固然然士俊等不孝不友干神鬼之怒
夏五月吾父捐館舍秋七月吾母見背士俊等罪
大惡極出尋常之外故皇天構害亦備斯世之慘
有視視人將復何言嗚呼父遺命詔士俊等曰老
夫六子存者四人淺爲可傷今三月之間父母不
祿相繼而妹之適劉氏者先父兩月而死六弟士
儼婦朱氏又遲母旬日而亡雖四子孳孳氣息僅
屬而俯仰零落何以爲心嗚呼母盛德著於鄉里
諸子十二人凡母所出與非母所出者皆母躬營
嫁娶俾有家室諸孫出於母所出與不出於母所
出者俱母提攜鞠養而孫毅幼失恃尤賴母分甘
綴綻使之成立今母溘焉長逝則孀孀在疚者豈
獨諸子切怛而悲號尚饗

文陵文鈔卷十五

七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謹以剛鬣柔毛
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
嗚呼閭門咫尺高曾墳墓孳孳相接也今負輓歸
葬道途阻遠井邑荒殘勢有不能然葬必以三月
爲斷喪久不葬禮不除喪閔親之無所歸也男等
乃卜四月一日權厝考妣柩於善應鄉雙墩西後
十餘年男等攜妻孥還故里然後遷葬先人之兆
次嗚呼考妣之卒廣陵而留葬廣陵罪也喪經年
在殯又罪也進退計窮出於權厝豈男等之所得
已邪嗚呼哀哉尚饗

文陵文鈔卷十五

八

權厝二字遺誤不小讀者鑒之勿以爲兩便良
策也 庸菴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偉士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嗚呼考捐館舍將一年而妣之卒亦八踰月矣男等朝夕靈几猶在側也撫柩以哭猶云不遠也而今已矣考妣往卽荒野男等抱木主而長號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喪未葬曰莫不曰祭先生重言之想必有據耶
庸恭

祭亡妻韓氏文

嗚呼余初失怙恃自期偕老唯吾妻是依乃中道棄捐則此孀嫠者孤苦無告何以存活嗚呼余生不辰國家多故險阻艱難吾妻同之今歿矣長逝此余所以悼痛無窮也日月有晦兵火戒心卜是月二十六日權厝於雙墩先夫人墓側嗚呼汝少余十有七年人世常理汝當葬余今送汝葬尚饗

錢烈女誄 并序

揚州城破鎮江錢應式女淑賢死越十二年應式流涕而告南昌王于一寶應王築夫以女之死狀且曰曩昔死義多有未有如吾兒之烈者也人之自殺者五刳溺蒸縊酖吾兒死而五物具焉嗚呼烈矣于一次爲銘築夫述爲傳乃過余而道其事持銘傳示余因誄以哀之其辭曰錢氏大姓世家潤州徙居於揚醫世用售後先繼跡應式云尤應式有女身逝名留其女維何女節孔修待年於柵一死莫救其死維何遭國多難孤城重圍蟻登魚

文陵文鈔卷一五

二

貫礮聲雷震鳥獸奔竄從容言笑誓死旦且有刃者乃剗犀萬段爰淬其鋒就到靡憚應式奪之光芒電燦有燄者火燎原四散爰灼其薪安寢靡患應式撲之閃爍星爛乃結微纆引領受絳介馬橫馳窅窅懸斷跪泣致詞兵近至門有死無二殺身成仁遷延授藥聲吞色憐藥飲不死庭水清淪赴水淺止解帶繫頸須臾瞑目竟隕其命秉昇回祿肉骨灰燼嗚呼哀哉莫惡非死莫好非生生甘如飴嗜不肯捐死畏如虎避恐不遠舍生取死氣至能然一鼓而竭再則惟艱相彼靦靦豈盡無賢臨

難忼慨指日叶天揮劍抵掌涕淚潄浹斃而獲蘇有覩彈冠百死不同義高丘山著名巾幗君子惜梅嗚呼哀哉
寫得從容

文陵文鈔卷一五

三

讀大學

大學章句作於朱子先儒未有非之者而蔡虛齋取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合之聽訟一章結以此謂知之至也爲格物致知之傳以爲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考訂者失其序耳虛齋之說因於方正學所題大學策書正文初觀之似爲近理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詳畧相依巨細互貫而知止定靜安慮得上不屬綱領下不屬條目章句之釋終始先後承之強列於此如人之胸腹而塊然置瓦甃其中上下隔絕今去此二節則以

文慶之鈔卷一五

三

綱冠目以目繫綱所謂有倫有要者也久而熟讀精思淡知其不然大學之綱領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條目之於綱領也簡者取簡焉繁者取繁焉少一不可猶耳目口各具一用然其緩急輕重聖人未嘗不指以示人平治齊修正誠必自格致始故曰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也得者欲平治齊而得欲修正誠而得也知止者平治齊修正誠皆有止而格物以致知也而治天下有原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故獨舉身而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於身之外舉家而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緩急輕重或提之於前或挈之於後古文錯綜變化如此學者識八條目之不可少一又識八條目之有緩急輕重殆庶幾矣故大學當以章句折中而策書正文甚爲訛謬正學不審而助成其書虛齋又不審而信正學之言也

大學之八條目絲牽繩連譬如木然自根及枝自枝及葉雖名爲八其實一事也作傳者分爲十傳

文慶之鈔卷一五

四

章斷類別而其中絲牽繩連者未嘗不存未于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也讀者於每傳每事探其所起究其所至使十傳如一傳斯得之矣如修身齊家一傳親愛賤惡之辟有由於意之不誠者有由於心之不正者其爲滯亂爲弑殺念慮之動惟恐人覺則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此親愛賤惡之入於惡而由於意之不誠者也其喜怒之合宜而未免溢喜溢怒則忿懣好樂之不得其正者此親愛賤惡之未入於惡而由於心之不正者也身之不修如此施之國與天下則所令反所

好甚則好惡之辟而爲僂矣齊家君子於親愛賤惡之辟必窮其始於心意終於國與天下者所謂格物以致其知也夫傳之章斷類別於本傳所釋無遺義言之所及也而絲牽繩連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在讀者自得之言之所未及也然則讀者當如何講誦於其本傳所釋者而釋以孔子之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則十傳如一傳矣嗚呼此讀大學之法也

心兼動靜正心亦兼動靜正心修身章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靜之不正者也心有此四者

文段文鈔卷十五

五

而四者皆不得其正此動之不正者也靜不正而動亦不正失則俱失也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承上接下之辭耳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則指不得其正也而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未之解也乃於下節補之而曰敬以直之君子察乎心之無以訟其身而敬以直內則不至於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矣其詳見大全小註心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期待之心或事已應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則其於有所云云明且盡矣事未來而

先有期待之心者靜之失也應事時意有偏重者方動之失也事已應而留在心下不能忘者終則有始動之失而又爲靜之失者也皆不能敬以直內之過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遂以心之不正舉而納之於動故其說窒礙不通至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然則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正心之學存養與省察相半常人先差之於存養耳如虛齋之說謂常人能存養不合謂聖賢廢存養又不合且心之正有動靜不正有動靜如虛齋之說心但有動之不正

文段文鈔卷十五

六

無靜之不正故曰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也夫常人之心未見於用時無不正之可言乎一心作主不定雖閉戶獨坐一念未滅一念又起同於翻車流轉撼搖無須臾停其暫得休息者昏眊欲睡耳故明道言性靜者可以爲學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緣常人之心不能一刻得靜也不靜則憧憧往來可以爲正乎今謂心未見於用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是以常人之心爲靜而寂然虛明與聖賢同狀何待常人之厚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其說窒礙不通至於如

此

文章史記爲近古如游俠滑稽酷吏諸傳每人偶指其平生所爲一二而其人之形狀容貌性情畢覩嗚呼斯其所以云工也學庸語孟尤有進於是者說事闡理約畧而已具夫兩者舉夫一遺乎彼者見乎此參伍錯綜由其言之所及以推其言之所未及聖賢之大用畢矣齊家治國平天下兼化之處之二義化之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處之者已欲立達而立達人者也假如後人作治國平天下二傳如何化如何處闕不可矣而處之化之累

文選文鈔卷十五

七

廣盈篇終不盡也而傳太學者不然治國但詳其孝弟慈之成教者耳平天下但論其好惡之同民者耳蓋國於天子也近笑語嬉遊朝發於宮中而暮聞於畿內不能欺也故化之爲難天下於天子也遠鰥寡孤獨抱冤於海隅而見抑於縣令不能訴也故處之爲難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然平天下章老老長恤孤承上章孝弟慈而爲言則義固相通也而平天下者孝弟慈不出國而成教於天下傳者祖言之矣治國者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傳者竟未之言也引而伸之存乎其

人耳然則齊家一傳何所言乎言其化之處之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之辟一家羣而効之化之者失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情之辟而作止舛謬賞罰顛倒處之者失也唐高祖剷除僭亂四海爲一妃嬪招權納賄建成世民元吉人自爲政詔敕令敎並行爭奪紛起其爲能化之邪其爲能處之邪

可入註疏

讀大學樞要言簡而意該可謂另具隻眼矣其論治平處之化之之道雖會人微印証分明脈

文選文鈔卷十五

八

絡一系不走若修齊傳中親愛等之由乎心意與論心之動靜處尚須參以大註或問語類集義精思得之庸菴

讀孟子

道精於事之熟而神於力之強。今夫君子之志道也，踴躍而步之，矻矻而趨之，措之於口，襲名號，蹈規矩，倉皇辨析而前，瞻後顧，恐一語之乖於其說，故其言拘而不快，言者甚勞而聽者易厭。此無他，事之不熟而力之不強也。若其人之具有強力而熟乎其事者，不然博博貫通，雖夢戲醉謔而皆歸於道，出以告人，隨物觸類，從容指畫，揭其小而大者，不踰叩其顯而微者，不遺，言之約畧而已，使人入於其範圍，斯可謂天下之精而神者矣。吾讀孟

文選文外卷十五

充

子書至保民章，竊謂孟子庶幾於此，而以為事之熟力之強。孟子嘗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此治心之要法也。人雖渾敦窮奇昏暴，鬼瑣不才而歷歲月，遇紛紜，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未有不動於中者。且馳暮逐一不省察，同於浮漚，自起自滅，此莫大之害是故，貴於知也。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髮一絲之善，雖正且誠，不過一髮一絲而止，自細以至巨，自少以至多，則不可勝用是故，貴於擴而充之也。雖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惡見其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擴之充

之者，譬如瞽者，偃偃何之？有一善未嘗不知，則其端可引是故，擴克之必由於知也。世之學道者，不能不務於治心，苟務於治心，必不能捨斯法。孟子與齊宣王論保民，即其以羊易牛，旁導曲喻，至於千餘言，大抵不外知與擴而克之以羊易牛者，不忍也。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也。明以羊易牛之為不忍，又明其為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則知之盡也。以羊易牛者，思及禽獸也。百姓重於禽獸而吾之老幼重於百姓，老幼推而及於百姓，又推而及於禽獸，則擴克

文選文外卷十五

羊

之盡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動而不省察，其患在不知知而止於此，則其患在不擴克，不在不知也。人之病也，必有其所以病者，體熱頭痛者，感乎霜雪，嘔泄霍亂者，傷乎暑濕，知而不擴克，其病之本在欲也。霜雪為殃，散其寒則愈，暑濕為禍，去其邪則瘳，知而不擴克，欲為之患勝，欲則無不擴，無不克也。宣王之欲，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則不能不與兵，危士與兵，危士則其勢不能及百姓，豈但勢不能及而已？利令智昏，必有從而困苦之者，而辟

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區區一牛無所損益成敗故於其殷鯨而不忍以羊易牛談笑行之無所牽制此如山林餓夫見路人貧窶者慈形於色悲哀流涕或盜人之狗而啖之屠殺剝割欣欣如矣宜王之欲若火燎原不可撲滅而持以勝之者孟子所云緣木求魚後必有災是也而人不覺耳宜王念其欲之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典兵危士之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而反致災則欲自釋欲釋而其愛民之心當油然而生此目畏尖物反復百方以克其畏者耳目畏尖物以其物之刺人雖不交於目而亦畏之也門戶几筵皆置尖物焉習知其不能入目則不足畏矣心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以其樂之可欲也揣長度短知典兵危士而不得反以致災則不足欲矣後之儒者奉一先生之教言心則標理氣言治心則目敬義危坐厲色而訓於人曰如何知如何擴克如何勝欲而孟子不然疇昔纖介末節尋常忿爭粗跡婉挑直示一一寓焉何其精而神也信乎事之熟力之強事熟力強則左右之咸宜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楞嚴一書

佛與阿難於講堂林園之屬剖繹奧眇滾滾不窮有孟子意焉然佛以闢其禪孟子所論皆聖賢天德之蘊彼邪而此正彼幻而此實故孟子爲漢於道也

文勢特似大蘇

孟子與齊王言正是標理氣目敬義處正是危坐厲色而訓處非欄柄在手改頭換面一派野狐禪也後語雖詘佛然已浸浸乎入之矣

庸菴

文陵文鈔卷之十五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

涇陽雷士俊伯頤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賁賡載庸菴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士俊繼室劉氏信佛說每遇朔望蔬食默持數珠誦佛士俊與劉言汝學佛易所以者何世間衆生皆以憎愛沉溺苦海造無邊業婦人瞋恚叢起回緣業果相續無遇妾及子非已出與夫羣婢汝今遇妾以思諸子一視小婢終歲不聞疾言此結既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

一

解諸餘應解圓脫竟可成佛劉答曰諾順治辛丑之歲劉年三十六月十五日其生日士俊於新安孫無言處乞得舊藏觀世音像裝飾成軸爲劉祈年因宣此義說偈以授殺婦孫氏豹人女也亦信佛者授使誦之

衆生種種業憎愛二苦造吾觀世間人無不知愛已緣愛遂有憎皆以已私故利已爲親厚病已爲仇讐同室相賊殺慘酷千萬狀婦人性悍毒其最則在妾次者他母子次者惟婢兒晨夕飲食間無端生惡怒胸若火燄燄灼弗可撲滅挺擊刀斷割

須臾備諸苦負命與還債百劫在生死云何除此業方便有一捨捨則已愛去因得無所憎今遇鄰人妾整衣前催迎如遇鄰人子笑語手提攜如遇鄰人婦坐與之酒肉云何無惡怒鄰不關已故誠能捨去已愛念從此滅無愛即無憎已亦作鄰觀煩惱既不起六根成清淨一結解如是諸結如是解塵垢二遠離應證菩提義是歲中元日艾陵居士雷士俊題

偈語雖東坡爲之不是過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

二

何崑白真贊 并叙

順治辛丑九月九日妻弟韓三接招余飲崑白何公共外舅也酒酣慨然謂余曰老夫無男而有二女今六十餘矣作一小像遺之子盍爲之贊其明日公攜其像同三接過余展而觀之碧梧峭舊參天公坐其下一石豐髮旃帽道士服頸懸數珠其右童子吹簫發火煎茶其左童子執爐焚香嗚呼公蓋嘉隆之時逸老邪贊曰

岸遷谷變公不改移刑繁歛重公罔聞知冠裳都雅秦風漢儀焚香煎茶俯仰以嬉我思嘉隆歟

從之

書離騷經後

古之盛世非天下之皆君子爵祿以勸善刑誅以懲惡朝廷彰輝黜陟無有不當天下之安富尊榮常在君子而人之慕利者求思獲欲思遂而不爲小人也及世之衰亦非天下之皆小人賞罰渾亂賢不肖顛倒士之澡身潔行而死亡貧苦者類皆然也人非曾冉亦何樂死亡貧苦而切切於善而不爲惡哉故昔之君子今之小人也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嗚呼此秦漢以來之通患也人之於善也勞心戮力其勢常難人之於惡也縱欲逞意其勢常易善則剛正寡容而每失志焉惡則巧佞希合而每快志焉夫人善善惡惡雖性生而有之中人以下沉浮苟且豈肯終蹈其所難而甘於失志者世之君子執德不堅半途而廢其人不足論矣然世衰道微而致其如此亦在上者之過也離騷曰既子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此又君子之疾病可爲重戒者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而人之所畏服者以其有不可爲者而不爲也若不可爲者亦爲則

將無不爲又奚在其異於衆人而人所畏服也近者制科賄賂縱橫錄錄者無怪矣豪傑之士亦羣效之從而爲之說曰哲人貴乎趨時生斯世也雖孔孟不能不由斯以進也又錄錄之徒靡所挾持山林終老則已耳豪傑之士多材多藝平治天下舍之其誰矣奚能守細節而沒齒淪棄也嗚呼暮夜殺人以金而買官者是患得之鄙夫也君子而爲此則亦鄙夫矣其所謂材藝猶糞土也人有家藏千金者欣喜之不勝而瘞以入市栩栩矜侈遇盜而喪其金猶欣喜矜侈之不已五尺之童皆笑之矣世之君子三復于進之言母爲天下笑也崇禎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書

借離騷以發其慨

艾度文鈔卷十六

五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次山後更玉少
癸巳秋吟次山述懷而作也次山葬其先貧愁落魄心竊傷之寓物見意嗚呼詩必窮者後工況爲悲秋之辭也宜乎慷慨悽惋頻顛而歎息矣次山之詩如此然則世之遭時志得者其詩之工不工可從而知也順治甲午仲春涇陽雷士俊書於大隱堂

艾度文鈔卷十六

六

書朱貞婦誄後

人之所難莫甚於死。今夫人飲食寢處安寧無恙也。苟遇醫者切脉望色期以必死。則艱然終日不樂。人壽考雖至八九十歲。一朝病革將死。顧其妻帑涕泣沾襟。夫有疾而死。事之無可逃者也。以無可逃之事而猶懼畏避若夫義不可生非勢之不得生也不死則生共事在我誰肯棄生全之樂而就死傷之慘乎。天下齷齪之徒所以包羞忍詬而有覩相視也。唯學道者然後蹈鋒刃赴水火而不辭何也。學道則知輕重君父之倫重一身之患

艾陵文鈔卷十六

七

輕其講之已審一也。學道則具大度淡於禍害雖亨醢殺戮不動其心二也。有此二可死故死不足爲之難也。至於閨門女子與夫猛將悍卒目未覩經史躬未親師友而臨難慷慨舍生取義所謂天授非人力者乎。此朱貞婦之死有足嘉而吾友張問達誄辭之所以作也。貞婦江都朱之儒之妻問達之妹也。大清兵圍揚州貞婦在園中城破貞婦恐不免於辱以幼女授之儒投諸水自赴河而死其節烈炳蔚天地間問達反復論述揚美悼窮一唱三歎者問達善讀書少卽與余學爲古文凡

序記誌銘自問達爲者多有法度可觀嗚呼揚州城破女子之死義者頗有而姓名不著遂以泯滅零落余甚惜焉貞婦得問達乃彰矣余讀貞婦誄而有感故備言之以見貞婦之節烈不可沒而貞婦之有問達亦貞婦之幸也順治戊子春三月逸民雷士俊書於幸樂草堂

艾陵文鈔卷十六

八



書公弟淑度稿後

余弟淑度既公余集其平居課習之文凡五十六篇而泣然流涕不能卒觀嗚呼此余弟淑度疾時所蹙頹撫膺勉強持筆而爲之者也淑度少遭疾弱不勝衣寢食失宜輒肺熱而嗽嗽則求治於醫輒愈愈未數日而嗽又大作頻作頻愈如是者四五年淑度既冠而學於余余與之共處一室見其無十日而無數日之疾疾已而藥無一日輟於口者淑度徂以爲常不知其苦余亦狎觀之不知其可憂也今年二月疾去十之七就試泰州爲督學

文陵文鈔卷十六

九

所積余慰之曰士不患不遭時惟患無學也淑度然余語方聚周秦兩漢之典籍與唐宋諸君子之所論著者而誦之夏初疾發而遂公矣年二十二淑度天資最美喜春秋左傳之文手錄爲帙誦之數徧則能記憶余恒嘉之而愧不如焉獨以疾之故一歲所誦不滿三五月也然視疾小瘳卽據几吟咏須臾嗽甚氣喘不得休息則掩卷而坐比嗽稍止復開卷默識之其文遇題起義不踰於矩一依先正王唐而言之所竟疎宕閒適觀者自喻於無言而鏗爾有餘意余持其文以質王築夫談青

今申周良鄭廷直皆以爲文之風姿似余然素多疾而又蚤死故所撰之文少而不克充其才無所顯以終余生而勤敏古今之書矻矻窮年未嘗朝夕暫廢而天資魯鈍長而無可表異者淑度天資穎敏乃以多疾蚤死故但似余使其強健無疾而殫心斯道雖不免於疾或至壽考而積以遲久其淡造當不可量豈余之所能及也余志濶大動慕古人而鄙今人之卑陋世皆譏笑之淑度不以爲非所趨畧與余同余每狂言曰古之聖賢其仕重始進必以其正今席珍待聘若莘野隆中之事泯

文陵文鈔卷十六

一

矣惟以文進不由他途是亦正也余守此頗堅淑度適試絕未奔走公卿之門求其闊說故屢試齟齬而無愠色然亦以是不得補郡邑庠序弟子而公淑度名士儀其孤毀公後始生嗚呼余弟之談笑歎息之聲毀不可得而聞矣斯文若干篇余弟之遺音也余慮其散失故序次以藏焉而又備述其本末使毀長而讀之知其父處躬短折已能如此而亦以羸躬短折其才有所未盡不至於成當發憤好學以承繼其德業使人喜余弟有子而亦無憾於余弟也崇禎十三年七月丁亥涇陽雷士

俊書於遺今堂

悽惋

文獻文鈔卷十六

十一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計甫草喪其長子孺子準構亭題以思子汪荅文爲之記米紫來圖之而荅文書其記於左荅文之記其畧謂先王之喪殤視成喪特降甫草哀思近於無節而先王制禮不敢過者余謂不然先王喪禮長子三年降而期又降而大功小功使甫草喪孺子衰經踰時不除是爲壞禮不可也若除衰經而春露秋霜履之悽愴怵惕亦無已之情禮之遺意未爲不可也子之於父也致喪三年及祭思死者如不欲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故君子有終身

文獻文鈔卷十六

十一

之憂忌日不樂情之所在誠無已也而何疑於父乎且禮殤稱陽童字而不名又爲殤後者以其服服先王之於殤立字表之立後繼之庶幾進於成喪者也余初見多十三歲殤平昔脫粟之飯其病也貧不能療治其沒也不能具絞紵以歛其殯也不能買地以葬余怛飲泣頗嘆於心乃哭之之詩曰貧家爲人父所愧誰云無參苓艱醫藥羸羸恨庖厨桐棺荒山頂悵望一號呼昔子夏見短於曾子因念創鉅痛甚患不切膚罕有喻者曰緬惟西河氏喪明安可責至情所苑結苛禮惡能抑悔

味良苦酸食者纔自識觀甫草爲孺子而構亭則其推慈父之心盡隆於孺子者得無憾矣余以貧之故賺於吾兒多迄今耿耿若文不與甫草豈與余邪嗟乎曾子不知子夏之悲若文不知甫草之悲亦不知余之悲余以余之悲知甫草之悲言之獨異於若文雖然樂正子傷其足而有憂色子夏之喪明繩之禮爲過而其情爲可憫也

真摯

代論科場事宜疏

臣見會試中式文字腐臭濫惡空疎悖謬其稿初出人疑其僞作訪之乃是真稿遠邇駭惑謫訕沸騰愚婦稚兒罔以爲笑遽起忽貌高第之念且懷廢書不讀坐待僥倖之思陛下以文字爲取士之故事而存之不去抑以文字爲徵於士子之學問驗於士子後日之政治而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如以爲取士之故事京師觀美存之不去今師旅煩費屢患無財何爲倒竭府庫營此套儀比至三年例值鄉會二試只聽妄黠若干人布在庶司縱不

得人其謫劣寡聞至茲極矣料無再加如以爲士子之學問畧徵於此士子後日之政治豫驗於此欲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奈何委之鄙陋斗筭之夫而收此學問錄錄之徒敗政壞治荼毒陛下之百姓傾覆陛下之國家臣惟文字一塗近於無用士子晝夜講聖德談王道既仕曷嘗有其緒餘涉獵曉大畧者沈敏著稱徧覽羣籍馳騁賈董者迂誕可歎而祖宗三百年試士竟以此者固敷奏以言肇端唐虞由來已久亦天下有知而不能行絕無不知而能辦四書五經先民揣義度理猶衡權之

於輕重丈尺之於長短縱橫低昂不爽秋毫苟其
人七藝或事深通則義理貫穿推而達於天下之務必
能同儕不疑之援引春秋而斷獄古昔否泰興亡
之異鹽屯茶馬之宜雜散於歷代之史與國家之
典制或論表策判疏暢熾悉則考究習熟識能應
剎豈有涖官而無所建立鄉會咸得斯人天下何
憂於亂今中式經書之藝臣不敢繩以孔孟之微
意傳註之奧指但令其人各句自爲解釋首尾舛
乖不成其說至於後場記誦八股之語改易體格
便名論策而表判公相鈔寫弊愈匪淺優者填列

秦漢往蹟累積唐宋陳話自號奇博未嘗胸臆洞
徹開口了然今流賊尚未殄滅征戍繁興糧餉匱
乏兼以郡邑蝗旱民半逃竄偶邊衙門缺人輒以
此輩充位沿邊之防彼如何孽盡軍卒之須彼如
何供億殘破之蒼生彼如何安集不過貪利守祿
全置不校日甚一日將不可救每計及此頗爲寒
心臣願陛下詔自今以後獨碩彥弘儒海內所屬
望者纔許主試一榜獲才倍蓰尋卽超陞若所擢
非其尤細者降罰巨則議罪士子雖已中式禮部
禮科嚴爲磨勘果其卷不合中者仍爲革黜革黜

雖盡一榜無傷陛下方關係舉諸路科目數少以
保舉等人補之其磨勘失實不當者仍責禮部禮
科某科鄉試禮部禮科亦以磨勘退幾人所駁影
響枝梧無怪乎羣羣招皆誠發擿安確革黜雖衆
人自悅服寂焉無譁夫中者皆才士則俱勵十年
之後豪傑充滿豈啻人文之隆抑亦萬職修飭宗
廟社稷之福况文字虛器其傳最遠若辭氣醜穢
播之外國不謂工贍者之不取乃謂取拔多士者
云爾且晒天下之無人陛下只爲文字一塗亦宜
慎圖而盛衰又不啻在文字大兵大刑將因於斯

其有利有害却歸宗廟社稷臣狂愚昧死伏俟誅
戮

切直

防江

臣觀魏史魏主丕以水師伐吳親御龍舟時江水盛漲丕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飄蕩幾覆沒乃旋師甚矣江之險可以固國也魏土潤軍雄丕席其父操攻戰餘威興師窺吳見江而氣沮膽奪逡巡不敢前堂堂大魏不畏吳而畏江濤之洶湧則江之險勝於黃河之壯殺而之峻遠矣然晉王濬滅吳易如破竹橫江鐵鎖皆為燒斷順流進棹莫有遏者而宋曹彬滅唐以絲繩度江作浮梁渡師梁成宋師馳驅而道

艾陵文鈔卷十六

七

遙也江之不可恃如此吳唐之君當其倚江自徂也以爲洪波天塹子孫世傳不壞之業亦何虞乎及其亡也晉宋之師如履坦途則向之所恃者祇以爲誤也蓋山川丘陵雖云地險宜有以備而守之備則險不備則不險也非獨不險而已敵乘其虛而馮焉且爲敵資敵恐其險之不完也三里之城號令明肅貴賤一志雖圍以數重之師堅持數十晝夜而不能陷矣帝王之都金城百丈限以長江恃江而不修備則敵之侵也江不足爲之阻乃倉皇相顧莫曉所措不亦陋乎今兩京兩北並置

應天創造與順天釣陵廟茲處官殿茲存豈不重歟而陝西之賊未殄絕也湖廣招撫強賊屯之一且猖狂復叛舳舨絡繹以犯應天陝西之賊出而相犄角則岌岌乎其危矣夫應天陵唐之所處官殿之所存有長江可恃而使有極危之勢可謂無具何能垂拱端坐而遂已也然京城枕江遊談聚謀未嘗不備也備之而不得其所備幸得其所備而上下襲爲格例非誠有意捍禦也若此者豈愈於不備賊來潰敗不可收與不備等今自九江以迄應天連布監司其府立同知衛立指揮鎮立把

艾陵文鈔卷十六

六

總口立巡檢統以文武操江御史歲一察視由此言之江之尺寸之地分卒以戍可謂密矣而議者且欲於頰和諸地防賊之所從入也制非不詳策非不善皆不能以有濟何也備之而不得所備者無論矣備之而得所備者又格例也上曰舊有此事也吾胡獨廢姑額衆而舉焉下亦曰舊有此事也吾姑遵之以塞責承平耗竭庫祿劫奪財賄有急則掉臂而去朝廷焉賴於此哉易傳曰蠱則飭也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沿江列官陳兵歲久弛廢循名

求實以扶傾。尊敝權歸文武。操江文武。操江慎擇其屬。更改規模而整理之。使我有患難可託之將。將有患難可依之士。賊未至。雖使蹈白刃而不辭。賊至而追逐救援。皆有方法。庶幾長江首尾相助。如一身一體有痛。兩手不呼自赴。所謂備而守之道也。溪巖巨谷。牛馬充牣其中。樵兒牧豎嬉戲。無所懼。虎豹穴居。猛夫過而變色。猶是巖谷也。據者異則強弱殊矣。王公設險。伊闕羊腸。孟門太行。自古在宇內。何設焉。壁壘精嚴。牢不可拔。故謂之設也。而世之鄙儒不達治畧。見四方變起。憂應天

艾陵文鈔卷十六

九

之不能安寢也。鯁鯁議曰。官慮少耳。兵慮寡耳。夫官已曠矣。不求其盡職。而又增官。官增有官之厲。而功不建。兵已冗矣。不求其致命。而又加兵。兵加有兵之擾。而寇不殲。官增兵加。不戢暴而滋暴。可勝歎哉。嗚呼。官不建功。兵不殲寇。於社稷未聞毫髮之益。而徒萬億之損。今世之通患也。

艾陵經濟之學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具呈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呈為奉文另詳以便頂補事。前月本學廩生楊允弼缺出。士俊起復年月考案次第俱在舊廩生吳汝恭先允弼缺。士俊當頂補本學具文申本府本府轉申督學監察御史宗蒙督學監察御史宗批雷士俊起復考案雖俱在吳汝恭之先。但三等序補有先丁憂次病痊之例。則士俊固病痊考復者也。詎得超汝恭而上之。仰再查確另詳竊查欽定教條舊廩幫補有四項。一丁憂起復。一病痊考復。與停降考復緣

艾陵文鈔卷十六

三

事辯復二項為四教條云。如考後有起復准復者。序於與考之後。不得攙越缺出該學次日即查係廩生某人見缺應補。申提調官覆勘無礙。申文詳奪此丁憂起復見於幫補一條者也。若病痊考復則告病補考。違限而任廩後已補考准復者。非起復准復無缺而適遇患病依限補考者。教條云。凡患病者提調官取該學及醫生甘給按臨半年前開報限三月內補考。違限者廩任作曠。始以告病違限任廩後以病痊補考。准復此病痊考復見於服闋告假諸件一條者也。士俊於崇禎十年丁母

憂十二年起復久因無缺未得實補只緣士俊前於歲考偶遇病目實屬補考今缺出申文請補疑於病痊考復士俊補考在限前廩任本因丁憂不固告病既非以告病之故而任廩今亦不以病痊之考而復則士俊乃是丁憂起復中雖經告病補考却無違限任廩等情終非病痊考復而以一人兼舊廩幫補四項之二也又查教條凡批限補考者違限半月雖考附一二等不准幫補督學監察御史宗於今年二月內按臨士俊於四月初旬補考計月未滿兩月又不得附違限不准幫補者之例士俊與汝恭俱屬丁憂起復而起復年月考案次第士俊實居先當補允弼缺教條備在可據伏乞依文另詳申請施行

訟馬中英冤稟帖

具稟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稟爲無知可矜仰希天鑒俯徇微情以全骨肉事竊見婦人爲人後母而嚬濡顧復能愛前母之子者世之所少後母不愛前母之子而共子能恭順唯謹不失其子職者世之所難苟非讀書知道而行之有方鮮不陷於大惡馬中英西秦之小商也被後母武氏訟其不孝衆口囂囂中英罪不容誅矣然事之本末有足憐者自其父在時徒手至揚州爲人奔走服勞起家至金千兩號稱五六千兩而一家老幼皆取給及其父亡痛武氏與武氏所生二弟之無依迎至揚州朝夕供奉大概與已畧同二弟不遜致望大過每爲睚眦之語武氏助之此中英見疾於其母之本末也中英凡庸而千兩之金閱歷數十載饑渴寒暑備嘗慎重吝惜人之常態也親友爲之排釋者但合量力度德令其母弟衣食不闕而二弟年方壯亦令習買同養厥母庶稍稍平中英之氣而通以遇天下之中人矣彼親友不識此乃有苛刻之求命其二弟三分中英之所有中英父昔曾負債近千兩又命之獨債賢士大夫之高

義而責之錄錄之凡庸中英勢窮莫支遂逃歸陝西以避之此親友不善排釋激中英成兇頑之本末也中英被母告之後已蒙師臺委親友爲之議處矣中英卽以陝西兄弟三人公共之祖業讓於二弟又許之金一二百兩其母弟貪利無厭覲覲愈奢又欲速得之數日內中英連年生計漸困毫無可加而所有多屬故紙之貲財豈遽索之人以付彼此親友爲中英議處旬月不決之本末也昔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昆弟訟田自言延壽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兩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骨肉殘賊昆弟猶然而况母子乎惟乞師臺思法兩盡開悔其慈仁已絕之母曲保其愚癡可矜之子誠調和人骨肉之盛事也士俊閉門讀書者十餘年豈敢一旦以匹夫之賤出而冒試明威知師臺存心同於天地而士俊無私可質鬼神恨世之薄劣萬狀見中英於武氏不爲甚非而親友之所責母弟之所望中英有死而已故敢以其狀悉陳於前如所言或誨士俊以庠序之人巧庇不孝之子罪在中英上矣當與連坐伏惟鑒察

艾陵文鈔卷十六 垂

具昆胞與情切文亦段落分明出入銖銖悉稱庸卷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終

艾陵文鈔卷十六

垂

序

鼎革初雷子避亂昭陽與先兄平菴及余爲莫逆交既雷子返楊州杜門掃軌余時過之卽治餅餌酌酒歡笑談古今事竟日不倦三徑蕭然不知門外車馬闐擁也雷子美才博學取巍科易易耳而雷子夷然不屑甘爲農夫以終其身雷子之心苦矣生平文章與王巖齊名世稱雷王云間爲詩歌有山榛隰苓之意旨深詞婉本之性情與世之競浮響趨纖靡者天壤後遷艾陵湖畔築萃樂草堂居之三餐外惟以吟咏送日而已雷子歿其子雷毅日持其父之詩文求人爲

之剗剗行世而負子庸菴則當今慷慨好義之士也曰雷子名噪於世已久而文章未得傳後譬沉珠玉於湖海爰出橐金梓之雷毅因乞詩序於余以余知雷子也然余老矣今年七十有九矣泊焉靜守謝絕一切應酬之文然於雷子則不敢辭故述其梗

詩鈔序

卷二

書

艾陵詩鈔卷之上目錄

樂府

結交行

短歌行

貞婦歌

冬夏行樂歌

四言

切燕

五言古

舟行感懷

艾陵詩鈔卷之上目錄一

苦雨

哀廣陵

月夜

贈李艾山

寄王築夫

相地構草堂

張浩生見過

訪李自弘二首

懷古二首

述憂

春日詠懷

詠史

訓李叔則

送王休菴歸秦

戲贈孫豹人

寄王築夫

泊泰州城南

河浴

八月十五夜草堂簷下獨立

待王築夫不至

艾陵詩鈔卷之上目錄三

喜王築夫見過

王築夫又見過

送河間司理李吧瞻赴任

送王阮亭先生之任禮部兼呈汪蒼文

送王幼華歸秦

哭兒多

贈周櫟園先生

初夏邀李視齋王西樵孫介夫王築夫陳散

木孫豹人泛舟紅橋得魚字

仲夏王西樵招飲寓園

將進酒壽江太夫人

王考功歸山東置酒李氏園話別得珪字

贈汪季月

後更蛟門

汪季月招飲分賦得心字

七言古

夜泊永安獨坐板橋上

贈孫將軍秉法

醉歌行

醉歌贈葉博之

王無異嘯月樓歌

後號山史

文陵詩鈔卷之十目錄

三壽歌壽叔岳翁趙克念翁與張侍立李承

明爲老友

訓李叔則余與孫豹人攜酒過飲叔則以詩

贈

送族叔雨化歸秦

謁柯園歌贈孫豹人時豹人四十設弧之辰

送陳伯幾歸金陵

貞靖歌贈房與公

和閔渭璜兼呈鄭侍御父子

題趙公克念九秋圖

今夕行

送孫介夫之京口兼呈邵天自

送孫無言歸黃山

歲暮歎

文陵詩鈔卷之十目錄

文陵詩鈔卷上目錄

文陵詩鈔卷之上

涇陽雷士俊伯額著

昭陽李沂壺菴
三原貞賡載庸菴 較

樂府

結交行

娶婦莫娶娼家女交友莫交都人士娼家態度非
端良彼都人士輕薄子 聖朝偃武四海同文園
冠句屨六七為羣指天誓日高誼屬雲觥籌交錯
飲酒半醺握手言笑吐辭繡紋易地改轍道殊志
分孤鳥遠來號日暮中道徘徊失其路奈何彎弓

文陵詩鈔卷之二

向天射垂翼縮頸避濃樹汨汨斯人後接前開關
至今幾萬年何世何人無交遊管鮑二子稱獨賢
鮑叔牙管夷吾安得黃泉起復生齊鑣連茵與之
俱

短歌行

汎彼中河逝無停波容華坐零來日幾何倏忽四
十咄嗟悲歌顧瞻高堂涕淚沾裳清風飄飄素帷
空張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聞
道崆峒上有仙僮持藥一九光耀殷紅服之身靈
輕舉乘風延年益壽與天固窮

貞婦歌

貞婦歌雷子為吳延支母胡氏作也胡氏
二十三而寡延支其遺腹子也庚子胡氏
春秋六十延支三十八矣

黃檗何鬱鬱誰知苦味多妾心如燄日歲寒傷女
蘿 女蘿繞長松自應先憔悴豈知後松彫終非
負霜質 歲月何乃駛離君今已老纖纖白髮垂
似彼霜下草 歲月何乃駛驚看老大兒憶兒懸
孤日是君卒哭時

冬夏行樂歌

文陵詩鈔卷之三

冬夏行樂歌雷子為鄭子士介而作也已
亥之歲士介暨其夫人汪氏年俱五十六
月三日汪生辰十一月十四日士介生辰
贈此佐酒

風淒淒兮窮陰晴雪皎兮遠岑百卉影兮無餘庭
柯索兮蕭森彤堂爛兮洞殿日杲杲兮暉侵爐光
明兮獸炭之子擁兮素琴頤而長兮髮黑狐裘輕
平潔白金紫灼兮纓簪

氣鬱蒸兮日永朱光流兮修景高樓歸兮造天洞
房懷兮風冷沈瓜李兮玉盤活火煎兮龍餅縹緗

歌吟蠟燭淚人憺今貞靜下女從之如雲蛾眉曲
今豐頤鬢髮垂今齊頤

鋪几筵分辰良綴藻繡分裏牆蕭鼓振今喧闐賓
客集今滿堂才莫才今盧駱貴莫貴今金張美如
玉今誰氏公子愉今翱翔衣五色今渥彩長跪進
今旨酒曲徐奏今霓裳

宅近市今白屋冠黃冠今草服飯脫粟今菜羹經
三月今無肉家藏書今千卷每坐臥今披讀幸衆
賢今滿朝余得容今碌碌有何物今相遺終朝游
今芳洲采蕙蘭今盈菊

四言

胡燕 并序

胡燕悼失養也歲不我與劬勞堪念追悔
既往涕淚沾襟

翼翼胡燕載語載飛頽庭際翻凌春暉雛鳴於
巢呢喃苦饑逝彼遠林薄暮忘歸
翼翼胡燕載飛載語銜蟲來哺無愆厥序鼓翅荒
邈見企伊佇心乎愛之匪德於汝
母曰百年日月于征特聿云邁嗟不可爭我思古
人菽水垂聲盡歡無憾豈必公卿

五言古

舟行感懷

鄙人安迂拙作事寡成謀應舉昔見黜上書今不
收兩載奔走軀終日但孤舟青草岸邊秀白骨水
中流萬家盡燒毀短牆委荒丘我心何怫鬱涼風
冷颼颼騎馬誰氏子連鑣過未休腰插大羽箭身
被狐白裘諸君宜努力慎毋忘冠響

苦雨

小漏尚可塞大漏從何補浩浩悉懷山無復有下
土聞道神農時甘霖日可數五行鮮愆敘你徵見
賜雨皇天不愛人近事異前古城郭血流赤那堪
繼歲凶隴麥青青秀動搖水光中敢畝將如掃偃
仆萬里同蹙蹙無所騁咫尺路不通吟咏有書卷
談笑喜隣翁目前且快意遠慮安可窮

哀廣陵

哀廣陵悼弘光以後之亂而作也卽事傷
懷情見于辭

竹西一都會佳氣常氤氳簫鼓喧月夜甲第接天
雲酒肉臭充塞霧殺起輕紋與臺擁素娥泛舟日
紛紛

黃將從西至，梟騎滿平原。鎧甲金銀耀，旌旗日月
晉市兒敵王，愾空拳出郭。門議者身萬段，公卿不
敢論。

皇恩念倒懸，督師勞相公。罷敝張儀舌，驅馳諸葛
躬。紫泥拜封爵，新綸下褒功。從來中原患，豈在敵
國中。

長安豪俠子，紫髯七尺軀。青驄黃金勒，馳走洞達
衢。瞋目髮上指，叱咤輕文儒。繫馬入酒肆，笑教留
歡娛。

四郊千幕列，六月猶被裘。飲馬邗溝隈，立幟蜀岡
頭。哀角夜幽咽，近畿饑邊愁。迷樓古昔盛，烟花萬
重稠。

王師遲不進，頻煩督府催。轅門隕太白，哀詔撫嬰
孩。三軍咸縞素，痛哭奠金罍。愚夫快目前，歡聲喧
如雷。

金城高萬丈，峻嶒漢封疆。蟻登如平地，萬戶列旗
鎗。血流道路赤，兒童盡國殤。將士抱鬼妾，飲酒吹
笙簧。

枯骨昨收葬，妻孥今贖歸。焜耀明光錦，稱身短補
衣。高館張燈晚，清歌拂塵飛。太盛物所禁，堅城潰。

重圍

月夜

皎皎雲際月，流光照街衢。隣人當門立，相就語諸
途。仰觀月半滿，清輝苦寒癯。錦雲四環繞，澗潔好
如珠。平子不冠來，亂髮黑白殊。四望暮蒼然，鬢眉
乍有無。會面問消息，垂頭但長吁。故人可見訪，攜
手相與俱。張燈設酒榼，附耳雜譁呼。歸來秋風冽，
蕭瑟砭肌膚。

贈李文山

大行捐萬國，綱維忽弛絕。風霾白晝昏，旬隱天柱

折蕪城。當孔道，悍師爭窺竊。虐甚洪波湧，憂同猛

火焚。避地東海濱，震驚處。喘喘李子溫，如玉落落
當世傑。定交杵臼際，每談永日微。笑彼人間友，開

墮在晚節。惟君淡若水，耐久義不滅。吐辭諸宮商，
道德相磨切。憶曩全盛時，冠蓋如鱗列。高館聚英

賢，廣路走駟騾。馳騁班馬文，縱橫韓范烈。俯仰三
五年，事與往昔別。人士半零落，咸嘆氣鳴咽。寒冬
衆木枯，松柏傲霜雪。甘貧且著書，辭榮就巖穴。

寄王樂夫
旅食度永日，惻惻懷良朋。死別念已絕，生別情難

勝王字晚志道居家孝友稱文章豈不美微細未
足矜舉步欲汝即超走力不能長堤抱曲水簪溪
寒氣凝村屋逢多雨塗泥兼鬱蒸干戈多離散索
居固其恒

相地構草堂

亂世求食急腐儒治生難陶令晉高士力耕以營
餐吾性尤疎拙種田河之干草堂雖朴陋豈不碩
人寬葺茅爲小屋材寡費亦繁乘興搖舟至庶審
勢所安鑿窗眺遠野開門向溪澗溪邊數株柳颯
颯舞風寒

文苑詩抄卷之十一

張浩生見過

淮南信多士衣冠號喧赫我與子同里偕衆隸學
籍慘澹滄桑變高人奮遠翮樊汶寄水濱雜選諸
儒述時平各散去與子永作客吾家稱素封中道
苦遭厄落魄一敝袍詩文聊自適之子蚤坎壈舌
耕賴師席家無擔石儲妻孥咸怡懌地幽俗近淳
溪回水凝碧枉駕過荒齋明窗列簡策開卷析疑
義斯須日已夕呼兒羅酒漿耳熱面盡赤郡中極
富侈暴殄敵王石萬錢恣一餐相顧色不惜書生
寡識知無端衆憂迫悲涕灑寒郊風塵饒長戟

訪李自弘

昔別君秦中弱齡潔白哲廣陵今相遇紫髯貌枯
寂會面不可辨蒼黃驚未覩中更二十年慘變滋
愁蹙六合雷琅琅天地忽崩坼憶曩故里遊連村
僅咫尺聖人坐垂衣海內無鋒鏑逢掖冠幾幾話
言永朝夕

其二

道路阻塲艱念君徒勞瘁按轡過蕪城懷人從天
至長揖道無恙先問里中事甲第昔連雲絡繹如
鱗次今來長荆棘一椽不復置所幸汝宅存終賣

文苑詩抄卷之十一

八

應縣吏去鄉旣已久側聽增驚悸滄桑變日變區

區何足異

懷古

窮幾知恤緯尚憂宗周隕如何伍子胥覆楚遺世
晒父仇雖已復蛇豕踐封豕包胥奇男子孤忠心
可憫徒步求秦救揮涕哭殿楯白日爲之昏涇渭
風雲緊遂使楚社稷徑逮狂秦盡浩氣橫九州名
與天壤準

其二

吾慕陶元亮衰季秉素心力耕類貪鄙嗜酒似浮

山誦會意書手揮無絃琴俯仰咸自適佳句獨
長吟時移金祚改英賢盡朝簪張良新借箸傳說
舊作霖寂寞晉徵士高飛逖遠林龍性誰能降清
風誠可欽

述憂

腐儒多拙爲兵凶何太驟俛仰二十人豈能辭訕
詬無田望有秋升斗向市購十斛所值金編戶可
云富傾囊取克糴乏絕憂莫救憶昔神熹問倉廩
穀輻湊玉粒餘盤缶狼藉及黷馳豈知世中變糴
糶艱華胄醜粥施野蔬三啗度清晝新炊脫粟飯
啼哭爭童幼上天頗好殺積潦驚罕覩洪濤迷溝
塍逮春未耕耨回首憐妻孥將恐緣肌瘦

春日詠懷

并序

大功誦可親喪廢詩明矣然蓼莪之篇何
居鄙諺無章猶孺子泣也

窗前有小樹嚴霜凋華滋徘徊獨行行攀條折其
枝沉吟不欲折枝折心恐披豕愛此樹二人手
植之墻頭餘落日娉娉夕風吹乳鴉飛鳴過鳴咽
涕漣漣

青青道旁柳潯潯澗中水柳枯春復榮逝水流如

駛人生百年間一死無活理佇立臨岐路悠然念
君子焉能乘雲翔阻絕動盈尺登高望丘墓前後
長荆杞聖恩固皆然鮮民悲天圯孤鳥蹲寒樹向
夕鳴不已

步登蜀岡上遙望廣陵城獨立衣縹緲蹙蹙起風
聲大道何盤盤匹馬自孤征荒逕埋瓦礫山寺空
崢嶸日光乍有無白雲樹杪生回首睇吾廬兩眼
淚縱橫

朝泛平望湖暮宿城東寺輾轉不能寐哭聲遠而
至傷鳥惡茲驚天明起往視靈柩卽玄宅執紼長
嘆喟素旄何翩翩輶車行不遲逝逝從此歸強笑
且拭淚

詠史

薑桂氣芳辛枯朽未云已松栢遇霜雪亭亭常孤
峙秉性本自天摧折猶如此衛律王丁靈數馬一
何駛李陵爲右校貴重連戚里擁衆數萬人畜牧
彌山趾子卿大窖中杖節獨臥起

達人志遠大所期在成事小儒謹細行蹉跎恐名
累梁公社稷臣恭順苦不易拜手女主前委蛇似
邪媚屈節就功名隱忍何其至獎拔置當塗魁梧

皆國器大厦一木支天業賴不墜

孔明無雙士中道結主知草廬在三顧尊為王者
師抵掌論孫曹眎睚決雄雌窗前羅輿馬門外駐
旌麾閭里驚喧傳奔走襄陽見寂寞躬耕際一未
常自持英雄方未遇迤邐固不辭

訓李叔則

平生患迂濶動輒效古人歎羨希文壯文慕子長
真頃因滄海變閉戶經十春落落道難合頗取眾
怒與夫子關中傑氣志何嶙峋小鮮漫一割隱忍
事艱辛掛冠蹈東海幅巾垂釣綸作賦擬屈賈著

文陵詩抄卷之上

十二

書準楊荀蹉跎未識面幸承佳句新青田劉誠意
假儻佐命臣去就半清濁悠然念先民回首終南
山把臂共入秦

送王休菴歸秦

余亦關中人君今關中去心隨君奮飛先到舊遊
處三秦號有年凶歉何太遠知君餐霞性把酒百
千慮寒雲滿山谷霜霰飄如絮遊子大道間鷄鳴
天欲曙斗酒與君別羣飲不辭醉

戲贈孫豹人

築夫吾老友少與共經史近者新結婚豹人無雙

士三子臭味同出入肩相倚築夫既歸去良朋別

人耳一月不數見疎濶有如此吾家雖云貧會飲
未為侈十錢沽濁酒嘗之每稱旨及今不對飲坐
看已暮齒昨讀樂天詩贈內有至理所志在清白
養薪何足耻君妻匹孟光意不望君仕吾妻亦能
賢中道恨蚤死老安安吾拙一飽萬事已書詩最
諸弟重以訓小子窮苦聊自勉庶幾存風旨

寄王築夫

飛鳥鳴過屋暖日照南軒捲卷起彷徨寂寞無與
言王子素心人曩昔共晨昏自子歸去後誰數到

文陵詩抄卷之上

十三

車門寶應號小邑城市數家村生理應寡少吾慮
在應養子貢頗饒益結駟何騰騰廢著古有術亦
不碍桃源兩鬢漸已白壯志今仍存思子不可見
寫憂惟芳樹

泊泰州城南

我生逢亂離中路妻又卒五載小兒女嬾嬾如有
失龜勉娶一婦出入成家室有妻累亦增四壁轉
蕭瑟溽暑遠行遺者茫求口實海陵生齒繁炊煙
繁落日維舟水中央光芒月東出靜坐憂思多岸
草鳴蟋蟀去家纔百里消息未能悉

河洛 并序

戊戌秋七月十三日余自秦州冒暑至海安廨
應煩憊氣幾不能息浮河而浴清涼殊甚彼千
金富兒安自矜重衣冠俗儒踴躍不敢爲此失
之者多矣詩以歌之

鳬鷖循真性逍遙乘清波顧瞻每樂此今亦浴於
河飄飄自來去浩浩意如何緬思嵇阮輩柳下聖
之和

八月十五夜草堂簷下獨立

輕雲飄如絮散布自成圍中有月照之燦燦吐光

文陵詩抄卷之五

三

輝孤鳥鳴何急中夜過我飛停立心不樂徘徊長
歎秋涼風從北來蕭瑟吹葛衣聊展千里目微茫
樹影稀

待王樂夫不至

兒從城中來言君尋過此望望無消息行行看流
水荒村去市遠昨日買尺鯉更沽酒一壺共酌待
之子獨坐展書讀斯須四五起伊昔同心交一室
講經史亂離會面稀顏頰及暮齒涼風響霜林蕭
瑟吹不止

喜王樂夫見過

薄暮罷讀書聊至湖邊眺吾兒從君來曠野聞遠
叫昏黑入柴門握手發歡笑張燈羅盤餐餘光四
壁照時已值晚秋殘荷飄熠燿清晨天氣爽赤日
升海微開軒見楓林雲外隱孤嶠草木半搖落地
籟起萬竅解裝出新篇竟日賞高調

王樂夫又見過

昔君秋盡來飄零霜葉亂今來春已泮遶樹花燦
燦側麥穿田畦細草縈池岸兒君喜忘寐然燈語
夜半我恨君亦悲垂頭再三嘆腐儒不知量謬作
千年弄蜉蝣命短促暮死何能旦明發君欲去驚

文陵詩抄卷之五

古

起催朝爨今春苦多雨鳩聲日相與村徑溼未乾
送君至橋畔

送河間司理李岷瞻赴任

去歲纔識面君尋作南遊至此無幾日一官之濺
州憶昔論文飲客舍成獻酌門外車馬喧君行不
可留樂夫吾老友笑傲臥山丘今又隨君往索居
誰與倚蕭條北風厲冰雪滿道周握手難爲別濁
醪盡更籌河間近京畿動輒羅愆尤虎狼恣噬噬
彷徨使人愁何以垂令名勞民庶小休誦彼小宛
詩懷古悵悠悠

送王阮亭先生之任禮部兼呈任荅文

先生理揚州六載未識面解組去廨宇倉皇繞一
見雖守庶人職自愧頗疎懶每讀先生詩字字喜
精鍊鮮艷娛我目芙蓉色初綻惜別何太促願望
常眷戀孟秋淮泗漲浩蕩無畔岸孤舟進不前篙
師恐遭譴屈指八月杪始得到幾句楓林葉已凋
霜空叫寒鴈賢豪集京都笑語窮日晏汪公昌黎
匹經史筆貫穿謬承索余文老苦繕寫倦昨呈十
六篇一覽思過半怯篋還出觀聊可慰繼繼

送王幼華歸秦

文徵明詩卷之止

五

故人西歸去五月天方熱中途多險艱單車向
嶠火雲照烈日遊子正饑渴庭樹綠陰濃執手難
爲別近詩推秦風高古比駟騷我友有新篇字字
皆白雪

哭兒多

嚴冬盛冰雪栗烈墮人指大火流金石寒凍蚤從
始禍福相倚伏糾纏無時止豕豨安蹄限未來誰
能揣吾兒素苦病去歲霍然已坐卽讀詩書行卽
隨杖履豈知二豎侵一臥遂不起

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高潔物所忌君子慎厥

初獨行招怨怒出人因窮途貧家爲人父所愧豈
云無參苓銀醫藥藥獨恨庖廚桐棺荒山頂悵望
一號呼

吾兒去我死忽忽如有失傾耳聞音聲閉目見容
色執書方在手喟焉三嘆息緬思西河氏喪明安
足責至情所苑結小禮不能抑延陵吳季子曠誕
非經術

贈周樸園先生

文徵明詩卷之止

五

憶昔避地初湖居一室夫子臨是邦風雅饒道
術高識定國疑刑亂用重律滄卒紛紜際百姓獲
寧壹時思聞緒論子生志願畢迄今二十年殊得
望顏色旌麾復泣止枉駕到蓬事
驛驢馳千里梁麗以衡城大材小用之物不得其
平夫子巖廊器巍巍稱國棟左遷十餘載飄零遠
帝京轉漕給軍食斯任今匪輕緬懷積薪言自古
傷人情

先達與後進相須左右手昌黎著之書豈云無所
取上下各自矜此道亦罕有夫子詩文富當今推
耆耄獎拔後輩士竟日不去中秦中漂泊儒白首
愧老醜長鳴向知己終期共不朽

初夏邀李硯齋王西樵孫介夫王樂夫陳散

木孫豹人泛舟紅橋得魚字

晨起客未至梳頭且讀書斯須衆雜還次第問吾
廬貧家無異味呼童命煮魚脫粟恣一飽乘興往
西隣扁舟繫廬側左右開綺疏解纜邇遊去浩浩
如馮虛水門豁遠野徐出風吹裙袂杯雜談笑夕
陽落平蕪回舟園林下花紅勝芙蓉登岸延清覽
縱飲及投壺平生多愁苦常因擔石儲今日爲此
樂高置身華胥還權酒未闌移尊向庭除

仲夏王西樵招飲寓園

文慶詩集卷之七

七

積雨久未止寂寂倦長日王君挂冠歸幽居饒道
術困敝寓蕪城每日燕儔匹座少車馬賓汎愛及
隱逸斯時天初霽亭後竹樹密開戶綠入筵銜杯
興超軼夜涼苦死留交臂恐相失鄙人志迂憫窮
年耽書帙老去昧生理百憂在口實對君懷抱舒
聊足破愁疾

將進酒壽江太夫人

兩浙多巨族族氏比金張甲第連雲起蘭室桂爲
梁車馬日盈門觀者如堵牆長子都給事長孫御
史郎少孫授兵法擢科維鷹揚白髮聖善母冠帔

何煌煌夫壻亦佳士伊昔父太常

今日良宴會綺筵列高堂嘉賓集南北賦詩齊座
主交口譽盛德飲酒吹笙簧長子都給事長孫御
史郎少孫授兵法擢科維鷹揚五綵衣斑斕玉梳
進天漿清歌奏未歇拜手祝無疆

王考功歸山東置酒李氏園話別得珪字

涼風梧桐起皎皎月似珪王子倦作客感此難久
稽老親倚閭望出入常杖藜弱女病臥床思余只
哀啼俯仰慰憂苦殷勤賴山妻置酒北園亭告言
還三齊君來幾二載僦屋近幽栖坐立共歡榮竟
日無乖睨今去一分手終歲各東西持觴不盡歡
相對意慘悽

贈汪季角 後更咬門

昨夜條風吹水斷亦云久白紵法曹梅黃暗隨堤
柳汪子逢初度延客爲置酒汪子詩篇徧天垠問
年今纔三十春猶憶去歲曲江會一榜爭推知名
人揚州繁華罕有匹元夕張燈歡未畢階前火樹
百尺高笙歌喧喧振蘭室綺筵盛鋪開金尊滿堂
衆賓如椽筆老儒濩落無所用銜杯酣飲醉斜日
汪季角擢飲分賦得心字

置酒見山樓春日恣招尋嘉賓集南北頗快宿昔
心樓上陳書卷高言滌煩襟樓下飲瓊筵森列對
嵌岑庫中吳計子平生好苦吟拈韻且共賦主人
爲我斟皎月東方出光射竹樹林

七言古

夜泊永安獨坐板橋上

樹下板橋行人稀河水徐流去不歸兩岸大聲競
喧雜滿天明月自光輝憂來獨坐向誰語嘆息人
間事事非人間事事真可笑鳳凰遠飛鳴鳴叫一
木獨支大廈傾百孔千瘡誰能療僻地寂寥一閒

身飲酒賦詩且垂釣

贈孫將軍秉法

字內如沸又如羹民今疲病虎縱橫至尊蒙塵且
肝食宰相出師急羣英市上販米賣菜兒抵掌裂
毗爭請纓誰能實辦中興業玉帶錦衣有餘榮將
軍三秦名將家將軍之兄古頗奢殺賊擒王猶取
攜婦人孺子稱孫爺李廣何比衛與霍才大數奇
久嘆嗟史公忠誠志匡君排患解紛重將軍危言
不避王侯貴斯須利害黑白分滿座青紫側目視
小聲唧唧同飛蚊子知將軍惜不蚤傾蓋立談勝

舊好銀燭庭前杯酒間我唱汝和盡懷抱酒酣耳
熱忽狂叫拔劍起舞衆驚倒語罷惆悵月下照人
生駒過身易老

醉歌行

淮陰漂泊未知名屠中少年皆見輕國人誰識無
雙士王孫垂憐乳下嬰漢王設壇拜大將定齊滅
趙六合并漢飛將軍奮後臂北平匈奴俱退避射
石沒鏃更射虎衛霍功高徒寵嬖家居夜飲一騎
還霸陵小吏敢慢冒犖犖奇男兒放歌且莫悲當
春草木發萬物自有時君不見猛虎在山巔兩睛

閃爍怒噪數百獸遠匿歸荒嶠一朝失勢墮阱裏

俛首求食同鷹鷂

醉歌贈葉博之

懶性不愛入城市往往卜居河之渙衣敝屣穿說
詩書亂髮如蓬垂過耳城市白面輕薄兒剝羊宰
牛奏宮徵貂帽斑斕纓殷紅文龍錦袍水統裏遇
我攔街拍手笑相與名我書癡子邛上葉君著高
風蹤跡直可追黃綺囊無一錢壘無田避地舌耕
於鄉里葉君且莫悲我竊爲君比韓信寄食倪穆
下陳餘監門強受箠燕雀安知鴻鵠志酩酊傾杯

醉浮蟻

王無異嘯月樓歌

後號山

五嶽雄鎮皆名山太華焦嶺聳秦關巨靈掌蹠遺
跡在三峯直上難躋攀蒼翠明滅遠天外驚濤飛
薄流潺潺古今幾人能樂此前有圖南後王子負
笈築室向山麓高樓千尺摩雲起落雁參差瞰窗
牖玉女鬱盤歸屣屣乘月倚樓發清嘯翕習長風
生萬里憶昔弱齡入關中遙望暫駐青海驄登臨
至今留遺恨絕壁疊秀空龍提漂泊倏忽三十載
海濱轉徙如飄蓬誓將攜手尋白帝援藤挽葛登

危峯

文獻詩集卷之三

三

三壽歌寄叔岳翁趙克念翁與張待立李承

明爲老友

天高風清錦堂開絲管吹作佳氣來吳歌楚舞謹
未歇坐上三老笑銜杯三老崢嶸九尺軀鬚眉堪
入商山圖張李關中推名族丈人才雄舊在徒蕪
城客舍閒無事烹羊沽酒日相呼憶昔少年妻兒
子吾妻南來遠母姊迢迢別離泣羅裙羈孤一身
依叔耳歲時見叔喜且悲緩聲慰慙問鄉里悼亡
詩作又幾年丈人七十見華顛兒太解執外孫禮

我前見後拜隨肩從來雙僕稱伏波一飯斗米有
廉頗如今丈人老猶壯方之古人孰爲多張侯素
封頗好菊五色星繁爛盈屋乘興手攜仙李往年
年籠下醉千斛小子簪筆歌三壽一曲還進一杯
酒

酬李叔則余與孫豹人攜酒過飲叔則以詩
贈

河濱運老五十餘蕪城作客喜著書孫子舊遊稱
莫逆相與攜酒過庭除主人迎我歡且笑皂帽布
衣似屠釣數出佳篇席上珍舉杯吟咏頌共要斯

文獻詩集卷之三

三

須然燭酒半酣余氣滿膺發狂談聞者竊笑恬不
顧李侯聽我言甚甘夜闌餅馨促膝久坐人呼僅
復沽酒笑謂空同彼丈夫三人繼跡亦何有扶醉
出門燈火殘李侯握手更盤桓朝來念我贈我詩
展讀字字青琅玕嘆彼肉食子誰解文字飲肥鮮
羅盤盤車杯輒口噤吾輩把酒每論文俗兒掩耳
不欲聞寒食江村足花柳溪邊尊酒還待君
送族叔雨化歸秦

君又去我歸故鄉攜酒追送平山堂麥浪青青一
望裏孤鳥高飛晴空長秦中道遠何可詰舉頭却

見秦中丘墓荒殘荆棘生盧舍摧頽蟻蚋垂
涕傾杯不堪頻我今去此三十春中經兵火數轉
徙漂泊天涯未免貧吞聲拭淚勸君酒山下岐路
卽分手須臾相對不盡歡寂寞應悔別離後到家
計已入朱明門前綠樹盡教榮父兄朝夕或相見
爲我徧道思歸情

謁柯園歌贈孫豹人

時豹人四十設頭之辰

謁柯園寄蕪城裏安貧著皆有吾子古樹參天百
尺高每謁庭柯庭前倚蓬門客至一何多共向庭
中謁庭柯談詩殿茗坐移日參差樹影搖碧波丘

文苑詩餘卷之十

三

人候忽今四十四月十九初度及蝶舞蜂喧日正
長衣冠雜還衆賓集是時紅藥開已殘庭柯如蓋
鬱盤盤橫條悉帶新翠色直幹還餘蒼鱗痕夜闌
我起勸子酒子方強仕已白首風光易逝須盡歡
幾回相對成老叟

送陳伯璣歸金陵

江天萬里風不絕榜人敲水冰屑結良朋卷書欲
南歸南望石頭寒藥冽蕪城昔逢杯酒同錦筵金
尊燭殷紅名賢夜集喜滿座雄談潤論氣如虹今
秋相見古寺裏一病臥床久未起牀下賓客共言

寒牀上揮毫尋幾紙惟余白首常離羣倉卒無人
爲解紛感君高義重知己嘯咤吹散等浮雲惜此
分手難再遇遊子思家悲歲暮孤帆日落寒江遠
皚皚雪徧江邊樹

貞靖歌贈房典公

秦中遠客老天涯痛哭輒比賈長沙每與故鄉故
人遇好問往事永嘆嗟故鄉今去三十載關城落
日半吹笳典公甲科行作吏迢迢還自秦中至修
刺候余涕淚垂告余癸未冬間事癸未冬戰血立
黃白日天黑沙磧颶奔操觚得榮巢狂宋襄仁義

文苑詩餘卷之十一

三

魯飛揚薦紳剗剗犬羊卿士黷衣錦繡爰鷄鳴
插笏朝建章率表勸進口含香稱主造於湯武光
典公嚴君高臥床竟脫亨醢號智囊烈皇乘龍上
翔翔憔悴孤吟荒澤旁吞聲就死神悲傷易名貞
靖死不亾貞靖久已登鬼錄墓邊春草年年綠興
公爲圓身後傳解裝贈言盡珠玉須臾桑田改厚
顏何爲乎古人重委質王魏非丈夫嗚呼臣如貞
靖安可無臣如貞靖安可無

和閔涓璜兼呈鄭侍御父子

僻居湖濱六七年日啗菜羹齋粥饒一入城市經

酒肆鼻嗅香氣口流涎厚祿故人開損清酒汨
汨涕如泉客至每喜留客飲醉酄未厭意纏綿我
往必飲飲必醉一石豈愁囊無錢今夏攜家城市
裏十目五過飲不已乘興援筆贈我詩且道仕隱
只一理中國之在四海內太倉稊米乃其此伯夷
餓死伊尹聘二人樹名止此矣醉後甚作等閒看
庶幾殆惟我與爾封君鄭公吾姻親今子隸衣車
朱輪囊龍巢由皆同調勿怪江頭餘釣綸

趙趙公克念九秋圖

嶺嶽十圍大松樹特立堂裏吐烟霧雕梁僅有霹

文獻公集卷之二十一

三

靈飛虬龍神物神所護巨壘峻峭建懸紅紫芋
綿紫石邊九月天高清光好桂花開遍菊花連主
人張筵延嘉客抵掌飲酒心莫逆酒酣回首鬱蔥
蔥杳然身在山壁中夜闌歌舞絲管供鉦鼓喧闐
花枝動暗空廓落涼風鳴席上蕭瑟聞松聲丈人
且飲坐勿起今之園林誰其比小子秋興從此始
小子秋興從此始

今夕行

同孫介夫陳散木守歲
王考功寓園限杜虞韻

江城歲莫驚織烏沿街家家換桃符日落吾聲哭
老夫今夕守歲一子無
少子多是年三月
初十三歲而壽愁對三

子獨向隅不覺泣下紛如珠考功亦是高陽徒慙
慙折簡蚤且呼蕭條客舍恨羈孤置酒延賓相歡
娛孫子文章春華敷工齊韓歐兼三蘇陳子名士
詞甚都長歌短吟勝吳趨是夕一席羣興俱銜杯
雄論人人殊監史既立令擱拘慘澹經營競撚鬚
人世生涯只酒廬考功何必思鄉菰海內知已盡
鴻儒琵琶佐酒有秀奴男兒初志射桑弧不出戶
庭胡爲乎歸來慨嘆心鬱紆悲此清夜還半徂眎
朝畏說飲磨麻

送孫介夫之京口兼呈邵天自

文獻公集卷之二十一

三

介夫文章追韓歐去冬重作廣陵遊傑屋陋巷只
環堵與余俱近文選樓朝既過尋夕又集握手談
論輕公侯介夫鄉人邵夫自翩翩遠從浙中至少
同閭里淡相知十聲五聲口未置天自僑寓李氏
園怪石峻峭竹樹繁主人平生不好客天自延客
常備罇山東王君有詩癖炮鼙炙熊日不惜攜酒
輒就此園飲滿堂喧囂爭舉白余與介夫招即往
相視而笑心莫逆介夫舍余江南行天自聞亦將
北征西秦漂泊索居子淚眼茫然歸柴荆

送孫無言歸黃山

孫子舊家黃山陂逢人卽言吾此之海內詩文積
盈篋無人不送歸山辭我問孫子何未去答言風
塵百千慮及今裝治且蚤旋已卜三十二峯處溪
流濺濺白日寒容成浮丘古竈殘君身宿昔具仙
骨今去喜又獲還丹世事紛紜豈足恤不須顧戀
久盤桓緬思大隱隱朝市草莽枯槁亦徒耳伯夷
老聃俱賢者一竄首陽一柱史願君終老邗江邊
四方朋好相隨肩坎壈餐尚乏升斗此行安得買
山錢

歲莫歎

文陵詩鈔卷之二

三

昔曾斗米值千錢家家不饜粥與餽今幸十載遭
豐熟家家反恨屢有年文陵老儒江干立歲莫只
向空倉泣穀賤如土糶皆盡百石還無一金入
文陵老儒江干立歲暮只向空倉泣穀賤如土糶
皆盡百石曾無一金入平糶古法廢已久湖田百
畝空兩手親戚相視益相輕世變窮居成老醜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

五言律

登城晚望

弔黃石齋先生

蚊

過郡城學舍

寄李艾山

曉寢

從弟元長自金陵至樊漢留宿不得一見而
去懷不能已作詩以寄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一

風夜

愁

寄王築夫

冬至曉發港口

哭六弟敬直

郡城遇雨

小至夜同諸社友飲葉博之客舍

欲雪

除夕同諸社友作得朝宇

興化留別平菴艾山二子

送王築夫歸寶應

王築夫有郡城九日之作卽事和韻

晚次泰州

安豐述懷兼寄諸弟

涼蓬

媛帽

貽孫豹人

送孫無言

過鄭廷直故宅

雪後寫懷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二

夢妻

壽劉介生母孺人六十

悼亡二首

月夜同築夫社兄教場乘涼時築夫令子季

止吾兒毅與偕

喜雨

安豐晚步海河感賦

除夕之二

廣陵送姊夫張六息歸關中

安豐九日卽事兼寄王築夫

鹽場卽事感懷

翌日又集玉栗書齋分韻得五歌

正月十五日平子文山過飲賦詩見贈

登世外樓漫賦贈龔半千

第五泉

春速

村居雨後簷下晚望

村居攜兒毅訪張二孚聰

梁二子武選至醒園觀荷遇雨尋晴

戲贈負漢生

負漢生年五十有八余戲贈以詩有君今年

已老白髮久盈頭之句怨其以悲老之故

傷壯心作此解之

安豐簡顏宣子

春晴李穉史過訪留飲

舟行懷王築夫

燕至草堂定巢

恨

遣懷

在城阻雨

隱柳

雨後述懷

贈史若求

除夜

次韻送吳爾世奉母歸新安

除夜倚寓李氏宅

送梁江都之京

和梁昭性飲梁氏城北別業

酬顧思潛

五言排律

懷從弟子奇

行經邵伯

七言律

暮遊河畔

寄同社諸子

舟行因憶周盛際晚卽相見

樓居望雪

寄李平子

過張孚聰莊留二日

張二孚聰雨中觀稼有作卽韻賦之

清明獨酌

次周盛際韻辛卯孟冬盛際過訪先是盛際

連喪二子余亦喪弟敬直

晚與張無功葉博之石巖周宗鶴問同飲即

事限東字

蠟梅

村居課兒讀書

夜飲遇燈花

春初同李平子宗鶴問諸子集劉次山草堂

分韻得十一尤

武陵詩集卷之五 目錄五

平子艾山到郡城阻雪不得數見即事寫懷

社集得開字

贈王克符親家

村居夜坐承李吧瞻寄詩因寄酬謝

贈汪舟次兼述懷

和梁江都蜀岡懷古

宴王吏部旅館有妓周秀善歌限燈字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即席賦得中

字

白仲調孫介夫季希韓邵天自招飲城北李

氏園亭有妓得仙字

五言絕句

擬古

村晚

紫薇

即事贈汪生伯二首

題孫無言歸黃山圖

七言絕句

和李平菴迎春之作

五月五日

武陵詩集卷之六 目錄六

寄柳裴卿四首

梅花嶺

題堂中夏森紫薇花小畫

晚行海陵道中

仙降咏梅見贈次韻和之

冬夜仙降席中即事限一先韻

題方兩止愛姬小像

春夜別王築夫

春遠述懷

暮鴉次韻

鴈來紅最大者一本為風折

端午日從閩渭璜封君覓燒酒

壽許仲容先生

題王阮亭先生執書圖二首

題王西樵三桐圖

和梁昭性泊舟樓下觀燈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即席賦得中字

艾陵詩鈔卷之六 目錄

艾陵詩鈔卷之下目錄終

艾陵詩鈔卷之下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昭陽李 沂壺菴
三原貢廣載庸菴 較

五言律

登城晚望

薄暮城頭望千楸水際停微波風自起落日草愈青木盛誰持斧泉寒莫有鉶空弦驚痛鳥說亂即傾聽

弔黃石齋先生

麗藻靈均賦孤忠晉室臣臨京前定事談笑暫存

艾陵詩鈔卷之下

身涕泣悲田叟歌謠起敵人文山應不愧狂吹自信信

蚊

微生依溽暑晚節惜良時欲飽幾忘死趨腥竟若飴羣飛千輩合衆和一聲隨但恐涼風起咸同賤草萎

過郡城學舍

官牆新戰後白日氣重陰厲鬼荒堦聚高堂蔓草侵蕭條亡國恨悽惻野人心俯憶當年事淒涼已古今

寄李艾山

思君不易得，羈旅見交情。體弱常多病，詩工蚤擅名。高枝棲野雀，涸水蟄神鯨。日落荒村遠，離愁白髮生。

曉寢

曙色侵窓紙，人聲自近鄰。高吟還永夜，穩睡忽清晨。覓食聞兒哭，披衣嘆世屯。茅簷多野雀，喧噪亦何頻。

從弟元長自金陵至樊漢，留宿不得一見面，去懷不能已，作詩以寄。

文慶詩鈔卷之下

二

感汝思余意，孤舟故遠尋。滄江秋浪闊，丹嶂曉楓深。圃韭猶堪翦，村醪且共斟。歸帆留不得，竟夕獨哀吟。

福急何辭責，私心負忸怩。空談濂洛理，頗愧鵝鴒詩。箭衆應難折，枝連豈可披。雲中南去鴈，大小亦參差。

近歲衰微甚，他年比素封。爲詩工二陸，吾族有雙龍。季世耽文翰，前賢重友恭。願思昆弟好，攜手豁心胸。

風夜

寒風動地來，勃鬱襲牆隈。野火時明滅，柴門自閉開。著書淹歲月，爲客長嬰孩。枯竹垂新葉，颼颼弄響哀。

愁

一身常旅邸，五載困戎兵。畏禍趨卑吏，思歸念太平。枯枝吟敗葉，遠碓搗新秔。傳語夜來寇，無錢索久輕。

寄王築夫

寂寞荒村靜，端居念遠朋。天寒空樹木，水落見溝塍。娉節今人罪，奇窮吾道應。琴書敦宿好，高步蹈

文慶詩鈔卷之六

三

顏會

懲難思閑道，孤睽莫與同。願言懷舊友，伊昔坐春風。屢棟煩繩削，荆珍待琢礪。詩文徒喪志，洛德達湖冲。

盈盈纔一水，相別動經年。分好慚連璧，疎狂懶佩弦。崎嶇斯世險，創痛此身愆。贈處思回路，殷勤照藥篇。

冬至晚發港口

旭日含雲霧，橫舟古樹斜。天空翔鴈鷺，洞冷蟄龍蛇。破屋臨危岸，荒墳散遠沙。千官朝北闕，禮異舊

王家

哭六弟敬直

今日吾昆弟堂前少一人姓名登鬼錄魂魄寄江濱
素幔侵寒月丹旌落暗塵應門惟一女嗚咽淚沾巾

死至何能救空談肘後方延醫方隱几入哭遽帷堂
淚眼悲遺腹憂心檢誰囊甄歌安忍聽六月徧飛霜

聞寂門常閉潺湲水自深遺弓猶挂壁好鳥復歸林
兒戲時披彩盧成會得金蓋棺斯事已秋盡逼

寒砧

高堂垂白父老力已難支每飯常防瘦衰年再哭
兒蕭蕭秋葉落淅淅曉風吹稻熟新應薦愁看滑滿匙

郡城遇雨

入城常苦雨蚤夜守庭除遣興還須酒忘愁只有
書深泥迷道路積水起溝渠安得鞭陽石斜暉照碧疎

小至夜同諸社友飲葉博之客舍

明朝南至日久客共艱虞學過三冬盡愁隨一線

俱寒風鳴樹杪冷氣靜庭隅燒燭斟村酒高談永夜徂

欲雪

今歲愁多雨冥冥此夜陰風依寒樹起月隱暮雲深
已覺河水合逼看柳絮侵酒酣應有作自付惠連吟

除夕

同諸社友作得朝字

令節何頻至椒觴進詰朝衰年貪守歲久客羨昇
霄爆竹村原少兒童戲自驚旅愁良友共元白許相邀

興化留別平菴艾山二子

與君分袂久握手意悽然詭行人同棄窮交晚更
堅壯心悲舊國病眼泣新阡孤艇明朝去蒼茫樽酒前

送王築夫歸寶應

別離何遽老兩鬢素絲生憤世霜天劍論交雨夜
藥洲明貧賁酒考叔食停羹苦節知難尚悽愴後代名

握手難爲別思君眼欲穿雲連秋水濶岸隱暮帆
偏老去書千卷悲來詩百篇丹心仍未死且緩祖

生鞭

玉築夫有郡城九日之作卽事和韻

又遇登高節陰風動海涯良朋歌白雪孤子泣黃
花書舫遊初返山樓飲正譁城西荆棘裏颯颯起
悲茄 倚廬作

晚次泰州

孤舟天際去昏黑泊荒城角藝當年事長歌此日
情餘生逢世亂拙計有躬耕處處憂衣食逢人託
太平

安豐述懷兼寄諸弟

支度詩鈔卷之六

六

謾學陶朱術飄零到海涯艱難貧入骨老幼命如
絲半世儒冠恨殘生戰角悲從來兄弟好坐咏鵲
鵲詩

涼蓬

王家新制異準笠作涼蓬細草縱橫織輕絲歷亂
紅團圓承烈日冷冷引清風莫設冠烏角車書四
海同

緩帽

髮禿何愁冷輕溫勝幅巾深毛環額軟亂緒拂簷
新舊制更前帝均恩及小臣天寒冰凍日率土戴

王春

貽孫豹人

知君名已久握手締婚姻短札踰千紙高談輒十
旬情堪同管鮑世自擬朱陳送老干戈際秦川兩
釣綸

老去憂兒女奔馳恨歷年聊思婚嫁畢盡舉利名
捐米貴常甘粥囊空重惜錢疎裳懷古道雅慕戴
良賢

笑傲齊庭賈逃名反近名交遊連楚越過訪走公
卿節比陶徵士詩推阮步兵著書言道德終日掩

支度詩鈔卷之六

七

柴荆

迹跡誰偕隱安貧羨孟光門前廬遶市屋外樹遮
牆永日調琴瑟高岡駐鳳凰君家歡樂事縱飲只
濟狂

謫劣安兒拙聲名愧婦翁誰云追老叟謾道有神
童苦節還繩武遺經且擊蒙昌黎文自振在昔蚤
稱雄

送孫無言

憐君不得意歲暮向窮冥雨至煙雲黑潮回島嶼
青良朋常寂寞晚節更凋零誰信乘槎地輝輝處

士星

過鄭廷直故宅

壁壞開岐徑門存向故池只今來往地憶昔送迎時
旅櫬寒江遠新阡宿草遲孤魂歸未得灑淚獨

題詩

登堂思宿昔燒燭幾銜杯莫挽嵇康逝徒勤向秀
哀艱難遺老叟羸癯長嬰孩坎壈何堪問嗟君命
世才

汨汨驚雄辨悠悠屈壯圖文章兼兩漢姓字徧三
吳幻世山河變浮生歲月徂鄰人無在者屋角夜

文慶詩鈔卷之六

八

啼鳥

雪後寫懷

薄暮雪猶殘無風氣自寒人皆占歲熟我獨怨衣
單亂水傾簷滴輕鹽向砌攤淮陰袴下子憤懣望
登壇

夢妻

思君猶未了入夢又尋思翠幌沉吟際匡牀穩睡
時半愁魂更痛孤苦覺還疑會面應難得幽明永
別離

壽劉介生母孺人六十

閱閱推三晉簪纓甲兩淮姦膽新鶴髮猶挿舊荆
釵繞砌衣方爛升堂拜與偕通家思父執戚友在
吾儕

悼亡二首

十載爲夫婦馳驅困甲兵頻經聞戰角幾度出圍
城在昔同甘苦如今判死生兒童堂下戲飄泊恐
無成

死去歸何處孤棲念汝賢寡言遺俗陋順德有人
傳斷續塵筐裏殘粧暗鏡邊三冬冰雪夜回首意
悽然

文慶詩鈔卷之六

九

月夜同築夫社兄教場乘涼時築夫令子季

止吾兒教與偕

緩步行空濶青天遠去低風吹衣嫋嫋月照草萋
萋教子思千卷營生志一羣鄉人分隊語散坐任
東面

喜雨

屋雷水潺湲翻盆驟雨懸貧家猶人口赤地已三
年凶歲無餘粟濱湖有薄田秋來香稻熟飽飯誦
詩篇

安豐晚步海河感賦

村橋濁水邊莽莽積鹽連雪嶺摩雲起銀花築土
堅濱河留破屋傍岸繫空船東市羣商宴金尊照
綺筵

除夕之二

光然村落火宿舸夜停橈有興還操筆無心復頌
椒百千愁貰酒四十謾垂髫惜老傷裴度長歌到
早朝

廣陵送姊夫張六息歸關中

君又故鄉去惟予尙未歸丹楓飄颻颯白露冷
霏歲月衰容改兵戈短札稀三杯岐路別相對淚

文慶詩鈔卷之十

十

沾衣

楚塞風塵暗秦關道路長離情同此日會面更何
方警急新烽火蕭條舊戰場中原經到處眺望幾
淒涼

海國飄零弟開書得姊憐遙知添老病只願蚤生
還隔絕三千里淹留二十年高堂相顧盡兩地淒
潺湲

安豐九日卽事兼寄王築夫

無處登高去柴門只盡關遙知同學侶應已上平
山僻地黃花少佳辰濁酒艱牀頭書幾卷坐誦破

愁顏

鹽場卽事感懷

連舟壓水盈老質百煎成映日黃金色投碓白石
聲途窮甘殖貨意拙望調羹賈客無知識終身肉
食情

翌日又集王栗書齋分韻得五歌

又與劉郎飲今朝我再歌還慙詩興少已覺酒杯
多戶外搖青竹庭前映碧波君家兄弟好不醉欲
如何

正月十五日平子艾山過飲賦詩見贈

文慶詩鈔卷之十

十

雪後逢君至論交有酒杯殘蔬還舊剪好句自新
裁戶外春風冷坡頭暮角哀回思全盛日燈火徹
明開

登世外樓漫賦贈龔半千

危樓天際起四望何冥冥煙寺低虛壁江城入畫
欄途窮那免哭衆醉更誰醒牢落風塵裏狂歌眼
自青

第五泉

古寺枕城邊知名第五泉虛舍山月照列動邑人
傳小逕埋春草顏垣傍阪田從來稱勝跡俯仰事

悽然

春速

野老悲春速俄驚三月天
迎風隄柳拂映水岸花
鮮暖日啼黃鳥晴郊散
綠烟呼兒沽濁酒一醉草
堂前

村居雨後簷下晚望

獨立倚柴門
牆頭見遠村
寒雲天際起
晚樹雨餘昏
烽火何能斷
蓬蒿已自繁
忘憂惟有酒
長嘯酌清尊

村居攜兒毅訪張二孖聰

文獻文公集卷之十

十一

爲訪幽棲處攜兒到草堂
窓中斜日影戶外野花香
近市還村酒新炊只困梁
君家三子好少目成行

梁二子武邀至醒園觀荷遇雨尋晴

憶與中書飲招尋今有君
荒樓垂影暗遠鳥送聲
開水綠浮輕雨花紅帶落
暉江城歸已醉握手惜離羣

戲贈貢漢生

君今年未老白髮久盈頭
穩臥朝忘起酣歌夜不休
笑談多戲謔出處半沉浮
每月攜錢至邀余上

酒樓

貢漢生年五十有八余戲贈以詩有君今年已老白髮久盈頭之句恐其以悲老之故遂傷壯心作此解之

君年踰年百猶是服官年
白髮雖云久丹心却更堅
朝朝持酒盞夜夜檢詩篇
指使期還遠應須緩着鞭

安豐簡顏宜子

天涯卑濕地旅食已多年
行處常求友逢君只覺賢
秋初晨苦熱坐久晝思眠
好月頻攜手高談綠柳邊

文獻詩公集卷之十

十一

春晴李籍史過訪留飲

今春常苦雨昨夜喜初晴
開卷纔安坐逢君更笑迎
持錢沽濁酒汲水煮香杭
此世誰知已高言移我情

舟行懷王築夫

君寓江城裏我行東海邊
相離纔幾日共學已多年
鳥語臨河岸鷄聲到客船
前途何渺渺百里一帆懸

燕至草堂定巢

無處堪終老臨湖構小堂聊供吾偃息更任汝翱翔
外煙遮樹窓前柳映塘新巢須改卜甲第有雕梁

恨

打麥村村急攤書只自忙徐風搖弱柳好鳥轉高
桑身否綠時亂途窮坐我狂斯文何所用謾說久
升堂

遣懷

世亂安貧賤孤村飯一盂如何臨晚暮還覺更艱
虞天道時明晦人生命有無今年潮浪蚤春雨滿

江湖

文陵詩鈔卷之三

古

在城阻雨

清晨雨不絕細細亂如絲旭日何曾見陰風只自
吹蕭條垂死麥浩蕩半沉陂回首茅堂遠花殘已
滿枝

院柳

獨柳牆頭起婆娑映板扉隨風搖弱絮帶日散清
暉片片龍鱗布團團翠蓋飛溪邊栽幾樹五歲未
成圍

雨後述懷

雨歇涼風至蕭蕭短葛衣花枝臨軒折菊葉傍林
肥老去名心在貧添生事微干戈尋半世自古太
平稀

贈史岩求

君居斯世裏獨慕古人賢俠氣追長孺高風並仲
連蹉跎灰壯志笑傲送餘年雨雪殘冬盡相逢卻
埭邊

除夜

卜宅湖邊地驚心五改年常從除夜夕悵望反春
天道否如今事言傳在昔賢衰顏猶可勉歲歲有

新篇

文陵詩鈔卷之十

五

次韻送吳爾世奉母歸新安

君今將母往汎汎一舟行故里思桑梓離亭悵友
生堂前烏鵲報戶外小童迎日出黃山曉應添白
髮明

除夜

僑寓李氏宅

守歲蕪城宅于今已二年能安堂宇濶幸賴主人
賢半世詩書老終身戰伐連窮愁仍不改搔首問
蒼天

送梁江都之京

微官易得罪在昔已云然竟坐他人謫誰知我今
賢淹遲重改歲臨茲只餘年灑復皇恩厚低頭
意正縣

君才非百里此去宰何方況愛存書癖寬客到酒
狂餘杯應暫把初政更難忘幾見催租吏爭輸自
滿倉

前冬纔識面今歲又相離深感風寒夕歡留夜半
時傳呼開旨酒次第出新詩一別何年會淒涼鼓
角悲

和梁昭性飲梁氏城北別業

文陵詩鈔卷之六

十六

寒花開未歇瘦日冷梧楸幸遇林泉好相將水竹
遊鳴弓岐路側說劍故岡頭此夜應須醉移尊到
小舟

酬顧思潛

君何相見晚下筆比琳球漫採塗人說承推國士
儔爲文慚賈董賦句愧曹劉白首逢知己窮居慰
老愁

五言排律

懷從弟子奇後更字漁山

天高何可問漂泊赤窮身道與憑書卷浪遊老客

塵邦溝流恨滿蜀嶺喚愁頻阮籍能無哭屈平意
自嗔然爐煎雀舌掃地坐花茵處困聊忘悶揮毫
覺有神卜遷三易地悵別兩更春志惡喧車馬心
違啖鱸尊卑庸僧俗物麗藻念懿親安得同風雨
聯牀話苦辛

行經邵伯

晚節湖濱隱時時在此過隄開千室合天畔萬櫓
羅市肆沿斜岸漁舟鬧遠波感懷晉代邈撥亂討
公多築埭恩猶頌推秦績未磨低頭雙淚墮四海
尚干戈

七言律

文陵詩鈔卷之六

十七

暮遊河畔

輕雲含日暮城西舟子停舟綠水隄小岸荒蕪存
草屋長河曲折傍花蹊平生舊友何爲散異地新
詩且自題擊楫中流無祖述皇天豈不念烝黎
寄同社諸子

鄉園昨遇亂兵鈔海邑常思總角交握筆文成心
獨喜停杯耳熟語相嘲憂時抵掌悲棲燕壯志鬱
弓欲射鮫腸斷蕭條人事日蓬門幾處挂蠨蛸
屈指交遊已十春一朝散竄逐風塵山陽有賦誰

堪作邪上相知只幾人絕客杜門還展卷吞聲息
事且垂綸從來世變真如奕勝負須臾亦已頻

舟行因憶周盛際晚即相見

湖上滔滔水接天西風吹浪片帆懸舟人曝背暫
停櫓野老題詩時扣舷髮短常衝皂帽裏劒長欲
倚白雲邊湖濱有客方捫蝨薄暮銜杯月正圓

樓居望雪

飄飄素雪舞寒空徙倚無方漫逐風萬里雲霄馳
快馬千家瓦屋轉飛蓬凶年市酒誠難得久客裁
詩可易工每憶才名如阮籍猖狂輒自哭途窮

又陵詩鈔卷之下

六

寄李平子

衡宇相連日夜過飄零無奈別離何黃冠冉冉心
猶壯短髮蕭蕭興自多三載晤言惟左史一朝阻
絕在兵戈古人避世歸東海腸斷狂風萬丈波

過張孚聰莊留二日

茅齋閭寂寄湖隈竟日在風塵地來野鳥樓林聊
自語名花繞架爲誰開歡迎父執煩兒輩閒話交
情有酒杯數載迤邐言不盡平生壯志未曾灰
魁梧壯志正堪陳暫向河干理釣繆聖主何能忘
側席迂儒有意待蒲輪已驚白髮生衰鬢還恐黃

冠老逸民自古英雄深內結魯周二子正相親

張二子聰雨中觀稼有作即韻賦之

鉞水新秋色轉黃滿天風雨氣茫茫田翁踏渚千
箋動牧豎驅牛一徑蒼衆柳近雷青草岍孤山遠
濕白雲鄉孔明遇主曾三顧猶自躬耕志稻梁

清明獨酌

千村茅屋起新烟風物淒淒宿雨天霑濕鞦韆遲
綵索衝泥蹴踘沒羅鶻窮愁有志成迂濶老大無
才久棄捐鑽火呼童煖濁酒佳辰獨酌杖頭錢

次周盛際韻辛卯孟冬盛際過訪先是盛際

又陵詩鈔卷之下

元

連喪二千余亦喪弟敬直

蕭蕭細雨塞寒林綠樹天邊極望陰破屋依稀浮
水角孤舟搖曳出波心開尊道舊聊烹鴈燒黿炊
新欲爨琴滿目悲辛何可問柴門雀噪晚楓深

晚與張無功葉博之石殿周宗鶴問同飲即

事限東字

寒燈影射素屏東四壁蕭條爐火紅釣渭淹留老
呂叟請纓遲暮愧終童謹譚酒醉傾金斗唱和詩
成付錦筒已信窮愁甘著述他年設道碧紗籠

蠟梅

古樹參差雪似銀疎疎嫩嫩自天真差將老幹移
官廨故弄芳姿向海垠明月嶺頭松作伴陰風溪
曲竹爲隣烟花爛熳青春好鐵骨凌寒那待春

村居課兒讀書

一水縈村脉脉斜沿溪茅屋幾人家穿庭野雀羣
爭粟傍閨窮婆自績麻斷簡橫攤隨從倚佳言謾
誦任啞啞休將墨帳還相示老憊無人識伯牙

夜飲遇燈花

詩文幾回過重論春夜短樂酒一尊量裏疎疎排
紫粒蜻頭颯颯動風幡著書李老遊函谷采藥屋

文陵詩鈔卷之下

三

公隱鹿門自信幽居無喜事何須錦萼報東軒

春初同李平子宗鶴問諸子集劉次山草堂

分韻得十一尤

春庭細雨氣如秋寂寞荒城訪舊遊俯仰橫餘千
古恨飄零又是一年愁良朋聚散添詩帙亂世行
藏問酒樓高會由來稱最少顛狂李白去難留

平子艾山到郡城阻雪不得數見卽事寫懷

十年濶絕罷論文握手春城意更殷作客淒涼應
念我臨詩慘澹只思君窗間片片霑青簡屋上輝
輝映白雪安得明朝逢雪霽衝泥酣飲盡餘曛

社集得開字

茅堂白晝一尊開把酒論文幾度來自昔著書常
閉戶于今乘興每銜杯風光已惜殘春遠燕賞還
愁落日催大雅何曾淪蔓草曹劉知是不凡才

贈王克符親家

曩日相交樊水東蕪城今日又相逢運籌我遜良
平遠療病若齊盧扁工肘後方書幽處檢囊中藥
物靜時烘傳聞少小師袁氏憶昔神醫一世雄

村居夜坐承李吧瞻寄詩因寄酬謝

幽棲日夕閉柴門坐看見童啜晚飧斜布牆頭星

文陵詩鈔卷之下

三

皎皎重遮屋外樹昏昏浪傳姓氏聞之子漫寫詩
篇寄遠村輕薄人情何足問知君高義滿乾坤

贈汪舟次兼述懷

功名四十未爲遲三十君今正壯時刊上師傳幾
絕學坊間紙貴好新詩曾思勝算齊安石尚賴知
音有子期半世窮愁戎馬裏飄飄短鬢已如絲

和梁江都蜀崗懷古

山頭獨坐且長吟咫尺迷樓尚可尋水外重重連
郭屋雲間渺渺隔江岑寒花妍質經霜雪老樹蒼
顏歷古今傳語揚人休墮淚羊公此地正登臨

宴王吏部旅館有妓周限燈字

如今辦得幾多綾一曲歌來酒一升吏部新裁皆
白雪佳人舊繫有朱繩小堂檻際霜初落枯樹枝
頭月已昇好友論文真樂事停杯酩酊對殘燈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卽席賦得中
字

佳辰正喜一尊同刻燭題詩客舍中滾滾還應推
漢史介夫決決自合讓齊風考功江天雨後星逾
白寒夜更長火不紅既醉何妨相別去明朝倡和
兩三筒

文陵詩鈔卷之六

三

白仲調孫介夫季希韓節天自招飲城北李

氏園亭有妓得仙字

淮南作客敬瓊筵雲鬢行杯側翠鈿弱柳隨風飄
綠絮新荷出水點青錢舟中擊筑懷遊子座上題
詩讓謫僊五日江干多競渡還期共泛木蘭船
五言絕句

擬古

望歡歡不至何日是佳期可恨紅顏改已非年少
特

蕙草生幽谷芳菲滿岬香誰人來采采昨夜已飛

霜

傳語歡來久停舟滄海隈江干纔幾里何事空徘徊

浪傳無實語虛喜亦何頻今不爲人誑甘心悖獨

人

村晚

蒼然薄暮天樹裏蟬聲亂欲語恨無人行行吟澤

紫葳

水裏流紅影只疑天上霞回頭看岬側滿樹紫葳

文陵詩鈔卷之六

三

花

卽事贈汪生伯二首

一曲歌方罷高堂醉未醒光芒春樹裏疑是老人

星

堂上嘉賓滿新詩半夜裁遙聞蕭鼓起何處踏歌

題孫無言歸黃山圖

杖屐意難留君今何處去黃山隱士多已卜山中

七言絕句

和李平菴迎春之作

傷春不欲見梅花夾道旌旗起礫沙
僦休新聲天下少喧喧競看萬人家

五月五日

嘉節嘉賓似昔時菖蒲懶把泛金卮
揚州久罷龍舟戲澤畔長吟屈子辭

寄柳裴卿四首

溪頭綠樹繞雲烟避地幽人久未還
几上琴書清晝永柴門日到泛湖船

蕭條四壁餘書在努力終身只舌耕
汨汨文章傳

艾陵詩卷之三

三

弟子詹詹聲款作公卿

裴卿門徒有登第者

項斯標格自無倫又喜楊公頌說頻
相馬從來推伯樂因君識得幾麒麟

綵鶴趨庭晨省日高軒把臂晤言時
河干解袂經

三月雨夜陰風敲敲吹

家君子寓樊漢後移興化

梅花嶺

日暮寒鴉繞樹鳴荒丘寂寞對蕪城
官梅老幹埋枯草雨夜啾啾鬼哭聲

郭外踏青三五羣瓊姿豔逸女如雲
高樓百尺連雲起只有清流依舊聞

城邊戰地起黃塵往日風流本絕倫
日夕嶺頭簫鼓奏山公酩酊正留賓

題堂中夏森紫薇花

嬋娟斜枝壓釣磯一輪皓月散清輝
趙昌自有寫生手也使老儒伴紫薇

春堂白晝月朦朧嬌鳥深眠錦繡叢
萬朵繁花吹影落半鋪地上半池中

晚行海陵道中

寒燈一點傍城紅雲影波光咫尺中
日暮孤舟搖櫓急鳴蛩唧唧听西東

艾陵詩卷之四

三

仙降咏梅見贈大韻和之

風和日暖已春深寂寞仙蹤何處尋
芳菲沿水遶空餘瘦影映波心

冬夜仙降席中卽事限一先韻

江城歲晚遇神仙羽蓋遙臨尊酒前
永夜街杯永夜語人間別有一壺天

題方爾止愛姬小像姬被寬不得其夙

一紙丹青寫入神蕭蕭蘭質絕風塵
江城逆旅寒燈下猶見深閨笑語人

牢落江湖恨未休雞鳴高枕淚長流
只今秀色圖

中見誰道君家無嘆愁

春夜別王策夫

嗟君五十尚蹉跎白髮高堂奈若何樹裏孤帆天外去蒼茫水際野雲多

江城春雨一燈殘幾卷韓歐客舍攤此夜良朋相對語愁看別路水漫漫

春遠述懷

白髮前朝拔一莖今朝白髮已重生春深三月殘花盡怕見春來花又明

寒食花紅二月天荒郊斗酒酌花前風光倏忽今

文虎詩仙卷之下

美

三月猶憶傷春是去年

暮鴉次韻

二月昏昏薄暮天歸鴉來自海雲邊羣蹄枝上作何語知汝高飛倦欲眠

牧人歸去緩驅牛滿樹寒鴉噪樹頭飄泊書生晚悵望南冠猶自學鐘囚

鴈來紅最大者一本爲風所折

清秋景色鴈來紅此本婆娑號盤愁妬我皇天風折損雲昏八表雨橫空

端午日從閨渭璜封君覓燒酒

欲逐舊蒲燒酒好君家此酒勝醅醑呼童手捧瓷壺乞且與妻兒酌幾卮

壽許仲容先生

黃花楚楚傍屏開詞客登高醉正回甘谷甘泉持作酒誼呼共上萬年杯

君家兩子似珠連誤出文章錦樣鮮江北才名推二許雙雙長跪祝堂前

詩筒寄到遠來詩統素書成光陸離秋夜酒酣燒燭讀人人白雪好新辭

題王阮亭先生執書圖二首

文虎詩仙卷之下

美

高風傲骨有誰儔一卷殘書讀未休筆硯堂堪驅使慣揚州詩興自悠悠

白眼猖狂看碧霄飄飄短髮裏輕綃人傳梅福神仙吏鐵案如山不可搖

題王西樵三桐圖

聊持一卷破愁顏身爲無官日日閑逸興還馳滄海外孤吟且向碧梧間

嘶幘持書憶阮亭風流髣髴見丹青清狂畢卓何曾醉一卷常披未肯停

和梁昭性泊舟樓下觀燈

燈船燈似水晶毬今夜誰懸水上樓天際笙簫連地起風流自古只揚州

久閉柴門老薜蘿看燈樓下小船過搖搖水裏光難定一斛明珠散綠波

幾樹銀花出晚軒驚疑翦彩是隋園樓中一部笙簫起十月蕪城有上元

梁家兄弟本翩翩近日新詩李謫仙佳句經營知慘澹吟留景物動人傳

同王考功陳新安飲孫介夫館卽席賦得中字

文陵詩鈔卷之下

天

相傳文字在山東元美于麟本並雄今夜西樵王吏部詩篇卽席疾書中

文陵詩鈔卷之下終



嚴逸山先生文集十三卷附家乘後編
一卷（原缺卷十二）

〔清〕嚴書開撰

清初寧德堂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歸安嚴三求先生著

逸山集

寧德堂藏板

序

孝廉之科始于西漢文帝而武帝覽董仲舒策因詔郡國舉孝廉嗣後相沿不變然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進冒年之責曹操亦嘗舉孝廉而其人則亂世之奸雄若桓靈之時乃不察孝廉而其父別居者至與淫泥怯隳不知書者同訕遂

此葉北圖配補

爲兒童姍笑此亡他其所謂孝者非真孝而所謂廉者非真廉也以余所睹聞當吾世而克稱真孝廉者有兩先生焉其一爲秣陵之元倬王潢一爲茗溪之三求嚴書開元倬以崇禎丙子舉於南闈三求原名胤昌與余同登癸酉賢書但有燕浙之分兩先生皆

獨行君子積學有聲值改
王後卽杜門却埽謹謝公
車發爲詩文並堪不朽今
兩君俱齋志坊矣余今年
秋秣陵過王先生故居得
讀其南陔詩選卽視壁間
仍大署其生前一聯云范
車管榻謝髮鄭心爲之歎
歎流涕徘徊之不能去仲
冬抵潯溪又得讀嚴先生

逸山遺集因先生次子述
曾操舟過訪出此帙見示
且屬余弁其首余受而卒
業焉則見其爲文齋齋嶽
嶽韓韓森森或奧崛如周
秦或典嚴如漢魏或雄奇
如韓柳或閑肆如歐蘇豈
非體脩衆美不名一長者
耶而余尤賞其文心之秀
異服其理學之精純至性

深情纏綿婉轉蓋仁義之言忠孝之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令觀者流連往復而不能已已以如是之人生如是之時處如是之境作如是之文誠所謂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言爲典章行成坊表固可以不歎佩而榮華不鼎鐘而壽考矣而況其高風勁節志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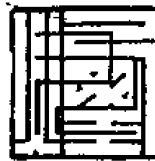
芳又足以抗跡風霜爭光日月耶猶憶丙午歲余薄遊茗中有老友張君南邨語余曰此中有嚴三求先生者茗溪高士也因備述先生生平孝友睦婣忠君信友及捋蓄積德諸善狀余聞而心嚮往之因詢南邨曰先生可得見乎南邨曰先生教不絕客也余因

先生雖不見客當必不拒
我輩南邨曰唯唯當徐圖
之已而雪鴻東西遂負斯
約嗚呼今先生豈復可得
見哉昔宋纖有遠操沉靜
七
隱居不與世交太守楊宣
畫其像于閣上作頌曰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
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
焉纖拒不見岌曰名可聞

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
不可睹乃人中之龍也先
生其母乃是耶今先生雖
往而先生之節義文章不
與俱往爲之子若孫者但
八
寶護此集傳之後世正不
必以高言孟行相夸詡也
請以一言紀其實曰有明
一代之真孝廉而已倘九
原有知與王先生邂逅于

山水之間其亦相視莫逆
而欣然把臂也哉

鍾山年弟黃周星拜題



片九



嚴遠山先生文集目錄

歸安嚴書開原名胤昌三求甫著

卷之一

韓文定本序

古文簡篇序

古文大篇序

明選詩抄序

展親雅什序

張興公先生梅花詩序

梁山集 目次

孫君羽先生詩序

張僧持詩小序

南澗近咏序

費得琬詩序

鄭鍾秀詩序

詩止序

費開仲詩序

六先生文稿序

賈葵忱制義序

范應生近篇後序

瑞石山誌畧序

古制序

醉策序

江上草序

屏山生物錄序

逸品序

吳興閩幽錄序

海陵小品序

龍山集 目次

白下草序

廬陽集序

湖上篇序

北征草序

粵遊稿序

金山集序

小石齋初集序

逸篇序

秋音序

答峰集序

連水散錄序

懷友集序

卷之二

壽溫子履菴序

壽費母丁太孺人七奏序

送閔先生歸隱東臯序

送賀葵忱序

送章金之序

星山集

目次

三

送宗弟子先序

送戒斧上人序

送善生上人序

送墨菴和尚序

曹溪正統序

離言禪師語錄序

續四家頌古序

碧浪禪師語錄序

碧浪禪師江上草序

嘉靖乙丑科世講錄跋語

閱史通特書

讀艾南英書四部稿後

章金之舉業題詞

書了庵周先生傳畧後

書織工鍾省元行紀畧後

費開仲松林圖冊題詞

時曲題詞

高叔祖望陵公續修家譜題詞

星山集

目次

四

叔祖銘涵公手抄語稿書後

朱太安人榮哀錄題詞

太母丘夫人壽冊題詞

水新亭新義題詞

老學齋日課題詞

卷之三

答周身爲先生書

答章金之求先誌書

南中秋南中寄友人書

上叔父草庵公書	上叔父訓藥公書	山中與孫太公書	與六弟書	答朱念時	與張僧持	與閔東阜	與范祖生	與葉伯如	是山集 目次	五
與吳子淵	與溫悔儒	答徐繼卿	與李望之	答友	東友	孫兗州公傳	施貞烈傳贊	先妣閔安人墓誌銘		

先室純懷溫氏權厝墳誌銘	廣德夏氏宗祠碑記	范莊本末紀畧	常平倉義倉廣惠倉社倉預備倉紀畧	馬牧港修石道碑記	峴山文藏碑記	秋水菴記	忠疆碑記	觀婚禮偶記	是山集 目次	六
石溪嚴氏小宗公田記	積善堂社倉規約記畧	盛二圩祭田永遠納辦戶冊記畧	之三圩東坐祭田納辦戶冊記畧	外太父閔承德公墓供田記	卷之四	用人策	理財策	士習民風策		

遠近說

比學雜誌

卷之六	東遊日記	卷之七	鳳山寓言	卷之八	濠上邇言	卷之九	東皇雜記	紀勝	建口集	目次	九
									開士錄		
									散錄		
									偶書		
									紀夢		
									卷之十		
									述懷紀畧序		
									紀畧一		
									紀畧二		
									紀畧三		

紀畧四	紀畧五	紀畧六	紀畧七	紀畧八	紀畧九	卷之十一	草土罪言	煮香齋善後八法	建口集	目次	十
								有序			
									苦次責序		
									一責		
									二責		
									三責		
									四責		
									五責		
									六責		
									七責		
									八責		

九責以下四責未錄

十責

十一責

十二責

卷之十二

家傳未刻

卷之十三

詩

補遺

進口集

目次

十一

題瑞寧樓積善祈嗣舊錄附第二卷末

荒政紀畧附第四卷末

嚴遵山先生文集

歸安嚴書開原名鳳昌三來甫著

韓文定本序

魯鄒而後濂雅以前寥寥千五六百年之間吾思一人如古所稱聖人賢人者端拜而誦之厥唯艱哉乃于唐得大君子曰呂察韓愈彼其以英偉之才剛大之氣卒起子正學萎悴之餘志孔子而師之高矣即其文準游夏辨宗子與雖本云其體不亦彬彬希聖之流亞歟世之尊韓者徒

卷一

矜其山立雲學之奇引而置之唐宋文學之林嗚呼失其本矣予故錄其乘經術道之書若干首章疏而句釋之名曰韓子其他鴻篇巨策播在菰林不必盡繫于儒術者別爲一集名曰韓文以見公之所以孤行獨立于千五六百年之中上接周衰下啟有宋者在此不在彼也

古文簡篇序

記曰天下無道古有枝葉易曰吉人之辭寡然則世之崇華其辭者俱矣古有至人主靜立極不離于宗尙已即不得已而臨文必也簡簡者道之源泉事之統制文之鵠的也後有作者其弗思闢道述事垂文則已否則莫若以簡于故錄古典要之篇足傳其人且可與世者都爲一集藏以爲世法云

嚴山集

卷一

古文大篇序

上探莊左下訖有宋諸家載其軌于法者百篇表以爲著述之則雖曰太簡然文章之準繩斤斧理色波翻于是乎悉備古之傳大鴻文哉然則法如是止乎曰未也以擬以議以變以化則存夫後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

逸山集

卷一

此葉北圖配補

明選詩抄序

予攬平原湯氏所輯李何諸家五言古詩若干首大約探其原本選體者依類而條次之彬彬乎綺麗之觀宮商之響矣然亦其辭與文依放近似已耳求其深探漢魏以來蒼紫雋永之旨泳洑而時出之以成其變化者邈乎未之逮也子美云熟精文選理如以辭與文而已何理之有夫惟澄澀之以國風雅頌澹宕之以離騷九歌而選之理始出則可以作選詩則可以進退後之君子作選詩者

楚山集

卷一

四

此葉北圖配補

展親親什序

展親雅什者予家自叔祖徵君公已下所各爲詩以壽表叔聘芝陳先生竊比于古祝頌之什者也先生性敦厚於睦姻昆篤與人交恬淡無競然漱清自好重然諾慎去就取予獨好爲詩歌風雨簾歌陶然吟唱如秋潭獨照野莢孤芳清旨足尙今歲季秋二旬有六日爲先生七旬攬揆之展于是予家自尊屬以逮卑幼各賦詩一章或二章都爲一集蓋從先生所好云集中所載予大父行一人卽叔祖徵君公諸父行四人長爲訓導公其次爲我自家三六

蓮山集

卷一

五

叔三公兄弟行九人長卽小子書開其次爲君敬古生寬辟修人晚生最後爲書成胤弘胤良以幼故未敢以字行子侄行三人長卽豚犬子奕曾其次爲德潤德濬凡一十有七人其人長幼尊卑弗同而于先生稱懿戚也無弗同其所賦詩五七言古三首五七言律十二首五七言絕四首詩餘一首凡詩若辭一十有九首其詩短長工拙弗同而其原本展親之義贊述先生德行文章之美祝先生百千歲眉壽難老也無弗同書開猶憶兒時見先生依俛于我朱太安人太安人撫視之若諸孫然稍長從先大人

宦遊歸見先生依俛于我大父母如父母也退而與先大人暨諸父把臂清談斗酒相勞賦詩述志爲歡永日儼若親兄弟云蓋自予祖姑之嬪于陳明經公至是垂百年矣先生明經家嗣以中表周親往來予家閱予家升沉今昔之故又已七十年予以卑屬後箕撰屢請事而丈猶及見先生壯盛時顏色冉冉迨予今茲亦且五十年矣先生至性爲粹陶孟程蘊之感老而不替茲集所載長歌小咏要皆先生厚德之所興起辭雖不盡工或亦足以翼淳風而維雅道乎繼自今先生五福百祿如日之升著撰且益富

蓮山集

卷一

六

敦古道以風厲來者其感發彌廣而予家于姓亦或漸蕃更十年若二三十年壽先生者詩益多予雖不文請數數銓次之一如此日所叙展親雅什者矣

張興公先生梅花詩序

詩不云乎標有梅其實七兮傷古道之零落也其卒章曰
標有梅其實三兮蓋不勝其凋蕪蕭之感矣夫實之不存
華于何有于張子于是乎咏嘆之溢決之其思古也夫其
感歲寒也夫若其詞之高蒼義之淵顯卽以銷經可也

進山集

卷一

七

孫君羽詩序

孫君羽先生以雲吻霧吸虎鬚攫之才醇而托諸寒岩
峻壑凄風谷雨之間故其何中英如昂如納海嶽日月之
倖觀覽雷霆天漢之奇變而其魁梧嶄岸之氣盡見于詩
驚濤激湍不足以爲怒也長鯨蒼吼不足以爲矯也僚僚
兮此非寒岩峻壑凄風谷雨之爲資深者乎使先生蚤歲
奮揚遽引而登之冠珮車騎之林吾意其詩翩翩僊僊已
耳能奇磊致此哉

進山集

卷一

八

僧持詩小序

僧持詩幽秀有氣骨予嘗亟稱之以其美不勝述
爲做小序體每章各綴一語亦曰疏其義而已無
評辭也乃其風旨有執此可求者善讀斯得爾

簡巫樹猗思先人也僧虔感山月也醫訪悟落葉也攝山
取友也辛巳孝子之志也懷徐招隱也訪浪師陟山阻雪
也山以雪空足助幽人道韻也飲酒孤憤也雪寒樂與賢
也山中蜚起風流潛潛也野哭臣道也感懷刺不壹也頌
先師汪文烈公救世也二先生歌泰山梁木也三公皆大
蓮山集 卷一 九

賢石頭談經耿山弘獎虛雲鑑親咸于僧持有當也菊梅
錄異也沙地憶溪雲鷄犬也可堂冷逸也贈吳汝爲咏令
名也清涼願願良足念也十燈懷明德也山昆欽朝銳也
其人奇今之樵蛻也湖夢紀杭遊也杭無詩非遺也登名
巖觀君子即夢亦依然也贈皮嘉良朋也天魯嘆江水也
牧龍忠厚也悽然奏琴瑟焉可以風也飲王穆如思古也
懷劉風雨冰雪之心也野卒而下十章印公一門各語見
建宗悲裘馬冠珮也挽汪憶本木也柳飲夜緒也愚各揚
建甲善也厥子賢推其本以明有報也訪巫向溪也贈戴慶空

善也和磯女傷遇合也悼亡簡關而寓燈窗香梵之思也
佳人幽素遊禪灑灑以逝其訪有聞儒焉楊道南先生也
梅栢刺時也贈方美歸雲也遺方游藝也然香香不作矣
表之古也訪鄒猶方志也句曲而下六章蘇山道永興二
章錄山二章眺覽自得也七子標舉會也列其目而秘其詞蓋言慎也
懷鐵發鐘省也寄徐子星取寒香也寒蒼香紫伊人有之
也答陳拂苔蕭子斷碑也贈邢晤盛過吳落落幽賞也古
意識好色也鍾山陳王業也數詩賦南村紀伯紫也過鞠
觀于九京也深柳嘉賓答賢士也半峰誌秋夢也山秋夜
蓮山集 卷一 十

稱師書姓稱謚稱公者一爲先師汪文烈公稱師者
一爲圓通大師稱先生稱公書齋者三爲石頭余處
雲牛耿山黃書姓書號稱先生者一爲楊道南前三
公不書姓茲表淑人所自出故不以例稱別號者一
爲愚谷建宗釋姓書字者五爲王穆如吳汝爲紀伯紫
巫樹猗徐子星其餘多君子然五人嘗與余交稱友

齊姓稱地者一爲閔東畢僧持未觀京畢以子故思
之書嚴子者三爲不佞亂昌以序錄昌作名字已列
于簡末故卽依詩題所載夫尊賢取友詩之所由感
發而興起者也僧持于此中尤有潔性恐後之覽者
謂予所傳述雜出無條貫乃別立一說以自解

遼山集

卷一

十一

范庵公南澗近詠序

表兄范庵公彬彬文行溫粹君子也家伯兄蓮菴氏嘗序
其全集而亟稱之曰是其事親順交友忠學敬而優才肆
而法吾愛之重之夫以庵公德誼之敬醇篇章之華富聲
譽遍鄉國詎惟是伯氏所樂道而已然以予師事伯氏日
久習見伯氏無溢美其于獎許至愼也然則伯氏之亟稱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知之也歟庵公於文無所不工尤喜
爲詩自伯氏剛定而後恒持重不苟作間一爲之亦多故
佚存稿不及什一其惟中弟子私錄而梓之庵公不能禁
也因自題其卷端曰南澗近詠蓋志所嘗舒嘯處云伯氏
既深知庵公也公亦謂惟伯氏知我凡所撰著必以伯氏
一言是正茲編之出則以伯氏方止靜山齋屏謝文事故
不復爲之辭而假手于予屬詮大焉予受而觀之如和風
飛響鮮雲壑陰章什雖不多然其詞側之思雍雅之韻油
油盎盎隨在流溢望而知其孝慈忠敬統以萬也豈曰此
其小者近者未足以盡彬彬君子之夫觀哉庵公家在澗
上請以澗喻山泉始芽一羣可溯然而三江九澤體性潤
源蓋在是矣是爲序

費昶詩序

予嘗出杏水西見平時烟渚中偕竹一叢蒼然蒼茂又有
老梅疎淡與竹色相資候其下丈室楚楚壁葉殘英籍籍
簷上予卒然呼曰此中有詩人乎忽林間應聲曰唯唯某
在斯某在斯則費子得琬手一編詩飄然而出矣予視之大
致峻潔幽遠其有逸快疎韻建立塵表而托於國風小雅
以自吟暢者歟若是而稱曰之人也詩人也其誰曰不可
然予願先得於撫寒竹翠之間則何也

蓮山集

卷一

十三

鄭鍾秀詩序

新安鄭君善畫畫入神品一日出其所為詩屬予作序予
謂君詩必雅必勝必幽逸必蒼蒼浩浩或問何也曰詩發
于情情發于興興發于高山流水野樹寒烟怪石幽溪荒
楚古木嚶鳴之鳥偏反之花葉馬之次永統之秀尋繹之
瑛古仙鬼之精奇日月雲漢之貞觀風雨霜雪之變化而
鄭君一一取而思之而悟之而飄飄然揮灑點次之其興
與情有不超逸自得者乎興超矣情逸矣其詩有不雅不
勝不幽逸不蒼蒼浩浩者乎既以語鄭君因次第品閱其
詩果雅果勝果幽逸果蒼蒼浩浩是為序

蓮山集

卷一

十四

詩止序

新齋之詩美矣高矣逸山子曰止于必無作詩或問何也
逸山子曰夫化俗者雅人也一唱一詠飄飄然遺世而獨
立矣化雅者儒人也以興以觀澹澹兮光風明明兮齊月
矣若夫化儒之軌轍而寓之於肅者其惟大人乎無言也
無隱也動成文而聲爲律矣張新齋二之中一之下也

樂山集

卷一

十五

費開仲無邪齋詩集序

繇周以前未聞有詩人也何則其能作詩者大都上聖大
賢忠臣孝子節士貞姬也繫其詩乎人可也繫其入于詩
可乎漢魏而降乃有所謂詩人者誠不知其所著視古何
如然至使人指而目之曰之人也詩人也予蓋深悲之予
友費開仲清苦有風節放懷松林之下時時作詩自寫其
疎澹蒼涼之致觀其意亦期爲詩人而已然吾聞開仲座
右皆大書思無邪三帝大矣哉此古聖賢忠孝貞節之徒
所錄歌永聲依言出爲經至于今列在學宮者也自漢以
來作者蔚起豈不亦彬彬乎質有其文哉然而鮮識此義
矣

樂山集

卷一

十六

六先生文稿序

予自年十二學爲時文家大人先後聘六先生俾從遊指授機節理法悉備比長遊學于四方于諸先生之門不獲時時實正深惟願越是懼敬輯諸先生金玉之章錄爲一册以時存梓即諸先生雷聲電舌儼然也諸先生文雖不同然同歸于美善葉先生諱雲初號爽之爲程人受業在癸亥甲子主華重雙溪先生別有紀受業在乙丑至己巳主才輔以古法好觀莊子及太史公書楊先生諱東鶴號公問對人受業在丙寅主平雅成先生諱弘功號人受業在丁卯主奇逸多逍遙軼絕之思王先生諱爲程人受業在戊辰主消麗合時宜謹於次如左甲戌春日題

賀葵忱制義序

葵忱自負其氣而中立予嘗作序稱其湛于理而茂于詞已復予序其制義制義足以盡葵忱哉夫制義者文之一支文者道之一支也名巖窮窟際天地以萬數于此有人遊目數峯之間未嘗窮覽所云岱華恒霍也者擬云觀止矣烏乎可況于數峰中視一木一石之幽秀以自雄勝乎夫以制義盡葵忱奚以異此然吾聞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葵忱負才性觀閱受侮刻苦爲學原原然有問道之心盡去王謝華舞習俗而與古之魁梧球偉者連山集卷一十八共語千載之上其文安得不越絕哉文絕矣其於文之一夫又安得不浩浩然如江河之東注耶予嘗三復葵忱制義彼其孝弟仁智中和之氣鬱鬱芊芊發于方幅之內爲文也至道也卽以此盡葵忱亦何不可語云寸之山足以起霧吾安知一木一石之不爲岱華恒霍也哉

范甌生近篇後序

庚辰冬范子甌生梓其近義使予序之。值予有採薪之憂，辭不逮。范子于是屬社友之能文章者代予作焉。予取而覆之，詞致斐然，非予可望。顧予自有所耿耿于范子者，雖使遷周謀篇亦詎如取諸其懷而予之也。於是爲范子近篇後序。序曰：予登菁山，蓋猶觀祭酒書策琴瑟云。祭酒顯于嘉靖間，言論風采蔚爲帝師，炳乎霄烈矣。三傳而甌生以文行淑聞，彬彬布武。詔云：前有名源，後有津流。下有盤根，上有蔭葱。信夫生之母，予之姑也。姑歸而遭家中棄，凡

遠山集

卷一

十九

其相君子。邇後人者粹然，宜樂于內，則予少也賤，姑之撫予視生，予固謂姑爲母云。錄是少而嬉遊長而視志，蓋靡所勿與生偕。癸酉以來，予或游游京師，百粵然不踰時，即合必各指其所懷，庶幾展鄂，雖于不衰也。何知中表已生少負雋才，水迥春盎，爲文汪洋自恣，合才與法而臻于敏妙。世之言文者，咸標表之英華，奕奕矣。雖然，文士可爲而不可爲也。予聞諸師曰：文以貫通其籍，則經其人則思。孟程周其事，孝悌仁義忠信無述，其途無絕，其源所謂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不在茲乎。斐沿流以往，苟

弗止，雖犯險阻，必道何往。游生其放焉以達之，卽爲聖賢。無難，豈惟祭酒之澤于斯勿替而已。若夫舉其美使有卒章微者友之事也。顯其良爲當世得一士之用者，有司之職也。于兄弟乎，何有兄弟之誼以戒，則明以勸，則義予知此已矣。生亦宜謂予工文辭者立名字者，其泯泯然第之哉。

遠山集

卷一

瑞石山誌畧序

子寅秋日逸山子游于杭之紫陽洞巖岫竒迥勝幽遐
渺渺焉逸逸焉如無遺世獨立以與古之採真抱一者相
覩一笑也而羽士丁梅石者野鶴之裔也爲予言野鶴仙
去事甚奇又言野鶴之師曰徐洞陽舊館丹爐依其在目
予蓋夷然自失云因索山誌覽之爲誌其槩如左然予竊
疑二仙名蹟俱著于有元而其所述處又爲舊國故都締
綸之遺墟其或有托而逃焉者歟抑亦否歟人間世真自
有丹丘歟

逸山集

卷一

二十一

古御序

劉木爲劉存古也加繪事焉凡奏記則書之受書者洒濯
而復之一曰節東箋之濫一曰塞毀牘之源一曰滌陷文
之貳

逸山集

卷一

二十一

醉策序

醉不莊大庭必黜醉無儀飾古之人庶其監之予故喜醉
醉則隨所繚開此濫濡染焉殊簡淡不式于準然特自喜
曰此吾所以醉心者雖或臨大篇其言浩浩如淵海亦第
取三策而止

遼山集

卷一

三

屏山生物錄序

屏山之西溪流活活魚麗于網忽躍在淵主之者嚴庵先生
生佐之者吳赤一而金客生實勤其事是其爲心皆所謂
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客生頗疑其言大而近夸逸叟曰是
不然設一物于此命懸于刀俎矣而于惻然欲生之此與
天地生物之心有異乎而此一物之方罹刀俎也忽遇于
而脫于難此與受生于天地有異乎故謂予之心不盡如
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可謂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
也則不可謂物物之于子不盡如此一物之以子爲天地
遼山集
卷一
三

遼山集

卷一

三

也則可謂此一物之于子不盡如此一物之以子爲天地
無疑于此一心之非天地之心也其亦盡子之心使盡如
此一心之與天地爲一也則幾矣子又無疑于此一物之
于子不以爲天地也其亦使物物之于子盡如此一物之
于子而以爲天地也則幾矣既以語客生遂退而稽于古
訓并及後賢所遺錄著于後以辨疑廣善云

夫學者幸慎往哲苟非折衷於孔子孟子之旨幾何其勿
停於大道也然其辨定亦難矣彼其歷聘魯衛齊梁之庭
與一得志黑斯世於陶虞何遑遑也然孔子道逸民尊龍
隱至處處於遜世君子謂懷聖能之而孟子書獨亟稱伯
夷柳下惠兩人一則云聖再則云聖雖其不出於中行如
狂狷者尚慨焉繫思不倦獨于顯赫之夫列國所號名卿
大夫者比於斗筭妾婦鄙勿論夫以行事則若彼以稱尚
則若此其將奚所折衷耶此其所以辨定者難也雖然嘗
進口集 卷一 三五

試論之孔子孟子之道天道也君道也主倡主美利利天
下進民若火惠之使地道也臣道也主代有終主示天時
行勸使孔子孟子朝諸侯有天下彼皆師師然亮有邦宜
有家不則亦教在學官備三百六十之屬而傳所云不變
移郊不變移遂意即斗筭妾婦之儔匹賦予於是稽古以
來絕塵長往者上不及虞夏下止於遜兩得百五十二人
依孔孟之古列以爲三品其上曰逸聖其德純其才足以
制世其志在三綱九法因窮晦以爲晏息因阻霜殺草以
爲閑藏蓋遜世不悔者也師百世者也其次曰逸賢駒白

後者并初疊上貴已賤物獨立無辜其意亦似有獨越
於中正者然或孤持風紀或傳述聖文其益於世殊大抑
亦狂狷之間乎又其次曰逸士採於丘釣於清借景物蕩
懷思其則簡佚名教務自愉樂而止雖有璞於此固執之
弗剖焉知其中可珍與否然貴於世之携持琅玕日走五
都之市自北於琬琰璚璜卒至碎裂不肖悔如彼顯赫而
沉溺者蓋亦速矣惜乎生當衰季無有如孔子孟子者嘯
起在位登庸之長育之使其上者不中而不得發其潛確
之光其次者其又次者不幸而不得成其魁梧簡澹之材
進口集 卷一 三五

也然其光美雖弗耀其材雖或未達於粹全而自迫喪世
衰以來慘黯傾軋汚辱寒路君父之倫廉恥之節所不遽
斬滅漸爛如以一絲懸九間至於今猶有起而追繹其緒
者伊誰之力也然則雖其孤亢已甚猶有足取况其與道
伏藏及夫奇偉不可滿沒者乎此孔子孟子所爲流連慨
歎於其人而予竊取其旨妄論次之以爲庶樂哉其於大
道勿刺謬也然予又有感矣山樵市販冥冥悠悠其姓字
窮如其軼事窮如或問道一二咏歌或遇有心者偶識其
語言氣象如流雲飛風邈不可逮若空谷伊人已下二十

人人者更使予恨恨遲回無從定其聖與賢若士矣天况
并此不少概見哉

逸存

問堯之時有許繇巢父華封人莊子至以許繇爲堯之師
又稱繇之師曰齋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及其
他伯成子高之倫太史公亦言夏之時有下隨務光噫其
信然耶抑空語無事實耶足未可定也未可定故存其名
弗論亦猶帝王世紀之有無懷葛天氏而已

逸聖一

逸聖一

卷一

三七

商孤竹君子伯夷叔齊 岐周公子虞仲

周魯柳下惠子名禽 東夷少連子 魯周子名豐 黔

康先生名璩

漢楚司馬先生名季主 蜀嚴先生名遵字君平 平輿

廖北郭先生名扶字文起 茂陵馬牧先生名瑤 豫

章徐先生名稱字孺子 陳留申先生名居蟠 鉅野

張先生名璠字子明

六朝晉南安朱先生名冲字巨容 會稽夏先生名綬字

仲御 潯陽陶靖節處士名潛字淵明 梁陳留阮先

生名孝緒字士宗 瑯琊諸葛先生名璠字幼玖

唐京兆華原孫先生名思邈 廣陵宗邑鄉陳貞晦先生

名融

後五代亳州陳希夷先生名搏字圖南

宋涪陵譙先子名定字天授 廣陰蘓先生名雲卿 宋

遺民三山鄭先生名思肖字所南 宋遺民婺源汪古

逸先生名炎昶

明崑山吳安節先生名翊 臨海東湖樵夫

逸賢二

逸賢二

卷一

二八

周夷謫諸之後夷逸氏 朱子以八名張 楚杜接與氏

陸通 魯太師摯氏亞飯干氏三飯僚氏四飯缺氏鼓

方叔氏播執武氏少師 陽氏摯魯襄氏 晉介子推

氏 魯榮啟期先生 楚屠羊氏名說

漢商山四皓西園公綺里先生夏黃公角里先生 張釋

之之師王生 谷口鄭子真氏名欸 餘姚嚴子陵氏

名光 扶風梁伯鸞氏名鴻 霸陵韓庚伯氏

名休 潯陽樊氏名英 蜀李仲元氏名弘 北海龐

氏名萌 豫章徐季登氏名胤 汝南桓氏名闕 安

前陽魏氏名桓 扶風二周氏名雙名鑑 扶風法氏名

真稱玄德先生 南陽馮氏名良 峴山龍氏名德公

穎川胡仲明氏名璿昭 穎川焦氏名光

六朝晉汲郡孫公和氏名登稱蘇門山人 安定皇甫士

安氏名謚稱玄晏先生 董氏名京 江夏孟氏名陋

廬江何氏名琦 潯陽翟氏名商 燉煌索偉祖氏

名襲 譙郡戴安道先生名逵 附二子名 南陽宗少

文氏名炳 南郡枝江劉氏名琰之 京口關氏名康

之 東莞臧氏名榮緒 吳興鹽官顧玄平氏名歡

述山集 卷一 二九

山陰孔氏名祐 吳興武康沈氏名麟士 新安庾彥

寶氏名說 秣陵陶弘景氏名通明謚貞白先生 終

州龍門仲長氏名子光

唐洛州司馬氏名承祿 徐州王氏名希夷 邢州李氏

名元愷 蒲解衛氏名大任 當塗王氏名居嚴

五代燕張氏名騰明

宋燕張少愚氏名愈 成都章隱之氏名譽 海寧孫氏

名嵩 婺源許氏名月卿 闕謝皋羽氏名翺

元撫州危見心氏名復之

明濟陽高氏名賢宰

進士三

周長沮桀溺

漢王君公平原人 王良王成東海人 向長字子平河

內朝歌人 禽慶北海人 臺佟字孝威鄆人 矯慎

字仲虔茂陵人 袁弘袁仲皆閬弟 冠累京兆人

石德林定陵人

六朝張翰字季鷹吳人 郭文 狂莊潯陽人 附

郭黼武昌人 劉麟之南陽人 楊軻天水人

述山集 卷一 三一

陶淡潯陽人 孔淳之字彥深南人 宗尚之宗武之

俱少文第 朱百年會稽人 諸伯王錢拙人 杜京

產吳興人 附子 劉歊字元光及弟詩平原人 陸秀

高邑人 章叟字敬遠杜陵人

唐王績字無功河汾人 朱桃稚成都人 吳筠華陰人

盧鴻范陽人 秦系字公緒禽稽人 王承福長安

人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 陸龜蒙字魯望姑蘇人

陸羽字鴻漸竟陵人 趙邀字雲叟滑州人 王體

靜稱野人同州人 譚峭字景升居南岳

宋林通字君復謚和靖先生錢塘人 魏野字仲先陝人

同子 高悻張堯許勃稱終南三友 王鎬澶淵人

杜五耶陽翟人 陳健字季常隱江夏 呂僊之仙居

人

元杜穎字文正霸州人 杜本字伯原臨江人

古之逸人 無姓名不可定其爲何人

周空谷伊人 衛賦簡兮者 晉賦十畝之間者 秦秋

水伊人 檜賦匪風者 曹賦下泉者 衛儀封人

晨門 荷蕢者 荷蓀丈人 魯不食嗟來之食以死

逸口集

者 齊麥丘野人 楚漢陰丈人

漢魯兩生 野王老者

六朝荆湖老父 汾亭釣者 負苓者 夏城牧者

唐益州老父

宋郭吹笛生 松江漁翁 南安翁

明河西儔 補鍋匠 馮翁 雪菴和尚

吳興關幽錄序

風化首重女貞貞而烈尤爲世教所倚賴自兵興以來婦
女之以一死自靖者所在多有十嘗欲開述幽芳先之以
吾郡因以感發世之同好者各就其鄉紀述所聞大書特
書垂于久遠向孔門人李俊沈鳴舉窮搜遍訪又叅之
於予友朱念時之所傳叙得三十餘人其事非屬於吾郡
者樂未錄其事雖不屬於吾郡而其人出自吾郡者則錄
其人雖不出於吾郡而死事於吾郡者則亦錄然所可表
見者僅此而已其他投淵赴刃烈烈英英事迹飄零又族
夷滅無能爲之補實而指失之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蓋兵
燹之餘繼之神竊無論窮村下里盡爲丘墟即名族華區
亦半成灰燼故老凋謝採詢未由芳躅甚湮徒郡慨慕子
懼此復歲月愈延編錄或疎未難俾信因存大槩用俟表
揚續有紀聞嗣增新帙

吳興關幽錄二烈

吳氏 僊氏

吳氏者歸安花溪名門女徽州節復溫寶忠公璜之妻
僊氏者烏程之吳溪以文章德行推重鄉邦者三十

徐平癸未登第授教理有惠政乙酉冬北兵入娶公鼓
鄉紳士堅守數月度不支遂自刎死死之先茅氏孺人
曰必先殺我有女年十六亦曰必先殺我俱先公死子
三鄉瑞和瑞世其家學

金井水二烈

陸氏 紀氏

府學訓導維揚紀公某有女未字乙酉孟秋某日聞笳
聲四起曰事急矣亟呼庶母陸氏投尊經閣前池中自
盡鄉先生沈器車公讀教有詩以紀之

公妻胡七烈

乙酉八月廿二日子丑聞笳邑菱湖甯山之闕死者
最多又最慘其可考者菱湖五人甯山二人

俞氏

俞氏者歸安文學俞望廉之女同邑文學費燁之妻也
燁家菱湖早卒氏孀居四載旋痛不絕聲乙酉夏燁避
居庄舍八月廿一日兵突至悉赴魚蕩死越三日始獲
屍歸葬易其衣上下縫結牢甚不可解

沈氏

鄭朱氏者邑文學胡維京之妻也自聞兵亂即語其子其
明之孀王氏及幼女觀姐云不幸遭變惟一死而已乙
酉八月廿一日避舟甯山之塌橋兵忽至觀姐曰此其
時矣即赴水朱氏隨率王氏俱溺死時幼子其避及孫
瑞麟同沒於水

沈氏

沈氏者任祖溪之妻也兵至赴水死

任氏

任氏者沈之姑文學任邦憲之女也適同邑張梧梧因

避兵致病任氏與俱歸菱湖兵至任氏守梧病不出從

沈氏俱赴水死殮時臂斷膚裂然顏色如生衣衾俱重

重縫固

朱氏

朱氏者村民吳愛山之妻也避兵田間遇數卒欲污之
奮力躍入河中死兵退其家塚索之於林麓間不得薄
暮忽見一婦人卓立水面就視之卽氏也握拳怒目猶
若有憤憤者然

沈氏

陳氏者備工也妻美而少被強賊擄斫數刀而死死時狀甚烈惜不詳其姓

梅溪四烈

毛氏

毛氏者當湖文學毛仲源之女安吉州文學胡伯子端之妻也伯子家梅溪乙酉十月初九日北兵掠梅溪胡氏所居舍後有大沼灣環伯子與其弟仲子率諸內人乘小舟避沼中忽飛騎擁至露刃脅毛氏躍入沼中騎兵昇其髮而登將引其臂氏曰吾臂可斷誓不污他人手兵揮利鋒中臂逼令隨行曰汝尚能強耶氏負重傷奮語罵曰速殺我兵忿甚揮刀割其膚膚裂睛出顏色俱丹時年二十九歲一子名彥承

章氏

章氏者長興文學章善之女其先有南苕公商臣者嘉靖朝理學名臣也適胡仲子通與胡氏同姓兵水中自念女力綿屨恐一適幸挽則不及赴水遂急躍清波

以死於水有後及胡氏誓以登舟死向持不釋至

陳氏

陳氏者若城名狀女長興孝廉馮孝行遵祖之妻也孝行與胡有連乙酉携陳氏避兵梅溪十月初九日之難携幼女與毛韋二烈同時赴沼中兵逼孝行昇置樟樹尚存微喘忽睜目視孝行奄然而逝

栢氏

胡伯子兄弟有伯父曰文學胡鍾奇鍾奇之妻栢氏併毛韋二烈先從赴水死有子僅九齡悲號隨流而逝

長興烈孝

陳氏

陳氏者桐川文學中存之女長興文學孫昇之妻也乙酉夏秋昇奉母率妻避亂於韓村時桐川守將郭虎縱兵掠婦女與勒屬得厚利九月初三日猝至韓村是時婦女見掠者百餘人氏與姑與焉有得卒舉刃加姑頸曰汝等不從我行我當先殺此姑氏慨然曰釋我姑我從汝往遭脫簪珥昇昇率顧語昇曰我行矣子雖以姑歸還德意切兒行行一里許見一水泓登故避避

見其兄難行奈何卒遭毒兒置田間氏乘隙解

馮卒奮躍赴水而首沒身而死村民有耆老者從門隙窺之悉其狀卒去出視之見氏僵立水中昂然不屈因爲收掩并求田間兒獲之歸昇氏死時年二十一歲

德清東橫四節

沈氏

沈氏者劉婦也遇數不屈冒白刃死

沈洪源妻范氏

沈洪源妻范氏者子友沈儒一之族婦也見兵至赴水死

姚氏

姚氏者章茂明之妻也被獲強脫憤甚閉戶自縊死沈洪源嘗著三烈傳青謂其妻及劉婦章婦也

葛山女沈氏

去東橫數里許爲葛山沈氏沈龍洲之女劉蕙妻年方十九美姿容與其姊避產葦中如德厚氏憤爲遇害血衝湧如碧間之沈儒一云

三烈婦

沈氏

費氏者京債參軍費用周之女適萊陽縣尉莫如仁居湖城獄官之東乙酉閏六月十八日黎明聞賊果聲四散氏卽束身與夫訣曰死畢我志會有數騎從獄官西牆突上氏從容躍入井中死同時殉節者有程歷汪若源子婦張氏府掾張孔白妻沈氏

蕪山孫門二節

孫氏 費氏

孫氏者子舅祖孫懷王公愬東之女適菱溪朱君六如費氏者懷王公子天取君而竊之妻也甲午春過盜逼之奔投山下泉源同死

二無名氏

李豐小子之母某氏

戊戌之秋李生世俊偶過黃沙路嘗舖遇友人語以聞幽大指適一小子可十六七歲竊聽之忽潸然淚下曰我李豐山中也三四歲時見我母爲兵所擄不聞救我至今思念不忘語已復大慟問其族姓則曰不知也

蘇村廣順生之族婦某氏

已亥之春予友嚴穎生語予曰西冬兵過吾里有族婦某氏死最烈俟歸而錄其槩示子後竟忘之嘗作字徵之不報

湖濱一烈

孫氏

孫氏父霽環精醫道適皇甫氏賢而有姿丙戌春清兵掠之大罵不絕口掠者愛其色不忍殺縛之樹下將強汚焉罵轉厲刳腹屠腸而死有當初道人者與霽環遊得其詳爲之作歌曰孫氏之女字皇甫遊兵掠得歡欲舞仰天大罵誓不從王顏豈受狂且侮狡童愛色未忍殺縛衆長報樹陰午四肢雖被縱纏纏丹心轉激聲如虎刳腹屠腸自一時英風義烈流千古

和鍾潭諸烈

吾郡東門之內有潭曰和鍾潭方廣數畝乙酉閏六月北兵入城時婦女投潭死者十輩潭爲之塞倉卒莫知爲何人卽其時親屬亦大都死亡轉後畧盡矣又何後辨其埋屍與姓氏乎予友朱念時曰初鍾權義也而婦某氏死於此者皆經過也蓋傷其殉節於亂離而氏姓

又復潭沒也悲夫

游陵小品集序

大人之筮仕海門也携小子于官署署有亭有小水池水率之間有橋又有竹籬遠之籬間茶肆特美蔓亭後有某園園有小山于園讀之暇嬉遊其中樂其踰年大人教予作文往往率已意爲之師長時或稱善大人亦間有喜色丙寅之冬大人遷南俄曹將行予竊私輯所作文藏之笥中文雖不工然小山小水之間亦可念也夫丙寅除夕題于游陵署之芸暉堂

集

卷一

序

白下草小引

始丁卯春迄庚午之秋爲文百餘篇無不緣以清思潤以芳旨有得之橫塘川上者湖郡茅氏之宅有得之秋遠樓者丁卯夏五止焉有得之風簷者秋督學江公取補弟子員午秋督學第公有得之空濛漱澗之間者西秋寓而名以白下何也於時爲久先後二於所著最多續於斯贊聞於斯鷄鳴風雨之際豈不可懷也哉且夫鍾山巖巖大江滔滔宮廟百官之巨麗在焉予聞之曰君子志其大者庚午季秋題

集

卷一

序

廬陽集序

自予習爲制義以來所以嘔膽剝衷者不知幾千萬狀矣
初時好爲美蔓樂易之辭纒纒自足辛未獲交夏子名士
名景于泥水夏子文特雄高有奇氣間與予論作者風
旨予始大悔盡棄其學濯濯惟新是圖當其興屬而起奮
厲焦苦不鉅鹿之天地震動不崑陽之虎豹服慄卽相竿
不下蓋若是者久之而魁博通幽之思倏然以生予文千
是一變家大人則檄諸名士博選近時名章俾予得以宏
覽極勝云明年歸試闕黃公閱予卷別大喜曰是圖且晚
摩霄漢矣已復返于廬大人則集諸知名士作文課課罷
則召吏胥錄之隱其名雜予作其中屬諸邑長暨四方來
遊之彥品題高下之時熊雪堂成石生兩先生並稱知文
顧予儔類中至賞予見以爲奔軼絕塵予益踴躍喜自負
未幾而柴式穀先生自武林來則漸斥予作曰過奇傷雅
勿雅勿取過刻傷粹勿粹勿取方予自喜時驟聞斯語殊
勿憚爲悅悵者累日曰悟矣悟矣吾其遊心于空山靜夜
之間乎予是乎處若忘行者道遠漸矣長如臨上帝若是
者又欲已思自有清純之思蒼翠之風而予文抑又一變

嗚呼可謂苦矣亦惟斯道無盡焉知後時不又并此棄道
之耶抑一三年來所爲嘔膽剝衷于斯也然此特焯焯著
者其他朝披夕振月亦有變日亦有變如江河之波濤焉
或起或伏渺渺不可致詰矣癸酉仲春題于廬署之讀書
堂

湖上篇序

予聞之夏子曰文不期同期適已而止適已則厥人者至矣豈不信哉頃自六月入武林坐一小舫出沒于西泠孤嶼之間胸中有山水而無文章偶一爲之淡適自得而已入關適不爲意殊無異于觀山觀水之時乃不圖輟冠一軍或曰文章之選與聲音通惟昔鼓琴而相知已者不曰我哉乎高山不曰洋洋乎流水乎甚矣其言有類我夏子也因次以爲湖上篇序癸酉重九日題

北征草序

嚴子既舉子鄉湖大江涉淮泗攬轡齊魯之都極目吳北之野自昔靈巖神窟古獨遺臺存臺名于郊甸徒彷彿于丘夷至于往昔高光之績英俠忼慨之圖亦復溷沒蕩滌空遺故墟感慨亦不可勝道哉況乎六街九陌仙仗曉鐘揮斥胸懷憑陵氣槩者也嚴子曰嗚呼是所謂天下之新領阨塞也澄懷爲古之士至此有深思焉使所蓄不因是感憤奮發有所表樹是墨墨之化美貴乎卽不得已而藉之文詞抑豈不可窮侈極麗曠百代而相感也嚴子于是極志騁才大放厥詞于頃所見名山大川偉人神物鴻聖高壯幽奇怪俠之事一達之于文章以爲自此揖讓入主之前湖謨亮采苑名號子無窮也然不意竟爲考官所斥嗚呼是必吾業之未工才之未逮也不然彼考官者皆當世名公卿其心欲爲國家得士不啻如饑渴其忍棄予如遺使予懷奇器抑鬱勿試已耶繼自今去古人始仕之歲尚十有八年歸而洋洋濯于周公孔子之道以其餘力出入經史百家紛紜無涯淡俟吾學大成一出而立于蓬山之間此予不愉快乎哉然所著具在嚙齋發笑而觀之

吾見山川人物鴻者顯者高者顯者奇者怪者俠者蒼蒼
茫茫出沒于頡頏壘嶺之間矣甲戌季春望日題于臨清
舟次

身遊稿序

風昔瞻仰韓昌黎蘇子瞻如雷電鬼神不可度思乙亥大
人奉勅書備兵惠潮予得歷覽其風土諸父老時時爲予
言二公貶斥時事斷碑遺簡猶有存者予于是飄飄然如
過二公子藍關鳳水之間也二公以直道不容于時轉瞬
過茲土不久亦即徙去胡使子稿至其地類忘曩所云震
悸者耶蓋昔之懷賢向古者不惟讀其書失考其行事而
已彼其忽然而興起者或往往得之遊觀之際也因取二
公在惠潮時詩文數首表其意而異其詞其他爲二公而
作者雖非爲二公而作而風旨不矣于二公者附爲一集
云附于夏玉題

金山集序

登妙高臺訪覓韓斯王侯兵驚走金人故蹟遇坐悟影樓
望江海飛湧或風雨激射之奇矣于月益奇于雪益又奇
吾雖不敏能不涓涓然決而注諸長章大冊之間乎癸未
正月既望題

金山集

卷一

序

小石齋初集序

吾讀韓文最苦蓋亦得其廓竦之趣與其朗鑄之神然終
以習韓語其于經于史殊洞畧故多不根譬之觀水者立
于江漢之墟覓其源放潏澗而已未嘗溯荆襄上三峽而
窺岷嶓之源也必也諷詠周漢書數年然後裁以韓法庶
乎蒼蒼渾渾與李翱皇甫湜匹休耳戊寅九月題

金山集

卷一

序

逸篇序

庚辰嚴子被放林惕長衢經旬閉謝幾週日炙慘乎夏畦
三閭不云乎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返鹿門五鳳
栖靜十表蓋新寡以之矣既而簡視篋中得制義數百大
都憤然自放之音也以感以嘲弗能自己子是梓其什一
命曰逸篇或曰猶詩之有逸章也嚴子著書清家此其騁
技耳或曰嚴子殆將枕流陟嶠慕古逸民之遐舉矣斯篇
所以志也嚴子聞之莞而曰固哉是烏知逸意庚辰夏五
題

卷一

五

秋音序

憐慄兮若在遠行登高臨水兮送將歸此非宋大夫悲秋
之句乎繼又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噫何其哀也
然考其意蓋將極天下憊悽之狀以言乎秋之蕭瑟可悲
云耳非謂方秋時上寒山涉野水又遭失職百端交集也
如使方秋時又上寒山涉野水且失職其爲憊悽蕭瑟更
何如哉癸未九月嚴子既放將自燕山冒風霧犯波濤上
數千里歷險究徐揚之墟以返于越吁嗟乎子時非秋耶
抑不謂之失職耶非登高臨水耶誠以宋大失之論律之
斯亦人世哀涼之極致矣然予絕不知有憊悽蕭瑟者何
也嘗竊觀于時可愛者方大獲如鯁鮪潛逸于淵幸矣予
亦矣悲然予又聞古之君子感哀樂而形世風故其詩曰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豈與夫十畝之閒閑閑泄泄者等乎
如是則予之憊悽于懷者又何能已也予于是取頃所爲
文詮次之以志予悲且以志予悲非已之悲其曰秋音者
悲音也癸未季秋朔題于題州丹次

苓峰集序

嚴子自戊寅去東學卽隱于邑之苓峰峰固小阜崛起于平曠烟渚之間不依勢于層巒不藉名于碑板而荒寒古澹之趣靜然自遠大似古逸士在世落落孤立也數年來雖間有事于燕身齊魯于心終不忘每自他所歸輒携一二益友徜徉舒嘯于其中時時有所撰詠久遂成集因輯而藏之以明予之眷眷于茲峰也然特多清激蒼越之音與山之孤窈殊相似何哉甲申長至日題

李山集

卷一

五

蓮水散錄序

吾郡茅公鹿門以文學稱最顯其次有若施公璣川翁公川南亦奕奕有令名此三人者皆蓮產也蓮之水子斯爲可懷乙酉春夏讀書其地意所至輒溢爲古今文詞尋亂作他徙多所散棄然無如此三君子之思耿耿何矣于是錄其有爲而作者數篇暇時出而覽之卽時昔風義悠然也蓮之水乃益爲可懷乙酉七月既望題

蓮山集

卷一

五

懷友集序

予採藥東遊兩經白下悲涼悵悵之餘與翁張夫子嘉興而誘進之令子僧持才至高幽真有道氣尤甚耿耿子予初予冒兵燹入粵同人咸阻之僧持毅然曰吾子弟往母以險自疑卽險不當避卓然古人哉一去二百日幸丹相見卽卽病病卽輒僧持以起起卽歸有日矣雖吳越連壤而別離可念乃簡視笥中得素所寄贈僧持尺牘詩賦數章書以爲二笑名曰懷友集一携歸一寓僧持几上風晨雨夕取而觀之庶幾偏及非遙條苓如覩爾且夫悲涼悵悵之感在焉予又何能一日去諸其懷也甲申中秋序

樂日集

宋

此葉北圖配補

壽溫履庵序

予聞人言人生少壯以後所遇攪擾之辰如與生年干支相值當增壽一紀其說不知何所本然驗之已往頗信予與履庵溫于締交四十年矣予以壬子九月十一日生而昨歲丁未九月十一日爲壬子溫子以丙辰正月十七日生而今歲戊申正月十七日爲丙辰信如所聞自今予兩人鷄鳴風雨之歡又十有二年也豈不快哉且增之爲言謂加于其所自有者云耳如使七十所自有則增而至於八十有二矣八十所自有則增而至於九十有二矣是其爲歡又非僅十有二年而已豈不更快哉然溫子之氣體而予驟溫子之神舒而予憐溫子固宜壽其所自有者必多予壽固宜遜溫子其所自有者必少壽所宜有者既多又益之十二年自茲德益新道益進其福履必益無有艾壽所宜有者既少而既已假之十二年歲其從事于溫子之學驟者平賤者釋或亦未可量乎予故本其說以祝溫子而又相與壯其志期進于自強不息焉是爲序

此葉北圖配補

朱子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門人朱生子振書爲予言僕與費母丁太孺人之賢主婦德無間然也又言孺人有令子曰方服若佩三君俱有學行俱文遊其于師友最隆焉能受善不倦方服世佩三持是道不變其子姓彬彬興起殆未有艾予固已心佩之今春某日爲孺人七十誕辰賜三率方服家嗣令陶介朱生胡予文爲壽予辭不敏珮三請益固朱生于是出其尊人念時翁所爲寒宵絳緯圖片視予絳緯圖者珮三念母氏勸幼繪其事以表德垂裕者也序稱孺人少歸雲衢自集

公家故履空孺人辛苦治生累絲織立厥家然敦厚知大義齊脫青珥佐雲衢承先志代季父償宦遺先後累子餘金囊幹什勢勢歲時追呼絳緯波盾萬狀孺人安之晝夜紡紉不輟指裾幾三十平而事始竣然生是窘其矣孺人督諸子就學益力自其先世隱于耕織至是而教始昌萬歲游莊孺人朝夕代人治絲泉日受值三十錢沽酒市餅供師膳惟謹而自食葑渣野蔬克儉爲常以故諸子率疎戚戚族有聞康康然綢於綢制云其他節行不具述其大者於此云曰美哉儒矣予聞之也德備者福備朱生

則又視予沈尹同氏所爲壽序其所贊頌亦與圖序畧同然文特詳贍而其要歸于孺人之自爲壽予曰美哉自來多福壽志之尹同見之矣朱生曰未也石長沈先生有序考夫張先生亦有序予請得寓目焉石長之言曰孺人之德盛矣孝而勤恭而儉惠而有禮雖然善作者期于善成守身養志學成而名立以歸後昆是在珮三子考夫之言曰珮三將以人之言壽其母乎則豈若己之德業益脩爲足壽其母乎昔者子朱子壽母有詩矣珮三肄業及之乎道義無窮事焉山焉以康太孺人美實進金壘而祝祺壽

卷三

予予曰美哉祝不忘規其斯以爲古之道歟然則諸君子之述蓋矣予何能贊一辭且予於諸君子猶培塿之望喬嶽也或則素所嚴事或則聞風而翫茲煥煥緇帙有道之言儼然在列精使不揣固陋裝收綴于文綺珮三知言而善鑒其胡斯何庶惟誦說諸君子之成章而申且釋之以脩太孺人康爵而廣珮三不愆之仁或者稍有當乎然朱生亦善言德行矣卽其所稱道觀于諸贈詞不益信耶夫內有賢母而外親君子受盡言其慶必篤其家聲必振猶以自此斯期願而計世澤如川之方至諸君子祝頌無已

時予之誦述亦無有已時矣是爲序

孺人之慶在丁未三月二十四日子適避跡遶山謝筆札久之而拙稿始成至戊申三月二十四日始投未生致贈焉則壽又加一矣聞之衷以紀筭蓋削舊數之而處取其一遇一則曰閒若子喪遇十則曰滿若子喪七十加一則閒八喪矣序題特存其舊故云七喪然實已邁之又非僅賀七喪而已繼此而開九喪開十喪以至子周十二喪而復始當亦如之然則予之鈍子文而息于期也其孺人延年之徵乎請以是謝需緩之愆

卷二

送同本孩歸隱東臯序

東臯者吾郡東北之僻壤也氣象清寧可喜友人閔子衡
祥其中甚自得既又得異處于臯之北數里徙而家焉然
不忘曩所游止仍其名曰東臯意以爲所處變矣而其清
潔自得者雖至于高陵平深谷罕確乎其不變也云耳送
山嶽書開幕其風而送之以序曰古之抗志衡臯者予聞
其人矣逍遙乎巖崖茫洋乎瀕瀕飽薇木和東後侯雲霧
泊風月其視瑣瑣衡牙飄紳裾袂皖然如在子綰緼也
邈矣悠哉然而君子疾之豈不以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

集

卷二

于世落無改舊耶若夫懷瑾瑜璣陽九障流波于履貞
趙大義于嘉遯山林藪澤以爲其膠雍歌哭嘯號以爲其
靖獻蓋禮樂所以不崩成三才九疇所以不斷壞恒必由
之故予皆推尊靖節處上古逸先生等以爲其功比朱諸
儒其才似諸葛亮而其大節不在李侍郎文丞相已下也
特以道在伏軾如嚴霜大雪苞芽品物而無迹漠然徒見
寒嚴之與氷堅而已今東臯伊人其猶兩賢之風哉少而
前氣蓋天下詩文凌韓韓杜遺世變遂最景雲堅迫禍患
不出彈詠殆歎以爲遺集六籍之重亦時有悲激憤怒奇

惟之辭以爲其所思所謂紹明世猶春秋不在茲予不在
茲乎夫大法未墜必有奇人似續之者何論蘭荆荃化卽
類類之上瀕瀕之間儼然以爲天下之樂其在于已也亦
烏足與語問于確于不拔之旨哉

集

卷二

送賀葵忱序

予兩遊瀨下得一人燁然以文學自任者曰陳子百步得一人英然有風骨足畏者曰賀生葵忱百史刻工古文詞其所著播在莠芻勿具論賀生年甚少有幽奇之性沉鬱之思贊予數萬言踴躍風發美哉未可量也百史雅自負今之昌黎亦恒以籍湜期葵忱語云朝氣銳諒夫然予兩遊俱與百史弗值予交百史蓋有浮玉山中特以其瀨江所產故樂道之云耳計客深時耿耿予懷者一葵忱而已而葵忱又為雲陽華胥深之人弗得而有也然使予他日

朱二

九

追叙葵忱交誼所由始必曰予基所得之予不敢忘葵忱取忘瀨上哉予故亟稱之以誌兩遊之勝且以見山川風物之美其藉于名人魁士之發聞者如是其重雖游其地不遇其人而游者必舉其人以為快雖非其地之產而偶一至焉已足令考風于其地者慷慨延迴而不忍去矣而為名人魁士者其亦無忘所自重矣哉

送章金之序

一英者一曠考一慧者一和者一幽者一整嚴模範者此六君子並立階庭之上前五公丰采如經草之儼若動人後二公澹澹爾落落爾人鮮有近者即近之亦第動落如致于是人益重前五公而疎從一公嚴生曰是豈若等所知前五公厥美不齊然大要皆有氣色動人夫惟聖賢為能觀表以測真吾與若等童蒙也其能挹江水而辨岷泉哉必如從一公乃真實無矯飾即有大事惟此公足任然吾嘗過未之而不一遇乃今見章公焉公性剛簡少時即

聖日集

朱二

一意師法古聖賢不以青果文驥為事其文章浩浩自得也嘗受生從于國門之南從游皆名儒一日詔諸生曰二三子從吾于深山即諸生不敢不之深山崎嶇非暮則詔諸生曰二三子止此毋動即又無一人地自山寺言歸者是不亦整嚴乎公與予同師當其志所不可雖素所嚴憚必持已見不少折其于予有所不足必立振之或問曰不相見則必詰予數日來習何事爾何者予心何所思予道何所得乎公未嘗不戰戰兢兢是不亦狹迫乎嚴生曰雖嚴章公是可以相天子均邦國矣彼其克實不可

以已足惟無作則雲清風肅山立水行豈憂大事哉若
其真逸則英妙淑則慧酒酒無樂則曠忘崖岸則和鄉理
其性至命則幽五公之勝彼皆一一有之然終不可指目
之曰此其英者慧者曠者和者幽者也此以知整嚴樸直
足以集天下之美而當世方盛譽五公益亦不察其本矣
公友郝子荆古風高潔可敬公門人吳生高生能甘枯淡
從公讀書巖谷子皆從公所見之有附書云

聖山集

卷二

九

送宗弟子先序

子先英秀榮發爲吾宗神駿頃遇予于潁江爲予言近日
雙溪馮子事其奇俠可聽馮子生而俊慧與一女子約至
同泛清波以死予聞而慨焉以爲如馮子者舍生從好一
往之情可與入道惜乎無有以忠孝節烈之大業敬授之
者而使其挾過人之性小用于濫竽也然已足以助詞苑
之波瀾動雅人之寤歎矣子先弱齡美質樂道雙溪之事
豈非以其舍生從好之意爲可以興可以怨乎夫舍生從
好此古孤竹汨羅張睢陽顏平原之所以廟祠百世者也
聖山集 卷二 十一

而用之一女子不亦明珠抵鵲哉手吾願乎先慎之

送岑山戒斧上人序

韓昌黎雅不喜釋氏然嘗爲文以序浮屠令繼曰其來也
雲凝其去也風休蓋亦深識釋氏洞脫結杳之意焉惜乎
縱之行事不少概見也然後之習韓氏之書者猶得因斯
語以興懷雖使縱之風義卓然可以自見亦安能如載諸
韓氏之書者動聞風之或爲怨禾無疆也予雅抱後尚綱
想幽人每逢遺世之興未嘗不嘉與而樂道之然如戒上
人之累予思者蓋亦寡矣上人思于岑山之麓湛于理而
索于志以其適化山之習佛者使無流心無誠行晤其人
如遠山在望深我遙颺聞其言如秋風過物遶不可追至
其溢爲詩歌則蘭菊之冲寂也烟嵐之杳澹也豈惟予哉
卽昌黎在者亦下拜矣然縱之名則藉昌黎以傳而予之
文或托上人而著則人文之蔚重誠有間焉又不可執一
論也

送善生上人序

杭之山類名殊頗客可愛而不可敬也東行數十里巖洞
蒼迥正正奇奇望之儼然者阜亭山也峰迴勢合杳城霞
起古佛重來光青嶽繞者佛日寺也寺之東有室翼然藏
于林泉之間者予之所寓也雲澹淡而微蒼樹凄迷而寒
色翠竹青松脩妍孤矯者秋冬之際也滿院寒潭參差影
合數聲嘹唳渺渺度烟際而去者月幾望也素心野服蕭
然而來所謂伊人于焉觀止也餐花佩葉入蘭室而譚
玄抱膝振袂叙幽衷而散賞塵外之人其言席如也詞條
異蔓久生忌避思驟驟以輕舉情聯聯其更新伊人樂也
其樂維何托風期于山水咸知音之難惟也伊人之志如
冰如雪伊人之文如江如海他人不知嚴子獨知之也已
而梵歌哀婉殘月歸林漏沉落而將闌風觸鈴而轉響香
不知其所之也適有妙韻清聲含幽吐曠冷冷悠悠非絲
非竹者流泉也泉之流不自今夕始也至今夕而始聞者
斯而失之靜而後能得也境無靜于山候無靜于夜人無
靜于同此者之和與倪怡自今夕以前實而不察若斯泉
之韻清淨如其幾千萬種而選不可選也境寂人亡一燈

自歎念嘉會之無常聊宜之乎短翰者伊人往而予志之
也伊人爲誰予之友曰善生也善生爲誰此日東舉野翁
昔年虞山名士也

龜山集

卷一

送墨庵和尚序

龜山子曰吾聞遜國時蓋有雪庵和尚云和尚不知爲何
人隱居松栢灘好觀楚詞時時袖楚詞登小舟棹急難中
朗讀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復讀讀終卷
如是乃已噫何其悲也然予嘗疑之以彼其人既已遺世
獨立雖脫埃壘之外矣亦奚所發其憤懣鬱激也者因以
爲當日或未必實有斯人殆其時忠憤之流寓言于此以
自抒其愛君憂國絕續懷惻之至意者歟乙酉春有頭陀
來苓峰自稱墨庵和尚予觀其人異甚其奇苦之思陡峭
之舉予勿忍諄然大致在遠遊天閭之間矣龜山子曰予
今而知遜國時其必有雪菴其人無疑也雪菴在山水間
其必讀離騷讀離騷其必痛哭無疑也因嘆兵興已來梵
香臥笠之中蓋多有絕志孤懷持大義磊磊自靖者矣

龜山集

卷二

十四

曹溪正統序

若稽古佛真傳厥華辭韓亮爾卑宜元元本本祇通無厥
爰及時溪繼承東西土列祖玉緒若聲金若振王張英韻
而登九奏之成洪惟宗統飲繁五世其昌臨濟崛起肇基
一宗傳三十有二慈命集于金粟乃弘教舊服佑啟後
人曰吾爾天永克見聖亦克由聖予嘉乃心懋乃明德先
聖人之大道在汝躬汝踐法位水公下拜登受願藉堂構
巍然深懼退伏前人先遂紹受留心此日惟佛惟祖宗所
以傳付予者至顯哉予今有成書上焉者厥統無殊不及
大統不及爾時曰惟曹溪正其終下焉者厥統無殊不主
南嶽不主臨濟曰惟曹溪正其始著于冊授諸其人曰曹
溪正統而公第子若溪空有友嚴書開拜手稽首而為之

離言禪師語錄序

予觀弁峰一枝法音震吼何其龍驚虎變也蓋洞上玄風
于斯復旦矣而離言義禪師尤于予有叩擊之感師既沒
其徒哀師機語偈頌俾予序以垂遠夫是烏可序且亦烏
可錄也不見野山之明月與雲水之烟波乎此孰非師之
展演也者其又能悉取而登諸簡冊矣乎如將執此以為
觀也則何異于春林而奉一葉巨浸而挹涓流乎雖然庸
詎知一葉之不為紫碧蒼紅而涓流之不為銀濤雪浪乎
省此一機始可與語於弁峰前龍驚虎變之奇矣

東日集

卷二

二六

續四家頌古序

件我禪師以靈桃价水之妙叶階秋竹積雪之清音其在
蓮菴之二年取天童靈寶授于升霞禪林所稱四家頌古
者及其評詞廣其元韻洋洋乎散唱無聲空外有響也予
于是序而梓之序曰頌古尊古乎忘古也廣頌存頌乎忘
頌也忘古則易爲乎頌忘頌則易爲乎廢古聖垂機雷聲
電古火烈烈也劍嶄嶄也獅吼豹齧咆咷震震也沒假手
挽指顧目睇指揚須臾形靡骨化矣四家者頌乃灑灑舒
嘯于其間神矣乎且夫以古機語爲火之炎劍之鋒獅豹
之威怒而翦翦其中自如其頌也于古于何有故曰忘

龜山集

卷二

七

古且夫以四家頌爲火之炎劍之鋒獅豹之威威而騰躍
而上自如是其廣也于頌于何有故曰忘頌惟忘也以觀
其新惟新也以入于化蓋三累而至件師巍然而已矣然
則予露壺香嚴瑞拜而聞諸乎有冥分震霽于里矣法林
著嶄嶄者難証山頌水頌當必有人莞而自怡其更以斯
爲烈烈者嶄嶄者靈寂者而于焉翦翦屬躍也是又忘廢
也無謂波瀾天迴海蕩其有盡乎否耶

碧溪禪師語錄序

師孤峭如來巖然夾悍潯如秋水然溫以厚汪汪浩浩如
江淮河漢然有法度準繩予與師相與乎無相與者九年
求一事如毫髮銖黍可以論議者無有也嗚呼予知師止
此矣其或進乎此則予勿敢言蓋予聞諸知聖斯聖知賢
斯賢予非禪師烏知禪師勿敢知矧敢言然有錄在如其
悟也雖無言當自喻否即使予能言其亦奚取此予所以
落落然勿溢一詞也其有管予太簡者憤無開斯錄無益
祇河漢耳

龜山集

卷二

十八

碧浪禪師江上草亭

長江奔注至京口瓜浦之間其勢將盡而入于海夫物之奇者其將盡也則益奇予頃者過而樂焉以爲此非恒觀意必有魁奇潛密之人浩然得意于其間而一出其淳古勁傑之音以澹宕于無窮者而予未之見也已而歸卧琴峯忽遇碧浪于杏水相與叙述運事知所遊歷與予同特先後異耳然碧浪獨能以其真氣遠思著爲詩歌以見志其詩之美盛人亦多傳道之至于浩然得意之際灼然能名其所以者碧浪曰非他人必嚴子也夫天下大矣江上之人與江上之詩其可盡乎顧予所爲有能未遑者近取于碧浪若此然則魁奇潛密之人雖不多有亦不至往往而絕也而世咸莫名其所以真詩辭閉時士晦藏可勝嘆哉

嘉靖乙丑科世諸錄跋語

自洪武中設制科垂二百年當嘉靖乙丑而吾郡范大司成公以博學鴻才應廷對稱 旨擢第一 宸翰褒寵天下榮之其年予高伯祖朝列大夫西君公亦登第予頃者有事于家乘訪求朝列之宦蹟于其裔胤而紀載闕如矣予表第明經范臞生司成之曾孫也一日出其所藏乙丑世諸錄示予凡足科諸先達邑里氏族師友淵源官爵之崇卑年壽之遐促以至賜封之慶繩武之英靡不掣狀畢具其中如歸德沈公鯉之相業崑山歸公有光之文章固自設科以來所僅有者至其他文經武緯以政事節操言論風采吏治遘功燁燁表見一時者指不勝屈也蓋嘉靖朝考考作人雲漢天章之盛于是乎觀成豈偶狀而已哉而是錄則自諸公釋褐而後隨時修葺至于萬曆乙卯丙辰之間歷三朝閱五紀諸公之以昔德爲世瑞者如晨星矣而其嗣賢尚爲之廣續尙正勳勳不少替因嘆製隆盛時士大夫大抵崇尚古雅篤于世誼其敦厚益如此今風氣漸變而臞生實其遺朝于兵燹殘闕之餘守護如珠璣而失之則一閱卷而可及已下門有大宗名爲蹟歷歷

如指掌即宋朝創之官業藉以勿墮民隱生亦賢矣幾可
謂克家者已因滯憂其後以志仰止云已酉七月二日後
學嚴書開頻首拜謹書

朱二

三十一

開史通特書

自道衰姦作有敢上侮先聖犯罪無等者二人其一爲秦
丞相李斯其一爲唐鳳閣舍人劉知幾斯燔燒六經身死
族滅其罪已暴于天下知幾謂史才虛名所著史通一書
有疑古惑經等篇其設心陰賊殘險其言悖惡不道雖世
之狂夫頑豎苟其天理民彝不至斷斷無餘者聞之亦必
目眦盡裂而其書竟流傳到今未聞有正其罪而滅其跡
者嘉靖中某詹事翻刻于西蜀萬曆中某學士以此爲題
考試庶吉士嗚呼何其好惡與狂夫頑豎特異也狂夫頑
豎苟其天理民彝不至斷斷無餘者見其書口皆盡裂而
詹事學士或刻其書或以其書試士此三綱之所以淪九
法之所以斁而斯文之所以掃地也敬告有衆凡有是書
者請急投之水火而不必問其說之云何如或謂其浮辭
姑實目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臨之在上賢之在旁矣

朱二

三十二

讀艾南英書四部稿後

艾南英書王世貞四部稿後云以肅皇帝之英武威廟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于其大誅實一則曰相嵩一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孺子嬰也又曰近代文人以修怨而無君者大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又曰才相英君子載知遇又曰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罪狀和嵩獨可信乎嘗竊觀世貞敘述嘉隆間事誠或有失實者然相嵩父子罪狀昭然如白黑豈待世貞振聵哉至謂視世廟如孺子嬰尤非確論史料具在可覆也若夫譽嵩材相以嵩之能遇特寵領爲千載知遇則是王世貞固當與李贄同罪楊繼盛又當與世貞併按也真可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集

卷二

下

章金之舉業題詞

章金之子之畏友爲艾高廓有聞譽其志在性道不樂仕進一日示予以令先子樵長公集集中有家詞數十條似謂金之行誼才學焯焯矣惟闕一第以爲憾其論凡爲人子不可不齊身刪起悉本愛君憂國讀書弘道大旨侃侃言之予感威然告金之曰尙無志經世哉金之稽首曰某之罪也抑何以起我敢請予以與諸應制準則而金之雅好莊生外贈文之汪洋自恣適已者相澹宕子無涯視時所宗尙棄勿道夫特義非他天王之令典也傳曰君臣主敬我后率懷上治命公卿大夫簡才簡登之而班其文式來者誰勿康康焉獨一儒生藐然放意于其間曰是奚足哉敬乎否也且夫韓愈歐陽修非此道錫的哉歐陽遇合最要鮮能抑韓公少時徒倚孤苦四舉三選感形章牘豈其文詞或勿逮歐抑時命有開歟何其相懸殊甚也闕嘗考歐公與人應科目書獨標願時二字相進蓋且云已亦以此得之而韓公修皆禮部所試詩賦策等類于以優爲之類慨然而心不寧二公所爲不同蓋如此然歐公未嘗以是足貴而予竊怪當韓公孤憤論上書宰相時獨不

念以彼其才使格奉時王體制而降志以從之亦奚難早
自登用以垂行其化俗安邊之策乃必仰首鳴號而有才
錫福之義于斯者門牆而吐握之寵爵命之榮終亦寂寂
亡聞徒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者哉唐文惠制雖卑然觀
英華諸書所載自有英潤正大尼採者公一切倣之獨高
特其氣槩謂不學可能故子厥體不無少疎如省試不貳
過論幾于枯竭不可成章錄者猶然所捐可思蓋唯其作
意簡忽心腕勿和乃卒然併其所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
之氣槩悉亡失之至于若斯也今天下有幾韓公哉自韓
公不能持其藐然故意者與近體角勝其在子今則又奚
說予亦唯是本歐公顧時之指取近日兩闢入格之篇銓
其神理醇深風規華整者若干首都爲一集再拜而獻于
金之足下曰嗚呼美哉此忠孝之膏也紹志事而崇國典
斯焉取諸願金之觀玩諄復咏歌之嗟歎之擬議變化之
以爲金之忠告庶幾哉予于文道爲勿失矣乎繼此而有
爲于道也臣道也金之事也然大要在勉強而已

二十五

書了庵周先生傳畧後

書洞既叙次周先生行畧私語其友習先生久者曰先生
之行篤行也先生之學禪學也友曰先生束修端飭章教
悻倫及其老一旦薙髮衣簪號泣蒼烟野麓之獨受浮屠
法自稱弟子某某見人輒膜拜其角戒其後委遺髮某廬
中母以禮敬母祀祖宗祠篇旁此其行疑於名教若燕輶
越軼然烏乎儒曰此先生之所以儒也友又曰先生之學
宗經翼聖務自得合於魯鄒濂羅心傳其所闡釋四子易
書詩諸微旨莫不發覆鈎深本其自得者洽貫之沒前數
月尙纂述性理書勿倦其于吾道如沂淇津澗曲澗而挹
其淵汎也極若英華芳幹而覆其根莖也烏于禪曰此先
生之所以禪也彼其憤懣鬱積視天地之大不足以當其
歌哭四民之籍不足以寄其髮膚姑放棄于雲林某荒以
附千古之廢中權者扶大義而緝藏之蓋一絲而九隅也
非儒行乎彼其卓悟遐觀山光溪影飄然而彰翠竹黃花
當機無隱以是爲孔曾心法其言簡而高起而不可以平
越中下發于簡簡傳約之指似關有問也非禪學乎友曰
然則其畧歟曰異曰烏乎異曰吾國辨之矣予烏乎異

二十六

一雖然則先生之道異於古之道歟曰學也者以制行也
行也者以明學也學同矣行異也可謂同乎學異矣行同
也可謂異乎然則異固無害歟曰先生則可學先生者則
不可然則表先生之行可矣烏又辨其學曰人之有學也
猶木之有源泉也觀水者必於其源觀人者必于其學廼
巷東鍾均之樂貧彼曰高蹤此曰誠復源殊也中牟晉城
均之良宰彼曰吏績此曰體仁源殊也源殊則流別明教
者慎焉是烏可無辨然則先生之爲人也其在于古也亦
有足擬其倫者歟曰其高攀三山也其起證涪翁也其以

卷

三七

宗鏡詮聖典無垢也其反經合道古之虞逸楚狂近之松
蘿雪庵也之數者有一焉足以永世先生祭之豈非蒼下
精英之氣間世而一萃者乎

書鍾氏鍾者元行紀畧後

予友周子理臣家邑之八里店里有然國聖者家貧世
以織紉爲業比隣有陸生燦如造腹子也陸母鍾氏爲郡
中名家女歸陸若某不族歲輒寒居願志自矢長育燦如
教之誥書迨壯頗知自守奉孀母能盡其歡然燦今年
孟春陸母病卒燦如祖跣悲號無以爲喪國聖見之惻然
亟歸取錢米暨所織紗來喪事不足則賣新絲以繼之猶
不足復徹帷帳質錢備弔以救之使成禮而後已具評周
子所爲紀畧中子惟先正有云自周禮睦婣任恤列六行
而保受羣教周賓戚自此周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
大利也晚近世不講久矣國聖以一貧工盡心力以之不
亦異乎抑予更有感焉陸母苦節育遺孤比成立迄數十
年燦如以遺孤力貧奉菽水考終是固恩鮮所宜首被而
旌揚彰表所惟恐後者今皆闕然獨草野一貧工懇懇若
此其所謂于天理民彝者豈曰小補之哉而周子又言燦
如有族叔某娶十驥村嚴氏某早卒氏時年僅二十翁姑
以貧家難守屢屢被嫁之氏勞而不怨以死自誓敬養盡
其道無二其成人有室今五十歲矣嗚呼何周子之

卷

三八

之身行也。月子卑優德。想樂道人之善。興起正未有艾。
皇仁爲美於斯。爲驗矣。予故率連芳之。以質于采風者。

集

二十九

貴開軒松林讀書題詞

士迂可險。可怪。可親。可惟。俗不可予。觀費子蓋。譏然。遊俗
人也。何以明其然也。蒼蒼者松也。松下有蒼茂對也。讀書
樂也。圖之悠遠也。觀子圖者。鮮不歌也。鴻篇也。寥言也。風
風乎。傳矣。感人者深也。子觀費子。真可謂遊俗人也。遊俗
則其中空空然。潛而有守。使其在職。必有可觀。然予竊慨
冊中賦詩。諸公多昔所稱名卿大夫。其勢足爲國家登龍
道逸者。顧無一人。省此人。忌儻異俗。疵文雅。可勝嘆哉。

集

三十

特曲題詞

范子阻生凡業間有時賢樂府五冊予觀之其情緒之輕
鮮辭句之妙麗靡曼香淨極悵悵萃矣然求之于濃至雅
淡之間何論中郎拜月遡遡蕭韶卽牡丹亭邯鄲夢蓋已
不勝氣絃疏越之感嗚呼可以觀世矣

美則美

WILLIAM

高叔祖皇陵公統修家譜題詞

吾宗自竹堂府君以洪武初年遷于石溪再傳而亞中大
夫如弦府君以永樂辛丑甲第起家至于嘉靖己亥而北
城兵馬東洲公脩其第濬理二泮公始有事于譜牒云北
城兵馬者亞中府君第三子尚義公之孫也上距始遷六
世矣又其後當萬曆甲戌而北城之子文學望陵公重修
北城濬理二公已下宗系餘支則皆缺而不書是冊蓋望
陵手澤也傳至其孫俊卿公寶藏之惟謹俊卿歿而其書
歸於尚義之五世孫英甫公書開頂頰同堂叔兼三公各

予嘗聞從英帝得此編肅拜而展閱之竊嘆北城兄弟
子之篤本追遠思無已也因爲諸議其槩以申椒藉而
又以開所書奉先祭政遺指續紀系畧附書于後以就正
于族之年高德邵習于故而詳于傳遠者庶幾正其疎繆
而補其闕遺或猶可以勸爲完書垂于奕葉乎蓋自北城
而來百數十年矣卽自望陵公而來亦垂百年矣事遠人
邇時移世易可勝道哉己酉重午日十一代孫書開百拜

叔祖節酒公手抄詩稿卷後

是冊為叔祖節酒公手抄崇禎乙亥春先參政以粵藩祝
壽便道歸省從公乞此本以行又屬公搜攷夫系班班
神像先參政手自書通籍有成書擬登梨棗不虞火警架
上悉焚靡有遺者所編新譜亦與焉嗣後屢思併訂會遺
世變弗果迨易簀時猶以為念而是冊則以先期發貯他
所幸免于厄然年歲浸遠雜置部帙中幾于遺忘書開頃
從舊籍簡而出之追憶嶺東官舍先參政嘗于公餘丙夜
繙較此編審定則例手不停披數月而事始竣其情景依
舊山集 卷二 三三

其在月展西齋閱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方公緒寫是冊不
天啟辛酉之仲夏其時先參政尚未登第先大父亦始入
仕諸父太學令尹而下司訓而上長者甫垂髫少者僅舞
象距今曾幾何時遂已後先捐逝獨公以青年碩德巍然
如魯靈光世澤旋風猶幸藉以不墜視冊中公所自著序
言諄諄以踵續前蹟為期其意念深矣而其手墨往還斯
粵萬餘里入火不燕閱歷數十載如輪如新殆非偶然者
嗣于是後加裝繕附書曾祖贈公已下三世封章及續補
世系表畧以復于公以志先參政之篤本惇倫孝學

于家乘迄于爾留弗替蓋若此因以識開之不孝不肖意
情愆忽無能繼于其緒罪實莫追而又慶公眉壽無有艾
後生小子庶幾有所瞻儀諸詢以叙于前聞而先德不俱
于無後也于是乎書已酉重午日侄孫書開謹書

舊山集

卷二

三十四

朱太安人榮哀錄題詞

人之言曰以曾孫述事曾祖此幸甚其述事者至子十年二十年抑又幸甚聞高祖贈刑部公之喪費安人也時已六十三歲矣此除服有句曰子老執親喪千愁或一喜贈刑部公壽考過人其為此言也哀也非幸也矧予小子自幼事曾祖妣朱太安人習太安人懿範至子今歷三十八歲而大父已及七十大人亦已五十執杖率子姓躡蹠踵次必誠必謹其忍曰此其足幸者方在殯時或引禮所稱六十不致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為大父

朱二

三

楊大父曰是子心終弗安抑所自盡也何泥乎禮文終苦塊然流淚戚戚勿替其又忍曰此其足幸者然而邦之大夫四方之婦紳長才家之內外姻戚無不曰無憂哉太安人太安人之德純一操粹若此慶譽若此壽考若此子孫衆多數且幸若此無憂哉太安人嗟彼去說或亦有所取耶否取于大父合于小子集諸美節之章名曰榮哀錄且其其所以慰德嗣子孫俾瞻仰焉

大母丘夫人令德令儀表著于當里其年懷乾竺歲久

宋大母丘夫人令德令儀表著于當里其年懷乾竺歲久一日晝微宗旨機偶漏翻滿湧似不從人間來寶林相傳以為麗姿再出也丙戌仲春下旬二日為六十誕辰大父特設一闕大意謂數十年來相與參咨法喜以香梵為樂而巳于是懿戚子姓靡不有豚諸法苑尊宿亦皆以詩壽小子書開集而讀之浩浩高廓之思淵淵妙湛之旨美止盛其文言如所云安知之秦西王母之桃迂幻不經者等乎抑聞宋張魏公母秦國夫人嘗聞趙于恒山徑山而示秦國嘗說論宗趣其悉而秦國之孫曰南軒先生竟時為朱名譽世有知郡道二如東西瞻觀秦國國語何其異也及入安知其所為容容雖貌之意不啻自秦國所數戚有入者歟今大母超悟輪秦國而大人嘗著

朱二

三

續外使並展措亦豈私親公乃作乎小子于備其慶也取惟南軒不亦河漢而無極哉然大母厥緒未竟而大父方遽違世無行不與其教承至教數十年庶其勉焉

日夏五先子思謝於溪山水亭詩論先正袁公坤
 所著文旨用其法作制義三十篇匝月而卒業前十篇
 簡練以爲揣摩其裁鑄良手大率數易草而底章中十篇
 酒酒然其來之易矣後十篇得之於清溪溪外有
 餘地其清其格整其辭壯雅而豐瞻美哉未可量也坤
 侯大指謂學貴於一弗爲則必盡善而後已先大夫
 官海陵時嘗以其法教子背 齋後數年治一試之
 而小效然持以語人無有信者即信矣而弗爲或爲矣而
 弗成數十年間所與講習者自同堂第脩人而外未見有
 篤信而必要其法一如坤成者 無所步塵于其教率
 如弟第之親和者 特勤勤于學而已蓋曰此先大夫
 所命命吾兄而吾兄之所傳述于前聞者不敢忽也孝思
 也弟道也夫孝弟者文章之源泉以名之質幹先大 蓋
 之矣我弟其益自勉無忘其所以進于精微廣 而與
 坤侯所稱道昆陵虞山兩君子垂世之言後先輝映豈有
 異而弗之而已矣

老學齋日課題辭
 荀卿子曰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其視陽谷之曦衡陽之
 光誠有間矣然昌黎嘗云焚膏油以繼晷而予自少時所
 見諸同人以其業表著者其學問之益往往得之于燈帷
 然則秉燭之明其可少乎哉且夫少學如晨明壯學如晡
 中蓋謂矍矍則晏息即奮厲以須而氣力已竭故不如夙
 成爲貴耳誠使不以老自荒營之日入而弗息其所得豈
 遂出世之蚤有譽者下乎予故以老學名齋且立課自程
 督特爲戊申元夕市中燈甚設笙歌如沸漏下已五鼓裝
 逸山集 卷二
 馬融劇如白晝云

題瑞寧樓積善祈嗣舊錄

祈嗣之禮始于簡狄之郊禱而其最彰灼今古者爲尼山之禱近自袁坤儀先生著立命之說而世之祓無子者慮無不以積行當禱祀予內子施氏聞其說而信悅之奉持惟謹此其日課冊子也計發願時爲甲午仲秋下旬之二日至丙申之夏又皮脩顯密儀軌七晝夜以昭誠信明年孟夏九日遂產次兒述曾蓋亦神矣內子既受持此冊嘗陳之于淨几夜則稽簡功過劄記之偶一日散禱他帙適索弗獲戊申元宵後二日予偕內子瞻禮室中所供大士畫像忽有鼠啣此冊置于供室椅上一葉稍損餘則完好如故相與驚喜簡閱回思十五年前殷重敦切之意依依如昨也今述兒已十有二歲授經書粗畢漸次課誦左國秦漢古文且將習學制義矣亦知母氏瞻昔禱額之精虔積累之勤勉有若此乎觀冊中所載祈辭甚悉其畧云願得佳兒生而仁厚所遇康寧貴而善廣其恩富而好行其德具智慧而無傷于渾璞工文章而弗炫夫才華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壽命綿永嗣續賢昌夫曰康寧曰貴曰富曰慧而文曰壽是期之也不惟祈之而已曰仁厚曰德

此葉北圖配補

善曰渾璞而弗炫曰益家益國是教之也又不惟期之而已至于嗣續賢昌則又推而及于子之子靡弗爲之計深遠焉夫子生而期且教之舉世皆然若夫期之于裳衣在笥之日而教之于熊羆協夢之先則述也獨當之矣如使無以副所期而率所教比于凡爲子者其獲戾不較重歟或疑此非幼穉所及知是大不然勤課讀戒嬉浮畏師長受責誨于霄之木始于萌芽汪洋之水源于涓滴在勉之而已予既喜得此冊于散佚之餘而又以其適當述兒從師習學文理之始故特書其概如此其意念良深矣即日

北山集

卷二

瑞寧樓左室

此葉北圖配補

答周身爲先生書

書開賦資屏儒結習昏愚徇往雖切實請茫然仰惟先生
懿矩精嚴神明洞達真修真悟真禪真儒自慚下劣鞭策
無資日夜憂惶如刀刃之刺膚去冬偶于俗塵駢塞熾然
煩熱之中忽覺稍稍安帖從前動靜取舍膠擾糾紛之苦
一時暫息然亦偶然而已不謂芥山師過於獎借致煩先
生手教微訛訓詞深婉諷光下逮誘諭有加也不敢當不
敢當又辱垂示行所無事與敦厚惻怛大闢鍵且舉舜禹
諸聖人全體大用相詔教字字金鍼言言丹藥何幸頑愚
遂日集 卷三

得聞語上敢不剝腸剖臆仰與指南耶竊惟行所無事云
者自孟子之論性助也夫以智言性以行所無事言智以
大禹之疏濬決排于天成地爲行所無事其大指居然可
視已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宗至是畢露而又奚疑于
至誠惻怛之爲分內乎惟是幾微所關異同攸係行所無
事之與簡畧高超也辨在毫末而實不啻千里萬里之遙
隔也敦厚惻怛之與愛戀纏綿也介於鍼芒而實不啻東
西黑白之背反也然高明之流與謹重之士各持所見關
于反求其能別涇渭而定一宗者蓋亦鮮矣愚則以爲中

此葉北圖配補

下根性固殊學問從入亦異及所向而矯革之其勢維艱
順其質而剝落之爲功差易今有人于此自以爲敦厚惻
怛矣然而非也始愛戀纏綿者也之人也大抵謹重之士
也若是而驟語以行所無事之說不惟莽莽然罔知所措
且恐弁其誠篤之美而悉暴棄之矣不若即其所以爲
敦厚惻怛者使之深求夫敦厚惻怛之實理求之既久則
必喟然悔向之愛纏者非其發根子情欲即其滋芽于意
氣者也夫情欲者幻妄之影可云敦厚乎意氣者虛假之
種可云惻怛乎情欲與意氣既不可云敦厚惻怛則必去
遂日集 卷三

之融之而後敦厚惻怛之實理透露無餘也去之又去融
之又融而無思無爲之體即在深慈厚愛之中矣又有人
于此自以爲行所無事矣然而非也始簡畧高超者也之
人也大抵高明之士也若是而驟語以敦厚惻怛之說不
惟扞格不相入且恐弁其洒脫之趣而亦損夫之矣不若
就其自以爲行所無事者使之深求夫行所無事之實際
求之既久則必喟然悔向之超簡者非其有離事自全之
思則其有貴我賤物之意者也夫一體之中自生尊貴與
云無事乎大化之內安起厭離可云行所無事乎尊貴與

此葉北圖配補

厭離既不可云行所無事也 忘之畏之而後其所云行
所無事者固無漏也 又忘民之又民而周澤該洽
之用即在不識不知之內矣所以昔開自求學以來上
與愚朴者處即與之為愚朴而未敢遽與之窮微與簡脫
者處即與之為簡脫而未敢遽與之微實蓋妄謂以無破
有不如就其所執以為有者令彼洞偏夫至有之故之為
易入也以有破氣不如就其所見以為無者令彼竭盡夫
至無之弊之為易微也 聖臣諸洞器見於斯極如幽莽有
同歲論然承生 生時諱怨加意引下 敢匿其偏跋

仰聖明問蓋持廷叩鐘希發洪響不自 其詞之繁複也
伏惟先生終之曲成摘其瑕棄其以誇的俾有洪岸恩呼
之可猶泊其為感淑詎有涯溪耶陪啟悚切

答章金之求先誌事

辱示令先子樵長公集乃 披覽尋繹反覆數四有時起
舞有時下拜其樂昌莫能名大抵得閑之為行靖節康節
之潛修子長之文太白之詩洛閩之博學說兼總而抒
啟之乃為深水章樵長先生也高山巖巖皆思附名簡末
朔昭仰止而後笑則翔如有所震聒而不敢稍措一詞其
間者何哉憐于樵長公威神耳譬如詩人咏物遇小峯曲
洞野戍荒臺雄素拙者或忽有靈氣遽登泰山望渤海即
皇皇如有夫徒令才子辭辭不得志返所從來久矣然竊
觀之長老云凡宇宙名山大川就其中寸雲片石勺水微
瀾無非大者即并是而遊之亦無非大者而曾足繁稱博
舉以為工乎抑此有二道或則觀于其小或則立於其外
觀於其小者子思子也其言曰今夫地一狹土之多及其
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知撮土之為華岳河
海也可以登高而望矣立於其外者子孟子尹吉甫也孟
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吉甫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
嶽降神生甫沃申知小天下之為登泰山也知峻極降神
之為崧高也也可以登高而望矣然則世華有作者有奔

其賢者曠懷卓然不為外物所侵亂一旦大觀在上其能
免於震驚惶惑而歌咏騁揚如落落不經意者哉及讀金
之來書曰以先君為有道而以吾子為中郎或表其行或
叙其文而後知金之蓋有至性深思又澤之詩書六藝之
華以俾其趣而得其意于辭氣畦徑之表故所見與古賢
皆無殊而其孝思敦厚惟願樵長先生一經點遯忽若生
存不儘如世俗以言瑣無闕畧為能也夫親有美而不稱
比於停柩然至聖圖傳其先美者自非仁人孝子不能而
仁人孝子哀慕雖深尚未暇肆力于文章以求得聖賢之
心則又以表章失當徒取揚厲無遺而反俾先人真氣不
獲與日星江漢並流行于天地之間蓋往往而有也夫文
學不深而遂使其親之真氣不復流行天地間為人後者
其可忽文章為末哉哉以金之之孝思敦厚而又肆力于
文章而其所至圖傳道之先賢又為樵長先生豈非曠百
代一遇合者歟然猶抑然不忍自足復度度于不佞臚昌
而舉有道中郎之事以相獎勵雖畧窺金之風旨前此
金之之意固已于三三兩兩任重責怨其又何取率然承
金之所遺題以表章事至和仲耶猶覺意才到金之

昌何人其可比論然間嘗讀有道碑字願詳皆有格式如
斯云曉廉明哲孝友溫恭砥節勵行直道正詞期匡外以
舒真超天衢以高時等語豈有一孝不似林宗者豈林宗
之為人自于此外別有殊尤絕跡者然正如風工之繪畫
儼毫髮已無留惟但不能出絳吐氣吹哭齋灑與親戚故
人酬答如夙昔耳文章有神正謂生殺咸其自主籍金已
枯之骨必不可之惶起則自昔惶賢憶古之流但須師
法吳道子夏雨玉草畫目描眉已畢景行之氣亦奚取於
執簡君子散帶千金相矜以不朽盛事為往惟左史紀
入化姑無暇連引即如世說所遺有道一二逸事如云林
宗至汝南造袁奉高末不停執轡不輟輒請黃叔度乃灑
日信宿又云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後人至見之曰此
必郭有道昨宿處也此與邑碑殊書何如然卒爾一讀不
儼然見一郭先生警咳旋折立生指揮忽而放澄月湛忽
而舉起瀑震宛宛命于載下人肅肅瞻仰耶蘇斯以言有
道愧中郎耶中郎愧有道耶實惟其作意矜憶先自以決
海空荷阻來其意氣是故平日沈鬱雅淡之思如解伏重
而不可盡書發雄飛浩濤得應于其間也中郎且然况又

出其下者而其所讚叙者則又深水章樵長先生也其又奚能勝任而愉快以無貽執事羞抑僕于是竊有請也其亦推本執事表章雅意而引而伸之可乎則請無以樵長公爲有道無以不佞爲中即又請無表其行之盡善而或著其一善二善又請無叙其文之脩美而或舉其一美二美且也著其善爲樵長公之善而不必盡如古人之善叙其美爲樵長公之美而不必盡如古文之美則昌也請執簡而隨其後矣

藝事集

卷三

七

孔子大聖人也思益則其流亞泰山嶽高華嶽河海皆天下大觀大雅中庸孟子經也林宗高士蔡邕嫺雅新語亦史家者流胤昌因景仰樵長公之才性文章而乃得于其中一一弘覽極論焉即樵長公可知矣

甲申秋雨中寄友人書

別來幾周歲序追惟夙昔夢寐爲勞知同此耿耿也從前所以不通一字者以所爲極難恐相聞高堂動倚閭悲念耳幸已脫險即夷乃敢畧佈腹心非以自暴夫亦曰望有非則相與振救之耳夫僕之不克扶持承奉以拯老父殷憂之疾而登諸康樂也十年于茲矣夫無病不有藥無治病者不以藥此至理萬論也病自粵來安知粵地名巖神窟不有異術靈丸可使霍然者而或乃云不遠遊聖訓也可奈何且亦尚在渺茫無益徒試不測耳僕謂舍是則寧親無術矣惟此事庶其可冀乃逆揣其無濟避險逆自遷我則何忍遂於仲冬二日告于神于天子祖宗運趨白下擬錄江入粵備流煥彰張袁吉告警誓居古刹時有異人顯侯而盲子但洗心研慮洞見父母未生前氣象即親疾永消永湮矣爰目風雲訪覺浪禪師于鍾山氣雄力銳光影普開然竟絕與治病無關旋取道浙河又避許都風鶴潛隱海濱旬日事稍平即變名微服湖錢塘踰常王屋嶺草經章貢荒焚餘墟望反墟時時見悍少年數寸掌或執杖強劫旁山及林藪間則長津溪客食頻頻

作氣勢使人望影瞻表然此猶影影者暮夜則憑陵梯壁
百倍如前而僕每遇有天幸當左右鋒簇敵注常獨以身
究自孟夏而往連日進而如渴往往橋傾折竟日不能
具烟火衣被濕久而腐如落花片片隨風飄墜升底恒積
水數尺大似癡卧于池塘矣迨上十八進時水溜礮响舟
艙巨石幾碎又難流浩天逆上如登太行一日風急纜絕
須臾間倒落三十餘里所恃者一老長年而長年忽整衣
附一小船待盡乃竟不曉矣由得脫也蓋自春徂夏崎
嶇六十餘日始度大庾想于玉宇沿路高巖天竺靡不樓
臺山集 卷三 九

下橫前風駛水疾日行三四百里五日即達南昌而同時
賊逃俱云大江兵盜驟起偵母往往即必殆然僕嘗以祭
未秋禱麥京師呂廟問寧親奚晚中夜恍惚聞九華山三
字佛趨內地輒與此路相違乃乘一小舫提曳于軍聲檣
影雲翔前臺之中厓楚疎慘已又扶杖奔廬山絕頂行蛇
徑鳥道中所謂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絕無黛色
竟不圖身入其中其在長江一遺怪風于池口一犯巨夏
子烏江童子悲啼柁工墮袂已作絕命詞一首又投二絕
以告重囑公然竟不死天也非人也九華山萬仞一壁巔
巔直上以中元前後五六日盤旋九十九峯間峭削則華
鋒倚鏑炎蒸則登麓赴隅每望一峯孤遊接前漢道峻且
隘左右皆深潭黑澗不可俯視行者匍匐而進喘息欲斷
如造峰頂少頃徑轉出一峰即又孤遊如前回望向所歷
峰皆渺一嵒嶺矣如是歷百十轉乃至九十九峰巔嶺也
至若毒蛇橫道怪獸負嶺徑宵路虛雲迷崖壑所云寸寸
商都步鬼谷者矣嗚呼彼所謂捐軀命衆衆誰得登商
嶺之大哉孤立獨行一慮者亦真日月之短短乎括之
有窮而吾斯未信彼效難知王未易草草此言忽絕大

頃已抵南中訪先師汪公狗道本末時刺失聲哭同時死
難者二十公死干城陷日僅三公三公中賦計紀事尤顯
獨人從容中道先師一人而已擬就其家一致生辭之英
而資辭身病隨行一僮亦病勢難進歸大約重九為期也
悲夫開開萬里九死一生粗陳大槩以備後懷採藥始末
另俟函陳

集

卷三



上叔父草庵公

與人篇誌雅尚也思君子而不得即見則為文以傳達之
亦古之志也任為文良苦三四年來抑鬱弗得志所謂詩
是形骸之外去之更進耳近讀唐朱大家舉得其意于行
止變化之間便不至窮天眷地又不知深詣其至者更何
如也

又

文章當適意時其為道也履遲有時語自莽莽覺古人一
字半句都人不進一入便不佳者有時言思曠絕偶舉古
人一語一義與本文連不相關自然妙合者就其妙合所
歸亦絕非古人本指也山中無事恍惚遇之亦慷慨有底
幾之心當今難復作者如林惟叔父可以開此言惟佳可
以此言進耳

又

擬要說長談遠托林亭不敢下山一步叔父以出門有礙
又不果來由曠綿渺之中若有開隔之者然不隔則相見
不真隔而後知往日之所謂耿耿依依當機變而看雲形
似之論此我嘗登而望烟嵐之香與當月之飄逸則見

叔父靜坐而聽梵唄之清妙梵泉之激澗則見叔父閱古而見往烈之崇壯幽峻文字之靈法恍惚則見叔父就中聞隔之者能使姪不下山叔父不果來必不能使我兩人不相見則聞隔之技驚于此矣深山靜夜滯念歛起著雜說五篇篇各一意直是妄思妄想無所用之姑泄于此非有感而云然也然勿以示他人

卷三



上叔父謝墓公

自仲冬初旬接叔父手教嗣後久疎候問懸念之極想叔父母起居自康勝倍常也第弟入泮從此料理秋闈功夫綽綽有餘餘望之望之又聞舉二姪女此璋裳之先兆也姪比來多病時時著跡東路姪婦則病症較前增劇而兜韋續膏二事又茫無畔岸無無一善狀可慰叔父母慈念至于家鄉見景真有江河日下之感此固合郡之所同然而一家一人之運則又獨當危疑震撼之秋姪今已決意傳家遠遊冀得一仁里仰法竹堂公始遷成憲第未審果能如願否相紅風氣浮樸叔父亦宜留心稍更恒康以備不虞蓋石炭旺氣已盡夾難永保康寧譬之老樹獨枯枝葉摧殘必無一枝獨茂之理庶幾貞下起元如所謂根蒂脫落後種而生此至理也若再回翔不決鮮不又失叔父以爲然否紫鱗魚風味雋永食之加餐恨易盡耳今奉饋三星乞市其最佳者更乞一學磁器貯之免便挪付不啻大烹之賜也頃自吳門山中暫返杏溪見文緯云曰內有傳制書中辨批飾候外真花妙二端以表歡欣又古提以爲記之端然盛德難謝旺文烈公之所謂始者今以此書

卷三

山中與孫太公

某未入山時不知身之病與否也及來此月餘外無近事
中無累累怙潛飄適若虛空然浮氣既往種種病體病相
因時發露故曰治病非難知病爲難彼其株根盤繞所絲
來者至澆遠絕不使人知惟其不知所以轉澆轉適也不
獨養生爲然卽做人亦如此發榮茂美之日虧損必多疾
忙引退然後知不足耳公固深于斯二者也聊相與言之

朱子

與六弟

吾弟行時不佞適以事阻不及候送正欲一棹過吳門悉
達所懷不意廿二日未申之間所居屋後不戒于火雖藉
庇反風風震驚極矣屋之毀者不必言其幸而存者又因
救焚損傷勢不可不稍爲緝治當此歲暮奇窘債利逼迫
之時又有此意外之費心緒甚苦望行旌一衣帶水欲飛
無翼耿耿何如吾弟愷悌性成敬慎爲質見事明敏經緯
靜深其千獲上宜民成政奏最臺省清華可以握券而取
不佞近愚昧于時勢矣能出一言相贊助惟是勿釋時隨
侍先大人于海陵所見祖父從建寧任所寄示訓語及稍
長親聆于先大人之所語誠至今猶能記述其槩敬錄列
如左幸垂意焉祖父之訓曰吾輩幸叨科第爲朝廷牧民
一方凡一舉念一啟口一動筆必思無忝祖先貽蔭後代
不可草草放過又曰清慎勤爲居官三字符雖今昔事殊
舍此終無他道慎勿惑于時趨又曰寡慾則心清氣定而
辦事有力又曰官稱大毋煩時體察父母三字必使腹
中自具保全退避之意誠中形外兼于心見于面施于四
體固雖不備而略矣日勿執誠見勿執執失事是惡勿行

刑大案大暑勿行刑疾病老幼婦孺勿行刑勿濫差呈狀勿遣出牌票勿濫拿簽號先大人之訓曰居官能使左右屏息思過半矣凡事詢于老成人而審斷之于心必不可使左右窺測意旨得進一語所謂進語者必非鑒鑒然有所指陳也此輩最神通最機警最透悉主人情性有莊語有冷語有顯語有隱語有順適之語有危激之語有有語之語有無語之語自非英斷睿達者鮮不墮其術中又曰嚴以御下寬以牧民嚴非刑威也不使作弊而已寬非姑息也不使勞擾而已又曰撫字心勞古今一理催科在古

卷三

刑罰在今貴巧巧則法行巧則弊絕巧則民無誣費官可省刑又曰任所室家和調則署中之人俱有所畏憚而弊自息又曰古稱使民無訟為官而喜民之訟必殃及子孫慎之慎之又曰居官最忌塵案一日之事必須一日中決之但不可簡畧塞責又他甲戌之秋陽半伯馮大司馬于蘇木公營為粵令治行為天下第一一日語不佞曰子若出仕作縣體察下情最急又曰幕賓最宜審御狀亦易辨其九我意之所便安合署之人所共稱許者未必為益友也類母為所惑九我意所勿便安合署之人所共稱許者

疾者必益友也必須益敬信賜給毋使不安其身又曰內外關防最重三年而重慎不與書吏交談可以為稱卓異矣又曰躁急最害事往往致人于死而已不知息緩最害事往往致人于死而已亦不知不可不慎也又曰固陋最宜體察尤不可輕易拘禁又曰事有突朕而至使人驚悸莫措者此時大須鎮定鎮定而應用出矣又曰吾輩數千里遠宦幕中賓友離家從我游相助為理所係最重必須將一片真誠心與之淡洽凡起居服食疾病疥癢俱須自己細察體悉庶幾可得其力否則僕輩得而疎闊同輩或

卷三

致參兩候事不幾矣又曰凡僉僕隨任者但嚴禁其申通外役潛行欺弊而已朕必加恩撫御勿使不得與所或懷憤怨此非細故也又曰士紳把持維持正可以彈壓然禮意不可疎慢彼所切身之事不可不為申理其間有才賢留心地方者尤宜出格待之又曰居官無赫赫名去後常有恩此循良之極致也蓋不佞所得于前聞者如此此固吾弟之所習熟且不過布帛菽粟之言未必有當于時務第自念家計耗削吾弟數千里宦游既不能贈弟以財何有不贈弟以言而所知僅此否是則無育可贈矣譬之舉

業家新聲雅調固宜與時高下矣朕而昆陵震澤之遺音
亦嘗有追繹之而無害于進取者則前之所云離無當于
今之急務而或可竊比于芹曝之義也數日前手翰殷殷
讀之淚下所示自當留心花溪昨亦遣人執役矣明歲北
游假道青齊聞絃歌之聲而聽輿人之誦樂可知也天寒
遠道惟珍舞爲祝

東山集

卷三

三

卷之三

家祠設高曾祖考四代主四時作享而祧主則迭總祠者
初一事酌古準今揆情合理委曲周詳盡倫盡制先儒復
起不易斯官矣第在素有總祠廟宇者此說最當若夫創
始者是者似猶有可疑何則大凡家祠卑隘總祠弘敞將
敬堂宇端供祧主似乎簡親廟而崇祧廟於古禮漸違漸
疎本旨殊不甚合若總祠特尊始祖爲不祧之位而祧主
則各以其班祔則又似乎僭擬七廟五廟之制而非大夫
士庶之家之所克安更祈道兄特賜裁酌務期至當俾第
三

東山集

卷三

三

文

承教具倪吾兄精審密慎至意但周時以子月爲春則節
見實有所未安王者立教施事各有所建可也至子生長
收藏之序元亨利貞之理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分
也誠可以意爲取易乎即漢書說及急管固有明據然漢
書乃周以後之言恭嘗云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蔡莊
云春秋孟春建寅之月也武王曰惟三月王歲時不亡月
是寅之月不亡日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

日一月也據此則泰誓武城國味書以十一月爲春也且
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必在承緒大定之後當觀其時制尙
尸位武王固臣子也急急然取六百祀所共奉之朔而改
之恐于情理事勢俱有所未安也其改十一月爲正月蓋
必在定鼎垂拱之後無疑也夫學者藏籍極博必考信于
論孟尙書禮記尙書之言既已彰彰矣孟子云七八月之
間旱其爲五六月無疑也則周之以十一月爲正月可知
也論語云暮春者云云若以十一月爲正月則暮春乃今
之正月冰雪餘寒豈童冠風浴之時乎禮記月令云仲冬
之月齋戒掩身云云又曰日短至云云其又將何以靈解
耶凡此皆弟所爲耿耿然不得于心者故斷以王文成之
言爲近是也吾兄于此當必有定議謹陳愚見伏祈垂教
附念時復書

來教王者改正朔必在承緒大定之後故武城泰誓猶
用商時未嘗以十一月爲春無疑也但據春秋所書桓
八年冬十月雨雪程子云十月建酉之月也若使非建
酉之月則冬十月雨雪未爲大異何以稽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建子之月也使非建子之月則正月無冰亦

未爲大異何以書其他皆然似乎改時無疑也但弟疑
冠夏時于周月以爲夫子之筆則恐有未必然者夫子
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豈有以匹夫而輕易時令之事
卽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商以十二月爲歲首宋嘗改月
也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則既改月矣來教所述孟子七
八月爲夏六月無疑也夫既改乃安知不卽改時先儒
云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則春氣動矣言春似無不可今
亦據所聞言之未敢有定見也若夫暮春云云則詩三
百篇所稱時月皆夏時也蓋王者改朔大都則以朝會
祭享朝拜木政教之施而民間則仍用夏之時月者須
如來教所云斷以王文成之言爲近是者亦無疑也經
書疑義不得不參互考訂伏祈裁答勿謂不食馬肝無
害而笑置之也

東張僧持

岑山敝邑一荒阜耳然第頗樂之昨歲更以嘉名曰逸山
擬建一祠於山頂祠孤竹以來絕塵長往之賢下暨近代
補鑄匠雪庵和尚章約得百數十人花朝月夕賴芳草挹
清歌譜離騷九章絃歌而翹豆之山麓有破屋數楹即岑
山誌中所稱少山園紫竹崖舊址昨冬棲息其下扁其室
曰逸山草廬其後石壁磷磷則曰逸峰其右有泉一泓其
漿可味則曰逸泉又其右有池可二畝四面竹樹環合則
曰逸池廬東西皆竹也則曰逸林其前有地數畝可植松
李三

東閔東阜

第與范隱生連宵徹晝一無所事舌之所之乎之所之
意之所之夢之所之無非公也倘公亦有然耶夫悲樂人
之所時有也至如弟者竟不復知人間有樂事半年以來
蓋有五悲焉曰悲病曰悲逝曰悲山曰悲書曰悲師悲病
者何十一月十二月之間幾令吾公賦山鬼也悲逝者何
爲昌也妻者一瞑而萬世不視也悲山者何渺渺岑峰可
望而不可卽也悲書者何山之藏書乎餘卷盡飽白蟻之
腹也悲師者何少之時有場予以青真之期者竟與顏平
李三
東張雅卿爭烈也此五事者豈非依鬱哀涼之極歟耶人
壽幾何可令此等事絡繹奔赴一波未平又一波耶嗚呼
傷矣謂夜無聊漫賦五悲詩詩數如其悲數中有隱語須
扁時出之今永敢寄也

陳揚東范龜生

昨有書論揣摩之說甚脩然僕殊自愧也足下之才可容
僕等數百輩僕之言何足以益足下而不憚煩若是昔郭
郭之姪姚麗絕世其將嫁也鄰之婦惡而瞋者教之以取
媚爭憐之法旁人且笑且罵曰若亦引鏡自照于惡而瞋
者曰吾連吾嫁時之聞于人者而已僕今者實有類于是
乃如之人其以爲何如也

東葉伯如

館穀一事雖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然所居之位
卽古者曾孟程朱之位所傳述之書卽古者曾孟程朱傳
述之書其任甚大其位甚尊諸凡婦作威儀言論風采必
須一軌于正可法可道使主人欽僕學者瞻企此卽異時
立朝臨民本領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之
謂也至于主人延師委託意必有在須時時體貼念放在
茲課督有恒教導有法非有大事勿擅告歸歸一二日速
疾回館時時以弟子學業之長進氣質之陶鎔爲念足實
立身行己大端不可不加之意也若夫自己功夫亦可隨
此引伸益嚴於課督僕于執筆則放心自收放心既收則
神類清明以此心者皆書言自然朗徹以此心看文字文
之精義自然洽貫從此執筆爲文必有左右逢源得心應
手之樂斯亦已物類成之義也幸勿以爲迂遠而忽之

東吳子周

頃者其旋兄極稱足下溫醇端雅之美不佞聞之甚喜一則喜足下少年老成文行並茂從此日進無輟何患不臻于至善一則不佞自喜獲藉是有知人之稱受薦賢之賞也慙甚慙甚竊作汪洋疏越有一息千里之勢此春氣也進之于清真阻藉則全粹矣至于教習大端足下已自得之無俟煩言不佞童年受害時嘗見一前輩與敝業師開陳訓課之法至今猶能記其梗概大約謂爲師者務開端嚴緘密諸凡耳目心思必端一注射于學者之身觀于無形雖于毫釐方爲不愧師職凡與學者講課不啻中流之砥柱不可退耳不可開口不可言至如燕飲酬接交接客傳笑謔浪等事必煩深懲而痛絕之其每日工課不可以意稍減非有疾病毋得輟業若爲師者欲自用功須于清晨學生未起之先及燈下畢課之後乃始及之溫于日間肄業之時只須以學者之課爲課如講某書則將所講之書精心研究某書某章即將所教某書之文精沁玩味學指之課漸進即此生之學問日新月異矣若如晏期心思謂定無神疑爲已爲人左宜右有此一貫之至理兩

全之妙道也若使一心爲人又飲一心爲己終日十二時中祇見有紛繁躁迫之苦毫無雍裕整靜之樂徒損于人何益于己所當審思而深戒者也此不佞少時所習聞于長老至今思之殊覺其言頗合于大道乃敢爲足下畧陳其槩足下識詣高明必不至河漢于斯言也丹次艸軒幸惟垂亮

來章氣機充裕可甚進一格矣此時功夫貴簡要自得其
就已所擅長處使其勝境躍然于心手又取名稱之說悅
我心者溫味而好樂之務在得起于有意無意之間取益
予不即不離之際至凡字句之晦滯者質直者不穩貼者
歸文再一簡點至足矣端一前數作俱不得手新作殊有
神韻來意欲取機趣之文數首時時揣摩其妙第行文切
忌太朴太淡太率意揣摩時欲得其機趣須先玩其風調
明乎風調則諸病自化也度注新舊篇俱圓美流麗然有

卷二

卷二

清聲處再予勸節結構間加之意則盡美矣三賢之文品
格功力推足下風骨推希一筆性推度注兩浙騰鳳集于
一堂豈不快哉來翰言淳奎念希一度注又皆度度于我
我何以賞之病中不能裁答道意為囑極欲入省觀光奈
屏病日甚神氣奄奄不得不速覓一靜地稍為調攝計若
月初能強起則或力疾訪晤否則當于望推讀元魁新墨
蓮亦一才及另字所欲言者簡取已詳之惟願辭賢入關
必重厚款下筆有神如花所飛如泉所湧一舉而得盡
升騰於世三十日現本所存是不貸所為騰記而末者也
度切度切願望願望

又

病即旬日不會晤亦旬日病者雖甚苦然揣知吾姪必甚
樂也何則三日之別人有新我况旬日耶度吾姪必及是
時大暢其才以利吾日使老夫病起晤讀得未曾有也此
以知其必甚樂也然老夫一病是以當七發則甚苦亦化為
甚樂矣聞不赴選貢之試此高凡也但遇試則應分也理
也且借此縱覽江山之勝亦足以開闢眼界助發文興幸
一贊之于希一各請正于尊大入以決行止何如

卷二

卷二

答徐植卿

僕棲托深山塵思飄隔仰生子一念亦復冰消水冷謝塵
王樹今安在哉前者所說特以兩人慈命不敢遽違耶
相與言之非本懷也不圖左右未諒欲使僕頓喪其所守
亦可駭矣此兄與僕曾無半面然是同郡英俊恒爾儀想
而叢蘭早折美人在帷良可痛悼空林靜夜每念及此等
事愈益信遷謝無恒禪思轉勵何至如來東云云乎思九
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理弱而媒拙兮非予心之所
急也適看楚詞戲書四語以復

卷二

與門人李望之

吾郡城河護生勝事實始創自顏魯公蘇文忠公遺文可
考二十年來賴寶蓮苦心篤願甘以一身擗果
怒犯群疑稍復其舊而二三同志善友又從而左右之翊
贊之其間終始所調維夾輔倍嘗勞悴者推吾望之爲首
功蓋顏蘇往矣非寶蓮大聲疾呼獨立不懼特起而追願
之彼其仁心遺愛固久已荒淫泯沒誰復有記述之者又
安能復振往烈于千百年之後使人知有二公流風軼事
哉然使寶蓮非得諸善友爲之舊佐而諸善友又非得吾
望之爲之鼓舞聯絡如臂之使指歷歲月不敗傳寶蓮雖
欲獨行其志亦如孤掌之難鳴終歸於無濟而已故不佞
斷以此事推吾望之爲首功非虛語也今天下生之氣漸
減盡矣吞噬成賊之禍幾於至窮彼過而吾郡城河環一
十八里之界清波浩渺鱗介充勿不知其幾萬萬游泳濡
沫悠揚自如網罟之所不及鷗鷺之所不驚如人民生長
於化國樂土至老死不識其華者然是區天地間廣生大
年一歲胥一世而漸滅之殆盡者猶幸而獨留於吾湖環
三十八里之界清波浩渺之間也豈第顏蘇遺烈於茲第

曾已哉天下之事創始難而承襲易往者吾弟既已倡率
諸善侶協濟實道爲其難者矣繼自今磨練守謹迄於永
次特易易者耳然時不再來善緣多障屈指兩三年內實
進西遊經坊遷化現今雄觀明師行願深誠庶幾克守而
年輪耳順來者難期時事推移總難逆料且以顏蘇二公
藉邦伯之尊嚴揚九重之德意沛爲仁澤誰不敬應而又
挾其飾義文章之烈震耀古今宜其流風軼事積久而不
墜然不轉盼而已荒渥泥滅無復有能指次之者况後此
者耶吾弟必及是時經畫遠圖糾集同人聞之當事勒石
集
卷之三
河濱大書深刻永禁株捕習網等事如或違犯許護生主
僧及社中人士得以便宜驅逐若不悛者白於當而決責
之而又必得名手爲文以記其事其文必推原顏蘇往蹟
爲權輿而遠近同善諸公自士大夫以及方外高流各賦
詩一章以附其後至於八石又必資佳翰自羽麟公沒後
吾郡擅此長者寥寥者會當有其人是在吾弟慎擇之庶
幾其事與其文與其書翰互相翊藉以傳使其小人畏法
懼刑不敢或犯而吾等自是可慰實道於常寂而
將此碑或租於物備習見津梁無禁以相阻難亦得以類

道二公節義文章流風軼事塞其口而壓服其心此百世
之功也吾弟其必速圖之度此事勞費俱不少然事賴人
爲果有一人毅然起而倡之天地間廣生大生之心之理
終難漸滅當必有聞風協助者我雖遐跡遐方請歸而享
觀厥成矣至囑至囑

答友

吟覽來藁悽悽地楚如幽泉微瀉清微遠引斯其棲托邈矣僕更欲子稍澤以章采知此語頗爲子所不屑亦聊以考予瑟之變耳柳州小石潭記云寒神懷骨悄愴幽遠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題記之而去此言也用之山水頗不能顧以語於榮世之業則大善也好爲之母使爲柳州所去

東友

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足以快其咆怒之氣君子取之於以飛椎疆場揚武苑林可耳與人執事之際奚所賴焉曷亦漢省之

又

承示某公贈言滿冊美矣盡矣乃復使弟續爲之淵壑豈待晨露哉敢辭

又

弟行矣兄其悠然高雲耶所謂羈鷲冥鴻一籠一飛遠心遠意終共超遠耳

又

悲哉世事乎然僕方高卧山泉魚鳥之樂澹然自若也

又

弟固善病頃者兄亦善病諺云同病相憐然歟非歟兄病如浮雲之點綴河漢何可憐之與有弟病如秋霜之侵凌柯葉斯爲可憐耳然弟不自憐落葉枯枝頽然古趣固自佳

又

踰月弗晤懷想爲勞不佞日內憂心悄悄惟晨夕誦君子懷刑四字以自省惕蓋天降之殃數固難遠而自取之禍理宜審慎也吾等二三老友自今以往讀書課子樂志棲玄遊于方內方外之間勿輕接一人勿輕涉一事庶乎其可也何如何如

又

武林山中靜坐甚適乃有時賢旌旄時時適我山非不幽也泉非不清也爲其郊於大國也幾有終南捷徑之嫌因復悵然棄去語云山不厭高諒夫

孫克州公小傳

蓋聞正德朝吾郡有清淑剛毅之君子曰孫龍溪公公諱
恭字時實家邑之菱溪世有嘉德然力田不務學至公始
覺憤爲學自其諸生時年骨峻聳恒服薄世之桑瑾華悅
漸以爲使我得志必盡反所爲庶幾有立弱冠成弘治乙
丑進士釋褐爲刑部郎風義嶄然同輩敬憚如嚴師奉
簡書欽恤江以南疑獄宵旦視牘務期原本情實解朝廷
好生至意凡所縱釋餘人悉以律斷有大囚某走千金于
公之密友冀或有公退而按籍則囚在矜側矣召囚與語
曰汝罪誠枉奈何以賄其速返汝千金否則有汝辭而轉
之行跡之典已復移書公友俟金歸而後釋之其介擬如
此狀獨出守成都潔已動政有清惠聲踰年以母艱去位
甚喪哀毀骨立宣平禮經服闋補克州守值康陵南狩道
齋潛有姓震恐失業公宣言曰汝何惧今上做古體末巡
欽防而益將采風聲問疾苦辨汝等干仁壽耳汝何俱旋
徙汝而歸中渭之用事者曰克民疾不堪役交之財賦領
司調遣之經費盡取供億人臣爲天子守土奉典章在者
爾而無他必守職以身役而率僚屬而下捐一歲已冰

珠食以備與從一朔之餐語稍聞上上亦不以罪公爲勸
復官疾馳而去嗚呼公之守道不同上之屈已徇下其猶
盛代君臣遺烈乎何其交與有成也然公竟以勤瘁死富
是時公守克州同郡蔣恭靖公守楊州猷御之出邦江也
蔣公以身衛民彷彿交事禁族至相戒云若人難犯至今
楊州之績赫赫若昨日事竟鮮有紀述克州者蓋蔣公以
孤卿耆壽助伐垂於史冊而公中年賣志未竟厥施辟之
卉將茂而霜飛音始作而徵絕也人固不可以無年哉公
立志寧潛其持守最恪領兩爲二千石一介無所取卽俸
入不以入私驛奉之日同官簡視篋中圖書數十卷承
數事而已若是而稱曰斯所謂清剛剛毅之君子也其誰
曰不可也公于某孫某成以清德世其家予大母等安人
爲公曾孫女子因淑公大節而公玄孫文學諫數爲子言
公傳殊潤畧屬予詮次其槩予故忘其固陋別爲小傳以
附後志仰止云

維山子曰予嘗著菱溪三頌菱溪者邑之西南墟也以余
所聞其地有三賢其一則公其一則恭靖其一則公之義
孫也蓋也當正德時士習儒存政漸矣克楊州總督以

勁節開後三十年一羽流挾持浮說跟致上卿乘傳詣郡
國受老翁如奴隸中憲以州郡吏面詆之卽其風義高壯
辭烈哉夫清挺介立之士曠世而有一焉猶之繩武也地
則里閭時不數紀所表見如此生其鄉者可不爲之感發
謳思與言景企也哉然余聞正嘉之際吾郡有駱公文盛
陳公恪陸公崑嚴公鳳陳公憲施公儒陸公澄臧公應奎
顧公應祥韋公商臣施公侃唐公樞許公子遠張公永明
郡公南李公樂陳公良漢韓公紹皆厲廉剛敦道言文
行律卓爾可傳其間繼交州而作者什九豈所云聞風興
起者耶彬彬君子于斯爲盛矣

施貞烈傳贊

代大父作

貞烈施氏者余再從叔洪臺公之繼室也洪臺諱正竟與
予同出于高祖慕開公貞烈年十六于歸歸踰年而孀家
豈不能具饒粥毀容勵志舉動必以禮適里人有無行者
始隔垣忽一口醉甚儀不莊貞烈大聲疾呼逼告宗黨遂
自刎死時年二十七爲萬曆丙午歲時方炎暑越三日
而氣色如生予爲訟其事于郡守筠塘陳公陳公道官賜
棺殮焉而余從兄弟中忽有異議者謂彼罪誠不赦然于
矯節固無損奈何以禽獸行汚問黨不若無竟其獄可以
兩全以故訟不竟余時憤甚欲以記其實之亦竟不
果今且五十年矣所著傳亦博亂散夫時昔之夜恍忽見
貞烈伏地哭不止余躍然曰矯之節烈不尤是予之罪也
夫是予之罪也夫且矯以烈死而無後祀典缺然宜乎
幽魂不泯歷數十禩而聲靈如將可接也同時與議諸昆
弟俱遠先朝露而予獨存且裝固有志于鳴冤擊惡者竊
自悔少之時見義不勇也乃補志其畧以告我宗人子弟
將勸懲嗣產俾鴻臺公侄九仲之孫某奉其世祀焉
贊曰金可煉不可變玉可碎不可玷吁嗟貞烈舍生輕

鴻毛赴死重于圭璧蓋其痛憤者一時之抑侮而其取義者萬古之綱常是以愈久而彌章

先妣周安人墓誌銘

嗚呼以人子而述人母之懿行淑聞以著於文以告子來世曰吾母賢吾母善吾母有聖性信乎否也否也世有仁人詎忍曰此其傳者妄也信也是家賢而人聖善也夫賢善以聖之不代有明矣觀於其子之言殆鮮勿賢也聖善也信乎否也且其事不越閨幃幽靖中非如男子有功德材行志業焯然耳目可聯仰乃惟是取徵於厥子也信乎否也厥子則哀詞賡飾以見於當世之有道而名能文章者乞銘以圖長存以庶幾來者徵信而有道能文章者大半間世一出蓋昌黎死二百年而有廬陵假爲人子不幸而生於二百年之間而其母實賢善以聖其善忍焉哉沒已乎嗚呼親有美而不稱是悖亂之行也嚴書聞於是爲先母周安人墓誌銘曰先母姓周氏系出善時公損南宋將仕郎其始居烏程之晨舍明正嘉間有大司寇同子大宗伯諱費霖相繼登顯號大小尚書宗伯公子諱道孚贈勅廣布政使贈布政公子諱世顯仕上林苑監正上林公諱徐宋人生七男二女先母其少女也生十九年歸家大以歸廿三年歲在辛酉大人舉於鄉明年大人第進

江公頃隨任海門秋浦諸封疆人丁郭隨任南河部明年
通軍恩進封安人庚午隨任廣州府癸酉隨任廣東司道
丙子大人遷江西恭肅肅予告安人隨歸歸九年而沒嗚
呼吾母實賢吾母實善吾母實有聖性母生而和粹溫順
事上林公徐安人得其懽連事曾祖母朱安人大父北都
公大母丘夫人一如所以事上林公徐安人者時外家聘
盛先母生長琅琊綺紵中又外祖父母絕憐愛珍惜如掌
中珠而家大父方隱約寒素蕭蕭壁立人朝先母勿甚其
憂乃先母則怡怡悅悅從事於菰米浣飯惟謹大母丘安

聖訓集

卷三

四七

入學也莊臨之先母溫格以承時其盛氣愈益柔焉條太
母色霽乃喜否則慘慘不食已而思曰吾憶吾某時某事
某語有過姑不難殆為此則至前大母所請謂大母有時
勿省也先母則時時密飭侍廢筆勿使徐安人知諸施行
頗如此方大父之筮仕於浙也留大人家居家故宴至是
愈蕭瑟先母則盡脫簪珥珠襦佐大人簞燈茹荼如節若
將終身已而大人貴有官爵安人翟冠翠翅粉黛盡入
山滿膝安人亦包喜顧惟以梓枌相大人使所至有聲勇
大人謂雖第安人難置庶母與廣嗣續益如戚中有四士

無子以俾聞者一日睹安人俯讀庶母蕭蕭無間然則大
自悔責歸而昧小星矣大人家法嚴整閨閣之內儼若朝
典安人雍雍肅肅左右無違人或咎之曰槽糠婦胡有
若此安人曰否否婦道固然安人自聘歸亦既兩佩綸封
擁婦抱孫垂老矣願愈小心抑畏朝夕候大父母顏色飭
七箸供事益虔丘夫人語人曰二十年詰命夫人亦只是
新來媳婦耳蓋深喜云安人素柔靡自中年多病然齋恪
無惰容服則手自紡績蔬食布衣泊如也其天懷愷恕雖
大忤勿較遇內外姻親下逮婢媵曲盡恩禮待子若女若

聖訓集

卷三

四七

子婦慈而薄有過則程示意獨俾自省悟晚歲庶母舉第
書成則大喜且曰往歲得孫固喜然何如老年生兒更惟
耶嗚呼予小子侍安人忽忽三十餘年矣蓋絕勿記安人
有急疾之詞與不平之色也然深靖有明識或事幾突來
確啖禁劇如矛衝機發震裂電閃猝不可當安人悠靜自
如行所無事已而脫捲雲收澹然以定嗚呼可學而至哉
予小子言止此矣不敢多也不敢備也不敢曰吾母賢吾
母善吾母有聖性也然大節若此細行若此賢耶善耶聖
耶賢耶使有君子其必曰人子而爾人母固然其未可

也然母實賢實善實聖惜乎予小子不孝不肖不克承繼
於當世之有道能文章者以取徵於末世也嗚呼痛哉失
人萬曆辛卯年十月十二日寅時生乙酉年八月初一日
辰時卒壽五十五歲于丁亥年十二月初六日辰時葬於
歸安縣荻港村六堡之原于二長即書開原名胤昌中崇
禎癸酉鄉試娶溫氏繼娶施氏次書成庶母蔡氏祔娶周氏
女三長適閔亥生孝廉次適姚延清文學次適徐位文學
孫二奕曾進曾孫女一許字閔玠俱書開出官附誌銘曰
予不敢知曰母兮賢只嗚呼母兮賢只予不敢知曰母兮
聖只嗚呼母兮聖只母兮母兮億萬年永永在此

先室孺人純懷溫氏權厝殯誌銘

吳興逸民嚴書開曰嗚呼此非予亡妻溫氏權厝之殯乎
妻生于萬曆乙卯年十月初七日卯時父壽于正太學生
母皇甫氏生母錢氏世居烏程之七里村生十五年適歸
安嚴書開後三年生一女又一年嚴子舉於鄉又八年庶
妾生子智弘又一年而書崇禎壬午二月廿八日巳時卒
於內寢書開稽古禮義諡之曰純懷又三年而書乙酉十
二月十八日權所于歸安縣念字五堡岑山之簾東南向
嗚呼妻之貞孝純潔敬肅慈和其子女道婦道母道殆庶
幾哉所無無聞然者此非書開之言自尊親以暨于鄉鄰
蓋人殊而言一也且又親幽苦其偕予旋傷悲惻于妻縣
恣兩之中者若而年矣而今焉慘慘宅茲土予嗚呼此非
予亡妻溫氏權厝之殯乎是為誌銘曰小山巖巖有泌其
泉去帷簾之香獨與林谷之幽寒以總若彼奈何予其然

題廣德夏氏宗祠碑石

宋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親疎吾祖先
親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魏鶴山先生云
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愛之心油然而興不能自己乙巳
季秋遷跡廣德寓於州之東門去州三里爲夏氏世居稍
東有夏氏宗祠祠有碑碑文爲嘉靖中大宗伯餘姚孫公
敏所撰中載夏之先有東橋祖士者割腴田百畝以供祭
周族其經畫頗詳善蓋亦猶范公之志也第彼以名公卿
而此以章布故規模有所弗逮耳然文正又嘗云祖先積

德百餘年

集

題

德百餘年而始發諸子得至太官若德享實貴而不換
族何賴以入家廟蓋謂爲大官力足以恤族而弗之恤則
不可以對越祖先云耳如使文正不爲大官則亦徒有其
名而已矣嘗考文正義莊之建在皇祐庚寅以資政守杭
時兼提轉公去政府已五六年又三年而公歿矣然則使
公猶爲太官而其年或不待去位而終則亦未必悉行所
建如今所傳也未以文正之親德巍然其爲於一本至矣
然德爲太官不必俟謝政五六年乃始克成之其事必
固固此德將以宗處古家產不過中人一旦制其生業

尺寸積累之業以惠洽宗族歷百餘年不廢遺所營盡佳

此文正之什一而其水木之仁維系之敬則固有未易經
劣者宜其慶及苗裔代有顯者至今廣人指數桐川華胄
必以夏爲稱首亦足以徵處士之澤久而弗替矣然以予
論次其事則又有所惜然以悲使然以感不第如聞風者
之謂慕而已則以人之興起于斯特其葬好之公而未必
盡有私心之慨者予之不可以自釋者也憶予自奉先人
道教實素切於敦本睦族類季多故有志弗就彼歲雖嘗
經始祀室公田然亦奚足垂遠順以侮難紛紜生計耗削

集

題

集

長謝劉友放溪山自今以往將承不獲自盡于宗黨
以其意望之來者與其或稍自立庶幾毋忘此志復自念
羣既失之於優勝之昔茲又何能必之於耗散之極則亦
於委之于遙遠無所據已耳而顧瞻處士之高踪遙當予
一笠飄蕭寒風凜冽悵何之之日其歸於日而側於心
爲何如也者能弗爲之彷彿嗟嘆予斯人也難蓋予以八
月二十四日去君城次於屏山又自屏山經梅溪少憩於
溪橋訪異人於重崖垂簾之雨而以九月之七日自廣
德歸時思及道在道得悉夏氏宗儀其時羣子之德將

十有四日矣則豈獨閭閻而爾者不必盡如予之有慨乎是而予假或前此其方尚可以勉其幾尚可以爲怨焉而曉覽及之亦奚至悽愴瞻顧若此日之趨回而不忍去哉予于是滿墨碑石後方以志一時之懷想又以見予之輕去其鄉非得已也祠墓之威黨族之思念茲而在釋茲而在也嗚呼文正選矣得見如處士者斯可矣處士諱熊字天威有五子七孫祠中供禮部郎中恩兵部尚書仁吾二公遺像卽日逸史題

予素不工文間一爲之殊憚刪改疎率自達而已獨爲

墓口表

卷之

九

此文四易終而後脫草令所存者第四稿也特有紫蓋神人頗號知文謂第四稿婉折盡致然第一稿有簡質之風第二稿有淡遠之趣而第三稿亦和平可誦宜并存之以見予作文變化之功予謂此文實不工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再且不可况三四乎第于時連雨候佳白雲蒼鷺蕭蕭野館連翰申懷固其光景有足紀者而文由之正拙可不論也遂寄錄之如左願予于他處多題是數去獨此則已棄之稿亦筆而存之猶懼以一時光景

十有四日矣則豈獨閭閻而爾者不必盡如予之有慨乎是而予假或前此其方尚可以勉其幾尚可以爲怨焉而曉覽及之亦奚至悽愴瞻顧若此日之趨回而不忍去哉予于是滿墨碑石後方以志一時之懷想又以見予之輕去其鄉非得已也祠墓之威黨族之思念茲而在釋茲而在也嗚呼文正選矣得見如處士者斯可矣處士諱熊字天威有五子七孫祠中供禮部郎中恩兵部尚書仁吾二公遺像卽日逸史題

第一稿

廣德城東三里爲夏氏世居稍東有祠祠有碑碑文爲孫文恪公無所供中稱夏之先有東橋處士者割腰田百畝以供祭周族予嘗聞之范文正公云宗族固有無疎吾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今觀處士所經畫殆亦猶范公之志也第彼以名公鄉而此以草布故紀模有所不逮耳然文正又嘗云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予族何顏以人家廟蓋謂爲大官食厚祿而不恤族則無以對處祖先云耳如使文正不爲大官則亦徒有其心而已矣東橋國處士未嘗官于朝家產又不過中人一旦猶其平日尺寸後累之產以惠洽宗族歷百餘年不廢雖其所營蓋不及文正之什一而其本木之仁桑梓之敬則固有奉易優劣者矣然予之子處士不惟誦之慕之而已蓋有所悟然而不自釋者焉予自奉先人遺訓實系切于敬先祖故有志弗就恒疚于懷頃以多難辭家放情山水自茲以往恐永不獲盡心厥宗黨徒以此意望之異時所不知者何人其其終思而

嚴族聖之時蓋予以八月二十四日去者城次于屏山夫
自屏山經梅溪少憩于廣德而以九月之七日自廣德東
行忽從道旁遺碑讀處士之高風其觸于目而側于心爲
何如也者予故敬書碑石之後以志一時之感且以明予
之非忽然于父母之邦也嗚呼文正固不可作矣假令東
橋而在予亦願爲之執轡焉

第二橋

廣德城東三里

下同第一橋至

予自奉先人遺教實素切于敬先

聯族連年多故有志弗逮頃以閑侮并至棄家行邁自茲

幸自集

集

集

集

頃往將承不獲盡心于末黨徒以其意望之後昆冀能
能自樹立則必無忘此志而道瞻處士之遺風予雖俗徒
雖變嚴族聖之始能弗爲之後變感側于斯也哉蓋予于
八月二十四日出苕城宿于屏山遂自屏山經橋溪假塗
于廣德將訪道于萬峰之頂忽從道左偏夏祠碑翰實九
月之朔七日也道過壘其後以志一時之感嗚呼爲公那
而文正爲處士而東橋孝子慈孫惟所自靖而已母論爲
處士雖東橋共處士乎母謂爲公那易由文正以來公那
處士雖東橋共處士乎母謂爲公那易由文正以來公那

後者耶雖其子爲文正也何有從爲處士者因天之遺
地之利遘身而節用其子爲東橋也何有忠無其志耳忠
知有已而不知有祖先耳忠無以興起之耳誠錄東橋之
志以釋文正祖先子孫之語而孝敬忠愛之心不亦可以
油然而興起矣乎

第三橋

廣德夏東橋公一處士耳家產僅中人一旦割腹田百畝

嘉惠族屬其規畫義及范文正公義莊什一觀孫文恪公

所編碑文其稱予之者至矣而其福澤流貽世載其慶庶

集

集

集

集

百餘年不替嗚呼休哉何其遭逢之盛也得非其時向香
而崇義在位者咸以南陔行葦之慰聯示于上故布衣率
希之士有所興感油然而然自遂其本支之愛歟又豈其時
更治康靖天道昭明故庶人之賤得以直行其德至勤館
閣大臣道美敦辭而申佑之報又如桴鼓鳴和若斯之不
惜歟誠如是善誰不勸而惡誰不懲風俗何爲而不悖人
心何爲而不厚賢者何爲而夫所萬物何爲而不遂兩賜
寒煖何爲而率外書詩禮樂何爲而廢墜故曰處士之以
善聞也遭逢之盛也設使所遭反是百畝之子衆目注

猶不消量思以行仁而推惠不旋踵而禍作矣何則爾其
家必不貧可却事也爾其入必恭順可威侮也不磨磨之
勇文之不止于是善不可為之說公行于世其言切事近
理如飲食之稻粱衣被之布帛親長以是相教戒師友以
是相忠告而素時恭善者流或稍知通變則托于強力忍
節以浮湛于波流至于迂愚拙朴小心孤立之士度無能
自免必盡絕塵獨往窺伏于峻嶒幽峭避絕之所窟宅猥
執之所囑咄咄餓其體膚蓬垢其面目姑以是逃于網繳
而子之思其父弟之慕其兄妻之念其夫者極目天涯徒
望望于蒼茫之嶺嶺之巔當是時雖其親復得聖亦皆
扼腕推胸握手頓足謂善之果不可以為况其他乎子故
于處士遺迹之滙三致意焉以見匹夫有善或幸而比跡
于古之名公卿太史記之福祿祐之或不幸而窮窘無聊
至于父母兄弟妻子離散亦各以其時無足異者要惟自
信而已矣

黃顯則似謂曾孫者近是因行急故未及詳考曾記修承
應先生家訓中載司馬公一二善政特附著于後公諱良
心字仁義延撫江西極清介裁革軍餉悉蠲穀貯倉備賑
毫無濡指或勸其稍通交際公曰吾生平文章力故識見
直不如人今一旦儼然立于諸司之上彼官至藩臬及郡
守者皆當世豪傑下至節惟邑令又皆新進之英吾所恃
以彈壓者惟此硃經之守一失其守節制之謂何惟獲稅
事起江西額派至一十五萬公惻然曰貧瘠之區何以堪
此須減其半時張洪陽相公里居與謀之張謂未必可得
公不顧逕曲得中貴令先自開採開鑿不足而後議包中
項亦自輸心因與各具疏請公陰令承差中途稍遲一二
日俟彼既先上而後繼之以中貴之言易入也已而果得
減半江民得以帖席其儼力又自有過人者謹指姚公所
建祠焉公蓋偉人也惜予聞見孤陋未無全傳為恨第觀
祠中規模合之于碑文似皆處士所創畫司馬若卿所潤
澤意司馬開廉介貲而後貧故然然予又野田顯於宗舍
諸祠三百有奇豈祠室則無取加于其傳而祠田則司
馬卿之望子丹拾耶或云真存司馬公而外貴而賢者

有其人田所耕增益殆非一人之力是否不可知總之世
濟其美矣

是日予既悉田額于館人山祠十餘步復入而問租額則
曰田腴美水旱常熟租二百四十石有奇吾州斗斛大實
收三百石有奇又從稅甚輕輸納僅四五十石猶記二三
十年前官吏寬平田無雜費每見一歲所入供祭可四五
十石周給貧宗可二百石紳紳有餘祔嘗以青黃未接之
時輸推二三人爲主凡族之窮苦者畢集于祠下按簿分
散各帶首祠前致謝而去予頗疑田三頃豈贍何遽至是
殆謂予農客可欺故爲誇辭以相矜推耳然亦必不盡妄
要之處士之流風依稀可見也

范莊本末誌畧

予既稱述夏東橋事竊有感于范莊本末曰是烏可不誌
其畧也謹按錢公輔義田記云貢郭常稔之田于畝又曰
歲入粳稻八百斛而文正集後附載理宗嘉熙四年免科
糧帖吳縣田八百九十七畝長洲田二千二百七十一畝
三角實共三千一百餘畝與錢記所載不合又義宅地周
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亦當爲千餘畝而記亦不之及然據
劉平國記云忠宣以下復增廣之則知畝額非僅守文正
之舊矣嘗考文正初定規條在仁宗皇祐庚寅十月其所
言計口給米絹并助婚葬及節貯婚禮事其十三條而不
及于教學後書云右仰諸房院同共遵守又具銜云資政
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後二年爲豐祐壬辰五
月公薨于徐州又二十二年爲神宗熙寧癸丑六月續定
三條乃始詳詳于勸學崇教後書二相公指揮脩定蓋謂
忠宣也又十一年爲元豐癸亥七月續定四條又十三年
爲哲宗紹聖乙亥二月續定四條是年四月又續定四條
已上皆書二相公脩定其所言皆禁約蠲飭之事大抵年
漸遠則所防亦漸密云又四年爲元符戊寅六月續定十

錄其誠諭尤爲嚴切後書二相公三右丞五侍郎指揮
定右丞謂純禮侍郎謂純粹也此後元符已卯足月一條
後書三右丞指揮脩定徽宗崇寧丙戌正月一條大觀丁
亥七月一條政和壬辰正月一條乙未正月一條丁酉正
月一條亦皆察弊裕善之意後俱皆五侍郎指揮脩定是
時上距文正之沒六十六年距美庄之建六十八年矣三
公恪承先志敬戒不息至老死如一日而天又假之以年
使之得以斟酌損益曲折周詳歸之於盡善嗚呼豈偶然
哉至其奉之聞于朝則在英宗治平元年忠宣應版榜不
選山集
足又傳且臆子弟不遵規矩有司非奉勅得本家難爲用
理必將漸致廢壞具奏候允遂得悉薪保守南渡之後因
祕僅存莊宅焚毀盡葬百出文正五代孫清憲公之弟兄
弟盡復故基奉定約束清憲時爲侍後復申治平之請蓋
寧宗庚午嘉定三年之十一月也直至于元時尙嚴飭有
司禁治頗嚴常加優卹訓其有補世教云其義學則雖于
無寧癸丑忠宣更定約云諸位子弟內選皆脩厥業與
實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糧米五石雖不皆得
與與貢而大行爲衆所知者亦難數然未嘗言及應登也

趙宋末生學郭端提會士貢卜地興學處設正於其地
前白堂及知本敬身二齋其詳半陵陽記中元時平江府
學官衙中皆帶提督花翎而祠又假教諭一員謂之訓導
小學教諭官爲請師儒有學行者充之不僅如忠宣所云
擇之於子弟矣足重其事至于如此然不知其助於何代
輩于何時也其義宅則始自文正作義莊時因故宅有二
松名堂曰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
義莊之收亦在其內然其名始見于元符戊寅規約中更
兵燹族黨星散散居榛蕪衆民提爲居宇爲場園嚴直無
幾果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尋復圯廢寄之他舍文正
長于監簿公有玄孫良器卽稱所云清憲公之弟之兄也
一日謂二弟曰先人奉議公念此有年吾儕當有以振起
之於是協力修庋歷告居民盡除僦賃約期而進之不服
者訴于官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清憲續
約中有云義宅地基又爲人據彼業甚難立體文正公意
專爲聚族之地不得占造私室然亦不詳聚居之法爲何
如也至其間所云天平山墳寺則文正于慶曆四年奉知
蘇州時奉請蘇州天平山有白鶴泉其南有寺奉養松楸

實在其創乞賜一額奉勅賜名白雲寺蓋宋制大臣坐所
許還寺度僧也後忠宣于元祐間爲相既于洛陽文正葬
所置功德褒賢碑院請依例每年度一人文請白雲亦如
之清惠續約云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奏請追福祖先之地
爲子孫者當相與扶持不廢香火卽指此也所謂義莊義
宅義學之規式大約盡之于此矣恐覽者不盡識文正弘
遠闊大之模及其子孫世守之孝故採而誌之以俟世之
願學范公者

元至大中牟陵陽獻告爲范氏義學記其畧曰考厥初宋

范氏集

卷三

五九

特天下有國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賦同文聚
徒講授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質直尚義宗族貧乏則
賑給之喪則賑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義爲
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詳陵陽之意似謂文正
義風淵源於同文第欲以無待之榮尊文正故但云義之
字字與公意合耳夫以文正之偉倫蓋性而又率習于師
濟之觀感宜其舉而措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也然則嘉
義行之所成發講習討論之所興起於爲益豈有遺哉
而諸君之希舉義復讓使世之君子或竟未居此而

有慨然思爲文正者是予雖不能精法文正而猶將竊此
乎誠公也

序辛壬之間重遭侮奪所棄先人遺產其值可五千餘金
計一歲所入自輸賦外以金粟相權頗足當范莊八百斛
之額至其他所爲代骨剝離自髮所稍稍節儲以至一杯
一箸一簪一耳一衣一服凡可以變易質資者悉索底有
剩餘又稱貸而益之子母之累耗削無已總計之蓋天倍
于室值之數矣向能予于辛壬之先早見及此獨斷于已
告之先靈舉前所云五千金之業悉捐以爲義產而以他
所爲代骨剝離之資爲增廣祀祀及興建義學義舍義墓
等費是雖不能及忠宣以後慨勝之模而千文正創始規
畫亦庶幾無歉矣不惟如此而已卽使欲推此意達千比
閭如徽國文公社會遺法行之于故鄉石杏雨溪之間當
亦優爲之蓋獨學諸役所須可二千餘金而文公崇安社
廟則曰三千餘石誠預以所侮奪者克斯二事豈憂不足
哉而共先人親親仁民取取素志不亦足以稍慰乎奈何
竟移櫬遷徙使予今者恨恨及也悲夫悲夫或曰予之
言非然也蓋予之謂此者非以爲其欲也而使先事而告

之而傷奪又不免則若之何曰是不然天道虧盈人節好
謀先事而豫自虧損者謙之道也且夫以遊雲逝水必不
可終守之浮財一變而為親親仁民百世永賴之實利天
與人必交耶之又何傷奪之有夫惟昧此犯其所虧而違
其所好故傷奪及之耳劉平國有云近世名門鮮克永世
獨慨公之後餘數百年綿十餘世而澤不斬在今何獨不
然耶或曰是則微矣然子嘗云匹夫有善或不幸而至于
父母兄弟妻子離散抑又何歟曰斯言也語其變也今茲
所言語其常也予聞之曰君子之論事也論其常者而已
聖曰是

卷三

六十一

常平倉義倉廣惠倉社會預備倉記畧

三代以下脩荒良策不出四者曰常平倉曰義倉曰廣惠
倉曰社會其初固皆本遠人縣都委積之意而酌時宜以
損益之後乃漸弛其詳未易悉數也姑志其畧焉常平始
平李愷為魏文侯作平糶之法其言曰糶甚貴傷民甚廣
傷農善為國者必平糶使民無傷而農勤大熟則上糶三
而舍一一大石計穀糶所食餘中熟糶二下熟糶一小
饑則發小熟之歛中熟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
歛而糶之雖遇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漢宣帝五鳳中歲
豐糶穀至石五錢司農丞耿种昌本愷法白令邊郡皆
糶倉以救歲時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糶之名
曰常平倉然漢亡止行于北遼至唐而制浸廣自軍興而
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輒斃趙贊言之于德宗下令脩
復然亦不及淮以南至宋而其法遂被于天下特置提舉
之官與仁之世戶口蕃庶田野日闢論者多歸功于常平
惠民二倉良有以也義倉始予隨開皇中長孫平言古者
水旱凶災人無菜色由勸導有方而蓄積備豫也請令諸
所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勸課民隨貨產出粟及麥于富社

造倉窖貯之卽委當社歲簡收積若本社年饑以所儲分給散之文帝從之終帝世得無饑饉唐貞觀中用戴胄言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粟麥稅稍隨土地所宜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歲不登以貸天貨八年天下義倉六千萬餘石至五代而盡廢宋慶曆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于夏秋正稅之外每一石納一升于是詔天下成立義倉然其後漸爲官吏移用甚至轉充軍食貳資他用于荒收竟無濟焉廣惠倉始于皇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蠲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民之孤老廢疾貧不能自存者而不責其償曰廣惠常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熙寧更制廣惠倉田常平倉粟悉舉以爲青苗本而其法如壞南宋修提之然利濟不逮于前矣社倉本淳熙中朱文公熹上言臣里中開墾鄉有社倉一所先年饑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于倉冬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積隨年欲散小款則獨其息之半大饑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止

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卽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悅下其法于諸路至理宗時官務用其數本至無可給而欠負拘催曾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判官黃震謂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爲弊固宜乃于本社別買田六百畝代社會惠做義倉法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云洪武中鑒于前代常平義社諸法各有利弊悉罷不設特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凶荒曰預備常論有司遇歲饑先發庫賑貸後乃聞永樂中令天下州縣于四鄉各置倉官出銀鈔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萬貫人管理之成化中勅布按二司覈實四倉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催各處在官贖銀續糴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又添設各省參政一員各府同知一員專督農務及預備倉糧糴買勸借弘治中定制州縣所儲粟務三年息滿一歲之倉大都五寸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抽于勸懲簡特嚴罰是倉穀惟貯有罪者出之而鄉倉亦漸罷獨歸併于公庫嘉隆以來司牧往往藉糴賑爲名有然倉儲之利久而猶存嘉靖中勅廢賑散各屬預備

倉糧至八十二萬石銀四萬兩則以其法簡易可遵守幸
遇廉能吏悉心節用爲一方防禦災害裕如也迨至啟祿
之際而其益始微矣總按諸法常平飲散哀益酌劑至當
矣然第惠及中戶能措金錢糧粟者稍寬醵費之患耳不
幸值奇荒何以處極貧垂斃不能輸一錢之人于義倉爲
民積儲誠得餘三餘九遺意顧民苦重飲極矣正賦外增
加升合亦不堪也賡惠配合古先惠鮮無窮之義亦其時
戶絕田悉歸于官故可收其租今也不然亦何所得出而
佃之社倉惠賴無窮木蠹因循盡成敗章章然使連遭水

龜口集

卷三

六十五

旱無所取償則澤已竭矣奚以繼其後歟至于飲發在官
勢必等子青苗之爲厲則自變法者之過而非法之咎也
若夫擅平糶之權而恩逮于下戶做義倉之儲而事異于
征科有廣惠社倉之利顧而無營田之費無竭澤之虞其
雅預備倉乎何則取之于罪罰則事不擾且可輕也積之
以漸次則勢不迫且易集也計百里之邑一歲贖值約入
穀數千石誠得良有司實心綜核無乾沒無借支平糶則
于夏秋準時值糶之至穀賤時易新者以克來年復然幸
而歲豐糶五六年間可積數萬石小歉則視時值量減

以糶而糶其尤貧者中歉則賑加廣大歉則賑益廣大
率小歉糶九而賑一中歉願七而賑三大歉糶五而來五
果能持久不變即歲有饑凶而可使野無餓殍成法具在
所貴化裁通變歸于盡善而已至若鄉人士君子有志爲
宗族里黨謀一鄉之永利而力或又足以勝任則必兼採
諸法而經緯之有如願捐若干金爲桑梓公儲則以十之
六法廣惠遺制質腹產收租每歲酌取若干給助無告而
貯其餘以備凶荒以十之三準常平法冬糶而夏糶以十
之一依社倉故事秋貸而冬收而又參用義倉預備之意

龜口集

卷三

六十六

勸募鄉之義者當收糶時量輸升斗以佐糶本庶其永
濟濟乎抑末也古法雖良要之以得人爲本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要之以克責善端爲本則發非難要之以師儒教
化感發興起爲本

鹽官馬牧港新脩石道碑記

將爲平康正直之道于湮漫險惡之區則必苦貨財勤工役康散不費曠日持久或涸遠而無成勞或必世而後奏績蓋衆不可一又時詘難舉也如砥如矢厥惟艱哉然則湮漫者必不可爲周道險惡者終無繇爲安衢乎曰烏不可也爲之有道耳夷險者勢也經營之奇才也感人者誠也傳而示之者思也患勿得其人而致之耳其人存則其道立六合之遐利有攸往九夷之阻示我周行尚何湮漫之懼而險惡之艱耶以予所聞鹽官馬牧港可慨焉港故

鹽山集

卷三

六

當海濤衝突之會溼淚蕩颺兩岸泥塗深滑通倚十有餘里每風雨載道漁鹽樵負之徒羣浮滅跡而嘆行路難者肩相摩趾相屬也此其勢與長楊彼岸桃李成堤者緩急異矣乃人寧豈彼荷此紆道芳所日費千金無遷毫顧脩意獨此泥濘者未嘗一過而問也豈不以其介在邊鄙脩廢僻遠剋制貴遊之彥無所存車騎乎哉夏官司險今何不然耶龍居寺僧明徹聚衛慈惠人也愴然悲焉已而嘆曰吾輩心時雖在前而吾不顧乎于何有具公平則地中寧誰是掩關獨歸道阻相與於是務農摩挲勤勞經

鹽山集

鹽山集 卷三 六 夷靜鎮成百代之功于某阻絕之濱其必有相感以天相觀以道者矣非至誠其孰當之傳曰誠能動物動則思思則承兩晨雪夕行過是途者俯而思曰此昔之所悽迷而不敢應者也茲何以夷也吾師之賜也風日載和行遠是途者俯而思曰此昔之所忻喜而不可與者也茲何以忘也吾師之濟也是故鏤板鐫石不可以十世要歌徵誦不可以百世惟此厥功之志綿綿若存歷陵谷而難經終樂而不變此無他其心可承而其道可傳也夫相事以勢故鴻王易才以韓之故嘉績彰誠以本之散衆讓附利

鹽山集

卷三

六

勢故鴻王易才以韓之故嘉績彰誠以本之散衆讓附利

導而人思故悠遠可久四者經世之實具綏猷之大畧也而淵夷曠寂之人體脩而弘階之不謂之超軼絕倫哉予每怪今人漸不喜事動曰衆難一時謂難舉夫人也遺世越俗所云淵夷曠寂者也顧猶若此果衆難一耶時訓難舉耶道世越俗之士不言躬行淳流永譽而當塗所托民社攸經反闕然不講或遇才志薄靡誠意凋喪甚者不察夷險之勢高高下下以疲民力于無庸猶且鑄板銅石要歌徵詞以汲汲流今而信後也問明徹之風亦可以興起矣明徹名智桓杭州仁和縣人今住持龍居寺

龜山集一

卷三

七

觀山文藏碑記

神聖精英典籍秘奧具在六書點畫之中乃或委棄于溝澮街巷之間也忍矣乎吾郡向有維摩不昧諸上人拾而焚之其用意良苦然亦微類成賜之矩矱乃謀于同志取諸上人所拾殘章碎幅于中摘其字畫明淨足成文義者或百餘言或數十言列爲一則以類哀集用新褚附綴焉裝潢成冊以敬示來者俾如肅儀其餘零雜爛壞已甚者卜地於峴山之陽文昌祠之右昔賢所品題溪山第一者掘地數丈納諸其中加絳砌而覆以屋名之曰文藏是役也經始于成戊中秋越三旬乃告成事後之覽者其亦休惕曰字之嚴重如是夫且彼所毀敗者字形耳又况乎殘剥其神理或假之以濟其暴行邪說是使六書八體填溢充塞于豺狼犬豕之心腹腎腸而莫之畏惜也其機惡不彌甚乎吾又安能悉取而濯之清冷之淵以告無罪于蒼蒼諸聖矣哉

龜山集

卷三

七

秋水菴畧記

吾郡內外皆湖也各川數十龍溪冠之循溪而西十有九曲而至於李村村故倒李又李氏家焉故名李村云爾村一水清輝自引碧流遠之遙山映之李之先有高士者逸其名施宅爲禪苑相傳爲斷所禪師別業名蹟既遷勝事遂遠嘉靖間爲風雨所飄摧崇禎壬申閣崎上人更新焉庚辰之夏復厄於火古德霽光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秋冬之際碧師過之莞爾曰開士棲山而予樂水且予不稱碧浪乎固宜宛在此中也然緣不我假奈何特則有

聖山集

卷二

七

神子今明者蒙脩自好入理泓然與師相遇于空濛蕭瑟之中則曰予必復之庀材飭工有始有卒遂使水涵寧城地開寶林明月鏡於安流惠風吟于秀木數百年逸事復光著若發蒙矣此秋水菴之大畧也師字碧浪名性空湖之烏程人家世有大勲爵然非法門所重故不書

忠疆碑記

忠疆者何嚴子治園發石得蟻穴資之嘉名以表善也善則曷爲乎稱忠大之也何大乎爾大君臣也君臣者道法之綱紀雖微物而已有尊王之義焉故稱忠以大之也稱疆者何別其封域以異之如經界然若曰美哉是使獨也舍是則忠與不忠弗可知焉爾曷言乎弗可知也嚴子法然曰嗚呼昔者天下之無王也吾見有若被紳綬者矣有若誦說詩書六藝者矣有若執干戈衛社稷者矣靡然皆仇讎而北面之容無忤也悲哉乎乃此猶彬彬也雖微物

聖山集

卷三

七

而已其足敬也夫其足愧也夫時蓋讀歐陽五代史云

親婚禮偶記

嚴子欲乎族之新婚者歸語弟子曰美哉觀於婚禮而齊莊和雅之志油油以生矣赫然天地神明以肅之儼然祖宗父母以臨之煌煌然大禮以儀之大樂以合之敬勿敬乎其可以燕私情感與其聞也况其可以淫佚失度還璧伴而麗乎婦匹也是以古之君子雖處煢煢之中衾裯之際其必有天神之昭事焉其必有祖考之寅畏焉其必有禮樂之雍肅焉故其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言其靜愉平中如律詩書絃誦云耳又其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羣山集

卷二

七

言其廣大清明如在法宮清廟云耳且夫玉帛儒行悉本此爲樞機其忽諸其忽諸

不溪嚴氏小宗公田記

先恭政府君生平加意宗黨甚篤厚嘗欲建祠買田墾祿無疆自予告後甫經營始祖墓產遽逢問世實恨九京者開兄弟恒思紹先訓稍少匪盡連年多故有志未逮丁酉之夏本里楊氏災毀其故居其地距始祖墓堂之陰一里而近我宗人咸謂是祖塋藩屏撤之勿忍書開謹聞其事於大父北邵公北邵公諱萍命之曰是汝父之志也于是昔開暨弟書成捐全感券已遂營繕之爲飲福公室自今以往每春秋祀事畢則少長咸集載歌燕宜或輶以服

羣山集

卷二

七

恭記

之所故稱公室

一祠堂關於合族風氣未敢輕議今第以爲飲福講學公田稱小宗者以恭政府君爲繼祖小宗也繼祖之祖以建於不溪公辭從親盡泉飲租入自佐供墓祭

外共所補助惟及本支之貧者而五服以外則擇其苦
無告尤甚者稍濟之蓋合族雖云一本親疎亦有天則
非敢有意厚薄於其間也

一畝租收發供辦詳載公和總冊永守勿替

一我宗祭田自三支封兵馬公置小洋圩田十四畝後
叅政府君又續置川三圩田一十畝河俱立入嚴祖戶
內今所新增之產擬另立一戶每年賦役俱書開支當
與舊戶不敢相涉蓋向所置者爲大宗祀產而此所立
者爲小宗公田其享祀則上達於如選而周給則惟逮

建日集

卷三

七

於五服也

積善堂社會規約記畧

吾宗自竹堂府君肇厥家并傳亞中府君以甲第歷華要
俸猷直節聲施到今列祖紹休世載其德二三百年間書
香綿衍習尚敦醇郡邑中文獻家然素風秉儉鮮或有
積儲之饒一遇水旱災荒輒憂賑食在背取如大恭貴盛
時嘗欲法古社倉規畫行之于宗黨于所著善餘堂筆乘
中三致意焉惜遭亂革未遑展措其嗣人亦嘗追繹先志
小試之而弗效昨歲洪潦滔天爲百餘年所僅見今茲又
苦亢旱比戶嗷嗷莫必其命向使大恭得遂其志推行至
今九族之廣豈憂饑饉哉今大恭不可作矣其嗣人又頻
遭患每貨產度耗已甚自教且不勝然惟本大恭教雖宗
枝遺意當不以貧約自委於是群相勸勉之俾倡率其本
支昆季及南支各分共措米七十六斛以十六斛爲別助
之需而以六十斛做社會古法稍稍變通之擇展學息迄
于有成此日狹小之規模未必非他年豐裕之端兆也第
其間收發事宜務在講求審慎庶幾永終無弊人大可期
特採眾議酌定條約十餘則詳列如左

卷二 圩祭田永遠納辦戶冊記畧 代議長

自我始祖竹堂府君至三世祖亞中府君塋墓向惟栢屏
支林公於嘉靖壬辰置小坪圩田十四畝永供祀事後孫
如大叅於崇禎辛巳增置川三圩田十畝而璞庵令尹又
嘗仰體文瀾公孝享至意欲以所受盛二圩田九畝增益
之而未果茲已克成厥志又子佩廣大亦有遺命以川三
圩稅田二畝四分襄取焉總計之為田僅三十有餘畝而
吾里又非沃壤雖上產畝租不過一石而稍贏供納之外
餘剩無幾祖德隆厚子姓繁衍每歲春秋三祀飲福者日
多司祭恒苦不給今議遷祖墓地舊例將祭產分派通族
戶下辦稅則族屬均輸賦役免繁苛之累承祀則租資優
贍燕嘗鮮匱乏之虞諮詢衆同幽明協順所有田畝號數
及分立戶名具詳於後庶幾永久遵守以俟後之敦本追
遠善繼善述者慨弘而光大之康熙辛亥中元日族長某
公議

之三 圩東塋祭田納辦戶冊記畧 代議長

我高祖石溪府君之明德遠矣而祀產殊未豐祔其在流
二圩者二畝南川府君之創置也在川四圩者四畝在廣
二者二畝靜菴府君支下諸先人之協助也新增松五圩
五畝三分有奇琢如大叅之素志也新增之四圩三畝七
分有奇子佩廣文之遺令也會計租額族不及四十斛而
賦稅又耗其大半其何以供桑盛伏惟始祖墓田新定均
據則例今議倣而行之簡較畝額零星派歸本支各分戶
下多則一畝少僅二分升斗之輸納無多而久長之享祀
不置雖未云宏遠之成模抑亦簡易之良法也世澤高深
地需膏秀必有英賢丰懷前烈擴充光大慶衍無繼請引
領而望之矣康熙辛亥中元日支長某某公議

外大父開承德公喬塘墓供田記

嗚呼我先安人純德齊行蓋贊頌所不得而盡焉乙酉八月一病永逝先叅政公追念不已因時時以外大父開承德公坐地弗吉爲念庚寅六月叅政公又捐背弗及改圖辛卯之春書開兄弟追惟治命敬從中表諸兄之後卜地喬塘擇期改厝大舅九舅兩公附焉癸巳之夏又稍爲經營祀產及封樹等事邇年背開疾病侵凌體氣衰瘁嘗思脫棄塵累息影林臯從此世事日疎恐永不獲盡意于繼親聞孟程蘊之感戚戚于心乃復協謀于第書成謹以頌

龜山集

卷三

之十九

年所買上林村根字圩田二十五畝爲承德公墓供田每歲收其租入稍佐春秋祀事因以其餘貽贈母黨諸戚屬以寓古祭法福胙遺意雖太簡平抑所自盡也且使後嗣子孫永無忘先安人發祥所自云戊戌季夏穀旦恭記

蓋聞三代以上之人才君制之三代以下之人才天制之何則自虞廷廣官至周大備當是時詳天下之俊秀而勉之以德行道藝而其間才能之異或長于禮樂長于政教長于水土工虞則使之終身久于其職以畢展其猷爲而其不達者則安于卑瑣而不以爲廢夫是以能鼓舞翕受以秦師師之績故曰君制之漢時選辟並行猶遵斯軌隋唐而降古先王養士取士之典蕩然漸盡徒以其權聽諸典銓者之選退激揚世弟見一時所稱豪特奇崛之材多

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爲者抑不知非由後之法教之叙之如古盛時者然特天所產豪特奇崛之材不終絕于時于是乎稍稍出也故曰天制之今縱未能大復古然庠序咸均具在謂宜聚博士弟子及諸以恩叙入仕者悉肄之學官略倣鄉三物遺意日夕訓習之其不率者禁弗入試弗謁選如是則其源清矣下至緣史之屬亦必察其質行端敏者而始辟之在官又必積有年勞進其繁已奉法者而始榮以一命如是則其源亦清矣迨此舉官也則又悉本六計周典以康爲衡準而特

黜陟之若此者廣搜覈以勵天下于功名精考核以懲天下之佞濫搜擢廣而野無留良矣考後精而官方湛肅矣至于優擢需次猶之儲才若選途壅滯則實亦非計易日利用爲大作元吉言筮仕者貴及其鋒而用之也望伺久而其精已銷亡矣至是而始任使之其害不可悉數愚有策于此請集天下之過士而盡試之以事在內者分隸諸部寺在外者分隸諸藩臬內官自郎屬以下外官自郡佐以下遇有關員輒使之攝其職而察其能否其有殊勞異績亟疏于朝超資而授之其次循資而授之又其次罷歸

弗錄在銓法則無增官之擬而于黜材實有展采之虞蓋卽近時觀政歷事之成模及庶藩府自擇參佐遺制也或亦寓疏選于澄叙之一得乎

理財策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之籌國計者口如是而兵可備如是而餉可節如是而鹽筴可釐錢法可裕屯田可興開墾可廣為此言者非迂則誕何則度支告匱久矣公卿大夫仰屋而咨不餘力矣然而豈豫未孫也草野何知勦陳言後碩畫即使言析秋毫大亦奚裨無已請爾素所熟習于孔子孟子者臆言之間之于與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視之者謂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隱憂之矣而又連類及于仁賢禮義意者用人為聖財要務乘禮揆義為制節善道乎孔子三陳九經垂百王大法其制國用詳矣于親親而尊其祿位也則有費于大臣而官盛也則有費于勳士而重祿也則又費于百工而稱俸廩也則又費于柔遠而矜嘉于諸侯而厚往而興舉廢絕也則又費若是乎出之不貲也至核其所以入之惟曰薄歛何其予之豐而取之吝也意者敬身貴德為飾慎大經重罰恤下為重卑本計乎稽古周官九式均節必宰于道揆之大臣而致必於六典八則八法之禮以施九章九賦九功之法蓋有之此意也誠使廟堂之上慎乃儉德寡欲清心嘉與

聖訓

卷四

七

聖訓

卷四

四

元輕經緯賦凡自官中服御器用以逮軍國百需悉委之大司農會計出納惟所約制又必優以奉核略如則宰漢相雖在貴近戒弗踰越庶幾通融綜覈以漸復古者餘三餘九之規至其他鹽筴錢法屯田開墾諸大計凡可以代田賦而弛民力者則亦慎選廉惠知大體有心計重臣審勢利導之務先博散其利于下而後徐覈其權于上在易損上益下曰益久遠宏綱殆不越此舍是不圖則必有無藝之征匪正之供其始也小益于上而重損于下其既也萬損于下而一無益于上何則彼所損者非他即左藏之

源屋王食之元命也其亦慎之哉

士習民風策

人主之所恃于天下者在乎天下之人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今天下士執而民置法已極于無可加而禮亦窮于無所用然且治發不止長此安窮矣夫士民者蓋乎天下之人之辭也誠如是則是胥天下而無一之可與爲善也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必大有以蒸變之而非可僅恃夫黜革革率之威與鄉約比閭之具文已也譬之治病急則先標易亦稍達士之教行者恂恂奉法者民之惻睦者孝弟力田目不識公府者尊顯一二以風勵之可乎夫善

惡之勢如寒暑然此長則彼消是或一道也乃若其本則挽士習者莫急于重師儒維民風者莫重乎慎守令易言之古之立師蓋必以屬之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經術倦

卷四

五

于什而不取煩以政者既重其權而又優以不臣之禮而其所以爲教則不出乎六德六行六藝之數是故趨向端而風聲一而士之從善也輕古者郡守尊婉九卿則官出宰百里舉一方教養之任委諸材且賢者聽其日進斯民而進之以六禮七教于以節性而坊淫而無復素文苛禮以勸束牽制其經猷是故條章重而勸戒親而民之士

惡也易今師儒猥甚矣守令掣肘甚矣以襲古明倫章教佐天子宜猷敷化之官至使承事奔走于數十大吏之庭苟旦夕幸無罪選使去足矣又何暇語風教之任乎今即使驟而優尊之而亦必有所不可何則勢不行也誠如是將何以廣厲學宮而弘獎善俗耶夫矯積弊者必持之以尉重請做宋宰執守郡及侍從諸祠祿故事舉自今自閣部大臣以迄院寺長貳諸凡才德懋著以禮去位者引年有特命以爲一郡守又或命以爲郡學師俱以原銜領之假以便宜優游坐鎮以蒞舉庶富教之大綱而興起一方菁莪之化其要在乎崇禮教勵惇修厚生而正德而弗重煩以吏事又俾擇其所屬令長石學藏成聽採錄名賢毋或限以格例而又令時表其異等者擢以不次督撫而下戒勿侵焉如是則師儒與守令咸重而由恒資除授不必盡自青德寄祿者亦必咸知自重于以登進淳風挽慕愛而納之軌物其轉裕化導之機寬微而敏是不一也也乃若其本則又在正朝廷以正百官始

卷四

卷四

六

募兵節餉策

今天下兵制詳矣然諸郡國有官騎士似所以匡蓋之者未盡善也夫既已糜億萬金錢以養之迫有事輒又呼禁旅是重困也且人孰不曰兵以衛民衛盛而民安今綜其實殊不然增一兵則益一餉十夫之田而不償也又師徒徵發之需視正賦倍蓰鬻妻子如恐後矣顧猶可解曰彼固出死力捍護我卽割膚及髓甘之然且綠林之猖恣不敢一矢加遺殺越人于貨焚屠剽悍自如也顧亦猶可解曰賊雄而兵懦彼固畏死耳乃賊去則又蜂擁至矣其殘虐尤屬于賊于是有甘忍屠掠而噤弗鳴額者輒又加之大道曰奈何弗請兵是爲賊黨從而孥僇之甚且獻其械以爲功此其勢固不盡驅民于盜不止矣愚竊以爲今藩省諸要害之不可撤備也固也至如內地草澤竊發一處縣郡任足任之所在將士星羅棋布何爲者耶卽宜一切罷去聽民自爲守然勢重難亟返姑且汰冗旅以省饋餉抑亦中策也雖然要亦難言之何則俄帥之爲利于虛伍也籌策雖至綜密亦必不及察大約練籍者十人熟操者六七人而止汰之而伍且益虛率有徵調奚所給之愚

卷四

七

募兵策

卷四

人

一况彼其鮮衣飽食久矣一旦絕其餽糧必忿而思逞小者譁大者亂亦事之不可知者患二卽不然其能屈首隲私歛衣食于工賈歟夫其驕悍成習以禦盜則暇以從盜則猶之驍勇兵倚盜爲窟盜藉兵深悉我虛實勢且益張其害且不測患三此老成持重之士所爲蒿目而籌鯨鯢追計者也然則將遂已乎曰烏可已也在得其人而整理之耳誠委部院重臣悉民情知兵事者精白一心冒勞怨而嚴其實虛伍汰則軍容彌振何慮寡備簡本乘以宣國威孰敢譁且亂卒簡而銳因之選將關士申明紀律壁壘旌旗一變賊鼠竄不暇何害之足虞由是而民可循蘇于盜又稍弛于餉卽有小警亦不至頻頻禁旅故日中策若夫政平訟理嘉與斯民休養生息使各愛護其鄉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此又息兵弭盜之本賢有司之責也

五都穀粟廣乏說

今天下穀粟近則宜興溧陽之糧米遠則江廣深南河北之軸米麥豆轉輸相御集于閩關者歲不下千萬石然受其委輸者僅僅蕪松杭嘉湖五郡而已則是以五郡之人歲食天下千萬石之穀粟而不見其有餘也其所以缺食至斯者由田功之未盡也田功之所以未盡者由水利之廢壞也宋范文正公疏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最吳越未納土時蕪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宜水患于時

宋四

九

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慢農政而不脩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民困國貧固其所也近時毛節水利書云錢氏有國趙宋南渡全藉蕪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建元古法漸廢水旱相仍歲課不入云二公之言簡而盡矣夫古今同此天時在古百年一災在今荒稔叠見亦同此地利在古自食其田而不置在今受天下千萬石之

集

宋四

十

委輸而能給人力其可忽乎人力舉而五郡之田蒙益且千萬石人力弛而五郡之田歲損亦千萬石柰之何弗思也保衛錢米故制不恤勞費大治圩塘大濬太湖入海米遠廣其可恃賴乎或曰子言出千平歲可耳今大浸輪天矣三吳饑民嗷嗷就死矣為此言者何異于苦熱而始掘果畏寒而始蚕織子曰不然此固百世永賴之利也而亦即目前濟急之方所謂上下兩益而本標兼治者也何以言之昔者海忠介公撫吳嘗請疏治吳淞江其畧曰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水利不修潮泥日積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淹沒米畝臣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一萬四千三百餘丈原江面闊三十丈議開十五丈今二麥未播饑民動以千百告賑臣已計將積年導河夫銀及贖穀倉儲并紳賑穀率此告賑饑民按工給與銀穀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利安哉矣又曰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蕪松常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彼處饑民亦難土土就食吳淞江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脩銀米之需而荒歉可濟救此殍非所謂百世永賴之利即目前濟

急之方乎非所謂上下兩益而本標兼治者乎誠做此意
選強幹廉能吏按行諸郡與紳士耆老博問練達熟悉水
道利害者講求精當履畝閱視何園岍宜築何塘浦宜浚
何江湖宜開何閘寶宜設孰為急務孰為緩圖人工幾何
夫價幾何確有成畫尅日料工不過費少府金錢數十萬
而積久廢墜之法可與億萬垂斃之民可活亂萌不作邪
本無虞自是污潦盡成沃土蕪弗化為膏腴輸納爭先戶
口繁息其為惠賴悠遠無疆卽以利言孰大于此何則以
區區數郡土田歲增穀粟千萬石而其民有不富且庶者
乎况富且庶尚有遺糧欠納煩有司之敲朴督促夜以繼
日勞擾不休息者乎要其所以致此者數十萬金錢而已
惜此不為無計甚矣民以盜起戶絕田荒雖有知者亦無
以策其後矣

朱曰

十一

朱曰

或曰檢荒在預固已然何容易有如儲積蕭然又值司農
告匱獨賑無多億萬饑民不轉于溝壑則去為寇盜矣急
則治標亦有權宜以處此乎曰景泰中山東諸省荒令所
在有力罪犯納米賑濟免罪自六十石以下有差其法可
行也或曰否今之奸猾有力者大事耗其家于獄案未成
而賞財毀盜矣安所得有力者曰嘉靖中諭積糧之家尙
義輸賑出穀自二十石至五十石銀自二十兩至五十兩
給冠帶授散官自正九品至正七品有差俱免雜泛差徭
滿五百石五百兩者旌門出糶粟麥石減價一錢至五百
石者給冠帶千石者旌門其法可行也或曰否以官吏之
耽耽于富室也義名著而惠害作矣歲稍平誅求百出矣
以虛榮易實禍誰則甘之曰仁人君子為善于鄉如眉山
蘇果賣田以煩隣里鄉黨其事可行也或曰否彼尙履者
得旌于朝然且有後患况陰行善乎小者借他事困後勒
索之大者誣以練衆倡亂矣曰誠如是則易易也但使犯
在情者不焚其家于獄尙義者免于誅求賊虐為善于鄉
者不困辱而得政可舉矣當事者不費一錢不煩

一籌而民亦少蘇矣何難而不爲或人然已而曰迂曰然則子意云何或曰爲政而至子治標必相其時泉所趨赴易于招徠者流利導之庶足以集事今天下獨太學府縣學進身一路差可鼓舞耳誠輸納之額以風動之令生童入聚位限率以百金爲限生員入太學童生入府縣學生員本由考取其文義可無論童生則學道課試之其間才質可造者克附學生其次克青衿生教之三年俟成章而列于附學又其次克社學生教之六年俟成章而列于附學非有罪勿黜革此令一下百里之邑旬日之間

朱曰

朱曰

十三

可致綴累萬餘石惠活災黎無筭勸誘之方莫易于此子以爲可乎曰可也在昔宋大儒排釋老不遺力至于教荒給僧牒藉其資以賑貸則未嘗斥其非豈不以億萬生靈立而視其死且將陷入不軌苟可以軌援之卽從俗不違恤耶況子名爲學校增廣生徒雖非邱惠之大經初亦濟急之權術也然念標症補救之計艱愈信病源療治之宜資補偏損絕之劑暫用可耳豈堪屢試哉

救荒輸納說

陳惕庵先生著論謂歲荒富民輸粟者旌門徇役則可若納粟入監是以各器假人也他年旱者丞簿高者別駕出本市官因官罔利貽害屬民童洎衛乎其言似矣然昔者宋隆興中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著令凡出米賑濟者係崇尚風義與進納不同丘文莊深以爲是謂鬻爵非國家美事然用之于他則不可用之以救荒則是爲民恤災非利之也而文公朱子亦嘗上書宰相論荒政其一曰速行賞與激勵富室又曰國家官俸布滿天下上自執政

朱曰

朱曰

朱曰

立學章俗說

弘治中從都御史林俊請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俟學義
塚名阜俗三義得該門夫三義非他蓋卽周禮孝友睦姻
任恤之遺古先王所以教萬民而褒興之者儔以表門示
旌似非所以勸善而廣化也在宋皇佑中韓魏公請置廣
惠倉每千戶以租百石爲率蓋惟恤其貧獨無告者故百
石而足又其租取之戶絕田俱官自經畫故不得不儉千
百石耳有如千戶之鄉幸而有敦本尚義而力又足以勝
任者次第營置千石租產永爲一鄉公儲歲敦其息以十
之四周惠族黨以次及于閭里之孤寡老疾者窮阨無以
自存者力不足以給婚喪具脩脯者以十之二飲社會成
法夏貸冬收通融補濟于青黃不接之時而以十之四節
貯以待水旱凶稔有餘則增益膏腴又以暇日寓鄉約讀
法之意于其間庶幾天變無虞人力有貸募俊可息禮教
可興誠得如是之人大縣三四十單中縣二十餘單小縣
十餘單奚難胥天下而臻于仁壽千宰世者誠本周禮賓
興遺意俟有其人不吝高爵以風勵之其或才德優長則
立舉而刻之于華要次亦量能給以一緡又或錄其闕人

肄之于太學於以鼓動義風猶梓鼓也不出數十年太和
元氣洋溢宇宙間矣

卷四

卷四

師說

或問嚴子曰聞聲而師古與曰否師者師其傳也某所有
賢者其大純德者也令聞者也然而勿習于其傳也勿謂
之師六藝之華三才之與親指授之凡益于已者謂之師
曰吾聞子之師楊子有諸曰然習其傳與曰否親授受與
曰否戚則焉為子師楊子曰吾固言之矣凡益于已者謂
之師往乎遊棘園頗自奮有狀絕之志矜慎不苟發已而
憊時人所作鮮常意者惟楊子之篇為近古指美以其
體而加變焉而是時新安夫子方以興復古文為已任閱
其書
平卷則明朕曰大雅作矣即晉江編清兩師亦謂是咸美
之奏也不可以貳聞曰疑與俗變勿類乃登俞子俞子予
同業也故事兩兩前五人舉有同業者因相與悅借而抑
置五人已下三師所稱大雅及成英之奏云云實指予卷
中規摹楊子語也若是而禮子其應以志時昔一朝之益
豈不可耶或又曰吾曰者楊子之義矣庶幾哉卓自樹立
清而曰者冰乎他氏是子之過也曰不朕子雖不與楊子
之學測之而察其誰曰非益已者大雅陵上文為甚既重
其說也則個朕政刺之雖楊曾之賢且不免予以為害于

道故勿為也朕子剛楊子大誦輝煌言動有準足法又不
惟其文詞宜稟于古昔矣

新齋說

張子登予郡之岷山慨狀曰天下之道新而已矣此日之風雨非前日之風雨也此刻之晦冥非前刻之晦冥也易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新之謂歟予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新之謂歟迨山子曰雖然請循其本夫茂育大矣抑先師所以贊無妄也川上之嘆浩浩淵淵矣而子程子以爲其要在慎獨也張子曰唯唯吾其以新名齋乎去吾之妄志與安事則克慎者乎則曰新者乎

建和集

卷四

一九

單子湜字說

單生張子之門人名正質美好學以嚴子爲張子老友諸字子嚴乎嚴子字之曰子湜請義嚴子曰詩云湜湜其止湜湜者清也道末有不清于始而克正其終者以吾所聞曾孟而下道德如濂洛關閩文章如左史韓歐正矣朕使其先之所以辯乎此者少有未清其能不惑于莊列之玄虛荀楊之畸僻澄陸盧王之繁靡流宕而卓朕得其所歸者蓋亦鮮矣單生乎亦清于其所辯哉抑唐之時有聞人皇甫氏者厥名湜厥字持正適與單生相合皇甫氏嘗師事韓文公其文學質行能守古法克自表樹此于厥名厥字殆庶乎無愧作者亦其時風教下衰文公特起而倡率之是故豪傑之士有所瞻仰感發而奮厥興起于其間也吾非以皇甫湜單生亦欲其由此而進之與曾孟諸聖賢並臻于盛大而又喜其遵遇名師爲得所依據蓋儼朕以文公期張子矣

建和集

卷四

七

楚客說

楚之客聞覽而憐辨西入秦值秦相妨侯用事力與賢士
爲仇候三年妨侯左倚秦容右陳羅舞雩坐召客廷立而
辱之客大喜退見秦王曰臣楚人也慕義而來候于妨侯
之門三年弗獲命及見又廷辱臣然臣竊自喜也王曰異
哉子所謂喜者客曰士者國之幹也大臣者集群材以棟
天下者也今妨侯恃勢而崇傲靡曼在前而賢人在後士
不勝其憤將求其可以報怨者而陳力焉必入楚夫楚王
賢主昭陽賢相也及此時收天下之豪傑待時而動戮力
西向一舉而破咸陽再舉而虜王之大臣辱王之宗廟廟
庭游于王之寢殿當是時楚威振于殊俗臣楚人也人各
爲其主耳臣故喜秦王憐而起長跪謝客曰寡人之國不
亡者如髮立誅妨侯而命以爲上相

賓說

延賓之客蒙館宇盛威儀南面而舉之徵歌選舞薦古陳
芳肅如也翼如也賓亦隆貴矣哉然使爲賓者稍不綱於
度俯仰失節進進錯則竊笑之辭而呼鮮有應者已稍
諷厲之則反唇而稽曰若豈我主乎駭而走矣嚴子曰鳴
呼今舉天下皆賓也賓隱名存聲聞相冒衆蒙驚翼以高
翔石藉王顏而待價華丹擬擬本色蕩然何異據賓席而
叫囂狂走觀者掩口過之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悲夫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予懼夫賓之弱喪而不知歸也

作賓說

宋

執政說

唐開元中執政驕悍操刀鋸以威天下身之狂生聲其罪於廷執政憤然欲加之法客有笑于列者曰是奚足哉僕擬執事之威久矣堦除之下如妓者如婢者如兒子者如牛馬者如鷹者如蠅者非天子之公卿則其大夫士也粵生起田間不忘溝壑獨行扞當世之網彼誠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適賄諸嘉名非所以報怨而塞憤也公誠有憾于彼何不陽尊禮之祿以千鍾之粟崇以百司之長使天下賢人君子怒粵生名節掃地是非騰起唾罵無窮其

是山集

卷四

三

爲辱也大矣且大易窮則變物盛而衰一旦風起塵合波濤翻湧主上痛在位者驕語成風焚夷而剪伐之越生無所逃罪名掛奸人之籍而身膏斧鑕執事由是以報怨而塞憤不大愉快乎哉執政嘿然已而曰先生休矣

書說

余覽誠意集載醫緩事身能未竟也因足之云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緩至曰病革矣必得代之精劑之王珣璣之沙昌同青蛉之空曾昆齡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鑒無間之珣璣合汞鉛而煉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押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王笑曰誠哉所謂醫緩矣醫緩曰不然智者治未病不治已病故曰有備無患大苟脩之異時有病如太子者操而往茂下濟矣且父母愛子必爲之計深遠

是山集

卷四

三

王何不求臣於未病而忽忽泄泄使有今日王滿天下之衆君也臣緩乎哉

贊說

嚴子邑中有贊夫業卜筮智足以知禍福其說罔不應家
由是祿一日有肅而禱者問曰子何卜曰將以新財贊者
筮之曰吉無不利時哉不可失禱者謝之至中夜有盜數
輩排闥而進贊者號泣求免盜叱曰頃者我謀於子子告
我曰無不利矣子術是靈此言獨妄乎因辱百端乃匿掩
囊而去由此言之智者盜之本也竭智於人者身之災也
向使贊夫守其冥愚仰而視不知天地之異乎纖微放而
行不知九折之異乎安術達人而嫌不知哀他之異乎姜
羆曰集 卷四 三十五
姬其爲恬暢怡快何極不務出此而勞思苦志召盜自歟
亦不若用其短也夫

贊說

世何貴乎曰山水山水何貴乎曰以其教人而不致於人
也是以貴之名卑神跡靈竇嘉泉載於短歌微於圖記見
者神怕聞者色飛蓋有遐方絕域之倫手摹心想庶幾一
遇而遇滿深阻終身勿得一觀者矣然其爲物也立于塵
垢之表必不悅人之慕已而始還其勝以就之也我我浮
浮曠代爲常登賞何榮幽寂何傷古之貴人間有涉八荒
而遐驚者矣未聞有致山水者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
水亦自其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樂之耳能此者所謂不召
之臣也 羆曰集 卷四 三十六

戒說

殺人者死法也。是吾之創斷首數萬而有司不懲其兇伊其相譴風人之所譏也。羅衣輕裾纏於染肌曼體而守禮者不病衣及裾烹鮮飲肥禪律之所禁也。庖之器迴闕甘肥濃郁之饌而持律之士未嘗執器而嘗之曰斯所謂養養者彼何以嚴於囚梏乎此何以寬於寥廓乎之數者誠何以異於人人乎噫吾安得化口以爲器化身以爲衣裾化手以爲劍羅至味於前極塵受之奉生殺自如其敢誰何也哉口必不可以爲器身必不可以爲衣裾手必不可以爲劍其所以爲戒之始化口爲器赤子之食乳也化身爲衣裾赤子之在襁褓也化手爲劍赤子之擲瓦礫也其所以爲戒之中饑食渴飲何取乎器而化諸琴瑟鐘鼓何取乎衣裾而化諸四罪兩觀何取乎劍而化諸其斯以爲戒之終

金說

五行之中金獨好殺水火亦時有之未若金之專壹也然報亦甚烈焉出子山卽入子火矣山子火或擊之或拆之矣未幾則又入子火人亦蚤鑑于金無違其報哉或云古稱厥貢惟金三品金之利于世久矣而子槩以好殺尤之可乎曰噫此子所以深尤之也民之初生殺機未起彼乃先爲可利以誘致之使天下之人廉耻相冒禮義消滅然後發矟露刃以大肆其毒非恬澹寡慾之士鮮有獲免者金始之而金終之嗚呼其亦不仁矣哉麗翁知之

龍山集

卷四

三十八

雲以覆水飄然遠逝古來不啻殺人者惟麗翁之金而已然金亦藉是以免報至今湘流之下安金沉寘永無錯鍾離析之患云

樂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而近於樂中非樂也近之也非中近樂也樂近之也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是也青黃蒼素之不立者空也而近於素空非素也近之也非空近素也素近之也萬物依空而立萬色又依素而立也

樂則集

卷四

二十九

達近說

至近者至遠者也眉目之間分寸耳明者不察也至遠者至近者也悠悠蒼天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然而引領可望也執謂日星雲漢達于耳目口鼻哉

樂則集

卷四

二十九

補陀僧理聖錄錫小引

嚴子既度大庾憇于五羊間日將入白雲山道遂浮屠理
聖與語奇之稍益近之即曰吾補陀山僧也以往曹溪故
至此擬募造錫具百十艘携至海上燕名香而上之烟光
如霧亦如電即大士聲響可即而衆方務爲豐殖不我與
奈何嚴子曰易也其在于今則尤易夫自補陀之名之在
典乘也而人真以爲大士之所都居也庶幾一至其處以
爲幸蓋儼然須彌兜率矣今語人曰某所有賢者能執世
所有而登之于妙高之頂補處之宮鮮勿樂者故曰易且

集和集

卷四

三

夫廣南多產珠璣犀象南金玳瑁奇好之屬錫雖良其餘
產也上客貴遊素封巨賈擁諸奇好者恣靡曼之樂後巨
麗之觀而稍以其餘薦于名山脩法供饗如飛一葉于鄧
林鳥見其能舍也然吾聞法門弘獎是惟無舍舍則必報
報則必越所舍萬等絲是財益溢貨益豐珠璣犀象南金
玳瑁愈益克物委積厥利亡算予觀今天下尤尚利故曰
其在于今則尤易師笑曰淳于綬絕矣抑謂匪是罔勸耶
嚴子不應出羊城望白雲山竟失

卷四 蒼山放生社引

正西秋冬之間殺氣窮塞蒼山者吾邑之荒墟也且不免
抑之人疾感相告曰傷哉造物者其將以吾徒爲物爲醢
爲膾爲胾耶何其厲也嚴子曰子以爲人之愛其生也有
異于物之愛其生乎凡今之人顧日取古所稱益育不害
者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鮮之亦嘗反而自省曰吾實
不仁矣于則將曰我貴而物賤彼固可犧可醢可膾可鮮
乎夫人貴于物于是乎取天下之物而犧之而醢之而膾
之而鮮之即不曰此人之過狀則天尤貴于人于是乎假

集和集

卷四

三

手焉而取天下之人而犧之而醢之而膾之而鮮之獨可
曰此天之過乎嗚呼至于今日而爲錢爲醢爲膾爲鮮之
若斯人其亦知之矣顧猶勿省其將倖免于天之所犧所
醢所膾所鮮也庸可得乎蒼山之人聞斯言也油油狀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山之高僧戒公天從而勸相之使各出
金錢一月一會以救物之危困殘傷而莫必其命者今而
後蒼山之八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爲膾勿爲鮮矣達此
意乎慈子屬于天下天下之人其永永勿爲犧勿爲醢勿

募脩報恩橋小引

嘗讀我世祖居易府君墓表云里有橋曰報恩公捐貲率眾葺之夫府君明德遠矣通行事不少概見斯非焯焯在人耳目到于今利賴弗墜者歟今圯壞已甚行者備御而過之竊于心戚戚然遂協謀于昆季子姓輸金經始而因以告夫里之好義者咸冀贊之俾受成事焉

墓山集

卷四

三

岑山重修佛閣小引

岑山之頂古廟屹立曰昭靈殿殿左側向有精舍三楹不戒于火予嘗嘆慨故基顧語山之僧省愚曰曷新之乎新之則無沿舊觀必于遺址建一佛閣以時梵誦其中而于閣後別構一小廊洞開來窓俯臨巖壁枚枚巉巖盡見數十里內崎嶇汀汙烟水雲樹微茫蒼莽之樂斯亦茲山之曠致也曠斯靜靜斯樂世之夏畦于埃壘之區而不知道者其忽焉而登此也不有悄然以悲灑然以悟飄飄然遺世獨立而實網重綢如將可印者乎胡爲至今勿經始也

墓山集

卷四

三

省愚曰善甫書之以風來者予于是乎書

西園寺募建關帝祠小疏

浮屠雲巖將祠關帝于邑之瑤溪西園之精舍以告選山子選山子曰大帝之廟貌之徧于中國也非禮他彼其純忠大義天日臨之青史書之華夏蠻貊莫不震盪之洋洋赫赫矣朕稽古咸秩之典必在其桑梓之鄉及生平功烈所暨被如江陵荆漢素霄躍馬提戈所稱威震華夏之遺燼然後與祀法相準若夫下里荒蕪僧陳遼豆仙廬梵室溢列容儀其訂之也乃其所以襲之也歟如是則雲巖斯役予雖秉古義殺朕正告之其誰曰不可抑又聞之禮也者順於情而起者也釋中國之人而祀之歷百世而不變也無他安之也其安之者何也情之至也釋中國之人而祀之而安之而邑之瑤溪西園之精舍獨闢有闕也其必有成朕不安者其不安者何也亦情之至也于是乎順于情而起之可以教忠可以興義我又安知其義之也非即其所以尊之也歟于是乎將

超果寺募建養老堂疏

伴我禪師本世肖能文章有聲譽一旦去而之佛輒能盡佛之道嗣其法為獅為虎為龍為象天下之言佛者必歸之吳興山者吾郡之西南山也有殘碑古翰云其寺曰超果其先德曰麻谷麻谷唐之神僧然千餘年往矣巍巍之宮夷為風草矣禪師曰古哉懷哉吾將興新之建一堂其上飲食供事諸浮屠師年六十以上者因若為說以告來賢其古遠其規畫盡善嚴子曰大矣哉此上下庠道興也蓋先師嘗有志焉故曰老者安之四代而後其闕有聞也

宣禪師少時問道鄒魯憐憫而勿試乃舉記所謂禮禮養養受而過諸雲鍾香寮聞乎抑此有三懿他人與孝人與弟一也自是為崔浩傳奕之說者不必昌言曰佛之道使人不與孝不與弟二也豈惟如此而已必將反而思之之人也固遺世者今若此吾等其益興孝益興弟三也予于是拜手稽首曰公稱先聖先師之大禮以詔不佞不佞敢不拜已又遙拜致謝當世諸仁人君子曰惟諸公會通儒釋揚金錢發寶半觀厥成乎如是則頃所舉三懿悉歸諸公歸諸公而使與不墜此亦諸公之名實也禪師益有

願焉若夫需賁未遷流風如在懷賢道古之士又必慨焉
瞻顧遲回而不忍去矣

卷四

峇山渡船募油疏

峇山之視菱溪猶左藏也器用藉之食貨藉之通工事易
有無藉之環山而家者所繇僕僕矣夷者其道蓋陸藉而
水徑越陌度阡去十里而遙泚水則當度五之一一棹而
已有僧本然者介而慈喟然曰與渠則吾不能使察遷徑
之勢爲二舟以待其克有濟子偉之命工飭焉舟成而工
請曰技美材良所以利用也然脰脰不其則不能傳合疏
辨予于是述其志以告山之好義者與費財者俾受成事
焉蓋予不欲有其善且使環山而家者咸喻開士之誠以
庶幾永啟厥後云屬歲大稔有以時納規者予謂不爾其
亦有荒政之遺思也夫荒事有恤有備斯民也薦藜而羞
藜饑其力不足以勝遠邇故節之節之者恤之也且農事
間則禾不登不登無備曷亦使如中者速反而畢功乎若
然者非惠也政也如之何其弗舉

問道社告先聖文

惟其等幸稟五行之秀氣獲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同受心思耳目之靈共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習業物蔽不
克自強厥德以敬承上帝篤生初意愛大剛于厥躬其等
雖不敏夙習古遺訓詁曰罔知愧辱乃上希儒哲率懷堅
精于今有永圖是用告始事于天地神聖其將盡資夕省
錄一日二口一善二善以至千悠久大若陟山雖萬仞
必自於麓若流泉苟勿止雖消必曲折而注海庶幾對
越諸聖人罔有所忤昨自今日啓聞之後其或不震不興
無能及于其舊于人曰商德下神曰不祥明明赫赫其惟
某等是糾其惟其等是殛謹告

卷四

三十九

祭閭中介文

嗚呼吾公遽止于此耶猶憶月溪言別晏笑風生曾日月
之幾何遙飄飄而上征是耶非耶雲黯波驚遽庭大夢惜
朕涕零惟公家世替務盛庭玉階黼履赫赫厥聲惟公奇
氣電發雷行英姿傳絕妙筆精翻翩倚待蚤賦鹿茸旋
空驥跡圖苑馳名鳴珂珥玉簪月疎星爽鳩明允績奏彤
庭迨夫五龍泥而地裂六燕紫而天傾雲蒸億嶺日射考
亭閭山疊翠闔水空明慨焉倘友魯齋伯清秦京秉鐸豫
章提衡聯世同揆先賢後茨泊山庭之迴駕美初服之履
貞冠冠冕服闋朕一樽探玄摘興榮發理經樓神三島瀛
魄七庚乘僊縹緲盡開嶺靜邈邈乎凌霄之逸氣飄飄乎
太上之忘名蓋其孤韻自懷幽外有托而非區區秦嘆之
長生嗟予迂拙敏擬無成夙附中表蚤締姻盟嘆雲泥之
遙觀體仰愧于高閣何蕭蘭之飄忽委英風于露零痛五
內之崩墜嗟矣能以爲情惟公家嗣實予館甥家學洪范
鉅發青萍爰及叔氏苞采和鳴世澤遐登如丹斯萌公其
游樂逍遙觀化含笑九京予又何爲悽咽而填膺惟是恭
恭承祀隨疾傷世事之餘剗能弗靡風興感淚泗斷悽悽

卷四

四十

壁山墓分雲紫川嶺分煙紫渺渺分候觀青青分音聲聊
傾觴而布悃若明信于英靈嗚呼哀哉尚饗

壁山集

卷四

四

與人篇

或問與人有道乎嚴子曰有拯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弗使
感曰孰能之曰宋先生草菴曰可得聞子曰先生隱于妙
喜霞幕之間折枝燭枯飄然自適其爲人也深廣如叔度
禪悅似子韶爲文風馳雨驟倏忽萬狀類蘇子瞻非卓超
奇偉潔淨精微之士不獲一見如予之從于先生遊也予
友岑子因予以見先生先生不許一旦岑子冒不測之罪
度已無可奈何先生使予援之予辭以不逮先生憐然曰
夫人之交子也豈惟是飲食晏樂是崇是議亦謂其不保
而溺人子難則拯救之子與我衆之所視也交子而勿獲
其蔭人將奚藉焉古道之不復也非一日矣向者有望于
子今弗及夫予忸怩不敢對先生枝予以方退而經營其
事三晝夜而事定先生戒以勿泄曰凡吾所以云者豈私
一岑子哉子之于我也無間我不克輔子以道其過也均
我誠不欲悅子有過亦不欲使我有過于子豈私一岑子
哉他日岑子過謝予以先生之戒以勿泄也不語之故
而有言先生者予輒岑子曰何如岑子曰美哉猶有鐵
石之氣落落然無親人之色也予喟之退而思曰斯所謂

古之學者歟古之學爲已不爲人不言而信不期而同豈
有意于聲音笑貌者哉故曰極之也勿使知惠之也勿使
感蓋言已也故不務脩已而日從事于聲音笑貌之間以
求所謂與人之道我見其身之所遇口之所觸耳目手足
之所拂所依皆深林幽谷刀劍鴟毒也岌岌乎殆哉

龜山集

卷四

四十三

原姓

嚴本春秋末晉公族羊氏之別其得姓在周之中葉是一
宗也又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姓莊氏後避漢明帝諱改
莊爲嚴其更姓在東漢之初是又一宗也自子陵隱居桐
江高風清節百世瞻仰至以其氏名州後遂附托爲重子
是天下之言嚴者多喜言姓所自更而不知自周衰迄于
西漢固自別嚴氏也吾宗之先其果出于桐江而爲祝融
氏之苗裔者歟抑亦唐叔之後受姓于姬周者歟是未敢
知也所知者我竹堂府君遷自嘉定而已卽嘉定之系所
知者府君之祖曰字嚴端考曰諱得明而已然生卒暨其
氏蓋闕如也况敢援附千餘年以前所不能知者臆爲吾
祖所自出于竊聞古之遷于他國者謂之別乎秋卽以爲
宗然則謂吾宗者其必自竹堂府君始矣謹述世系每竹
堂府君爲吳興歸安石谿嚴氏第一世始祖嚴熙已酉重
午日十二代孫書開百拜謹書

龜山集

卷四

四十四

義齋鄭翁延聘問答

義門鄭氏有賢裔曰通仙先生商高而德慈里黨推爲長者然無子先生殊不意或問先生豈有親兄弟之子可以爲後者歟先生曰吾宗自國初家喪錄嗣卽獨養吾渺渺一身不啻如魯需光矣然則先生得無衰颯不任香粉環釧歟先生曰吾殊精悍不減廉將軍對趙使躍馬顧盼時也然則先生之壽於似續也命爲之歟先生曰吾術者謂吾命宜男視古西伯猶曹公予之較短長也然則先生行年六十有三矣胡爲璋裘之賦至今杳如歟先生笑曰

東山集

卷四

四十五

公亦聞渭濱八十而境揚乎蓋所遇遲暮固然今吾有化育之才然彼姝者子弗與吾遇譬之孤絃能協律呂哉公誠以先義門爲念何卜爲我購奇麗好女子十餘人如高唐洛神所賦咏者彼之歌舞管絃備以翠羽明珠衣之以冰絳之綺更爲我擇芳洲勝苑構數十畝之宮樓榭亭沼及玩巧珍御畢具又于宅畔開田十餘頃以足我金縷甘肥之需使我與前所云十餘人者恣意騁放於其中暇則賦芳詞一闕以自怡暢公等亦時載酒偕訪我于香幾花

之園如是者十年當必有百斯之慶自此纓纓繩纆其

能不憊然後探藥笈鍛珠丹草煥然陟玄關逍遙三島飄緲九緲道傍樞極齊鋒尚鬱愛棲懷於淨妙聊稅駕于寶華之網欄卽公等主功辭行優永無疆矣或曰善雖然此盛事也其胡可備美敬約同志百人歲捐一金十年可致千金則屬有心計如陶朱白圭者脩其業而息之又十年可巨萬然後爲先生次第演之務稱先生本指乃已先生樂乎先生曰快哉然則先生亦節性閑情愼思省欲需之二十年其可也先生曰然于是乎書

東山集

卷四

四十六

爲長枝延甫公助婚告語

吾宗自亞中府君以名御史起家循理公其冢嗣也由循理公而下大抵皆單傳蓋至於今已歷六代其爲之後者惟延甫公一人而已然又鰥居三百年遙遙之胄不啻千鈞一髮危矣哉敬告宗黨資其嘉禮庶幾綿綿之福薪以弗墜豈惟絮枝祀事是賴卽亞中公如在之嚮式憑有慶矣

嚴康施生加冠贈言九則

美哉施子冠矣有宇矣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無疆之懿始基之矣亦思令顯祖侍御公光融之盛烈積累之厚澤乎周詩云無念爾祖率修厥德念之哉念之哉

昔者侍御公之封館舍也令先尊甫十七歲耳于時內侮外閑如矛衝戈擊風雨四集令祖妣潸然人其荼如莽以保有而家此固于所身親見之者若夫許令人姚令人所鞠育吾子亦靡所弗周挈其慎母有所遺忘

予獲交于令先尊八九年英敏奕奕蓋蘭早萎終天之恨

卷四

四八

與繼述之孝兼集于吾子一身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予鞠之內于日令尊堂最賢淑十載永霜歷試危苦恩勤撫字以迄于有今日心力竭矣血淚枯矣天下無不慈之母亦無不苦之母而孤子之母爲尤苦則亦爲尤慈繼使異時奉之以五花之蒨隆之以列鼎之儀亦何足酬恩于萬一也繼自今可無日三省于斯

世世言不敢忘父母一動作不敢忘父母此守身之至德

新德之善也慎之慎之

為孝者精心想則委蛇誘勸無有不至于拂戾者若夫
辭劑之方誘勸之法則前所云一言一動不忘父母盡之
矣尚其深體而篤行之

世風漸下士習日淪事無大小須斷以大義決之尊親萬
勿隨俗靡靡致永終貽悔

家務殷繁令尊堂賢能明習內外手協已久自今凡事仍
聽尊堂裁制吾子悉心秉承人惟求營事戒更張即或理
宜通變亦必咨請奉行慎勿稍少有所專擅

詩序云白華美孝子之潔白也夫不憚曰美孝子而必曰
潔白

美孝子之潔白此即守身身本之義也蓋此身惟潔惟白
而後可以言守否則污矣辱矣烏乎守潔白維何曰讀書
曰明理曰勤苦曰節慎曰寡嗜欲曰安淡薄曰靜交遠佞
曰尊師傳長上

泥童子贊

乃如之人兮烏知厥初矣所于生也當其未生遍地皆是
也範之罔之曲成不遺也巧笑兮勿倩也美目兮勿盼也
素以爲絢兮盛服以華其躬也不遑如愚空空如也成毀
由人亦罔或克壽也禮不忘其本骨月復歸于土也

自嘗山達玉山風雨截道遇吉州程安之安之故未常識予忽從稠人中顧余而言日子非吳興嚴乎吾觀子一似重有哀感也者夫何故而栖栖至此乎以咽勿答也爰作歌曰巉巖復澗道路參差兮美人觀止怨予遐思兮白雲高鄉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嘆旁人莫測也時宿雨未收烟嵐杳濛泉聲浩浩長風怒號如助余兩人之悲吟悽惻云

其二

抵玉山之野 勸和雨南下行 槐折
薄暮雨勢益張遙見雲霄森縹中有孤烟杳杳經林端直土者舟子曰此吾家也去前山百武山各雷打石云強止焉然終宵戰戰也侵晨彌望不辨巖壑如從河底行水氣無公子上下然至此亦不復畏雨不畏雨者忘雨也惟遇岸崩則震又驚急而砂注有聲瑟瑟然大類雪夜風樹之音雖踰此激乎乃其幽響自出以其輕清而易逐也然亦惟靜者聞之

荒政記畧

姚承菴先生家訓載烏程前輩曹浴泉公諱曾雷履惺庵公出巡將行時率諸生稟謁云聞老大人下車有均徭之令此法甚美爲何中止惺菴公曰各司道云縉紳以爲不便遂中止曹應聲曰縉紳以爲不便民以爲甚便且自古聖君賢相所重惟在懷保小民惺庵公首肯者久之于是具疏請寬交代之期斷然行之通之各省皆然保全閭閻身家無筭浴泉年六十無子後以明經選崇明訓導一日會余于路問曰公今幾子矣余曰五子曹曰可喜也余曰選得幾

卷四

先生亦有子矣曹問何故余曰先生有仁人之言使澤被于一省而通于天下仁者有後古人不我欺也後在任連舉二子而歸蓋天道之可必如此庚戌江浙洪水滔天吾湖受災最重撫道臨湖訪荒政士紳以收折漕糧及糶糶充漕之說進輿情概謂改折恐難取必不如主糶糶爲有濟歸安顧介甫棟習知倉庾利弊特遠衆議條陳改折三大利糶糶三大害上之當道撫軍范公據其說入告部議依允嘉湖十二縣計共改折米二十二萬四千石零實省正漕米三十五萬石省耗贈餘米約十萬石又省遠糶買

補裝運盤剝晒洋等費約省米五萬石統計之所省正贈米及補費不下五十萬石真所爲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以曹公之事推之願君後福正未可量也畧述其議如左

改折本色有三大利焉漕米每石正供祇六斗三升一經改折則京倉耗米隨缸餘米石灰餘糧盡行裁汰是不蠲之蠲也其利一漕運截頭銀每石約正贈三錢七分既已改折本色則截頭舊例免徵是蠲不在國而實已在民也其利二漕米上倉監守勒取耗贈加二有至加三者改折既無加贈每石所省可給一夫匝月之糧又無載米水脚

遼山集 卷四

等費每石所省可充八日一日之糧是不賑之賑也其利三若謂經糶充漕則有三大害焉本色照常徵應月耗米不可免截頭銀不可免倉費斛頭淋尖陽斛順風貼色俱不可免是名爲救荒而實與不救並厲也其害一本地原無糶米必須買之江楚小民何能遠涉自應問之販夫有充漕之令商牙視爲奇貨目下糶米每石賣銀一兩當軍火迫之時其價必騰縱或不騰而無反賤以銀一兩買正米以三錢買贈米再加行用脚錢又截頭仍舊無減較之改折每石實徵六斗三升價銀六錢三分亦大相懸

此葉北圖配補

絕矣其害二倉夫運丁蠶食小民膏血習以爲常如使不能全折而從半徵之說時有一半改折一半勢必由少取盈不廢不休如運丁索倉夫之陋規不論米之多寡倉夫勒根民之耗用自可照舊倍增是半徵而有全徵之害矣其害三當此災黎凋瘵之際稍有便宜實惠得寸則民之寸得尺則民之尺何忍以三大害更此三大利乎或者曰民既便矣其如所衛之運軍何不知閩二屆改折之漕艘祇四百八十隻閩衆艘之丁夫祇六千二百四十人較之十二縣什伯萬億之生靈孰多孰少孰重孰輕况運既

遼山集 卷四

寢官軍自邇或鼓柁或肩挑或習竹木之工藝卽所衛之餉口計軍何爲不便也或又曰明崇禎十三年開陸郡侯經糶充漕之請民甚便之何也不知當年漕充有贈而無截兼之米色濫惡青腰白臍而外無非糠粃穀秕至于糶糶則蘆簞草子石屑泥沙皆充上粒是有糶之名無米之實乘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糊塗了事而已今自二十年來漕米之上倉愈出愈精糶則爲種最繁色猶不等詢之老牙謂此種計有十餘若以充漕則赤白班黃一任刁軍之

此葉北圖配補

高下是截頭既苦而貼色倍加烏可以今昔概論也或又曰改折之年米價必賤反以貴直而請折實爲厲階矣不知歲值奇荒江浙幾半本地收穫無多外方輸運亦少冬間賣糴必無較短于舊冬之價即使照舊六錢亦祇以十一斗行糴完六斗三升折額而有餘而截頭一項總之實實沾惠者況今歲米價亦斷無六錢之理乎是冬米價每石一兩一錢若非改折價必倍增死亡亂掠種種情形不忍殫述當溺殘疲弊之餘遭此奇歉幸全軀命幸保室家伊誰之賜歟語云無德不酬今知之者鮮矣况圖報乎

遜山集

卷四

五十五

予故亟望乎造物者之大酬之也

吾湖田糧宋元舊額無稽然據畢士安奏免爲額及楊東里岩集序俱謂吳越有土時將一應派料混入糧額每畝稅至五斗倍臣江漢臣沉僞僭之藉于河畢士安守台州將舊額上奏乃命補古闕王永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一本作王方贊蓋方贊卽永也然則宋世畝稅實僅止一斗矣其餘重額係職田及買似道所買公田與抄沒田猶之佃巨室田者之

此葉北圖配補

納租而已非正賦也今以吾邑漕糧條折總計之每畝較五斗而更浮而呈役之費不與焉其何以堪安得仁人在位呂言于朝一爲登正耶

此葉北圖配補

北學雜錄

逸山子在燕不携書策又鮮友朋危坐一室中自知自信而已偶心有所開則疾書之庶其他日贊成於君子耳然散無紀叙故雜抑傳有云雜而不越亦不越於學也夫或問子北何也不答賦簡兮其曰北學又何也不答賦風雨

舉一身中官骸肢節知覺運動盡付之天理中任其自舒自止自顯自藏而一無有造設于其間其斯曰主敬曰存誠曰行所無事曰無極而太極

畢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三省幾幾幾之多非也蓋言逸欲之端緒萌芽自朝至夕潛引潛引不可以算數知夫惟兢業則能審幾幾審則克則化則與天一而惇庸命討之極以立

習俗移人舊矣況生世風靡潰中斯須倏然不可也斯須瞻盼不可也必先斷斷落落使胸次廓然如威鳳神龍翔于碧天滄海之間視世所云榮名利祿才智勇功震動不可冀者斥鴳之蓬蒿也青蠅之樊棘也此惟惺惺之暇何異乎流靡遷轉耶

此葉北圖配補

今天下何時也其將奮然特起奉賢聖師儒爲法準斯其語辱譏彈也固宜韓子曰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斯言也用之以省身程學其可也

真定道中賦詩云日落寒山瘦風木激其候蕭蕭者樵子歌過山之石從者曰感世變歎思古人歎抑興言樵者即朝市城郭可知矣

然也愆也安佚也深根固蒂于心腹神體之間其將易之珍瓏之難矣哉謂法官親端友怡居處志趣間於吾身而已矣

客氣最不易化管論表不遷怒爲學雋的定性書以忘觀聖立大公順應之準蓋其難也至讀書無逸篇總述四聖迪哲繼之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曰泔泔融化矣純天理矣蓋所無逸之極功學於斯爲盛于是乎心廣體弘安安祗祗至于祈天永命

一飲食也一敬處也聖曰道也賢曰學也小人日惡也厥庶民曰飲也食也敬也處也夫非有顯節殊行也然此

此葉北圖配補

四人者秩秩然其弗可越也書云無在大亦無在
韓子與李翊書曰學之二十年矣非聖人之志
處若忘行若遺慨乎其若思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
詩書之源無違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畢生曰以彼
其源潛以欲其持恒直紹曾孟可也僅以文學止于語云
企層巔乃躋于翠微望海洋適至滄洲之墟諒夫
今之善交者吾好之矣依依其色是婦容也婉婉其聲是
婦言也詩不云乎以謹維終

貴諸子云已死矣已滅矣即隱弗仕其亦矣補

之曰予聞上士擇善其次擇福又其次擇禍于善于禍尚
已抑勿思擇禍歟語有之擇禍莫如輕

或問云甚矣家之人勿易格也幾于地屢未同置諸已乎
曰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朱訓至精曰涵育薰
陶俟其自化而已涵以容之育以長之薰以風之陶以成
之雍雍溫溫純純勉勉彼其性情功用在勿忘勿助之間
審矣粹矣子第無與也未格則反之于身曰其必有勿審
勿粹者乎迨其化也則若其子弟自淑自良父兄無與也
是乎教昌而化美蓋古君子養民養賢其本此處

典曰敬敷五教在寬

盤庚既告勿率曰各設中于乃心蔡傳云中者極至之理
此備宗精言後世中材以下有未易驟語此者乃于遷徙
期會之際諄諄諄為有與昌言之豈其特民風質醇易啟
欺非也蓋司徒之敷教先之矣至若帝世民協于中則是
胥天下畢登于聖域也猶歟休哉

對大賓臨大衆或失言失色則大自悔責慙耻如將勿可
釋至于燕私寢處即所失有什百此者或茫弗之覺覺矣
沈沈如也然則向所云悔且耻者以實也以衆也易曰震

卷五

無咎者有乎悔夫悔善幾也敬其內自訟也若是外矣為
人矣

苟非灼知篤信吾自有其尊自有其榮自有其安富未有
不緣物流徙者然不經嚴錘苦鍛決無絲知無絲信也
知不如好好不如樂為已知者言也格矣致矣好則盛衰
乎其行之矣意誠之事也樂則油然不疑所行矣無所
矣無餘矣心正身修之極致也
曰安佚而已似不如食淫憤肆之毒烈也然錄此而之
是乎教昌而化美蓋古君子養民養賢其本此處

元者善之長向作少長之長愚聞此始對淵而言蓋曰自
此而善其滋長無已也

偶過平康里見粉黛如林喟然曰是豈無一人弗失其本
心者乃惟一念滿忍遂至于此也嗚呼曷其奈何勿敬
聖道華靡悅樂交戰高賢猶然予何人斯敢遽云履道坦
坦也尙其進果毅以持之庶幾克勝乎

自省志氣云爲之間有蛇同禽獸者矣甚則有勿逮禽獸
者矣可不謂大哀耶或曰何其甚歟曰如饑之于食也渴
之于飲也彼然吾亦然于中察其當飲食與否此吾之所

龜山集

卷五

五

以不同乎彼也其猶未能察之至于蓋也則何以異至于
貪饕恣肆極美自奉不適則器以恣睢斯其罪惡不又有
大于彼者乎推之愛惡攻取靡所不然嗚呼奈之何
有所柔滯則思伯夷有所忿厲則思柳下惠饑無食則思
顏淵寒無衣則思曾參厚忘思之斯友之即未必遽如古
人然度越今人一等矣

有人曰吾必爲聖吾必爲賢似迂且妄然俄頃細微之間
漸有顯居其次之心卽流毒有不可致詰者是故君子氣
雖尚未保和而志必存乎高大也

易謙和樂也卦以謙爲吉又自九四外俱以謙爲凶本義
云樂樂放吉自樂則內益即孟子論樂之旨也因是可悟
孔顏樂處其殆忘已之至者歟

自省心氣之間有時似以爲靜定其實晏逸而已有時似
以爲勤履其實勞擾而已要皆欲之爲累也奈何

讀君子偕老之詩說者曰其詞異非也曰嗣曰翟曰展儼
然稱禮以臨之稱祖以質之稱君以休惕之矣法莫大焉
烏乎異

龜山集

卷五

六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安行自得而已使未嘗實用
懲窒之功卽真知善之當遷與過之當取其不爲氣習禁
制者鮮矣

使非其制于目也卽有美色爲乎好使非其制于耳也卽
有淫聲爲乎聽善事心者亦曰制身而不制于身斯已矣
非強也如王然中正無爲而萬國六服惟所裁令焉之謂
制

言發不及持取快悅一時耳吾見有片語失簡致極心計
以視之備之數之護之者矣苦莫大焉何快悅之與有至

于重大所關其失又自別論

習染自有生來漸漬纏綿卽已覺悔未易一朝澣洗庶其
華華勉勉習以制習乎勉則習于肅戾則習于雍柔則習
于果毅始也欲應既也賓服此息則彼消此熟則彼化其
間分數卽銖黍絲忽不可誣也

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蓋言天人合一之極致也言天
而至于道天在人中矣言人而至于聖人在天中矣

兩儀四象列卦重交天也有人焉君乎不謂天也何也曰
蓋其在已之宜而已無禮曲禮三百三千人也有天焉君

禮記

卷五

七

子不謂人也何也曰安其固然之明而已

大哉時之義乎自前古後今以至幾微渺忽浩浩于其流
滿也渾渾乎勿測其端兆也蓄之變之而靡所于遺也生
之新之而靡所于積也吾不知其爲有也無也動也靜也
始也終也至人之心體殆亦若斯已矣

持古道處今世孤邁吾弗能垢辱吾弗忍用晦斯可矣著
有屬客者僞名姝以侑其一人望望然去此孤邁者一人
神色如常徐以事辭道歸此用晦者一人卒飲極歡則曰
吾能爲極李用舍初弗亂也此垢辱者

若人處亂世之末流有以終身弗仕傳者向頗易之今而
知其傳也有以也

易首龍德龍首隱德隱之時義大矣哉

易述世逸民之事繫于上交者爲多觀上曰觀其生君子
無咎豈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述上曰肥遯無不利漸

上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夫五君位也越五而有
上是尊而加之于君人者之上也其故何也愚意上者時

位之極于世爲衰末凡夫禮樂政教人君所以治天下之
具至此悉廢壞不脩惟藉一二隱君子特立獨行脩身見

禮記

卷五

八

于世庶幾風俗人心咸有嘉賴是故因其位而等之明師
統崇子君位云

易象辭九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已耳至于困乃質言之
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錄此出困之益大矣外此則

惟謙象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心之復亦惟以其見見也傳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不善斯見善見斯復矣然其端緒至微

亦聖德以脩以休以中乃躋于敦觀厥成也否則雖有
德能之具其主也忽焉而已

天在人中性在情中理在事中微在顯中聖在同然之符
也人心中見天情中見件事中見理顯中見微日用精察之
事也人與天一情與性一事與理一顯與微一德盛化神
之極也

靜夜誦西銘忽覺意思悠然有無入不自得之意

古云通天地人曰儒通乎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者何也
曰理而已矣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之私曰通
謂聖人賢人邈不可測者非也一念之微純乎天理而不
雜于人欲之私即此一念與聖賢不二矣一刻之頃純乎

蓮山集

卷五

九

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即此一刻與聖賢不二矣一言
一動之間純乎天理而不雜于人欲之私即此一言一動
與聖賢不二矣惟夫始也弗之察雖其偶合而不知所以
自信既也弗之持弗之席即明信夫聖所以聖賢所以賢
的然不越諸此然卒無能流動充滿積而躋于光明廣大
之域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凡智力計謀愛憎取舍種種造作之
事則皆人之有以爲之也若夫理也者自然當然而已諸
所是皆遠不相涉故繫之以天欲乎其所自然當然則不

以是種種者造設于其間命之曰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
微人欲之私之所謂先天之學也

書戒危微易著知幾學庸慎隱微孔顏心學曰克己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宋大儒表不遠復爲入道
三字符凡皆後天之學也

衆在意先幾露而後形于意意動而後成于心非幾之來
也或忽發于無端或偶生于有感其端緒在有無渺忽之
間尙孤尙弱能于此際廓然掃除爲力甚簡其功至大少
焉成意漸已得勢得氣又少焉成心勢遂壯大氣遂蕃衍

蓮山集

卷五

十

非百倍之勇不能降制矣

忽覺昏陷即與精明忽覺馳慢即與齊恪忽覺虛假即與
篤摯忽覺榮在即與震肅忽覺散亂即與歛傷忽覺流染
即與斯制忽覺安倫即與勤惕忽覺尊滯即與澄豁忽覺
傲躁即與和平忽覺馳驟即與靜簡和自飲食晏處大至
經世酬物隨事觀省即念消融時時盡後天之功即時時
得先天之主矣以爲謙其謙于此以爲約莫約于此以爲
忘覺即轉遷然也浩然也何爲乎留滯亦何爲乎沮喪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者純乎天理而不雜于幾微人欲

之暇也以爲子斯孝以爲臣斯忠以治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性之德也曾子曰忠恕云云則是隨幾體認天理之功也學之事也

程純正公每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又嘗語上蔡云賢輩相從于此學某言語耳蓋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李延平從羅仲素遊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共有在乎是也朱子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集山集

卷五

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夫自程而楊至于李爲宋學嫡承乃其所致力有如此此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精要之功今輒指爲禪寂誤矣

渾合聽絲之學

耳之聞也目之見也心之思也自有欲有私而自朕之用俱窒矣純天理而無私則自不避聲色則自不惑偏激自不欺計謀自不作機慧自並觀公融自與心入微散日勝日明曰庸知于是乎如其理之當容者而我一無所欲示

其間則自弗雜于憤于急而寬裕而溫柔如其理之當執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弗雜于怯于靡而發強而剛毅如其理之當敬者別者而我一無所欲于其間則自弗雜于偷于肆于踈忽而齊莊而中正而文理而齊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天德也行夏之時服周之冕乘殷之駟樂則韶舞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明天德全即王道得也此孔顏授受之大經

集山

卷五

一

或問太極如何而動如何而靜曰太極者理而已矣凡氣機之動也靜也一出于理之自朕而無有所爲動之無有所爲靜之者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仁者萬物一體忘己之至也墨氏兼愛利物之至也正如東西之相反

人未知學觸緒流轉求心之始必持其志使向之流轉于物者日清日損迨夫清矣損矣中有主矣乃或隱隱有靜以自保之意抱持勿釋猶之有已耳更復于此脫化開展欲狀復廓然大公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車與乘吾之心欲與萬物一體也無伐無施吾與萬物

全體矣老幼友信少懷吾無體以萬物爲體矣皆心學也
美而大大而化耳

每見內功未純喜言及物大抵從情欲意氣發根以視不
厭不已之實德與吾還庭

大學明新之要止于至善而已格物物格者舉吾身吾心
與天下國家內外感應之事一一審察之如何爲惡如何
爲善如何爲至善精之至于極也致知知至者明徹道體
如是爲惡如是爲善如是爲至善無有纖微之惑也義本
顯易諸說雲擾過深過煇耳

卷五

十五

格致惟精誠意惟一正心修身克執厥中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格物也思之已得辨之已明致知也
篤行則誠意以下兼舉之也

家大父嘗燕居呼小子書開曰汝來前易曰擬之而後言
擬之而後動卽繼以鳴鶴七爻汝知其有深旨乎對曰未
也大父曰此不用易之法也夫鳴鶴于和而忽悟其故于
居室出言千里應逮至于加民見遠動天地也不由居處
而忽悟其故于不齊階亂至于失臣失身幾事皆成也此
豈區區訓詁可此類而通者乎辭是則三百八十四爻體

受而無盡也用之而無餘跡也夫朕始可與言易矣陽
狀而起曰其所謂之擬議以成變化于否則固矣其變矣

其化今而知四子書凡所稱引詩書語多與本文迤然異
指其志也夫甚矣哉其于古之辭之意廣大變通也溫故
知新也大父曰然汝識之已丑春讀易燕山諸述

關雎之詩序云后妃思得賢媛以配君子是也此自其聖
德固朕朕令文王在宮雍雍時少有意欲如毫髮許未臻
于化其能使忘已至是乎于此詩見文王誠正之功純粹
以精無復間用故尊以爲風首

龜山

卷五

十四

人能居室之間純乎理而勿雜于欲則其推而放之也無
非天理流行矣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學論見在而已卽時卽事操于理而勿合雖前此有崇高
之善無能爲此時此事之補救卽時卽事操于理而無弗
合雖前此有滔天之惡無能爲此時此事之覆轍

凡人未動于意欲之時飲食而酒飲喜笑而悲啼何往而
非贊天地之化育者歟

同此事爲同此言語達者無之非欲覺者無之非理如數
子里土地人民今日屬楚則一塵一舍一草一石皆楚之

曰楚明月屬漢則一塵一舍一草一石皆名之曰漢
否之體即泰也損之體即益也未濟之體即既濟也無侯
變革無侯消長一轉覆之開耳

凡患難之來微有驚皇錯惑之意即同流俗之醉夢微有
委心任運之意即同莊列之玄虛繇前則不知味之夫婦
也繇後則無忌憚之小人也朕則如之何曰天壽不貳戒
慎恐懼以俟之庶其可乎

坎陷險也蹇難也困窮而不能自振也繫之心亨繫之利
吉繫之亨吉無咎亦何入而不自得矣乎

繫

卷五

一

予嘗迷路問津于野人野人卒朕曰候矣枉百餘步矣從
其所過某所可也予謝之野人曰無謝日暮乎子必亟行
予既而思之之人也一酬答頃而仁義禮智同朕其畢具
矣恒若是不既聖矣乎

今人動云不讀盡十三經廿一史耻也考其意矜高倜傥
好大喜名而已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郁自見楊龜
山歸取論孟書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朕後換朕有
得似二子讀書之法較今世後生新學不數歲觀稱卒業

經史者敏鈍殊絕矣抑吾不知其成德視古二子何如
易太極生兩儀自乾初至復初三十二爻總一陽儀也自
姤初至坤初三十二爻總一陰儀也既已謂之一矣何其
間吉凶悔吝有萬不齊至此蓋因乎上之所加以為遷變
耳譬如平地加之以蓬華則蓬華矣加之以館宇則館宇
矣加之以瓊臺瑤榭則臺榭矣

文始義易然有盡無文文實始自堯典廣矣太矣以言乎
三才則脩以言乎五倫則正變具矣欽若曆象經天也宅
嵎夷南交宅西朔俾乂洪水緯地也平章協和敬授理人

聖

卷五

一

也噲咨都會君臣乎亂未啟明頑嚚克諧父子乎虞象也
二女也昆弟乎釐降夫婦乎驪共也師錫也朋友乎之五
者莫不有變焉變而一之于正斯世法世則而導之以爲
典乃終始惟欽其諸三才五倫之貫歟

予嘗不得已與世俗人同處猥屑紛瑣籍籍于前予浩然
自適或終日不發一言若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語也者
向以爲殊得和而不同之旨今而知其不可也蓋傲也斯
大害與因其機節而利導之不亦可乎

先儒山處之際吳勿清不如劉夢吉劉夢吉不如許

市次有言謂程子心常在腔子裏一語有謂答云甚善顧此語不善雖會亦能爲病夫心活物也頃刻之內上下古今幾微之介紛經宙合豈可向七尺血肉之軀求棲泊安頓之所耶所云常在腔子弟惟是卓然有主不隨聲色臭味遷轉耳若認定腔子二字在于軀殼之間反從此逆折其生機沮喪其靈氣不亦雲山萬里矣乎

朋友講習尚屬學問思辨未及措于躬行也欣當是時非幾難緒自絕萌芽雖逆順之緣突如其來亦必肅而能制如是卽行在其中矣故曰以友輔仁

集山

本五

十七

西銘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讀其書者處無不有汪洋浩大之思卽聖域如將可躋也至于東銘說說于戲言過言戲動過動長傲且遂非則惟庸罔念聞矣不知二銘並列張子實有深指夫惟精察于言動微忽之間欣後可語子事天如親之實學也乃置此不省則其所爲汪洋浩大者相于虛而已

終日辨儒禪同異爭朱陸優劣極論太極以前後陳記載述辨何益爲動卽今躬行何如心得何如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衆

他可幾以爲講學者告

疑之所履尺餘耳渡三尺之橋而躍戲身所俯仰八九尺耳入方丈之室而踟躕此局書屢以裕訓也歟

尹和靖年二十以策問非是退不復就舉劉勉之踰冠入太學時禁士母得挾元祐書遂厭科舉之學棄牒錄竟歸李延平少游鄉校從羅于學有得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草瓢屨空餘四十年蔡仲默年三十卽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之數君子者考其世猶之可以祿仕也然且若此况所進彌下其又奚說

集山

本五

八

卽在盛世可輕言祿仕輕朱文公論程門高弟云諸子不久親矣不曾盡心理會遂各奔走仕宦所以不能得達此近日東侯白沙微齋心齋諸名儒所爲遭遇明時龍潛鴻漸者歟

尹友誼生子曰無論非道之榮決不可處卽悍然持道而馳之曰苟富貴迫恤其能也其亦如定命何悲矣夫微鴈而馬逐兔營而狗苟者也予甚有于其言

以予觀于遜國諸臣趙鼎者無節已若宜菴和尙補錫匠以爲無錫之倫足若華平雖其名以必行其志奉天

至如東湖樵夫歸人語難時事輒棄薪擔哭投湖水中
何所爲而爲之哉安于心而已矣聖人復起卽曰是求仁
得仁者足師百世者其何間然抑士不幸筮陽九未履職
仕又政有親長弗可以徑達卽能如崑山龔翊亦足矣翊
少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大哭出還鄉久之以行誼聞
周遷撫悅薦于朝則曰某仕無害于義但不欲負往日城
門一慙耳竟隱終身門人謚安節先生云夫城門之慙胥
天下之人而有之其有勿然者非人也猶之乍見怵惕之
心不學而能不期而得豈有意于聲音笑貌歟乃少焉則

卷五

五

知有幾又少焉則知有家少焉則曰免禍耳富貴非所祈
少焉則曰非富貴必及于難奈何少焉則曰清其質濁其
文古之人亦有行之者卽富貴庸何傷于尺子城門之慙
如在九霄之上隔世以前杳杳茫茫不可復認識矣是故
見善端之類也然則確而持更歲月而不變卽其人不婚
婦者亦節彼所自立豈苟焉而已哉

德丙寅歲歲家大人迎孫左溪太翁至海陵署祝翁八袞期
一日獨侍翁對言亦七歲時翁居若苓山有誰老翁者每
對山坐越山坐數時年九十七歲矣問歌何則則曰君先

祖之志也吾祖少業儒已棄爲農耕于此山之麓其爲人
異甚時時上峯頂踞盤石南鄉作歌曰式予政常上帝皇
皇莫九綱沒世不忘歌竟長號響振林木時人莫測也壽
百歲且卒顧予父云汝必無忘此歌夫時甫五歲不知此
歌何爲者第效其音節爲唱嘆而已父九十二始生予亦
以命予是歌也傳百數十年矣今雖耄勿敢失墜也已丑
燕邸偶夢孫翁忽憶翁此語因識之此亦一逸事殊爲可
懷

自古大聖大賢恒于憂倫中有大變大疑忘父之見極而
受之禍也錄其君也致辟于兄弟也出其妻也不謂之大
變乎抑不謂之大疑乎變而不失其正者何也純于理而
不離于欲也疑而不失其信者何也極失下萬世諸所爲
意欲之私接之于聖人之身而逸無當也

卷五

五

人期自進自修自信自得而已諸凡毀譽疑信與吾學損
益得失之關杳不相入先儒云眞爲性命之人卽被惡名
埋沒一生亦無分毫掛帶

象山在世事不必論雖使自卽今奮振卽今奮振何論仕
進也如此則雖有青藜杖河江期以登賢者老矣矣必以

已往自汨則非學必以已往沮人則非教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能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者也此非邵子語乎今人忽日用飲食動靜云爲之事不加察乃馳心象數廢時日以之是以是爲知天且云邵子實然弗思而已

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一時之中有一事一物之中有一念之中有之靜而觀之近而取之樂甚

宋儒切近篤實明儒自從祀數先生而外微似有虛高之迹後學景儀惟日不足其敢窺測願成書具在覺一開卷

龜山集

卷五

二十一

遂見有立言之意一開卷遂見有創建之意一開卷遂見有任師統之意遂見有尋已說持不下之意抑明道烏可無言道日新何傷于剝先覺覺後覺亦許容無任不得已而辨則等已因宜第取謙雜書伏讀之乃覺平質稍勿類此抑又何歟

明文學尚古雖歷變不離古成法明儒學尚自得人有新知不主故常

以周六經中興亦微辭諸儒異同幾于聚訟去聖久遠矣所折衷歟曰古人以青垂世務俾後之人心明理得而已

徂使返之于心而安體之于身而順要自弗悖于聖意即有小異無害大同不則騰口說耳雖精當奚取乎

與人約不度于勢不審于力乃假柔俞唯日困于情之難已耳卒之勢與力有必不可強爲者其傷于情也不微甚乎予恒病此其謙之

有體無用之說非也予嘗代他人策事雖主數大者至深曲繁苦者據予所見直爲區畫亦或灑灑無疑滯是予宋嘗無用也及予有事自謀即極渺小易斷往往遲疑迷惑至于悔咎則已抑又何也事之在人我于其間無所欲也

龜山集

卷五

二十一

無欲則體立故明故果事之在我我于其間有所教也有欲則體失故愚故柔統于其在我者亦如在人者蕩蕩乎其無私繫也豈憂大事哉是故無體也有則何患乎用尙其敬小而慎微哉

伯夷古之溫厚人也柳下惠古之高邁人也彼其心視天下之人之衆必也皆至于賢聖而後即安也不亦溫厚乎狹其心惟以賢聖自爲而已其觀于天下之人之衆若曰是未足與責也不亦高邁乎

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王道多乎哉不

多也

程純公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也不如內外之兩忘其即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歟

正公四箴終身圖之

張子曰成心忘朕後可進于道化則無成心矣抑如之何斯入于化也必也謹幾乎

朱子曰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克若茲敬義立德不孤矣于作聖何有

薛文清公曰功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

聖訓集

卷五

三

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離是矣嘗竊觀四子六經之書大言深言淵淵浩浩矣抑其指趣有越

斯數語者乎

胡先生曰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神矣乎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陳先生曰學以自朕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夫自朕本大傳何思何慮忘己本孔顏克復無欲本周元公主

靜近以極欲德之曰靜焉乎可

聖成公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

思不能改耳遽伯王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

孔子大聖人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

異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至哉言乎乃妄測公謂學本禪悟過超越不則曰天資高未易學

辨又後學畏軌轍弄語然化輒依托公自解觀此有一于是夫

先師汪文烈公一日而經綸三大經君臣夫婦不必言綸

之是法人見以為忠義烈矣不知實自聖學淵微透鍊

而來居恒錄論治心制事以無為為主以無滯為用又言

一日論禮記至游官不殺非孝也職陳不勇非孝也忽悟

孔曾一貫之旨從此傳極群書自兄左右逢源之意嘗手評經史子集百餘卷多後旨惜遺變不傳

乙未東遊日記

歲乙未逸山子自越歷吳會渡大江經淮北以至子燕
日有記已序而藏之矣其自燕適齊以至送于越亦日
有記記曰東遊何也曰識其大也何大乎爾曰大關里
也又併遊附焉蓋學者大觀止此矣

二月辛未出都次張家灣壬申次紅廟乘舟過汀州伍銘
勳癸酉次河西務夜雷雨從枕上聽濤聲甲戌定舟謀
舟停不進與銘勳坐談竟日銘勳通其鄉九龍湖水凌
崖瀕嶂極濟湖峻嶒之勝

乙亥停舟丙子長洲顧開度來丁丑諭舟子啟行拒不果
戊寅錄鹿門文粹成已卯觀于城

御書霖營德李空同嘗推舟河西務彼其流風遺韻或
有足資搜討者及登城訪覽惟見流水瀟瀟漫漶堞冉冉
如將崩墜而已

庚辰蘭開詩舟子律解纜是日患風症始辛巳錄震州文
粹成壬午停坐樂其癸未齊甲申清明齋愷愷竟日乙酉
舟將啟行取王峯三人來曰孫百源關若韓願瀛選是日
手錄出特潤書給侍序齊子者以所親運甌之儀得其法

三月丙戌朔開卧龍編丁亥銘勳去戊子錄過岩文粹成
己丑開度去使僕買舟辛卯舟至遂行出河西關壬風大
楊村癸巳雨停舟甲午次天津錄荆川文粹或乙未次楊
柳青兩岸麥葉萋萋夜微雨丙申錄選體詩成風症殊苦
次廣流丁酉經靜海次陳莊屯戊戌次青縣夜聞濤傍孤
兒哭甚哀使僕解衣衣之屬舵工馬龍携之行已亥經興
濟次滄州拜長蘆公署

吾高祖柱史府君以永樂辛丑起家歷任四朝廉介挺
勁稱名御史者二十餘年正統十二年建儲以鹽法壞

非藉臺班才望者臨飭之不可遂擢公長蘆都轉運使
數月遽捐館舍蓋至於今二百十餘年矣嘗考郡誌稱
公好詩所著如絃集行世今子孫乃不識其偏詞臆簡
烏知公退食餘閒望渤海之驚濤訪九河之故道懷木
門城清風樓之古蹟不有慨然賦咏或荒臺野戍之間
尙遺一二蘇律駢翰足齊家乘之關畧子萬一者乎惜
乎予之行亟不能停棹而訪縱觀公所爲風采昭耀之
燿燿然長懷得所願而歸也

庚子風和次新橋驛爾韋詩辛丑經東光訪呂望困於渚

練處大連見窩春色依依登岸折桃花數朵予寅雨次安
陵作選體詩序癸卯次德州風症日劇使僕問俗遂簡良
騎以行

申展風雨奔策騎自德州東南行翠碧彌望經平原次二
十里舖乙巳風症增劇經禹城是爲古祝國黃帝之後封
壤在焉次晏城鎮

自平原來恒苦水疇騰燕圯其民俗殊敦朴然時見少
婦服綺縠坐轎背丈夫敝衣草屨執鞭而隨其後

丙午兩行萍泥中度齊河過五峰次張里

北山集

卷六

七

蚤起望遙山杳靄二十里至齊河河瀕縣治兩岸可一
里有石梁數十丈跨其上今圯矣土人曰向時河瀕澹
靜自剗隘口決遂渾洪濟瀉云濟河後三十里過五峰
山山有開道碑積石差戾斧痕嶄嶄自此層崖重嶺轉
疊綿紆往往有鑿山壁來其中有又二十里自高坡直
下一泉泓然積波激石散若雨漉又數里兩逕危溪素
湍皓然與澗影相集又數里至張夏極目荒夷彫剝敗
館廢壘殘付彌望而是殊使人悽感或曰此昔時渠賊
某某等蹂躪剽劫處也

丁未行萬山中經青城舖至泰安州遊天書觀

自張夏蚤行登降層陵千峰參秀俯眺幽泉乘崖注壑
坐底林篳綿濛交柯雲蔚樹影泉聲杳杳在下又時有
好禽鳴和其間數里涉澗林麓暗原青蒼錯落四圍鬱
岫烟雲間之然勢夷衍無登頓之勞大似在故鄉乘小
舫泛碧浪湖望南山積翠時也行三十里曰青城十里
曰界首又十里忽群峰卑伏如坡陀塢以內益曠夷惟
震巽隅峻巖雄峻上逼霄霄積雪皚皚然或曰此名傲
休山蓋岱之右輔然其高不至翠微云又數里地漸高
時時上峻崎嶇數十步上已則坦邁如前已又上一坡
上已復然如是者又十里乃抵泰安州然所見北高峰
不當岱翠微者尙巍巍然其移過處不能咫尺也既次
旅館將以次日登岱忽有崇香稅者予不應旁人曰此
有厲禁乃稅遂至天書體觀有鐵塔其天德殿後有殿
曰天慶供九蓮菩薩蓋肖李太后遺像有殿曰智上供
智上菩薩蓋肖教皇帝生母追諡其皇后遺像也謁已
愕然因問殿前左佩帔碑文有聖孝格天右文母以著
隆之號增青山以黃屋之尊諸語而土人又爲予言甲

不而一切其日像自京來未數日就胎矣

戊申對七十二君簞道經水簞洞上同和黃觀諸嶺觀御帳崖越秦松下歷大小龍口上十八盤抵天門至昭真宮兩款祠觀磨崖碑瞻泰山主峰訪秦碑漢栢遂躋登封臺拜孔子小天下碑登日觀及秦觀越觀周觀諸峰東窺日窟西望河源南眺江淮北臨恒代

予何人也如日記泰山烏乎敢姑叙自山麓登頂道里於左自泰安西隔行五里進紅門翼崖堦時水環崖鳴澌澌從崖壁詰曲而上二里至望樞樓五里過斗母祠

聖訓集

卷六

五

至高老橋稍前為水簞洞有泉乘巖而下如垂簾然其左曰巖巖亭三里至歇馬巖石漸青四里經玉皇殿稍後曰迴馬嶺石益青五里至黃觀嶺西行折東北上而上下已復上如是者三以里計者亦三盤屈而舒坦俗名快活三又五里至朱真宗東封止仗衛處曰御碑巖稍上有松即秦皇帝封五大夫避雨其下者然非古幹矣自此越巖飛瀑石得水瀾澌之益青徑遂嶺後歷石從經朝陽洞御廟前至太乙龍潭水從巖中噴噴得湧激澌之益青不五里至仙人盤石巖巖面如扇等第

援上級乃置下級其既也如倚空然仰則曾曾直上如

必不可上俯則巖巖直下如必不可下乃欹橫以躋左上巖武廼崖則右石上巖武廼崖則左心目變變似不知有上下者然猶前後牽觀時時攬崖間迴索僂僂進也如是者又五里乃抵峽口最高峭處曰天門門有白衣祠一里過御香亭今毀又上百餘步曰昭真宮宮有天僊殿殊瑋麗然漸圯有司封識之四方祈禱者襁負全縮無算側有李斯篆及王女泉或曰即王女洗頭盆也又東北數百步謂東嶽廟廟圯其後峭壁通天鏡開

聖訓集

卷六

六

元泰山銘于上曰摩崖碑缺大如手潤二丈餘高可五丈稍西有碧神泉又西十餘步孤石聳峙高丈餘曰泰山主峰後亦巖壁刻撫運東封頌為闕人林煒鏡削易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西上百餘步曰青帝祠亦後又西百餘步曰天僊殿殿北上百餘步為秦里無字碑高二丈方廣四尺黃潤瑩然古色如琥珀稍北日登封臺臺後曰玉帝宮此為泰山絕頂又東百餘步至扶僂宮址有孔子小天下碑又東南百餘步曰日觀峰稍北有臺基即武皇帝塞金泥玉簡處其西曰秦觀峰望長安如几

物境上詔書謂離聚散聚散猶散幾處數百幣帛具道武帝至泰山百官爲上跪拜置聚聚錢求福云登元封而後氓庶效之所走輸財其來已久自昭其祠建遂移其置封所者置祠所歟又登其後財度而姦作官議之繼因籍爲國賦遂相沿至于今不變歟然無從稽證矣秦王無字碑或曰代造字磨滅不存或曰秦無碑此爲石表或曰中有碑石目其外此皆非也昭真宮李斯所築非秦碑乎又其特距建武僅二百餘年豈字蹟已遂磨滅應劭書獨闕不載乎且碑石方廣僅四尺如更鐘

其中如輟憤然度其席不過尺餘又傷琢已甚其能數千年植立不仆且崩裂乎然則立石之意何若于爾此卽秦秦蕭湘山故智也當始皇封泰山從千乘萬騎上中坂遇暴風雨彼其虎狼之性必恣雕鵲廣如湘江風雨時乃伐石以鎮之使高壓顛頂以抒其憤赫之怒耳蓋岱體純石最高者登封臺石立臺南又高山登基數尺云而山中人又言萬曆中有中使召王登碑臺而觀之忽風沙起工墜死不果

半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蓋卽今登封臺址也又言東山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蓋卽日觀峰北臺址也十年前石室尙存中有龜已石蓋方丈年潤可鑑或云成化中雨水衝決得玉簡以獻驗爲宋東封祀泰山文命中使瘞舊所卽此或云宋石函王簡在登封臺北王皇殿中然俱無復說記者矣秦碑南向有廟古栢子栢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今亦濯濯惟片石在耳

威化中李太宰裕記云磨崖碑距東十數步有秦皇封泰山制李斯所築其石壇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體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予遍訪弗覩問山中老道士亦皆茫然豈百六七十年間遂已彫湮泯滅歟然歐陽文忠公嘗言古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李斯真篆似正指今所存卽真篆新篆石也其行封泰山制置勿論何處歐陽公雅計

集古金石遺文其爲餘守去東數僅數百里豈以秦碑二百六十四字行書完整如彼輒稱遺棄不一訪楊夾著之歟姑識之以俟博物閱覽者

自山麓至封所古云共四十里碑翰鮮砌有鐘山壁者有錢石面如布几錢者然鮮可採錄其稍古者多辭蝕又遺錢削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他可知已憶鍾伯子稱峰頂有不勒基先輩詩云登泰山兮光色莫紀想太古兮山生之始頗服其高簡亦已泯沒矣東封額字形婉秀尙可辨林焯本末無可考聞其初殘唐碑錢忠孝廉節四大字意頗自得招其友往觀其友至笑曰吾終此其覽古遺蹟耳凡四字書冊頗有之不必錢時虞廷漢碑之間始悉其點畫也焯不悅罷去殆一迂儒強作解事者

已酉雞初鳴登日觀峰觀日出遂自峰頂下山返泰安拜石孫兩先生祠

四鼓自館舍東南行望山麓士女絡繹登進燈光萬點瑩瑩然如星移如螢熠時方曙果軒折攀援經數里乃達日觀峰據攷俯碑石東向坐烟氣瀟瀟山邊際如

在大海中從舟隙望水平滿無涯淡遠見天際白光隱隱白下紅黃間之綿亘東方遂漸辨色如陰晴薄暮氣候久之忽從黝霧中透赤光一潯飛湧而上頃之圓明旭絕大可數丈蓋衣裾已洞赤俯視山頂已下尙昧昧也惟見烟雲之氣飄搖吹落自高而下層巖疊墜一峰雲散光滿一峰半山雲散光滿半山山麓雲散光滿山麓于是城郭田疇隱隱露赫赫萬仞如一色矣因憶太史公所云雞一鳴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殊屬奇詞惟仰伯溫泰山錄謂日輪從大暗中湧出騰起數十丈半至

明處半有光全至明處全有光其下亦尙暗似爲得之然謂峰頂日出下方五鼓三四點則殊謬以予所發上辨色時下方五鼓上赤色飛湧時下方昧冥上觀日出時下方辨色至日出後烟雲飄落自頂墜麓蓋吾賦疾矣

觀日畢題名石上曰此逸山子東遊觀日從海底騰起處也恨不攜故鄉某某等恣覽其間然諸子來必苦吟吟罷必大書深刻鑿山點壁無完膚固不如逸山子踴躍不羈行其所無事耳已又甫里大母曰吾所處處公

等商萬仞公等碌碌萬仞下亦聞雲中嘯呼聲不

自峰頂降故道經御嶂崖懸盤不觀泉流飛激從潤底
擇小石十餘枚携以行俟歸逸山當以盆爲沼聚石作
小峰立沼中書其上曰泰山卷石云

出紅門稍南爲漢壽亭侯廟又南一里左爲鄧都城右
爲青帝祠又南爲白衣觀音樓寂寂道殊稱精麗又數里
入城謁明復祖徠兩先生廟嗚呼秦碑漢簡震耀今古
矣孰與兩先生道淳流風山高水長也

庚戌經東向村渡汶水宿新安店是日風症瘳

泰山集

卷六

十三

自泰安西南行眺望曠渺遙見培塿數點其東南一峰
隱隱突起者徠徠山也六十里次東向村又二十里度
汶水兩岸可五六里河水清淺湍激日影砂光瑩然澄
映金波宿溪如錦毅然兩岸數峰宛宛碧翠岸北多垂
楊低枝蒼茂穿林中數里乃折而南又十里至新
明堂遺址在泰山東南數十里嘗疑岱南本魯地孟子
書載齊宣欲毀明堂似又屬齊境禮曰名山大川不以
封明堂爲天子東巡觀禘后大位當不屬齊魯封壤意
者岱以北屬齊其距岱徠徠以南者屬魯歟遂役齊魯

漸後魯界至於汶陽今汶水去岱百里而近盤固于汶
上之言豈汶以北盡爲齊疆又其時周衰曠不嶽狩卽
明堂亦據而有之歟然則季氏之旅泰山也其殆望祭
也不則越國以往或如後世自他所禮方嶽者然不必
其爲邦域之內歟

辛亥經寧陽渡泗河遂謁聖林入曲阜城拜大成殿瞻杏
壇觀夫子手植樹出謁周公廟歸舍館

自新店西南行二十里至寧陽縣縣爲魯顯邑西行二
十餘里涉一河河多積砂又二十里涉泗河兩岸可一

泰山集

卷六

十四

里波光滌靜如鑑渚岸多梅樹垂實離離南望危輝諸
峰出沒雲表又十餘里遙瞻聖林蔚蔚蒼蒼蒼蒼之氣
上映碧漢又數里恭詣林門進林開經沐水橋入享殿
趨至聖墓退謁泗水蓮聖兩墓拜子貢室出觀思堂登
林閣四望爽霽自南環東北三面皆山隱約廻抱正南
曰嶺山其外曰龜山山麓爲伏犧畫卦處東南曰防山
其外曰尼山沂水出焉尼山之南曰黃山良泉出焉又
其外曰魚尾山曰嶧山曰三峰山正東曰東山其外曰
九龍山曰鳳凰山曰陪尾山泗水出焉曰蒙山山之南

曰大谷東北曰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外
曰臨樂山沐水山焉曰呂平山又其外曰龜山正北曰
九峰山其外曰龜山曰杏山又其外曰梁父曰云亭曰
徂徠又其外則泰山七十二峰也蓋皆登伏綿紆擁衛
屏翼于百十里之間其水則群流之所匯萃望之如溝
澮就其著者其內曰沂曰洙曰泗曰良泉其外曰漕曰
洸又其外曰汶曰濟蓋皆逶迤瀉注導東北而流西南
其西則平曠坦衍博敞渺目洪洋洋溢汪洋濤遙任其
所之而無有峻巖複嶂以阻蓄其間然皆總會於濟折
而入於淮而注于海

泰山集

卷六

十五

而東濊洄濟赴于百十里之外若衝凡然然後經于徐
下林閣西南行五里止舊館人孔震懷家錄曲阜西城
經縣治東行二里望宮牆觀煥廟週五六里進觀德門
東至金聲門歷東階恭詣大成殿行謁廟禮畢降階謁
寢殿畢西謁啟聖殿及啟聖殿殿畢仍詣大成殿庭瞻
仰廟貌肅肅不忍去者久之殿制七楹高十丈東西十
餘丈南北五六丈神座供至聖先師像坐左側有翬像
碑石四配十哲諸賢亦皆塑像儼若瞻對兩廡則惟設

木主殿廊繞以石柱柱皆摩龍圓徑丈餘殿角置碧瓦
時方架木脩築守者曰此第易瓦然費金四萬殿庭深
廣數百步其古樹上摩青漢有圓徑數丈者殿南百步
爲杏壇壇上有亭宏麗敞豁壇前數十步稍東有石欄
中有孤幹挺傑色蒼古若虬旋起高四丈餘者夫子手
植檜也檜南數步卽大成門門五楹左翼曰金聲門右
翼曰玉振門門三楹又其左曰燕申門右曰啟聖門門
三楹啟聖門內有金絲堂卽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處大
成門庭縱廣亦數百步左右碑亭四高六七丈又二亭
稍亞之亭內碑高五丈濶六七尺皆唐宋以來詔書及
御製祭廟文碑亭南數百步爲奎文閣甚雄麗或曰閣
上藏秘國古典億萬卷自閣至大中門可數百步左右
皆國朝碑亭然局閉不得入遂出毓粹門稍東至衍聖
府第拜其門

泰山集

卷六

一六

自衍聖府第東北一里出城入三里謁周文公廟廟前
青松夾道可二三里殿供周公像左供魯公神主殿制
向亦宏偉今墻垣門廡殘圯殆盡卽當神座處殊不足
蔽風雨惟唐宋等碑指有存者相傳廟東南有車轡井

廟北有雙石梁井俱述其處聞公後有東野氏世居茲
土殊寥落亦無從訪特已薄暮日光頗濛濛然

憶予己丑年三月二十五日謁聖林二十六日將入廟

阻于巖門恨慨然返閱六年所不意獲遂瞻拜之誠而

其時又適爲暮春二十六日顧自惟德不加脩業不加

進無異曩已丑時年踰四十見恩無聞瞻對宮牆涕泗

如雨

夫子所居鄉名闕里或據鄆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

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

聖口集

朱大

十七

基又其東有兩觀闕謂里所縣若然靈光建於漢世未

足爲據意雙石本魯宮故闕漢特因其址依之以營學

歟今都邑變遷欲求闕宮兩觀諸遺蹟無復能指次之

者即杏壇與所稱魯共王聞金石錄竹處亦或稍非其

舊然先師所手植檜孤幹特存正在今杏壇稍南然則

壇之前後左右其爲聖人之居無疑也嗚呼此非二千

年前吾夫子寢興飲食於斯所與七十子鳴琴論道其

間者乎肅肅永懷其在目

讀易書詩周禮周公子道統集三王之大成矣夫子蓋

憲通焉今大成廟親擬九丘雲稱爵邑比于上公元辰

神人歡洽謂是尙未足稱德而報功而公裔微零落

挫一祠至不勝歎且且魯又公故國也先師在天靈爽

得無有感然者愚考孟子宗系出魯孟孫實公違魯記

曰聖庶奪嫡有王者起博訪孟氏子孫擇其支屬次子

今博士者春以世爵爵亞于聖公數等給田授祿俾承

廟祀或亦明儒類之典也

舊館人孔震懷年六十餘亦長者其子貞岱尙少秀穎

能文有劉望河者老習魯事爲予言聖公富擬王者然

聖山集

卷不

十八

世有嘉德嗣公年僅二十餘賢而才恤細意敬賓客子

思禮址隆自聖公外翰林博士二人國子學正一人太

常博士一人俱世職其曲阜令則於孔氏諸生擇行誼

者領之有久任至三十餘年者大都愛護其民如家人

子其民亦愛而敬之雖宗長無敢稍少伉偕者聖公固

弗與民事然稍遇水旱災荒嘉與補助如不及以故田

野鮮蕪廢者四境鮮啼號者賦役鮮通逃者父子兄弟

相戒以恭和勤儉鮮有遊惰恣氣喧鬬爭者厥生惻然

曰吾聞盛古特黃唐虞夏之亂歷三三子年其國

上下賴之茲非其遺制歟彼謂封建不可復者特矣明
聖在御脩舉盛典宜博求古帝王及三代已下大一統
施德于民最久者諸胄裔咸使之統承祀事其殷後即
擇孔氏子孫一人爵以公侯俾祀與成湯暨六七賢
聖君其唐虞夏后周漢唐宋則亦代邊一人咸錫封爵
給田百十頃使各建廟崇祀以昭聖統元臣碩
輔賢哲師儒其間贊相王猷羽翼聖統者自世襲諸賢
裔儒裔而外代不數人亦宜訪錄嗣孫命爲常博國博
等官授田數頃俾綿世澤茂貴國家庶不遠一小縣
也

龜山集

卷六

十九

稅糧遂以弘創令模光惠人遠邇非數十年已來盛德
鴻猷考三王而不謬侯百聖而不惑者歟

壬子拜大成門詣龍巷謁復聖于顏子廟觀樂亭遂行經
竟府縣瞻禮齋第宿二十里鋪

五更兩甚至辰不已冒雨入城詣大成門看首山觀舞
門東北行二里至復聖廟廟前有坊曰陋巷縣廟左門
復經兩門遂詣復聖殿前行禮殿供交關復聖公像後
爲殿殿後爲祀國公殿亦設像後爲祀國太太殿左爲
顏氏祠堂前爲享堂復聖殿前數里有亭曰樂亭左

廡供二世祖魯大夫像右廡供三世祖魯大夫像樂亭
前數十步卽儀門門外有碑亭有井曰顏井其規制亦
瑋煥當大成廟三之一廟東宅一區卽顏氏世博士第
也

將謁廟時遂蕭縣郝大千自言來此旬日將盡覽齊魯
勝概乃歸其亦雅士也而寧陽道中有客呂某殊逸邁
自言頃登太山得句云寸雲潤九野片石傲千山
癸丑抵濟寧州是爲古任國孟子見季任處

龜山集

卷六

二十

其城模真瞻可遠眺相傳賀知章觴李白于此

甲寅我舟自德州來遂返于舟

是日糧艘集于州南門外運丁故武夫也每發兌時乘
勢恣睢所至輒挾妓呼盧其所狼戾皆窮黎膏血耳嘗
考運料加耗本末永樂十二年令運官軍糧于北平此
料運之始也十三年議償運料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
官軍償運止一尖一平定爲例矣至宣德七年始立兌
運發官軍領兌定爲加耗脚米則例又給以輕齎銀爲
供掃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爲沿途衣食之費所以

優恤旗軍者亦至矣至正德十年准免運米江西湖廣
浙江每正糧米一石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
斗共正耗米七斗六升矣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
斗六升折米一錢八分謂之三十六輕齎萬曆四年題准
各處輕齎每年先期徵完隨糧起解漕司遲悞分別降
罰又具題糧船淺阻者准予隨帶輕齎銀內動支起剝
又照嘉靖十二年例兌米二石該蘆簾一領折銀一分
其行料月糧每帮一十五石每石折色陸錢此自宣德
至嘉靖末迄萬曆初年行之不變嗣後法久例更萬曆

嘉靖集

卷六

三

中年間因春而連綿仁和錢塘兩縣米泡爛復增濕潤
米每百石加九石八斗又在前加耗之外矣至崇禎十
四年湖州水患災傷米價騰踊每石四金郡守陸公酌
處裁頭銀一十八兩以代九石八斗之折色此不過一
時通融之法而軍丁遂執爲定例嗣是橫加無已增至
三十七兩六錢四分又零祿使費不可悉數總計正米
一百石止解京倉六十三石而加耗之重至此又前所
云輕齎銀兩及月糧行糧俱不與焉此施君醉白辛卯
云展聞條議也蓋糧稅之重于斯爲極矣今當新有加

意軫恤卽不敢過望寬減然九石八斗之定例斷宜復
舊何至一時恤民之權宜反釀百世厲民之大害也
夏四月乙卯朔至嘉祥經孔子聞絃歌處謁宗聖子曾子
祠出博士君遣使追及郭外固辭乃歸丙辰過仲里謁先
賢子路廟

自濟寧行三里至安濟臺臺西十餘步爲安濟橋向兩
北沿河行河南岸有堤堤外卽濟河浩蕩無涯溪行十
餘里折而西又十餘里經新挑河有石梁長十餘丈白
曲阜亦百四十里無山至此始望見山山坡陀耳然婉

述山集

卷六

三

遠自南環而北縹渺數十里雖高不踰數十仞然聳伏
層複居然有連崗斷嶺之勢又二十里至嘉祥縣縣有
山曰南武卽古武城地城外有孔子聞絃歌碑又有潛
臺山爲子羽所家城在山塢殊蕭瑟城門畫扇門卒潛
某引入宗聖祠祠殘圯正室差完整遂恭謁宗聖像左
配則述聖子思子右配則亞聖孟夫子俱塑像予不覺
俯兩嘆曰師之道尊嚴如是夫吾頃謁顏廟配食者聞
其無人也又德少時謁孟廟坐殿上者一樂正子耳獨
子曾子儼然當尊位兩大賢遺容藹藹列侍也子曾子

其斯道之文考于已入後堂有石刻宗聖小像瞻尚畢
山西南行一里觀世博士第遂出城行一里忽博士君
遣使固留絡繹于路云博士君已登車出遊且酒掃治
飲具矣予念士拙見不載贊非禮且何敢煩賢翁館漿
乃策馬先歸命僮往辭之至子再三乃已遂返于舟次
日自濟寧行四十餘里訪仲里里爲仲氏世居仲廟臨
河供先賢子路遺像亦世襲翰林博士一人博士第距
廟南百餘步

甲子次桃源遂渡河越十日返于菴

龜山集

卷六

二十三

嚴子渡河歎竹稽首曰嗚呼黃河清矣或曰非也蓋河
徙也因憶春初經封丘時方若歐餘方鳩工塞荆隆口
其事有足慨者因附記于此云荆隆亦曰金龍塞口處
河流浩瀚兩岸可數里橫牛之其法用楊後百十萬觔
捆束以麻長十餘丈高徑二三丈名曰柳牛一牛之費
可千餘金度工成非萬牛不可數年來往往垂成輒潰
決費金錢亡筭按漢王延世有言作竹落而下以石而
元賈魯謂水工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
生泥泥與草并力茲其遺意歟予因屬考叔問方君河

所經從及治河之法所經必訓漢以來群策如所言或
隨河之流而疏之或去河之淤而濬之及賈讓所云穿
水門以殺水勢韓牧所云尋九河故道諸成畫而專主
于塞違逆水性勞費無已耳出漢臣輩下策其故獨何
歟考叔道歐餘言古治河惟二法一則順其性導之就
卑出于禹一則爲堤壩逼之使高出于鯨自漢已來言
河者大抵不宗禹而宗鯨何則三代城郭少且不資漕
可任其衝漫後世資漕不得已通水而從人蓋從水必
啗壞城郭且快漕從人庶保城郭且利漕又曰黃河入

龜山集

卷六

二十四

中國經二大折自龍門至華陰一折而東南兩岸皆山其
勢不能沒決下入鄆州原武之境憑高就下勢遂橫潰
直東至封丘之荆隆口則又一大折也一片平沙古稱
名險然禹時從此折而北其勢順後折而南其勢逆歷
代爲患若荆隆不塞則大名之長垣東明河間之滄州
吳橋山東之充東濟南諸郡邑勢必歲歲衝衝四五十
名城委諸逝波矣且海運陸運美談耳漕固不可廢不
塞則漕渠淺涸歲運必且不繼或謂董口而下無賴于
河竟不思頃年河決汶泗淮沂白洋洪澤諸水固無恙

也運艘矣爲阻滯耶又謂塞荆防不如塞張秋竟不思決在上流非中道可遏絕背劉忠宣等塞張秋五年不成仍從荆防奏功可鑒也又謂宜從低處疏濬竟不思低其低于長垣與取昌其能損城以洩水乎必將創壑一河是仍從高處疏非低處疏矣諸說皆夢夢固不如并力塞荆防爲得要領耳歐餘蓋身習河事最久故其言鑿鑿中名實若此然詳其指大抵在便漕耳如以衝壩則河所至害卽隨之豫徐與青兗均也蓋予嘗考禹之導河其勢自西而東而北以入于海自周定王時河徙已非其舊漢元光中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經決瓠子瓠子宜陽皆在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並行元帝永光中又分流于博州屯氏河遂塞後又決平原入濟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深川爲一宋熙寧中又分爲兩派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二潰之合自此始然淮第受河少半耳元人嘗排河入海故道亦尙未泯洪武中河決原武之黑陽山遂東經開封城北南至項城入賴壽全注于淮嗣後屢有疏決要皆全合于淮以南入于海而東北入海之舊蹟遂淤自荆隆其決其

勢復自西而東而北蓋將還九河古道也天其意者辰東南轉輸之艱姑殺其浩瀚使漕渠中梗使謀國者思所以發計乎又意者以東北多曠土姑沃以洪流使甯隨地勢穿渠引河分殺水怒因如丘文莊書所言擇便利堪種藝處依江南圩田法引水灌漑可使足食無所藉漕轉于誠委心計重臣順其性導之入海毋惜金錢捐數歲治河者治東北溝涂順理可也

鳳山寓言

丁酉游金陵棲止鳳山旬日意所至輒投簡久之成帙

命曰鳳山寓言

司馬懿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豫有所制棄此真英雄
深明取舍之言秦昭王曰寧下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漢高祖曰吾欲捐關以東秦之皆此意也項羽莽愆故卿
黥布身歸長沙李敬業謝魏思溫聽薛重璋取常潤爲巢
穴近世寧庶人淦友顧南昌與公孫淵先後如一轍其不
足有爲明矣豈惟此哉爲文之道亦朕故曰謝朝華于已
述日集 卷七

披立身之道亦朕故曰舍魚而取熊掌

呂舜徒之軀旋于僞楚也與狄梁公同遇同道顧其機節
視梁公尤重而其成事又最敏考古者或哀或斧似非平
衡之論也

或問漢德孝文爲盛其後世祖重光昭烈繼緒皆其苗裔
宋德仁宗爲盛乃不克延世何歟逸山子曰不知也蓋予
聞之君子之言天也言其可知者而已

晉陸喜因評薛堅論吳士當孫皓時沈默其體潛而勿用
者第一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侃然體國執政不懼

者第三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溫恭慎脩不爲諂首
者第五遇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各
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旨哉言也復之君子思遠悔吝矣
乃又不甘于沉沒既棄聲位矣乃又祈免于禍殃世間豈
真有揚州鶴乎何沒沒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子謂南容有道不廢無道免于刑
戮諸葛武侯自陳不求聞達苟全性命慙難言之矣中郎
適于董卓卒陷大庚李業王皓王良等劫于公孫述或鴆
死或伏劍死則惟其德之弗儉故也梅福吳市哀閭土室
述日集 卷七

以觀變形林憲申屠蟠絕迹梁福庶幾哉鴻其冥又朕
當董卓劫主時申屠亦嘗被徵假令其以加中郎者加申
屠亦且奈之何哉靖節陶然一樽自謂羲皇上人向已然
使其時稱尊者悍然不減子陽而天如魏文齊祖隋煬章
寫好辭賦一旦以能詩見徵其又能笑傲東籬自怡悅乎
則亦未可云儉德之至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又日不見
是而無悶夫以矯世自高而又有文斯見是矣見是斯有
譽矣有譽斯可榮以祿矣可榮斯不免于難矣吁惟之
偶與客談三國時事客曰孫吳有臣五千人惟一心遂滅

晉而雪仇于知之乎予曰未之前聞也豈出自釋官耶客曰非也蓋正史實云予益惕然客笑曰晉武雖非謂辟朕願善謀斷自與子二月平吳至辛丑二月詔還吳宮美女五千人入宮嗣是荒于萬幾卒東燕逸九年而祖一敗塗地茲非五千人一心之效歟

肥水之功成于朱序劉牢之謝玄四人成事者耳表而出之以勸後之臣子不幸而陷身于敵國者

唐莊頗有英氣藉令不稱尊平梁之後退歸藩服懷晉陽山河之勝高枕而王于里此桓文之業也而又有顯名且

建山集

卷七

三

其尊大何遽不如小朝廷作天于耶惜乎其少算也

古帝王受命必首證勝國嗣祀上公賓幣繼承一王與立禮樂永世弗替豈惟是追崇往烈康慰臣民而已蓋亦若為後嗣計深遠云暴秦變古此禮遂教朕報王獻地猶使考終周室且與東周君賜人地奉其祭祀迨夫漢德弘淳承休紹嘉廣聖脩舉親氏掩遺猶遵新軌山陽一郡瞻曜于魏晉殊屠雲撥之間保其祭器帝制于國中者垂及百載司馬氏至俾戾矣安樂邵陵斷命二公亦皆爵邑示年自劉宋首惡賊害故主繼此幾和故事朕而仁暴之報不

併如晉故為暴者其崇佛觀覽焉劉裕以謙故弒安帝弒恭帝賊僭位不再傳子孫屠夷殆盡後數十年蕭道成效

之弒蒼梧弒順帝後二十餘年蕭衍又效之弒東昏弒和帝後四十餘年侯景又效之弒衍弒簡文帝父子凡侯王在

建康者悉不免五代末溫弒唐哀宗弒昭宗及其子九人未幾身弒于千子誅友貞立未幾唐兵入梁友貞亦死靖

康之禍二帝六宮諸王俱北完顏亮大殺宋遼宗室在其國者百三十三人後數世金師崔立降元執其梁王荆王

太后皇后及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

建山集

卷七

四

二王及族屬連后妃等子和林在通傳辱萬狀金主守緒傳位承麟自經死承麟亦死宋理宗皇帝端平元年四月

獻金帛于太廟至其他草竊割推族相屠滅不可勝數朕

是時暴者莫甚于感懷之變當是時淵熙父子以雄驍悍

鷁之材通古今曉戰畧奄有秦晉據河山百二之險擁衆

數十餘萬所至如拉枯朽至唐使中華共主行酒執戟明

得意豈非自謂百世磐石之基乎朕考愍帝于建元丁丑

十二月遷晉于次年歲六月死其臣斬華勒兵入宮殺其嗣子黎及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劉墓焚其

其宗廟鬼大興聲聞百里嗚呼此箕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若夫隋文帝之克陳也其待長城公甚有禮初至給賜優
渥令班同三品每預宴初有司勿奏吳樂恐傷其心優游
二十餘年乃卒故其後雖棺內如廣尚能保其嗣人唐受
禪卽封恭帝鄴國以壽終又錄用隋宗室智積等悉授高
爵宋太祖之代周也命宗正郭杞祀周陵廟奉周主爲鄭
王紹封勿絕至立碑禁中誠子孫世世優禮周後卽有罪
勿刑戮故其後炎祚告終元終不敢以無禮加少帝雖濫
國之封已褻朕薦女并田延及後昆其視左國完顏之恭
聖山集 卷七 五
惡無忌以自速其凶禍者蓋亦有間矣夫興廢者勢數所
必有也以暴則若彼以仁則若此故曰先王之政隆于賓
恪也亦若爲後嗣計深遠云夫非謂先王之實有其意也
然觀於虞周享祚之孝以及王子抱器之仁卽謂其意實
夫洪武受命奉天弔伐紂元主君長沙漠弗追封其孫
賈的里八喇爲崇禮侯優厚有加已復贈書元主令遣使
迎歸永承國祀此與箕子朝鮮之封何異乎大哉聖模可
謂紹歷三代垂式萬禩者矣

梁祖受齊禪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奉和帝居之庶幾祀
宋遺意沮子沈約古今殊事一語遂使和帝不免及約將
死夢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祖之巫言如夢
張子房爲韓報秦風義凜然功成後稱不可以至脩告
高祖劉留封數千戶拜韓公室子俾奉蒸嘗世世不絕
唐初封魏後韓公周投介公隋後鄴公天寶九載李林甫
爲相處士崔昌言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俱
閏位不可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學士薛包
贊之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鄴公十二載林
甫卒楊國忠欲攻林甫之短廢三恪復魏周隋後封國按
昌所稱以土代火誠涉子誕朕訪求殷周漢後以脩三恪
實合典禮惜乎以人唐言嗣後竟未有講議及此者
宋自藝祖以仁武受命熙陵建金匱之誓武功凶終天人
宛憤再傳至仁宗寬恭實畏爲漢以來令勝不幸前星弗
耀乃其時真廟支庶亦漸凋瘵天其意者將以幹盤敗之
藉令奮自宸斷慎簡太祖賢裔告廟冊建豈非至德鴻猷
格幽明而光四表者乎如是則熙豐之變法章蔡之相違
類無自萌芽何至使儲貳猜禍假乎藉發喝及完顏亮難

太宗孫子世職之乃始立邦觀續封安定卒紹丕業也
予觀聖度最仁且智獨于建儲大計元老丞弼連章高
河還回不允甚或懷孔先傳益其不遠漢成亦復異文
弗置一詞其意當自有在弟聖哲初長不取市已美服
前人慈德將候外廷自發其端因優容採納之耳惜乎
忠獻振古如韓富歐馬諸
君子乃成弗論此意何也

漢以下自魏迄陳雖神帶得千暮竊然亦皆以武功顯非
魏武則漢不祚非司馬則魏不立今無論已即宋祖自破
孫恩誅苻堅立擒慕容於南燕斬姚泓于漢京三秦父老
王流涕挽留指咸陽宮殿為公家室宅謂非戡定勲不可
也齊祖單車白服出新亭繼挂陽王劉休範振旅凱入百
卷七

卷七
姓絲遂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至于陳祖擊走侯景為
蕭梁報數世戴天之耻蓋亦偉矣獨梁祖無尺寸功其始
佐齊明恭辭林廢弒害謀獲都督雍州後因兄懿被誅遂
起兵弑東昏自帝其親宋齊陳隋廢味負乘矣卒身弑國
亡求如宋齊諸祖考終命且不可得孰謂皇天夢夢哉
程嬰杵臼存孤焯焯矣前此周召共和殺已子以代王子
采芑斯干之樂由斯爛焉然周召世臣也道固然至如春
秋傳所載魯孝公殺母賊氏當公幼弟嬰作難賊母以其
子易公因與鮑廣父梁買子負公許于周遂諫邪嬰亦云

奇矣今人干共和事不甚膾炙兄臧氏女子乎

漢祖功臣紀信第一光武功臣大司徒賜第一無紀信無
高祖矣無司徒賜無光武矣無丙吉無宣帝矣無宗澤注
伯彥無宋高宗矣

當朱軾朱簡等忌光武帝兄弟威名從諛更始殺齊武王
演也帝方有昆陽之功自父城觀諸宛謝警諸蛟龍在于
原陸矣帝雖委宛用卿能使更始自慙然新市平林諸將
日航航焉自大司徒賜建言文叔可大用乃以帝行司馬
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于是乎如縱大壑而遇順風焉
卷七

卷七
鄒論英一時畢無數月之間拔廣武拔鄆鄆遂殲王郎更
始于時立帝為蕭王令罷兵蓋獨之歸數說謀也賴耿弇
持大義昌言辭不就徵帝棄遂大定向使其先非賜左右
之使將將兵在外其軾非弇激勸之勿束手歸長安雖雲
臺諸將相矣餘奇畫亦矣所用之然即鄆甫下忽餌以王
爵且徵入朝雖愚人知其不可弇言帝當亦弗就固不
如大司徒賜當白龍豫且垂綬適之使翔翔于碧天滄海
之間尤得勝算耳

宋隋王入金無一人保首領者靖康丙午康王自金還蓋

有天幸不數月因王雲言詔康王復如金師磁州守宗澤力沮之知相州汪伯彥部兵迎王如相當此時事機間不容髮澤固忠智無間然即伯彥之功亦烏可沒哉

天寶庚寅諸貴戚競進水陸珍羞日至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時命宦官姚思藝爲簡較進食使後六年丙申倉卒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午尚未食宰相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父老進糲餠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須臾立盡不知明皇當此亦念及簡較進食時事否

王莽篡攝謂漢田租三十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給假名

進山集

卷七

元

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于是夏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隣里鄉黨宋理宗開慶癸亥買似道用劉良貴吳勢策買公田于浙西六郡之人莫不破家一則却民以悅民譬如斷右臂益左臂也一則却民以利已譬如鬻骨肉克口腹也不亡何待然善居室者自當預鑒于茲慎無務豐殖騰貳雖使富而好禮固不如貧而樂者憂澁無累也

唐肅宗在東宮時以仁孝聞代宗爲廣平王帝其拜都護馬前華戎屬目咸以爲眞華夷主米高宗爲康王偕張邦

昌質子金人責還誓邦昌恐懼失措王不爲動又嘗與較射連發中的疑爲將家子釋還乃更以肅王桓爲質三宗蓋亦英傑也及履大位俱不滿人意竟渭城之曲達乎天子耶

新室之篡王太后融成之狀非其志也即莽繼四父輔政矯爲謙約時亦未必遽有將心也自成帝崩哀帝以支庶承統太后固謂是雖非已出狀猶之孝元之孫且建爲皇嗣者孰載其子孝成不啻親父子及卽位一旦尊崇定陶所生母傳婕妤好右于王太后又以婕妤宿怨遣中謁者窮

進山集

卷七

十

治中山王馮太后迫令自殺其弟宜鄉懼參有賢名亦自殺同時馮氏支屬以無罪死者十七人當是時王太后蓋岌岌然不保朝夕矣其心以爲中山太后固帝祖庶母也跡其所爲何難無禮于祖嫡母子且帝自少育宮中猶不則如是其自藩國承祧者又庸足恃乎庶幾倚藉內戚或可稍自輔衛耳所以孝哀既崩何武公孫祿昌言外戚不宜持權槩弗省特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蓋其意不過鑒于中山將以免逼侮保禮壽庇宗枝而已竟不思新都逆謀于是子潰裂無忌迫至請願廢廟乃始怒罵拉馬

呼親矣秦國最饒不深論太后婦人望荒亦不足責哀帝
紹丕基賊害祖庶母致祖嫡母長禍釀覆滅嗟于難言之
矣

以秦始之悍暴而荒爾衛尚得保其宗祀烏氏保巴蜀寡
婦清俱以富自衛不見侵犯然則秦法衛寬也

漢文帝十二年除田半租次年盡除田稅越十三年至景
帝改元始復收田半租三十一而稅終漢世不改說者謂

當是時郡國膏腴十八九為諸侯王封邑且匈奴為邊患
數遣將出擊又苦河決築塞無已時出多而入少求其故

述曰

卷七

十一

不得乃歸功于儉德似矣朕亦薄歛可耳乃悉取田賦

除之即宗廟祭祀之禮百富有司幣帛喪殮大司農矣所
給諸蓋自十三年用龜錯畫詔民入粟于邊拜爵免罪于

是廉吏克初粟紅而賈朽且其時稅商人頗重又以錯法
筭利權故雖去田賦亦足以制用雖朕入粟苟道也帝以

寬靜濟之是故見其利不見其害要之不可以垂世故曰

付一天下之正中也

自古良將以明哲為考令終者推汾陽稱首前此信陵君
自趙歸飲醇酒多近婦人尉遲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

不交通賓客凡廿六年後此韓王自罷帥即杜門謝客

時跨驢携酒縱游西湖喜釋老自僅清涼居士如是者十

餘年乃卒此三公固皆汾陽流至也朕子獨多斯王當賊

擒賣國者主屠戮忠良時王與少保唇齒也雖遜賦猶懼

不免既面折其奸又屢毓論列特國是侃侃夫肅代并儒

不亞于宋高輔國元振朝恩元載等其媚忌祖惡亦矣所

與槍殊科以汾陽勲望尚休惕不敢發一語斯王獨不以

狐兔為疑大聲疾呼置京夷于度外推其心方且以不借

郭王親于九京為永恨豈復計生死禍福哉其所獲優游

集曰

卷七

十二

蕭下蓋若天所祐云嗚呼賢于汾陽一等矣

項羽王高祖漢中分關中地王秦降將高祖怒謀攻羽蕭
相爾曰雖王漢中之惡不衛愈于死乎因勸命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三復愈于死三語真如疾雷破駭吾見世之人
爭小利僅如毛髮比往往至于殺身苟能以三語為絃韋

可以樂饑可以知命可以尊生可以達德

秦二世甲午八月願為黔首不可得距辛卯七月矯殺扶

蘇三年耳當此時其親長為秦公子執樂又十年項羽誅
于嬰于咸陽距始皇崩展天而十五年耳當此時其親

世守西陸稱秦伯執樂如此類不可勝數嗚呼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

古遜世君子潛深伏奧如晨門荷蕢以迄汾亭釣者吹笛生諸人彼其立意固不欲以其名傳無論已至如新城三老董公道說漢高數語即平良之帷籌弗逮也然史逸其名壹闕三老茂白發江充姦罪其忠惻出在廷公卿之右然史逸其姓霍氏誅滅有爲徐福訟功者曲突焦灼之喻委巷中人俱傳道之然不著上書者何人又如信陵客沮受五城者勸歸國者王良之友責良屑屑不憚煩者寇萊

望口集

卷之

十五

公門生勸公稱疾求外補發乾祐天書之詐者其言多合于大道然其名皆不傳予嘗彙錄正史旁及稗乘共得二百七十餘人編曰無名公傳尋復散佚因誌其槩云

符秦滅燕太史令張孟言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後燕當滅秦諸慕容氏布列朝廷者宜剪其魁傑以清天變秦王堅曰惟脩德可以祇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害按孟言與唐宗徵盡殺宮中疑似及柴宗煥殿前照像同意符秦雖偏霸不終然其識量高于二主遠矣

王猛汲汲于殺慕容垂至乃爲市井鬻貝之行此與范增

召項莊舞劍何異彼其所以得脫似俱有天意然羽固莽莽無成筭符秦頗弱落帳廊有雄才有大度成敗不足論要自湖中翹翹煌煌者也

王景畧謂慕容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斯誠幾先之鑑矣然福德在燕必殄滅之是不知天也曷亦捐郭以北釋燕以爲外懼且可以潛消其主顓武之雄心乎至如秦主熾燕遷鮮卑四萬戶子長安及徙丁零翟斌等于新安澠池諸處雖愚人且知其召亂異時泚水一蹶垂其等若驚鳥猛獸之發卒用丁零鮮卑集事不兩載暴亡藉令當

望口集

卷之

十四

平燕時爲猛者發一言條畫之可指顧而綢繆也何至貽他年藉寇之毒乎

漢世人生多蚤慧昭帝十四辨燕書明帝十二辨難留史牘和帝十四誅竇憲皆所謂天授也至如孝元卽位之二年蓋二十有八歲矣尙不省召致廷尉爲繫獄然元帝天頗好學何渾噩若此耶

太史公載沙丘之事記胡亥及李斯所拒趙高之語甚繁悉或以爲枝詞不知其垂戒深切讀史者不可不日三省也今試驟取其言觀之似乎亥之可以爲孝子也似乎斯

之可以爲忠臣也可以爲孝子而卒至于大不孝可以爲忠臣而卒至于大不忠似乎皆出於高之所爲而非二子者之爲之也然而斷沙丘之獄者可得謂其也哉首不赦其也脅從可矜乎雖至愚者亦知其恃謬矣凡人執德不固往往滑亂于群言波夷于末路多自悔非其本心又或謂其某誤我何不取斯高事反覆尋繹之也後淮南王傳中錄伍被誅書亦此意

王敦桓溫之不得爲魏武與司馬昭父子也王導郝鑒溫
謝安王坦之諸公之幸也謂諸公真有懷柔之器制御

羣臣集

卷七

一五

之功非情實也其所以不同于曹魏司馬氏者曹魏司馬氏在朝敦與溫在鎮在朝故應控由已在鎮故機勢潤畧耳使敦于壬午三月拔石頭帝命公卿百官詣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時使溫于辛未十月入朝廢帝奕立會稽王進大司馬留京輔政時自作九錫禪文不識諸公尙能談笑而道之以其身保晉室存亡否

桓溫頗有識畧又顧惜物望卽王敦于順逆之間亦甚了了觀其語錢鳳以釋兵歸朝保全門戶爲上計要亦非妄人也鳳等輔以庸惡卒致殞滅亦若天奪其智焉溫死溫

第冲領其衆盡忠王室解鎮求外出桓氏族黨以失勢爲憂冲獨處之澹然蓋卽敦之上計也亦可稱明于吉凶消長者矣

文士器器然博名高慕遊俠趨聲勢如鷲折之卽垂喪如不欲生亦惑矣秦婦詩書百家語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漢鈞黨之禍伏重誅者不勝計連引收拷遍天下禁銅及于五屬武氏銅匱告罄周興來俊臣等撰羅織經居獄無辜惟一入必株連數千百人每除一官親戚爲之涕泣往往不旬日輒遭掩捕族誅韓侂胄禁僞學

羣臣集

卷七

一六

士以尊經明道爲諱元非江南人爲十等八娼九儒十丐天道之變亦何所不有株于山鈞于清以不材終其天年不亦善乎伶人者天下之賤工也長壽中或告皇嗣有異謀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安祿山陷長安晏群臣于凝碧池梨園子弟往往歎歎泣下賊露刃覘之樂工雷海青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遂遭支解後世士君子平居談說詩書忠義語及太丘之委蛇于中貴狄梁之周旋于女主若將挽焉一旦臨事變求一人如梨園子弟歎歎泣下者猶將以義士目之何論剖心擲器耶聞之先

正古賢人多隱于伶官其然豈其然歟

中唐再祚梁公取日于虞淵向矣其他若李昭德安金藏蘇安恒之倫皆赤心王室不以死生動其心卽吉項說一張立廬陵王恩人望雖譎諫然亦大有裨助卽稱之曰過于巷可也

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正色拒之下制獄棄市唐則之際正氣純忠一人而已李敬業本以失職怨望舉事跡是而心非取其跡可也劉侔之泄密議于賈大隱有心而無術取其心可也魏州楊初成矯

魏山集

卷七

七

制迎帝于房州志節凜于秋霜然輕率寡謀當是時廬陵之不死者如髮錄其事爲億萬世教忠勸義可也

趙武甯王探雀鷁于沙丘之官梁武帝荷荷臺城唐玄宗稱飯麥豆唐德宗食蕪菁根彼皆富有萬國威福王食自如一旦困餒至此吾輩蔬食菜羹晚食以當肉以布衣而享梁祖唐宗所不可冀之福是亦足矣尙忍言無下箸處耶

貞元中市有醉人以爲嘉瑞痛飲者不可不知

唐自安史亂後戶口十亡八九州郡多爲藩鎮割據租賦

不入朝廷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劉晏用平準法幹山海

操天下虛貨以佐軍興用兵數十年不加賦而國用足建中庚申晏以楊炎議死壬戌兩河用兵府庫不支用韋都賓陳京言括富商錢括餽糧錢百姓罷市所得僅二萬緡發支軍興費益不給用趙贊言稅間架除陌錢悉罷

然是年涇原兵鼓譟入京師百姓駭走賦大呼曰汝曹弗驚恐不奪汝商貨餽贐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當是時唐祚幾覆距晏賜死時僅三年耳

魏山集

卷七

七

中稅一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應計其數或有宅舍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取一問者杖六十資告者杖五十緡除陌錢而與百緡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應發一百緡六十緡發二千資告者發十緡其資錢皆出

宋高南渡太宗之澤斯矣張黃亮一言悟主遂延美祚百五六十十年當與梁公存唐媲美

李獻初平中關東諸將韓散袁紹等以朝廷切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存否不可知推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備議上虞舉號此與黃袍加身何異虞正色叱之至欲奔匈奴以自絕自許由洗耳以後此爲匹夫休矣

肅德宗時坊僧李歌奴結韓欽結等謀作亂上命內省侍
推鞠李西平聞之驚仆于地曰朕中外家人千餘脫有一
人在黨者族矣時李郭侯必爲率相請出付臺推乃斬首
惡八人及北軍從逆者數百人朝臣無一波及者欽結爲
奉天功臣游環于游環委官請圖謝又祇送欽結二子上
俱有之泌又奏北軍逆黨尙有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
遂赦天下此德宗朝第一聖政也建武中因壽光侯之難
詔郡縣收捕諸侯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永平中
鄭治楚獄死徙尤多楚王嘗陰疏天下名士上按其錄徵

聖日集

卷七

九

諸廷尉多所連坐近世豈朝之黨亦狀其時所遭遂皆聖
明不世出之主奚啻視德宗百千倍惜在廷諸臣無有公
忠議治體如郭侯其人者補救于其間朕益以見郭侯保
護之助殊絕百代矣西平驚仆蓋身在凶咎之間固朕無
足怪由斯以觀士君子生于道政齊刑之世計惟有杜門
課子弟使日錄焉援誠兄子書一通從二三村僮執耒耜
灌蔬粟以供菽水或問與素心者說朕私中事外此弗識
一人弗發一掃弗著一詩一文庶幾既明且哲不虛耳
或語予以某某自負超騰朕愚而好惡欲利而好於彼國

將以籠天下之名與實而兼有之而不知人之視之洞如
觀火也予笑曰此鑽李核執牙籌者所以爲贗達也豈江
左風流固然耶然猶愈于南塘一出矣

偶閱林陵逸事于興翁張師師云往者頗少宰降初公曾
詳紀其槩因述示數則感慨係之謹錄如左○舊京太廟
所祀者六室一爲德祖帝后二爲懿祖帝后三爲熙祖帝
后四爲仁祖帝后五爲太祖帝后六爲仁孝皇后蓋仁孝
附廟時尙未遷都故祀于南廟後長陵肇建太廟立子京
師南內崇奉如故而升附之禮不行故所祀惟后一位○

聖日集

卷七

十

舊制南京文武官每年上陵凡八次北京則惟清明與霜
降耳萬壽聖節百官于禮部拜賀後隨請孝陵行香北京
亦無此禮蓋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爲高皇后
忌辰故拜賀畢即詣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遂成故事
○南京陵祭禮正旦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
五月初十日無間月行香中元日祭萬壽節行香十一月
五月初十日無間月行香中元日祭萬壽節行香十一月
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俱百官陪祭遣
掌儀武臣行禮其後例遣司香助臣行禮祭文陵正旦祭
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二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

纂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麗祝文
稱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致祭于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
文陵人稱東陵孝陵大祭一歲止三祭餘惟行香而東陵
大祭者九隆殺相懸不知何故○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
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
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于今古中藏舍利特出繞
塔而行常于震電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湧出受
受如彈指聲○南都在嘉隆間殊苦于重役朕間里尙多
殷實自條編之法行而祿征之害杜自坊廟之法罷而應
運山集 卷七 二

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慎哉思乎參議王
公機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狃困而彌貞矯矯乎強
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不苟合一介不以
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
當矣其介而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惇宜民死無餘藏
士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南都冊庫
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科部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
鎖匙以一監生往請于內守脩大監所既開即繳還其匙
繫以黃絨索傳爲高皇后手製一生偶掛過寓其妻謂
蓮山集 卷七 三

人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居且游于斯其遺跡畧志于後

云吳大伯初逸句范蠡築越城在嚴光結廬溪諸葛亮在

明王祥化城寺北周處宅在長干道周瑜宅在長干道是儀宅在西

下壺城在治謝安宅在烏王羲之宅在烏陶侃宅在

在城雷次宗開館難劉瓛宅在陶弘景宅在蕭統宅在

後顏真卿宅在李太白宅在孟郊宅在李建勛宅在

山潘佑宅在曹彬宅在張詠宅在李及宅在包拯宅在

府范純仁宅在程顥宅在鄭俠宅在楊時宅在李光宅在

張浚宅在楊邦乂宅在虞允文宅在張拭宅在

朱熹宅在吳柔勝宅在真德秀宅在六朝舊城宅在

秦淮五里至陽吳時以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

聚寶山洪武定都大建城關惟南門大西小西三門因舊

更名聚寶石門三山增建十門其南曰通濟曰正陽其東

曰朝陽其北曰太平曰神策曰金川其西北曰鍾阜曰儀

鳳自儀鳳迤邐而南曰定淮曰清涼周廻九十六里○金

陵名勝最著者二十處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

牙磯曰霧谷寺曰鳳凰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

落星岡曰戲花巖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千里

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余公舉峯與

熊公裕園朱公蘭鵬顧公麟初各著詩紀之都為一集曰

雅遊篇○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統自經于部之

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謀相繼投池中死今第言皆中

黃公觀夫人二女與賊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

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

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苟息讓

諫矣○南都正統中延客即于本日蚤起令一童子要客

及已則客已畢集客或六人八人止用大八僮卓一張蔽

止四大盤臚置小菜四碟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卓中

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迭大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

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連桌以敬如前但用四杯有八

杯者又十餘年始光日用一帖帖潤一寸三四分長可五

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桌敬如

前又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數指長五六寸闊二寸書

某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菓脩七八器然

亦已期入席申末即散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

人之事矣。○江寧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月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一城皆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李後主在國中，猶作短長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秋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關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當時。江南微雨，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始破。○南都從役，頗車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并質舖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顧少宰質于前閨叔狀曰：寄在戶者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錫者，安所倚賴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者，必以牛與種與之，又作室以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不惟于民無害也，而且有利。即日進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又曰：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資之，其隣里鄉黨能賑恤者幾何人哉？當困阨時，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趨貧焉，可以立辦，則是質庫者，窮民之堯庫。

也。又曰：往海中丞在吳中，意主于鍾富，一時刁汙四起，九宮室悉破壞，此大非是。夫邑之中有富民焉，其依以衣食者必衆，假令惟剥富民，即富者亦必貧，闔百千萬室而皆貧，爲之上者其能獨富乎？○倪文毅公岳草于忠肅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關而不書，以公之所闕者大也。蓋先輩奉家諱敬慎如此。○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小市口，宋元嘉鳳凰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麟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乙殿其遺址，此皆灼狀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月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溪漁子王顯江，率人少脫畧，不拘讀書不肯帖括，諸生聞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相髀，若有意從之遊者，爲文章奇偉，伉健狀，耻以自名，嘗曰：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厭多讀書何爲？○京兆廳公堊之裔有諸生名與者，訓童子于大中橋尹氏夜卧館中有群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梓典令呼以入，與曰：不可，盜以刃迫之。

輿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却之此豈復有人理耶欲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鄉先輩御侍御清李副使重俱有清望御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未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慕公廉嘗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李號遠庵舉正德辛未進士居官清介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曾于任所置耳環一雙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卧內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立命僕殺及原任乃已

卷七

七

家徒四壁立溪陽史氏延公教其子史念公貧私以修資爲置子錢比歲祿進之公止受修金餘悉揮之不納○金陵有二無字碑一爲梅岡晉大傅謝安石墓碑以其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一爲牧牛亭秦檜墓碑葬時立石將求作者撰述而能文之士咸莫之肯爲故有石而無辭○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關蓋在鍾山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殊失守險之宜後曹武惠登長干瓦水上雨花臺城中秋臺不能遷○秦嶧山碑吳後主紀功三報石碑一曰大發神

識碑一曰天璽碑顏魯公放生池碑顏氏大宗碑俱存於學○嘉靖中江寧富民王冠以採生衛運交諸貴戚吾宗溪亭公時爲刑部郎掄其子法亭輩文衡山公所爲墓誌甚悉南中紀述乃俱歸美京此其公竟鮮有知溪亭公者古今事傳聞失實如此類可勝道哉

偶閱張子韶先生心傳錄載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舉舜蹠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遂復入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爲吾言之剛曰自早及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及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蹠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以利作善會耳剛慨然因念吾等終日言善而不知其以利爲善也蓋亦多矣其尚三復子斯言

卷七

七

七

蕙齋直書李彥達所編其詩後云自今當屏棄筆墨每遇勝日有好懷曠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暢何必居羅落下然役爲已物此與予意正合其詳具載別集然余前年詩三十年晚始悔之予生于未嘗作詩乃輒爲此語或曰子殆假修禪池氏之修爲其說以自飾其少文

者耶予唯唯或曰子與養直同趣然無養直數十年鍊琢之苦豈養直困知子固生知耶予唯唯

宋馬永卿大年爲元城先生弟子其自記初執贄時首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蓋世未有不能儉而能不妄取者身名瓦裂大卒由此此先生所以倦倦也然能儉正難自非見道有剛德者未易語此

予稟賦素饒氣懦而神類兼之病卅多年散誕彌其庶惟偃仰一室之中終日不發一語不按一人意至則默爾古

應制集

卷之

二十九

人治心養氣之言數則以自怡暢然亦與盡則已往往不能卒讀卽子弟僮僕臨接稍類便覺形神渙漫搖搖如懸旌因憶昔人有云某某好談一日不對客則病某某苦談一日對客則病凡人體氣殊絕固有如此者又嘗讀宋潛溪答某郡守書云謙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益以疎頑不耐脩飾亂髮披肩累日不冠又云解衣偃卧看白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又云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猶不使之近卽近輒撫几大呼人咸以爲狂予每三復斯言竊幸獲與昔

賢同病殊自喜然潛溪杜門撰著卒能以其遺贄文德爲儒宗而予素業放失文質無所底後與夫朝兩春華同其凋悴乃輒搖潛溪氏解嘲抑亦言之不悴矣

應山集

卷之

七

錄上還言

予于乙巳孟冬三日寓居濠上時時焚香靜坐或苦太寂則從道侶借書觀之取其淺易可以曉衆者附綴數語于其後久之成帙丙午上元後三日從濠上過屏山此帙久已置之寒食後閑居無事偶從行笥簡得念其時錄此亦有所寓意不忍棄也因詮次而存之如左

南宋羅願字端良嘗取馬援戒兄子書及卓茂劉寬等傳益撰取前世所爲若此者總之爲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其片畧云長者之名起于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

聖曰集

宋人

短長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達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變聚無定說而非一時一己之所伸利害無定論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未必避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駭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掩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辨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智間過而見陵則亦齷之而已耳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釋所能以其有爲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又曰得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爲不可

告諸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爲人所稱嘆然其本心非有微於此而爲之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誡不待已之推利引惡雖在我不養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齷于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爲之顧其勢有不能耳此羅公精于閱世之言也予秉心褊激豈能無競第所謂以世俗爲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實有樂于予心其非至使人無所懲而或陷于不義者往往而有屢自悔責欲友其所爲其如勢不能何觀此而知昔人與戚之由若令一契也

聖曰集

宋人

二

謝疊山送黃六有序云太公年下有餘辭三公而就國逆旅無嚴微途人慇懃亦可通夜聞闔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候昧真龍衣宵行何其壯也予氣體垂衰恒苦不能振厲寒月卧禪室聽堂中梵漏煖煖尚悚被不昧起念此殊自悚然

予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又曰宰相有日日可行之善乞丐有日日可行之善由此觀之等相固可以爲天地乞丐亦可以爲天

焉狀波誠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有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消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伏波顯于東京極盛時建功名于絕塞許其立言之言若豫知有百餘年後君宗顧俊風聲氣習刑像殄瘁之慘而諄諄告誡之若此者豈當建武敦勵風節之如遂已鑒其末流而愛其勢之

筆山集

卷八

三

所必至因以教子者風世歟亦可謂先幾卓識矣謝疊山公上留忠齋夢炎書節畧云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求一人如取呂怡甥程嬰杵臼斷髮卒亦不可得矣近觀某某將古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而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村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稷稷無所容急以繼滅風絕謝天下多士多方依依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

士曰殷通諸臣未敢以我周臣民側視之豈非殷之舊臣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楚懷王一王愚極聞之主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楚滅矣義陵一邑倦倦乎舊君者懷一心扶老携幼肥遯桃源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于女直之破汴京也劫二帝焚中原地土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奏檄識狀為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忍忘也今年遣使祈

筆山集

卷八

四

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于前二使繼于後王儉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粹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宜拘留燕山開門受徒室然敬其忠信誠慈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宜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宜識孟子齊宣王弗謀教燕一章和聲琅誦曰天下固長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室然曰善哉善哉善計矣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藩國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幾女直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來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知人猶有正當人乎釋其意似謂是時求一王倫且不可得其則求一秦檜亦不可得也此固有激之言乃其辭指益慘惻矣其所爲寬假于檜者猶夫昔之切齒于檜也蓋無聊之思也欲焚炎之爲檜也若曰地廣人稠未易心服當如和罕思一策以處之也否則求如女前安處中原百有八年必不可得也江南漢北寥廓萬餘里江浙閩粵之間護運故地以存趙

集

卷八

五

孤安通播是依地而行仁政也兩利俱存之道也元主尙可與言也故國韓臣尙左右其間也識以威之明利害以導之其事尙可爲也使夢炎輩而知此則猶不失爲好人爲正當人也故曰欲其爲檜也至于求其如檜且不可得尙何言哉然當是時少帝以童年遜位終免零陵汝陰之事衣租食稅納女延世比于周子南君漢山陽公者垂五

十年豈亦夢炎諸人迂身調護之力乎論世者猶或有

所取焉也矣
柳子厚之以比匪獲罪也予深悉之然頗疑其事與世之

倚權爲進者殊科似不宜見絕于大君子然卒未見有一人稍爲申雪之甚至不得比于美新之莽大夫侯國之舒王何也近讀范文正公通夢得詩序乃始釋然于懷因錄其繫及子厚所倚許京兆書並刻之以俟後之開幽者恭觀而裁正焉寄許書畧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矜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京路厄塞覲兀事既壅隔恨忤貴近在疎謬失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集

卷八

六

加以素早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讐以此大罪之外詎何萬端旁午捭扇便爲激罪傷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安夫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范序畧云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進而難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稍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出入兵權偕俱文珍等又絕章舉老諸欲新刻關其

愈弄忠乎會顧宗病篤舉搢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顯
宗納阜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
宣惠書無舉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
之一經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于

陳梅巷名無藏江都人曰取人之直恕其恕取人之機恕其愚取

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斯誠
廣益之要言矣然自古能取於人者必恕人者也不恕未
有能取者也

留子固論經費制子云皇祐治平歲入俱一億萬以上歲

費亦一億萬以上所謂一億萬者俱以錢言第未審一億

萬文乎一億萬貫乎以今世銀錢相准文則為一百萬金

其數太少貫則為十萬萬金其數過多及考理宗時吳玠

為四川制買使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及四總領所共四

千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則所謂億萬者緡也然

緡額亦不可考如以貫為緡則前同所云緡于過多即以

百文為緡亦當為一萬萬金以十文為緡亦當為一千萬

金又考貫似道買公田法租一不給錢四十緡若以百為

緡則是四千錢也正與一石租價相酬大約百文為一緡

者近是第歲賦不宜至萬萬金或宋時錢賤于錢固不足

抵一金抑然唐德宗建中元年天下錢數之數稅錢二千

八十九萬八千餘緡數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緡則是宋

時歲入稅額五十倍于唐唐時天下稅額不及宋西蜀一

路稅額也又考李文饒為浙西觀察使時嘗疏稱本道所

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軍用編急若以百為緡則僅止

五萬金何以給一道軍需又德宗時有除陌錢凡公稅交

與每一緡官留五十錢則一緡實不止千百錢矣意者緡

額無定在宋則以百在唐則以千千姑識之以俟博考

邵氏子曾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不得

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

成乃書之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益老

德益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而寂後遂以安且成

終一篇之大指未文公曰東坡作韓文公碑不得一起頭

起行數十道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下而只如此掃去合三事觀之可惜作者意在筆先

清趣

文之浮而傷質者齊梁以下四六駢篇之作也文之偽而失真者正嘉以來摹襲泰漢之篇也柳子厚曰爲文之士多獵獵前作我賦文史決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鑿起金聲玉振誑聲響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此指浮而傷質者昔有士人持所作請正于王文成文成曰某篇似繁辭某篇似屑語某篇似檀弓似公穀其人甚喜因論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陟陞假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則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傍矜肅殿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

卷八

九

然不敢以勿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此譏僞而失真者國制兩關取士首制義次論表以觀其學說者謂是空言耳終之以策則所問所答皆當時急務矣或又謂此強弩之末非所重也至于廷對所試惟一策而已其及第者甫釋褐卽稱帷幄親臣不十餘年輒躋卿貳稍有聲者入給舉業國鈞若固有之是必其所條答者卓然經世之識發時之蘊也然數百年來從朱聞有用某某大對策舉一攻屢一事興一利革一弊者亦奚所取之而寵命之優隆之至于斯極也頃偶讀司馬文正集載乞施行制策劄子擇

云國家本策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仕進之階也臣昨差覆考舉人試策竊見上等三人所陳國家大體社稷至計甚有可採擇者伏望取正本留置左右省覽以爲儆戒其副本下之中書擇其所言合于當今之務者奏而行之使四方之人皆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也因嘆先宋風規端朴亦猶行古之道于今何獨不然也又憶正嘉間楊文襄當國偶開席太傅河南省試黃河策大善之時文襄遷官貴州特留治河免貴州之行亦可謂深知治

卷八

十

體者矣今天下財利惟銀司其令不知昉自何時也自漢迄洪永制祿偶以穀粟故日月俸若干石未嘗曰若干銀也制賦俱以錢故曰錢從未嘗曰惟糧也考虞夏三幣曰黃曰白曰赤然刀布之用惟錢最廣至周而其法大備蓋用銀甚寡也秦以黃金爲上幣銅錫爲下幣而銀不爲諸第與珠玉龜貝之屬爲器飾寶藏而已漢雖之鑄錢益廣王莽更漢法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而銀貨次于金其品二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子

銀之爲用始此然銀一兩準錢不及二百文亦以素非習用不可以多其值也迨莽詠仍稅舊制自茲迄唐宋制國用者惟穀粟錢絹三者而已粟絹則出之下而供之上錢則上布之下而下又輸之上唐建中元年天下錢穀之數稅錢三千八百九萬八千餘緡宋皇祐治平中歲入俱錢一億萬以上固未嘗以銀充賦稅給經費也唐太宗時稅萬紀言宜饒二州銀大發采之可得錢數百萬緡不曰得若干萬金而曰得若干萬錢猶金之言今珠者口值銀若干以其爲希有之珍也唐敬宗時詔浙西上脂蓋稅具觀

通鑑

卷八

十一

察使李德裕奏言本送存錢惟五十萬緡今所須稅具度用稅二萬三千兩金一千三百兩物非土產營案不逮夫謂金銀非土產則知銀于是時如今粵東之珠真南之金山之有地取之有制其非恒用之物明矣宋自澶淵厥兵略契丹歲幣而銀遂爲軍國所必需然其歲額絹則二十萬疋銀則十萬兩蓋以絹爲主而銀佐之其後賜予臣下多用銀然必與絹同之曰賜銀絹幾百兩疋不專以銀也徽宗時助金滅遼求燕地于金許遣人償歲幣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亦不以銀代稅也靖康之禍

金人大索金銀搜括無算及和議成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亦不專以銀也至于稅民則始終搜取米粟絹錢絹帛各郡邑誌紀載頗詳而銀則第爲額外之供如前所云其四有地其取有制非知後之廢畝而稅也理宗淳祐中余玠爲四川制置使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而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此其徵也若夫制祿養兵百需亦始終惟用米粟錢絹而銀則第以充降國及補助經費之所不足而已孝宗淳祐戊申因春寒雨雪占主金鐵倍貴權罷錢冶鼓鑄官吏

通鑑

卷八

十二

軍兵月請盡以銀折估價既高市價隨長遂仍復治鑄輕宗開慶中詔諸路出師禦衆古大出內帑錢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疋買似道抑買以田法租一石償錢四十緡價稍多給銀絹及度牒告身此其徵也然則宋以前之銀其不專數于世也彰彰矣銀之專重其始于遼而極于金元之路乎蓋南北文製不同北不得南錢無所用故其所利雖在于銀是時幣藏殷富歲出銀二十萬金絹如也故遼輕青之及靖康失守帑及賜歸所難索金五百萬兩帑借正及倡錢得金二十萬銀四百

萬繼文授桐城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銀六百萬後又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復得金七萬銀二百十四萬猶以數不足殺授舉官縱兵并括盡食暴極矣然猶不足以當今時一歲徵銀常額也蒙古太祖子理宗額定中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北以丁蒙古以馬用助律楚材之計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立十路課稅所歲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及河南降戶口洪息銀額增至一百二十萬兩而賦稅徵銀如此然稽其詳大約以粟絹充地稅而以銀代錢

重刊集 卷八 一三

克商稅及鹽鐵諸利亦未必屢訟而徵銀也然世祖甫定天下卽遣交鈔以絲爲半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終元世特重鈔法蓋亦有見于銀之不可專恃矣洪武初錢鈔兼行夏稅徵絲綿及麥秋糧徵米關權鹽茶雜課俱徵本色及鈔訓金銀弗用卽賜予用銀亦皆以鈔爲重而銀第謂之永樂中至禁金銀交易違者以奸惡論竟不知其何所自而得天下之財幣一之于銀也以予邑烏程一縣言之洪武初額絲米支俱徵本色至崇禎年間米則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三不零銀則八萬四

千四百二兩零錢爾小邑戶丁僅六萬五千九百有奇田僅七千二百七十頃有奇地僅八百三十頃有奇山僅二千六百八十頃有奇萬僅四百五十頃有奇歲輸米正耗幾千十有五萬又科銀正耗幾千十萬兩後增加并漕截之銀又不啻五六萬其何以堪舉一邑而天下可知已然其間所由變更之故詢諸博聞者俱不得其詳意者其在宣德正統之間乎蓋洪武中諸稅悉徵本色實有深意自遷都北平距川賦之區頗遠而上與下遂俱利于輕賁何則世庶豐豫視缺缺半制時經制漸廣衍又穀價賤鈔法多阻國自改折而所入倍之此上之利也初制精嚴又最悉下情官吏凜凜畏愼不敢侵抑諸稅戶重人樂于賁解後沒失其意自服食器用之細一物足以破家迨改折而害患息吳此又下之利也于是官民田本色本大約酌十之三四折銀輸京或入內庫或入太倉至正統中周文襄恠撫吳疏請分別南浙種松玉郡田糧輕重四等有金折者有米折和半者有米三折七米九折一者而入銀益廣嗣後征粟廚料亦多徵銀關稅鹽課盡更故制而銀之爲用遂獨貴于天下自前世未之有也然其初折銀甚輕提子

重刊集 卷八 十四

邑田稅嘉隆以前不可考萬曆十六年以後每畝輸條銀五分二厘而已自萬曆末年以至子今條銀一錢三分二厘矣又增漕截銀約七分矣而加耗不與焉是四倍于前而又過之也夫米粟出于土田絲絹本之蚕織即多取之猶之任土制賦也獨銀之爲物不從天降不由地出不自人爲當其耗竭孰從而給之今人徒見徵銀之日久若爲固然不足深慮不知曩時所以未至匱絕者以其隨飲而隨發灌輸如環故猶可支耳今事勢稍異矣而徵之愈亟率此不變必有隱憂不知持籌者將恃何術以善其也後

聖山集

卷八

十五

甲子之冬孫君仲公至通州署中語及是年秋闈中式時賢先大夫問斗山先生尙嘉試否孫公曰家斗山年已六十有七志頗不衰今秋策馬赴北闕下第南還意氣精悍無幾微沮屈語人曰吾願以場屋就正于朱平涵和陶相國曰子文甚佳但苦生疎再加三年功力自然純熟必登上第此言深中吾病吾今當日夕揣摩轉盼丁卯請復之必得當而後已予時年十有三歲從學于吳葉兩先生兩先生聞之俱大笑先大夫曰不然斗翁文壇尊宿高第自其分內事又世有高壽其先屏不憲副公偕其夫人俱踰

九十若使斗翁七十中鄉榜七十一中會榜如在首甲十年可至學士官詹卽其次以部曹筮仕又其次以中行推知起家爲朝廷宣力十年高可望京卿次亦當參副鑒憲其官不爲小矣然往引年告歸優游林下爲鄉士大夫之表率如是者又十待年乃始與屏石公齊壽耳其於素志不已酬乎人罔未可量何笑爲兩先生慨然曰然後斗翁屢試不遇然文日益有名著述甚富八十二歲應己卯鄉試幾得而復失遂罷舉謁選校四川某州同知有惠政三載報最擬擢別駕翁慨然曰牛刀一試乎鳬雁矣將再試

聖山集

卷八

十六

之子雖免乎遂致爲臣而歸歸又垂十年乃卒子孫斌斌俱以又學世其家
有禪人舉天界杖人所著智證傳充一則示予云二六時中依此造履可以入道因錄如左蓮源觀曰由于塵相念念過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卽是涅槃傳曰于色聲等法念念分別名爲變遷觀此色聲等法起滅無從當處解脫充日一切衆生但天一個返觀耳初祖云諸佛心印不後人得一念旋機還同本有若能自觀念念生滅爲難則一了一切了又誰奈汝何哉

德丙申仲冬叅金僊和尚于石湖蒙垂示云先升山禪師
有示隱願上人語一則學禪者不可不知其畧曰師云汝
但不生心不動念與一聲塵一聲且道不是汝本來面目
是箇甚麼又云見色聞聲歷歷孤明不生分別者曰真曰
智生心動念思量分別者曰妄曰識又云只爲分明極翻
令所得遲只爲你不信所以教你叅話頭做工夫做來做
去做到結角羅紋處偷心淨盡忽爾觸著自己本來面目
方始信得及也你若當下肯信何用許多迴遮與他三二
十年做功大信的總是一般願曰弟子信得及怎奈無如

龜山集

卷八

七

以來妄想流注何師云汝與甚麼做妄想古人云識得不
爲究竟非別人難山間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云叻是
誰起滅當知妄想全體是自己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何塵境之有哉汝今于妄想既不能全體擔荷當以智力
治之一觀妄想當體全空了不可得一千妄想起時莫生
厭心斷他心亦莫隨順他去古人云但有念起卽莫隨之
則久久工夫純熟自然成一眞法界矣是時予頗疑之因
作一偈曰從門數寶豈家珍自有風光透體新若使口傳
心可了當年擊竹是何人乙巳冬日舟過石湖追憶往事

因筆記之以體予過

古初禦寒惟取獸之皮毛虛不足以給也故不得已而教
民以蠶蓋是時所謂布者麻葛而已未有本綿也品民雖
時以充貢而中國實無其種至宋元間而其種始至關陝
閩廣首得其利迨洪永之際遂遍播于天下其利殆百倍
于絲泉自此而天下之務蠶桑者日漸以少以故藝時無
地不產絲綿而今則否獨惟予郡以地土卑濕不宜于水
綿又田瘠稅重不得不資以營生故仍其業不變耳然則
本綿之功大矣若使其種盡入中國古帝王豈忍以蠶事
導民垂法哉周家以農桑肇基而周禮禁原蠶原蠶者卽
今朝蠶之二蠶他一歲兩收非不利也而王制禁之其故
可思也一夫授田百畝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墻下之桑
度不能半畝是其于田使二百分之一也地非不廣也而
王制限之其故又可思也

朱念時兄嘗言少時聞諸長老曩古染采諸色皆借資物
類惟絳赤必取之于猩紅做膏彌山谷而蒐捕之至其屠
絳之法尤爲慘酷嘗割割時號呼震天有老翁家于居所
側然寒之朝夕視天所以地種代之數十年拜禱不輟忽

龜山集

卷八

十八

于握骨藏埋處甲拆一株產花甚赤取以染飾絹帛其色
迥類猩紅蓋卽今之紅花也嗣是猩紅之用日希而猩
漸得全其生命于窮崖絕嶂之間噫亦異矣自西陵氏教
民蠶蠶而吾郡獨勤於其業蓋地最卑田最瘠而糧課又
最重非藉絲綿之利則民皆殍于饑寒死于追比矣然舉
百千萬億有功之物命而烹煮之使受奇酷之苦歲以爲
常雖至忍若亦必動念其將奈之何哉予竊以爲絲本出
自桑中蠶第成其變化而已誠得神人拈投靈術于草木
中擇品性之相制相化者和桑而製之使自成機緒無藉
聖山集 卷八 一又

繭繅其利既可資生而又不致酷害物命以所聞紅花之
事律之固似事所難期或亦理所宜有也

成都記云緣州淨慧寺近地有大池居人多捕魚爲生有
僧惠寬以衆生因果曉諭之或使受戒禁勿復取且曰吾
能令汝輩所得不殊于舊已而池畔蓋生齒草漁人株之
力有而利多後人呼爲和尚草此與紅花一理也吾郡魚
蕒甚廣其始起于土田汚下有連年穀米不收者而稅糧
里解之需解縣幾費米已石皆公于是擇田之畧高者填
爲桑池藕其最低者掘以爲池蓄資亦利之思與蠶桑

相參庶幾一歲之中或失之于此則冀之于彼是豈得已
哉然我業亦太甚矣豈爭慧之慧心神力能試于一池而
不可以過于浦澤于其自苗草及菱茨蓮藕草芹而外俾
產佳蔬珍菓長養于沼沚之中視力之勤情爲所收豐約
此固理所宜有而亦非事所甚難湖民其引領而望之
或謂予蠶源之說則曰子意良善然事涉奢非豈別無道
以處此乎曰有吾郡田糧開唐時祇僅五升宋初亦止一
斗此外無他擾也今卽未能復唐制但如宋額再加五升
充雜供及徭役計畝總賦一斗五升而勿復徵銀官吏不
聖山集 卷八 二十一

得附益緣毫焉如最則民自專其力于穀菜矣或曰國用
得無不足乎曰總計天下土田共八百餘萬頃上賦畝一
斗中賦畝五六升下賦畝二三升以中賦權之每頃糧五
石八百餘萬頃需爲四千餘萬石卽使荒棄者過半亦需
爲二千餘萬石梓任有法勸相有道德支有經是亦足矣
或又曰專民力于穀果似矣然章服可廢乎爲蘇可已乎
禦寒養老可無具乎曰不厭裁之以禮限之以分制其數
而坊其禮庶于其可也

真西山言嘗與留夢潛侍坐于王公茂清極言賦

吏之害則當舉行舊典縣獄改入之始快其亦深贊其言
竊觀公若有微陋者頃之茂潛退其獨留從容諸問公笑
曰二公俱盛年不當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
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
之政姑以洗五季汚習自中世後浸不後行故紹聖崇寧
間章蔡諸人不敢常此以綱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而
眼前者言之易也嘗聞萬曆中有少年新入莖班昌言犯
其罪者宜用官刑犯其罪者宜用劓刑刑刑庶幾人心整
肅聞者晒之少年憤其將疏其議于朝橋已具矣適遇書

龜影集

卷八

七

肆偶取洪武祖訓閱之見其中有云後世臣下有請用律
外之刑者凌遲處死全家邊遠充軍少年驚悸後死疾取
疏草密焚之此與前事頗類然而真公深遠矣
王三原公秉銓時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母老不能
萬里就養若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乞就本處教職便養
王公屢議本官辭尊居卑情實可矜宜授以附近府學教
授俟親終仍除僉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
忠孝之勸得旨除常州府學教授想見其時上下之際真
有萬里一體之意若在微瀆必以爲變亂銓法矣

維城丁吳舊先生真願涇陽公傳載公嘗戒長子曰凡爲
父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
我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怒然于汝也汝質儘可
進步非棄汝而不屑也就義理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
如何開口道個敢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
狀里今讀之肯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語也就命上看窮通
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
攘攘那個不要做秀才到底有個教在若是貴的可以勢
求富的可以力取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道化亦炎涼矣

龜影集

卷八

七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俾傳一第再仕再不
致猶厭厭示俟食安享太平在昔太聖大賢往往厄窮以
老甚而有流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當過
分矣更爲汝千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志向何
知若肯刻苦讀書功夫透徹何有子一秀才若尤肯尋向
上去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成大個又何有
子一秀才汝試於此釋而思之余其恕于汝耶抑愛汝
以德正汝而遠之遠且大耶汝能識得省多少開心腸多
少開氣力多少開志喜便是二生真受康也予守先訓于

記神試事嚴絕倖實致訊疾交集終不爲變閱此意甚凡
余所欲言者公已悉言之無容贊一辭矣適聞予郡有試
事將錄此以示兒曹使日三振焉

關尹子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誦其言似未盡也
宋儒曰凡與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盡之矣而
王文成則又云君子論事當先去有我之私一動于我則
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忘其本矣其言
尤覺精切朕世未有有我之私未去而其言能盡合于理
者又未有言不合理而能以訥服辯者三言固一致也予

聖訓

卷八

二十三

是不利乎口言此以自省

劉元城述溫公語曰祖宗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
末年似乎緩靡不振其實于天下根本牢固神廟天資絕
人讀書一覽即解大意見兩蔭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議論有拂朕不平之色當時
執政從官中有識者咸謂當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
睦田野開闢屋舍半壯僕妾僕魯但屋宇少設餘無用少
精巧又或有隣里殘傷歲時未免以財物與之其來已久
要自與大體無傷獨金陵摘知上意以一身膏之遂謂仁

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議內則太后
外則顧命大臣尙不能回何况臺諫侍從乎夫自漢文以
後守成令辟孰有出宋仁之右者百世之後追想韓范文
富諸賢在事時恨不身親見之而則其盛者反謂爲不治
之朝乃其言實出于博學強毅之名儒而篤信其說堅持
不變者則又天資卓絕求治若渴之君主也豈非天哉
孔門高第如顏之早入聖域無論矣家語載曾子少孔子
四十七歲是一貫之唯年僅二十五六而已然且日之曰
魯其他如游夏之少于夫子俱四十六歲公西則四十二
歲顏孫則四十八歲當兩極盛美之特長者不過三十少
者僅二十有四而學已成名已立遂爲千祿殊絕之品從
之聆語早慧者視此何如也

聖訓

卷八

二十四

東華雜記序

予雅思遺世志在高山寒崖幽壑性情以之丁丑棲遲東
阜久與相依適徐有得也于是作而言曰夫山至靜定也
然其爲道屢遷氣象爽晦則遷萬物華悴則遷天時風月
水雪則遷三者之遷自遷爾山無與也山之聲山之色未
始不以三者遷矣三者遷而山自佳其必有立于聲色之
外者也立于聲色之外者山之道也山不變則道亦不變
故曰仁者樂山然則曷言乎屢遷也曰人遷斯遷耳人淺
山頑人愚山古人恒山靈人奇山險一日之內一峰之間

東華集

卷九

一

幻化推移不知其幾千萬變也自予入山以來始而相遇
以情山爲主而我爲賓既而相引以意遂然移我于精
微浩然移我于廣大入遷山耶山遷人耶意之所極孰從
而辨之耶雖然猶有待也至于今我無意矣山無意矣相
與于無相與矣然而有所不能已者存于詩歌序記之間
非曰能之夫亦謂予之爲于斯意久故山之爲道與予之
性情日新而日化是亦可紀也己丑十二月望日題
吳越名巖數百棲東華何也曰山較以遠泉測以清有
制定意焉夫予狷士也

山記誌勝也然不情不靈故受之以僧評人地相感而
事生焉故受之以散錄山空入靜事于何候我尙不有
遊詎可得故受之以夢紀終焉

以茲山之多異也紀不勝勝何也曰闕疑也不敢盡也
爲可繼也

登茲山者有蘊子瞻有秦少遊舍此無人矣非無人也
山之掌故闕如也嗟乎自有此山以來不知幾千萬年
而後有子瞻少游繇子瞻少遊以來又五百年而後有
予孰謂遊人易得哉

東華集

卷九

二十

東華紀序

畢亭諸峰○武林山水號麗名世然大都淺淺依依可定情不可攝性可目成不可下拜東行四五十里治致零散古色嶙峋遙望畢亭諸峰如逸流羽客玉塵霓裳迨迨疎肅原夫蒼碧環特闊括深秀或鏡而截或窮而屈或繞而馳或峻而折使人氣靜神逸而不自知也若以西湖比東山是使玉環飛燕靚粧袿服與冰霜刻勵之操頗較聲情爭佳惡也採真之士當有辨之者然未可爲溺政之夫道也

聖烈集

卷九

三

佛日寺○群峰環萃香林蔚起爲古佛日寺唐本空禪師法苑也振響承機妙燈代曜年世遐遠爰歸無塞天欣榮亥開法師金公尋覓偶及烟巔頻朗香霧成臺山開淨國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楞嚴壇○檀式具如教中所載弘麗香嚴瞻對肅穆性惟天台五臺有之今兩地已就烟蕪巍然需尤惟此而已

香上菴○楞嚴壇東北數百步爲香上菴菴傍有玉泉泉清深潭一庭鬼趣相傳爲子瞻讀書處云予人山百五十五日看雲聽水應接不暇雖有傳文秘冊到此都成俗物

矣不知于瞻所讀者何書也

窪窪池○殿東南二十步爲窪窪池周遭二畝泉味甘芬可挹嚴冬溫然中有古石蒼秀蜿蜒如龍石上有窪窪二字皆蘚蔓翳亦稱于瞻手筆云

一擊軒○窪窪池上故有一擊軒今遺址荒蔓惟卅修竹干挺舞清風噴碧澗而已

天衣石○寺東北數百步爲天衣禪師鼎塔塔依古樹有老藤從石隙透出綿蔓樹杪婉若遊龍千年枯骨葛藤未了亦幻怪矣哉

聖烈集

卷九

四

松壘橋○群泉奔赴泉以小橋望之電飛聽之風起兩岸樹林交翠幽深蕭索寸寸秋色凡松三株鬱鬱葱葱當禪師手植也

介泉○蘇松壘橋而下溪流翻湧一泉泓然周迴一尺許溫清芳潤有色有香外此分寸則輕重溫涼殊等矣夏月時雨驟至群泉奔溢洪流泥混勿能亂也錫以嘉名豈偶然哉

神樹○寺之東北隅有古榆蒼鬱上繞青雲初土人舊地於寺歇我此樹以聚之老僧確菴募得二十金易歸祖庭

越數日土人忽矢所市金老僧歸取禪舍則金在室中矣
僧與土人蓋相去數百里而遙也

甘露泉○山故乏泉自金師振錫以來群泉雲集其所以
給蔬木供朝夕者爲甘露泉編竹承注曲屈東逶幽響清
漪如琴風桐兩日間浩浩鮮有覺者夜深靜聽乃始得之
黃鶴洞○物未有不疑而奇者也疑則不可知不可知則
指而神之曰此中有異不必其中之果有異也夫山水者
天下之至奇者也水之奇者曰蛟宮曰龍窟立于浩浩茫
茫之間而謂其有宮室臺榭珍御之幻不可信也然而疑

華山集

卷九

五

之矣山雖奇可望而知可視而盡有洞焉題始不測也人
之觀之者多畏懼又鮮窮理遂相與不測之矣故山之佳
者無不洞也無不洞故無不疑無不疑故無不奇也畢亭
之有黃鶴洞蓋亦其類洞窅而折遊人燔柴而入行一里
許遇一石門寒涼蕭殺不敢復進予謂至此而山之奇盡
矣此內當不復洞即洞亦不復異也而好事者遂妄謂此
中大有不可知亦誤矣哉予于天下事雅不喜闕疑因欲
三月聚糧命家僮數十輩鑿而視之會客有止予者遂不
果云

雙峰峰○予以丁丑冬日登畢亭之雙峰古木蒼丘群山

迎合迎聯江流俯躍者會雲物滄滄白日欲暮乃有孤雁
哀號緜別峰而徑度于是慨然嘆息顧語從者曰子亦知
茲丘之遺事乎過鑑云元伯顏兵次畢亭山卽此地也當
是江山昏翳北騎長驅五更慘怛世之期千年碧義士之
血遂復草木成兵青山雲樹至今秋葉淒迷尙帶蘆花之
怨鴻音嘹唳猶聞笳鼓之悲者也嗟于山湖綿曠撫膺動
今古之思風景依然同許是春宵之夢曾幾何時而蕭條
淪喪之感悲陵雄驛之繁盡隨以飄風委諸蔓草杳不知
其所往矣山靈有知方且視而笑之野馬也塵埃也流水
之一去一來而曾不可以一宿也而予猶耿耿遺踪曉
懷空谷下泣予無情之地與哀乎已散之塵無乃逐方內
之遊而未達滄桑之變乎

華山集

卷九

六

龍藏石○斷崖百尺鋒刃斷削石爲洞雲濤飛湧其繁
乎莫能名大約似龍而非者二以泉之視石爲龍則附岸
之雄繞峭發龍所無也以石崖之夭矯爲龍則中流之傾
側合波瀾勿策也東山之怪龍以踰此
水心石○玲瓏殊妙橫絕澗道流水悠悠渡石心而微瀉

石翠淵清光已通曉得細風清客更多康樂當是東山小品第一

龍洞○在黃鶴山足深廣數十丈石覆泉溜空寒應心盛夏之月纖暑不來

蓮花峰○繇龍洞西上亂山盤折如波翻清湧四五里而達蓮花峰則群山俯列矣石壁蒼翠小池碧潄氣象古澹可喜予一歲九登顏狀自放若躡雲霧而笑語時出蕭寥間他年稍畢世緣終當假一椽于此山絕頂耳

石鼓亭○亭在山市臨平岸崩得不鼓張華以蜀中桐村扣之響聞數里即此地狀遺蹟香狀矣

塢內外諸勝○塢內外多奇予所搜討三之一耳其他泉石之勝不能盡亦不能名大致幽寒蒼邃彌望無非朴野之趣故其俗致素約而賤紛華其人多樸愚而少靈秀千金之子必衣敝縷勤南畝不爲淫佚流浪之事夫考風問俗觀人察質游之大者也予故志之

東臯開士錄

臯亭大師古佛現身英鬚畢萃入大冶而祥金躍起游華林而珠樹青葱暑舉所知以志欽想

物生靜質遠心棲神淨妙如絕頂孤松乘潭止水予無以名其所至也實林多賢此爲喬楚

早牧聖先博綜三乘古道沉幾如屹立高峯俯臨烟雨窈冥深鬱不可端倪

寂生曰謙博聞妙悟華實治辭其蓋爲詩歌則清秋之山也寒浦之波也

聖山

善生本自名流絕塵長往如雪山倚空冰壑照人予自甲十一二時卽懷此志今二十六矣殊覺有待之爲煩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石戒其人非澗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靜照其人

去非鉄牛靈利英快來自天童昔人云長松下常有清風果狀

融狀含章志行清和每與之言若置我于深秋後夜之間

融亦如此而詩似連之

楓飄狀使我有凌雲之想予爲賦辨才法師十二韻云

述山

朱

東臯歌錄

丙子之冬家大人自粵歸來以故所蒞爲溪南海揭陽之地巨盜時發憑山宿海剽掠縣邑大人草薶而會緝之海以永寧然以克詰維勤又感嶂烟蒸濕之氣積久成疾不肯且晚視湯藥檻閤之外適若河山其明年爲丁丑大人命赴公車不忍也以神明之所扶持大人勿藥有喜未幾不肖忽遭肺症眞苦大人曰汝以朝夕左右我棄功名之志不遂我憂鬱今日愈矣汝曷亦返山間乎以心而却疾乎吾聞阜寧之山有時人焉其往觀之不肖于是有東臯之遊

卷九

十

予以丁丑上元入山寒食而返新夏重集僅三十日長至前復來涉春適歸雲山不求我是泉石不貴我非聞花而後知春迎暑而後知夏雪覆而後知冬惟秋也不可知以意度之當自佳耳

正月習天台小止觀二月聽金師提唱法音五月入禪堂同衆者庭柏靜照物生滋戒養泉利見十一月入淨業堂洞悉者去非鐵牛部林本明等二十四人十二月入楞嚴壇主觀者金大師同禮者心融法師及月謙隱玉等八人

八入日禮禮戒壇爾黎則養泉臨王教授則利見卜生真
證則寂生無竭佛因內觀法塵平實雪萍義凡同時付大
戒者神殊是空潤慈平離升宗一雨性道轉石知止妙觀
敬明善起吾明宗傳

正月闕古拙師僧予入山三日而別其人高簡有古致可
懷

自正月至五月覺海師為慧業諸賢上座十二月心融師
自龍井代之二師行慧卓越皆法王也淑其緒音如秋水

秋山清空朗霽

題別卷九

三月暮春禪師入山一宿示予機語五月幻倫師寄予以
所著書

自二月至十一月費壽洋先生唐存德先生錢瑞星先生
丁印應先生王鐸仲先生丁節含沈菴公兩年兄焉君翼

之卓君魯昌項君楚東暨崑山兩顧君先投至或飯罷即
論一齋或止數夕解有接連過旬日者

正月費蓮花末遇午病同登蓮華絕頂各賦詩四韻三韻
而止

正月從父兄之公來邑而季父華庵公來邑而從父兄之

公來二月滄之公往徑山三月重來病數月遂行

三月叔父于佩公來留十日和坡公五絕而去

二月季父草庵公寄予山居六咏五月范祖生書予新詩

二章十一月草庵公贈予雜說五篇序

仲父仲王公以書至者七叔父瑛庵公以書至者六張大
愚年見范祖生表第溫其旋肉兄各一以書來草庵公來

予者十一

三月雨東楊公問師訪予不遇留書為別

四月予與灌戒畢牧者生梵雲諸上人約為兄弟迭為北

遊山卷九

而一之日諸上人升座為予論華嚴惟謙敬義二之日予
升座為諸上人說莊易諸書大意

自正月至十二月特見方士沈肖如演乩僊術亦頗有驗
者

十一月李于世俊來從予遊年甚少志甚遠真率真飲樂
善不倦為文亦能濯濯自振異時當是名士

予入山後即表一妻夏五自山歸表一婢十一月山中復
表一僕二月予舅閔厚弘先生相期上山後不果來六月

而從五月同金師買雨入武林訪周子善嚴用持九月而

子將死十一月印持又死人行于世其速疾若飄風也亦
早自勉哉

二月晨起看雲自山頂直上隱隱濛濛白烟微茫已而幻
杳殊待采翠翔翥化為龍蛇官闕之狀日升即散三月同
梵雲龍戒尋鶯聲行四五里四月時雨驟至子親率二僕
清理介泉五月既望乘月品第諸泉十一月雪壓群山一
場白玉

正月閱楞嚴經二月閱蓮宗諸典三月閱石門文字禪五
月閱正法眼藏十一月閱宗鏡錄十二月閱梵網經

通山集

卷九

二月作募麦小疏作智月梵雲兩上人募廟疏
所募序五月爲僧雲微作石道碑記十一月十二月作
人篇作禪說十篇作送善生上人序作東阜記勝作僧評
作散錄夢記作東阜禪記序自二月至十二月訂正韓文
卒業

十二月朔予示疾東室數日不食病中著水菴淨儀
予病六七日耳便似難支夫不有嬰遯憐絕水火刀兵什
百千萬子者乎予有師友足以慰藉僮僕足以使令不
更有下賤孤苦靡室靡家寒夢離迷神魂哀斷者予予聞

此葉北圖配補

三寶地可以周床褥備藥餌不更有道旁旅舍塞外園中
嗟嘆楚楚委七尺以衰風蔓草者乎哀我人斯百感交萃
於一念頃諸苦歷然願以我之爪髮鬚眉變爲玄霜石英
之屈文諸病者之口願以我之支脰身首分爲億萬所役
統諸病者之前願以我之腑衛脣髓幻爲幽堂靜室床帳
俱具適諸病者之體願以我之性情志氣化爲甚深微妙
法喜禪悅樂諸病者之心此水菴淨儀之所錄著也

予十年三病庚午十一月病于金陵之天界寺甲戌十月
病于武林之昭慶寺與此爲三於地則盡禪院以時則皆
通山集 卷九

嚴冬殊不知其故何也

我在山中得七助道品一日微疾二日午夜泉音悠悠
落三日傳人謝世初若不信已而果然四日聽老衲說
五十年前人物繁華衰悴如且暮間事五日見諸素裳
緇服滿懺經六日五夜泉呼微曙七日隔垣聞禮大地
聲哀婉欲泣是皆塵昏之鈴鐸解脫之先鞭也外此則有
二障一日眺聽方怡而家雨忽至二日夜坐正佳而東方
已曉

三月初有傳春開小錄示予者山中人爭閱之自

此葉北圖配補

十年不下禪床之老宿以建樵夫牧豎莫不驚問其甚登
第間已必流連嘆惋欲罷不能竟不知其何所爲也予仰
天大笑退而嘆曰嗚呼向使予也不幸早獲列名於此方
且災警粟斯卑靡漣漫送部華下險道鏗靈根於短名役
役沉沉迷心失理辭欲求分寸之暇若今日之清涼曠寂
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此葉北圖配補

東華偶書

文不足言言不足志猶衣蘭爲舟翠羽爲機玩之於陸而
無涉川之用獨孤及言之未既也若夫妖嬈之說迂怪之
音麗扇波委自溺溺人是鑄金爲舟削石爲櫓而以之浮
於江海也吾見其沉淪漂沒而莫能自出矣

十一月偶與禪生上人言及鍾律事上人因舉太史公書
謂黃鍾九寸以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
奇太簇又減三分奇夾鍾又減五分奇姑洗又減三分奇
仲呂又減五分奇蕤賓又減三分奇自蕤賓至林鍾增

律呂集

卷之

律呂集

分奇夷則又增四分奇南呂又增二分奇無射又增四分
奇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爲九寸近
教授李文利所著律呂書本之劉氏外紀及呂氏春秋注
黃鍾三寸九分謂以司馬遷九寸之數準之一氣或短二
分奇又或短三分奇短四分奇短五分奇短六分奇而自
應鍾至黃鍾纔開一月而相去四寸三分有奇何以均節
候而和音聲也且陽氣自冬至後漸升而律反減則氣有
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漸降而律又增則氣不足而
管有餘矣文利所主其增減皆以九分惟黃鍾之于大呂

此葉北圖配補

絃實之于林鍾增減各六分蓋一當陰盛陽生陽雖進而
尙弱一當陽盛陰生陽雖退而尙強也所謂黃鍾三十九
分升陽漸益至絃實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
寸九分蓋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
黃鍾數少爲極清以誣宮辟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一
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
音律循環無端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楊
廉氏推服以爲獨見神授夫黃鍾爲制律之本或云九寸
或云三十九分茫無可據將奚所折衷耶予謂古樂淪廢

述山集

卷九

上七

已久此非可以臆斷也古候氣法具在茲又適屆南至請
截竹爲管一九寸者一三寸九分者按古成法實以葦灰
埋密室中至期吾與公蒞審之以決此疑良快因遂率意
爲之是月六之日申初初刻一陽生予與上人候視終日
二管竟無一灰幾者因相與大笑而罷然予竊疑司馬氏
九寸之說當必不妄何則冬至陽氣始升嗣是而大寒而
雨水而春分而穀雨小滿夏至陽氣以漸而升則距地以
漸而淺故自黃鍾而大呂而太簇而夾鍾而姑洗而仲呂
絃實律管以漸而短夏至陽氣始降嗣是而大暑而處暑

此葉北圖配補

而秋分而霜降而小雪冬至陽氣以漸而降則距地以漸
而深故自絃實而林鍾而夾則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鍾黃
鍾律管以漸而長文利所訕氣有餘而管不足氣不足而
管有餘似非通論也姑志之以俟後諸有識者十一月初
七書

山中偶見有施錢者禪生上人語予近時錢價較十年前
漸減何也予謂今天下有兩大事理窮勢微數十年間必
變必及上人問何爲兩大事予謂人主之大權馭富與馭
貴而已今也舉天下之貴而一之于利日舉天下之富而

述山集

卷九

上八

一之于朱提無論往代卽國初若中葉以前不然也此
其論昔之言富者悉以錢卽惟正之供亦曰錢糧不曰銀
糧也未有貴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其原在課稅徵銀不
徵錢而姦貪之吏益藏之豪又各自便其私圖于是國法
重訓而國家亦遂失其取富之柄公私交困職山此故大
物窮則變勢極而反固其所也公其志之十二月初四
偶與禪友說左傳國懷少時授書至周鄭交質宋晁補之
識之謂稱二國非禮心竊疑之謂周鄭之不可並列一童
子辨之度左氏必自有說豈真昧昧煩補之簡點耶一日

此葉北圖配補

偶讀繁露云春秋多微辭忽躍然曰傳為此言蓋所以深
著天王之失歟自僭于侯國也而又托之知禮君子若將
習而安焉忘其爲君若臣也者而直責之以友邦之誼其
垂警之意彌婉而彌切矣自今思之眞所謂小兒強作解
事也姑附記之

賜兼看月點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是惟深于文者知
聞人之奇譎險語而申說之是聽犬吠而效其狺狺也其
可乎

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國馬以爲千里馬不常有郵
華山集 卷九 十九

善相無所用之故治天下者可以不知神人眞人而不知
以不知賢家才傑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江
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王莽末黃金一金易粟一斛
晉愍帝時米斗二金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谷石至
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吳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梁侯景
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自古米貴未有如是
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唐太宗貞觀間米斗三
錢東魏元象間谷斛九錢趙克國傳金城湟中谷斛八錢

此葉北圖配補

漢宣紀谷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民以粟
爲天太貴固由儲脩之無策太賤亦因歛散之失經三代
以前穀價無常蓋餘三餘九人主有法以制之必弗任其
自貴而自賤若後世之已甚也

周禮廩人中歲人月食三鬴註云六斗四升曰鬴是日米
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是日食米五升也
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嘗竊惟言
人縱善飯何至視今人數倍偶閱宋王勉夫耕野客叢書

華山集

卷九

十九

云考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
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
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乃始釋
然

祿以養廉三代以下唐制祿最重有米浸薄今視宋又薄
唐俸祿外又有職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
似宜做其意令郡縣節慎贖錢以漸買田大縣以五六千
畝爲限小縣則二三千畝按品給授上無損于公賦下無
傷于民業而百職私計充然或亦兩利之策也

此葉北圖配補

冬日散步山麓遇道者莊復陽年九十有八皓髮童顏上
下山徑如飛予微問延年何術曰寡欲清心已而又日常
惜福因畧示數事如左天一生木此五行之大用也母藥
素凡所居必擇隙地稍植蔬菜每沐浴盥漱畢則以剩水
沃壺之凡食菓必藏其核以暇日遊于曠林取而委致之
官城楮君之功于文教也大矣雖野壤必藏之賢者若杞
其香色毋遺其渣滓罔藏之治炮烙如神蔬食飲水樂在
其中卽不得已肉食亦必惻惻然收其羽毛骨殖坎而瘞
之

學口集

卷九

三十一

服藥者食其液往棄其餘滓踐踏之弗恤予嘗愛採薪
連服八珍湯數十劑收其渣和不蜜爲丸以餽隣之寡人
病頗類予者踰月遂有瘳推此則凡六味十全補中諸湯
劑俱可做而行之矣若夫品性酷烈暫試底績者藥之深
潭大澤可也

山居有餽予盤飧者食之而飽以其餘食吾僕僕所弗食
者以餽雞犬鷄犬所弗食者以餽虫蟻須臾群蟻拱食又
或卽負之入于穴予因喟然曰吾聞民以食爲天豈惟民
哉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吾雖食貧然亦足以爲億萬虫蟻

此葉北圖配補

之天而惜也自今日以前習而不察也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令讀大學
西銘張南軒受學於五峰久而得見猶未與之言涕泣而
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往返數四而後與之鵜
山云前輩成就後學往往不肯易其言故得其說者啟發
于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真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
比誠哉是言也教者學者其向三復于斯

蓮山集

卷九

三十一

先賢云射者或挽五石弓神色閑雅若無意于射中而未
嘗有虛鏃者或挽不及石而汗顏掉腕其發不能以寸步
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因
有感于爲文之法謂必如無意于射者而後可也推之制
事無不皆然

司馬子長父名譚史記無譚字王荊公父名益所著字說
無益字蘓東坡祖名序爲人作序或稱叙或稱引而謂字
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每上表必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

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若士大夫則未之前聞故前輩詩

此葉北圖配補

集惟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已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自京檜以來此風自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玉帛泉幣此魏鶴山之言也距今不過四百年而賦職獲寺序寺儀儼然當之無作矣按其僭侈之罪當與帝服后飾同科乃咸不以爲怪何也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爲山陰王佐而朱晦庵及五甲第九十人實所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爲

進山集

卷九

三十三

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此盛狀元惟二錄獨存以晦翁文山及陸謝三公故也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古者比里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明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爲則主集者以里布屋聚之物爲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屈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末世本支天屬水泮雲飄卽有意淡貫之其難如博沙盖古法之廢久矣宋先儒所爲諄諄于收世族復小宗立譜法也

此葉北圖配補

十一月望日偶一友人自嘆臨事畏忌筆舌遲鈍不能直

達已見如弓弩之應絃而發往往坐失事機奈何予謂慶

曆中天子勵精開天章閣召諸宰執授筆札問治道所當

先其時大臣爲范文正富鄭公韓忠獻非所云百代殊絕

人物乎然皆震恐不敢置對踰月而始條奏以聞弘治中

一日召閣學士商政事批荅章奏其時大臣爲徐文靖劉

文靖謝文正亦俱稱名輔悉惶懼請待下閣許擬上諸公

豈亦遲鈍不任謨議歟抑亦持重不苟發歟而未先儒每

嘗論介甫懷國其所以深結主知牢不可動者其故有四

進山集

卷九

三十四

一曰強辨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嗚呼

其效可睹已友人其狀因與予極論德仁言勇之旨至暮

始散

魏鶴山跋康節詩云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

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殿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

秋蟲之吟朝菌之媚耳眞西山跋黃量詩卷曰詩云瑟彼

玉璫黃流在中玉璫至寶也黃流至漿也夫必至寶之器

而後受至漿之物世人胸中擾擾私欲萬端如聚蟻蛭如

積糞壤乾坤之英氣焉從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發其心

此葉北圖配補

者必正必清必虛必明惟其正故氣之至正者入焉清也
虛也明也亦然又曰方其外誘不接內欲弗萌靈稜湛然
矣慮矣容當是時也氣象何如哉溫然而仁天地之春肅
然而義天地之秋收歛而凝與元氣俱貞泮渙而休與和
氣同游則詩與文有不足言者矣二公文古何其簡要精
微也世有作者其各書一通于座右

通山集

卷之九

三

此葉北圖配補

東華紀夢

予山居沉寂遊托浩渺即夢境亦希云殊絕柳子厚云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不其然耶然予懼世之君子謂予
好怪也諸幽異奇詭者繁隱勿錄而擇其尤確者姑志
一二焉

五月晝卧北窓廢一女子髮始覆額綽約宛麗口吹洞簫
清悠哀囀自床之西南隅飛舞而至已而漸近簫音益高
予遽然覺徐審之適一查吟吟于枕畔耳

十月夢與草菴叔登一孤峯絕頂四顧寂寥忽遇一老翁

通山集

卷之九

三

自稱白樂天已忽不見須臾聞別韻歌聲迴視之即翁也
緩步徐行朗吟數十語都不復憶惟記其末二語云佳哉
此遊石與山仇

十月廿一日夢流泉淅折成文如卦象又有紫花一枝沉
浮水中忽一人介冑執戈戟之屬從後大呼曰子樂此乎
此泉即古弱水子不去必戕汝身予悸而馳行十餘步偶
一回視則泉水枯竭紫花亦萎悴矣予意殊惆悵迨入一
室中見芳草滿庭桃竹間之壁間有石刻云香枝兮翠意
若有人兮東山西山之際

此葉北圖配補

五月十九日夢大鳥如鶴而翠色頸下懸一鈴從雲中飛
鳴而下直入予室停帳几簾門櫺剝啄殆盡予倉皇避至
山頂遇一樵者問曰此間有大鳥何名樵者曰此名霜華
之雀見則田多釋草木與戶平

十一月夢登車赴遠道遙望百里外有室巍然高出雲漢
驟車視之盡日始達但見館宇連雲芳艷殊特然高不過
尋常獨垤後一閣孤逸可數百仞下車瞻望寂其無人久
之遇一黃冠愀然道故予曾未識此人然亦佯應之黃冠
曰吾識子子非識吾何得謬為款語予曰予固不識子子
何時識予乎黃冠曰昨日耳子碌碌善忘昏不憶且吾稍
清簡然亦止能記昨日事自此以前亦不復憶也予因問
此閣構自何代黃冠曰此吾師之所營也吾師非人間人
往時曾與大庾禪師友善立此以場來學做工夫耳予問
工夫何如黃冠曰惟日誦玉皇清淨二經數遍予笑曰道
藏諸書或疑羽流爲爲之日誦何益黃冠厲色曰子以是
爲僞將以四子六經之書爲眞經耶予未暇對忽引予置
松莽中昏翳幽周鬼物呼嘯正惶悸聞雲口開朗黃冠從
雲端呼予曰四子六經安在哉來吾與爾遊無僕僕人間

此葉北圖配補

此也六不應黃冠大笑且有微言然不敢泄也

此葉北圖配補

述懷紀畧序

嚴子既錄述懷紀畧喟然曰嗚呼予年未四十師友親故之間所凋零泯滅一舉而萬世不視者遂已若此矣且又有別著于他文與雖友善非尊且親及夫風雨晦暝有燈窓之雅者繁勿錄焉應何其速疾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間擬述其大畧思其色宛然其聲音琅琅然也況于中有高蹈大業並雲漢崑崙高閣回千萬歲者乎其間或才之未茂或業之未美幸而茂美矣或卒然而萎折及其他隱約老死于載籍中與夫英豪凌厲聲未施于時書不垂于

是日

卷十

一

述山集

卷十

二

紀畧一

先師汪文烈公諱傳字叔度號長源金陵人自幼氣義焯焯孝友無間言及辰第進士授慈谿令以廉惠聞丁丑擢翰林院簡討屬流賊橫行江淮間上書陳方略侃侃不復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公肅冠帶大書五十字于壁間公適室耿夫入亦服其命服同時投緘以歿公時三十二歲公神儀明秀朗目疎眉平居意思灑然如在事外自為諸生貧苦逮其通顯未嘗有憂戚凝滯之色其為政專以德化民令慈時屬有海警臺使者檄保甲團練甚急公曰是徒擾吾民不為理使者不使詰責之公曰公謂慈令不奉法耶奉公法莫如慈令令已練其氣不潰散保其心固于山谿矣奚文具為使者云即如子言其法奚若公曰簡訟獄斥羨餘勸農功威遊惰而已使者嘿然已而曰令言是其在史館憤當事者不忠時時撫膺太息思請纓自効其論將來事無一語不切中如符節史相國之在南樞也甲申正月西事迫廷議移史公西公昌言曰芒芴河南北數千里行見諸公拱手授賊所冀者江南片土庶幾復振徒以史公在耳諸公何好干賊必欲并此韓讓之耶且史公即西丁

事勢有及否時都大臣以下皆股慄不敢發一語夫史公
得專一保釐南都國脉中絕復續者公奮身昌言之力也
公又深湛于學閱古籍一覽輒盡刪正可數千卷尤好閤
杜詩謂近道好三蘇文謂近自然至濂雅家言則觀玩不
釋手下筆頃刻萬言必于君國世風有神然往往隨手散
去不留稿憶慈湖待坐公語予曰夫人必無偽也斯有體
必無滯也斯有用去偽在于寡欲化滯在于讀書又云發
讀魯論于孔曾一貫處耿耿不得于心一日前戴記至湛
官不敬非孝也戰陳不勇非孝也豁然有省自此縱觀聖

述日集

卷十

三

人賢人之書洋洋乎六通四闢也嗚呼人知公大節正氣
臨臨乎嚴霜烈日矣抑知其實自弄月吟風淵泉時出若
此者歟後死者其將如之何緝熙于光明也悲夫公癸未
較士南宮顧子漢若字咸正孟子綱宜字明輔溫子寶忠
字瑞高捐人共卷字給諫俱在選孟子任行人同死甲
公房已破焉字公力發得焉字申之難顧子宰錢鼎有善政屬武林大事死之溫子即予
妻族兄平時端亮尚風節刻苦于學問為徽州司理堅守
五六月比陷與其妻孺人及其女從容自刎死
胡太史公諱宇相號吉雲風度端和詩文卓犖有奇氣

初授吾湖司理尙惇大端務與起斯文士民黨之如冬日
之日予時試童子科弘獎踰涯有國士之感乙亥召拜翰
林院編修崇禎朝用外吏值史館實自公始辛巳省親歸
明年舒城陷賊素仰公名欲尊禮為民望公嫚罵曰汝等
非朝廷百姓耶其敢無禮于貴官方是時公目如炬舌如
電竟死之時年四十九歲

紀畧二

叔祖存潤公

諱銘曾祖贈刑部公次子淳生

醇厚有德少為文精麗平二

十餘得奇疾忽不能坐起垂三十年勿瘳日卧一榻取詩

書左史文選觀玩之教其子博稽選覽發聞于時晚尤醉

心釋典怡怡然不知疾痛之在其體也生乙亥十一月十九日

三日卒

叔祖惺恭公

諱錫曾祖贈刑部公第三子

英直喜立事人有過而數之

必盡其剛方之氣至今人思而敬之公歿時予尚少不能詳其風

大甲申七月廿四日生丁卯

疏山集

卷十

五

叔父仲玉公

諱貞夷溫粹以孝謹稱為文雅

有大雅之度在庠序有聲已入國學屢舉義得之卒不售然公

益孜孜發憤于業竟以勤瘁不起公恭儉好學與人交誠

壹無間人謂公必顯必壽而竟止于此天其可問耶公有

至性其子予甚思憶癸未冬予下第還見公于里山下公

視予顏色有若憂憫者執予手曰無驚舊語未已公淚下

不已後數日予遂有採藥之遊瘴雨蠻烟數瀕死亡明年

八月始經于金陵予時病未能歸馳告復大父及大人并

有書致公謂相見且有日嗚呼豈意先一月公已遷化里

山一哭聲容遂成野絕也

乙巳二月十二日生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壽四十五歲

叔父草菴公

諱謙生

少負英絕之韻為時文沈鬱有氣比

長傳綜典籍百家之言思以著撰傳世行遠其古文詞如

飛瀑布岩一瀉千尺詩以聲情為主清壯頓挫不為中晚

蕭瑟之音詩餘亦婉麗自賞登高臨水對月當花申懷感

興灑翰如飛飄飄然有古才子之風乙亥春忽聞蒼下有

大宗師亟往從之閱七晝夜大省悟機領雷砰雨激嗣是

脫枝落英散斥家財供雲水周寒餐茹菴霞霧山中幽居

簡出柳應咄咄炎涼自樂也予前則子昂太白于後則無

遠山集

卷十

六

垢大年其于學于道豈非變化日新者乎乃遽徂謝不盡

如所期傷哉公臨歿悔平時情想未斷不能深造如古人

賤命焚所著書有來問者必顧諱曰各敬而上儀抑亦坦

然生死之際矣公初與予約為古學慨焉志在千秋其事

詳載他文故不盡述丁未五月廿三日生己卯七月七日卒壽三十三歲

紀畧三

仲津先生諱一調子之從叔父邑諸生平易善自守爲文夷暢不事鈞

棘予六歲時教予誦子家詩辨四聲及六書八體予時嘗

甚殊不能省也癸酉卒壽四十三歲

葉先生諱高榮邑諸人嘗館于菁山予八歲時學于菁山范始家

先生教授論語孟子句讀和厚而節制去之日予與范家

弟泣涕牽衣挽留之時已七十餘授十三年予尚文烈公

子慈湖過訪先生居處匪祠人杳不可得

吳先生諱林院邑諸人繼葉師授予易經及莊左秦漢古文整

述曰集 卷一 七

密有序予少所授書至今頗記憶先生之賜也然特夷簡

好聲樂課畢則飲酒吹簫笛自如人初以爲異已而知其

長者且善教事乃咸重之辛未卒壽五十九歲

沈先生諱汝霖號潛齋自烏程諸生能文有行大人令海門時延爲記室

予亦時從質問古文有字先生傳于書尤熟時事嘗憶其

燕坐水亭揮就嘉露以來朝章建置人物盛衰及其他縱

橫浩渺之言纏繞不可竭也丙寅卒壽六十三歲

聞之父老曰震蘇之嚴與石溪同淵然枝派遠邇不可考

自冷然先生諱御風字廣興與大人交最渾始定爲兄弟行繼此

以爲序云先生才性寬深飲然常取與動必師古不屑世

俗繩尺手書無不讀自經史註疏至百家之說六官庶司

之典守悉精考有得爲制義若古文詞雄高自恣然一聚

子左史其遇事澆澆斷決如流水也崇禎中詔舉天下方

良之士大人時爲嶺東亟疏公才德表煥者十餘事上之

又爲當事者沮抑強授深陽丞先生坦坦爲之踰年績大

著擢池州知復自池州遷福州丞歷汀漳二郡守已復備

兵江右以憂歸所至惠聲藹藹又嘗岩險倉卒萬變公不

露聲色隨事勢規畫之無不屹然底定其特守又極潔清

述曰集 卷一 八

比歸蔬食敝衣如寒素歿之日至不能殮嗚呼其可敬也

已方先生蚤負盛名以興起後學爲事與學者言必先立

于其大雖以予之不類無自惟涉世以來似有毫髮不同

于俗者實自十四歲觀公講說論語左傳特稍稍見公弘

闊之意雖未親大全譬如吸勺水于長川予以洒濯滋澆

未可云全無益也况抱其洪濤汪洋萬頃者乎庚子六月卒壽六十

五 聞先生諱德望號厚弘子疏厚沈默守古法察言笑端務

記覽爲詞章居恒閉一室取經史子集遍讀之已又摘其

精神者手錄至三手餘卷然止用以爲時文資其時文窮
工畫致每三年輒變其首飾以冀一當雖六十猶有精神
之色如廉將軍躍馬顧盼不可用也然終抑鬱以歿平生
文百千篇亦皆零落無存獨其數十年篤學嗜古之意耿
耿如在也丁丑七月卒
壽六十四歲

述國集

卷十

九

紀畧四

孫太翁

黃鴻澤號祖溪子
祖母爲太翁長女

性剛直其行事無不可告人者

好集賢書有見即欣然手抄之已爲人取去亦不顧問于
所知無問戚疎賁賤聞有小疾痛即挾所手抄書走視之
其治症多奇效或酬以金帛則大笑棄去晚家霸山之麓
方春遊觀殊甚翁蒼顏白髮携杖逍遙于其中或偶覩治
容罷服則大喜賦詩而歸比歸人或就問其所爲詩則曰
已忘之矣嘗聞古至人如嬰兒翁其嬰兒乎庚午年
八十丁巳配
其爲人歿已久予不能詳其淑德矣

述山集

卷十

閨外祖翁

陸世龍號龍淵世居馬
程溪溪先世爲翁少女

天懷慈憐遇人一以惠

人皆樂之以曾監仕爲上林丞非其好也歸而簾閣掩几
不以事自累庭前雜植海棠棠水一盆畜金魚數尾滿
蕭閒雅好觀傳記小說聽音樂爲娛適自少至耄老若不
知有憤懣者殆列禦寇莊周等所爲近于道者歟辛未卒
壽八十
五配徐安人端靖儉素有德儀綜理家法甚整以尊先翁
十四年卒戊午年
六十三卒後家始稍裕然翁陶然不爲意
也

孫翁

譚恩棟號若冲
孫太翁長子

古樸不似今世人最精于農桑予嘗

欲從公口授者晨經一卷會公卒不果翁拮据爲生不輕

使一錢帑歿忽盡出所有散之各山古刹人咸以爲達

卒考八子恭先諱謙亦偶僊思以文自立惜不竟卒

范翁諱更居烏天分敏妙少習舉業斐然樂

舒散不欲以文事自苦書翰奕棋翩翩開豁也其志行特

挺直重挺本教其子業成與當世間人相上下予八九歲

時翁罕予過其家飲食必教之一如其子記一日值公懸

弧之辰予出拜公見公疏衣麻鞋獨立一處予驚問故公

慨然曰吾于是日生生頂之吾母遮謝世其痛惟如此予

遂曰集

在翁家先後四歲比大人第進士始歸歸之日翁呼予云

務自立父公卿子流落者多矣予既歸恒憶翁與予姑不

去于懷至于今時時夢至琬琰堂翁家折紫竹立玉蘭樹

下翁家紫竹望曉山如翠也翁壬午三月卒

閱上林翁生七子長舅即厚弘公別有紀二舅曰起仲公

諱偉德諸生已果毅有機畧詩文豪蕩自喜四舅曰

公諱諱謙篤厚可親信五舅曰日斯公諱謙諸生

溫雅日誦萬言爲文波瀾渾渾晚讀內典益深湛六舅

公諱諱謙和不戾子俗自乙亥以來五六

年間五舅遂先後俱謝憐予小時予母携予過外祖家諸

舅咸英然少壯見予來歡甚爭取餅菓啖予或手抱持之

予母則解誠予勿多食勿譁笑勿與表兄弟鬪言嗚呼昨

日耳

溫外翁諱子正號涵所國學生居烏程少讀書工文連試不

售乃罷去爲人和厚而端無機事善自忍下好積古墳策

與至拙一卷朗朗誦之遇忠孝節俠可慕樂之事則大呼

呼稱善出逢田夫負販諄諄告之或省覓去翁弗厭也

已巳年元配皇甫氏蚤歿予妻亦不及見故不具著

龜山集

施外翁諱謙號潛字景邑之萬曆庚戌進士半順德寬厚

有德粹擢御史中立無倚凡所條奏務持大體不以博學

樹風聲予乙亥夏見翁于邑館氣象矍矍厚于鄉人中獨薄

藹與予言且云曩見子文有古風可嘉予時殊感之後三

年公歿六十八歲又數年予不意遂爲公壻予妻嘗爲予

言翁器量弘遠喜愠不著子而教子女必以古懿訓云配

諸安人丁亥七月卒是慈順有樛木之德子女六人俱非

安人出登惟安人忘之子女亦忘之家之人亦忘之予在

甥館數歲忽忽似予妻爲安人親生也

紀畧五

獲甫叔諱 疏已諸生 簡拙無適俗 顧其為文良苦昔人

評離騷經謂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

雲霧蒙蔽而不得出叔殊似之王午辛未

其考曰振吾公諱 疏已諸生 性剛勁所至人畏伏如

嚴師

勞之叔諱 疏已諸生 靜深有本刻工舉子

業華實彬彬試輒冠其曹庚午主司大嘉賞已登序矣以

他故抑置副車人咸惜之中歲忽放浪山嶺永消精禪悅

題山集 卷十

詩晴處奉身如拜屏如是數年乃卒辛巳辛未 其詩學章

柳書尤逸勁有絕似祝枝山者

錢溪先生有弟日和叔諱 疏已諸生 娟好靜秀任日子

建子事理然不幸俱蚤天間總集其遺文止三四篇耳已

自楚楚足傳其風致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莽蕪幽翳能

限斷哉

閱自求諱 疏已諸生 吳溶溶英英有駉蕩遊夷之

思文與人皆然庚辰辛未 其同堂弟曰退之諱 疏已諸生

同事辛巳卒

三亦工文齊素自好溫溫有義氣俱不壽何也

題山集

卷

紀畧六

莊漢曉字元展與予同出文烈之門有古風義為文昆醇

雅丁丑成進士予採葉過金陵君適為太常博士甚款款

且贈予以格言予賦三詩謝之君居官清端無倚附營集

儒生百十人于太常署中據畢比講理性之學其大政可

見矣後歸鄞屬江東失守進四明山中居數月以病卒

俞汶天字汝從亦文烈門人文烈子諸及門士最喜予與

浸天謂予似韓昌黎浸天似孔北海四方同人司選政者

亦稱予兩人有一門雙壁之譽而予兩人簡素自好頗

樂山集

卷十

五

相類又年俱少故相知最深然浸天神行電進之才汪如

長江峻如巨嶽飄忽若駛風之噴穴合所謂賜也何敢望

回予其可以雁行進也葉蘭早折歲終二愧悵何如

慎克修名思永歸安人沈襄哉名思正德清人胡健甫名思程人

丙戌皆予同郡齊年友也克修瀟灑有逸興襄哉端潔和

惠一望可儀健甫通敏于才藝其文皆清駢適于用數年

間咸已凋謝又不及與者克修雖成進士為粵令亦遽遭

健誅其可悼也已

紀畧七

沈太姑高祖贈刑部公少女適同邑沈太翁名輔字養心翁歿時太姑甫

十七歲家甚寒苦雖饑餓不繼太姑安安中道有遺腹子

至于婚冠又天有一孫教之成立居恒并日而食端坐一

室中雖童老子第罕見其面或稱其苦節則面發赤不能

出一語再問之贈曰不如訖汝將何為耶君子曰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斯之謂歟蓋霜風冰雪之詞至于此而

亦有所不敢加矣壽八十二歲卒之庚午歲後三年大人奏記

學使者錄其孫或為博士弟子云

樂山集

卷一

六

鄭祖姑曾祖贈刑部公少女適同郡鄭翁名天來號翁慈而發自結

稱後遂有終風之感然愉愉無少怨悵意年二十餘翁歿

歷試諸縣育其子成人長齋繡佛比卒不辭移如也秩如

也乙酉年

先祖批孫安人之妹曰吳太母安人蚤歿大人亦幼太母

善視之後大人宦遊海陵廬陽適太母以往太母溫厚善

調釋人意在予家裨益為多予少時多病太母往往親餵

食調治吃初吳翁蒙子資稍從狹斜遊耗盡且無子晚如

自悔以家事屬太母太母為納一姪舉子已又經緯其業

致千金昇付焉予不及見孫安人大大人嘗言太母舉止微

似孫安人比卒大人率予過飲所哭之櫛已卯卒時

谷風之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何

有何無庸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女德與才並懋

也閨母吳孺人有焉先安人同室弟孺人比叔領與先安

人至親好治家內外新舊于姻戚恩意曲至有急難百方

拯解如勿遠以先安人故視予如子諸所彌縫匡教甚委

折噫其視詩所稱有間然否歟而孺人每見予僅險厄則

必曰吾觀子營之金方在爐吾甚喜雖然予亦憂金非純

龜山集 卷十 七

金耳無苦爐也嗚呼此豈閨閣中語哉孺人少艱于嗣側

室有子酷愛之無何子死日號泣呼天呼祖宗悲感不自

勝如是數月卒丙戌十月卒悲夫天喪予母又喪覆露予

猶母者痛可言耶壽五十一歲

第三姑適茅公永叔名龜門姑邑之靜慧溫簡嘗侍丘夫

人言禪一夕遽逝其古既歸茅氏恒憐憫不樂病且卒未幾

三月廿二日夫人先至其家予隨大人暨諸父往哭哭已丘

夫人位婦予日頃見茅比諸內戚云居常問汝母于汝姑

汝姑云此豈但賢者吾意其為聖也予不覺失聲哭歸與

先安人言之天哭嗚呼若姑者可謂明鑑卓識歟又聞姑
臨終時顧永叔公曰免禍耳餘無可言者後數年永叔公
以豪俠故竟死于盜

龜山集

卷十

紀畧八

婉靖婉順皆予同母妹也婉靖端重外簡而中敏年十八

月生丙寅四月適姚子集生二十二歲卒丁亥六月無子婉順柔嘉處

上下盡其宜年十七丁卯六月適徐子素素二十歲卒丙戌四月

臨卒神爽煥煥有一千踰月亦死其兄逸山子哀其德足

稱述又夭折可憫故謚之然不敢純用古謚法語故恭取

其文曰婉靖婉順云或曰私謚禮歟嚴于法然曰非也予

兩妹自幼開靜婉婉守先安人訓惕授孝經列女傳通大

義又皆孝慎且潛約先安人時政抑鬱即悲慙不食及至

蓮山集

卷十

十九

安人所又歎語如常自安人歿予見予妹即安人聲響依

然也嗚呼向忍言耶蓋予同母弟妹八人至于今惟予與

閔家妹在耳予憂患蚤衰閔家妹又柔悻善病亦豈若若

松栢耶予每過閔家對吾妹述安人在日群兒逸勝時事

簌簌泣下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也曰

我寡兄弟而弗忍也夫踰服非禮也乃予不曰非禮也第

云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蓋亦悲其意而陰許之

矣然則予于予妹喪于義而謚之即于禮不盡合固其志

有足哀者且其文又未嘗純用古謚法語其誰曰不可也

悲夫前此有三妹一甲寅生三歲天一乙卯生三歲天一

辛酉生一歲天予時尙幼不盡記憶嘗兄先安人說第二

妹聰穎殊絕云又有弟毓嘉小名阿金慧妙甚四歲能誦

唐詩百餘首五歲以痘殤丙子十一月使在于今英英磊磊矣

惜哉

女日申壬申九月生日酉癸酉六月生日卯乙卯十月生

皆予女先後殤折初兩兄死時予爲文以哭之曰予生二

十有二年而有汝汝生三年而遽死若論夫役之定禮固

應予死而後及于汝何爲乎凌次而奪汝于群予哀汝之

起山集

卷一

一

云亡因嘆斯形之不可以久處其將一笠一瓢飄動乎蒼

翠之峰霞霜之池嗚呼汝則死矣乃能動汝父之遐心而

箴之以知止哀哉吾女可稱孝子後兩兄不及爲文然同

此慷慨故錄其詞云云申兒生母張氏亦蚤亡丁丑四月頗柔

靜遵禮度先安人及溫純懷丁亥嘗感悼之

紀畧九 諸君生卒年

王君虛谷 名壽 餘姚人 卒百 明于地理性迂庸白儻景

純淳風高冠大袖裝義而來望之輒可笑或與燕會則一

坐指目之伺其顏色舉口以資談譌君凝然端坐執盃持

累飲吸自若也時又有孫君西溪 徽人氏午 葬時 陳君三

霸 餘姚人氏實迂義 孫安人時地師 及倪君寄生 烏程 俱精堪輿家言倪

君有道氣然不能如王君渾渾絕取諸矣

黎霞道人 姓山名立字子一 仙 庵 崎 不同俗壯年仕為叅

佐能以直道自處已去從方外遊予嘗訪之湖中時新雨

卷一 卷一

晚晴同立鍾閣上眺望南北烟嵐如沐道人忽云予有事

遽起走入亂山中不知所往

崔誠之 名自誠 昌程人氏午 詩姚約予序之韓景谷 名夢

程人癸亥 在南著辛壬在虞署 詩姚約予序之韓景谷 名夢

在蘇門署 詩姚而野人亦方朴沈疾則 名元鏡邑人 詩姚

多亦嘗求予作序其間頗有訛雄之韻足採取者

徐完歸先生 外祖母徐安人之 和信為行 甲申年 壽 其子

曰野 字慈縣 丙戌 從予遊致志于儒學美哉未可量也竟

天既予堪傳之語具本傳中

草書罪言

嗚呼父歿而有所托於其子此天下之重任也祖歿而有所命於其孫此天下之大訓也父歿而志其所托之事祖歿而違其所命之辭此天下之大罪也不孝子孫嚴書開于是泣血稽顙以告於先靈告於親長告於有眾暨于我親子弟曰嗚呼我祖父主政府君竟棄我使我不復望慈容承咳吐忽忽四十有九日耶四十九日之間書開如夢如癡恍惚見我祖儼然臨之藹然昭示之也嗚呼我祖亡矣言念我祖存日書開於諸孫中受高厚恩址久平時

題詞集

卷十

一

至教微言蓋有諸父昆弟所不及聞不及知而彌獨聞之彌知之者每自念罪重痛深早為無父無母之子猶幸我祖父壽履康強十年以來見我祖如見我父我祖又時時呼我語我父母承歡時事依其在目也孟庶幾我父母猶若未亡者豈意我祖父又遽棄我使我不可得見乎嗚呼我祖亡矣我祖亡而我父我母其亡矣痛哉痛哉伏惟我祖彌留之際因四房祀事榮懷特諭老僚嚴立命書開親弟書成依俗代爨處所立四房所舉子胤蔭胤孽成後而令發摩仍歸本宗書成者我父參政府君捐背時所托

題詞集

卷十

二

書開撫視如子者也竊念書開獲事我祖父于今四十八年自一話一言無大無小靡不肅然承順豈以呼天叩地攀號其遽之頃但有音聞即同典訓雖至愚頑罔敢悖負況在書開詎忍違越第其中情理事勢委折苦難在我祖固所鑒知無俟剖陳而我祖則既已永逝矣其又何可弗聞通所聞於我祖至教之傳微言之準深信我祖於此事實有留餘未盡之苦心俟後之人損益變通以昭萬年久遠者以告於家之人咸使灼知我祖父志事所有及今日繼述所急固有必出於是而後克安者哉請得而敬陳之痛惟在昔為寅六月初八日我參政府君終於正寢前三日特呼幼小弟書成命向書開行四拜禮曰自今以後事長兄如父終身不改汝開撫之教之有過則朴責之書開號哭拜命旁觀數十人無不哭泣失聲當是時天地為之慘慘日月為之晦晦嗚呼忽忽十年所矣十年以來保持之艱苦撫字之憂危觸事心驚顧影股栗風晨雨夕孤館寒燈講叩動輒移時涕泗每盈襟袖今縱不能親之愛之加於兄為弟者一等奚至推而遠之使不得比於親兄弟乎夫君臣朋友非錫天合烈且六兄之孤一任其事生死

以之況以人子承父托撫釋第神人悲感天日暨臨歷十年如日寒忽焉中道而棄之使不復爲吾親之子卽異時奚所報命于九京也至于長房次子應繼之條律固有之然謹詳律意蓋爲求繼者塞爭奪之源耳非爲辭繼者嚴過讓之罰也且使書成初舉我父現存告祠定分政命維新抑情申禮詎敢固辭今我父之歿已十年矣書成距始生時已十五歲矣其所衣者我父我母創始留遺之布帛也其所食者我父我母創始留遺之菽粟也其所居者我父我母創始留遺之宅第也一旦問其父爲誰則曰季王

通判

卷

三

公也問其母爲誰則曰吳孺人也問所爲汝創始留遺室廬貨產之悉政公閱安人於汝爲何人則曰伯父伯母也忍歟否歟卽口前強使爲之後必有災雖或久遠至于二三十年好事者猶得執大義而持其後若之何其弗慎也乃或者謂承祧虛名耳於天親乎何損則又不然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凡爲人後者爲之子稱名一定奕世不移奪情避制典禮有赫先朝嘉靖中專親議起以萬乘之威尊創仁孝之盛孰君相一德隆萬本生舉朝爭之青史議之辭爲非禮罔敢異詞況士庶乎

然則書成未名四叔曰考未名四嫡曰母則固我父我母之子也既名四叔曰考既名四嫡曰母卽非我父我母之子也又可謂承祧健屬虛名天親實無貶損子矧書成資性雖云良善氣質稍類輕浮雖復晨夕薰陶亦遮難臻美粹兼之娶婦賢否未期况于事由嬌拂跡似年遠又能保其敬率妻孥惟維順事叔母如母終其身無改於子道子夫訓弟之難視教子什伯必也自處以道而後其言信其教尊開膏白省實疚于斯今又重蹈之所必不忍所必不安欲使怡怡然遜受而不怨雖曾閭新難之則將督之以學之不勸必且曰兄之絕我於所生至於斯極也何又督我爲也則將責之以德之不修必且曰兄之絕我於所生至於斯極也何又責我爲也則將教之以敬睦本支視同堂兄弟如親兄弟必且曰兄之忍於親兄弟以納交於同堂兄弟不難絕我於所生至於斯極也何又教我爲也則又安如其不至於流窮邪復復犯攘奪贖家辭而蔑祖訓棄友睦而敗食錢也雖以我祖我父至德貽休斯斷然弗至于是然履霜堅冰大易戒萬一有不孝如開所處開離萬死何足謝無罪於我祖我父哉我同堂昆季也哉

墓白

卷

四

伏惟祖父易簣前五日當衆議紛紜百語書開暨胤等
曰若立書成爲繼事體愈覺乖張蓋已燭知情理事勢其
流極必底於是而早爲之躊躇四顧者矣然而復有彌留
之命者無他蓋深信開也竊嘗以開于心學家傳必能於
其間損益變通靖于心而稽于古罔之宜于有衆以貽謀
久遠也云耳痛思我祖父盛德至善口進無疆書開自童
穉以迄今茲晨昏侍從仰窺我祖父敦誠履道浩浩淵淵
無一事一言不可著爲楷模垂爲訓典往嘗寓意禪關得
其肯要自七十以後遂殫懷聖學自學庸語孟易大傳以
集口集 卷五

必求之于祖命也亦求之于書開之心之理而已何則書
開之心之理卽祖父之心之理也祖父之心之理卽舉家
內外大小以上達於先聖後賢之心之理也在昔于夏篤
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自俗儒論之子夏爲無違曾子爲
悖畔矣然昔賢所取顧在此不在彼如使開也及求之而
於心弗盡歟於理弗協歟雖格遵成訓不踰尺寸家稱孝
而鄉稱悌猶之違祖也如使開也及求之而心無弗盡歟
理無弗協歟雖因革從宜不主故常犯清議而受大惡猶
之率祖也且古之棄命者有之矣叔齊仁賢人也延陵季
子同覽博物君子也斯二子者吾不知其于先命爲如何
也春秋時屈到嗜美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緊我必以
羹及祥將薦于木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迨宋蕞氏爲之
申其說曰于木楚之賢卿也夫豈不知人子之道事死如
事生況于臨死丁寧之言忍棄而不用乎是必有大不忍
于此者而率其情也嗚呼盡之矣如是而猶將拘執小信
曲避讒嫌詬家之人則曰成也殊不樂此強而後可此予
之功也每書成則曰非我也祖命也數椽之宅數十畝之
田他特與畧大瓜分之亦可欲也論述則超然于非利原

情則將極夫內踐天地鬼神我祖我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開雖不肯寧忍出此然則書成承紹之事固不待詞之畢說之長斷所有所不忍爲不可爲不敢爲者矣何則求之於書開之心之理而必不忍安而必不可安而必不敢安也其所以不安者何也祖父之靈收之脯之也若夫四叔若敖之慘則又有說痛惟祖父臨終顧念萬不獲已而有書成之命原其故一則哀我四叔英年凋喪魂魄無依思所以惠之此至仁也一則矜憐四姑廿載孤貞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殯也思有以恤之此至恩也一則微察發也

龜山集

卷

七

舉也各有所不忍於本生二婦三婦各有所不忍於其子之奪情於本生也思所以慰之此勸慈教孝之微權也嗚呼我祖所爲惓惓顧念者非職此三事之故歟如使書開今日者不能經營之諸劑之使幽與明同憾情與禮咸宜乃唯是大聲疾呼所免於親第之爲人後也則亦猶之曰不忍於本生云耳猶之曰不忍爲子者奪情於本生云耳不又爲祖父增一事之慮乎然則今日之事又不必問之書開也不必問之舉家內外大小也亦惟求之祖父之命之意而已祖父之意若曰夫三事之難調也甚明也書成

之不可使繼也亦甚明也然無書成之命則三事必不可調以書成之命命書開而人皆以爲三事定矣三事定而書成之事未定可無憂也以有書開在也書開在而書成之事必定書成之事定而三事未定可無憂也以書開不獨親其第也不獨親其弟而三事亦必無不足嗚呼開獨何修蒙祖父鑒注之隆信任之篤一至於斯以道則若將予之以見知以事則若將俟之以善繼其將如之何乎整幽明平情準禮事事諧和人人協順以慰我祖父臨終顧念之深衷也哉伏惟祖父易簣前兩日召書開同諸弟至

龜山集

卷

八

樹萬口後四房分撥隔辭末云穆公堂田四十畝自給撥石塚樓一進舍房三間居住營壘壽山傍其繼嗣則上世靜庵公不爲繼石公立後但令各支享祀況此日人情多所未便特遵前例亦不立後亦令各分附祭嗚呼此非我祖式古循今熟思審處之苦心善道乎請得而折衷之夫繼石公之無以爲後也疑於非禮然於禮弗悖也今日之所宜因也繼石公之無以爲後而事祀於各支也疑於近禮然於禮弗順也今日之所宜正也何以言之禮曰喪有無後無主古之所重於立後者蓋爲諸侯卿大夫各有

封塋采邑以世其祿爵必不可無以傳襲之下達士庶人亦各有宗子有百世不遷之宗祀事上達於始祖廟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自高曾以至祖稱各主其祀謂之小宗其餘支子俱不爲宗大宗絕始祖之祀矣小宗絕高曾祖稱之祀矣亦不可無以承紹之若支子則絕續僅於其身稱以上無與焉喪有無後此之謂歟我族維石公爲高祖贈公第五子正與禮文相合四叔爲我祖第四子正與維石公事類相合故曰維石公之無以爲後也於禮弗悖也今日之所宜因也古之無後者從祖稱食又曰凡主凡

集

卷

九

禮云庶子不祭無授者庶子者支子也必推兄弟長者爲主我祖四子我父昆長父在則父主之父歿則書開主之禮也又何讓焉吾郡望族首稱董氏宗伯壽陽公一子曰給諫龍山公給諫六子長儀部青芝公次中書中若公中書無子儀部家孫韓儒君奉其主祭于宗伯之廟此近事可例也前歲吉日告於高曾祖考奉迎四叔神主祔於世德堂曾祖贈公祠龕歲時暨卒忌開恭率親子弟肅將祀事罔取弗虔至於四姑田宅聽同駢妹膳養歲時令節將儀有恪疾病則謹視之有如百歲考終書開恭率親子弟

集

卷

九

撫教之母忽已亥臣祖又不幸病且篤念曩所立臣叔某
嗣子非禮禮宜屬長房次子改命書成紹後臣念臣父垂
老舉稱弟至愛臣撫之十年至苦一旦俾爲人後不友不
孝違祖命使臣叔某祀事殄絕猶吳氏生死靡所依不恭
不仁接禮喪有無後無無主臣三世嫡長臣叔嫡存歿之
禮臣主之今臣嫡吳以壽終請假三年畢喪葬庶幾無怨
悃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先賢子路喪姊踰時
弗除先儒韓愈遂制持嫂服聲施至於今臣情事實類是
至如臣嫡早嫡苦節冰雪凜凜感數十祀於茲乞下所司

庭訓集

卷十二

彰其幽烈以表孤貞疏入倘荷倉古幸甚萬一國法嚴重
格於事例不敢上聞則命親子弟侍禮至於禱除書開謹
於公署爲位展哀敬終三年罔懈夫祖父所爲惟惟於四
支者享祀有關耳而既已有歸矣存無以養歿無以殯耳
卽不然期喪之後無以畢祥禘之儀耳而既已足慰矣卽
四嫡所耿耿於嗣子者亦職此故耳而既已如前所云無
後而仍如有後矣尙何所介介於孽等前事乎哉而三事
乎是大定三事定而書成之事愈定夫而後乃可告無罪
於我祖於我父矣所謂損益變通以貽謀於久遠者此也

所謂志事所存繼遠所急必出於是而後克安者此也其
所以克安者何也祖父之心之理出王游衍於書開之心
之理以通於家之人以達於賢聖之心之理也而我祖父
至教之傳微言之準書開平日所謂獨聞之獨知之者或
亦庶幾哉足以闡述其萬一矣乎抑聞因是而潛然以悲
戚然以憂忪惕然以懼且畏也吾宗身竹堂府君肇厥家
再傳御史府君歷仕四朝偉猷直節到於今稱之又三傳
石溪府君振振墜緒宏行務聞我高祖贈主政府君承之
以敦龐醇厚浸昌浸著我曾祖贈主政府君紹厥軌襄之

樂山集

卷十一

以剛肅惠和祿祿于我祖父主政府君粹德弘仁百行五
福集於厥躬洽於朝野篤生我父參政府君孝友敦睦茲
於有政功銘開鐘鼎被闔黨爰及我諸父國學公文林公
茂才公各以文行宦績著撰世其家二百五十六年之間
約綿簪笏賢科繩武雖以開之不敏荷祖澤父後早列賢
書今觀擊復提南宮諸第且賦賦繼起可謂曰盛鳴呼亦
知我先世積累之艱風教之美乎書開在同堂生最早自
少時聞於我祖我父暨諸長老二三百年間流風遠韻大
約敦崇孝義輯順恭和朴厚嫡機事事親長萬族惟謹遇

吉甫齊嘉雖疏屬協力襄贊如一身有災害則相恤無私獨廢疾者無失養卑者少者小有言長者曰止即肅靜無敢持已意相質難雖貴仕見稍長於已者倍共如弗勝居官尚廉惠鮮或嗜利干進遭黜辱課子弟則讀書明理斥浮華戒倖實治生勤耕桑謹身而節用與人無競遜讓柔謙以爲美已所惡勿施耻言聞爭訟許後忿矜高傾險虐侮貪昧苛察等事今世變稍數矣而我宗猶以醇謹特聞則惟我祖父九十年至德休和含弘之培篤之我父我諸父又光紹之宜助之足維是賴今我祖捐逝矣我父我

龜山集

卷十一

十

諸父後先凋謝矣本支耆德自叔祖儒士公而外晨星落落矣先德日以遐邇典刑日以淪亡習俗日以遷流人情日以頹薄我祖宗數百年流風遠韻得無繼此稍稍凌夷衰落矣乎開故悲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泰之交也甫慶乘征甫美光大而已茲統於平波陽氣之開張也五六月之間炎赫最烈然一陰已伏於已中矣故曰盛衰者必至之數也開故憂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嘗考漢以疎列侯迄近世名卿大夫其先固皆有明德豐功垂休奕世後嗣不類往往不數傳降在扶康甚者或履顯嗣矣故

夫率祖德而加之以憂勤申之以實長先祖之所樂休也特祖德而或即於矜驕或習於貪戾先祖之所吐棄也開故懼且也我宗福祿蓋亦似有定制矣自御史府君兩榜起家嗣後紹休科目者三宗長史公父子以乙丑壬辰顯太守公以丙戌顯暨我祖而三聞之我祖云長史之先昆有德義卽長史公亦殊渾厚末流數載衰微遂迄於茲太守公清修亮節卿國具瞻嗣公亦無失德第微有所利於外家竟釀覆轍奇禍雖其餘孫曾奕奕繼于文而惇于行然上林之變則慘非極矣疑亦若有風氣云嗚呼儀鑒不

龜山集

卷十一

七

述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如之何耶懼書開無憶癸酉之秋俗文林公舉於鄉歌應鳴之日拜我祖於館舍我祖慨然曰是可憂不可喜也福過災生汝小子何弗聞焉斯言也書開奉以持循罔敢失墜二十有七年矣言念同堂諸第策名者應舉者靡弗溫恭有俗嫻於詞章篤於行誼承啟佑而裕後昆美哉未可量顧惟書開年歲遲暮德業怠荒凜凜然如將墜於淵谷今又失所瞻仰目無嚴憚之威耳無號厲之警幾何其不至於墜越恭慕也夫月之曜明也自歲生而上弦而幾望最爲光融近於滿二夕下弦

數夕晦矣百卉之暢達也自枝葉而葉而葉斯爲美茂然
少焉萎悴少焉凋落矣以開所際過斯亦月之下弦華之
重萎也卽盛衰怵惕猶懼不免况其可以阻越怠棄以貽
先祖羞不見澄暉之夜芳菲之朝平風雨驟至則香噴而
飄墜斯又不待其候之晦與凋落也今開既不德成也又
懈惰好嬉遊不勤於學不畏於夏楚爽也榮而不立無遠
志強力偷取晏安不震不興是何異於微明而當霍澍委
花而際狂飈也乎如之何弗懼天之生人也此貴寵之以
右族則又貴論秀書升之則又貴藉於民數火率百十而

集

卷十一

十五

子矜千萬而科目凡與茲者必其德與才過之而又使之
或淑其教或欲其澤是故簡界之於衆多之中而不德卽
其子弟亦必自異於衆多之爲子弟也者而後稱其家兒
今開也學不修而行不立不惟無能過於所賤已也且慚
孔之賤虐之衣租食稅稼穡弗與知匹夫婦終歲勤動後
然剝取其膏血享受之無怍甚或乘勢恣睢焉寢處帷堂
之上莞簟之間燥濕寒暑弗侵僕御馳奔走其孰非人子
太女也者役屬之如史胥之奉厥長稍拂意則叱咤管辱
如牛馬而一無所焦勞經理於其心以感獲興起利濟乎

斯入其又奚能使成也暨爽也有所法守以無忝所生夫
天於人無私覆集千百人之福澤於一身一家而弟經之
晏樂自如必不其然况詩書之澤亦最難保竊明聖通作
之精英以傳利祿而逞其私相沿不知止必有奇殃備國
去魯鄒未遠策士舞文取貴寵竟啟焚坑東漢尊經儒生
特墜禮踰閑遂釀鈞黨役拷禁錮最慘唐宗右文士務華
賤實卒致銅駝羅織尤酷戾至其他衣冠之禍無代蔑有
大約稍侈依卽榜洪武中重與肅下長吏遊呼選民間子
肄學宮竄過靡敢應否則相吊如送死我御史府君宦達

集

卷十一

十六

特去開創六七十年矣然我祖嘗誦府君遺誡猶云他日
吾子孫立朝操持必弗如吾吾慮其罹國憲也繼自今母
讀書惟務耕織府君之言非禁讀書也屬操持也然于時
禦烈可諸矣弘正以降士習于靡靡爭榮利已久理無往
不復况今又岌岌見端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今
雨矣如之何弗惟且夫締造之難又烏可無念自開三四
歲時所貼記我祖父家計廉澹我祖母躬紡績治卉布佐
養疾甚勤苦我父故無數畝之儲少壯卽衣食於東脯我
母體氣柔悃恒食粥粥膳極樸樸之以瘁竟爲嘉珍開兒

時多病時時啼哭向母索食母無所得食則令小婢子名
宋雲者抱吾至門左華六家嬉戲有時薄暮始歸我母雖
善病女紅不離手寒夜清宵坐我火箱中一燈熒熒手持
絳絛鐮刀時時顧我說二十四孝及前賢故事然苦衣絮
薄我母坐久必納手袖中頃之乃出又苦油不繼盪中小
草一莖第延光影有時燈滅宋雲又早睡我母暗中抱我
至榻上又懼有聲響聞於我祖父母甚恐怖也開八歲時
我祖就教於潛我父館於王氏將于次日送我母就食外
祖家先屬我於范家姑附學於表弟之師葉公瀾行我父
慨然曰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吾之謂矣開時雖小頗記斯
言至今念之慘憺也我父念富貴不可期治生最急告於
我母悉舉嫁時簪珥衣被及開兒時所受於我尊親冠帽
等事質于錢家得四十有九金謀於我舅祖孫若冲公
糴粟百石次年慨贖貴石一金我父既廩於庠又資館廉
刻苦節縮數年幾致千金通幸壬登第又一年筮仕我父
生平義不妄取我祖又時時寄書清慎勤爲三箴我父館
之費歸則等曰爲吏而通賄不啻如平民作賦獻歷中外
十四五年所至以廉正幹濟循惠聞自倅入外於時賤

無禁貨事郡邑監司每以所獲健訟爲豐肥我父曰是幸
訟也我不能使無訟何至幸訟獨不念一訟之禍其極至
於破家成生顧所利者爵贖耳夫何忍故自海陵三遷至
嶺東每下車輒以息訟安民爲首務贖金取足上供而已
然性節慎能忍所不堪非其道一介不與所得祿予無餘
黍妄溫諸生時所致千金自宦遊卽籍其數屬我叔祖
儒士公經營贍理之儒士公竭心無貳又益之以俸薪業
稍拓我父又嘗言士大夫間於治生其仕宦必失乎太上
耳貧其如俯仰何與其貪婪屠毒貽子孫禍殃不如畧做
貨殖遠意猶不至獲戾于上下以故歸田後稍稍任用一
二幹僕悉遷有無二三十年間漸次有室廬以蔽風雨有
田畝陂池市廛以給歲時伏雖願又恢廓有大度過大事
立破百十金無少顧惜平沽奉養祖父母馳騁爲友于諸
父周恤族黨姻連傾財急難至厚自庚辰海軍賑貸無筭
思逮於散幣以故靡所償贖至其自奉仍如寒素時我母
又嘗離我務惜福雖在官衣無純帛往往泥濘至暮結日
用有禁制我父母百錢開大婦五十錢猶慮踰涯聞數日
輒令蔬食勿啻肉食卽食必蔬以蘆菰菜蔬之屬勿純肉

食開又嗜肉顧不得飽食今我子弟見我衣履襤褸食恒
 滯素問爲吝嗇爲矯情不知我猶記創始有衣食之苦及
 菲約節制之嚴又念我父母少艱衣食今有衣食又弗永
 弗食實耿耿弗去於心也然竊嘗內省自我二人永違後
 肆已甚矧今又奪我祖愈益失所畏忌見神恐弗佑其又
 奚能更率於成也暨奕也念於艱難弗逸弗誕克孝克友
 恭以能纂我前人嘉德以保有我家無逢于災害如之何
 弗懼懼故思思則寢與食息如不容開故畏爰告我先告
 我親長有衆告我幼小弟弟子自今以往有如開也於前
 集山集 卷十一 二十九

所追述先世慈美盛烈荷弗務釋思爲報而或至于慈忘
 之是真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又有如開也於前所警切
 喪末壞軌敝道荷弗務除有克而或至于襲蹈之是又
 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又有如開也于前所法戒善敗之
 端存亡興廢之故所弗務釋厥心誥教我成也暨奕也俾
 世世知所率懲而因以殷鄂雖於同堂以淑慎於家風於
 世是又無祖也無父也罪不赦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能念則敬敬
 則心明理著而事必式于矩情必諧于物是故厥修罔覺

此又我祖父謹幾之教強恕之傳雖百世如將見之詎四
 十九日之間美培遂已邈淵也嗚呼其尙率念于茲也哉
 其尙率念于茲也哉謹告

煮香齋善後八法

煮香齋者我先叔季王公生前所自名其居者也季王公下世已二十年其間存歿未竟之緒書開自今年九月十五日本奉我先王父主政府君彌留末命經緯其事任讓聞於兩難紹述幾於無策蚤夜憂憤心血枯瘁歷四十餘日至十一月朔而規畫始定其詳具載草土罪言中幸蒙我祖母俯俞竊稍自慰奈素修不立字格維艱集木臨淵險阻萬狀賴我長姑范母堂姑黃孺人委宛調協之於內叔祖儒士公堂叔明經公異順蒞荆之於外至於二三戚友

還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一

如溫子其族范弟隱生吳君元襄季生望之各以苦心仁術左右我於風波震蕩之中而堂弟修人亦信我所執持爲不妄如是者又三十餘日未與年伯暨輝山年兄哀暨徵忱採納未議我四姑亦惻然矜憐之不忍有所求俞我二姑三姑暨同堂諸弟亦皆允協靡有間言至十二月初六日儒士公明經公偕諸戚執自吳宅歸來幸告成事咸謂大指悉如罪言所述無異詞書開遂率諸弟恭詣祖母廟前衆命曰四房事體悉已停當千萬寬心時祖母病勢已篤聞之甚懼慰移時顧語書開等曰過世間人亦當無

有孝子願孫如汝等者願汝世世子孫榮華富貴書開惶懼謝不敢當號慟而出已乃稍稍傳聞議約中有令次兒述曾未事執禮之說書開驚問所以與議諸公戚謂非是則事必債調停無術矣可奈何而堂弟君敬修人又爲之固以請嗚呼此固尊親黨族志在曲成不得已而出免其合禮與否與罪言大指同揆與否姑無暇論第惟是目前既有恩撫之名則他年必有授產之實書開此舉無乃以義始以利終乎聞固非矜名者然痛惟先王父永逝以來所爲夙夜焦勞圖維於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幽明情理之

還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一

聞亦云艱苦矣年之衆擄奪之跡以自汚異時書之論牒傳之後裔將謂書開爲何人夫君子之制事也不惟自靖而已蓋亦藉以風世焉其可弗慎歟而開之密友徐子開道未子念時亦皆貽書規切至此之枉尋直尺嗚呼亦足以徵心理之同有難曲恕者吳然事已至此又不敢矯矯獨持已意于是準情審勢從俗從宜若爲善後條目八法以貽諸永久如後牘所列云

先叔季王公神主當謹擇吉日迎供祠堂至於葬事則祖命附於青山旁其費則於公堂存銀數內取給如四姑必

欲另擇佳城書開向年曾奉先恭政公遺命助葬二十四
金家祖父母收存宜於公堂扣除此數又議增一十六金
送四婦節財卜遷善地書開自當補助喪事

四房城中宅舍未定自當速置寓房一所於郡城西南之
間其產價具詳後幅開性疎率開喪又多病且朴實不解
周旋恐不能同居奉養望諸歲時令節書開夫婦自當
恭率子弟若子弟婦侍候有恪疾病則詳視之加於事婦
常禮一等永永不忍疎慢

城中買屋議價一百兩此項本宜取諸公堂然公堂存留

遷山集

卷十一

二十二

甚少書開家計稍裕項所受祖遺菱湖市租二十金本欲
仰體先恭政遺意稍少具價百金以完祖父生前一
二未竟之願今移此數以抵買屋之費不足則增加之當
於明春奉迎四婦入宅其特祿費亦書開自任至入宅以
後膳資則取諸撥授租息庶為兩便

向奉祖父命撥石溪房屋及田四十畝四婦百歲後變價
以備喪葬之禮如有餘則盡授駁丈如罪言所載

新奉祖母命撥屋租銀叁拾兩四錢及田十六畝九分八
厘四釐百歲後若此產猶存仍當聽歸公堂書開必不敢

有所私

四房田地糧稅仍命老僕嚴立經理書開自當不時稽覈
勿取疎慢

己亥九月十三日祖父原撥石家樓房一進舍屋三間於
竟之等圩田四十畝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和母增擇城寓

厘價一百兩即第三條開張沈之等圩田十六畝九分八

厘烏程舍前樓房三進以上共租米五十九石五斗地蕩

租及屋租銀五十二兩四錢每年除饒額及完糧官銀截

頭等項淨存糙米四十石銀四十兩書開及時收取如數

遷山集

卷十一

二十二

奉供誓不敢存留升合宅厘以貽後議然四房食指頗繁
總計所入豐年僅支薪水若值荒歉書開自當量力補

四婦百歲後諸禮書開一身任此古制非矯情也然年

已望五壽數不可知又慮數嗣未必能特古禮亦書為之

深思遠慮二三年開當必有道以處此罪言日命親子弟

牛禮至於禪除早已慮及於是矣如或以為慮懸無準則

書開生平雖不敢云顧行然大節所關一言既定實

不取有所遺忘使政有意持兩端諒為異日委卸之地明

神先祖赫赫皇皇其便書開是糾其惟書開是殛至若目

前知果所讓則其所以處善聞者實未盡善伏惟君子愛人以德凡我尊親黨族幸恕而曲全之

聖山集

卷十一

三十五

苦次責辭

嗚呼我本支四房善後事宜皆開竊不自量受命于我王父易簣之頃報命于我王母彌留之際首尾九旬事機百變網在罪言目在八法妄自謂心盡矣事協矣情諧矣而我內外親長暨同學諸子天時特過苦次就事刻責焉其情嚴其言肅以斷如法吏之傳王律凜凜然鍛鍊而周內之至于辭窮而情竭猶弗止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亦開之窮九針劑也否則刺謬矣可勝道哉因詮次其語以示我親子弟使之稍稍明子強恕之義庶幾臨事知所肅慎云

聖山集

卷十一

三十六

初讀罪言大綱已定既讀八法條目已詳竊謂義理至是而美善無餘矣不意又從恩撫一事層層推勘自自修大聖紫矩青規乃知八法尚屬求仁之事而責語則幾於體仁之詰蓋其心學彌進故其克復彌精噫是豈可爲義襲而取之者道乎

門生李世俊謹識

若八法之贈月我叔祖儒士公暨我叔明經公閱至最後一條正色詰予曰汝之不使遠也受撫於汝嫡將以遠嫌乎噫汝過矣獨不念汝嫡苦嫡二十餘年又無子傷矣無子而以所後者爲子所後之子又爲忌於本生而不能終以爲子抑又傷矣汝以世嫡承事意良厚然汝亦漸老且所自盡者經禮耳奉養繼繼之儀躬親之則弗勝簡略之則弗盡誰爲代汝勞苦者不得已姑且擇一卑幼之穉小者稍慰藉之庶幾他年疾病痾瘵有所依賴彼其情緒之懷楚爲何如也者而子獨悍然弗顧稍小嫌而拂衆志嗚呼其亦不仁矣哉萬一事勢衝突至於貴壤而不收則是祖孫父子兄弟叔侄存歿之間情禮之際行且抱恨於無窮此其禍與投產之嫌孰烈且夫嫌固不可不遠若乃受產與否直一言決耳何嫌之與有無嫌而爲有嫌此孔子所爲戒戒於三思而肯賢疏其意謂私意起而反惑此類是也汝又云二三年間有道以處此不知汝所謂有道者將俟汝之第舉子又或汝更舉幼子而命之乎抑仍以道也當之乎然則遠也有嫌何獨至於第之子暨汝之幼子

用無嫌子遠也在今日有嫌何獨至於二三年則無嫌乎汝之意不過謂事久而定庶期諧協可立於無過云耳獨不念汝嫡衰暮矣遂指二三年以後所不知者何人謀其成立以代汝之服勤而奉事是何異於凶年饑歲不稼靡粟而第授之石田曰徐新之可足食也乎子必速求諸已母固執自陷於大惡會族人親生來所論亦殊合於是書開驚謝曰噫是開之過也舉自今謹如公議以協於內外乎於幽明以敬承我尊親族黨調諧厚意世世子孫永念於茲惟無敢

明經公自昔大歸以其說告黃孺人黃孺人大不悅有間
因以語徐母張爾人庶母蔡令人既聞家妹戚憐然謂非
人情乃使人問曹開曰人有言汝將使速也承歡乎汝婦
信乎比誠盛德事然亦憐念汝婦固有依依耿耿于斯者
乎夫關相之問調協之結其事最幽微而其苦亦最難述
總非男子所及知故曰爲婦難婦無子則尤難無子而子
異母之子則又難子異母之子而或有所制使不得自將
其情愛與教誨則又難汝婦此淑慎然乎婦如中年最長
是引矣 卷一 二十一

願獨未有子其所撫字突也暨達也恩勤甚矣然喪生三
年而汝婦至其聯而治之也以人環以天運固汝婦騰侍
所自出疑若天屬者然乃其呼吸之所通微若聲細若氣
之所格亦必藉子人以融于天而遽使之顧復于他所如
韓茹比而殊之如膠始轉而析之汝固謂異日者代汝服
勞云耳子親愛奚傷然婦人烏知禮意其能使之弗介介
也且夫風習固不可不慎自汝諸母俱以弗達其子爲悲
而汝又呼祖母父以弗達其第爲友爲孝乃獨強汝勤侍
適其庶孽子曰是夫義固然則將使之弗復以慈仁自處

也乎而爲速也生母者爲矣也若矣也聯者固素所淪浹
于汝婦之恩勤靡有間然然以汝婦周詳之性抑慎之思
勉勉進計得母處其稍稍傷心于嫡庶異同之際乎況汝
子幼第至愛汝婦庶所弗從汝志今汝以第之愛而致汝
婦有所弗保于其子之愛又得母微有憾于汝之弗克善
推其所爲而因使汝第若汝第之生母亦或有所歉然弗
自安者乎夫汝之奉吳孺人而致其敬也非一朝之隆禮
而已蓋將永世焉其間婉婉之愛纖曲之儀經自今惟汝
婦周旋而聯淡之則亦必使其初藹藹怡順庶幾積久而

情文不替而且驟予之以經心之痛與夫抑鬱之嫌是又
登汝所以消疹戾而召休和之善道乎嗚呼汝亦慎之哉
昔聞默然無以應也乃囑諸母以其言告于子妻于妻涕
泣以對曰諸母之言情實也然聞之沁母非是則事必不
調事不調則我太安人日不暇矣其敢以私愛而拂大經
乎是諸母歎相謂曰賢哉開婦之能贊其君子使爲善克
終而因以追孝于王母篤思不忘也吾等其爲之禱于祖
廟願于辭神祈佑命之俾早生主祀之賢以慰其心篤其
慶而速曾之讓始定

建寧定議之與日門人李生請曰此其事與罪言所引庶
子不祭無後者合歟否歟師其慎請書開因囑李生以其
語告明經公明經公曰固哉子之爲禮也禮固云庶子不
祭無後者豈嘗謂庶子不祭無後者乎且夫今古殊事牛
禮之家貴得其意而損益之詎可執一而論也古云無後
者祭于宗子之家其人大率蚤年夭折未必其爲成德尊
行也至于遺孀之所依托禮無明文然考之風詩十五國
之大千餘年之久以節著者一共姜而已而春秋傳亦惟

龜伯雍特歸迨至死不變則其時之孤貞自靖不棄去者
豈亦鮮矣聞有其人則書于太史表于宅里王國悲鮮之
澤首隆焉焉亦未必就食于宗子之家也自先師著從一
之貞宋賢嚴饑死之辨閭閻之化美于往古風教既殊制
宜亦別誠本祭義而推廣之則無後者之享祀宗子既已
主之矣無後者之嫡室宗子獨不可以奉事乎于此固非
皆本指然亦義起云耳豈謂古書實有是禮哉且子之師
歟歟早歟其說易行有如宗子之弟同齡無後者抑或尊
于無後者則其所謂事生之禮將置而弗講歟抑降體以

率之歟此其情與勢固不得不使卑稱者將其慈愛致其
愉娛以供爲于職而後克安而卑稱者之子所事者既有
順奉之義則所事者之干卑稱者亦必有篤愛之慈迨其
歿也宗子主其祀祔之于廟而素所供爲于職者則爲之
致其哀而又或爲位以永享之于私室當亦事之並行不
悖者也秦漢而還世祿廢而宗法不修雖故家華胄鮮知
奉宗子以定一尊其爲宗子者亦往往制于時位不能以
俾倫率庶之道自處而今茲事例則又世不多有以故去
聖千餘年之間未聞有準經宜俗審變析疑議議周詳垂
爲法則如頃所區畫者耳今子之師將後古宗子法于代
建事祿禮文殘缺之後而徒膠滯古語罔思通變亦多見
其惑也已且夫言各有當事以情遷斯禮也爲宗子而祀
無後者言之也非所語于繼絕之大經也抑爲無後而有
遺孀者言之也非所語于祀無後者之典常也李生于是
述其語以復書開而書開之疑始決

辨疑四責

李生又曰明經公之言準于古今之變而式于情者也似矣抑有疑焉師之于道也將有以命之矣其于奕也何獨不然試以命述也者命奕也俾代吾師服勞焉則是子宗法兩得之也范于聞之曰不然長者嗣宗職而主其祀此公義也幼者承慈育而盡其孝此私恩也抑此二者離之則幾美合之則兩傷何以言之古之無後者各以其班祔所謂從祖祔食是也祖祔而祔祀畢矣今季王公之主子禮宜祔酒春贈公祠位至于奕之于而贈公親盡人自中古

墓口集

卷十一

三

爵贈眉壽矣今年已三十假令奕也六七卜之間遠老而傷而吳孺人耆考踰于大耋則是未祔而先祔也將遂廢其祀歟于情笑忍抑將別祔一食歟于宗法奚當吾恐議禮之家聚訟之口至于此而理屈辭窮有所不敢制斷者矣豈若及今豫令釋幼者受其慈撫之恩也年宗子之祀畢則迎其主而祠之私室爲兩全可久之道乎李生曰然則異時帖狀何稱治喪何服又禮最世序越次有議亦奚說處此范子曰于神位則稱叔祖考妣于帖狀則稱恩撫終喪祔孫男于服則齊衰按禮凡養同宗之子者其于正

服齊衰三年此固通禮可指教者也且夫慈撫之乎立嗣有辨嗣則倫序有秩撫則疎戚無殊禮所稱同宗之子未必皆子恆行也蓋亦或有越次而撫之者第以其恩同于母阮王制禮亦使之持服如母云耳否則禮又有養異姓之子而其于亦爲之持服等乎所生者是不惟越次也而且越宗吾子又將何資焉至于承祧之與奉祀抑又有辨祔則孫必不可以承祖祀則畢固可以奉尊古之時有越數世而承其祀者矣如承休侯之承周是也可謂之越次乎又有越數十世而承其祀者矣如紹嘉公之紹殷是也可謂之越次乎李生曰是固然矣抑位列何次祔屈何時

墓口集

卷十一

三

范子曰有宗法廢墜支子咸各爲位祭及四代雖賢者亦率之無改易亦姑令遠也從俗焉異時修其歲事從宗子祔將于廟禮成則退而祠于私室其位則班于參政公之次遠也傳則遠之于祀之進之子傳則遠之孫祀之進之孫傳則遠之曾孫敬于祔祔之時奉祧祧公則亦奉祧季王公或亦庶乎其可也李生曰夫無後者之族于禮與也在弗殤弗斯已矣而且兩祠之其非中制歟范子曰不然以公義則宗子可以祀季王公與吳孺人而因之可以

季與吳孺人斯禮也自季子公而推之者也以私恩則推
于吳孺人者可以祀吳孺人而祀必統于所尊故亦可以
祀季玉公斯禮也自吳孺人而推之者也季生喟然曰記
云制從宜禮從俗子之言亦宜于俗矣記又云禮也者義
之實也協之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子之
言亦協于義矣會友人亦有是其議者而其禮遂定

書開既從中外親長定爲兩盡之禮門人朱生作而言曰
周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先生曩所稱換奪之跡使引
嫌而矯衆議固不可今既已如議矣如竟衆其跡以自處
亦終不憚於心無乃九似一質于先生固曰某所田宅僭
喪葬有餘則昇娶某所田宅市租他日仍歸公室似矣
然事變不可知萬一更他故其產不守又或後嗣不克承
志卑論以儉俗則斯言爲不信矣異時責備者得毋謂先
生徒以虛辭謝無過于吾黨實未嘗司深遠慮於盡善乎

又得母有事或類此籍口先生亦嘗爲之竊仁孝之形似
以濟其食養者乎願先生母簡忽爲可傳法幸甚昔開曰
善哉子之敬予也予固將有以答虞之謹據撥單石冢樓
房一進固舊宅什二也書開自庚寅以來敬備先恭政推
想至意于今三讓警弗受且王母丘太安人頃嘗有命可
無論至所云屋置百金又開所自具亦無論若此外田祿
市廩其皆可三百八十餘金
四十五分五釐二分八厘內除
不完今納捐明經公云不日即報明曉約銀十五元
餘由四十七元七分外每歲納銀四元芳茂銀一百六
十元○又地一畝七分外每歲納銀十二元○烏程金前樓
房三進租銀銀云三十兩四錢然其屋幾段已甚又租戶

祖德異時能至多不過一百六十諸如其值以納于公
宅金今姑從重義價銀一百九十兩
室以代有終於我先王父意念中所欲爲而未及爲與夫
似不必爲而實不可不爲及三年以內公費之需所必當
爲之籌畫以處者一一如其數以輸給之而吾子試參核
焉夫我曾祖贈公之燕貽遠矣乃其墓田未具也我王父
常耿耿于斯而我王父新塋祠產亦宜及時區處請以私
產百金奉蒸嘗爲肇端而以俟來者光大之嗚呼我王母
孫安人歿五十有九年矣而有王父之變今其血屬惟范
家姑在矣我王父于姑至愛曩嘗撫翁于家每思屈辱之
龍山集 卷十一 三十七

王父故所隱痛者有二事其一則族祖蕭田公之內數嘗
有志消和之而宗人莫之與致潰壞莫救其一則族祖鴻
臺公之配曰施貞母烈節貫于天日黃子隆之無禮者自
制死時方炎暑越三
日而氣始秋雪其憤而族之異議者尼之既欲表其幽芳
而亦卒不克就也頃歲丁酉孟秋初旬六日王父體小不
安夢蕭田公夫婦暨施貞母伏地哭不休及旦召開告之
故且曰汝必識之開退而訪于蕭田之嗣孫得其近狀至
不能奉蘋蘩而貞母亦絕世不祀請投田數畝仰蕭田之
孫守其祭而于頃所備小宗公室別置田一二畝每春秋
龍山集 卷十一 三十八

未果嘗敬具百金佐其奉養而我張家姑又多病屢嘗亦
具二十金資其膳餼至我季叔暴露久我王父嘗云其葬
則公室主之今所給止四十金恐不足以襄事其更以私
財六十金備卜筮若大季叔遺息止一路妹順我太夫人
病篤時因語及舊宅撥校事嘗有命優之請以八十金推
恩焉而我王父生平于宗黨甚篤厚每傷同產惟三三
費苦恒惻惻于懷又自念于中憲公爲親叔侄今其孀
困厄已甚時時爲之秋歎泣下痛捐具資煩備公置三
支厝田數畝而又少資中憲之膏在困者且夕之養然我

視畢則爲位事於貞母以慰芳魂昭風烈嗚呼之數者豈
非我王父意念中所欲其而未及爲與夫似不必爲而實
不可不爲者乎抑公事也聞又請言私事痛惟開等罪重
太自喪我王父甫卒哭又喪我王母百費靡所給其自我
昆弟各所自盡而外敬備百金喪其闕畧庶無憾悔以迄
於禱降此又豈非三年以內經費之需所必不可不爲之
籌畫以處者乎然會計所費實四百八十金有奇族產繼
定數而得共四之一俟申太夫人之命而徐議之則是頃
所備四房田畝市屋其直可三百八十金若無慮皆開

所爲輸其直以請于公室以奉是壽人菽水者也誠如是則所謂即私市厘其直可三百八十金者雖自今存可也不克守可也如幸而不至于不守異時百歲後諸禮更求善價而給之以其餘畀駭家可也歸公室可也即或于我親子弟亦無可無不可也朱生日有是哉子之審處此也精矣諄矣美矣善矣某也中心說而誠服矣無能贊一詞矣

四房產價實共輸銀五百零一兩內如祭產及喪事給費均係要務無論矣其餘如范家張家駱家港西諸所推恩及四房非資接之情理事勢必不可已亦必不可減惟南潯前折登貞烈加恩三項外人不知府君遺意

皇山集

卷十一

五十九

者改兄以爲近遠而謂于事惟然則所費亦不過三十金實開特于假但之外稍存其數誠廉之也

六責

我伯長姑范母聞輸直之議則大驚亟語書開曰誰爲汝責此者夫汝婦清剛廉介女丈夫矣也不屑于哀矜奉之非義必不受自頃所投租賦懷不勝則汝或補耶之早夜豫誠汝母傷財今若此是使汝婦無故而享汝三百八十金田畝市厘之入而歸之以素養之名與實也汝婦殆必不耳有如憤悔悉排諸議不果從則是素前功而啟後咎職汝之錄汝婦百口何以自解免書開曰不然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我婦吳孺人也曾區區百十金貨產可云報稱賦

皇山集

卷十一

四十

嗚呼以開所建除厥者八九十日之間如在長風巨浪岌岌然不可以爲子爲孫且不可以爲兄爲猶子夫孰後我乎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布几筵對揚于先穆政之廟曰幸矣咸也釋于頃所憂畏矣開也敢告無罪也者又孰使我十有二月六之日奉祝冊拜掃于先主政之席曰幸矣我府君仁厚矣恩隆矣孝慈勸矣開也敢告無罪也者又孰使我十有二月六之夕率我諸昆季報命我太夫人于韓無繇懷遠影痕焚之際我太夫人從枕上哀歎輸之曰惟汝開爲子孝惟汝開爲孫賢惟汝開世世子孫榮貴弗絕

也者則惟我吳孺人鑒于開之衷審于開之義察于開之艱難危苦而且矜憐之而且祿聽之以故以開之不顧不孝不友恭竟獲免于大惡之與顯罰而幽可以質先需無大疾明告于太安人衆獎喜踰涯退而對家人子弟涕泣道之不憚不憚幾自忘自靖也向使我孺人弗鑒于其義弗審于其議弗察于其艱難危苦則開也必不可以爲孫爲子且爲兄爲猶子不可以爲孫爲子且爲兄爲猶子則必不可以生則是孺人不惟成我已也抑亦生我其爲賜也厚矣其爲德也大矣詎區區三百八十金田畝市

楚山集

卷一

七

七

范母又曰語云無德不報汝之不惜以費產奉吳孺人以志報也善矣抑斯產也異日者汝因謂界駱可歸公室可予親子弟可然亦汝意云耳有如汝衰老不事事諸宗黨必謂是固汝所輸直以清之公室而奉吳孺人菽水者非汝親屬其可受又必謂汝故所命逆也者代汝服勤焉卽親屬非逆也其可受然則汝所自爲分田授諸子時將子逆也與其職如所輸直奉菽水之數而俟汝婦補益之俾相準抑抑將均授之而又使汝婦加隆之以所輸直奉菽水之數耶抑將損其數而俟夫補益之以相準也則是汝婦公田爲汝私田也千奉養乎何有且亦非所以若汝婦之思以勸逆也篤愛之義也抑將均授之而又俟夫加隆之也則又安知家之人不以汝爲憐愛小子欲巧贈之以所謂田畝市屋其直可三百八十金者姑藉子服勤之名俾爲可私授也詩曰鴈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言均也均則和和則乖珍消而福社集養俾微窮而繼如前其極至子不子不第語云捐貲不忠許成江河兩渠不去將用斧斤損之哉儻之哉書開曰善哉

楚山集

卷一

七

言乎開也竊聞之宜家者貴嫡而尚長矣也庶長子也生
家早當假之以產若干如頃所請于公室者而又豫爲制
產若干如所予奕也者而廉其什一以待嫡子之生而投
之後雖多千百道以下不以爲制其餘則均分焉而又必
更稍隆于嫡者其次則又必更稍隆于庶長者而後均分
焉有如他年所請公產不半或仍畀駱家暨公室又有如
給喪葬外廩所留餘通也安之母或板嫡是希望補不足
而有餘亦弗問庶幾嫡庶先後之秩于均平齊一之中
而因以若爲家儀垂之累葉俾承遵勿替焉倘亦我長姑

聖山集

卷十一

四十三

敬慈至意所宜先事而圖者乎開也請以是爲三隅



八

書開既三復鵬鳴之什有所指肆門人沈生請曰先生之
于財也疎矣然家漸衰落而先生又撫有叔氏之家得無
濫耗叔氏所積貯以取仁而市惠且私利其嗣人乎書曰
無獨孤有切願先生審慎之母行所悔書開法然涕泣
曰鵬呼予有言聞于心十年未敢矢諸口請因子之問而
稍少吐露之痛惟在昔庚寅五月二十三日蒙先大夫析
所產投書開兄弟其所授成也產凡室宇田畝桑林陂池
之屬其直若干至夜半召書開示之分書且曰成也切其

聖山集

卷十一

四十四

所投產以老成僕司其事其所授貨即俾謹貯慎毋動改
開以時稍簡之糾察之其授先大夫病日益進至六月初
六日午刻而有托撫之命又踰時先大夫有感于他事特
召書開諭之曰成切而母微何能禦侮所授業汝總其成
分幾毋分財分財則間生卽外人有所窺伺易因釀爲奸
利家不守矣汝自今勿避怨謗歲收其入完官根給示膳
其修脯節慎其餘以脩聘娶等費更有餘則謹貯之母炫
耀卽無新剩勿以爲意弟弗使汝業有所虧務善保持毋
忽大日復申前命蓋又一日而我先大夫竟永棄我兄弟

不復可得見矣痛哉痛哉而自初喪時與僑交作大有不忍紀叙老奄及卒哭諸戚友愛書開者咸謂撫孤幼弟而綜理其家最難因舉同郡數十年間事頗類是者如某也不數年損其產十四五以已所受補之且不足如某也被其產靡有餘而已亦貧耗無所取償彼其初因皆敦隆天性如將以父道自處也者然往往至于背負貽笑若此何哉蓋孝悌非意興之事而勢教有變異之虞即賢智難之兄子柔謹畏事朕苦繁劇開于治生爲習已久恐難卒變殆必弗勝戒之母務虛名貽實累而是時中外雲擾其

龜山集 卷十一 四十五

所勞脫巧伺思乘變爲姦利者燎蠅毛而起如戈衛牙孽風雨四至又以成所生母故柔弱如將探囊發篋而悉捲之而自先人病彌留一二逆豎輒席捲故所托重費悉耗社爲聲援鉤餌又乘機逞威力誅求者接踵也而先人故所置應訟桑林之屬無慮皆僥倖歲所不機金錢拯人于急難者諸標短長者輒教之以德爲惡要勒無已時稍拂之則造謠飛語機弄且不測其視愚兄弟如凡土肉故所析財產若外府然富是時譬如泛千百斛之舟于風捲濤湧驚天動地之中同舟震喪莫必其命自非良術師下手

操之必覆敗而所謂良術師者必故示之以整閒曰吾力能與渡上下使凡在舟者一物無所失而後同舟之人有所恃無動即險患可濟是其心惟以抵岸免覆溺爲幸耳何暇計怨謗虛嫌疑爲委卸地哉開于是內斷于心號泣而于先大夫曰繼自今開也願努力遵末命撫有成也之家誓奉庶母無失養且使有令聞誓被養成也如子禦患侮保寧之誓弗虧損所受業弗勑所投資失其故誓十年若十五年開也投成也以居第若質產其直如我府君所授成也室宇田畝桑林陂池之直之數庫府君啟佑

龜山集 卷十一 四十六

我使我克從厥志俾從嗣知所取則嗚呼此庚寅年七月二十七日事也然竊懼不克踐及遠罪次難至戚亦弗使與知云乃其後諸所爲艱難險阻日蹙其開也早夜以思隨事勢利導之往往弭之于未兆弗底于潰爛厥費無算其日用百需自賦稅衣膳修脯聘定而外如編里定役以遠故所被兵將盤踞室宇及舊里宅第若庄舍場圃若市廛日漸廢失傾圮敗壞者靡弗使經紀飛費無算平是恭率戚也教共我祖父母若諸親長庫席過謀而備物悉如先大夫生存錢節請加祠室祭產義用諸務亦皆漸次

醫藥厥費無算至其他久假不歸者使懷折困者則如者
御亦無窮而我成也賦性稍近輕浮又童穉時頗不悅學
故所耽耽者爭掄抑之謂他日學必荒行必曠秩不簡家
必不保故爲危言相與誨言播婦開也私心痛之若刀
之刺于腹而我庶母雖賢良亦頗類姑忌又慮夏楚傷其
心所與我二三密友朝夕圖維誘掖勸教之者甚苦則又
深懼我兄弟福祿寡薄恐不克承襲遺業爲之號于神于
先莫冥祐凡先人故所爲姻睦宗黨服貸里旬資婚葬周
寒餽以逮廣仁福利等事靡所弗憲章而紹述之厥費又

龜山集

卷十一

學記

無算當是時譬如中流而遇風波其所負載千百斛若穀
粟若筐篋有如故人習水者從水中呼叫曰丐我若干我
爲若干即弗得弗若干又有如故人習水者粗水中叫
呼曰負太重體屢墜必速棄若干即弗得弗棄若干又豈
暇計惜顧畏爲抵岸後有無得失計哉蓋自庚辛迄于甲
乙如是者五六年而事始小定又三年益定至于今十年
以成也以先大夫之需賢師傳之所蓋聞涵育氣習亦稍
健康幾漸入于恭和其所學爲文辭亦粗舉成章不備
初刪之或亦不至于甚且歸而家計則固已毀損過半矣

譬如百千斛之舟亦既濟險而達于岸最所驚憂幾于往
夢前因常可致詰人人咸得就膏師而問其所載負千百
斛若穀果若筐篋于今安在則將應之曰某也爲我力丐
以若干于又將曰負太重體屢墜棄水中若干乎則安知
不有幾箇師異時所涉險未至于而是而放廢其所爲穀粟
者筐篋者以號于人曰棄水中若干丐爲力者若干籍良
膏師爲口實乎則其所謂良膏師者必將自毀其家相之
以稱貸以償其所爲丐若干棄水中若干悉如焚風海震
喪時所慰同舟者一物靡所失而後可以稱天下之良

龜山集

卷十一

學記

膏師而無憾開于是于今春正元日號泣而復于先大夫
曰嗚呼惟天千又在庚矣成也十六歲矣稍知戒是矣習
制義粗成旬訓矣庶毋虧踰四十矣中外稍貞淑靡有聞
然矣成所父產無恨于舊業建仁院諸田四畝今以張氏
之田償其數矣所授貨體府之靡所以于其故矣所受廩
廩舊宅增建書樓若店堂矣夾山莊花樹失燒懼多萎傷
恒疚于心近亦稍少葺治增垣及廳舍矣開也節慎以授
成也西園宅第一屋小西舍易店舍一屋又命僕從治氣
庫稍權于母其積貲若屋賃若他所始產及貨亦廢此于

故所受室宇田畝桑林陂池之值之數矣嗚呼愛之欲其
安且裕也古賢實志之囊罔替十年若十五年報命今適
十年欽若歲首是用昭告其諸規畫未盡者更五年恭報
成事願府君始終攸佑我一克成我志必使後嗣有
所取則悲夫悲夫開所謂予有言盟于心未敢失諸口者
固如此繼自今成也年漸長學未就而德未立且將有家
室責成人之禮焉可憂方大又安能終恃我先大大啟之
佑之使我必克成厥志以弗底于大戾耶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終我身而已矣終我身而已矣

楚山集

卷十一

四九

書開謹述

書開此文成於庚子迨辛丑春爲我第畢姻禮悉如舊
內大指敬界授焉幸獲遂初心詎意書開罪惡重大遭
遘奇殃家破身危幾陷不測吾第篤于友順傾財周急
竟致大耗其貲產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書以志愧

目藏

詩

金山

江雲浪浪江水漫漫昔我來思月出有烟
月出有烟木天一觀繼彼飛鴻亦集千岸

泗望

澤流東會以維以經盤轉其氣慈蒼杳冥

題旅壁示行路者

策馬下層陵寒雨渺渺瑟然臨清簫深黑蔽白日洞底
石參差怒流激飛雪失墜在須臾龍蛇亦悲咽悠哉高馳

題山集

卷十三

入靜卧空山月

過鄧陽集

瞻望平沙館宇飛華雄巢其簷臥遊于衙吁嗟黍漸漸矣
何有乎家

渡黃河

颶風下來我行其間濁流渾渾汨汨沒八垓

望太行山

西山蜿蜒白日欲晚道里雖高陸之匪遠

讀周鼎太師墓碣碑為先聖手書

太師死殷祚止萬春秋墓碣紫子曰咨大書只下車來經
其肯

淇水二章一章思君子二章感衛風也

淇之圯芳草旋旋采之遺誰有美之子之子已悠流水則
通

淇之清白石齒齒荒荒彼采桑采桑發在于浹桑葉落止女心傷
止

過姜里臺

天閣道兮大聖囚神明德兮測其絲望西郊兮悲好迷雲

題山集

卷十三

香香令覆古丘

漳河

漳水去矣高臺圯矣我馬嘶矣我僕吁矣

過冉伯牛墓

子野曠曠荒蒼一望高烟風興于野之上

其二先武廟

萬國傾仰天為降帝哀哉遲遲西七之際

其古渡漳汜河

遙彼河隰永雪委其招招君子遄臻于斯

我策我騾六轡如絲瞻望弗及佇立以思

君子至矣載驟載馳君子濟矣日出冰漸

過宜清爲子貢故里

漠漠荒城山逢水清彼美人兮山水之英

過伏羲聖里

風搖折過莽蒼烟日神帝徂矣乾坤失秩

過堯母鄉第一泉

雁飛急兮日影黑泉幽幽兮萬古色潮洞游兮陶唐國

十隱歌

龜山集

卷十三

三

予幼穉此靈巖兮噫鼻鬼噴吮之蒼幽兮噫指日月以爲

正兮噫美人申申其閑選兮噫擲秋蘭以誓予曰無萎折

此芳草兮噫策予馬于大荒兮噫豹狐蛟螭格磔剖殖乎

予之側兮噫雁飛忽其鳴號兮噫望閭閻之飄飄兮噫折

若木以遊敖兮噫

其二

騁予目于淮泗兮噫天日霍沉兮噫景山幽以多雨兮噫

漚沲凍而不流兮噫遇于路于易水兮噫元英何辨乎大

呂將德城郭暖暖兮噫華琳膏膏兮噫忽予夢登天兮噫

真離離起西北兮噫

其三

瞻西北之高山兮噫冰雪曾凌兮噫虎豹嗥奔兮噫何神

龍之麟此幽都兮噫候予獨立于山之下兮噫青霄忽其

丹霞兮噫需剌剌其來御兮噫既賞予以桂華又申之以

瑰玖兮噫極目扶桑兮噫子秋萬歲兮噫

過葛貞烈墓

安肅有諸生曰葛光祚祚母申氏苦節祚最孝有聞葛

貞烈者光祚之女也年十九歲適同縣民李學涉五月

龜山集

卷十三

四

而歸寧歸數日學涉病貞烈知貞烈忽心動曰父母往李

所則病已篤貞烈號天願以身代數日學涉竟死貞烈遇

誓不獨生歛畢潛縊于寢門內以妃救不得死已又結

繩窓榜下將死有緣爲隣媼所覺不得死間一日懸頭

于梁姑亟往復不得死貞烈曰繩可斷頭不可斷耶投

水中又救出不得死遂絕水離不入口者十五日貞烈

于是乎得死矣事在萬曆辛丑年進士刑部員外郎周

仲士爲之記其祠墓在電河橋北百餘步云

快矣之子食死得歸魂還上蒼哲者正

孔林

曲阜北關外百餘步即松林向北行一里渡文津橋二里過石坊左右有碑亭其左碑刻至聖先師孔子神道字又二里經一坊有額書至聖林三字坊內兩傍有牆行三百餘步進一高門如城樓其內稍東有輦路碑又東有貞烈女顏氏墓氏復聖之裔許字孔氏子未嫁夫死遂自縊云自入高門北向二十步遂西行五十餘步過下馬碑北渡洙水橋橋下水泓然又二十步入殿門又百餘步至享殿殿五楹前列石人二石獸四殿後稍

東有子貢手植楷樹及碑自殿北二十步過西即沂國

墓

五

道聖公墓自沂國墓轉至殿後故道又北三十餘步爲泗水侯墓墓東十餘步有駐蹕亭及碑墓西即至聖先師墓與泗水並三墓俱高阜阜前有碑有拜臺臺有石案石門方廣數丈道聖墓當至聖前相距四五丈自至聖墓四十餘步有屋三間供子貢木主即築室于場處蓋予于丙戌二月三十之夕夢遊聖林所觀記形勢路徑悉與今合云自松林至墓所樹木蒼鬱尤多楷皆盤根結實無鳥巢荆棘然四圍牆垣多頽圯自門徂殿俱

有聯額文不徑馴不具載其碑碣如林亦鮮有可觀者并稱首矣率懷其始登伊異人魯匹夫耳

嘉祥謁宗聖祠過一童子頽然因有感于華院之歌洙泗之源何遠隱伊人宛宛臨其淵水遠山高不可極山則鄒嶧水沂泉泉光點灑然影黑夜深哀韻何媚媚曉旭赫海天曉縹緲一簑雲嵐巔千秋此道思狂狷何况若英正藁蕤惜哉華韻空蒼莽悲質荒煙名莫紀從來良王資良琢瓊奇往往傷殘剝君不見古人已往後未來替鄒青山亦寥邈

龜山集

卷十三

六

烏江懷古

旅客昔揮涕烏江風雨中霸國君已就悲壯我能同雲氣
振山寺荒清出墓鐘未央前殿月寥寥幾秋冬

咏懷

靜中高遐望渺漠澹斜陽掩衣對明月今夕一何長白露
變秋草所悲在河梁伊人自茲去遠道誰可忘
登高發遠嘆惻惻難爲心涼露耿宵影感物助悲吟黃鶴
翔千仞層岡月清陰日暮繁雲合所見惟荒林
振衣嶠岫間浩然聞水流流未無今古懷思亦悠悠異人

在何許香霧翳芳洲灼灼月中樹飄飄雲外秋相期素心者綿邈九州

弁間

宿昔欽江左於今訪弁間繁花榮蔓草古木覆殘條締構文人業與衰山水緣偶然留韻事不必爲惓惓

秋日遊瑩山

山色正矜秋逸高志耽遊崎嶇百折上當徑一泉流靜夜發雷音山高水自深欲知格外意斜月照花陰日落澹雲飛梵香發連機上方鐘磬寂花石靜相依

龜山集

卷十二

七

擬行行重行行

出門涉險道渺渺匪厓嶽音離別在須臾淚下安可禁朔風一何厲關河迢且深道魚潛北渚飛鳥翔南岑壯夫成名寔閨中衣帶緩齒夢迷所之彷彿在遐坂引領望歸雲忽忽傷歲晚慙勤理水絃遊子何日返

秋山夜坐

山色引初寒蕭蕭木葉殘夜深竹有露秋靜水無瀾香梵憑風度繁林暗月難幽思不可任浩浩起長嘆

擬古雜詩

暖暖日向夕蕭蕭風吹林佳人發遲嘆寒蟲耿夜吟隱寂一以峻長望秋雲深微月動帷幕悠悠照君心君心不可聞幽怨在瑤琴冷然結悽澹萬籟澄秋陰

真定道中

日落寒山瘦風木激其候蕭蕭者燕于歌過山之右

贈張僧持

予別僧持於靈谷口占二語以贈之曰一身靈氣滿服真心僧持曰無乃太簡乎因足成十餘語云

鍾山巖峙大江如襟有美張子弘攬高尋一身靈氣滿腹

龜山集

卷十三

八

其心澹如無有波露勿侵豈不美純古骨節森豈不孤華穎津滓片言幽叶予歌子吟當其不下雖同勿欽強義若士鋒銳痕深何以易之密綉暗鍼山高惟靜水湛惟靜靜秋如懸奮取其沉

峴山

高臺誰所爲環山俯碧清古之清高人止此應有以摘侶淡無事靜坐雲山間草木一以茂鳥鳴正悠閑颯風西北來白雲亦婉婉實情猶有餘相與下山歌

善餘堂家乘後編

前鄉道士逸山嚴先生墓誌銘

朱 心 念 時

逸山先生姓嚴氏諱書開字三求湖州歸安人也湖無逸山而先生隱者也逸于山故號逸山可以觀其志矣先名胤昌以易經登崇禎癸酉賢書第六人因親病祈神有感故易今名嚴氏自縣武初年竹堂公由嘉定還歸安之石塚三傳諱敬者登永樂辛丑進士亞中大夫歷官侍御史七傳爲先生之高祖諱而恭貢生以子正邦貴贈奉政大夫曾祖諱正心庠生贈承德郎余從姑夫也祖諱錫登萬善餘堂家乘後編 誌銘一

曆戊子鄉薦承德郎刑部主政考諱爾珪登天啓壬戌進士大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叅政妣閔氏贈恭人我潮家法嚴謹惟嚴氏與馬溪沈氏爲最著于弟每蚤謁常自晨至午端立不號倚不移跬步不問所事則不敢出一語不命之退雖足痺膝擊不敢退故先生胸次浩落而與人接畜踰如不能言蓋其積漸敬畏使然也先生孝于親友于兄弟周旋于親知族黨而自反常歡含忍于誦悔橫逆而安若固然道足以藏身而猶恐其薄德文足以顯世而惟慮其近名太恭人之亡也以兵故避居鄉次因病卒焉先生

哀毀骨立廬于靈山三年抱至不離苦塊于時芝生滿山識者謂先生孝感所致大恭公自粵歸得病諸藥勿能效先生疑中粵毒必得彼地靈草乃解時癸未仲冬二日先生告于祖廟衝寒冒雪犯洪濤屢巉巖值寇盜充斥千里無烟先生飢行露宿九死一生乃度大庾憇五羊茫無所遇先生號呼痛哭泣似夢非夢若聞九華山三字卽乘一小舫攀匡廬絕頂遂往九華盤旋于九十九峯間時已盛夏如登鑊赴阱直至巔嶺忽遇異人指示授以靈方欣然拜謝乃急歸是行也間關萬里舉族非之謂世豈有仙丹可善餘堂家乘後編 誌銘二

求者先生一至誠所感果奉其藥大恭公病卽愈先生常與友人書第歷叙川堂登頓驚心覆陷之苦而方藥勿傳也越七年庚寅大恭公乃亡撫幼庶弟如子凡所分遺錫鉢不虧或曰小人誣陷君費不貲亦當與弟共之先生曰誣陷之徒意在圖利彼知有嚴三求耳于幼弟何與焉至于比部公書年碩德先生爲冢孫所以奉事之者皆必誠必信而所應授若居第之類亦克讓不有可謂孝友之至也宗族親戚賴以舉箸者數十家甚而誅求無厭先生曾不以怠其施辛丑壬寅間凡鄉衿遺賦數分以上悉奏銷

先生爲廢產代輸三千餘金所全寔多因有利其財者以他事誣構遂傾家焉先生曾不以爲悔曰貧我分耳蓋先生所志甚大所憂甚切而不係于區區得喪之數自發解後卽以聖賢爲己之學爲重任六經而外程朱諸大儒之書及于浮屠老子之教靡不研究無遺間嘗遊名山泰高僧澄心默坐積有年歲一日語余曰先儒言釋氏之學明心而不見性此言甚確然人若不能明心明心矣使不自勵志以求通于天命流行之體萬物皆備之原朱子所謂窮于兩畔處特達見本根更不誣也由是言之然則先生

善餘堂家乘後編

卷三

三

之所見誠有起于釋氏之上而說者謂先生宗釋氏非也故其發現真切明于忠孝之大而不遺于事物之細先生癸酉房師爲江文烈公所首拔士文烈公以甲申殉難而亡先生往哭其家歲必問遺其于弟先生自念累世皇贈又見知于大賢蜂蟻蜂虬尚全其性包心具體乃反不如聞李闖之難單車獨僕走三千里往昌平訪先帝遺陵時已暮夜隻雞觚酒號哭空山司陵人聞之亦相對痛泣遂留宿其廬次早復周覽諸陵瞻拜哭別西歸又嘗謁孔林登泰山孔林地可萬畝喬木參天飛鳥不棲草無荆棘伯

魚以下昭穆列墓獨子思子墓如孩抱焉先生疑之余後考之禮經聖人之後子孫能繼道統之傳者則穴于其前亦足徵矣先生又言泰山危峻難登後節經折而上窮日乃窮其巔宿于僧舍聞山下雞鳴急起時方仲春尙四鼓候山下已微曉望東海日出黑色如墨忽露紅痕一線既而先鋸吞吐波濤湧躍欲上不上突然升出則光暉天矣先生因問黑者何也予曰此殆日之體日爲火體陰而用陽體陰宜黑水體陽而用陰故濯子水者白焦于火者黑

善餘堂家乘後編

卷四

四

每事精察有疑必問問必審自余與交三十年談經論道啓發心源往復印證有非他人所與聞者至于文章末藝先生深得大家之傳亦謂惟余可與論此有一作必贊之先生先生或擊節嘆賞復細加修飾一句一字之未安嘗沉吟達旦改易至當而後已凡事疑義皆必彼此商確辛卯歲延舍其家五年以長子奕曾見委又令之從遊勿失我子存兒先生謂其可教取古者易子之義留之飲食教誨者五六餘年蓋先生樂引人材造進有成者不下數十

人而我子則不欲專以舉業課之嘗有志于義學義田之設已見于文而未達所願營祠堂置祭產墓人之親急人之難及于飢荒賑粥掩骼埋胔陰行諸善不可殫述予墓先君在鮑山之麓先生弔焉地不及一畝其傍皆先生地蓋本大叅公所欲營兆而不果者後先生悉以見贈曰長兒托以終身他日幼子穉孫亦必煩君教誨卽以是爲束脩之奉可也嗚呼自吳子人伯既亡而後砥礪無人予年亦漸老志不克振惟先生不棄雖客授異地或數十里而遙或百里而遙聞有叩門過訪者必先生也于寅癸卯予善餘堂家乘後編 誌銘五 五

館蓮莊離先生家二里許先生方代輸逋賦竭債經營百端竭集而夕陽在樹徒步而過我者日嘗至也弟子輩遂于講席罷卽汲水烹茶以待先生之至未幾而叩門者果先生矣予請先生代輸雖善然事近名恐非藏身之遂先生謝之謂事起一語遂至狼狽惜聞君言遲也諱及易經六七八九與卦變所自予云天然位數非可安排先生又起揖謝之以爲久疑頓釋蓋先生兢兢業業慮不自保樂于聞善又如此無何壬子之秋予患疽毒累月十月之二十一夕霜落風蕭殘燈未寐聞柝柝叩門聲予曰必嚴先

生來也急起迎之則先生以奕會至見予病愈欣然握手脫粟一飯薄酒微醺父子促席篝火相對予出所作吳樸侯先生傳求政先生嘆賞不置且爲其子與吾子解說其義予曰我文不佳得君解真善因爲改易數筆濡毫久之猶云一二字尙未盡善姑俟再思雞三號遂別去越七日而先生病予往候至再不及一面十二月二十五日而先生亡矣距生年壬子九月十一日得壽六十一歲卒之前二日語同志徐周運云念時有易言之病所聞未定卽傳之口人皆以朱先生言信之矣今不及見爲我致辭嗚呼善餘堂家乘後編 誌銘六 六

曾子之告孟敬子無踰此卽欲作文一首焚向寢堂以謝之每搯管慟哀而止今奕曾與弟述曾稽顙泣血而請曰卜以甲寅三月初八日塋先君子杏溪澄字三圩之原前妣溫孺人已塋某阡矣先君欲改之而未及今卜此從先君志也非先生莫能銘予泣曰敬子請我固當銘先生繼配施孺人侍御潘寧公女二男子奕曾娶張氏述曾聘董氏五女子長過貢生閔玠溫孺人出諸子皆側室出孫仲願銘曰

於惟先生篤行有常善爲紀忠孝爲綱書并自少卷懷

則藏三年哀慕感生芝祥攀號陵木夜奠壺漿瞻仰聖林
躬惟肅將澄心達性虛室生光宗韓祖史大文含章解衣
推食乃反求詳破產代輸乃啓無良散財身泰于何不藏
寶拙持盈自天降康于門後大葛石源長伊洛傳心子陵
接芳二曾惟謹兄扶弟匡以約鮮失孰云弗強惟予口垢
易簣不忘附題予石銘我肺腸

善餘堂家乘後編

誌銘七

七

嚴逸山先生傳

溫棻忱撰

先生姓嚴氏諱書開字三求晚號逸山湖州歸安人也祖
錫萬曆戊子舉人刑部主事考爾珪天啓壬戌進士歷仕
布政司叅政妣閔安人先生幼穎敏八歲屬文作某說曰
天下有三大盜而竊物者不與焉識者奇之後從叅政宦
遊所交皆天下名士年二十二崇禎癸酉鄉試汪文烈公
偉得先生卷薦之主司爲第一人後與某同經置第六題
卷端曰毋謂我不知已此咸英之奏也甲申李闖之變明
思宗死社稷文烈公殉節先生號慟欲死閔安人知之曰
善餘堂家乘後編

八

夜泣不敢死將走三千里哭之會丁安人憂而止戊子服
闋北行次良鄉過蘆溝橋哭經張義門外又哭至昌平州
泣告守陵校尉王鴻羽引至享殿下行禮詣陵前又行禮
次日奠汪文烈復詣陵辭行哭觀者嘆息泣下旣歸閉門
不出向所與交溧陽陳公伯史方柄用數物色先生合泚
龔公芝麓叅政門下士又先生同年友也折柬招先生皆
峻拒弗與通定日課觀未發時氣象約二三素心爲問進
社爲文以告先聖其畧曰惟某等幸稟五行之秀氣獲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受心思耳目之靈共任天下

國家之事而不克自強厥德以敬承上帝篤生之初某等雖不敏豈罔知愧恥是用告始事于天地靈神其將晝夜夕省由一日二日一善萬善以至于悠久光大庶幾對越諸聖人罔有悖畔自今日以後其或不震不興無能改于其舊予人曰商德神惟其等是糾神惟其等是殛自是至易簣時不替誓詞先生之德日新也先泰政自粵歸卽病療之百方弗效先生疑中粵毒急往求靈草解之時當癸未冬寇盜充斥千里無人烟饑行露宿度大庾愁五羊無所遇先生號呼恍惚聞九華山三字遂往徘徊九十九峯

善餘堂家乘後編

九

忽異人投靈方拜受歸奉藥進泰政病卽愈嗚安人之亡也先生廬于靈山三年不離苦塊芝生滿山人謂其孝感也如此辛丑壬寅之交鄉衿遺賦數分以上悉奏銷先生代輸三千金閩郡感激而覲覲者知先生杜門足不履公庭遂以事誣構先生之家頃焉撫六齡庶弟如子授遺不虧錙銖或曰小人誣陷費富與弟共先生曰彼利嚴三求耳于吾幼弟何與泰政割產膳族先生益推廣之姻戚賴先生舉火者數十家或且誅求無厭先生施之弗怠也考范莊計口結米絹助婚葬節貯餘糧本末勤爲誌畧至今

歸安石杏而溪之間宗族聚居義田世食其德言及先生無不感恩流涕者蓋去先生之世已三十餘年矣先生雖逝世而于世道人心常有隱憂往往見于文詞之間常以三吳大水謂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同此天時地利何今之荒廢登見耶且在古自食其田而不匿今受天下千萬石轉輸猶不給者無他水利不講古法日廢故也爲作蕪松杭嘉湖五郡穀粟贏乏說備詳治圩塘潞水道沿革利弊及義倉社倉常平廣惠預備諸倉一一詳析詳核以

善餘堂家乘後編

十

俟來者之考稽焉又言納粟拜官用以救荒則爲民恤矣非利之也如慮其因官網利有考功之法在今廟堂勤恤民隱見之一二施行先生言若符券云三至曲阜謁孔陵慨然嘆曰周公之廟圯矣其後東野氏寂寥不振矣魯爲公故國先師在天靈爽得母有戚戚然者有王者起擇其支屬次于今博士資以世爵給田授祿俾承廟祀其亦幽明協順之典乎

上尊崇先聖東野氏承廟祀矣而先生預言之如此壬子冬先生病貽書別先子裴忱往侍疾目瞋呼曰先生何言

先生張目曰最哉永仁他無言遺稿十二卷

先子與先生四十年老友也常稱先生經濟出于居敬心源先生文章發于淵懷自得道足以藏身而惟恐其薄德文足以行遠而猶慮其近名非通乎天命流行之體萬物皆隨之原者烏足以及此世謂先子之知先生異子人之知先生也悲沈幼爲盜繫其魁颯麤筋者謂其儔侶曰善不可爲也湖州有書人嚴三求者縣族仗義塾人枯骨施人改帳爲粥食獄囚予食其粥今以誣陷破家矣善不可爲也嗚呼盜猶知先生善爲先生惜而搆誣先生者善餘堂家乘後編傳四

十一

乃在衣冠軒冕之徒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遼山集序

黃周星九昭

孝廉之科始於而漢文帝而武帝覽董仲舒策因詔郡國舉孝廉嗣後相沿不變然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曹操亦嘗舉孝廉而其人則亂世之奸雄若桓靈之時乃有察孝廉而其父別居老至與濁泥怯黽不知書者同議遂爲兒童嘲笑此亡他其所謂孝者非真孝而所謂廉者非真廉也以余所睹聞當吾世而竟稱真孝廉者有兩先生焉其一爲林陵之元倬王潢一爲荅溪之三求嚴書開元倬以崇禎丙子舉于南闕三求原名胤昌與余同登善餘堂家乘後編傳一

三

癸酉賢書但有燕湖之分兩先生皆獨行君子積學有聲值改玉後卽杜門却掃謹謝公車發爲詩文並堪不朽今兩君俱齋志功矣余今年秋秣陵過王先生故居得讀其南陔詩邊印視壁間仍大署其生前一聯云范車管榻謝髮鄭心爲之秋肅流涕徘徊之不能去仲冬抵溇溪又得讀先先生遼山遺集因先生次子述曾操舟過訪出此帙見示且屬余弁其首余受而卒業焉則見其爲文蕭蕭嶽嶽韓韓森森或與嘯如周秦或典嚴如漢魏或雄奇如韓柳或閑肆如歐蘇豈非體備衆美不名一長者耶而余尤

賞其文心之秀異服其理學之精純至性深情纏綿婉轉
蓋仁義之言忠孝之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觀者流連
往復而不能已已以如是之人生如是之時處如是之境
作如是之文誠所謂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言爲典章行爲
坊表固可以不歡佩而榮幸不陽鐘而壽考矣而況其高
風勁節志潔行芳又足以抗跡風霜爭先日月耶猶憶丙
午歲余薄遊茗中有老友張君南邨語余曰此中有嚴三
水先生者皆深高士也因備述先生生平孝友睦姻忠君
信友及扶危濟困諸善狀余聞而心嚮往之因詢南邨曰

善餘堂家乘

卷二

先生可得見乎南邨曰先生故不見客也余曰先生雖不
見客當必不拒我輩南邨曰唯唯當徐圖之已而雪鴻東
西遂負斯約嗚呼今先生豈復可得見哉昔宋徽有遠操
沉靜隱居不與世交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作頌曰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繼
拒不見岌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乃
人中之龍也先生其母乃是耶今先生雖往而先生之節
義文章不與俱往爲之子若孫者但寶護此集傳之後世
正不必以高言孟行相夸詡也請以一言紀其寔曰有明

一代之真孝廉而已倘九原有知與王先生邂逅于山水
之間其亦相視莫逆而欣然把臂也哉

善餘堂家乘

卷二

七

祭嚴夫子

朱存子撰

嗚呼蒼弁鍾秀浮玉降神篤生夫子乾瑞坤珍神崖自高
量海孰測一代龍門九天鵬術文名早魁卷懷身隱家再
分散代述裴傾凡厥懿行自有傳註盛德在人御環異世
夫子之隱人或罕聞以管窺天見小寔與文羅百氏而師
昌黎學守一心而統釋儒三年枕塊孝感園芝萬里號陵
志氣不展仰止岱宗徘徊閭里曰余北遊我心傷止事關
一行千慮善畏人知情惟獨盼不用其才曰惟吾拙
自其辭口唯吾誠恐高愛傷寧毀厥家有見而然人何
以訝性非嗜遊託情山水志亦樂朋匪迹儔侶執經而往
恒不克遇昏夜忽來高談達曙馳騁百家貫穿六經運才
就法去廓存神學古遵制俱就繩削凡余小子奉爲木鐸
上天不吊哲人同懷乃降厥凶泰山其頽嗚呼昔傳玄亭
春風盈座今來絕帳白雲在戶展誦遺文如璧如金想見
顏色髣髴若臨自古先哲天生非妄來有所自去有所往
於唯夫子今何所處爲蘓之魁爲傅之尾未竟之志賴有
後昆名山之業責在及門尊聞行知敢忘提耳絮酒杯羹
聊修棘上神分歸來一聽吾詞想見夢中以慰我思

嚴逸山先生誄詞

韓紉玉謹題

憶昔我先君文章勵後學嚴子方少年毫端恣揮霍癸酉
魁浙闈藏鋒歸渾渚先君嘆賞餘海內欽風格時予甫成
童蚤得聞大畧及長漸相親逸時並潛確美子多讀書去
彼糟與粕美子能立言兼欲述與作美子居羸時處之以
澹泊美子破產時順之以恬漠鄉里有還賦千金代傾索
嫺黨有困窮軫恤靡厚薄周旋倫紀中百善無一惡低徊
身世間百苦無一樂苦既不自憐善亦長人覺雖多名教
功終爲禮義縛唯彼揚子雲豈復投子閤鑒使陸士龍豈
善餘堂家乘參補一
復入于洛不垂桐江絲不下成都幙捨宅爲梵宮飄然獨
行脚駟虞跡已遐時還受籠絡鴻鵠飛已冥時還避緇繳
無事日栖栖無患常憂憂匪影恐不漂逃空憇悠遯有時
放羈懷策杖登泰嶽舉手叩天閭萬古心闕抑有時詣杏
壇入廟觀禮樂稽首問先師六經啓箴鑰有時共我遊亦
復善戲謔議論每恢弘丰神偏綽約謂我壻與兒二子殊
卓犖欲爲瑚與璣還須事追琢欲爲棟與樑還須就繩削
乃運成風斤乃雕示和璞屏山共盤桓谷齊共寂寞學者
自忘疲謬者不厭數午夜獨遲眠蕭晨必先作一語未中

規鍾鐺細掛酌一藝偶出奇驚喜互踴躍此意觀先君今
昔宛如昨方且測天心將以為木鐸自秋始祖冬沉痾頓
蕭索販命大醫王即病是為藥平生未解脫至此無任著
預示觀化期逍遙辭五濁半偈露微吟三生保孤卓有子
繼詩書力豈憂孱弱有弟念友于家豈愁中落惟我朋友
情令悽重摧剝率我壻與兒哀歌向寥廓若水自漣漪若
山自磅礴願子復歸來有似遼東鶴

善餘堂家乘後編

七

嚴述山夫子輓詩

吳景鄴南郡

我瞻四方匪先民是程維此哲人尚有典刑 昊天不惠
人之云亡是用作歌我心憂傷 克岐克嶷貊其德音鶴
鳴于九皋集于泮林 穎慧絕倫年八泮試輒冠軍 彼君子兮示我顯
德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子先明 嘗受教于熊雪堂崇式
最多 吻吻鹿鳴食野之華令聞令望邇駿有聲 弱冠魁鄉薦出汪文
無公之門文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駕言出遊上慎旃哉
第後讀書于南 我來自東亦又何求言采其杞憂心且
如瞻望父兮云胡不樂 為人人泰公官粵東以病歸 亂
幸餘堂家乘後編 二
之初生莫敢遑息母氏劬勞瞻望弗及鼠思泣血昊天罔
極 念閨人負聖德懷隱痛世無一人可托不朽自撰誌銘 念彼周京悠悠我思已
焉哉天寔為之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采芩未芩在水一
方于胥斯原有紀有堂爰居爰處何用不藏 先生隱居山房其室曰
逸山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無母何恃無父何怙胡寧忍
予涕零如雨 與寅年大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終鮮兄弟
惟予二人恩斯勤斯無忝爾所生 撫六齡幼 十祗之間
兮緇衣之宜兮西方美人則具是依先君之思日監在茲
大泰公易簪時遺命於宅 為寺降承先志梵宇肅然 我送舅氏亦孔之哀胡不相

畏先祖于推以孝以享願言則懷外太父開公墓特置供田爲春秋祭享之費有餘更推惠寢成孔安噲噲其正祝祭于廟莫怨具慶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必恭敬止秉心無競建祠堂置公田族戚賴之

叔兮伯兮逝者其亡以似以續我心則降問我諸姑在南

山之陽何斯違斯懷允不元叔季王公祀事苦心調劑顛末詳所著草土碑言中長姑

范太母始善山之陽每念不我想古人歲取其陳哀此惇獨治比其

鄰諸父兄弟終喪且貧飲之食之寔獲我心慕宋文公社舍法做而行

相彼投兇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殲之何

有行亡而絕事之凡民有喪徇徇救之詩實明德施於世

善餘堂家乘後編元

小東大東杼軸共空輶輶佩璫亦孔之叩哀我憚人憂

心忡忡經之管之以我御窮辛丑子節開領家代喻泰

山巖巖峻極于天松栢九尤旅櫛有閑陟則在嚮復降在

原維此聖人永矢弗諼登泰山謁孔陵諸闕里所著有東遊日記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董荼如飴念我無祿縞衣

墓巾寤寐思服終身不厭先民有作德音秩秩通龜從

事古訓是式夙興夜寐好爾無射出言有章有倫有春好

不憚文崇大家教誨爾子無然昨援時亦弋獲無然歆羨夙夜

敬止繼猶泮魚不敢怠違誕先登于岸課子惟讀書力善不倦以絕侍養杜

弁戴爲戒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人之無良受傷不少視彼驕

人怒焉如擣以邀以遊寤辟有標晚年攜一童一僕往來五湖間小子

有造示我周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高山仰止俾爾壽爾

臧伊何爲愚以念穹蒼允矣君子厥德不同溯洄從之

局云能來載寢載興懷哉懷哉作爲此詩維以告哀

哲人二十六章六章章四句八章章六句十二章章

八句

嗚呼余之師事于嚴先生也蓋奉先君子彌留之命故

自二十年以來所以提攜而教誨之者不啻若父之於

善餘堂家乘後編三

子也而今亡矣吳子亦一子及門中年最長懼懿行之

弗彰也而爲集三百篇以惋悼之嗟乎詩之言大抵皆

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作也吳子不敢應爲表章而

取風雅頌之遺音以弔哲人先生當亦哀其意而聽之

乎夫余與諸及門也執經同爲姻婭之猶子同而若少

負終天之恨以辱先生啓迪之深恩則余獨與吳子罹

之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哲人之詩而藐焉孤又淫淫淚

下矣沈爾燈謹跋

余里水心亭逸山嚴夫子嘗愛其幽微時往還憩息于

其中今歲余讀書子亭之上而夫子死矣吳子赤一寄
示輓詩二十六章讀之秋感流涕者數日既又幸夫子
敦行積學世固無不知卽有不知者三復此詩亦無不
想見夫子生平也夫子不死矣然吳子之詩非吳子作
也集三百篇之遺也吳子不自爲詩而採三百篇中古
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之所以流連感賦者而表彰之其
意念深矣余處夫子所遊之地讀吳子所賦之詩其又
何以爲情也溫棗忱謹跋

古者贈勞恩信賦詩亡然後離騷作獨宋玉之招魂
善餘堂家乘後編 詩詞六

九辨所以悲其師者猶庶幾三百篇之遺焉然其體亦
本乎騷矣吳子之賦哲人也以騷之意做詩之體且其
材悉取之風雅之林豈其憂悲鬱結思慕無聊有懷難
寫而一寓于詩乎抑以存古道也云爾獻與吳子皆遊
于哲人之門也蓋同在潛懷慷慨之中矣韓獻謹跋
余受知于逸山先生最後蓋余初識先生之年卽先生
棄余之年也憶去春恂孺希一偕余課文容齋先生過
之余因介紹請見先生藹然有喜色歸而誌之簡曰佳
士也余遂執弟子禮焉曾幾何時而竟讀吳子哲人之

詩耶嗚呼如先生者殆有聞風興起者矣余猶得親几
杖焉亦幸也哉沈涵謹識

嗚呼伯氏逸山先生竟永棄我使我不復接耶抑有不
與形俱化不與音俱泯者以流行于天壤間耶二三同
學思所以志其概而相共難之吳子赤一節取三百篇
緯以精思窮日而哲人二十六章成而我伯氏六十年
來所爲不與形俱化不與音俱泯者已畢著于溫棗敦
厚之中矣蓋不第詳其事亦且傳其心矣嗚呼伯氏逸
矣吾其日取哲人之詩而展誦之紬繹之以庶幾音微
善餘堂家乘後編 詩詞七

之如觀也乎嚴允弘雪涕謹跋

觀嚴三求 有小序

徐行周道

三求盛德高節古學鴻文有念時之誌子達赤一之詩
已抒寫無遺美矣益以僉父之作徒資覆瓿然三子述
其悲憫之懷余叙其高曠之致各有揚扞不敢雷同
生來本豪華何無生人樂一憂大遺衰哲人久不作伊
惟至老畢志在高節孤柱砥狂瀾不敢自菲薄精衛一
木填海日踴躍近憫諸戚黨或不飽菰蔞餬口竭解推不
能救落魄更悲世瘼痼痼枯魚轍久渴思挽西江水飽滿恣
門酌桑梓有遺像代喻父送別普天通負繁家夜吏索
善餘堂家乘後編
自非黃金成仙靈有大安能施霖雨優渥遍寥廓憂來
長嶺眉不曾爲囊裏塵懷脫落盡風趣自磅礴當其住
山數載耽一空忽然歷千岩布帆徧漂泊湖烟濁枕簟江
月伴枯勺春水散羣陽霜汀立孤鶴不寄仲宜樓不登楊
雄閣行踪杳難定家人不能度登泰袖卷石歸來展戲謔
指石笑謂余泰山可手攬此石執云小泰山不更博吾聞
齊物論河伯驚向若因悟悲憫懷情致原不惡一朝赴太
虛賦詩何洒落先生一死生吾輩悲且愕吾非桑戶子何
能情漠漠

過岑山懷故友嚴蔚宗 先生初字蔚宗徐行周道

新安一片石七里奔清瀨舊是榛薈區巖巖恣無賴自從
羊裘翁一絲破烟靄江山子秀遂讓斯風最蔚宗古賢
達千仞鳳麟埋照零嶺嶺長嘯青霞外岑巖最爾峰頓
覺凌浮瑤弁嶺失其深天日失其大至今五松亭孤鶴遺
清籟

逸山嘗自傳云當世方侈言聲氣獨矜慎不妄與故人
交無獨之惟同郡朱心識其大白門張物知其深深木
空潭得其真今讀子道周道之詩一寫其悲天憫人之
情休生家乘後編
志一遺其孤遯節流之性於先生不愧爲知已云屏山

同學弟溫濤跋

先生墓時有鶴數百翔墓上飛鳴者久之觀者無不
歎異孤鶴清籟之句非虛語也朱存謹識

觀嚴三求先生

沈起墨庵

乍經覲首驚秋葉一問西州倍惘然吾道未因時俗變高
懷合在水雲邊邇來憂患稱遺老近寫風情答少年我有
韓溫諸子輩攜君傳稿類香荃

攜君傳稿類香荃中有苓岵送客篇

集中有送墨庵和尚序

墨子游

現收不得逸山奇氣渺難傳尋思別後三秋夜恰喜心空
一味禪莫厭世情耽寂寞續編嚴統向虛懸

續編嚴統向虛懸洞下宗風孰後先在昔維摩傳密偈豈

無居士得真詮舊游秦晉歸牽石新挾神龍出大川何日

善餘堂家乘後編

其

與君同命駕飛筇直上最高巔

飛筇直上最高巔橫跨蒼溟踏紫烟自有明珠聯日月不
妨游刃令宮懸歸來絳帳群英集老去風塵萬慮捐若嘗

至今依舊在承岑同學竟茫然

墨庵字仲方嘉興諸生乙酉出家後嗣法丁弁山天水
禪師有文集行世

送哀

弟允聲修人

有兄有兄名孝廉文章行誼追古賢逸山草堂祠高隱邇
薄萬古空無前我昔從游受文業雖窓丙在相周旋經營
陶鑄工苦備變化入神心口傳傾家為人師困厄力舉社
倉行義田爲善反遭時俗累垂老不得休林泉昔年話別
悲雲樹相見無時遞朝露地下修文永不寤一編零落千
秋慕

先生嘗稽古逸民得百五十二人列以爲三品其上曰

逸聖其次曰逸賢又其次曰逸士皆論次之以誌嘉邇

善餘堂家乘後編

其

之意集中載東張僧詩書有云苓山敝邑一荒阜耳然

弟頗樂之昨歲更以嘉名曰逸山擬建一祠于山頂祠

孤竹以來絕塵長往之賢下暨近代補錫匠雪庵和尚

輩約得百數十人花朝月夕撫芳草浥清波譜離騷九

章絃歌西俎豆之蓋其雅尙若此其流風軼事至今猶

傳述鄉士大夫之口此石樵先生有逸山草堂祠高隱

之句也若先生者非所謂遊世無悶者歟後學吳啓宸

謹識

或問曰子之補家乘也自比部公以逮所後皆有述矣
子先子獨無稱何歟小子述茫然曰難言也先子之所
詣廣矣大矣淵淵浩浩矣篤行則曾閔也理學則濂洛
也文則昌黎詩則建安也高潔則有道靖節超證則涪
翁無垢也負宣公文正之康濟爲鹿門古逸之韜藏語
焉不能盡其詳筆焉不能窮其奧旁引而曲喻焉不能
測其畔岸與津涯數先生者或締交風昔或執經門下
知先子者素矣其所稱道皆不虛後之君子讀其文誦
其詩庶幾彷彿其爲人小子述又何能贊一詞哉故既
善餘家乘後編

博搜遺蹟手抄之藏于家後韓諸先生謫筆傳誅于後
以俟論世者之表章焉述魯百拜謹識

嚴母施孺人五十初度壽序

朱 心念時

古稱婦德二南尚矣然其所屢詠而不置者樛木螽斯小
星江汜言后妃夫人能不妬忌以逮其下而南國夫人皆
化之也其所再咏而不置者采芣采蘋言南國夫人大夫
妻能盡誠敬以奉祭祀以爲后妃夫人之化之逮也竊嘗
讀而疑之婦德大矣何獨于此二者重見而疊美也及觀
于後世之爲人婦其他懿行或有而不妬忌無聞焉至于
歲時享祀不失士大夫家有之而其室人有能躬親獻豆
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未之或聞也若我友嚴逸山先
善餘家乘後編

其

生之尊嚴施孺人足異焉孺人作繼室于先生亞先生十
五年卽爲盟族以廣嗣有藹藹無間也先生享祀必遵古
禮孺人佐之亞獻有莫莫之敬又與詳所稱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無愧也先生一日語予曰某良友不多內人其一
也此其在閨閣之間牀第之際必有情欲之感無介乎儀
容燕私之意不形于動靜者有非外人所及知然卽一事
推之凡人之所妬忌而孺人獨否則于無所妬忌者罔不
慈愛可知也祭而能敬則養而能孝可知也而又有所大
難者史稱龐公耕于壘上夫妻相敬如賓梁鴻隱身傭作

其妻侍之舉案齊眉。蕭人以諫垣貴女竊窺幽姿而先生曠世逸才假使待詔金門名通顯籍。蕭人翟冠翠翹揚幘曳裾其行于于哲而頤頤而流珠誰不榮之而蕭人弗顧也。若將甘列麗公梁鴻之婦之後者然則先生所稱內有良朋之助安知此亦非其一端也。于此又二南所不及也。夫壽命于天。片人可必然若蕭人者福履永康其德固宜也。今年八月廿有三日。蕭人五十誕辰。先生門下士以序序知于先生最深相乞余言以爲頌。因本二南之詩以序之。如此云。

蕭人來後編

卷二

小子曾既詮次先蕭人事畧竊以不獲當世之有道能文章者一誌先蕭人之懿行爲恨猶憶念時朱先生有壽先蕭人五奏初度序其言足徵也。竟邇求不可得今臘月望日與兒子洪檢閱舊笥忽于亂帙中得之金箋爛然鐵畫森然正容謦讀先蕭人肅肅然其見于前矣。蓋先生有道者也。能文章者也。得其一言已足取信于來世。况洋洋大篇于我子孫其世寶之丙申嘉平述曾百拜謹識

先本生妣施蕭人紀略

先本生妣姓施氏。生於璉溪。系出魯惠公五世孫大夫施伯之後。後漢永建中諱延者。自由阜遷吳。與上強村是爲吳興施氏始遷之祖。官大尉。以忠貞罹害。魏晉間代有勲爵。謚明侯。諱斌者。食邑安古。至南宋末鎮江府教授諱霄生子四。長晃晃生貴始居歸安之璉溪。生三子。皆將仕郎。分里而居。明嘉祐間始以甲第顯在璉溪者曰太守璉用公。後在妣溪者曰本政公。諱明廉。使公後明同時平湖公。大學士。公來則璉溪之同祖派也。外王父諱樹號潛寧。廬廬成進士。宰順德。寬厚。有德澤。擢御史中丞。無倚條奏務持大體。外王母潘安人。最慈順。有穆木之德。庶外王母許蕭人厚。重寡言奉侍。御公與潘安人溫而恪。於天啓丁卯八月丙辰寅生。吾母吾母性端靜。自孩提時笑語率不苟。又明敏爲侍。御公所鍾愛。曰若男也。必元吾宗。教以四子孝經毛詩通鑑列女傳諸書。悉成誦。能通其義。年十八歸我本生先府君。府君舉崇禎癸酉亞魁。太史汪文烈公偉稱爲會稽先生之後一人者也。甲申李闖之難。自念世受國恩。隱居不出。學者稱逸山先生。吾母雖生長富貴。爲

女公子而有想少君孟先之行然府君頻遭侮難曾不得
一日優遊於泉石而吾母更歷艱難險阻又不徒以挽車
搯作爲高識者謂府君有靖節之風世無王弘檀道濟之
徒故至此而吾母則自環翠綺繡中來茹荼如飴尤多粹
行其辛勤同志較諸翟夫人倍難云歸時前妣溫孺人已
生閔氏長姊歿母湯令人生我伯兄奕曾四歲矣吾母至
少而鞠育長而婚嫁鮮違禮者事先王父母最孝謹歸一
年乙酉先王母閔安人卒又五年庚寅先王父恭政公卒
佐府君兩喪凡脩物附身必誠必敬初閔安人之歿值

徐君集

卷三

兵燹時府君抱主避山谷中旬旬亂離之際崎嶇者蓋
五六年母之始歸也其艱辛已若此及恭政公歿曾王父
比部公年八十曾王母丘太安人年六十有四並白首在
堂而述曾所後仲父太學公七脩歷諸艱蓋是時開侮交作
上下之交其保持太學公七脩歷諸艱蓋是時開侮交作
朝不保夕自初喪以至禩除日在危疑震撼中府君日夜
彌縫補救往往弭之於未兆弗底於潰爛其詳具載而吾
母則維持調護于中曲盡鞠子之誼恐負先恭政託撫之
意如是者十年及太學公娶于周周孺人甫來歸吾母一

徐君集

卷三

謂之於義園內無間言尤能忍人所不能忍如是者又二
十有五年故太學公視吾母猶母周孺人視吾母猶姑焉
其事比部公與丘太安人也凡問衣佐饌一如所以事王
父母者以老人畏寒每冬月雖跣胸亦親布納木棉花環
其上食飲服用意所須無不畢致佐府君孝養無方者殆
十年故曾王父母見我父母宛若先恭政之生存也母每
事先意承志比部公與丘太安人嘗小不豫每得母一言
輒怡然釋曰孫婦也直我女耳蓋深喜之云歲己亥比部
公與丘太安人相繼卽世時四房祀事紛紜四房者比部
公第四子叔祖季玉公也季玉公早世無嗣叔祖母吳孺
人尚在府君稽之典禮既身以宗子奉祀議者又欲述曾
假曰撫之名以慰吳孺人意諸姻黨咸譁然曰施孺人最
淑慎於娣姒中年最長顧獨未有子其撫字述也恩勤至
矣而一旦使之顧復於他於情爲不順吾母聞之涕泣
曰情固然也然非是則事不諧事不諧則我太安人目不
瞑矣其敢以私愛而拂大經於是諸姻黨咸歎相諸曰賢
哉孺人之能贊其君子使爲善克終以追孝於王母也而
祀事遂定詳府君集當是時中外雲擾微吾母卒無以善全

也先時外祖家頗饒裕資甚賸甲申乙酉間獲符充斥
舍山特甚建溪諸大姓被劫靡有遺者母時歸寧外氏奩
中物盡沒于盜母曰命也弗恤也乙酉以後隨府君隱於
芥山之紫竹崖索奩中尙得白金二十兩搆數椽居之府
君所屬遶山草廬是也有無龜飽風雨飄搖非一朝夕矣
母曰分也弗愁也順治辛丑紳衿逋賦者悉解部處分特
重府君揭債代輸殊拮据吾母傾箱匱屨以襄厥成不意
緣此友成禍本遂傾家焉事詳代母曰獲免於難幸也弗
恤也府君早志山經不問戶外事矣及曰沈鳴皋等

家乘

卷四

素聞府君常言一二尙善軼事慕之遂倡議請輸以紓同
袍之難邑中富室皆坐視莫肯捐助且具白當事鳴皋等
頗皇皇府君憐其以尙義獲戾身任之西覲覲者謂是嘗
代償逋賦此其家不貧一時食殘傾險之夫何句然燎野
毛而起不羅織之劫奪之不止幾陷吾獲中僅而得免於
斯時也無論山氓野婦市儈村童莫不椎背頓足謂善之
不可爲如是人心世道至此尙可問哉康熙乙巳府君傳
家迨遊家事悉委吾母吾母治家嶄嶄有法閨門之內肅
然然好事之徒竊計府君避跡山林生平不入公府如辛

壬往事可以他事要勸也時逃人之令方嚴拊短長者輒
假以誣陷人吾湖諸鉅族往往以此破家至歲庚戌遂罹
其害邇縣奉上檄索府君對簿日三四至吾母三家可破
公庭必不可辱風輩冀填豁壑耳剔屋賣田繼以和貸追
撫軍范忠貞公廉知誣構其事得雪而家再破矣壬子冬
府君見背伯兄素謹恪再罹誣陷後務益閑戶官逋私負
日不暇給吾母獨撐柱於門衰祚薄之時一二以德爲怨
視愚兄弟如几上肉終不敢恣其恣凌時述曾年十六
慮失學南顧吳先生誦誦人物也繼登溫先生溫孺人

家乘

卷五

府君門下士以文行稱吾母先後延致於家所以
誦述曾者倍至述曾不孝不肖不能有所甄推顧自念省
事以來備極焉以忝所生是懼一試爲吏水蘖自矢罔敢
隕厥家聲者固承先人遺訓兩先生之啓迪實母教然也
乙卯歲從兩先生讀書西塘之葵蓼園歸省吾母輒問所
讀何書嘗指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其工夫在手靜又
畫圖貼紙屏上令述曾出入玩之今老矣此中應懂焉
自述曾十一二歲時每夜自書館出必曰無放心輒舉古
人嘉言懿行令熟記嘗述先王母問安人之訓曰人生福

有限不可享盡譬諸燈油盞中置小草一葉則燈可久若
燃數莖于中油立盡矣述曾至今奉之不敢忘居平讀書
明道理尤潛心佛乘故自初逢喪亂兵燹沈離宅夫庚寅
已後遭家多難俯仰數十年間皆在驚天震地之中其所
以更盛衰歷屯難兩不易其心蓋得力有素也鎮日端坐
一室足不出戶庭而大賓大祭歲時親族問遺下至窳絮
醴醢之屬部署仍自井然暇或出篋中書莊諷若經生每
遇府君患難時輒舉古人相慰藉故府君嘗曰子真我益
母之於府君蓋一語而朋友者

少時常隨母過山時外氏居

世外祖母許沈兩孺人高年無恙吾母許孺人出而
撫於沈者也承歡兩母間並得其歡心母於姊妹中行居
次長王氏嫡父於母者俞氏姨再次葉氏姨皆住東閭鄰
家幾兩舅母悉溫恭知禮兄母至輒邀諸姨母相燕集諸
姨母亦攜具送為賓主怡怡如也諸母則時取餅果啖予
予日與諸中表登城上相徵逐為笑樂無何外氏衰落追
呼之聲盈門兩外祖母亦棄世母同懷六人皆許出墓事
親祖籍吾海門則其間卒並附侍御公墓又數年東關宅

第屬他姓諸中表移居建市每至郡報附航船母慨然曰
吾不忍見侍御之孫今為附航人也言未已淚潸潸覆面
矣於族黨中窮乏者若叔祖母沈族母施皆早歿苦節時
有以振恤之范家祖姑閔家姑為懿親中最開切者尤有
以厚遇之及卒叔祖母黃孺人哭之慟曰往予侍丘太安
人側太安人亟稱孺人孝謹自太安人歿遂紛紜多故以
至於今而曾無伸眉之日也然常自擺脫生平於人無失
言無失色予自桐江歸扶掖我母子者有年於內外宗黨
孰謂孺人之賢止於此耶天

以涕請知母者無如黃孺人云吾母年三十以前

秋多載盛暑必重綿過服桂附之劑自後遂多火症康熙
甲子秋病熱面生瘡延父執徐周道先生診視曰舊症也
易治耳八月三日見述曾不赴省試撫牀曰汝以吾病
瘳愈吾無病矣明日促愈急不得已赴試竟于初九日戌
時長逝矣嗚呼痛哉是真述曾終天之恨難重孽深百身
莫贖者也尙忍言哉母在時既弗獲一盡子道及又不在
側今忽忽三十有三年矣又弗獲當代名公鉅卿有道能
文章者一誌其親是吾母之徽言至行泯沒不傳於世也

其罪戾愈深也歐陽子有言曰非所緩也蓋有待也今已
矣無可待矣倘一旦墮溝壑不稍於欠一二以待當世之
有道能文章者是吾母儼言至行終泯沒不傳於世也用
是忘其愚陋和淚滿毫述其大畧如此而於吾母一話一
言一頓一笑一飲一食一立一立之際百不能盡一焉然
使述曾今日者縱令摹畫極工俾吾母一話一言一頓一
笑一飲一食一坐一立宛若生存無毫髮遺憾不知稍有
裨於色養否稍有秋毫可追於罪戾否而况遭家不
值父云云全情避制昊天曰極如述曾者却是真筆

以下原缺

石松堂集八卷

〔清〕余爲霖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石松堂初集序

嘗讀宋儒陸九淵之言曰學者
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也夫學者
易言知道哉非綜乎六經之理
不足與言道非晰乎六經之理
不足與言道非據其同而求其
異卽其異而會其同亦不學也
言道蓋其上下天古今之理
諸凡日月星河嶽之大昆蟲草木
之細無不有綱領條目精粗本

末放之極于無外收之入于無
內之妙苟非歷歲月之久識事
幾之變登高遠覽探賾抉隱
堂入室亦安能見超于象先
理周于事外得意可以忘言因
言可以盡義隨筆所之無復
合而能自成一象者哉余雖
友 楊區余君而不能無感焉
楊翁與陸先生同里而與余
爲束髮交計自京華溯黃鵠

後把臂二十餘年中間升沉興
晦遭逢出處之故俱不必論
其君落慨憤不可一世則更數
十年如一日每毅然有所陳議
無不痛快擊節輒令庸流氣懣
不知者但服其光昌雄偉之
過人耳余每讀其詩則見其
瀚無際真有吞雲夢撼岳陽
概讀其文則又出入班馬緝
於昌黎眉山之間及更讀所著

易知簡能諸書則直根極理要
徹首徹尾不拾人牙後隊洵紫
陽之功臣而西山之羽翼已余
以是益服惕翁之不可測也夫
審樂辨音苟最著名于牛鐸刻
桐求鳴張華擅譽于石鼓古人
之聰明偶有見端遂以垂美無
窮矧夫隨筆所之無往不合而
能自成一家者乎異日者虎
石渠之間將有見超于象先理

通于事外得意可以忘言因言
可以盡義使枉下龍門不得
長于前者吾知非他人必吾
區余君也盟之國門行且不
朽豈獨余之私言也哉

石鼓齋

序

上

康熙丙辰季春朔楚黃庚同學

弟詹大衢陟園氏拜書于

燕山旅舍



序

發一言而不足續前乎萬古後
乎萬古之傳及言之所至而行
或不足以相副予昆弟實式耻
之予嘗游巴蜀歷滁陽惴惴於
政事詞章恒覺負罪影衺稱
不遑未敢稍自怠荒以貽宗
羞頃副院城蕭然冰署鳴琴
書刻自愧勵雖仕路驅馳十有
八年而家學之兢凜祇承無息

也適三弟惕區者丙辰計偕南
旋道阻歲之冬月自仙源步履
而來行李踴涼家千里之外離
離轉徙餐風宿雪人之所不能
堪者吾弟優游著書上窮圖書
之微下探地輿之要詩歌讀賦
數千萬言窺其意之所存絕無
境遇窶愁之累而陶然自樂學
本知命庶幾其知命哉顧言之
匪艱行之維艱今日窮居而行

之匪艱他日得志而行之維艱
吾弟勉乎哉爰携手登龍崖瞰
江流拜謁忠宣公祠墓浩然長
歎曰古人往矣皖之官斯土多
矣而余氏獨屹然松栢之陰廟
貌鬼衺血食弗替則知榮名富
顯之爲幻而壽古今以不朽者
蓋有在也惟予昆弟益望古孜
孜矣

皆

康熙丁巳孟春穀旦愚兄國樞

拜謨於皖署之茹葉堂



簡能書序

今天天日月星辰燦然著明而所以宰之者命也今天地龍穴砂水森然羅列而所以宰之者脉也今天人五官百骸犁然具備而所以宰之者心也命不可以知知知日月星辰之不息則知命矣脉不可以見見知龍穴砂水之不易則知脉矣心不可以明明知五官百骸之各正則

知心矣三才之理一而氣通故
書首羲和而曄璣七政之制以
興詩頌高山而陟相宅卜之規
以詳易始乾惕而知至知終之
學以備此其道本於聖人開天

仰觀俯察至周孔而大著漢晉
以下命學弗講紛紛言災祥言
卜兆言存遏於是天地人分而
不一漸至學與術岐器與道異
曲學爭鳴而羲農相傳之微旨

日晦可歎也予歸南州杜門三
十年思大聖人五十知天命積
疑累歲月不能釋學不知天一
切皆囁語也爰反覆讀五經四
子之書旁及諸子天官輿地百
家之言茫然如臨大海而無得
也十年來不及見惕區余子今
邂逅章門遡舟汝水聚首彌月
朝夕手所著簡能書一篇反求
諸身因心而識脉因脉而識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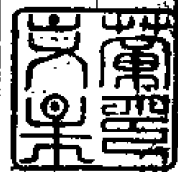
因心與脉與命而知天地人之
理一蓋天壤萬事萬物無一非
人命之流行也夫子行年五十
與天合德盡性至命故炯炯默
識如斯也他日又曰知我者其
天乎聖與天良無間矣惕區向
著有河洛解窮入天地之奧茲
復大發坤能之肯通天地人曰
儒惕區蓋講於內聖外王之學
久矣其具肯捷解具載書中予

不復贅謹述其素學淵源以明
聖道之有本如此

習

康熙癸丑仲春江楚同學友人

黃文星存庵拜識



序

予年友余子楊區天姿敏妙負
質瑰奇每一奏藝頃刻立就下
筆千言風發雲湧然讀其文如
出風搆雖老儒經生不能過也
辛卯春出應童子試卽展其
吳含貞先生已而秋闈榜發與
予同受知于王春如夫子之門
時楊區齒甚少氣甚銳視一第
如拾芥顧數上公車而霜蹄屢

蹶楊區畧無幾微不平之色見
於顏面乃益肆志墳典放情丘
壑不肯少貶其進往之氣比年
以來殫精著述於制義之暇旁
及天文地輿以迄象緯術數之
學挾函閣典寶臻勝境每入
安輒捆載以隨時於尊酒論
之頃談兵說劍以示其奇而
或未之識也丁巳夏邀游江
丁與楊區猝晤於歷陽旅舍因

盡發其秘縱觀之大者如雷霆
風雨之交作細者如笙簧琤琮
之鏘鏘抑何光芒四射不可遏
視一至此耶雖然惕區之才固
不易得而惕區之學實有所本
今試讀其易知簡能二書有一
不淵源於理學而俎豆於先儒
者乎吾知余子之學由是益廣
而名益顯也杜陵有云虎氣必
騰上龍身寧久藏石松堂集出

而問世余子雖欲終秘其光寧
可得乎請以斯言爲左券

丁巳初夏上浣門年眷同

學弟劉賡子山氏題



小言

天地有靈氣發爲文章有正氣鍾爲
聖學二者未或兼之若江右余年翁
殆可謂兼之矣年翁爲文不假思索
日以十計旬以百計歲以千計衝口
而出拈筆而就脩樞浩浩落落之奇
此予於濟上同舟時所披笈快讀拍
案狂呼而輒拜下風者也光陰荏冉
屈指籌之已閱十七霜矣困頓沈鬱
同巖更朋之感詎意今日忽自皖郡

來我和陽惺然道故喜可知也夫皖
郡雲樵余公祖以當代人宗風雅冠
世曹松楸棘行將入佐經綸展濟世
匡時之畧年翁與爲厲行且周旋最
久太史占文星之瑞其在皖乎石松
堂集之前序可概見矣予爲之再四
由繹益服年翁之闢究精微博綜
典又非僅帖括之能事而已也夫以
年翁之著作敏而且富若此何獨艱
一第乎是不可解也曰非然也是固

天之所以老其材而遲發之也設以
年翁早擢科名置身仕宦方汲汲民
社經世之不服而暇爲河圖星象作
一大註脚乎夫惟喬之以遇豐之以
學俾其胸中浩浩落落之奇抒寫盡
致而後見其才于臨民出治之間斯
足快也然則年翁其勿患且用是爵
矣昔項水心先生評文有曰余最愛
古文手獨不愛膚古余最服理家言
但不服僞理吁膚與僞可嗤也哉若

年翁之爲古文手理家言則有識者
之爲愛且服也斷無疑已

書

康熙十六年歲在丁巳清和月朔書

於歷陽學舍

荆溪小弟羊世澤題

羊世澤

卷七

序

夫使堪輿之書可盡信也則堯湯之後代爲帝王伊呂之家人皆將相蓋其德足以致之智足以察之力足以求之而終不能

強山水以相從者地有理而天有權也予家傳地理學於茲三世豈敢期其必獲哉亦言其理而已矣夫有是理卽有是氣一曰巒頭一曰天星天星之理微

而有據巒頭之理顯而難憑嘗惟夫今之人襲楊廖之唾餘恣其荒唐徧誣山水木葬者妄卜之既葬者妄改之徒飽螻蟻冤九泉也不亦哀乎是以龍穴砂水設形著象以迷人於登涉之間非遇名師之而傳口授以啓其心目則雖誦青囊覽流峙終身皆夢也至若消納之說則有成法而易明諸家聚訟要以正

五行爲經是龍馬河圖之大本
也以三合雙山之五行爲緯是
乾坤配偶之大道也以元空之
五行爲輔是補偏救貧之大權
也予遨遊天下所過名山川凡
其已發福澤者持羅經以質之
如執左券惜其書浩繁先大略
見賓公刪而簡之乃傳諸家君
策溪氏又從而訂焉予拜命於
趨庭之暇綜核成書然後知洪

範宗廟之紛紛果何爲也獨是
所爲巒頭者可崇可卑可曠可
隘盡結股結奇奇正正變化而
莫之定此地之所以善藏而待
萬世之遇者天實司之未可強
也然不敢諉天以棄地而自責
也於是著簡能書
康熙十六年歲在丁巳清和朔
楊區氏自題於問心居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一易知書

河圖前序。龍馬原圖解。伏羲增中五與十
圖解。河圖五行所生圖解。河圖五行所成
圖解。河圖五行生成成分圖解。河圖五行生
成合圖解。河圖五行左旋相生圖解。中五
圖解。先天左圖解。先天右圖解。天數廿
五圖解。地數三十圖解。陽儀圖解。陰儀
圖解。太陰圖解。少陰圖解。太極圖解。
太陰圖解。先天八卦本於河圖解。乾一圖
解。兌二圖解。離三圖解。震四圖解。巽
五圖解。坎六圖解。艮七圖解。坤八圖解。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解。八卦分天地四
象圖解。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解。文王後
天八卦方位圖解。後天卦位五行相生圖解。
後天卦氣四時相成圖解。後天八卦本於

河圖解。河圖後序。洛書前序。洛龜原圖
解。大禹增中五圖解。洛書五行右旋相
圖解。箕子九疇本於龜圖解。洛書數合先
天八位圖解。洛書數合後天八卦圖解。洛
書後序。河圖洛書總斷。解子太極圖解。

易知書

南昌 存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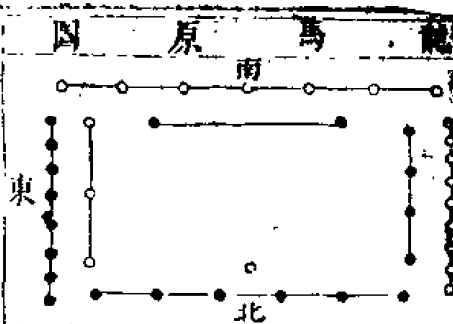
金谿 楊區

余為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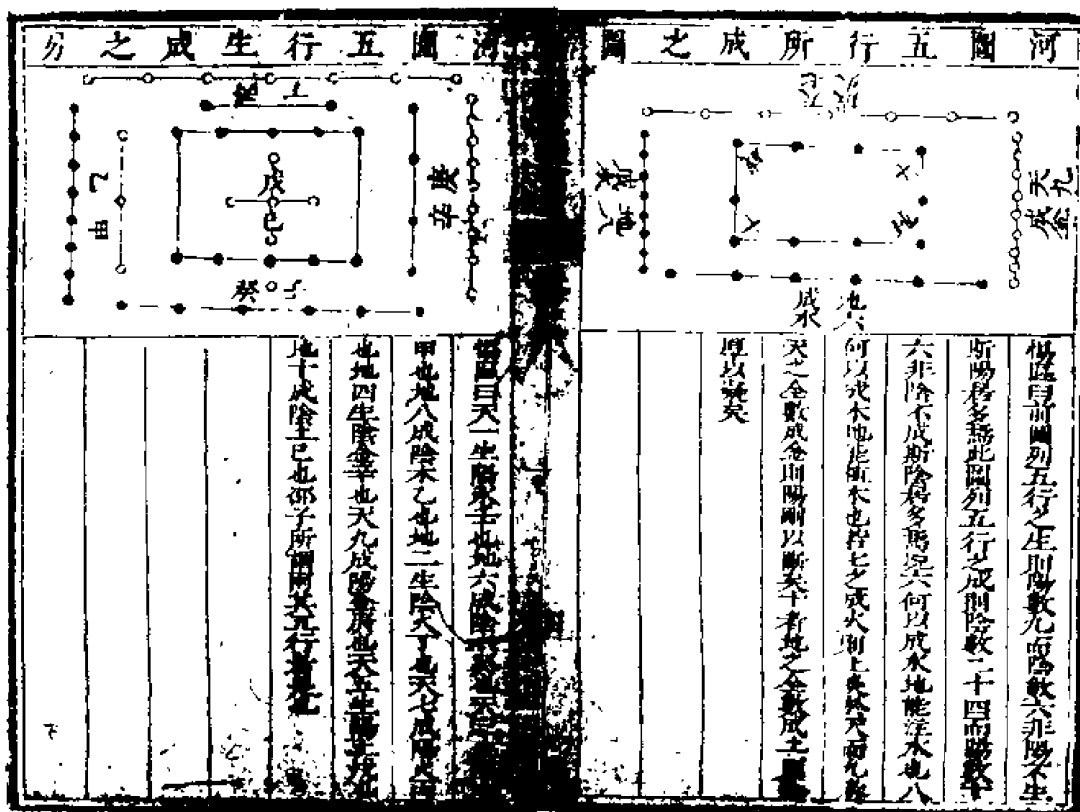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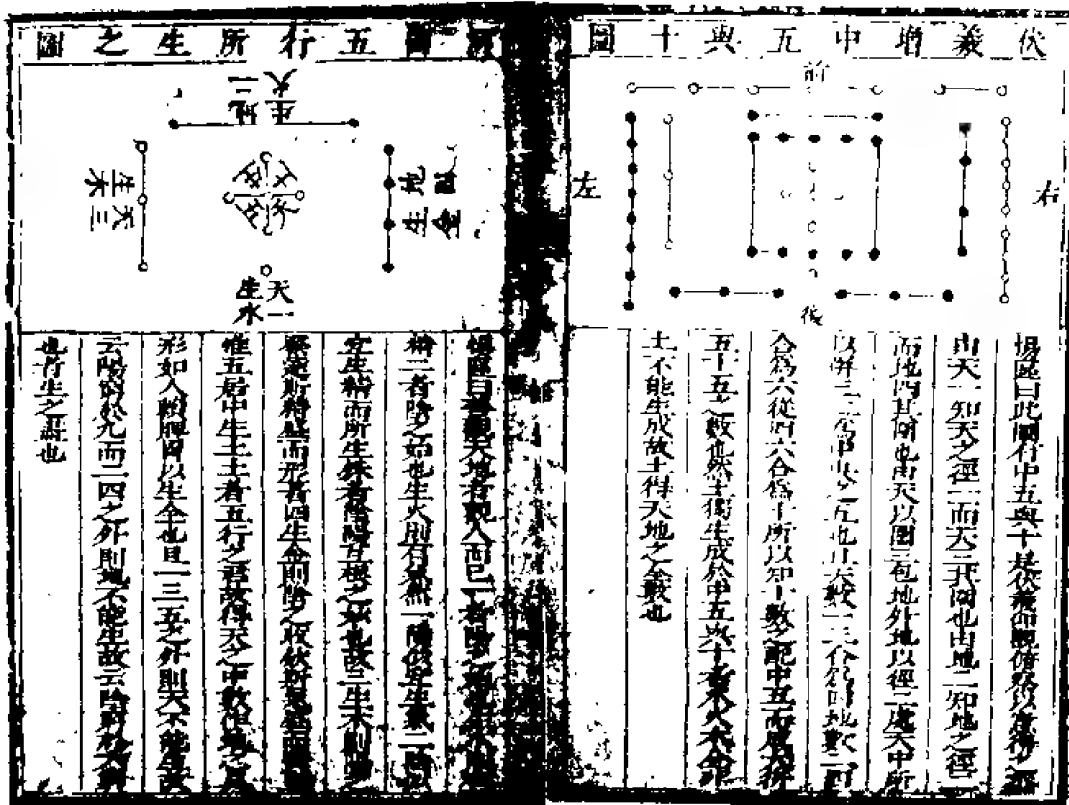
河圖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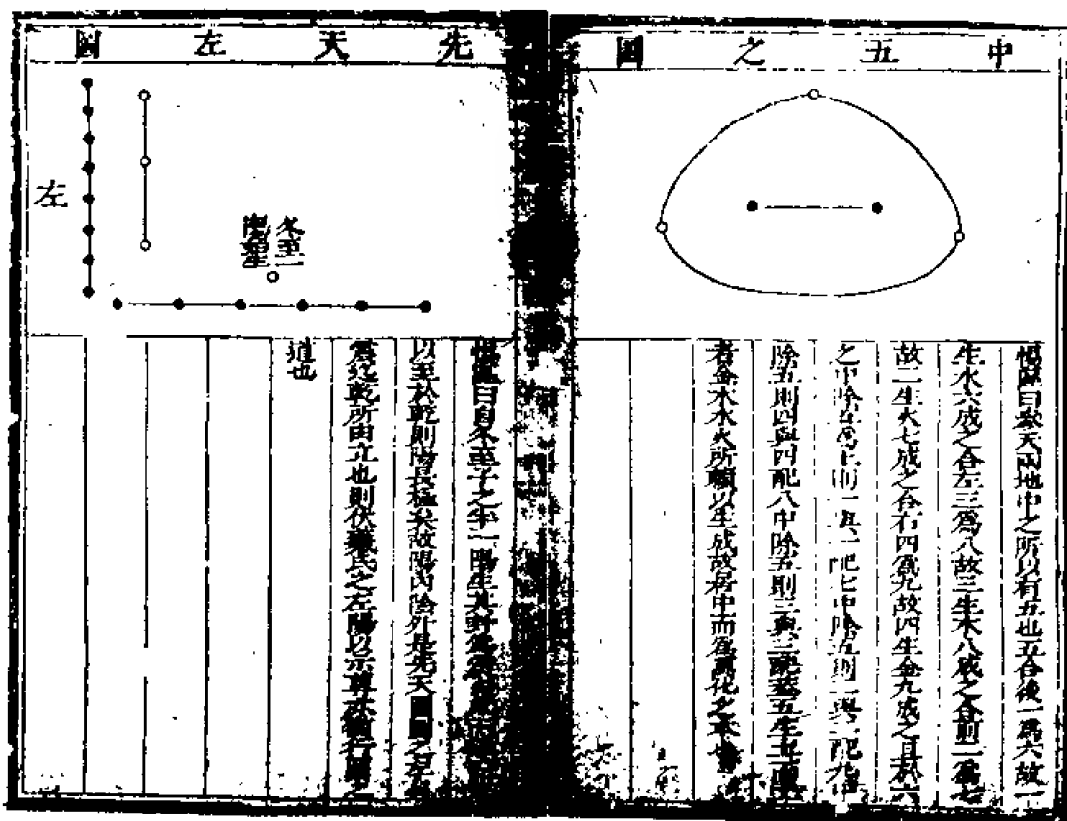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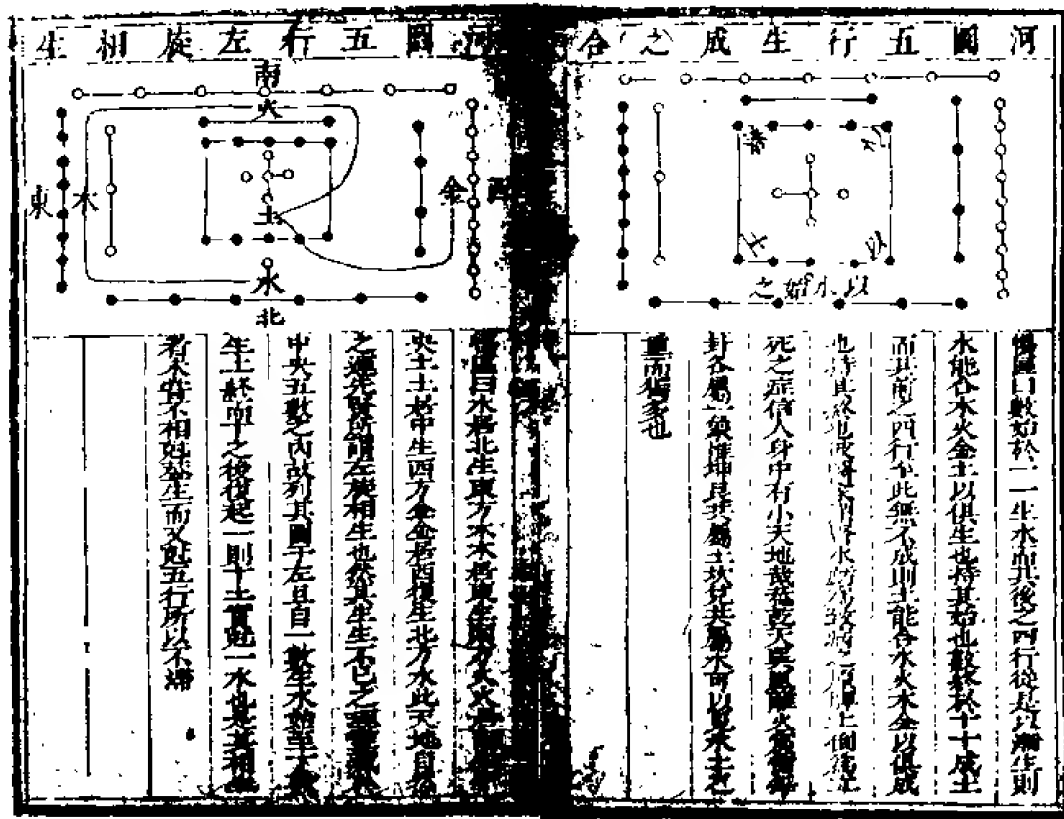
無圖之前易理在天有圖之後易學在人圖也者天人相見之路也自人以達天則道圖而畫卦惟造其圖以開卦原者冥冥中亦恭勞哉既布其數以為生又列其數以為藏且虛懸其數以隱生成之機可不謂神哉則易之難而難於畫前之卦乃先天之理先有合乎其天者謂之中謂之太極謂之無極此理是也或曰聖人仰觀俯察以作易河圖其一端耳抑思圖之所具俯仰咸省焉雖觀祭而莫窮遠極其理乎故圖者天之畫也卦者聖人之圖也伏羲氏圖其體文王圖其用體無為而莫形用有象而可著周公尼父所以陳其用者多而體則畧焉以俟夫人之自悟及康節邵子推原其宗世之議者以術數咎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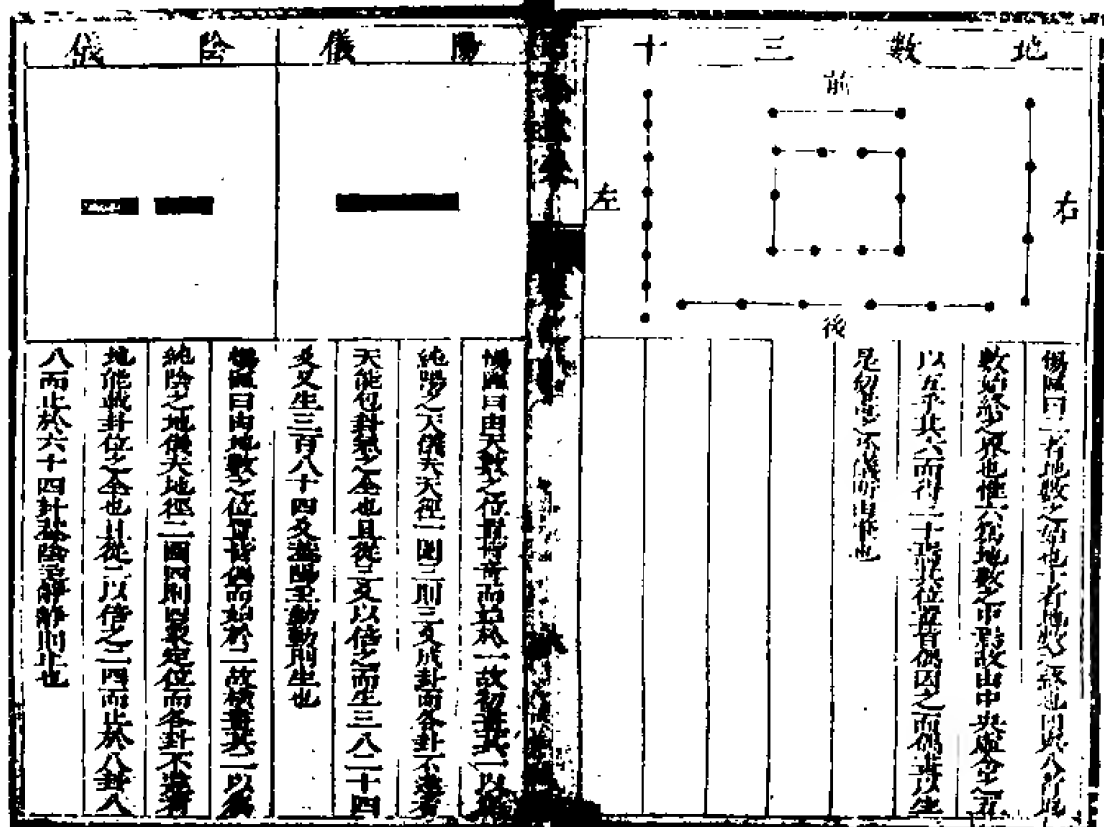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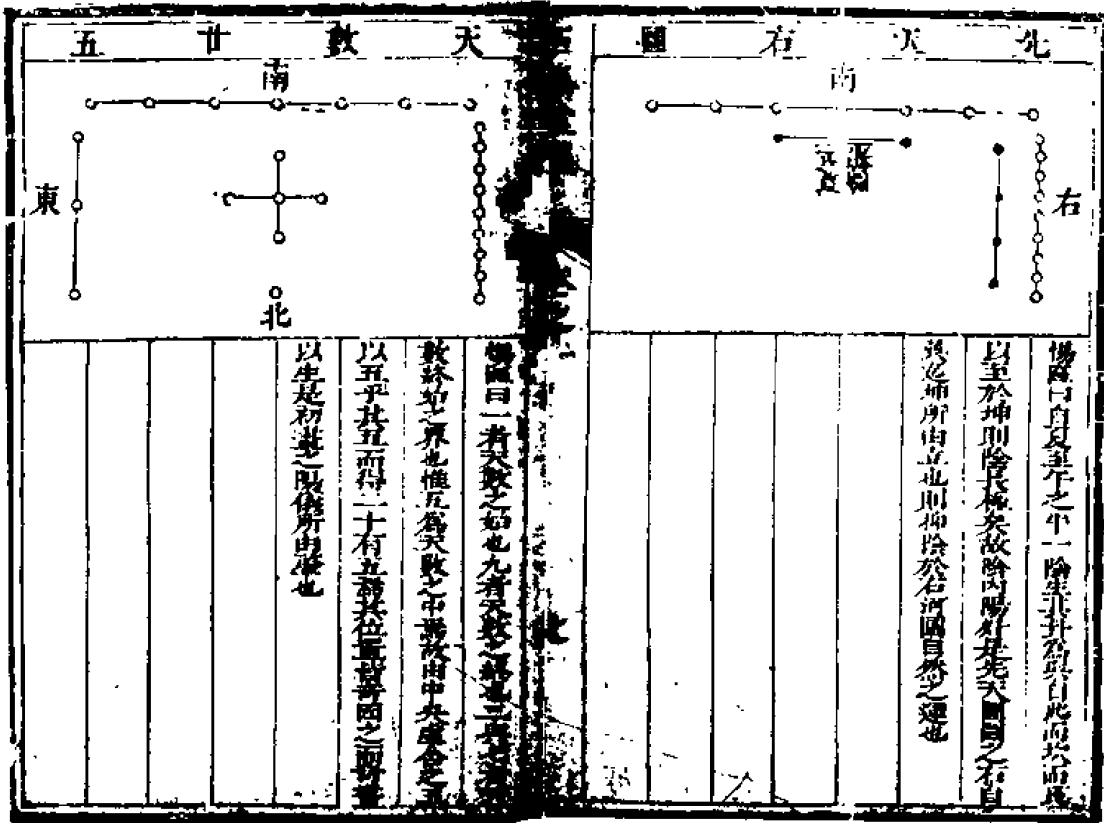
不知理原從數中出也五行何以生成於十數之中三才何以不達於五十五數之內奇數二十偶數二十何以中五與十能合之中五無五中十無十何以奇偶四十皆賴之而且圖之點不勝點也何點分畫何卦卦之畫不勝畫也何畫基於何點由宋而來解之者非不多然強解則滯不解又無以呼下士之瞶夫獨醒而不呼過也呼焉而愈聾是誰過乎今而後有易數不得其解者願以予言質之



傳曰河之出圖也原中五土氣也
十俱利於東南西北四正之位而四角之數亦大
四而星之數亦大有一便有地有地二便有
七有三便有地八有四便有地九便有地
又曰偶數自河圖始以二三四為內為生又
居外為成內者主而外者輔是數統數也







太 陰	火 陽	火 陰	太 陽
<p>此卦不盡卦爻備其說於左而附以圖</p> <p>六七八九伏藏內盡八卦以昭顯象若中五與下九處</p> <p>是陰陽交結八卦成矣乾龍為陽固有二三四與天</p> <p>機曰數陰終由陰偶而生二偶陽之天也故得四貞</p>	<p>即其七坤八之下兩爻每集得兩卦曰四象生八卦</p> <p>奇陽之少也故若三見五坎六之下兩爻也若夫太陰</p> <p>機曰陽偶終其所生則陰偶得也由陰偶而生二</p>	<p>六下兩爻也</p> <p>機曰由陽偶生二偶陽之火也故若二見四震四</p>	<p>之上下爻也</p> <p>以陽始由陽偶生二奇陽之天也若二見四二</p> <p>機曰兩儀正也亦已著矣則四象不可不列也夫數</p>

兌	乾	先天八卦	本卦	於河圖
<p>水足以其下故得地八成木之數</p> <p>也蓋兌為澤澤與天于海而水歸東南於澤者之見兌</p> <p>機曰兌之極東南而數為八數成木兌水成之</p> <p>十四卦之總惟天能總陰陽故乾卦得七乾南極也</p>	<p>機曰乾之極是南而數為七者以申五為至三五</p> <p>十又五七三十五又三三有八十五又為陰偶得四滑</p> <p>應而不見只餘三百八十四爻以應陽陽之變動其六</p>	<p>侯知者</p> <p>之陽以離自射地八之陰此未精先天圖圖取象附會</p> <p>狀者不知從而取之於卦影字得已蓋正詳舉手後以</p>	<p>以初陽之天一轉長山以初陰之地二屬北海以爲地</p> <p>機曰河圖為八卦始然不知何學制卦以陽水故疑</p> <p>爲數而偶逢至南正清以七屬乾六屬坤而不究其說</p>	<p>陽初而為天三以爲風陰初而為地四以坎月為之九</p>

六 坎	五 巽	四 震	三 離
<p>楊子曰坎之居正西而數屬三者東方木盛而三生木者天之母斯離為目而由於坎來宜其得天三之木也故先天圖以卯為目而離之八卦所屬卯之限焉</p> <p>楊子曰震之居東北隅而數屬一者陰復乃先天圖圖象至子之午之卦一陽初生故初爻為陽且以其離於坤宜其土之為重故也有重陰於地之義</p>	<p>楊子曰巽之居西南隅而數屬五者其於地乃先天圖圖象至午之卦一陰初生故初爻為陰且以其離於乾宜其土之為重故也有重陽於天之義</p>	<p>楊子曰離之居正東而數屬三者東方木盛而三生木者天之母斯離為目而由於坎來宜其得天三之木也故先天圖以卯為目而離之八卦所屬卯之限焉</p>	<p>楊子曰坎之居正西而數屬三者東方木盛而三生木者天之母斯離為目而由於坎來宜其得天三之木也故先天圖以卯為目而離之八卦所屬卯之限焉</p>

位 方 卦 八 天 先 義 侯	八 坤	七 艮
<p>乾三南</p> <p>坤三北</p> <p>艮三北</p> <p>坎三南</p> <p>震三南</p> <p>巽三北</p> <p>離三北</p>		
<p>楊子曰此圖以先天之則天居上地居下其於山則巽在西北北為澤而地居在東南離為目而居正東坎為月而居正西屬於天故乾乾乾卦而屬於南離離離卦而屬於坤而屬於北若夫乾父坤母正配于坤單離坎之中男中女正配於兩傍得男長女長幼男幼女各正其配於四隅則又以人道言之而皆自得其正堪以明之先天也</p>	<p>楊子曰坤之居正北而數屬六者六陰也北陰方也且處于下以職載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以坤終八卦焉</p>	<p>楊子曰艮之居西北隅而數屬九者陽為於北故先天圖圖以艮為之初而由之坎離斯孤陽居於上且其為山山相背故時於西北其入南天傾於北故以陽儀處天陰之正焉</p>

楊區曰先天六十四卦分爲方圓二圖乃千古遺傳也自周迄宋惟仙術人講於戊巳刀圭坎離鉛汞以爲秘旨至陳希夷通相傳以迄康節邵子而後反之於易其書甚備學士家文害辭辭害意知之者鮮而易學因以日晦爰就其圖詳陳之夫天徑一圓三重三爲六積六而各卦皆得六爻地徑二圓四重四爲八積八而得八八六十四卦其所爲圓圖者陽始於復陰始於姤蓋復卦從坤陰之過盛而生一陽姤卦

從乾陽之過盛而生一陰生生不窮如環無端故邵子謂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也尊陽於左凡左卦之初爻無非陽者自復卦爲冬至子之半一陽生臨二陽泰三陽大壯四陽夬五陽乾六陽總計左圖之陰爻八十而陽爻百有十二是陽過多也而陽窮矣窮則通於右右陰以示抑也故右卦初爻無非陰者自姤爲夏至午之半一陰生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坤六陰總計右圖之陽爻八十而陰爻百有十二是陰過多也而陰窮矣窮則通於左遯而復剝故先聖本此以制曆大抵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值一日其於歲也得三百六十爻其餘二十四爻或以震兌坎離四正之卦其爻應二十四氣或以乾之六爻還天坤之六爻還地離之六爻還日坎之六爻還月說雖不同而置閏之法則皆從姤復之陰陽乘除遲速之機審其消息盈虧以定三年五年之閏是有曆數必有曆理也乃若方圓則天傾西北斯乾居之故

西之上卦皆乾北之下卦皆乾也地拆東南斯坤居
 之故東之上卦皆坤南之下卦皆坤也且以復卦列
 東左由復起左旋至无妄止又起明彝左旋至同人
 止又起需卦左旋至履卦止又起泰卦左旋至乾其
 下總得陽爻是東左之始於復而畢於泰陰陽之和
 也右則以姤起而以否終為陰陽之沍矣况其間橫
 列與五坎六艮七坤八皆陰爻在下乎要之圓圖象
 天天包地外則卦氣運焉方圖象地地處天中則卦
 位立焉方圖之以象天地而地數始於二地二之數
 始於天一則所謂天一者無所往而不圓焉苟知乎
 此而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者予不
 信也邵子云自從識得九中意開氣育中半點無思
 之思之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 後天卦位 生相行五位卦天後

離三南

坤三西

兌三北

震三東

坎三北

巽三南

艮三北

乾三東

石松堂集

卷之一

十七

離三火

坎三水

坤三土

乾三金

震三木

巽三風

艮三山

兌三澤

傳曰先天重乾以父立體於上也後天重震長男致用
於東也蓋坤上交於乾既生長男足以用事則乾退居西
北無用之隅乾下交於坤既生長女足以成事則坤退居
西南無用之隅故震東而坤從於東南所以出而有為
也坎水北離火南兌金西可謂各正其位矣惟艮以幼男
隨震而居東北從兄也凡此皆由乾坤交而變化以成者
故名爲後天之易

楊區曰震巽屬木水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
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
木故艮次之此五行環生之運也然乾爲天而天者五行
之宰乃專屬火金者蓋五行之生始於水而生水者金也
故以乾爲金列於北方天一生水之前爲坎水所以生之
本爲生水而其餘繼之以生斯乾之第一數以畢衆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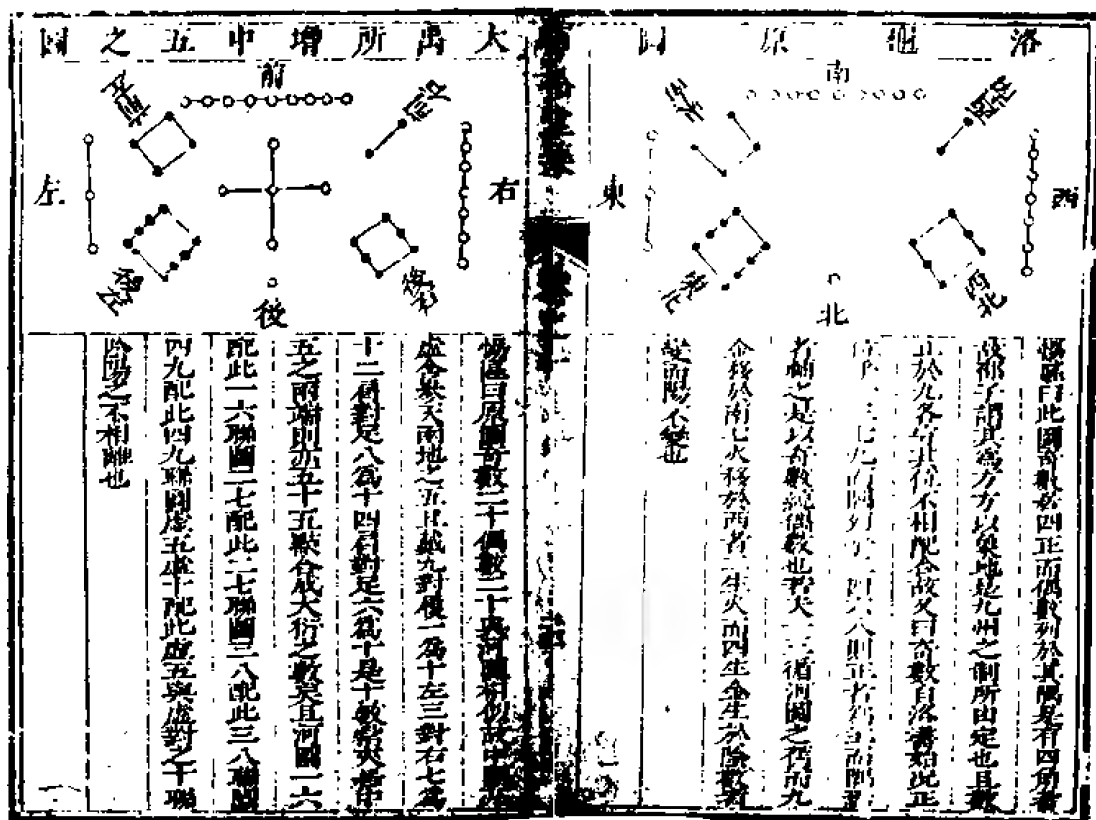
後天卦	氣四時	相成	石松堂集	後天八卦	木於河圖	
			卷之一			
楊圖曰此五行也以初生之質論則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其說詳於前矣流行之氣論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惟土分寓於四季春夏多時則土尤旺故坤土列其從所生也若冬水過盛過土則止故艮列坤之後節所流也此四時相感之序也			十八	楊圖曰坎水就下故處後北之字位而金一六之數離火炎上故處前南之字位而金二七之數蓋水火各極其上之勢而其數自無可分其餘六卦則不然震巽木初生天三也巽者春深木成地八也兌者秋金初生地四也乾者秋老金成天九也艮主生而高天五也坤土成而厚地十也乃坤艮獨配中五與土者以土旺於四季無不在此故得配中央之數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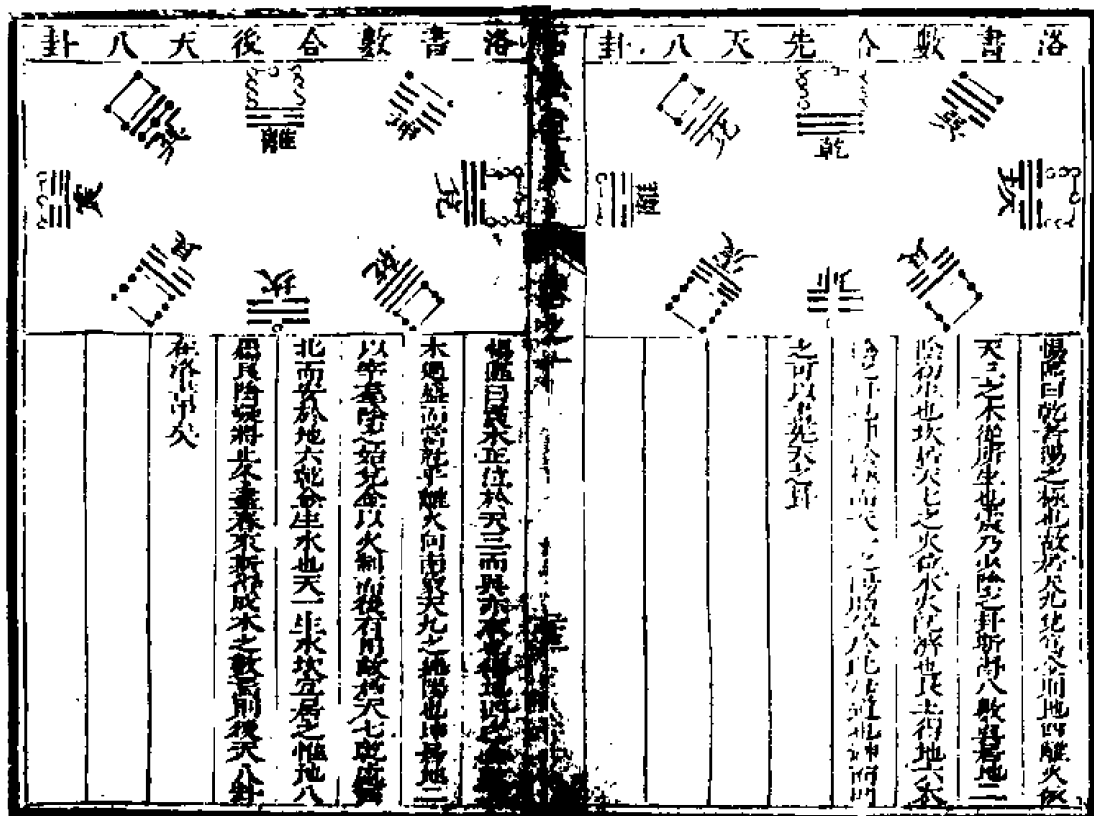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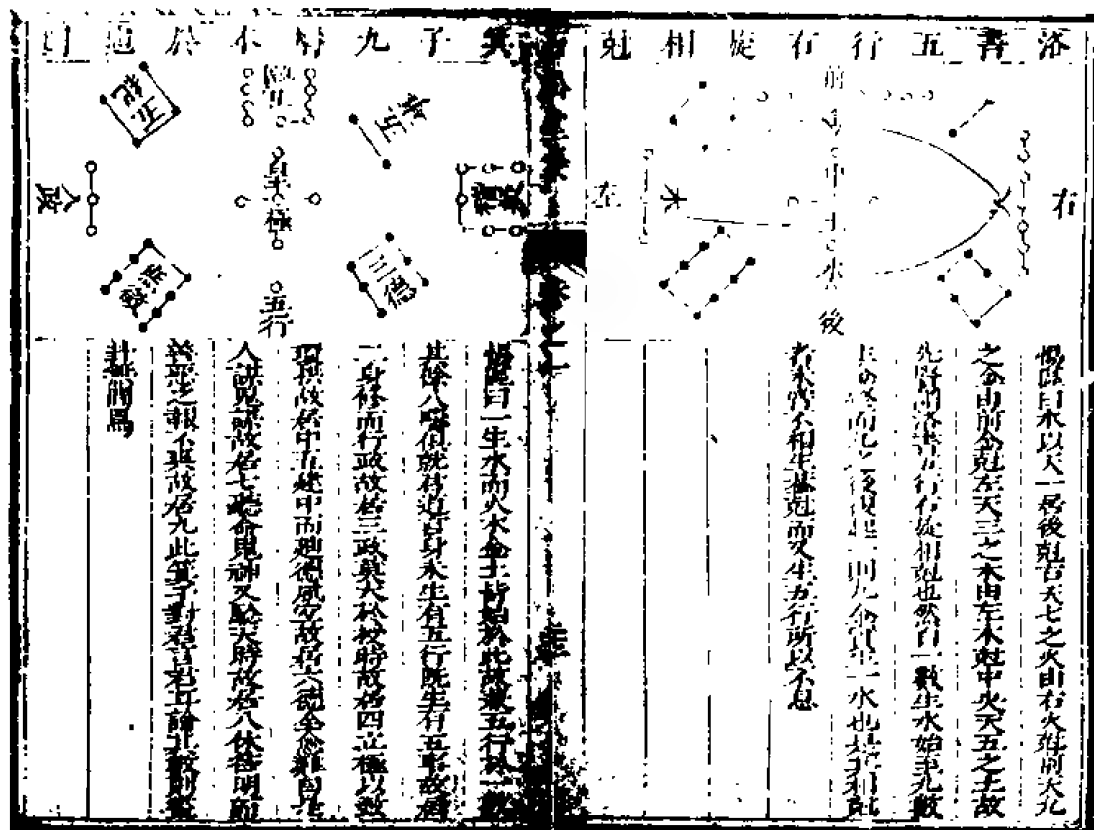
河圖後序

至哉圖乎一圖也而兩儀具焉五行具焉億萬之人物山水風雷無弗具焉求其宇宙之事物有一端之或遺而不可得也自盤古迄義皇凡歷百千萬手而造物者匠其心工其手以成此圖子之身處圖中渺如也鳥足以知之雖然一圖者衆圖之原或圖卦或圖爻辭或圖十翼或圖無極太極或圖皇極經世書或圖易學啓蒙子竭數十年力衍圖三十有四而皆位立焉方圓之圖象天地而地數始於二地二之數始於天一則所謂天一者無所往而不圓焉苟知乎此而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子不信也邵子云自從識得九中意閒氣育中半點無思之思之

洛書前序

甚矣天之篤斯文也河圖未已洛書其又出哉沿虛中之舊數而增新點於四隅易馬以龜圖者方之夏則馬周則其引則武王長三代大聖人之情思而始見天心於萬一乃生其後而復致解焉續其心以傳此亦已難也然使洛書未出於夏九疇未衍於商周惟天以斯文之任意責於夏商周以後之身遂將廢天而不發其理數之微乎況有宋諸君子言數若邵子言理若程朱言理數之原若濂溪餘音在耳可以聞而興也洛水洋洋天鑒不遠易敢弗著厥解





洛書後序

理無盡而數不可窮窮數以奇偶而數止數中之理
即中之數亦於是乎止洛不必問諸河也何必問諸
馬而理數固弗定也顧武王訪箕而後九疇傳其子
述禹而後九疇著則天之有待於人人之有待於人
轉相屬也爲已篤矣後世學洪範者非不知爲列聖
相受之寶至詰其一奚爲而五行九奚爲而福極莫
不曰此數耳言理可也夫天下豈有數外之理哉如
有數外之理則洛水誠多事而由此推之誠多事誠
負此書不且箕禹之衍武王之訪尤多於多事乎予
固不精數學者因書求理因理求數作圖者六皆以
說繫之孰能誨予願學焉

河圖洛書總斷

百一生水而天下之理數基乎此矣河水源於天湖
陽之精而毓爲洛水流於地湖陰之精而毓爲馬與
龜假陰陽之純而負圖書焉其陰陽之數而故
八卦九疇其與疇詳陰陽之理而大皇帝王之運運
不變則理不變率由於數之不變也彼以生數統成
數各兼陰陽以位於同者河圖是也以奇數統偶數
間列陰陽以位於分者洛書是也圖左旋相生而北
水尅南火西金尅東木則相生宜尅尅之機書右旋
相尅而南金生北水東木生西火則相尅存相生之
兆生生尅尅遞爲終始而五行賴之以永况一六合
爲七二七合爲九三八合爲十一四九合爲十三圖
之數以合而皆得奇焉是陽之博覆而陰受其幷幷
也所以并包儀象而成其大一合九爲十二合八爲
十三合七爲十四合六爲十書之數以合而皆得偶
焉是陰之厚載而陽歸其範圍也所以專重君道而

成其尊且九爲太陽陽主進而七則少八爲少陰陰主退而六則太數之在圖者視陰陽之進退以爲象一三七九陽也而不居於四二四六八陰也而不居於正數之在書者辨陰陽之調正以爲方惟十者數之紀也圖以實配而虛藏書以虛對而實備五十五者數之全也圖以內外之配而見其端書以縱橫之對而悟其秘然皆本乎中央之五夫中何五哉本圖之中五以測天則後天之先有先天而先乎先天之先者不可名也本書之中五以地人則應人之上有人主而上乎人主之上者不可名也不可名而強名之於是會歸皇建皆名曰有極極何所有乎孔子繫易因以太極名極之爲言盡也太則盡之無可盡也無一理而無非理無一數而無非數他日授諸賢曰一貫殆天下之理數一之於天焉斯無弗貫也乎

周子太極圖

無極

有極

生 化 物 萬

右陰靜陽
未陰
金陰靜
秋陽初
坤道成女

左陽動陰
未陽
木陽動
春陽初
乾道成男

傷區口中天地而不見天地之心以代之言謂也代之言而不本其理誕也周則下於愚誕則智焉而非上其負天地不亦均乎夫河圖啓於天出於地關於聖人數至此無可加理至此無可易乃濂溪周子神明其意而圖之又從而說之此甚非異也由中五之無五斯立無極之名由無五而參天兩地含其中斯者太極之狀左陽而互陰奇之不離乎偶也右陰而互陽偶之不離乎奇也奇偶以數藏其理陰陽以理播其氣氣與理相乘於無窮陰與陽相互於不息動則極動靜則極靜靜之極而旋動動之極而旋靜靜動環其運而太極之用以著木火金水土各極其陰

陽之量故五其行則五其太極而得五行之精以成
形者萬彙萬太極也然萬彙之太極本諸五行五行
之太極本諸二氣則二氣之內應有所以太極者靜
言思之何如氣稟乎不知此而生雖生死也如此而
終雖終始也彼聖人之所以千古存者形去神存神
存則神神者存蓋太極至今如昨也人不得爲聖人
幸勿至於小人夫善以陽蒙福惡以陰蒙戾其類應
不爽如此則爲小人者亦已危矣然小人不求知爲
小人也不自知爲小人而愛失於仁斷失於義偏
偏柔以自是其情惑之所爲則其發焉者日流於偏
而無所砥其未發者何可問矣及涉氣應而憾天地
之有私焉抑思天地誰私乎羣然人也各抱一天地
以生惟昧其在我之天地以愆陰陽之正則非陰陽
之能禍也自禍陰陽耳是以聖人者不微福於冥冥
而藏天以動茹地以靜乃與造物者曠然相見於時
物行生之際可以往可以來可以合可以分而直參

乎其原始太極兩無間也故曰修之吉恃之凶是扶
陽以抑陰則夫太極圖者繼天地之龍馬而代爲圖
其附以說焉亦繼先後天而自成濂溪氏之易也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二簡能書

基德篇。問水篇。權砂篇。訪龍篇。探穴
 篇。及明篇。辨星篇。救弊篇。剪修篇。
 礪日篇。右俱上卷。正五行篇。附控制之法。三
 合五行篇。雙山五行篇。陰亥木龍布氣圖
 解。陽亥木龍布氣圖解。陰亥龍水出與局
 從內水裁向圖解。擊破生旺宜裁內水圖解
 ○術旺傷生借配正向圖解。四生木局圖解
 ○四垣入局圖解。四正水局圖解。四墓水
 局圖解。懸空五行篇。洪範五行篇。右俱中卷
 合美篇。葬法篇。鍼法篇。行步篇。選擇
 篇。取形篇。端術篇。預卜篇。陽宅篇。
 任天篇。右俱下卷

簡能書 卷上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著

金鑑 楊樞 余爲霖 著

基德篇

德莫華於敦倫在朝克忠在家克孝勿婪於色勿圖
 於墻勿黨於惡是謂立本本立則民不可虐尚廣吾
 仁物不可戕尚推吾愛欲不可茂理不可萎尚培吾
 心畫罔作影暮罔作夢動罔作行靜罔作思口罔吐
 舌躬罔作事俯罔作地祇仰罔作天帝庶德峻而祿
 凝夫是以山不愛靈貢錦穴焉水不愛秀獻廻淵焉
 前砂如揖弗偏弗缺後脉如舞且伏且躍于以上葬
 沒者魄寧以康而親存者身裕以燕而昆雖欲逃吉
 祈凶也庸可得乎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問水篇

聞之登山尋水口入局辨明堂其吉之先見者乎夫
 水之爲物也動而赴下乃悠然而凝泓然而滙反其

趨坎之性而不忍遠去其情必有所繫也非有砂以
交之非有真龍秀穴以主之鮮不見其傾瀉矣故湖
渠溝深可以知外堂之聚近是而河源其內更有所
聚者貴其陰也陰則氣止其氣止則不耗則情悲
惟陰與紆則穴其中者財因以旺水管財也然有平
地之水焉有河谷之水焉深萬丈之與低一寸莫或
殊也有逆受之水焉有順行之水焉逆宜曲來之與
順宜曲去莫或殊也諦而審之欽哉勿忽爾雅曰君
子見大川必比其德而肅觀焉

權砂篇

權之爲言稱物平施也蓋長男則左之次男則中之
幼男則右之男之多者準是以加布焉苟不得其平
則吉凶犀判矣地無私載之謂何敢不求其均也有
道焉惟取逆水之砂砂之逆水者護其一方之氣而
彼方之無砂者水斯注之矣水纏卽山纏又何疑乎
况於龍虎互峙者乎于是竟不可用也如手之捧玉

直不可用也如月之初魄疎遠不可用也如影之隨
形緩急之與猛烈俱不可用也如臣僕之侍主過高
則亢過卑則靡弗亢弗靡與穴相安夫是之謂佳城
否則或時向入也厥名殺刃非然則剛而直也厥名
訟筆非然則窳而遠去也厥名離鄉非然則折旋而
外抱也厥名退田非然則順水者猛而逆水者弱也
厥名反關皆砂之大忌也卜兆至此不可以不慎慎
則得之賴子曰山川相繆鬱乎蒼蒼

訪龍篇

孤而峙者非龍也龍之所峙水滌於斯砂交於斯美
哉環拱而不悖乎其入首之初節謂之腦氣將以結
穴也平高異形而皆有太極之儀進是而求之起者
必伏也伏則氣束伏者必起也起則氣旺左之左之
若或馳之右之右之若或驅之倏小而卑言有峽也
倏張而分言有帳也譬彼行舟梳棹備焉譬諸迷駕
送迎集焉魏煥如殿閣者至尊之龍也方長如印劔

者百官之龍也豐突如舍庫者素封之龍也可以中抽可以側出可以中側通行而皆不可以無護從或名之以梧桐或名之以蒹葭杞梓楊柳變態萬殊要之成一個字而已矣一字僅見其來必近所謂要結分結者是也中下之地也个字迭見穿峽開帳於不窮則其由來者遠是之謂蓋龍盡結矣發祥之長又何疑乎柳子曰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顛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莫知其

所第

探穴篇

穴法之傳久矣無善於倒杖者然倒杖之法今昔傳之而不能得美穴何也証佐之說未明故也堯舜坐而皋禹立孔子居而顏曾侍明乎此則知有吉穴焉存其中未有掩耳掩心之砂不羅列於至近而親切有情者也前官後鬼左扛右護效命於尊貴之所臨若踽若路不亢不卑故衆山高則穴在高衆山低則

穴在低不易之論也而尤貴於審龍其來緩者急受之急者緩受之禍大者於其束聚受之剛猛者於其遷側受之橫斜者於其正直受之蓋水必於是聚砂必於是聚穴必於是聚而穴於是聚也是以天地人穴之勢備矣窩鉗乳突穴之形備矣蓋粘倚撞穴之葬法備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韓子曰斬茅而佳氣列發石而清泉激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望朝篇

朝之說有二山與水是也凡朝之大者其地必大之小者其地亦小語云坐下若無正脉前頭空對山則龍穴其受朝之主乎廻龍之穴以祖爲朝橫龍順龍之穴多取於外水外山要之山貴其正且秀也苟斜而惡則探頭墮胎可慮也水貴其曲且靜也苟激而瀉則衝腦掉胸可慮也形如文筆諸軸天馬之類山之美也形如捲簾合版九曲之類水之美也有特朝之山焉挾水以俱來有特朝之水焉入堂而繞

去層巒澄澗交獻其奇於吉穴之前礪山而帶河倚
真休哉其拱向之情曷可名狀焉歐陽子曰登高以
望窺綠蘿溪西山爽氣如在襟袖

韓退之

靜頭之體亦何窮哉而五星足以盡之貪狼之體直
廉貞之體銳巨門之體方武曲之體圓文曲之體則
曲折而蕩洋其餘如左輔右弼破軍祿存則皆自金
木水火土變幻而成者也必欲盡舉而揣合之亦記
載矣故五星聚壽聖賢以生推是以往土星之聚
敦而富木火之生人壽而顯金木之生人秀而文
之古昔大地約畧類此第高阜之星體易辨而平曠
難知惟高則相其巔平則審其概豎者倒視之倒者
豎視之不越五星之狀而坐收於心目之顯則泰岳
之與丘垤皆是物也雖然廉貞之星可以作祖作朝
而不可以作穴外此則水土金無之而不宜焉至
於行龍結穴宜五星之過生而不宜於過越是在

其勢而詳辨之未敢或苟也周禮曰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之地以觀妖祥

救弊篇

天下不全之風而人有不全之面目地有不全之砂
水此饒臧之法所由立而滯築之功所由舉也大抵
左山欺穴則穴右之右山欺穴則穴左之即水之或
窟或射亦宜類此而不盡此也閩中林婆墓造城而
後發洪都湖港李氏墓添角於蜈蚣之形而亦發則
線石補天之機不容或缺也況夫脈氣真正而
過長者裁其半以立穴而鑿井以洩其餘是在夫人
之善權矣第天下之愚者增撮土以培來龍開小地
以貌明堂鬻田宅而鳩工以築逆砂而護無氣之穴
非不傳詞救弊也地未得而家已傾不亦大可訕笑
哉故於有弊而求地不若求無弊者以厝先人以禍
後嗣爲至孝至慈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剪偽篇

龍非一簣土也明堂非一勺水也故非一山之麓也
穴之太極圖非一培之丘也凡此皆皆蝦蟹蟹眼之
說誤之也而且穿水穿山之峽拳石何當於崩洪寸
壤何足圖矣則峰腰鶴膝不過依其精微而名之
豈可捫燭而疑目乎然必平海濱以爲明堂指崑崙
以爲來龍砂太行而穴崧衡五里一里之外取其山
水而強以龍虎朝會目之則又不智之甚矣夫地理
之書其設也困於尺幅則形不得不窄勢不得不
低愚不肯者昧之其失也耿而盲賢智者驚之其失
也浩蕩而喪心彼術士以之惑人則亦已矣而下士
以之自惑竟令其高曾祖考葬螻蟻之腹爲天地間
罪人之魁也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

礪日篇

郭楊廖賴之書讀之足以明心也而理之無惑者施
之事則多違僻學琴學陣觀其譜則廣陵散可彈五

花八陣可戰及撫徽而改音覽旂而効色非心之不
明而手足實亂矣諺云千聞不如一見則尚礪其目
哉予嘗過曲阜謁宣聖之林見洙水爲內合襟而泗
水爲其外堂也之姑獲見范文正公祠地之漸見出
商三元陰宅之楚見董永墓之閭見蔡西山葬法之
中州見劉文烈公先塋而予鄉之三陸其所鍾靈當
青田孔道則歲嘗一登者若乃小賢小貴之地未易
更僕數然後沿乎其有得也嗟乎碧水名山皆吾鄉
也而易取昧昧哉故願世之有志樞輿者洗其心
其足力借先哲之塚墓以礪其目而後印之於郭璞
楊救食廖金精賴布衣諸仙之所傳而庸儒俗上獵
樵杜撰之說稟實不錄庶幾目明心敏而至於神往
問太史公徧歷宇內奇山川而學問加進況小術乎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金鑄 楊區 余為霖 著

正五行篇

混泥之理以地合天諸說繁興各以其意為附會而
 皆不能以無弊惟五行之以正名者諸云老五行蓋
 循河圖之正位而分布之者也訣有之曰亥壬子癸
 北水宮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巳丙午丁南火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四隅
 辰戌丑未土坤與艮合土亦同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西金庚辛
 申酉乾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寅卯乙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東
 丁巳辛癸亦屬地陰而甲丙戊庚壬亦屬天陽則與
 龍馬負圖之說殆無間焉是以二十四山立向之法
 或以化合如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戊與癸
 合丁與壬合是也或以墓合如乙丙墓戌辛壬墓辰
 丁庚墓丑癸甲墓未是也或以三合如巳酉丑合金
 局寅午戌合火局亥卯未合水局申子辰合水局是
 也或以納氣如巽納辛震納庚乾納甲坤納乙兌納

丁艮納丙離納壬坎納癸是也而尤有所忌者厥名
 八曜煞如坎忌辰坤忌卯震忌申巽忌酉乾忌午兌
 忌巳艮忌寅離忌亥是也抑有所必用者先看其來
 龍入首之一節二節以定左旋右旋之真蓋左旋為
 陽右旋為陰而所謂左旋者如從子丑入寅卯辰之
 類所謂右旋者如從子亥轉戊庚申之類是也請得
 而詳言之譬諸辰戌丑未坤艮六土龍左旋而順來
 者陽也則從戊土論申上起長生順行至卯為死右
 旋而逆來者陰也則從巳土論卯上起長生逆行至
 申為死蓋與亥壬子與四水龍無以異焉良由陽水
 陽土之長生皆居申而陰水陰土之長生皆居卯也
 餘如巳丙午丁四火龍順者寅上起長生逆者酉上
 起長生而寅甲卯乙與五木龍亥與午上起之申庚
 辛酉乾五金龍巳與子上起之可類推也凡此金木
 水火土五等之龍其消納之水火養生冠官旺方來
 吉去凶敗死墓絕方來凶去吉不容更置一喙矣有

以胎從養論者有以衰爲來去皆吉特須紆曲灣緩者至於作向龍陰則陰之陽則陽之無或誤也孰爲陰龍亥丑艮卯與巳丙丁未庚酉辛十二山也孰爲陽龍壬子癸寅甲乙辰午坤申戌乾十二山也故先從天皇之龍論之大約亥龍自左旋者向丁與巽宜也右旋者向丙與卯宜也此從化合墓合取之者也又法不論左右旋取丁爲上卯次之未又次之但向未必兼丁二三分此從納氣三合取之者也後此左右旋與不分左右旋而總決者做此若夫左旋者向巳宜也右旋者向丙宜也總之則向丁次吉至於巽庚酉三向則不能無疵矣若夫艮左旋者與庚巳酉可同也右旋者丁與未可同也至於辛向吉丙向尤吉則不拘其旋之左右矣若夫卯左旋者向庚宜也丁亦可也右旋者向庚宜也辛亦可也然庚丁與亥用之爲卯龍之向固無不可者也又若巽左旋者向亥宜也右旋者向艮宜也總之則向辛爲吉其

次向丑必兼艮二三分其次向庚不可少偏左右惟正庚爲宜耳蓋避酉之煞申之絕氣也若夫巳左旋者向辛可也不若向亥尤宜蓋巳爲天屏乃帝座之明堂宜正不宜側非若他山以直受衝隔爲戒也右旋者向庚宜也總之又可以向丑但須兼艮一二分并可以向酉但葬之年月須多用酉字以補向全財局也若夫丙右旋者向亥借也向庚正也總之則艮辛皆可而辛於左旋者尤宜若夫丁左旋者向艮宜也右旋者向丙宜也總之則向丙尤吉而丙其次也此十二山淨陰之龍其立向之

所利庶幾盡之矣彼夫淨陽之龍則又有說焉壬龍
之向坤不如其向申也借午爲向於順來者尤吉借
乙爲向於逆來者尤宜然而逆來者或向甲焉則又
其次也若夫子龍不取午向者防衝腦之弊也其坤
申乙二向義與壬同但乙向宜避辰而兼卯一二分
耳若夫癸龍則坤申午乙四向義與壬同無可增損
也若夫寅順來者坤爲正配逆來者借申立向其或
向午者須局內乾壬二方有水以制洩火氣乃吉否
則忌龍入巽也總之乾可借向必又兼亥一二分則
善矣若夫順來者坤向宜也逆來者午向借也總
之則
上合卦氣兼合雙山也若夫乙龍壬壬
申三向並可用也不若坤向尤吉於左旋爲愈佳也
苟有向癸者以腰受氣其應每緩但龍之翻身作穴
者亦可用也其右旋者向中有疵不得已而用之必
局大勢聚有情乃可若夫辰龍坤向爲首申子壬次
之但向申者須兼庚一二分而其順來者向癸爲正

逆來者借乾立向可也若夫壬左旋者宜壬向總之
向壬正也向癸借也而乃向寅者恐招火災但乾壬
二方有水以制之亦無傷也若夫坤龍壬子乙三向
並可用也惟順來者宜向癸逆來者宜避卯而兼向
甲耳若夫申龍乙壬子辰四向皆可用也但乙向於
順來者尤宜而壬向於逆來者尤宜若向辰者須兼
亥一二分乃催官之法又取甲癸二向者淨陽相配
故也若夫乾順來者向乙宜也如向甲則雙山卦氣
俱合逆來者亦宜矣若夫坤向寅午者忌相衝
必局內有乾壬水制洩之乃可用耳要之向寅者宜
兼艮一二分無專向寅也其或逆來者已與甲合雖
土忌木尅而有所制化向甲何傷焉外催官尚乙向
於義無所取亦淨陽相配而已此二十四山立向以
消納之大槩也

附控制之法

山水不齊美惡遂判與其棄之未若制之所以補五

行之不逮也如辰戌屬土其方砂水凶惡則以卯氣
行注制之土死於卯卯木尅土也乾午巳山用亥氣
制之亥爲金之病氣火之絕氣也若丙午丁注水制
庚丙丁火尅庚金全敗在午也兌山壓塚爲巽煞曜
用亥艮制之病與墓也寅甲卯用午制之死與泄也
然其所謂控制者何也譬之立穴於此丙午二方砂
衝水射則寅午戌歲必有火災其初葬之時須於金
井中用小石砌小溝注兌金氣以生亥水則制伏無
虞蓋以兌金生亥水尅丙丁之火也施之他山所以
類推并陽宅之用亦然但溝宜長大耳

三合五行篇

夫正五行者極天地之正理宜爲堪輿所宗矣然陰
龍止於陰向陽龍止於陽向否則有駁雜之譏勢將
天下有稟地而不能以兼收於是三合雙山之論興
焉蓋陰陽並向以成配合是以人倫之道括乾男坤
女之機生旺互用元竅相通抑何神也其訣無屬土
者故乾甲丁亥卯未屬木坤壬乙申子辰屬水艮丙
辛寅午戌屬火巽庚癸巳酉丑屬金然而丙者陽火
也乙者陰木也壬者陽水也辛者陰金也庚者陽金
也丁者陰火也甲者陽木也癸者陰水也陽生陰死
陰生陽死丙也乙也木也丙也火也墓戌壬也辛也金
壬也墓辰庚也丁也火也庚也墓丑甲也癸也水也
甲也墓未四十八局皆從金龍以三合四經數之如
丙不得乙水之墓不墓而反得丁辛癸之墓丑辰名
曰陰錯乙不得丙水之墓不墓而反得甲庚壬之墓
求丑名曰陽差乙宜得丙水生水而反得乙水名曰

三女同居丙宜得乙水也而反得丙水名曰兩男並處乙丙水宜出戌而至亥始出名曰陰陽遇交乙丙水宜至戌而至酉即出名曰陰陽不及丙不生寅而生辰乙不生酉而生未名曰夫婦路過甲得乙之象丙得丁之象名曰兄妹樂交玉尺經曰龍生兩片陰與陽水對三方生旺墓此之謂也後凡言經者皆出乎砂玉尺經也

雙山五行篇

既云三合又云雙山者蓋三合以查水出雙山又查龍行也龍行人首其脉單來者陰陽易辨若陰陽二脉雙行到頭穴中混受其氣則陰陽駁雜矣務宜詳審以乘真氣勿使駁雜謂之收山收山者只收一山之氣如乾亥雙行乾陽亥陰穴中惟乘亥氣便是收得山不乘乾氣便是除得煞此謂葬乘生氣經曰從來龍行有雙單查雙亦查單收山只收一山氣方是龍乘氣收得山來穴不難出煞亦無難其說不益信

乎所謂雙山者乾與亥雙甲與卯雙丁與未雙得木之全局坤與申雙壬與子雙乙與辰雙得水之全局寅與艮雙丙與午雙辛與戌雙得火之全局巳與巽雙庚與酉雙癸與丑雙得金之全局故附圖於左

式之氣布龍木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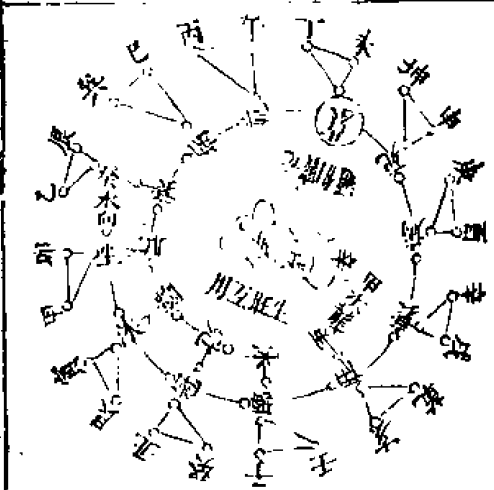


此與下圖雖有陰陽之異總明本音布氣之旨微而推之金水火氣陰陽之例皆可類見矣

經曰太極分而兩儀莫二氣布而順運行蓋左陽右陰龍歸兩路陽順陰逆氣本一源也譬如亥龍從坎千方入首者為陰亥乙木龍乙木生於午從午上起長生逆布至戌為墓乙木龍用丙火向配丙火從寅上起長生順數至戌為墓所謂乙丙交而趨戌為雌雄交媾也冲陽和陰鬼福及之矣然穴依龍乘生氣也向依水接堂氣也故氣行地中用土龍本音以布運水溢地外用水龍本音以布運審生旺體聚之氣

土龍以山運收山水龍以水運收水如午上起山則旺人丁寅上有山水則旺財祿此正所謂山音人丁水音財也并宜以寅午等火向合之此控制龍氣之法在於向差去一指禍福千里貴活法消詳之

陽亥木龍布氣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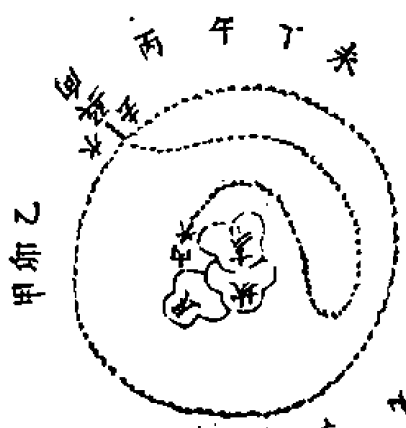


前圖以陰木乙丙交而趨戌此舉陽木金羊收於甲為式引而伸之辛壬聚辰斗牛納丁庚之氣義無不備矣

經曰生旺互用元氣相通陰陽品配得生旺而富貴雙全者何也如亥龍從辛戌方入首者為陽亥龍本音以甲木生於亥順行至未為墓甲用癸配癸水生於卯逆行至未為墓所謂金羊收癸甲之靈是也認龍布氣之訣從氣化流行之機從子丑寅卯圖布於外陽左陰右以為之式然其水神之來去不可執於丑寅卯順逆周旋轉來為合法也只要水從生旺來向局前朝堂為來吉趨至局前朝會眾水然後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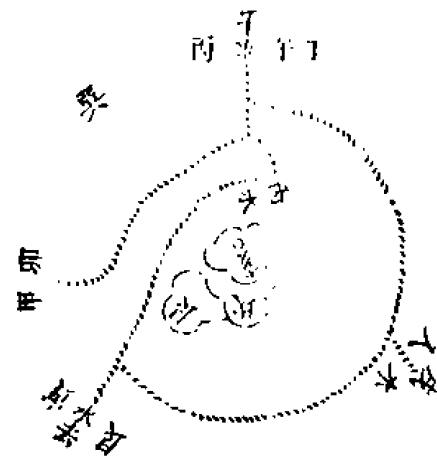
方出爲去吉若亥龍卯爲生亥爲旺方固宜從局後
至寅丑子亥戌酉申右轉入未上流去但亥卯水俱
懸武而不入堂矣雖來自長生方出自死方亦不可
吉也

陰亥 龍水 出與 句從 丙水 裁向 之式



經曰認水立朝有彼吉此內之應而收山出煞有朝
貧暮富之殊者何也如陰水龍借配壬水者雖交媾
不真而夾流出與亦有秀氣砂法合局亦可發富貴
若得內堂恩水從甲卯乙轉丙午右側出戌辰向午
丙趨與合流出與是外水雖不合法喜內水得局主
賢向則兼外水順向卯故王官美亦貴丁未何猶吉
丙午向則人丁官祿亦盛地發長子向發中子但不
過六七年福力貴不上四品富祿上巨萬木步行至
外堂敗矣作卯向亦能大發富貴丁未猶吉小房更
盛丙卯二向三房均發不久

學破 生旺 宜裁 內水 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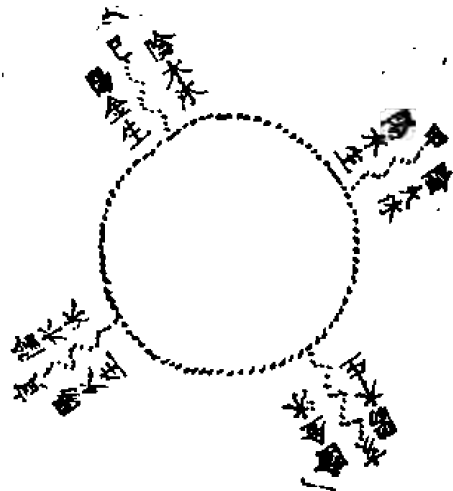
避而避也射破生方向少差而就絕衝傷旺地針一
轉以從衰何謂也如陰亥龍戌上本為元氣水空出
而不宜入若有水從戌上逆入或分流從局後破午
丙而去一枝分洩從坐後倒寅艮而去則生旺二宮
俱被衝擊分散如無內水合矩下後不出十年定主
敗絕極凶如寅水去得急大先絕財祿午水去得急
大先絕人丁若逢此等之地只看內堂水何如耳若

衝旺 傷生 借配 立向 之式



有甲卯內水左側出丙午則人丁可救立巽向亦初
代發貴財丁兩宜只嫌於不久又若有丙丁內水右
側出寅艮財祿可興只發富貴不久此楊公救貧之
妙法也

四水生局之式



陰亥龍戌上水來或分或合俱右轉左向堂一路出
 丙午^也生方一路出寅^也生旺二方俱受衝散而
 亥氣不聚矣打之立見敗絕若戌水并流到堂分衝
 丙午其勢尤烈如戌水來處便分流一枝過堂出
 艮一枝分流自外出離者只取艮水口出納丁庚之
 氣其內水趨堂與辰或巳丙^也可救此敗山出煞
 之微權轉禍為福之真機也如作午丙寅艮向則立
 見害人矣

四垣入局之式



經曰寅申巳亥水朝非瘟火則產難虛癆者何也寅
 申巳亥四長生之地交流入局朝堂者主發人丁然
 水陽也外氣從天地陰也龍氣從地故龍喜地支得
 度水其天十行度故曰水從天上去龍來地下眠又
 曰萬水盡從天上去龍龍須向地中行四生雖無四
 正之禍然為地支不發福且寅申巳亥四生之地即
 四墓四沐之地從本龍向生則吉墓則凶耳不可樂
 以寅申巳亥為凶也

經曰元辰水到功名白首垣星入局立衛封侯又曰
 艮巽丙辛交應世出魁元之貴亥聯寅甲與庚代膺
 將相之權首何也亥壬為北極紫微之司尊帝之居
 由庚為小微西極之垣巳丙為南宮之司寅甲為大
 市天帝司貨之處地得此水到堂朝會其福無比或
 三路四路水來亦吉或陰亥龍得艮寅甲水先到會
 巳丙倒右出戌壬出神童狀元官居清要極品之貴
 巳丙會庚酉水而左倒則福力畧輕酉水先到會寅
 甲水出戌戌先出小貴後出魁元陽亥龍壬亥與庚
 會寅甲出未少年科第文章奕世辛兌見之文壓天
 下但清貴耳巳丙水會庚申水出丑墓得癸龍遇乾
 巽峯高主出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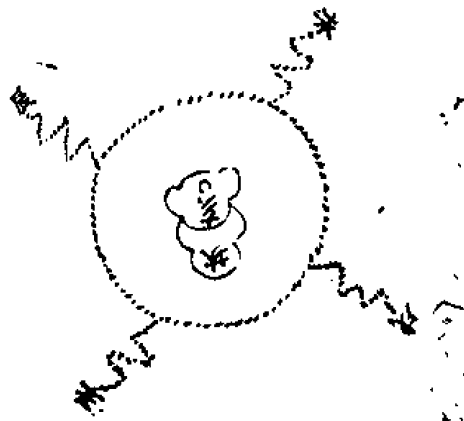
四正水局之式



經曰救文若帶桃花難乘清白之風蓋四正之水
 子午卯酉也大忌來去皆凶名浪滾桃花蛾眉水又
 名軍賊水又名牢獄水天禁水主出女人淫賤男子
 流蕩破家主出軍賊若離見卯坎見酉兌龍見午水
 卯水龍見子水主出婦人殺人陰邪之內如遇此水
 得甲庚壬丙救文水救之方可否則男主盜女主姦
 敗絕孤寡若陰陽直衝破局必有劫拈之禍產難少
 亡犯一路二路來長其禍立見來短則禍稍輕若龍

氣清麗有六秀水朝亦主為官取罪

四墓水局之式



經曰少亡惡死為犯黃泉蓋辰戌丑未為四墓黃泉
忌水來八路黃泉忌水去是水宜聚不宜來去總忌
出入泉水若朝堂主癰疫痢疾孤敗絕後若聚而不
來則又能發富貴若直衝破局小房受禍衝破財氣
中子生災傷殘生氣則長子當災故必須看龍氣之
宜忌以斷吉凶如四墓俱聚不來衝擊堂氣主大富
堪比陶朱若在本龍本向墓絕方或四墓俱到不可
下也下之立見橫災池河湖塘通泉水之來去不學
入其官者不忌之

懸空五行篇

訣曰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同坐甲癸亥艮
是水神戊庚丑未土為真子寅辰巽辛兼巳申與壬
方是水神其消索之法以向之所生尅者為凶而避
之以水之生向尅向者為吉而取之譬如丙丁乙酉
四火局則宜甲癸亥艮水神之及子寅辰巽辛巳壬
申水也各方水路來去皆吉其餘土凶經曰生入
尅入是進神生出尅出是退神又曰與之奪之彼無
心而易濟生入尅入情既去而復留又曰情自我出
泄龍氣也情自彼入益龍氣也此懸空五行之真法
門也大約遇龍穴之善者或砂水不均求之以正五
行而不相符則不得已而用三合雙山復求之以五
合雙山而又不相符則不得已而用懸空為術之神
心之仁無棄地也所以濟世也

洪範五行篇

諸家五行各重立向而坐山無取焉惟洪範專重坐
山其訣曰甲寅辰巽大江水戌坎申辛水亦同震艮
土山原屬木離壬丙火為宗兌丁乾亥金生處丑
癸坤辰未土中至其用法只於坐下論墓運水來宜
生旺水去亦宜死絕舉例定生旺方高聲生穴則吉
衰敗死方高聲尅穴凶譬如坐山丑土也坤申為長
生亥壬為官旺子癸丙巳為死絕故喜坤申亥壬之
水消渴拱揖為貴巳丙出水為吉也餘如此例廣取
諸者不論陰木陽木而皆生於亥不論陰火陽火而
皆生於寅不論陰金陽金而皆生於巳不論陰水陽
水陰土陽土而皆生於申是以無左右旋之分而皆
順數生沐浴官旺墓絕之類混亂不經聞其說倡於
顧乃德集通書發微并以之選擇今其子孫家落非
以禍人實自禍也戒之

合美篇

金慈 楊匯 余爲霖 著

口說也求其動起伏開束是也水動也求其靜注瀝
停是也百其術以求山水之形百其形以見山水
之情故緯頭之說必擇情山情水而後取之即天星
之說亦必酌水情山情而後用之有一之未合寧棄
焉勿誤已而誤人是以不使羅經者外審其勢而必
使羅經者內審其神神與勢合而山水各貢其情情
秀穴之中矣楊匯曰予嘗讀天機會元及地理大全
諸書見先賢之工目而匠心何其摯也然猶未聞其
苗裔世公侯人卿相况剽竊輿經漠無師授者安在
其不自禍哉

葬法篇

仙經云葬乘生氣氣何以謂之生而生氣何以乘也
請視其所結之穴務令穴之受氣與龍砂明堂平其

局而不致於相違蓋高山之龍非深葬則氣從下遁

卑曠之龍非淺葬則氣從上偷况夫歷穴山多朝穴

水大亦貴其淺也山勢平緩水堂低陷亦貴其深也

或則磊上焉或則掘井四五尺以至於丈餘焉相而

度之非協其安不特龍不特砂不欺明堂穴之所以

集祉也則葬之功倍也楊匯曰人子事親至於葬爲

已哀矣喪之三年其期有限而得錦穴焉乘氣以長

生則同極之報易涯焉試臨乎窆旁之間宜其快慘

凄惻而求葬法曲盡罔具也

鍼法篇

圖羅經者凡三十有六層而穿山虎則定坐山之用

也透地龍則定向之用也要之正鍼縫鍼之說累之

也夫鍼用其正可矣經鍼者何居大約鍼體本諸金

而金性忌火之姓不敢對天地之正南則戊午者南

離之正位乃其所避也偏之於丙午而火愈旺故每

斜對乎天地之庚午是在使羅經之人意而通之以

經緯補正銀之不足而後南北之位由之以正正南北之位而東與西庶幾其無差徒往籍之是信則誤矣楊師曰測景之制易而爲指南可謂神靈焉然必推及乎大舍之相尅而明其趨避以立正緯二銀則天地定位葬造復辟允孚於休焉有以也夫

行步篇

塊然之山水以塊然之死骸葬乎其中而能定某代富某代貧某房賦某房否而且指爲某歲之生人貴而壽某歲之生人夭而賤迨其候而毫弗差忒者葬有時術哉行步之理明故也以穴爲之主以葬之初年爲其端而龍則邇而上之砂則漸而遠之水則自內而外之邇相尋以迄於無窮而吉凶悔吝莫逃於其數凡天時人事率於地受其範圍矣其法以二步半限爲一年五步爲二年積累以推求視行年之山水決行年之休咎楊廖復起道在是矣楊師曰議者多稱地師有異書識天機曉人世禍福殊可訕笑也

夫流峙與人同目力足力與人同惟循其步占其歲辨其美惡盡其祥祲愚者暗之智者洞焉

選擇篇

夫葬之來其峽帳送迎也如此砂之交其官曜拱衛也如此水之會其浩瀚淵凝也如此穴之天心十道其正中也如此而五行之克協其合天星也又如此而并墳經年未見獲祉者何也諺云江南無大地只求年月利則選擇何可緩也刻應之說本於奇門而應在一刻與地之用無涉焉惟諸家年月不一其端而必以造命爲之準茲從下葬之年月日時另造一命庶亡人受地而地庇乎亡人將見龍穴效靈砂水獻瑞天星之經緯迪其吉而葬者之後見于是乎聯集休嘉而莫之或疑楊師曰陟嶽涉泉景岡卜兆而擇日未加慎不幾頓乎造一命而令親死之年更生而配地無疆是晨昏定省之懿衷也孝之至仁之盡福之基也

取形篇

地有形者也因其形而形之亦何當也靈龜顧于穴
有厭足焉是則穴在耳仙人大坐穴在臍與腎諸如
曰龍曰虎曰鳳曰麟曰鳳吹羅帶形不齊而命之
以名者由是以不齊則亦顧其命名之人河如耳今
之人遇無用之山水恒以美名命之其來龍如先猷
鯀也飾口鯀箕形砂如殺刀伏屍也飾曰倉庫形水
如箭射以來而捲簾以去也飾曰走馬形竊形勝之
陳言逞識形之橫議而不知穴其中者泥其骸灰其
骨飲水磯之叢攻而魂莫之呼籲也是形可恃而不
可恃也楊區曰背山面河虎峙龍衛亦何壯哉而美
名立地形非傷及先靈殃貽末葉則某形某名之書
不可盡信之以惑後世云

端術篇

祖塚何忍傍哉傍祖而葬之是駢睡臥榻者也不孝
也否則謀人之穴而成截其脉矣或鑿而洩其餘氣

矣或倚竊其左右矣忘他人之禍害而自謀其福利
縱位極人臣世濟纓簪河其刻薄寡恩小人也夫岡
嶺泉原藏無窮之吉穴以待夫人之自取登之不厭
高泚之不厭深擇而未之而不厭其詳且慎何處非
牛眠也况一穴之靈有限既發則無餘必欲戕祖塚
而害他人之先塋以為有得焉則郭璞一盜跖而已
矣術何以至今存楊區曰大家聲而綿後福非採秀
異之地烏能遂乎然仁孝動天而地不能違乃徒因
循賊祖神奸虐果反侈術之至異也亦術何哉

預卜篇

詠幽風而見其謀衣食之預也為生者謀也以生我
劬勞之父母當甘旨莫報之日而不能預卜佳城以
屑之亦已悲矣獨不思顧復鞠育何其曲拳而周詳
乎夫天地間惟誠可以相通有誠以安其親之思則
天地亦誠貽之以安而不致於相誤故必恭堪輿之
名師訪佳山水而不息而又研究於天官輿地之全

書以相爲印證其於地有得焉如見親之權餘苟無所得焉如聞親之太息則事親之心歷存沒如一日也水流山峙其易敢舍諸楊區曰孟子謂養生者不足以及官大事正廷吏可以當大事豈徒侈衣食精棉之美哉依依二人終於就土必如之何而預圖其安也行有死人尚或殯之況於其親亦孔之棘

陽宅篇

陽宅者所以配陰地而成功者也其坐山立向法固無殊而建造之時日亦利於造命無可復詳矣爲修方之說者術淺爲鎮壓之說者謀迂則亦專其力惟陰地之是求耳故屋無千年之主而墳有萬世之宗古人謂陽地一片陰地一線則未有陰宅協吉而陽宅能達者也况陰地不如心地苟修其心以寧親而山水獻靈則人國人都惟其所之何必驚馬戀棧乎楊區曰士而懷居孔子非之是以擇其里卜其隣因其風俗四境之內隨地可家也別陽宅以安生者猶

其後焉而陰宅深遠矣

任天篇

生有居地有穴數之所得而主也而理能主之蓋人有志不主之改而致有必不恃之理故行冥曰地理儒者曰天理理之在天者統地之理而並行以無違是以分野之論九州之地土配天星則凡繡穴之所結實懸於象緯之間而昧者不之察耳矧竊人祖塚者必斬其後澤及枯骨者必昌其傳天理之報聞不容髮彼孟宗哭而笋冬生不可謂天地無知也世學子之葬其親而不得吉地者乎與其求諸地不若求諸天與其求諸天不若修諸己已修至而天地且呼吸間也龍穴砂水又何外焉楊區曰予聞名山川不下數千百境而皆爲有德者居之夫親言視聽思人之金木水土也善其身者統天地以俱昌不亦宜乎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三詩歌選

靜坐○臨流○上存庵黃夫子○滕王閣○贈
楚中友人○龍天木○旅思○春日謁周夫子於
林泉渡之文昌閣○哭仲更二兄○哭楚孝昌
執友程儒公○化絕交詩○種松○喜齊○夜
興○望靈谷山○游雲林三十六峯以上俱五言古
遠訪○春社○上黃存庵夫子○春暮○踏
○查照○初度飲於燕邸吳舍貞夫子看
鳴琴○游羊角山○玩菊○無題○夏興○秋
夜聞鶴以上俱七言古○吳舍貞夫子率往楓臺賞花
遇蔡氏桂舅於燕邸不果遊○李石臺門翁以
瑤幾玉衡賦及省耕詩中修史之選賦賀以上俱五言
排借吳在安世兄暨趙崇儀兄登留臺尖○讀
綱目正史有感○借吳在安世兄寓房山縣○
觀圖書有感以上俱七言排懷古十樂○遊肝城塔下

○秋旅○冬夜懷友○春窓○夏日以上俱五言絕
翎毛圖詠五首○房山旅况○在平旅况○過
青駝寺○九日借楊解來門翁舊宜黃縣用韻
○秋懷蔡公位五舅○旅思二首○懷古十二
奇賞○追輓雙節二首以上俱七言絕○元旦○讀陸
象山夫子文集○寓寶雲寺○度文昌橋二首
○望馬纓花○臨淮遇雨○醉翁亭○懷四弟
李龍久羈楚地○造曲阜○登岱嶽○過阮
阮受故里○選簫山○冬日之寧都路經外
蔡簡庵宅風雪阻行賦此○過章貢即張夏○
偕友遊山不果復之最上庵見拒乃飯於寶居
觀歸○寓石邑道院○過管仲故里○避地
詠三首○夜泊臨清○旅夜○遇德州○七夕
旅况○謁孟廟○過曾子故里○過趙北口○
過荆軻故里○過桃園○佺廬二兄分俸以給
薪水時謁選都門○過張桓侯故里○水仙花

一首。過洪水。游安樂宮。過二程夫子
 廟。過莘野。宋惠王故宮。病後臨鏡
 過伏義母浴兒。重陽旅況。過呂蒙正
 故里。過閔子集。過袁安故里。過項羽故
 里。化朝旅況。過路助女祠。吳江夜泊。
 生杜鵑亭贈吳在安世兄。旅思。登鹽城縣
 樓望海。楓橋。贈可融上人。過九
 山。謠言夫子墓。登虞山。夜度杭雨。
 友遊雨花臺。贈太十縣孫長孩。秋日偕
 友刻公遊龍山之約。登萬壽閣。謁忠宣
 公祠。九日舟次龍渡。晚江冬旅。遊雲
 甲居二首。過赤壁。哭孝感縣舒子長先輩
 輓黃陂縣錢康。地輻淮。寄贈孝感縣
 李子寧。過洞庭。龍門嶺望黃山。過陶
 潛故里。過小姑山。舟阻湖口。夜度鄱湖

舟行赴省。霜降旅況。過徐稚故里。輓
 蕭悅生門兄。輓方驤玉年兄。遊慈園。過
 行勝閣。閩中游。皖江元夕。端陽旅況。
 丙辰七夕遊地于安。慶府。冬初旅況。避地
 入北源山雜詠三十首。山中間燕。山中聽
 泉。山行有感。山中周季美執友近訪。山
 石近刻因之先輩。詠梅。夜月撫琴。春日
 海吳璠玉年翁於房山縣。初度羈楚。懷
 廷錫兩兄。懷露。南大姪。山中劇長孫
 過劉子山門翁於和州賞牡丹。客太湖縣
 清臣履臣兄弟格飲於怡園。集飲於盧正
 之新廬賞梅。未除夕步溫匡雲年兄
 無聊接吳在安。兄自保定府郵書之作。
 示傳兒二首。含貞夫子留寓於都門者
 賦謝。鄧元昭。子於江南助資北上賦謝
 步龍洞。贈

水。寓金陵接旌德縣汪尹三書。春日遊敬

亭山。詠雪。由蘇湖之徽州過新嶺有感。

過蘭州杜子良云其男與傳兒同年月日時生

。秋。日。病。題。上。黃。右。庵。夫。子。寄。外。舅。簡。庵

蔡先生九月朔日限添字。海山石內通印松

痕。寄孝感縣黃孟傳世兄。石松齋詠。都

門初度。端陽旅況。報國寺松。受選。除

夕。以上俱
五言律

五言古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裕 惕區 余爲霖 著

靜坐

一榻空庭寂悠然。焚香將邀先哲語。載籍殊渺茫

何如。瞑目坐。氣象靜中靈。方寸羅天地。別懸星日光

奄忽風雷萬物盡。勾芒奄忽霜肅肅。萬物半凋傷

無言見太虛。淵澄不可量。自得何所得。存之又若忘

此中真飲食。固有幾人嘗

臨流

散步來川上。弔古生喜噴。業轉名旋換。層疊浪相循

田橫無海島。沂渭不朝秦。地橋一片石。拜謁膝痕漣

咄咄嚴子陵。錯認釣臺真。思池思溪裏。宗元淚滿巾

嗟哉道旁子。應憐前後身。掃開風浪濁。尋源問水濱

上存庵黃夫子

不向長安道。來何浪遠遊。愁懷天自曉。應待執經求

雲擁同仁寺柳柯綠翠浮中有高隱者遊地雪盈頭
素心儕儷鶴幽夢寄眠鷗然欲雷鼓動正氣化工授
是氣流四宇地彩世變昨飄然來昭武忽復返南州
此公寂寞處名聞在萬生悠悠累有恩汗洋汝水流

滕王閣

帝子登臨處風流尚可尋
晴嵐籠遠樹烟水點飛禽
漁歌聲斷蘆花飄飄奏瑟琴一派潭光發浴日上疎林
青柳西山眼赤相南浦心多少來遊士耽望餘塵襟

贈建中友人龍天木

慷慨弱病軀負後天邊至喉吻尚楚音吐詞多溫遠
說從太極中曾發無極秘一腔固古今物外浮雲避
而我涼德人屋漏照顏愧開與訂平生素心何所質
彼兀坐靜觀我炯然內視相對問無言月滿塔前地

旅思

破寺寒窮愁偏驚恒驟雨勢借石尤風入與離人遇
遙憶老雙親觸景嗟行路恨不齋且憑反受聰明誤

飛向白髮前安得生毛羽
黃叔汲清泉釀稻酌春脯
而乃羈異鄉刺心無寐寐幾時好夢來關山憶夜度
今日謁關夫子於林泉渡之文昌閣

哭仲更二兄

草木半凋帝陽和嬌欲寫行行隨上人寒芳林泉社
高閣生微寒水光際碧瓦崔嵬帝之居疎鐘和旭打
賞識連帝聰擊開千慮假帝曰睦爾修帝曰仇爾寡
疆土倘可留到今堯天下名教樂地多寸陰捷奔馬
猛省歸清心兩大懸爐冶踏月賦歸來紅紫茁春野
死別久哀鳴新鷗鴻鴈聲排空天序遠宿草舊倫明
偏我兄先遠追遙感慨萌墓前松栢拱泉下氣如生
依稀來急難師夢孔懷情漏短催兄去沾襟血泪盈
哭楚孝昌執友程儒公

分携方廿載長江水瀾瀾精神常往來相見不盈咫
胡然癸丑春驚聞朕帝里嗣續官無人書田執耘籽
自古伯道悲今增雷陳耻憶我遊潁川流離勝別隴

非蒙一顧恩，送迎誰倒屣。歸家見居諸，照臨永報矢。
豈期玉樓成，天敎作賦美。哀詠壽乾坤，先生終不死。

化絕交詩

尚世號幽谷，當時芝草萌。神交非有券，香氣自逢迎。
別筆鴻濛辭，本支盡弟兄。浩蕩山川闊，風聲億萬程。
此道樂如土，罪不在友生。但存鮑叔厚，何愁管仲輕。
長頭環好鳥，引類向人鳴。

種松

松種東園側，此日卽千年。欲矯星霜勢，早裁雨露筵。
寧學梅花後，莫爭桃李先。徹骨寒風發，清韻半於仙。
况挽陽春腳，持送百芳鮮。只摩老字宙，且吸小霞烟。
護得靈根古，枝幹自參天。旋向喬陰下，屈指算桑田。

喜霽

苦雨歎連旬，薪桂而珠米。我別有調餽，非關饑膚體。
何幸天道還，憂樂忽穿窬。郁郁見雲收，湛湛塵埃洗。
曉風拂扶桑，盡吹舊日昧。霽色起懷中，豁然洞肯綮。

觀化古旋今兩儀一逆旅

夜興

天放旅人閒，中宵忘臥癢。日集老雲孫，花樣織新錦。
纖筆月寒生，玉壺冰耀凜。踰破寂混沌，清與盤古審。
首出果何年，誕育誰爲朕。盤古謝不知，我亦只笑飲。
聖靈谷山

高峯洵有靈，閱徧遊人過。義魯去茫然，漢唐如轉磨。
只餘老兒烏，飛馳幸兩箇。竭力尚輪行，一升一偃臥。
其後利華草，機事無停歇。鏤情銷他溫，萬錢食有餘。
查亦印天心，紛華供吐唾。誕登最上頭，漱石優悠坐。
遊雲林三十六峯

峯峯競吐奇，參差天表卓。聚體勝崑崙，比肩分岱嶽。
壁立接清空，不受浮塵濁。白雲佩山腰，紅日冠山角。
風到石背鳴，嘯咻響鬱鬱。閱世幾興衰，吃時養農朔。
住靜氣常閒，悠長無復剝。靈秀豈虛生，問贈何人樂。
長嘯學疎門，頑石啓知覺。

七言古

金齋 楊風 余爲霖 著

遠方

蕭然不創載行舟激澗晴光波面浮影動蛟龍辭禹
穴渺爲鷗鷺起沙洲紅稀綠暗新崖靄赤日青天壯
志急書足三冬慙微裏半臨百尺進難休山連南北
潛高士水漾芳洲任潮游遙聽鳴咽爭擇木何辭隱
豹霧中求料有同心酌湖望濬得源頭活水流

春社

社日恩親倚轉屏客鄉恐見燕飛飛吟風松骨吟詩
瘦破兩苔痕印跡肥青眼不堪頻悵望白雲幾處飛
瞻依偏是離家遊子夢又驚誰氏醉人歸鳴琴擊鼓
迎田祖酌卒呼樽弄曉聯應知風俗同鄉國父母聞
前此日歸

上黃存庵夫子

萬年一炬孰燃薪茂草蓬茅閔野塵天鑒瑤湖供鶴

儉人參牛斗補台辰同仁祠大包奇偶懸起三光作

戶騰清到淵源往哲驚裁文聽罷旋奔走問魚尋鳥

乘如如閒坐柳陰只著書外書中何事樂笑而不

說信踰路誰子負交方寸處迄今微郁生蘭蕙悔羅

蔓棘滿身非光風霽月無邊閉尚幸時當斯道南啟

從已比辨青藍淡白汗流心欲刻影勒花堦助愧慚

春祭

無端杜宇把春催喚起海棠睡夢回九十日天輪欲

去百千年物疊將來土增其美今何地竟春春如

暮臺歷代留春春不住豈如收拾入詩懷吟罷春光

難忍別茶蘼架畔簇萼芳

踏月

踏月

夜來邀月繼詩篇月意詩情天共懸采石江邊知李

白銀河源上會張鸞隱躍蟾蜍欣有侶肯聽推敲不

計年月明月晦詩皆就詩換詩成月未遷莫言詩月

猶相別臨風一曲入雲簾

晝眠

睡濃飛過淺河山無物無雲自在還昨夜羲皇話未
了難催唱曉出層閣悠然當午尋前約昨日何嫌納
夢因受浮物外忘機事股體不忙覺不煩恨是鷓鴣
聲喚醒起時人有幾多閒

初度飲於燕邸與舍貞夫子習中

誕日無端羈燕上遙遙昨日成千古文光果結滑鶯
催吳梁花飄乳燕舞物換時移不乍停思親舊夢只

題馬帳鐸音宣處摩天壯飛觴醉德隄臺高鼓觀

題庭雙眸鎖定雲端白幾夜瞻殘漢影青可幸
環馬帳鐸音宣處摩天壯飛觴醉德隄臺高鼓觀
歌渾水曠漸我高堂甘肅周旋函丈著遊衣何處
恰際生辰會忍對晴明看紫微

鳴琴

室靜焚枯理素絲高山鑿鑿水漸漸金徽按節微無
力玉指彈心指未知指外徽旁琴響發桐床寂若聽
音移我亦同琴閒自聽琴心我意豈差池游神月下

逢蕤軌洗耳風前聽子期今古聲聞原不隔梁間重
有燕喃呢

游羊角山

羊角山人石竹房洪崖門閉開時窅然向人間託姓
名那怪青城來使者叩扉忽忽遠傳書覓筆雲箋天
自寫書中書意那如何寫而未寫笑相把說曾滄海
萬壽興幾年拈種成桑野豈如石室臥高閒輪盡風
姨和月姐

玩菊

漏明知已誰千古惟菊清芬今尚吐無懼傲凌九月
霜有情艶映三秋雨晉室中微似肅商兩心期定作
工補飄飄解組樂歸園片片吹金迺返轅隱志惟堪
新友語僕標只共故人言淵明自是添家愛殘菊應
知戴國恩菊在淵明如未往金風猶繞白衣餉

無題

寰中寓客偶行空去跡來踪接夕送屈指黃農方幾

時換來生齒非加衆流形自昔挽難留獨有何人吃
不動花發花殘春自秋月生月落醒無夢聞啼哭二
獻和風推開膝六解嚴凍綻教健順位高卑一氣循
行或信仲庶幾悠悠得壽朋並坐空濛最上洞

夏興

報夏雷聲匝地翻轟然迎耳聽天言催苗雨過秧鋪
壯鳴樹風號百嶺喧碧水青山渾不改白蘋綠草亦
無揪東皇已駕歸何處大帝來時物有痕因嗟杜宇

癡啼血風景依稀翠清園

秋夜聞鶴

四壁無鄰書一卷挑燈不寐行空院碧梧送葉月窺
堦丹桂分香風入硯浙瀝秋聲聒耳聞又驚繁雲
邊荐揭砧斷續響相隨走馬鏐鈴音並戰玉露蒼涼
白羽飛銀河澄徹素商見憂然清竊發長鳴惕若中
心成續繼九野九皋天聽早三思三省人情緒徬徨
靜夜鶴來呼况復長鐘敲未倦

五言排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縢 惕庵 余爲霖 著

吳金貞夫子率往楓臺賞花而予與蔡氏佳舅
別五年矣偶逢於燕邸泣數行下相謀贖其
身且有願任其事者喜可知也雖不果遊乎
而芍藥牡丹何以加是爰拈韻誌之特維康
熙己未四月八日云

旭映青郊麗雲橫碧落奇祝融初暖送其二好
爽氣依空翠懼心帶鐸馳行行花有約簇簇景無
紫綠紅黃競株柯藥葉宜牡丹繁富貴芍藥醉威儀
香倩鶯喉噴曉連燕翻魔步趨方失後避迥恰驚
誰料家千里偏逢舅一時生離傷舊夢驟見訝新思
述苦猿腸斷言歸雀躍遲庭榆恰美眼陌柳惹絲眉
糾怒光燭火詩愁鎖杏枝血飄遊子淚舌在故人資
還控天聰發近憐古道迢邨城饒俠客補谷獲存兒

惻隱非要與顛危不憚持澤寬易水隘德登北山卑

努力加餐俟旋眸返轡移還高聊寄語報向百芳知

李石亭門翁以府殘玉衡賦及省耕詩中修史

之盛賦

上習應師實君才不盜名斗南蜚劬氣莫北響鐘聲

賦就天心見詩敲里耳驚殘衡醒古憲珠玉墜新英

耕鑿康衢化巡遊吟臨平尊詠刪隻字規頌懽雙行

豈慕青錢選惟抒赤膽誠吐詞翩彩鳳叶句噴黃鸞

筋骨巖顏柳淵源衍陸程纖雲華衣補琢在碧霄

影動花神曉輝騰翰苑晴董狐虛左待班馬肅前迎

太乙藜光赫石渠燭燄清獲麟綿筆削展驥滴忠貞

史擅三長最弼調五位美墨卿揮斧鉞毛穎奏蕭笙

器潔奸良辨鑑澄理亂明直存售素志峻望答蒼生

一代琅函定千秋鐵案成星懸台輔象月照友朋情

無限彈冠慶嚶嚶借鳥鳴

七言排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區 余為霖 著

皆是在安世兄行燈紫儀兄登留臺尖

崢嶸突地揮山蹶峻極乘天帶石容背負長屏懸曉

日頂橫古廟壓層檐偶來送友成三益間與穿嵐過

萬重滌蕩鐘敲聲滿路飄搖幡動影連峯和風送曲

環城雉永晝行歌寄壁蚤敢憚危岑難御李且隨荒

徑漫扶筇迎人善吹籥邊犬護客多陰樵外松倦倚

霞腰茵草立徐看霧脊復苦從叩門款乃驚空谷入

座清虛印質宗臥對青烟浮富貴靜觀綠野發中庸

窓開有洞心如見几淨無塵月自遙寓志春光開物

而忘機霽色關純胸何嫌異姓皆昆弟早慶同人際

虎龍獨惜故園千里隔思親望處白雲封

讀綱目正史有感

玉宇遙遙一鑑收瑤章籠絡兩儀浮人開青眼鴻濛

近細飲丹心池混留天地人皇方轉瞬義農頤帝恰
回頭唐虞隔日成三代姬室移時競七侯漢德斬蛇
堪逐鹿晉功司馬倏更牛剛前五姓王南國更後羣
家王北州治亂紛紛輪轉磨興亡忽忽換野蜂助名
聞力能爭野尊富伶情盛作樓厄運無端生莽莽良
宵何夢見伊周人間滿地波濤湧史學經天砥柱底
蒼頡文章昭日月紫陽綱目續春秋奸雄木堯魂先
奪忠孝如生氣不柔萬里河山羅指掌白朝社稷廟
胸臆嚴持鐵筆蕭蕭辨開啓牙籤屈軼補自古賢廉
踪遠露只今江海水長流

借吳在安世兄寓房山縣

揚鞭並馬度津沱携袖聽鶯轉曲阿杏影將紅晴欲
醉柳痕方綠露爭羅風輕塵靖天懷發日燉光淫旅
況和白玉潭形呈激灑大房山勢獻鬼峩無邊佳氣
環流峙微裏怡情暢詠歌孔李交深敦世講雷陳誼
重歷時多君家菱舍棠遮地在安世兄人
曾幸此地我夢池塘草

泛波挾酒論文花代笑分章敲韻樹迎哦知音碎語
梁間燕作字奇書治上蟬生理橫海舒琴栢化機直
動點蒼龍拭開明眼收春色愛惜餘功競項俄好景
長隨新象得浮雲世借太虛過寸源木登神如在觸
境相開意若何閉戶當年曾靜覽尚贏清興繞行窩
觀圖書有感

悠然此道啓先天運矣難登最上巔兩片乾坤春未
減一元太極性長全庖羲奇畫開儀象姬孔新恩刻
簡編漢衍漢漢運複複寓留安樂草草清庵不
程門雪輕淡無溜鹿洞烟銘著橫渠遺白壁書刊銅
斗頌青田歷來講學人多少密去鑽心我後前迷聽
風聲水友輔撥醒雲影會師傳卦付人教幾今昔義
剖千章開欽川河洛迤呈連踵馬天淵魚躍比肩義
動機鼓物根歸靜方體凝形本運圓嗟彼知能逢會
聞賴誰健順與周旋分明道在身中外花發泉流月
滿玄

五言紀

金路 楊區 余為霖 著
懷古十樂老萊衣

七歲見片老萊衣
針木奇承惜何盡日願至再期願
范蘇舟

霜越孤忠遂潔身何所求清波迎皓月
自送大夫舟
張版筆

雙灣石樣新想像月中人
僥倖張氏婦眉因厭得名
易融帳

絳帳春風起聲飄何處香笙歌催誦吹發九天霞
孟光案

儘積綠郊中慙慙囑好風任教耕處發只莫驚梁鴻
劉向大

猶聞天祿閣戲筆夜光寒不啻然藜者照書火欲殘
桃源花

榮落幾時休問花流不流誰來桃樹下屈指記春秋

單卓堯

但得囊中春悠然吏外身醉餘還夢酒夢裏感芳鄰
子儀額

召震唐天下公侯半子孫持心如曠日無那語言存
宋郊額

紅雲懸碧落影映杏花衝黠改騰蛇口唇添濃蟻鬚
遊町城塔下

峯界碧雲天參差點暮烟不知誰氏塔又見我流連
秋族

桂飄鴻背月楓視馬蹄秋隔斷回鄉夢客心繞夢丘
冬夜懷友

梅花痕雪色松葉韻風聲夜漏寒偏永懷人百感生
春窓

琴響鶯喉和書香蝶夢知剛達庭草綠春日樂遲遲
夏日

兔絲芳暖畫鸚鵡樂麗蕭風畫永風多助開心洞化工

七言絕

金雞 楊區 余爲霖 著

翎毛圖詠五首

收拾天淵同一心飛飛躍躍古今今等閒勾入圖中

去靜對禽魚處乎禽魚

春來望哺泣呱呱那管親勞毛羽枯終養衰年能幾

日樹陰漫怪匪啼鳥鳥

念聞人何通鵲鴦踰原上夢方惺一回相見一回

老昆弟可能久聚萍

絮絮喚出滿天秋比翅沙汀更好速鴈伴蘆花花伴

鴈星霜歷盡白盈頭鴻鴈

卉木疎濃點翠烟扶疎枝幹任喬遷莫憎良友潛幽

谷畢竟求聲囀未圓鳴聲

房山旅況

買島門前敲樹月子房山外聽松風人生到處堪行

樂未許誰愁入夢中

荏平旅況

檢錢黃落柳花飛飄拂南薰作夏威豈是他鄉風不

暖依然裘褐著冬衣

追青駝寺

馬上敲殘弔古情草宮麥殿穆王城青駝記得當年

事風雨瀟瀟不欲鳴

九日借楊解來門翁羈宜黃縣用韻

嶺頭携手並瞻雲懶倩更杯助醉醺七載風吹客邸

情如何今日又同君

秋懷蔡公位五舅

桂萼蜚香上客襟分輝片月照雙心遙憐夜半書聲

耿會向花前對影尋

旅思

驚心舊里親雙白屈指今朝客半年桃李紅穿新乳

燕應教妬煞陽天其一

荼蘼花了杜鵑知花笑花飛競獻奇可憶宜化須臾

酒高堂此際倍思兒 其二

懷古十二奇賞

趙壁風馳返故居抗秦待命羞相如空存十五城何
用曾似良臣國氣舒相如

食祿難忘烈士恩誓將炭共趙襄吞九原智伯如相

問未報君仇憾不 讓以嘆

竊秦殺談普天燦透母坑儒不午饒二十七人徒死

諫應思何故活才焦 子焦

鴻沙中偶一推始皇氣魄暗教衰後使 如

起却問先聲已讓誰 張良

斬蛇夜哭事多疑破釜明明六國知其漫興亡評項

羽英風猶繞大江涯 項羽

重瞳豎子馬尋常初擊鴻門走漢王一怒兩君皆喪

膽豈隨三傑浪留芳 亞夫

抵掌長驅筆自投胸中如覺已封侯若教傭子逢知

已安得千秋贊虎頭 班超

釣臺高臥故人逢誰管皇家御榻孤太史雖傳侯第

座先生早悔脚跟汗 嚴光

豈料青銅照膽寒雄心誅卓入欄杆倘然獻劍身旋

乾誰識奇奸易七 曹操

信及鄰封佳事多峴山風月夜如何徘徊羊叔配人

意墮淚碑前湧藥波 羊祜

馬嘶旆舞發江東未許桓溫奪一功世上英雄禪裏

風浩然談笑付長風 王猛

一封書掃百蠻兵並動調羹御手親可幸當年高九

士脫靴傳得至今名 李白

追觀雙節 子邑橫源張母吳氏

峯連六六刺雲天淑氣雙鍾女謫仙罵賊英靈終未

死到今星日碧空懸 其一

致命姑嫜樂劍鋒直將正氣塞穹蒼堪憐萬古綱常

事只剩裙釵姓氏香 其二

五言律

金谿 楊區 余爲霖 著

元見

百葉菱華深散花映紅斗標方換北時色正懸東
風暗開新雨鶴齡祝喜躬雙親天並老繞膝舞斑童

讀陸象山夫子文集

鹿洞千尋石規湖一勺泉異同及蔓引義利闢薪傳
白晝雷知發青田月尚圓不嫌居世遠靜看聚奎天

富賢雲寺

東風不許寐送夢出僧房更鼓敲星動晨鐘帶露聲
聲聲迎耳去歷歷引心長轉側懷明發梅梢月未央

度文昌橋

漉漪逝人古慣閱宦遊人媚浪長新柳撐崖卓老筇
烟浪蹴崖麗風斜送帆貧遠聽漁歌發推愁付水濱

其二

影落水中天路橋度汝川沂流旋躍鯉匝岸已啼鶉

春脚挽難住詩腸咽欲穿歸來荒寺晚邀月的成篇

望馬纓花

誰家閒不住佳樹出簷芳花醉雨添媚葉翻風逼狂
橋聲爲鳥夢何影擬人腸往後時如織何當憶故鄉

臨淮遇雨

潤州上有赤
屯馬蹄踏痕

淮陽嗟目雨彈劍度關山石老馬蹄古松高鶴唳開
風於秋半烈人到歲餘還將盡囊中物寧妨壯士顏

醉翁亭

不信廬陵士開山亦此人幾梅猶帶笑古井越相鄰

天到瑯琊窄地因曲水食荷錢買一醉醉後問前身

懷四弟季龍久羈楚地

鶴髮存堂上鴟飛滯楚中一天同戴日兩地各淒風
衡嶽山頭展湘江水百蓬遙知遊子意淚雨灑雲叢

造曲阜

驅馬來東魯悠然關里思澤容洽海小聖歷泰山低
草瑞行三易槍年旦兩儀清誠謝廟基風起杏壇碑

登舊獄

一柱壯山東淦指領中步移天不遠習侯石背馳
林鶴掃嵐影火龍燦碧空夜開游日觀鼓浪太陽雄

過廣興寺故址

保傳兼愛爵助名譜二疏沂波流翰舉嶧壯規模
父子辭官意師生上帝圖見機誰可續雲際鶴聲孤

過橋山

夜宿蒙陰縣橋山帶月過鐘音來遠岫鞭影落深河

抵杏爭紅貴梅梨後綠柯東風原未老春去却如歸

冬日之寧都路經外舅蔡簡庵宅風雪阻行賦

此

天食飄雪霞客夢阻風塵陶穀茶烟動袁安葉臥新

醉家甘坦腹去國苦謀身迢遞靈川道寒光繞望頻

過章霞即張夏

諸家尚立上有
石洞日月透光

三旬曾兩度往復過章霞石洞懸天眼峯尖擺地牙

蒸騎款段馬習聽鼓吹蛙阮籍添新酒哭同岐路賒

借友遊山不果復之最上庵見拒乃復於寶岩

觀歸

散步東關外綠樺度板橋途窮空悵望典富任逍遙
塔影搖青清鐘聲度碧霄寶岩能一飯不學木蘭驕

寓石邑道院

客心最易感况是聽晨鐘兩地窗頭月半窓拂面風
慈烏哺欲返蝴蝶夢難通遊子懸官縛道遙愧道童

過管仲故里

天下才非乏幾連鮑叔過檻車恐辱少集沐恩多

貴極三歸赫功高九合和為懷知己感翹首度齊河

避地雜詠

山中山命駕水外水行船載載波塵客九天活潑仙

穩留書劍在力挽海田還乘醉看秋月故鄉依舊國

其二

崎嶇棧道苦驚馬戀無休噴霧鳴山僻蹄蹤踏谷幽

鹽車甘曲折正仗怕風流反笑驂騑步空從世外投

其三

鳴鶴得腐鼠漫嚇東風騰何識南溟化敢從側路凌
垂頭隨豹隱齊跡附龍騰遙問青天上安排第幾層

夜泊麻清

月色白逾晝波心碧接天流螢光燦燦浮鷺影仙仙
火退催天薄秋來強飯添身家成兩境極目鎖層烟

旅夜

疎林飾皓月松栢影悠悠造物懸青眼浮名絆白頭

拙言差作乞安步勝封侯不信冥邪黠徘徊野寺中

通德州

下帷爭歲月銳志奪蒼天策獻應廷士道明相國賢
文心開兩漢學力壓三秦逐逐窺圖草何顏過廣川

七夕旅况

離愁慣七夕亡命積三年韻隊喧銀漢蟾光噴玉天
拙從避地守巧欲乞家金牛女差相慰兵凶不斷緣

謁孟廟

慈母三遷教仁賢百世尊齊梁無隙地鄒魯有各村

雲鎖藏書閣天旌餘義門海翻泰岱倒沮豆秩然存

過曾子故里

盤餐原多誤誰能導自安積年唯一貫受口首三端
受杖承親順燕梨出婦歡覺來賢聖事去智入愚難

過趙北口

長堤烟柳繞蒹葭映晨暉策馬驅馳瘦觀魚游泳肥

波清天氣接橋華水光圓真彼浮陽鳥睡恬夢亦香

過荆柯故里

不剪麻衣壯心死未休白虹貫皎日赤膽報幽州
借得於期首振將呂政頭吁嗟空繞柱易水淚同流

過桃園

名國尺寸壤炎鼎肇重新異姓奇昆弟同心正主臣

三分天太刻萬古氣常伸英義森然在桃花依舊春

金盧二兄分條以給薪水時謁選都門

樂饒高士志分俸大賢心品立支天地倫敦範古今

連枝無葉色一本有微音嗟彼間情子吳詞對鶴食

過張桓侯故里

義風稱國士勇畧頌桓侯功蓋巴陵土氣吞巫峽流
桃園懸報主荆楚恨遺仇未獻孫權滅漳沱血淚浮

水仙花開集飲用韻

草木爭春艷此花獨異哉淡黃如學柳嫩綠不歸梅
性潔親沙石魂香傍几臺尋春春色近仔細問花來

其二

詩壇橫寶劔酒政剔銀筵興盡將歸去東風匝戶留
詩壇橫寶劔酒政剔銀筵興盡將歸去東風匝戶留

過淇水

縱轡湯陰道宜溝驛路奢馬行子貢里鳩語衛侯家
淇澳花催雨太行石鎖霞游歌追往跡風景喜參差

游安樂窩

經世傳呈極知天際道心梧柳懷月照楊柳帶風吟
物外漁樵問九中理數深豁然安且樂靜對一窗雲

過二程夫子故里

聲名馳海外星斗聚天中一道無雙士千秋只二公
嵩高雲盡吐河永秀峰通昆弟宗風迥文光燭昊穹

過莘野

荷翠莘野後推動帝王春殷夏莢時穢唐虞蕩道蕪
若非三聘使寧老一耕民自古人中傑潛踪類衆人

過梁惠王故宮

笑問梁園麥惠王何處宮號風悲戰鼓餘霧沒殘燭
笑問梁園麥惠王何處宮號風悲戰鼓餘霧沒殘燭

病後臨鏡

徹骨悲寒士偏驚發熱病血枯留髮少肉燥退皮多
照影疑非我觀形竟似魔此心原未換面貌却如何

上聞

浪激妝灘勢風狂壯聞威箭勁驅舵入帆纓累舟遲
汗濕揮成雨晴穿散作暉人生當得失對此悟幾微

重追離馬湖

記得驚行處森茫維馬湖天容風敗扈雨助水糊塗
淵闊蛟龍避岸登神鬼呼何今平地溺落落滯窮途

過周濂溪夫子故里

早爲開庭草青氣濂溪道有生仁滿地無極道先天
圖說陰陽互通書變蕃綿濂溪濶似鏡照徹繁詞年

過伏羲母浴兒池

天開新易象人破舊洪荒龍馬來河上麒麟浴洛旁
六爻畫宇宙一書駁文章聖母流祥後澄波沛澤祥

重陽旅况

術慙殷七七詩詠節三三偶觸庭前菊旋驚野外草
高登從下上遠望指東南梓里應何處浮雲障日減

過呂蒙正故里

呂家森柱石朱室破密村玉燭調三世金甌下一門
朝議參政子野薄困王孫何意木蘭寺鐘驚過客魂

過閔子集

行路經名里催詩馬足忙格親風雪暖辭宰石泉香

祖德輝星漢苦言藥廟堂古今處士貴臨汶興悠洋

過袁安故里

四世三公族跡基何臥人黃堂逢幻夢素位鍊完身
假息風威斂晏眠雪勢馴奇寒終自守知止豈憂貧

過項羽故里

呂后垂簾口虞姬劍劍時早贏家政肅那論國權移
叱咤與雷雨悲歌壯豹虎霸王如可起拈胡與連詩

花朝故况

和風來客館報是恰花朝淑氣文章太勝春風
鼓黃鸝舌巧林粉蝶容嬌偏值芳華候邪心磊寂寂

過露筋女祠

世豈無男子偏教女得名綱常筋骨重泡影肉身輕
蚊蚋暗芳節食風祭秀聲須知城與國莫咎婦人傾

吳江夜泊

蟾光下虎丘卉木影中流刺耳笙歌發搖心葉柳吹
有懷荒咽鶴無夢託浮鷗爲惜萊衣舊烟波動遠愁

坐杜鵬亭贈吳在安世兄

森森喬木宇蔚蔚杜鵬亭花意迎泥紫紫容入座青
勃書局在閣學禮穩趨庭休談更閑倦道餐勉聚螢

張思

飛鴻催乳燕奄忽度春秋陶甕光陰惜劉鞍歲月流
青萍吼敵匪若浪虛孤舟願學庸庸福終生成遠遊

登鳳城縣閣樓望海

兼天濤浪湧四望海門通潮發常疑雨颶來異漲驚

臨風憑欄勇吞吐憑欄地地扶桑上一林林日

楓橋游

懶向楓橋望回船次第過曉風迴酒氣暮雨響笙歌
彩幔分街柳紅衫染澗荷可憐橋下水民困淚痕多

贈可融上人

老禪安古寺律行冠湖東幡動風聲靜鐘敲月色空
何言忘貝葉拈笑掃花飛不覺蒲團上狼烟劫氣蒙

題九華山

得攬名山勝肩輿過九華峯連天起霧洞帶水流霞

夾道千年木延溪四季花賞心忘日暮林暗闌歸鴉

謝言夫子墓

去國趨汴泗六程萬里過牛刀割錫土文學瀉銀河

傳鐸醒南夢鳴琴協北和只今墳樹蘚離稊奏絃歌

登虞山

西土綿瓜盛南邦採藥深山高懸姓字泉沸觀容音

遜國繩親志辭家游弟心優游虞仲步躍躍在芳林

夜度杭西

更闌舟子發藕杭起夢分枕漱三吳木舍浮兩浙

螺飛無厭倦鷁駕不忘勤愛熱陽和鷺清閒作睡夢

偕友遊雨花臺

朔風吹短褐寂寞雨花臺山暗愁雲結江空怒浪催

樽中非少酒名下豈無才爲痛痕烟起歸期黯共猜

贈太平縣孫長孩

黃山留處士怕使世知名筆下驚風雨胸中富甲兵

霜磨心自壯石漱齒長清同野占金斷千秋不爛情

秋日偕趙友刻公遊龍山之釣臺

風浴亭中坐秋光刺客裏紅飄山色減碧漾水聲空
魚躍沙岸石鳥鳴叶羽宮恐將遊子望開眼納雲蒙

登萬壽閣

閣影破江天皖城百雉連波光排闥入烟景倚檻靜
幡色搖芳渚聲音過画船登臨堪縱目不管客愁添

謁忠宣公祠

盡率餘心未成名戰血紅神在天柱月氣作
功烈銘鐘迴威容寄廟雄每來瞻棖楠灑淚弔孤忠

九日舟次龍門渡

灘急行舟緩舉迴得日進白衣誰送酒黃菊自裁詩
空負登高志難捐望遠思家筵更盡後愁煞倚闌時

皖江冬旅

海內難知已江邊易令人霜橫磨劍手雪擁轉蓬身
把卷寒燈厭臥詩凍硯猶招招黃鶴子色噴避風塵

遊雲中居

放足步雲中門成石自空松風迎徑道花月颺簾櫳
丹桂依人鼻紫微對客躬九層天不遠一牖唾霓虹

其二

觀瀾入草亭脉水植峯青跳浪魚龍健擇林鵲鶴靈
霞飛朱後檻嵐抹翠前屏坐久忘塵俗悠然物外形

過赤壁

兵氛銷赤壁客步到黃州鶴隨曹公賦鶴隨蘇子游

滿洗悲戰鼓浩瀾緩行舟石靜江流永幾時遊赤壁

哭孝感縣舒子長先輩

水月庵前士詩成墨淚吟忘年懽聚首映雪契知心
戴笠前盟在蓋棺後論尋歎歎傷先別擊碎伯牙琴

輓黃陂縣錢康

暮雪看夜月西寺聽鐘聲雞聲靜飛飛燕燕重
方憐綽約柳旋愧後凋松賴有相逢夢江雲未忍封

避地獨淮

兵寇開家山鷄忙犬未閒青燐添舊鬼綠髮積新髭
貴冑鵝衣結頑民半施環予懷甘瓊尾怯賦大刀銀
寄贈孝感縣李予事

洋梗流溪水橫桃嶺重湖三年成樓居千里嘯鶯呼
鐵硯穿新舊金銀度有無青龍應與出莫令德星孤
過洞庭

半帆風月會飛渡洞庭流雲帶蒼梧動天連嶽麓浮
浪花飄禹穴烟樹匹廬樓最愛湖光麗十鄰學泛鵲

登龍門嶺望黃山山有前後海及三十六峯

龍門天表立撼聳看黃山六六峯遙接雙雙海來環
泉容飛白練峭色點蒼班預與山靈約登臨作賦還
過陶潛故里

高作潯陽士卑看彭澤官風搖門五柳霜傲菊千竿
琴操辭絃響酒來湊夢安義皇人未遠臥看旭光圓
過小姑山

最爾小姑廟得經王勃游一江分樹影半壁帶烟浮

潭古飛龍鯉林幽隱鶴鳩山雲應不老風亦媚輕舟
舟阻湖口

信宿鄱湖口遲遲梓里行霞橫鐵柱艷浪激石鐘鳴
野鳥爭飛送江豚善拜迎文昌湫左右山水漫多情

夜度鄱湖
鷗磯纔放棹廬岫影湖中左里蛟龍靜南山燕雀空

輕風譁順浪淡月護孤篷驚歸期近敲詩醉化工
舟行赴省

豈知今夜月又照樓聲潯白鷺連波色蒼烟照岸紅

事隨汝水急興寄漸山閒佩劍翺然去計時任往還
霜降旅况

檣櫓烟籠賁梧桐月泛空水花將綴白霜葉預飄紅
俯地秋光老仰天客思蒙吾親非帛暖何馭冷江楓

過徐穉故里
黨錮前知禍終藏孺子名東獨敦實奠下榻避虛聲

鵲志凌霄去鴛班傍網行囊頭三木者何面見先生

輓蕭悅生門兄

燕邸三春浪翻湖一葉舟相商甘附驥何意狎眠鷗
郭隗黃金盡下和白璧休傷心君不見揮淚湧溪流

輓方鼎玉年兄

寶水鍾英久金門獻策多彈冠惟未已分袖去如何
琴寂廣陵散曲成薤露歌星梁應有月顏色照君過

遊憩園

戈戟嗟紛起何從得憩時源深仙有路園靜更無喧

竹石銘風古亭臺酌月遲太平佳氣聚痛我熱流離

過得勝關

萬嶺參天立一泓傍霽傾苔題如作字樹古不知名
雲視馬蹄起風號烏夢驚休愁無贈答欸乃谷聲通

閩中游

武夷羊九曲結有隱人巖脫視乾坤隘靜通草木虛
招朋盟水石知己問蒼魚拜海歸來後開闢自種樹

皖江元夕

客心驚見月月近二人遙詩病梅花瘦曲問折柳饒

風蕭吹夢斷熬火照魂飄永夜難成寐江風鼓怒潮

端陽旅况

酒債天中節半生逆旅賒榴花客我醉蒲葉笑人通

不少龍標盛寧問虎艾差寄絳衣線綻羞對五絲華

丙辰七夕過地干安慶府

天上無我馬惟姬穩渡河放牛還解網罷織已停梭

境隔塗非阻橋高水不波太平夫婦合一夕勝年多

初旅况

秋聲方在樹少暉忽無權湖口離鴻唳牀頭蟋蟀煎

雲濃迷遠岫月冷暗江天驚際新寒候溫衾人未旋

避地入北源山雜詠

草木不爲兵深山舊太平嵐籠一架屋峯疊萬重城

石跡經媯鍊鹿游記舜名宵然流水去人世幾知程

其二

嶺頭環張望四壁短青天俯視凌霄鶴斜脫拍翰驚

遠聲泉落澗間影橫浮烟熟學陳搏睡桑陰任海田

其三

行到雲深處茅簷又幾家
鋤不稅土婦績自生麻
也解迎賓客相將餐露霞
拭肝凝兩岸芳塢盡桃花

其四

夜歷空山裏悠然理素琴
牛毛蛇腹器落馬溪龍吟
風過飄新調水來和古音
伯牙應未往傾聽在深林

其五

入山無所事興到且敲棋
局定縱橫易勢分起復
知幾先一著勝算耐千思
爛盡柴柯否言旋易有期

其六

聞說名山藥荷鋤事遠求
欲醫天下病願傍日遊遊
嶺秀穿巉徑寒芳度險流
胡麻炊飯者雲外數峯浮

其七

石茶今有種何待陟蒙山
壁峭精華聚岑深爽氣環
龍團應制色雀舌不舒顏
願借盧仝碗塵心祿倍閒

其八

夜讀燒松汁依稀琥珀光
匡衡息鑿苦太乙悔焚傷
映斗豪芒現明窓火禁忘
燃膏誰繼晷博奕歎人忙

其九

旭光入融空努力始升東
傍晚鷄三唱逾晨日一紅
午間水滸滴裁馭去帽匆
障結金烏倦沉沉晦養中

其十

寒積歷年冬環崖抹玉容
層冰老碧澗舊雪古青峯

梅冷暗復慣林幽果獨封
炎涼桃李只合茂孤松

其十一

曾住秦丁路新逢蜀道雙
芒鞋踏欲下茅徑勢難降
雲暗山藏跡風鳴谷作腔
行行招隱者隔嶂若聞舂

其十二

晴絲盤翠微亦見物生輝
遷谷鶯喉轉街泥燕翻飛
淡黃塗柳絮嫩綠上苔
衣曆日山中寡陽春卿未歸

其十三

奈天酷暑烈只緣此山居清冷石頭枕溫涼水而書
迎薰眠竹簟送暖過荷葉活潑潑中地臨淵欲問魚

其十四

秋高風氣爽畦步竟山途皓月懸新桂微風落舊梧
紅飄霜葉解蒼照露兼孤嶺表冥鴻起翱翔弋慕無

其十五

嫩發北風淒水花滿徑迷難寒催漏轉鴉冷匝枝啼
凍斷黃河水憂殘白髮聚何如薪積久焚火煥山聲

其十六

石隱豈吾情携家寄僻崖山光形影弔路斷姓名埋
依日爲精舍裁雲構勉齊乾坤嘯傲穩可幸少風雷

其十七

雄圖百代灰逝者幾曾回禹稷臯夔去畢營周召來
輪忙六合地爭逸九泉臺剩有羣峯在登高望古懷

其十八

水穿一片石世閱萬年人物換山能壽時窮月不食

大醉呼後覺隨遇得閒身居處鴻濛近芳哉豕鹿鄰

其十九

外事寂無聞界然天地分遐憐人沐雨近喜我棲雲
但得漁樵意足忘轉戰紛故園難入望夢寐到榆枌

其二十

信口漫吹簫曲終風送還于咽憑管蔡宮羽繞林飄
萬壑來魚聽千崖和鶴曉知音天上有里耳竟寥寥

其廿一

收拾破山初匣中息咆哮青萍鋒錐飲衆衆十年
霜老十年刃天空三尺包幾時飛劍去掃盡不平均

其廿二

偶爾居停主樂天第一村老親甘菽水穉子戀柴門
栗里妻鋤熟菊籬我業存九就幽谷勝滿鼻撲蘭孫

其廿三

斯睡東軒下性恬夢亦安羲皇來遠友混沌絕時官
蝴蝶榛園化熊羆渭水寬雍容忘臥起傲日掛欄杆

其廿四

誰家火一星燒斷衆峯青
虎嘯呼庚癸烏啼憾丙丁
澄光開石面潄湯見山靈
巖壑依然在霞霓列畫屏

其廿五

卜鄰大半隱情物世間豪
蜂陣尋花誤燕羣入幕勞
迎風翩跹宿傍月聽松結
勝躋雲香路羽毛萬里高

其廿六

天不死吾道身心到處恬
既知生有命那歎食無鹽

芝蘭人難老梅調衆望厭
採來香滿袖揜映月盈

其廿七

石罅流泉峻尋源附葛登
風波已寂寂雪浪自層層
飛鳥巢依水游魚穴近冰
漁夫如有意問渡作良朋

其廿八

訪盡山川勝景極極北南
陽岡穿鳳穴聖井汲龍潭
紅日當頭近青雲觀足單
問誰四皓宅影影見茅庵

其廿九

破石泉能勇撐天岫不凡
漢唐留筆草盤古刺松杉

真筵尋韻巷赫瞻畏尹嚴
高山流水意許我納詩函

其三十

肥遯來空谷悔教筆墨苛
嘔肝驚鬼哭倒峽動神呵
踢去淵明柳推開茂叔荷
緘唇瞑目坐樂處靜中多

山中問燕

王謝堂何棄食巢隱士家
銜泥知傍石展翮學依霞
避網茅簷慎哺雛竹棟奢
呢喃應自信免讓王人差

山中聽泉

萬仞落洪泉響高半開天
白於銀漢水綠勝鏡湖淵
穿石魚堪算映波鳥欲仙
偶來方洗耳烟景引流連

山行有感

家擇嶺中住身如世外行
放歌八洞應攀步九疑迎
顛頂遙傳道遠尤近厭兵
迷天空有霧未壞舊蒼生

山中周季美執友過訪

口邊遇故人天近性相親
雪繞巖君髮雲迴執友身

濟時長策短避地舊謀新桃澗紅飄處携杓快問津

山居近剏因之先輩

客中驚見客村外喜連村苔破知人到籬開漏月存
世情忘冷暖上氣自寒溫方慶無孤德錦鄰對華門

咏梅

菊殘丹桂老芳節仗梅持鐵石心腸勁瓊瑤丰骨奇
雪容爭素態月魄濯清姿却惟林和靖累人萬古思

夜月撫琴

得展延陵月來聽撫琴華絃奏生烟前傳月秋夜
月琴三我歌我月一琴心彈罷方歸寢聲光在影余

春日謁吳璘玉年翁於房山縣

去天方尺五春雨潤劍章一道萊衣煥三遷仇訓長
囊封來風語誨頌入營黃宦業備功合澤流白玉塘

初度羈楚

客途增一歲子道愧雙親酣結湖東夢饒驅漢上身
蠶桑收滿熟豐粟試花新暇之行行李遠遊赤帝城

懷君錫廷錫兩兄

青雲峯畔傑把臂隱城南趨鯉庭前訓猶龍物外參
聲光常近月形影不驚風我獨悲岐路偏貽棣萼慙

懷袁山丈姪

遙憶高人履優游在紫雲橋仙趙世立杏影繞堦濃
有子難題鳳無私可療龍竹林何日醉携袖聽鳴松

山中贈長孺姪

里茂千年木峯紆六月寒羊腸悲步久膝角慰心酸

子志凌雲爾我才愧謝安增前秋實樹喜動燈檠燭

遇劉子山門翁於和州賞牡丹

春殘遊異地星聚快同門酒澆薰風醉詩留永日喧
窮愁洋梗潤富貴牡丹存好向園亭上迎花入夢魂

客太湖縣馬濟臣履臣兄弟招飲於怡園

絳帳源流遠白眉次第生聞風傾蓋篤泛月酌樽盈
坐坐嗟峨石人連溫潤瓊醉吟新意氣絕勝故交情

集飲於盧正伯之新廬賞梅贈句

梅花不厭客，忍傍遠人開。鐵幹撐春立，冰魂帶月來。
暗香生老樹，淡影鎖新苔。應有調羹候，渴心望幾回。

其二

最是梅川上，芳菲闔下人。飛觴花並笑，拂座影相親。
和靖敲腸熟，浩然印跡頻。臨酹一醉後，梅裏訪前身。

已未除夕步溫臣雲年兄韻

此夜猶牽劍，梅花如滿原。不成遊子夢，且撼故人魂。
愁合雙心結，家同兩地論。何知春信近，莫負歲寒恩。

燕邸接吳在安世兄自保定府郵書之作

百花嶼上字，九棘署中開。黃犬知書意，素面將命來。
夜分方氣遯，春賸地頭梅。讀至關心處，恍聞對面裁。

寄示傳兒

最是兵燹後，儒風醜惡荒。照窓螢耐老，映几雪垂光。
豚犬供人唾，鳳麟勉自強。雙慈槐樹影，繞戶逗留芳。

其二

髫年何足恃，一瞬鬢霜華。宜踐青蓮跡，莫增白壁瑕。

芝蘭尋益室，桑梓擇鄰家。涼德嗟予積，修培望汝奢。

吳含貞夫子留寓於都門署中賦謝

庄荒慙執雉，門卓樂登龍。落落金臺冷，澄澄寶鑑空。
解推資治策，閒讀叩洪鐘。桃李春光後，獨培勁節松。

鄧元昭夫子於江南助資北上賦謝

經年磨鐵硯，刻日度金陵。且立喬門雪，還看大壑雲。

朔風添旅恨，霽月感師承。飽德悠然去，霜華正未凋。

雙龍洞

何處泥蟠久，棲遲耐洞中。生靈乾欲死，旱潦未全窮。

豈乏風雲會，徒慙雨露功。破山應一劍，何處覓神童。

贈李石臺門翁

天壤君名重，雲泥我隔遙。實慙蛇附尾，虛對鳳棲巢。

舊筆凌班馬，衰絨補舜堯。歐陽門下士，自筆獨當朝。

蘆溝橋遇雨潑水

猛雨層崖洗，驚濤木末水。雲埋龍鯉睡，雪拍馬騮衰。

木府悲淪落，泉臺勉去回。幸非王勃侶，隨切未沉灰。

寓金陵接旌德縣汪尹三書

梅落看月後梓岫浴風餘壯氣揮高論長情寄遠書
紙愁憑兔穎郵恨付鴻魚回首惜西嶺多別未徐

春日遊敬亭山

敬亭山色在孰是滿仙人紅點千家樹青蜚幾陌塵
嶙峋石骨立激澗水波奔亦已澗洞久應聞磬款頻

詠雪

天性天生定清肌月伴懸寧甘寒透骨不受曬光條

梅梅花韻滿桂玉樹妍自居雖與世光豈年

由蕪湖之徽州過新嶺有感

最在徽州道山從馬首溪羣峯森擁地新嶺突參天
上陟腰疑斷下移足類綿利名何擾擾頰而愧飛鳶

遇頓州杜子良云其男與傳兄同年月日時生

飄搖去國遠避近入淮流名駒惟君有犁牛耐我羞

雙星輝碧落一氣壯洪州他日叫雲侶雲聲諒共求

秋日病起

斯文天不陞縱死世能留撥霧還瞻日回春那怕秋

香有走二豎血性亘三洲但惜身難謹適貽父母憂

上黃存庵夫子

瑤湖敷懿訓銀漢倬天章草木知名氏魚鳥悟躍翔

橫書包六合椽筆吐三光高臥東山穩長流水石香

海外舅簡庵蔡先生九月朔日限添字

南極毫芒動東牀長愛兼菊風香入座桂月影穿簾

肅肅秋光老時豐春酒甜遙聞泰岱呼喚鶴喚籌添

海山石齋遺印松痕

海山佳氣聚片石茹松痕石倚松添骨松依石寓魂

色純天縫補節勁雪權分屹立乾坤內雙奇聳一尊

寄孝感縣黃孟傳世兄

鯉庭鳳月靜槐戶歲時閒漱齒依湖水彈心過遠山

樓邊飛儉鶴野外宿清鷗鬚伊入在蒼茫葭一灣

石松齋詠

對松研易畫坐石讀春秋十二時難放參三意自秋

蒼穹心裏見，幾隄眼前浮。將謂子何樂，忘言只點頭。

都門初度

撫公方孟夏，憶昔恰初生。設祿思勤篤，懸弧志願誠。
金臺欣製錦，瑤島愧稱熊。膝下頻年曠，梅教月策名。

端陽旅況

午日逢親宴，暖風醉客筵。加餐陳角柜，酌酒仗池蓮。
說渡鼓聲急，思歸笛韻煎。曲中歌折柳，望繞故園天。

報國寺松

桃李春光促，此松萬古存。後凋仇雪嶺，中立伴乾坤。
不避風塵色，彌堅冰雪魂。豈惟雄佛寺，勁節壯都門。

受選

十度春闈士，一朝天部官。筆花辜客夢，墨綬順親歡。
鍊性臨冰署，酸心對廣寒。自憐文學拙，政事責難寬。

除夕

醞酒饒窮冬，環爐紫氣濃。元於今夜起，春向明朝逢。
竹爆驅寒度，花生上燭重。微醺尋好友，攜手笑蒼龍。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四詩歌選

齋居○登白馬峯時七月八日○秋日避地僑
居蕪家坡八首○北源十景○卜居北源○雪
雨○山居四景○避地入山雜詠三十首○上
吳舍貞夫子○上鄧元昭夫子○遇周二峯夫
子舊宅○上王朴如夫子○王又詒又功兩世
兄招飲限筵字○上黃存庵夫子○過唐陸園
庚翁於太平縣贖質○懷李龍四弟○懷李石
臺門翁○懷執友宋際飛○別蔡弘子於汝上
時訓傳見○除夕寓旌德縣僧寺時蔚庵三弟
月雪遇訪○由都門之獲鹿縣訪丁循庵年兄
○賀徐庵二兄○外舅簡庵蔡先生花園二首
○懷劉子山門翁○懷僕型萬門翁○接吳在
安世兄書○懷黃維嶽年翁○丙辰春日避地
遇李石臣於鹽城縣○寄贈嵩山大兄○冬日

賦贈沙致堂○贈韋蘊可世翁○寄贈山西定
襄縣吳能受年翁○贈廬州官幕庭世翁○夏
日喜雨賦贈貞吉三兄○送毘陵毛八倚之奉
新縣時同客瑞州○贈桐城縣姚彥昭年翁○
中秋旅況○贈李景文先輩○黃河曉渡○寓
安慶府署懷胡應運妹丈○濟水遇宜興縣羊
嵩鶴年翁同舟南歸用韻○過陽邏上詹仲庸
夫子○贈黃陂縣錢家字先輩○贈孝感縣李
代之先輩○過北涇贈黃赤子下驤一雨未
草○秋日避地復宿馬口街六首○月夜○西
辰仲夏旅况○懷劉子盛兄○追憶雙山大兄
○懷吳謂修世兄○懷海節婦○懷王節烈婦
○梅雪○杏雨○桂月○松風○飲於王縣
年翁花園○偕友遊三丰庵○寓太平縣大
閣○烏江南○蕪公塢○南北兩峯○吳山曉
眺○偕楊解來門翁登湖心亭用壁間韻賦句

作引○雲樵大兄治滁其人士有再見醉翁詩
 用韻○壽吳含貞夫子時為瑞州太守○惠泉
 遊○金山遊不果○遊谷靈庵○過特信故里
 ○過嚴陵釣臺○謁董永父子墓○過黃梁道
 ○渡漳水○汴城遊○中秋羈淮○孔廟孔墓
 ○子貢廬墓處○至聖手植榆○子貢手植楷
 ○過伍員魏徵故里○登抱犢山屬壁上原韻
 ○汝上別傳兒○復遊北源○語屬遊地淮上
 特作○初度羈淮○歸舟○歸里○歸滿○
 傳兒○夏日初歸卽事二首○偕游日生年會
 遊翠雲寺限麻字○夏日允升叔淑人兄同酌
 ○食深齋以上俱
七言律○洞仙歌○瀟湘逢故人慢
 ○水龍吟○隔浦蓮○陽關引○謁金門○玉
 蝴蝶○定風波○南浦○解蹀躞○如夢令○
 拂霓裳○贊成功○大酺○夏雲峯○黃鐘樂
 ○東坡引○繡纏道○河傳○紗窓恨○柳含

烟○秋霽○傾盃樂○上西平○驀山溪○漁
 父○好事近○玉燭新○御街行○小重山○
 柳梢青○少年遊○雨中花慢○金縷曲○瑞
 龍吟○青門引○漁家傲○朝中措○清平樂
 ○玉漏遲○烏夜啼○西河以上俱
詩餘選

七言律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鄰 惕區 余爲霖 著

齊居

松篁交影伴橫經
何問堦前幾葉英
戶閉深涵三日雨
庭趨長戴五更星
牙籤光動螢能吐
鐵硯痕穿蠹欲靈
靜坐清齋尋樂處
水波澄澈映山青

登白馬峯時七月八日

總管轉運使
層臺指領洪都一
壘連色林森
詠鼓宮羽奏于鳴
天連鄱水三三曲
岫接雲林六六
重應許山靈通帝
座悠然呼吸任從
客

秋日避地僑居賴家坡八首

長堤橘柚散清芳
隨地優游興徜徉
坐對青山評古史
微開白眼看人忙
有緣南畝躬耕早
何怨東籬葉落黃
點霜厭聽時禽鳴
得意倩風吹付水
蒼茫

其二

踏徧征途月滿川
晴光依舊映波圓
碧梧葉動迎霜
醉丹桂花含帶露
妍不信金風能殺
草只支木杵稔
高眠起來欲往銀
河掃無那浮雲復
蔽天

其三

洋洋漱石樂衡茅
飄拂商音匝樹梢
雲裏飛鴻新翮
試學問蛩語舊愁
拋漁樵耕讀談忘
倦雪月風花意
漫交多少名場於
勝算曾如抱膝溪
樵敲

其四

豈因酒債絕金危
醒聞人因牛醉時
五夜聞雞過
飢四方夢鹿且觀
棋峯高白馬供載
賦水衍黃茅飯
詠詩兩岸嵐烟封
得住結廬深境幾
能知

其五

芙蓉韻郁應期開
歡惜春歸桃李哀
緩議荆山知待
價遠吟梁甫慮非
才莫囊繁肘參霄
立簪笠科頭送
暑回寄語悲涼風
莫發滔滔滿地浪
層堆

其六

躬負琴書事遠游
潭光崖影共沉浮
傳呼疾風惡
馬進退忘機押
鷗鷺玉壺蕭花將伴老
金橫菊蕊又催秋
搢衣簪谷寒砧急
莫憑雙親倚望眸

北七

中原採菽感芳華
念我兒曹總角丫
式穀心酸岐路日
義方夢苦故園霞
刻成鴛鴦封書達
說到麒麟努力加
疑是生來虧隱德
敢期奕葉茁蘭芽

其八

涼夜思家玉露侵
楓飄江令登愁襟
燕巢梁上呢喃
息驚謝枝頭卷舌
深寂足以通因物
變靜觀有得見
天心呼僮盡掃階
前葉酌茗燃香
汝月陰

北源十景天門劫

屹然柱立卓雙峯
恍接霄閣通滄折
羊腸山徑曲崢嶸
象魏石門縱一天
星斗開眉目萬里
風雲洞腹胸何必
夢生陶侃翼扶搖
直上騰登龍

涼傘簪

倚天懸嶺勢巍峨
庇蔭生靈深有多
綠幔無煩裁剪
費華簪已勝琢磨
遇危擎皂蓋遮汗
吏愛纖青雲覆
太和仰看當頭花
爛熳禽吹歌奏儼
笙歌

芭蕉嶼

不識何年只種蕉
萬株蔥鬱到今朝
綠分澗色波能
取青引山光葉欲
招佳卉凝承甘露
厚靈根耐定雪霜
凋誰來密布濃陰
下喚醒塵凡鹿夢
通

花石峯

三五峯連樣樣新
從天亂墜倍嶙峋
點頭頭石花臺
瑞解語奇花石吐
神文筆眉書雲外
字錦屏星障世
開座低側微笑拈
花石揮在乾坤日
日春

臥虎巖

巖依天半掛斜暉
臥虎悠悠日月依
霧隱無愁文自
烟風從有候物生
輝點南蹄冷驢鳴
技道上好消狐
假威峭壁千尋將
一嘯遙知響於震
邦畿

皓月墩

月樣墩形氣象奢會巢兔殿競菁華幽情謝眺謀居
近乘輿庾公佇望遐撮土飛踪參碧落廣寒留跡寄
人家芳菲丹桂原存種親炙蟠娟學折花

雞心石

千霄拳石類家禽霞羽霓冠五德深欲報貞元同曉
曙漫隨長夜度光陰一心吐露憑天見七竅瓊瓏絕
霧侵且效雞棲全聯養鸞人嗟嗟飲餘音

頭巾磧

登亦陶潛酒消餘山頭戴定性舒徐雨來折角巾
慈風過吹肌帽不除頂柳金花穿月窟樓臺玉片侵
雲若緣何一戴經千古笑問胸藏幾卷書

土地岩

天孫錦繡織山青石砌樓列戶庭保障功助昭化
川封疆好惡適從星虬藏技量還三舍鶴發聲聞啓
萬靈莫訕荒巖無土地花籠香霧瀉流螢

石罅泉

石罅汪洋瀉嶺頭噴珠瀑布引青眸望風止盡人間
渴浴日洗開天上愁渭外餘璜貽鶴髮灘邊新釣學
羊裘只嫌泡影驚兒夢會向波心掃濁流

上居北源丙戌避寇居此今復然

廿九年前舊石泉又經塵霧漫遮天服勞最樂椿萱
茂統膝無憂梨栗鮮築月架雲成草屋蕪風樵雨理
青山幾多失所人馳驟曾似深山深處仙

雪雨

雪舞雨爭氣勢張遙憐天際動鋒鏑未殊薪桂延村
突鶴唳風聲逐日忙徑草蒙泥人跡亂臘梅鎖霧客
心傷亂誰築舍尋源盡侶結袁安學臥僵

山居四景養志堂

吳天翔育澤流多見志無私養若何宅近青山因指
授家父夙志居此堂開綠野尚瑤彫析薪荷負辭鄉市築版
經營隱潤阿信是嚴君見大意春地如約奏沂波

省室

危巖兀兀水潺潺
觸境驚心寡過難
風刈茅花開徑
塞月偵芸草
照窓開百千事
積三思任十二時輪
生報顏俯仰高卑
臨省室知非羞見
髮毛斑

石松軒

軒連翠岫放眸空
石椎松喬滿壑中
竹立千秋堅素
性幹標一柱壯
蒼穹動生靜息
形相異高節貞
操體自同悟得
赤松黃石意山
居何適不崆峒

蘭蕙臺

茅烟磊土搗芳壺
蘭蕙同心次第開
分結荔枝殘雨
露令敦友說倬
昭同老親酌早
迎風聽釋子拈
書香月來幾陣
香雲飛上下誰
知遠谷謫名材

避地入山雜詠三十首

無端突起小崑崙
崑崙疊狂岑儼
浪奔只許飛仙
覲路影未經封
禪破山痕碧雲
樵樹生天頂白
石潄泉透霧魂
縱使淵明携柳
至洪荒此地禁
關門

其二

懶同華嶽漫留名
免累山經記載盈
峭洞窺天一線
逼長虹貫岫兩
儀平苔鋪石面
供眠坐鳥近人
身解送迎我孳
鷄豚來寄跡世
徒拔宅在蓬瀛

其三

祝氏何人尚剩
命泓然古井濯
烟霞類垣遺腳
甘梅草荒圃多
情肯苗麻聚散
千家新化蝶鼓
吹一部舊鳴哇
尋踪直向難尋
處約莫桃紅隔
浦花

其四

山烈泉寒花事
遲化工堆玉上
梅枝難惹破
風力却喜慰春
緩自奇跡影懸
烟驅蝶慕暗香
穿浪冷魚知
滿橋尋後人來
少誰惜孤芳過
水湄

其五

短日寒憂任不
勝夢回永夜倍
兢兢踈籬剩發
開迎月暗室敲
心薄履水讀破
牙籤驅倦鬼怕
遺圭玷胆高朋
青燈挑盡還眠
坐門外憑添雪
幾層

其六

蛩然空谷足音稀
早關蓬門進曉暉
負殖謀工羞倚
頓刑名術
恆笑韓非
瓊蕤染指誰成俗
道弼盟心自
樂饒豈染新衫
經柳汁堦前
羸有舊斑衣

其七

遮莫東風過短牆
行吟澤畔興飄揚
水容綴翠橫橋
柳山意飛青
徧種桑奴
遊鱗依藻躍乳鳩
試羽貼
古翔潏將
其妙晴光
補春色
撩人樂未央

其八

倒看烟嵐起
簾前薪燕任探
隙眉黛漫隨
花徑飛
踏動殘席行
檉梓妍心痛
恒慙投杆母
性明已厭
柯仙幾回荷
斧歸來暮
檢點樵功負月旄

其九

凄凄風雨浹山飄
十二欄杆擺寂寥
彩筆江淹花結
實翠庭程顥
草生苗偶敲
黃卷雷鳴晝
靜撫朱絲月
避宵衾影
許多惶汗事
敢云蕤見接
唐堯

其十

沙石兼浮覽
渴山泥虛行步
葛藤攀穴藏
斗大杆杆
鼠樹宿天高
白玉鵬
猿嘯相逢如故識
雉翔自集亦
投閒當年韓愈何
無策仙掌峯頭
淚雨消

其十一

兀坐山魘作錦鄴
幾曾入氣得相親
誰穿鳥道來天
陰獨喜嚶聲入
霧津時洪茂和過訪
赴約不忘雞黍舊
撫時
恰見燕巢新
春風不管相思苦
偏向茅簷促別頻

其十二

子規叫徹萬峯高
斷送殘春去路消
會親櫻桃來
語峰尋銀杏
典難衰絲絲絮
舞驕風力
莢莢錢
鼎滯
雨逃不是調
藥梅實好青
皇辜負放花勞

其十三

大地生靈望澤酣
可堪山脊伏龍潭
包藏震露謀身
便阻絕風雲
令世慙
早魃置張情
不厭神蛟出沒性
何食泥蟠川見
渾閒事
餘甲森疎擁霧嵐

其十四

滿載黃精涉澗途重逢九節石苔蒲蓬萊海外空傳
藥鉛汞爐邊實用枯地產精英天作主人無凡骨物
呈符採來豈費餘桃力方朔應羞厚自誣

其十五

牧笛無腔如晚風峯青天半入琴聰投林亂鳥爭巢
急擇木良禽欲羽豈露擁蓑衣農事暗雲穿燈火客
思工琴聲乍歇書聲動迎戶松搖月影東

其十六

炊爨烟濃發異香榮枯卉水亦含芳菜承甘露通仙
仗幹惹天花傍玉皇鉄性深藏幽谷靜現根直入良
山長薰猶草混知多少與對佳柯不恐惶

其十七

清泉寺漱清泉水激殘碑臥草囂一笠如來貪浪
捲五波滌派寄波浮蘆根有壁誰穿藤貝葉無門枉
動眸鷗鶴何天飛未逸空教化石立山頭

其十八

南薰不憚入山來照嶺烟塵瞬息開竹影搖青隨日
轉英心輪赤倚雲裁鳴皋鶴鳥傳聲去點水蜻蛚適
意回最喜流螢散說古照書猛向困入催

其十九

掛榜山高百萬尋風簷遠絕俗腸侵鹿鳴天籟喧華
野燕醉春思舞杏林洞口雲孫羅錦製縵頭吳二鼓
笙琴石文層覆苔成篆姓字遙通簡在心

其二十

黃沙坑嶺到城河惟聽鳥啼繞谷多茅劍若旂風色
慘爭軍林將水聲呵青燐鬼火狼烟起綠暗林幽鶴
翼過誰識山中無甲子應憐累歲亦兵戈

其廿一

出雲峯畔馬連雲作字排空勝舊聞蒼頡難懸天上
筆青霄倖見斗間文揮毫一掃豐毛動走草千章健
羽分鸛鵲浮言彰實學豈惟燕鵲未堪羣

其廿二

山格未倦葉先降况逐楓飄入壑江鴨睡乍甘微冷
夢蛩音已侈得時腔林樾盡放風來屋茅薄徧容月
陸寒金菊芙蓉知有伴炎涼不惜和人雙

其廿二

收歎山中少酒甯秋聲日夜把愁添烏鷺曲木能飯
直雀喜肥樾足養廉山水高深資翰墨乾坤浩蕩作
閭閻閉門推却西風去飽睡繩牀黑睡甜

其廿四

重修草舍自誅茅手旋操斤和血色堂外斜飛槐樹
影里中遙覩栗條梢傍離牀犬同雞宿靖穴良猶任
鼠嘲簡淡山居安且樂承平景象滿荒郊

其廿五

天光潭影樂游魚跳聽溪聲放步徐竿豎嚴陵無帝
餌紛投渭水不王譽藕花艷映波心繁荇草清依石
面居但得漁翁漁外意與魚同樂老芳渠

其廿六

窮山苦滿馬蹄埋驚喜誰人到草齋黃元齡姨翁著人到犬向
雲中連信吹鴻從天外繫書排乍聞雙隸人雙樂早
放平安酒一懷請罷寸函心已醉月偷樹影過前街

其廿七

路曲峯回晝夜寒禾苗九月帶花看有否偏傑凌霜
易采色殘黎望煩難幾處青黃堪指屈誰家紅朽不
屑積賑施應責吾儉事念及蒼黔涕泗漫

其廿八

辟塵鹿坐勝華亭呵凍研硃點易經風湧松濤著
起月橫梅影象交形物中靜覺圓時近書外游觀卦
理靈先後天機隨處悅山文聳翠水章青

其廿九

登涉從容竟日題長歌繫任夕陽西親踈萬物同憂
樂進退下峯決醒迷遠舉才慙蘊軾鶴情思力還處
宗雞夜來移榻柴扉外臥看天章算壁奎

其三十

上築層綺袖遠舉陽春辭次禪階冬循環開
諸代換翔鳴鳥意濃段管餘灰飛欲盡草堂新句詠
將重惟留公道天邊雪負送寒光映讀逢

上吳含直夫子

高天雨露沛延陵淑氣縱橫縉谷蒸樸樸無花空筆
夢空何處實龍承雍丘街東細柳白燕郎閣中銀
羽賜每惜頻年聲價減龍門十倍愧先登

上邵元昭夫子

香林蔽郁發清秋南浦西山湛露流金馬嘶風惠
澄玉蟾當斗遲蕙歐芳風桃李晴光霽勁節松筠
景悠况復鳳毛池上滿天孫顰顰錦雲浮

過周二峯夫子舊宅

琉璃殿左太常家豐實農芳醉德齊自立游楊門外
雪忽移王謝鏡中花舉頭只見長安月問字何瞻綠
帳假太極圖傳原自得濂溪春暖舊蓮芽

上王春如夫子

澄澄淮右水清漣輝映千秋乘鐸天勝閣裁詩繹梓
業累池製字譜薪傳堂前槐樹流風萬門下桃花被
雨鮮自愧東坡井學士歐公水鑑久高懸

王又詒又功兩世兄招飲限延字

春盡波肥接蘊堅鯉鱖鱖蛤閭芳鮮盤中海錯羅天
味極外瀛茶映水妍泛月香飄李白盞吟風色潤薛
清羹南薰知助君情厚吹送歌鸞倚綺筵

上黃存庵夫子

瑤湖湛湛縹緲波影映高踪樂事多白髮優游時雨
化蒼生佇望福星過飛鴻飲跡人難弋鳴鶴飄音子
易和海外聲名天上語徵輪旋動印苔蘿

過唐陵園庚翁於太平縣賦賀五表兼誌別懷

雙星相聚百年人回首髫齡未幾春君赴瀛洲催鶴
昇我潛潤輟效龍羣仙源潤滿連萍舊客路煙浮
菊新此別何時重握手凌宵劍氣莫孤伸

懷李龍四弟久踰楚省

頻年清夢鎖棠華聲應鳴室未迴句發湘江應得
月賦成雲澤涼裁霞岐途阮籍空停轍歸國張騫早
迂推扶杖履慈猶善飯休教叔水負天沮

懷李石臺門翁

門墮曉馳驅感鮑知春風風我動遐思石芝園畔懷蒼
露靈谷峯頭望白竹百結蓮心良使火二天蘓戴故
人宜繇流不斷歸臨汝長迴芳踪問水涯

懷執友宋際飛

渡蟻橋端涉澤長源深流遠歷年昌碩較憂健堪笑
馬垂釣雍容直壓姜石性硬堅莖桂鍊金心溫潤桂
蘭芳何年編荻煩君力免致羣生墜水鄉

別蔡弘子於汝上時訓傳兒

扁舟話別意凄其此際何人送遠離彈劍臨流驚鯉
跳敲詩夾岸怕猿窺惟憑二十六年友堪誨一旬八
歲兒握手無端旋割袖春風引恨柳條絲

除夕寓旌德縣僧寺時詩廬三弟自雪過訪

六花飄瑞溥天蕃敢認梅嶺作故園堂上椒觴明日
飲客中竹爆此宵喧水心兩地親憐子雲蒞雙成弟
敬昆料是眉山人復起好留金帶鎖山門

山都門之獲鹿縣訪丁循庵年兄

策蹇兼程赴鹿泉塵沙千里行還天惟騰乍捧毛生
微羞澁將分鮑子錢鞭影凌晨搖柳杏靴痕踏月印
苔蘚宦途勞夢曾多少屈指薰風又一年

賀徐廬二兄

花萼樓中諫草多蒼生膏雨歲如何輝星白簡未磨
煥貫日丹心黍谷和梧映晨光來鳳城柳橋春色動
鶯歌此時納端應相屬力補堯天挽禹河

外舅簡庵蔡先生花園中同愛軒等樂處二首

同愛軒前青赤蓮池光漱澗見先天濂溪刺得前身
在繡谷賒將古意懸露葉凝珠圓刻月雪恨映玉潔
儕仙汗泥莫漫穿芳藕洞窵無心美自然

其二

尋樂應從何處尋化工知已冷疎林魚銜花浪噉文
字鳥啄芳風喙詠吟亭樹影橫影澤紐筠松聲叶廣
陵琴瑟所造物興佳卉休遺家草徑深

漢司子山門翁

廬陵不亞狄公門子因東坡夾袋繁花發梓溪千古
絕句賦絕戶四時驚鳳陽易影稱仙吏天祿藁光素
錦孫數載步趨踪跡杳夢魂長傍吉人存

懷德型萬門翁

流水盈盈漾界江英人鏡處秀無雙文畫青銅造
斗諫聳丹墀寶殿邦玉燭已調漢上節金蓮曾撒關
前鉅興來欲鼓山陰棹寧憚更關吹野彪

接吳在安世兄書

遺蹟來章友道深花箋煥發故人心天中磨硯同穿
鐵翼北橫經自斷金愧我菲才淹鬼谷幸君茂等卓
儒林迥然雖由青藍辨百尺竿頭好再尋

懷黃維緝年翁

茫茫此道委荆榛正學誰從識偽真肝水源清流淡

永雲林峯卓石嶙峋蒼黃蕃變無雙理紅紫芳菲總

一春莫歎分飛難說面須教落寐客芳鄰

丙辰春日避地遇李石臣於鹽城縣

塵迷波逐漫睨眈驚燕相憐送響過花下揮絃琴意
冷風前開匣劍愁多鄉心萬疊堪填海客夢三更共
渡河酷似湖東歸路穩曉難與醒奈如何

寄贈嵩山大兄

洞庭汪濊孝波深萬派清流終養心背樹蓮花左
茂勝依桂尊已濃陰御爐香惹東山滿栢松情陳北
極欽臣道由來先子道雞竿上看青龍吟

冬日賦贈沙致堂

梅花蔚蔚水淙淙中有高踪耐歲寒走筆敲風驅杜
甫移床近雪伴袁安鯉庭敷訓聞非異鳳閣標名志
未寬驚喜同心相見晚迴泗川上共盤桓

贈韋蘊可世翁

江漢碧波壯楚天淵源詩禮滿庭前花磚日暖竹紅
影槐戶風高深翠烟文犀金陵聲價重村凌玉樹燕
啼錦黑頭早負公孤望停聽談經人講筵

寄贈山西定襄縣吳能受年翁

迢遞山石傍雲浮漫折南梅寄隴頭白雪歌高難和
調蒼巖道阻易生愁君是飛近天邊日我鴈鳴長月
下秋沿汾汾河流不住何年李郭一登舟

贈新州官幕庭世翁時爲太平邑宰

遠船佳氣訪黃山綠繞琴聲入耳聞野外有人語
袴暑中無事舞萊斑三遷機杼遺祥遠百里桑麻蒼
澤環靜向仙源流處聽絃歌穠穠水潄潄

夏日喜雨賦贈貞吉三兄

郊原又習舊時青早甚重逢喜雨亭謝氏堂前飛乳
燕車生雲裏集新螢影搖簾幙芭蕉扇聲徹窓櫺竹
簡經衆首一家詩共易天倫樂事在趨庭

送昆陵山人倚之奉新縣時同客瑞州

當年燕邸夕陽斜九曲離腸岐路奢方喜筠州逢倒
屣又驚錦水送浮槎楓辭舊葉催波冷桂動新香襯
月華遊子他鄉何忍別夢魂百結鎖天涯

贈桐城縣姚彥昭年翁時寓石埭旅舍

龍眠深處好棲遲擲地來何人鶴池天塹分開遊子
路客星合照丈夫肩酒闌紅色侵桐樹吟罷青垂倩
柳枝樂意相關會亦語鳴嚶不斷兩心知

中秋旅况

輪蹄奔走累中秋良夜偏逢皓月羞影動槐林
步香飄蟾窟桂露頭金風響過蟬聲寂玉露青凝
背浮最是離人魂欲斷鄉思耐聽五更籌

贈太湖縣李景文先輩

龍山臺側看魚歸喜值先生對夕暉白髮年逾伏勝
遠青囊術化景陽非殺雞痛飲三春酒捫蝨閒搜百
歲衣拜訓通家敦古誼疑從異地侍親闈

黃河曉渡

鳴鶴無私促行裝月白暝華艸水黃鯨夢甘泥墮
暖馬船飛衆截流忙琴書有福登堤早鞭書無情去
路長騎上開看膝下劍精芒媚焰掃星霜

寓安慶府署懷胡應連妹丈

久客難尋夢裏家中宵臥起念君還同天縱目觀牛
斗縮地談心界晚霞白雪高懸驚世調青眸遠展愁
親加挑燈朗誦泰觀傳聲徹城樓漏鼓香

濟水遇宜興縣羊鶴齡年翁同舟南歸用韻

宣惟管鮑重臨淵聯袂扁舟說不岐山左新移
曜斗南還屬各天思收將古道囊中劍補却時人面
上脂把酒臨風商後會翩翩情繞曲江涯

過陽邏上唐仲庸夫子

江漢雙流一水澄好風送客禹門登報逢倒屣迎土
梁喜敘通家見李膺蘭桂環堵香自染芹泮隨浪酒
先增執鞭早遂生平願聲價何疑倍幾何

讀黃陵先生家字先輩

高堂迢遞耐鹽堂乳臭何當馬帳光鳩拙無巢甘倚
木燕明有約漫依梁錢塘諸衍鏐王盛雲夢經傳李
子長近訪關河上水寄流別淚到家鄉

贈孝感縣李代之先輩

赫奕家聲面斧仙餘陰覆及旅人天吹憑越犬驚初
雪蟠許田龍隱淡烟數載深川依暖席何時銅斗泛
歸船董湖夜月光如許洞照窓頭鐵硯穿

過北涇嘴遇黃赤子丁殿一兩先輩

聞尋芳夢過東籬萬萬和風處士吹緒纔南朝第
篇派分黃翰潔心涯從容臥起忘羶俗雅淡行歌
必饒吾過自南涇自北無邊消息兩人知

秋日避地復宿馬口街

兩岸依然翠滿山西風吹老旅人顏怕憂蛩唧牆邊
聚離恨鴻啓野外環路定黃與雙腳穩搔來白首半
毛須雞羣鶴立應招忌悔不庸愚歲月閒

其二

漫投舊店主人非
悶坐空樓看落暉
大劫楓林千樹
血驟寒草澤萬花稀
送窮熱睡邀佳夢
觸緒紛紜撥
微衣借別春光
何幾日又傷燕子
條歸飛

其三

蕭條風雨動萊
漫引愁心繫故家
一子暮年新
愈雙親老歲舊
餐加承惟未
越黃花笑種
猶慙丹桂華
慈孝悠悠難盡
道藝丘園淡
忍聞笳

其四

白雲催殘菊
袖香個人秋色
剩詩腸
銀針落葉
寒
缺寂寞芙蓉
對溢囊
鳩鳥迎寒
喧曉夜
莎鷄應節
度
炎涼縱饒
舌在將何用
坐老風雲
狂自飄

其五

衣單玉果忽生
肌惟得時逢
陳木杵湖
泚漸驚新
屬
眼山隈
早訝老猿
啼倚門
親血王
孫賈
炊屨
妻歌百
里奚
偕大
乾坤
容樂育
蜀何
堆恨在
雲谿

其六

牧笛農歌斷續來
聲纏隴陌客心哀
豆花點紫將遊
釜粟葉飄黃已滿
灰鼠輩搖翻
松子落馬羣嘶
踏稻
孫衰黃鳴得意
蛩鳴怨楚口呼
天問幾回

月夜

泥足芒鞋踏月圓
倉皇避地欲登天
蟾宮老樹垂陰
密鶯谷折柯
愧夢懸
唾面婁公難
盛德懷肩馮婦
易
多慙從今
穩學猶龍術
良賈深藏不問錢

丙辰仲夏微况

綠暗紅稀五月天
言旋無路復之燕
宜途驅肋醉
就客舍
蟾光缺又圓
半載離家幾隔世
一生勞夢
今年蓬踪轉
輾歸何處
淚灑南鵬寄杜鵑

懷劉子盛兄

俊角齊頭鵬嶺東
玉堂當日錦雲叢
差池王謝飛
遺
燕煨龍雷陳唾
舊虹醉後連吟
敲夜月疑來問
字繞
光風偏今室
通人還遠
眉緒相逢領
夢中

追觀嶼山大兄

南作爲昌邑幸雞山廿日點仁輝民歌尚諸三經曲仙鳥

何翻兩翼飛賦就玉樓應已罷好收佳夢跨雲歸

變異明修世見

淺染愁雲。寂寞寒生離死別在楓橋。金分齊土牙恩。

重玉賦天樓賀夢遙四境蜉蝣偏壽考三吳麟鳳反

崇朝爲憐造物多私授溪湧長江勝汴湖

輓海節婦

徐州人今
塑像常州

暴風拂拂做黃昏浪拍樓鶻何處存百歲愁綠紅殘

一 淚水碧雙痕燈前和影商名節月裏尋鄰伴

夢魂莫怨投繯因薄命悄將正氣繫乾坤

甌王節烈婦 有傳

招生取義甫并年水玉貞魂不二天血灑雲林芳草

水氣凝結水潔存蓮鳴鞭馬迅掃塵捲破鏡驚飛隻

影嗣但竭精神輝宇宙何辭倅魄委荒烟

梅雪

馬隣梅友喜相遭戰罷寒威興並豪百卉潛踪逃異

數六花獻瑞表孤操清虛性激參天迥馥郁魂芳亘

地高呵凍搜奇梅和雪春光臘景統揮毫

杏街

香蜚十里嶽竒葩
潞渥塵氛人望奢
荷插劉伶泥拍

杖歸鞭絮灑水侵荷淋漓花醉迎人笑霏霏風飄匝

樹華點點紅雲枝上濕
遍將綠筆綴丹霞

桂月

100

晴窗時勉壯年晴遇送天香撲鼻吹萬丈輝騰銀漢

昨幾杖影泛錦江涯夜光懶照梧桐落秋氣動追楓

未離惟許森榮冠桂子雲橫疑是月催詩

松風

風吳一舞虹龍借風聲風借松潮汐海喧虛作

聞晨昏響徹聞鐘干霄香餘傳韶箭障日層柯韻

軒廊縱使枝搖枝愈古長凌麻縈秀隆冬

飲於王絲如年翁花園

幻境忘言興自遐知君意不在羣花琴詩活潑風生
樹筆墨淋漓露滴芽直藹香雲通帝座橫鋪春色覆
人家遙然獨寐繁陰下坐看芝山起錦霞

借友遊三十庵

山光拚映水溪潺湲點點三手庵畔顏生起徜徉忘客
邸推敲反覆洞禪關霜催楓葉紅偏急風曳蘆花白
不閒遙語天邊今夜月雙心相照潔芝蘭

寓太平縣大悲園

大慈高閣刺青天俯瞰仙源萬井連巖起黃華第
下烟浮麻水鎖堦前琉璃燈燦添星象瓊玉簫吹傍
月圓咫尺白雲家不遠鄉心踴躍效飛仙

烏江雨

江東不覺受人憐贏得春回雨澤鮮白帝徒勞吞六
國赤劉那耐業千年兩朝王氣三更夢萬古英風二
月天快讀遺歌真蓋世至今暖浪擁層濤

趙公堤

紅桃綠柳妬荒郊無限餘妍寄草茅十里堤間山外
鳥六條橋映水中蛟歌聲已入新蟬噪舞態寧辭舊
燕嘲漱灑波心知往事湖光莫漫厭推敲

南北兩峯

南北爭高峯不閒崔嵬相望漫同班草憐石瘦添蒼
色霞懸巒空點絳顏影落湖中雙欲合勢橫天表半
能攀登臨預訂今宵夢飛赴高堂作賦還

吳山晚眺

肩上吳山盼夕曛翠中景色兩杭分青連關口遙西
柳翠染江心浪捲芹霧護人烟迷遠近星依漁火接
紛紛自知才拙相如賦通送歌聲入暮雲

借楊解東門翁登湖心亭用壁間蘇軾句作引

山色空濛雨亦奇烟環閣外鎖前詩魚穿花影凌波
出鷺帶荷香繞檻馳湖自無心鬼物換水還如鏡向
人迎薰風應亦憐遊子吹引呢喃乳燕知

雲樵大兄治滁其人士有再見醉翁詩用韻

天怕磨陵將爛名績教伯氏濟蒼生雙懸芳姓青峯
卓六山奇花碧落誠熊軾驅馳臨院至是踪縹緲
徐行醉翁亭畔梅梢月又照當年賦別情

其二

筆掃豐山虎豹啼遙聞仙吏鳥飛飛鷺遷暖谷風鳴
樹鶴舞冰衙月入屏上帝青眸方簡在南疆赤子早
瞻依何時協奏瓊觥飲盡乾坤治化機

壽吳舍貞夫子時爲瑞州太守

栗陰遺露蕩湖東梅鼎新調錦水風清况經年留布
破丹心浴日補朝幃龍池漱澗凝脂膩鳳嶺嘒嶸介
壽崇喜音芳樽浮柏葉差絳帳舞衣中

惠泉遊

夕陽相待掛山岩爲引遊人縱步徐半壁嘒嶸烟鎖
石一泓漱澗水成渠松聲泉響相高下竹影亭陰自
密疎幾度呼僮升斗汲枕流有約倍踟躇

金山遊不果

遠望浮屠半入天勝遊敢約幾時緣風鳴兩岸長鐘
度雪點千波峭石懸樹影橫分南北壘山光遙映去
來船同君偶話生平願不飲人間第二泉

遊谷雲庵

穿石寺奇刊谷靈泉音浙瀝自談經樹粧相子迎霜
白竹庭前葆蔭座青老衲無心偷暇日遊人何事學
流星莽蒼世態難如許且趁風清倚茂林

過韓信故里

滔滔天下浪西東釣定興亡最上功設使能投赤帝
子垂綸旋獲楚重瞳關中未踏追賢月淮上先嘶拜
將風却悔弓強鳥易盡如何當日不漁翁

過嚴陵釣臺

雲臺寂寂釣臺高二十八人柱自豪白石亭園隱士
木赤劉宮茂別家高足加龍腹成天象名著羊裘歷
帝袍水碧湯沆山欲語傳宣此地絕風濤

謝堯永父子墓

只今槐葉碧東風孝動仙娥事未空黑夜綰成鸞俗
耳黃金身賣聳天衷妥親泉府忝懷迥送子雲端食
報豐試問依依皆膝下幾人無憾拜芳叢

過黃梁道

渺茫往事又何評道過邯鄲問此身十二時中皆幻
境百千姓內幾醒人彼時却悔黃梁熟此日偏驚白
髮新願就盧生同好夢眠來還怯枕頭噴

渡漳河

金風飄飄響三秋吹起當年銅雀羞古瓦早知徒作
硯高臺何事疊成樓沙埋鼓角雄圖盡草宿宮帷粉
黛休惟剩漳河流未住曹瞞曾載画船游

汴城遊

來時沂水濯清波歸聽中州發汴歌一載樓臺人事
積半生勞夢宦途多馬蹄踏遍長安道鳩啄層崖歲
月梭渡向淮流環顧影又驚察廳馬聲過

中秋羈淮時家中冠警

溶溶月色浸淮流桂葉騰芳報仲秋耳耐更樓聞笛
遠心恰勝閣搗砧剩蛩蛸客意鳴嗁切屬促人歸息
伎求還羨籬邊霜下傑猛將鐵幹傲貔貅

孔廟孔墓

廟墓雙奇壯魯封泗流岱峙儼音容杏花春占貞元
露槍樹寒欺剝復冬幾帝唐圖銷甲馬惟天合撰慶
人龍逍遙何遂悲梁木影動芳林看履蹤

子貢廬墓處

屋基三年豈孔門冠誰六載竭晨昏雨霖林樹垂流
淚川原永隔聖魂現夢赴天堦聆管叔情深泉府
淵原可憐詩禮庭庭者那得追隨子貢存

至聖手植榆

植杖旋成榆一株粹然玉幹卓堂隅螺文盤鬱連雲
繞龍竹堅光扶而扶間產柯條通帝曆見道剪伐伏
兵辜赤松貝葉徒灰燼聖澤綿綿根未枯

子貢手植楷

枯木栽培千澤深扶疎老幹日晴陰紛華刊落無浮
葉朋黨銷歸獨茂林直過蒼穹參緯象橫移素影噴
飛禽性天不朽文章煥萬古根菱一寸心

週伍員遷微故里

伍員鄰接魏微門忠孝雙星聚一村覆楚鞭屍銷父
恨扶唐盡葬蜀臣魂賜鏤不惜忘身殉亡鑑方思逆
耳恩滅滅黃河流萬古溯洞中沚挹芳痕

登抱嶺山用壁上原韻

嶺青峻極渾難攀南北天門倚霧閣黃柴泥田耕
嶺青迴石徑掛眉山洪鐘敲應千峯響佳話平分半
日間最是地靈相待好故與細雨阻人還

汝上別傳兒

扁舟話別意愴然世態人情只問天父子雖分南北
去祖宗原合義方傳惜陰莫負難窓日履薄無荒象
勾年多少芳型皆未往石松堂內好鑽研

復遊北源

堂燬軒銷卒草萊隨風隱鬱南荒臺山靈驚看人開
變土危疑從天上來痛定魂遊聞鶴唳亂餘涕積情
發哀深源更進源深處聯息洽桑類夢回

語馬遊地淮上時作

寒北秋高起鴈鴻羽毛仔細向湖東張弓簇簇天星
黑設網層層地血紅兵氣光芒搖櫓柚人烟
梧桐長蘆深處棲遲好莫漫孤琴喚碧空

初度鶴淮

淮海波無半燕塵忍依水郡漫遠延桐花紅發思親
面萍葉青隨逆旅身何道知天酬百代有憑問世老
三春不堪虛度初生日堂上稱觴憶遠人

歸舟

風自南來上客衣扁舟賈勇躡帆飛遲迴水溢天妃
閣浩蕩波行太子磯淮泗方離河岸遠江湖旋向汝
川依鴛鴦疑網罟床頭枕怯是身從夢裏歸

歸里

行行趨避又何求跡半天涯景物收風捲楊塵香火
散雪飄梅浪影橫舟奔馳水陸春迎夏瞻望鄉關臘
臘秋深幸歸來天末老旭光波色活溪頭

聖園

荒茫七載此園中石脊松癯臺榭空蟻國螻攻爭大
小鶴巢鳩據角雌雄花間無語憐朝露草竊相矜抗
晚風豈料蕩平原有主及鋤不費竭神功

訓傳兒

風鶴聲催遠故園創天果歲忍難言哀矜城郭人民
換僥倖間關骨肉存舊結敝廬鄰里新培佳卉友
槐門家傳清白遺編在無畏蘊錐染血痕

夏日初歸卽事

柳榆交蔭籠堦陳偶出門前試步新犬吠如疑身是
客燕飛不避意相親兩行苔印能留足萬疊花茵肯
藉人何物聲來啼不住猶傷血盡子規貧

其二

溪流竹弄舊波青崇嶺從先卓面屏逃熱魚情攻水
濁趁晴燕口泥泥鯉魚親防暑封蚊帳蠶子當炎曝
蠶絲三代一堂天性樂南薰無恙早蘭馨

偕游日生年翁遊翠雲寺限麻字

景物招人興愈遐相尋去路翠雲蒼鯢鱗噬沫爭溪
綠馬尾飛泉猶有脉羅漢洞青延岸竹浮丘嶺赤隔
流花同羣唱和將題壁厭厭禪堂單紫紗

夏日九升叔淑人兄同酌

紫簪不厭舊荒臺尚傍茶廉噴玉開九族慈經三載
別一樽喜對百花催瀟瀟梅雨侵增濕烈烈葵風伺
戶推覽景蒼涼典浩燮北源亂後幾人回

食深齋

雷門大井木泉
香甘合族飲之

食深齋前古井陰泓然澄徹沁文心泉通天一生何
極利濟人三澗自深清澤將極黎賦渴風雲塵遂壯
行襟悠洋物外存真樂蔬水難容不義儔

詩餘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楊區 余爲霖 著

洞仙歌 岳蓮亭年翁約
赴香泉不果

山靈有主洗塵埃他清湛湛泉融鎖香雨愧生平難
畫絕粹惟馨知何日芳菲長流春照。歷陽森古寺
間噴奇波激濁揚清渾如吐試問觀瀾人枕漱池中
定當得蓮溪菊墅只幾箇尋源濯纓來恰便勝蘭湯

漱心敦古

滿湘逢故人慢 懷魏松
巖年翁

黃金臺聲看鸞鸞弄舌喃燕舒曉杏粧陌柳遮路露
枝花菸千辦新紅何緣邂逅笑談間叱咤長虹酌杯
酒一腔熱血等閒付與子鴨。驚心處故園聞漫頻
雲天謫駕付箋筒寄札到人龍雖鱗羽難郵萬里途
窮知心慷慨識英雄不棄飄蓬幾多世態炎涼輩對
先生含愧春融

水龍吟 初度流
寓台城

覽揆際會良辰榴花恰映晨光潯盤管新夢宛煎初
茗檻開舊蕙乃葉停華牡丹綴子芳菲盈世只流連
好景人天共樂焉不盡韶光媚。梁上喃喃燕語向
遊人哺雛相計仰慙鵲集俯羞米負一身萬蒂昨滿
鹽城今羈宣市叢雲封涕正消魂五表重增初度子
現聲替

隔浦蓮 夏旅

薰風南來讓面影動芭蕉如扇綠嫩新篴饒奇峯盡
雲凝片浪淡供眸晴蛙呼類無引羣共向藕花戀。
芹蒿味過菜根初覓善清宵短睡偃仰繩床起倦天
氣困人成夢中驚見紫薇牆外芳倚

陽關引 送友北
上調選

寶劍揮星界金勒嘶風邁微飄寐寐浮塵洗奔蹄愛
看揚揚鞭策絕少風雲礙與勃然花發上苑紫紅裝
。荏苒別離去遂可再免愁分袂年華壯歲時耐且

同長安道問月同圓待念弟昆如見莫遣蟾蜍欺

詞金門

贈吳璿
五年春

何難與莫漫作吟風雨滿腹精神生毛羽夢魂長與
語○天淵覺來幾歲不少是相逢處繞徑芳草光陰
薄引人離腸數鞭影能更擇一談新塵樹上安排要
語爾和平邂逅伍○袖裏夜珠光吐透徹霓虹不忤
雲鎖烟籠神鬼俯可堪交道古

玉蝴蝶

冬別

寒風慣送行人兩岸老猿那叫徹月蕤輪姮娥泣露
雲○烽烟迷目噴風鶴過肩輦兢戰別離辰斷腸添
六陳

定風波

詠梅寄贈李
石堂乃翁

立住寒風節不誣獨持清白雪相扶一點赤心天自
鑒閒淡尚餘貞素映冰壺○只伴年年松栢勸無隱
不教殘歲德鄰除早報陽和音信喜春起漸止羣濕
慰征途

南浦

春日
文北上

波侵圓舫笑魚龍混雜在中淵片片輝騰鱗甲潛躍
耐污泥一派禹門桃浪闊精神去鼓翅施爲趁風雲
忙洗滌辭湘水作山濤發怒○莫把枕食泉石到于
今柳綠解舒眉百轉聲聲繞樹笙瑟寄黃鸝爲同行
旄何處也相逢好事在相離吞萬重山碧水青浩典
酒杯隨

解蹀躞

春旅

暮鼓晨鐘敲旅恨蘭知親我送香依鼻飄來隴昔左
白眼斜看茶縻紅怨徹付薔薇影趨簾櫳○甚煩瑣
蜂蝶招羣相夥僧房縱幽清奈離懷炎熾熾心火止
情迴避無門倩枝頭鷓鴣叫開愁鎖

如夢令

春旅
和州

江上翠搖千柳點點飛絮相糾客情不勝情遊到歷
陽春醺擾首搔首羞見牡丹開久

拂霓裳

夏旅懷胡
應蓮詠丈

看倚桃鉤花街寶鏡。前溪風日。麗影橫長。盡恣禽飛。
紙窓推暑。出統扇。帶涼吹露臺西。一點點。螢火。覩人。
懷。人生惟聚何。百歲鮮同。樓太平。日餘閒。攬袖練。
楊花芳情。邀皎月。好句。橫光。全醉忘。憊。那曾。慣。風鶴。
避征塵。

贊成功

夏族懷長卿
人李龍蕭昆弟

絳桃抹罷。又剪綉。毬百花粧點。幾多稠。東皇歸去。蕙
草方悠。因時感物。舊閱長留。只恨風雨。滋息難投。

况連牆外。紫荊柔荑。然驚覺。不忍回頭。連枝并木。難
鳥聲求。

大補

夏日
懷人

綠暗陰稠。書聲寂。坐聽鳴蟬。响。奇峯雲意。重。綠長。
空如練。飛遮鳥。髮。網結蛛絲。鼓鳴蛙。部。胡笛吹風。獨。
風荒寺。無人跡。看蒼苔。少。印海棠。酣睡。奈好友。追。還。
夢尋。歸路。念。僧孤榻。記當年。效法。僧分韻。連句才。
相甲。怎奈。向波塵。勞瘁。李杜分馳。等閒。問。曉平。後。跋。

卓錫杖半同。禪塔况蕭索。投僧院。盡永神倦。門外舍。
花相。答。問。底。和誰足。發。

夏雲峯

端午

客賜驚天曉。又見映着艾蒲時。交動鼓金。曉亮。奪錦。
頻爭。楊堤風暖。荷花茂。水日飛。龍潭。不覺淺。斟低。唱。
賽新營。盛中。角黍。蒸。蒸。好。時節。偏添。帶。占。多。英。格。
子田。又。同。日。賢。苑。賢。生。看。來。無。定。且。盡。醉。學。劍。鋒。
庶。可。免。鄉。愁。旅。恨。抹。數。簫。笙。

黃鍾樂

直城
遇友

敬亭烟樹。匝城闌。旅况蕭條。笑浮鷗。伴結萍身。何幸。
故人。同入夢。黃梁道上。共晨昏。握手言。離。被。足。難。
詩酒。論。心。花。繁。月。麗。恰。相。親。况。是。江。山。原。未。老。柳。絲。
飄。拂。代。肩。伸。

東坡引

秋况

黃粧。籬下。菊。翠。簪。戶。前。藏。森。森。對。我。芳。菲。簇。秋。來。無。
俗。骨。秋。來。無。俗。骨。碧雲。砌。眼。金。風。匝。腹。但。笑。傲。居。

蘭谷香飛不畏芳人怨
著華鬢心曲著華鬢心曲

錦纏道

山中
秋月

桂影搖丹月色獨裁
新樣慶嬋娟入山無恙
廣寒宮
造神奇匠
萬丈精芒
遍照清虛殿
率吾道夜遊仰
觀千嶂碧澄澄
不道銖鈞覺
每日閑奏琴聲在
蟾光
深處綠繞高山上

河傳

秋別

分袖烟寒
柑柚氣作長虹
幾番蛩語
匪芙蓉聲重
飄蓬○去心頗共
秋光硬有爭勁
葉落雙紅
眼迷離
千里舞蟾
凝叮嚀雲籠
送客亭

紗窓恨

秋旅

排空唳鴈
喉偏放
發人思想
鳴依漏鼓
入庭陰
客寒
心○霜凝露
向醉楓
侵濃粧
酒熊舞
香林色
映紗窓
慵起恨深深

柳含烟

冬別

枯條柳粉
窮冬繞徑
寒烟掠樹
朔風搖曳
秋西東
四

心胃○誰植郵亭
凝積雪壓折
增人哽咽
况聞笛曲
奏遼遙
暗魂銷

秋齊

冬日

乍雨迷陽雲
脚歇寒崖
依舊凝霜
鴻排空
淡烟開
楓枯樹
鴉橫相得
黯然望極
暖人黃
襖渾難織
只好
作癡想
凍金烏足
斷堪惜
○當此遠同
故土
親聞
曾
幾多加衣
重續消息
夜迢迢
冰花冷落
那堪
環結
映
情激月華
頻覺寒光
刺算此情
繁除非
介壽
送福壽

冬風醉庶幾安吉

傾五樂

贈雲樵
大兄

萬頃江波一泓綠
蟻膏深同氣
昆弟隔簾連
曉夜春
冬夏月崇來
趙貴興
海滿苑
羣花送
碧桃枝
綠梅萼
綉毳茵
翠芳知趣
各樹皆含
風味○莫言
冷暑風
雲細須指
口黃堂
方可意
只持螯
覓側神
仙畢公吏
部何諱
况逢看
家人同
輩琴彈
劍舞笙歌
麗到他年
醒和醉
自分浮涓

上西平 冬飲雲樵大兄
暑中觀戲有感

寶炬紅金觴赤擁笙歌客心寸裂可能過過思故里
華鼓未靖簇干戈怎忍見劇戲場中擊刺還多○人
自近軍中聞方一兩勝千倭只悲古引我今病酒杯
泛淚羔羊美酒渾如醋况飄雨雪曉江流盡化愁波

暮山溪 舟行

鶴歸尋侶共把晴光快清湧拍灘頭儘期何知湖
洲翻翻夏夏且傍曉霞飛天作界江河隘毛羽豐

○扁舟過舊樓景皆新葦突見浪花飄鯉魚江

豚善弄心期自靜點悟水無忙濶三折流千派擊前

歌行題

漁父

影動陽鷺綠水天絮風蘆月冷船邊衰微雨笠穿烟
釣罷輪魚換醉僊

好事近 春初

梅何雪花飛斷送殘冬無脚鴉喙不辭寒樹窮東風

徵索○閉拈新句迂青皇詩瘦渾難換依律叶吹竽
羽喚陽和綽約

玉燭新 元旦

紅梅開過了聽爆竹爭鳴脫踪行舍屏酥送暖霞橫
皎滌洩光春嬌媚去年昨夜竟趕着鴻濛飄渺騎蹄
漸隙捷難追莫輕上元新早○手中握定椒花祝堂
上麗眉壽凌天表喬松茂竹學不得雙鰲二人年杪
川旋嶽時要比親齡還少只有此旭日無虧悠悠

嗽

御街行 春日懷蔡
公位五舅

青青柳葉飄搖樂百舌嬌喉諾牙籤開動映水壺苔
色移侵簾幕籠人千里好風吹恨曾到芳齋莫○離
愁寸結難辭落燕巢無輪歸飛甘效燕雙雙不受
韶華籠絡松柯無恙笋芽如昨何喚春光弱

小重山 訪友

粉蝶穿牆最好春日遲花影砌盼天孫踏開苔印訪

前行迎風醉倒乾坤○芳菲纖長替詞家東皇
王起時溫一團作興帶雲奔金皇至携手夕陽屯

柳梢青 介春

花事餘陽春空倦改玄旋與銅鑪移胎河豚卸美
溪魚遊踪尚隔鄰驚歎梨花開自如黨結
丁香朋連杜宇青帝勞勛

少年遊 贈人

珊瑚鞭打馬蹄忙麝襲錦鞍旁逕香飛醉鄉深處

借問杏花場○杯銜琥珀英姿煥情語對斜陽存

雲山不情烟水辜負好兒郎

雨中花慢 春正 餞別

水點輕紅岸靚波嬌錦帆風送長天喜吾儕李郭
鵲登仙子使囊中脫穎誰當坐上加毡看三冬彩筆
花壓江淹著幾先鞭○江山不老俠骨猶童琴劍情
覺相寬渾似醉傾心一獻浩氣吞巖血壯青萍射斗
肚皮白雪忘筌只今別緒嫵媚遙戀月魄船邊

金縷曲 送友入山

底事長如夢但結廬東山那聽四方喧闐手挽陶潛
跡籬下翠酒生消機動者力猛犁鋤功重秋到嫩香
和心送醉黃花沒倒三杯痛易天氏伯還仲○新
度柳枝頭哄對戶前笙簧鼓奏全刪悲調滿腹經綸
猶藏穩何運當年閉齋笑不盡古今梁棟汝亦笑人
人笑汝問天公羣鳥誰為鳳凰可簌月可弄

瑞龍吟 山居

山間路半是匿覽奇花飲名芳樹翳翳陰映閒烟撲
林鳥雀飛樓窗處○歡峰摘因恤那人癡絕角鳴旁
午携家卜築天邊只鄰象緯徐忘險阻○前度曾驚
風鶴誅茅為宇青山良主還喜舊時崖泉清高無侮
鳴禽應谷如贈和平語惟待誰烹霞作食裁嵐襯
事與浮雲去寫心不了長軒來情樂無寒暑拍隱賦
盈盈推散歌舞筆搖碧落一天風雨

青門引 山居

可臥還可嘯猿鶴書來相名釣離吟夕傍星霞永珠
噴穿出石頭跳○風吹古樹千囀叫曉夜柴門噴可
堪更遶明月隔山送過花陰妙

漁家傲

徑折洞府千壘岫開空一水滋花茂中坐閒翁身登
秀竿把湊垂綸銀淺釣星宿○屈指算來難數壽破
衣只補天孫綳忽憶故人盤古幼呱泣採芒芒忘了
桑田又

朝中措

山君

松聲石影透欄杆山意恁人看那覺世途艱阻茅簷
不減天班○親甘菽水子知問字一室千安真樂何
須衣錦堂前步步雲攀

清平樂

訓傳兒

螢輝皎潔月伴梅花雪窓下晚難聲欲歇都是讀書
時節○劒成不減紅寬精光直逼天回世路劫予立
掃且吞熊膽無違

玉漏遲

夜調
傳兒

燈花生永夜共香陣陣來尋芳侶滿架牙籤往哲呼
人付與聲欬餘音宛在只靜聽松心溫語非聾聵恐
教漁洛宗風頓阻○早是天昇聰明更讀古知今應
期竟禹穿硯磨鍼多少雄才先否况幼歲藏大志敢
輕棄寸陰如許無厭苦漏鼓聲聲相努

烏夜啼

聽泉

飛泉瀉下峯旁响低昂光照碧潭月意聽笙簧○琴
乍歇歌已闌水泮泮萬壑爭鳴依舊叶晨風

西河

懷黃存
庵夫子

森桃李東風富貴堪美雲團樓閣麗瑤湖斯文奮起
鐸聲不住響天心鳴皋野鶴如唯鼓盪浪花散潤可
欣餘澤台濟長懷往事霽漫漫撥開一洗歲深長喜
舊波來滿胸活潑流水○禪鋒仙訣說時目誰滌滌
洛故里陽鳥獨知良友入高人泥埃優容相傳猶見
公門芳菲藂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五文辭選

知命篇一。知命篇二。知命篇三。太祖母
文氏傳。健節婦傳。王氏節烈傳。唐孝烈
二女祠碑。青蛙神廟碑。執友周仲愛狀。
月敬賦。白馬峯賦。自然亭賦。禮源族譜
後序。南游草序。列女傳彙編序。贈王又
節又功兩世兄序。吳在安世兄詩藝序。東
都羅子文集引。送魏叔子南游序。送
子序。奕秋捷徑序。送李不因送人入廬山
序。金剛經解讀序。送龍休上人居寶雲寺
序。贈巨超上人序。寄贈可融上人序。白
楊河神異錄。蛙神災異錄。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寄

金谿 惕區 余爲霖 看

知命篇一

學之正者小其心心之小者密其識斯研慮凝神直
通乎帝則之微而不在區區人爲之間也人爲可見
則見累之可聞則聞累之五官百骸各持其受累之
資以赴乎多累之境而又動於不得不累之勢勢之
所交境之所奪資之所引欲居廉而理居簡在乎日
剝日削以流於下愚將見聞所及之禍福尚憧憧焉
不察況於潛伏無形者乎迨禍至而禍除然後歎命
之不猶也亦惑甚矣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人陽見陰
善陽惡陰彼孽孽爲不善者不人其身不人其心具
不人之身心逞不人之好惡以自鳴其得意光天化
日之下栩栩乎人於鬼魅而莫之知也奈何以呼吸
帝則之躬委諸罔莽中乎抑知上帝之則日監在茲

殞矢不遠故古人曰凝命曰配命曰顧諟天命曰五十知天命曰天命之謂性曰知性則知天而終以立命可不謂詳盡焉愚而愚者拘於卜筮龜火之書智而尤愚者捐人倫一死生以求乎超悟而不知其均非也夫無過不及之謂則合智愚以均賦孩提之知能同也平旦之夜氣同也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同也人將死而言善同也惟木乎性之大同而悲以慎獨之功必也主靜乎靜則明之必也思敬乎敬則存之必也立誠乎誠則通之帝不遠人心與心通苟一念不可以質帝卽一念不可以爲人雖生焉而死已久矣行以尸走以肉耳死明日死聰方將頑然無忌憚也悲夫

知命篇二

宇內有物焉竭其力以馳之而不可躋竭其力以循之而不可訖竭其力以揣之合之而不過得其彷彿則力至此而窮力之所窮將與爲棄也無以副堯舜通傳之重與爲取也漸流於多岐而未易指屈或則觀化於蝶夢鯢持而失之蕩或則游神於無名無道之始而失之虛或則乘人倫空色相以參不可思議之功而失之寂滅彼其中未必無所見也因世之能者借禮儀以文其好溺妻子宮室以長其喪心之其而經守之士又拘於道貌道言道服與夫講道之文字而不能悟其中之萬一是以有見於中者敢爲大言以相誦捐禮治倫故以矯其偏則亦已過也夫芸芸劫生同此帝降之衷卽同此帝命之則亦烏容偏重哉高明者見之而不能守拘牽者守之而未必見於是堯舜以及歷代相傳之物遂虛懸天壤而未有所歸濂溪周子力起而任之上接孔孟下開二程

自是而講學者遽然起矣。註六經者明之六經皆我
註。那老神之以迄於攷良知之說未已而焚香默坐
者又從而濫之多其端以相求而皆有以自得未若
知命之說要而該也。魯論開章時習而終以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是學以人而卽學以天則命之不可不
知也。昭然矣。知之則去形而與帝相臨不敢不敬知
之則去形而與帝相通不敢不誠知之則去形而與
帝相安不敢不靜。詩曰翼翼昭事。書曰欽若薦承。易
曰乾乾惕若。泰。夫一事知而格格不知一時知而
百年不知一念知而千慮不知惟無之而昧其則斯
無之而踰其命而後謂之真知也。否則知之不真其
弊甚於不知矣。若是乎知命之學之正而豈易副也
哉。

知命篇三

大聖人罕言之以靜千古之惑。大賢人首言之以啓
千古之蒙。此中庸之作其繩小人也。嚴期君子也。重
期君子也。重則其督君子也。親切指授而不予之以
直史之寬戒愼恐懼揚謹獨之功。正以錚畏天命之
心。傳於不容或昧也。蓋命不真知之則不畏不真畏
之則猶之不知是以禍害之來小人之所不樂而又
不能愛君子憂之而得其百年無窮之樂。生於危生
於辱生於窮。愁困苦而知之真畏之真與。堯舜禹
堯。警澤水而生舜弗迷於納麓而生禹。惻羽淵湯厥
桑林文之美里。姬公之居東而皆由之以生其心而
不之死不死其心者帝則合焉。帝命凝焉。千古之學
術於是乎肇端而昧者徒自外也。人之有失則非之
笑之已之有失則護之飾之迫護飾之而不可得則
悍然自以爲是而終其身於疚惡之中不畏物議不
畏清夜不畏風雨。水旱奇變大難之相仍凡此者皆

不知天命而不之畏者也。誠知之而畏之則不待復
險也。而畏之於安常不待毀來也。而畏之於譽至不
待毀作也。而畏之於夜思不待對高明尊顯也。而畏
之於庸衆愚賤先其幾以自察。臨其境以自慎。後其
事以自考。隨生平念慮之微。履蹈之著。皆與上帝相
爲。降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則不與誠期而僞不敢
生。不與敬期而怠不敢作。不與靜期而紛不敢入。雖
帝心至宵也。準諸已之心。而畏其難幾已。心易逝也。
準諸帝之心。而畏其未合。管之衡焉。必其輕重之
副。而後爲無偏管之射焉。必其高下之風。宜而後爲
無倚。昭昭慄慄。持過不及之平。以協其中。是帝則之
順也。是所以擬帝命也。人不爲君子則已。欲爲君子
而不知所畏。則何也。

太祖母文氏傳

嗚呼。惟予太祖母文氏。卒年九十有七。予於童穉日。
依膝明啖棗栗。輒能詳繹其訓。而歷年四旬。始克立
傳。以揚光萬一。非敢緩也。言未及而希行遠。君子議
焉。猶記太祖母曰。婦節婦不敢爲名。亦不屑留名。今
之志節邑者。我知之矣。爾曹其以此爲戒。惟我後嗣
有賢者。採鄉評入家乘。以示後昆。是則我志也。嗚呼。
董狐不生。魏收不免。予太祖母以巾幗中人。猶明其
枉直。而不要近譽。以耻同列。豈非三代之遺風乎。
太祖諱應鳳。年二旬而終。田儼祇有牛破房一廂。太
祖母經營喪祭。悉蠶以費。及撫子祖兆。文母子啓。啓
形單影隻。不能須臾活。爰勤紡績。十指之間。存兩世
命。常夜月治綿麻。雪光織之。疾作醫者謂難痊。予
祖方十一歲。矢天割股。願以身代。旋即愈。使非母之
節。且慈烏能令子孝。格天如是。哉。前嘉靖時。大毛山
賊出掠城野。焚居室。殺人百萬。予家當賊衝。要禍尤

烈太祖母攜幼子避山中遇賊子亦以刎太祖母自
投其面泣請曰寧殺我存子以延後庶得慰先夫地
下而子祖爭赴焉延頸伸髮時一指立斷以示必死
無他意早賊義之稱爲慈孝鄉里其衆速遁則有
天殃子祖之賴以全活者不諸此亂定子祖年稍壯
乃令勿事詩書其率車牛往服賈既富方殺天白昌
爾後因貨書詣饒之浮梁邑族有某者久客於其地
見子祖至忌之僞爲交好狀置子祖貨於空室竊肆
祝融夜起心神若狂自焚其書而子祖書獨存後
利遂歸養母而忌者之怒愈熾也欺孤子禍害備至
太祖母恒相謂曰忍辱以長子孫此天所以厚爾也
非有福人不能受于是先祖終其身未嘗一鬮狼皆
太祖母之德教深且長也迺其新寡時方十九迄於
卒凡守其志者七十有八年未見有笑容歲時伏臘
必率諸孫茹素哭奠於太祖寢堂下一日忽語子祖
曰我將去矣鄉人士得勿有違者子貨爾金遁爾聚

而遠焚券非邀我冥福也存以福爾父後嗣也子祖
踴進全筒各券付火訖然後坐正寢呼子輩及諸媳
共五十八人諭以慈孝世傳其勿倦乃整衣瞑目端
拱而逝子祖遵治命合葬於河溪山

饒節婦傳

節婦蓋少錦饒公女也少錦家邑城東其家卓然其
水泉芳且潔靈秀之所鍾代有淑媛相傳盛唐時有
孝烈二女洞到今石跡斑斑英爽如在而饒氏非其
流亞乎何卒然婦女不及持羣然男兒不克守者饒
氏獨持而守之泰如也年及笄適十五都北岸村行
垣十一者當其爲余門婦雖不逮事姑嫜而事舅石
元公甚謹生子大成甫週歲舅與夫攜資客楚未三
年相踵遠亡計聞饒氏哭踊絕食其漬於死者數四
賴戚屬勸慰得甦時遺孤在襁褓憫之情如其母性
饒氏知其舅與夫之必將有後也第兩世之骨暴露
三千餘里外必俟其子之壯而後奔焉尚在何年懼
不及見也乃思爲柩計里婦相率沮其行饒氏嘗
指滴血誓不歸葬不敢生返爰鬻簪儀挾孤子偕其
父少錦買舟自鄱湖沂湘江越數月抵楚之永定衛
得其舅夫骸返棹洞庭颶風奄至蘆葦篁茅澎澎然

作噉吼聲鄰舟飄沒者不可勝計饒氏舟幾溺仰天
哀呼曰妾舅死于是妾夫死於是妾死何尤然親且
老子尚存倘以波濤終足上不孝於父下不慈於子
妾罪也與哉英皇有神距此不遠其謂妾何乃告其
父願以身赴水貸活一舟命未幾風息飛渡驚濤舟
中之人皆謂其誠格天也饒氏寂然無德容爲舅夫
奉香火不倦迄九江龍開河有缺官其人者以食墨
者面諭兩樞皆奸商私藏議欲開棺彼明知其非而
遂威之期以重擾也饒氏泣懇來情官吏呵索不
休乃以首觸樞血流數斗藥樽盡赤夾岸觀者如堵
駭嗟涕泗哀資助鈔須臾百金大成立母側淚湧雙
血官民驚訝始攜免驗嗚呼兩之可以靜風伯明之
可以驅貪吏是天與爲勸人與爲感也及扶柩歸里上
兆訖卽甘肯絕口自矢終身來勸者曰雙魄既寧遺
孤獲立願遂矣何不茹葷腥抑知饒氏之心有獨瘁
者乎蓋有味而舅不能養有味而夫不能嘗私其口

履其奚以堪故飾說以息鄰里之勸也曰妾將禮佛
曾是饒氏而佞佛乎哉予知諸君子當其卒也或爲
作贊或爲作記序賦碑銘殆於塞棟竊以不得饒氏
之心而且以重昧者之不察也不得已而爲之傳况
予說切族屬有饒氏之子如大成大成之子如庚如
癸前後六世同居無間是皆仰體其志而宜於家者
也異日以之編入家乘採爲 國史請建饒氏祠置
唐孝烈祠側並峙千古道傍觀者稱爲某氏女某氏
婦孝節如此而祠以立庶乎閭閻風教興婦女型之
貞以良即男兒過之而且汗且涕焉此固予心雖曰
未酬然而未晚也

王氏節烈傳

節烈婦王氏者名富英子邑庠生昭甫女也其母蕭
氏夢吞牡丹而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因以命名方
五歲通古列女傳隨母歸寧過鐵石墩見唐孝烈二
女祠入拜慟哭母詢之曰吾哭二女子之不入古傳
也通其祠自覺神僉語聞昭甫遂相與奇之擇壻將
及笄而終不妄許時有蔡文恪公之姪孫名槐者屬
冠善屬文昭甫不計金而憑媒以文章聘曰俟取科
第後以爲歸是年其弟及康熙甲寅夏土寇亂其
計其家多幼穉寇勢猖獗懼其身之不免於難且以
累二人憂也乃沐浴整衣端拜於父母前曰女願有
家則嫁何必諱今寇亂如此願早歸蔡門庶得見舅
姑而獲盡一日夫婦禮虎亦甘心爰擇六月十一日
以禮子歸越次年四月兵寇交掠凡男女之生者無
者不下萬餘而王氏適在掠中其渠帥年方壯未受
室所掠他婦悉婢妾視之見王氏少且艷百計求合

曰我必妻汝也汝勿怖我功高必庸飾就汝旋作夫人死年命甚相埒也王氏不之顧突投於廟賽面垢軀穢惡莫可近其衆婦競相勸慰謂兵威猝臨鬚眉人往往匍匐軍前以苟性命我輩何愚自速死亡也王氏厲聲曰吾何知人吾誓不爲狗彘耳帥知其志不可奪下令衆婦絕其食加以挺繼之以刃詎阿棟楚日甚一日體無完膚喉無喘息王氏腹中忽血下不止乃戚然悲怆然喜曰今而後吾可以死矣

之所以忍死至今者倉卒分離無吾夫之未盡也

吾方有髮此蔡門一點血也或蒼天有知使吾父母願以歸庶不斬吾夫後今且不保矣不死何待計其被掠以迄於墮胎凡一百二十有九日而後伺更闌刁斗靜從容取水浴濯其身面自縊於堂梁上以卒

陳晨起視之貌如生笑怒容相半於是悻怍汗亦撫磨悔恨曰我從此不知死所矣以如此節烈婦而我逼之以死則夫以死逼我者必旋踵至也天道神

明尊報不遠重論其麾下厚殯焉手執爐香送至葬所俯首謝罪訖遠解鐵衣棄弓刀靴帽一切廝役驅從妖冶玩好之具悉皆捐絕芒芒然口誦佛號逃入山僻中竟不知其所之

唐孝烈二女祠碑

祠於鐵石墩之東水泉清冽岡繇秀合宜若有大丈
夫廟食其中爰攝玄履探故碣瞻升遺像乃見其爲
小女子者二妹可哀也其父吏於唐時谿水產金掌
爐冶事偶缺歲獻罪當誅二女甫八九歲約曰父在
獨有子足以延嗣我二人贊也請代父死遂相與躍
入冶命立絕事上聞得減父罪諭令上墓鎮自今以
始免金貢建祀世享勅曰孝烈祠嗚呼孝烈何等事
善啓迪師友勸誠之功而乃傑焉驚鬼神撼山嶽
星日月葬常名教大其身而不恤得謂非正氣之所
鍾哉夫五行之精在水爲金在人爲傑不產金而產
傑不可謂非地之靈也然由唐以來迄於宋止生陸
氏象山昆弟三君子講道明心祀於鄉國其餘則寒
乎末之間焉具而日讀古人書欲報罔極而未能
少壯登朝而未能忠安於無事而未能請聖賢之學

任綱常發德性以壽於天壤徒謀膏粱而依體膚僅
以供饕餮之一飽生爲人傑沒爲聖神之謂何試與
過二女之祠觀其實清夜撫心可勝痛哭哉因爲
之銘曰崔彼山隅厥石如鐵淑女精魂染黑以血穆
歲捐生慙誰耄耄我來悵望弔古懷切忠孝道微
難筆舌噫嗟二英今古子子

青蛙神廟碑

予邑之水門廟有神焉託青蛙以自表見多寡鉅細
出沒去留隨其神之所之以曲盡其形雖刀銘鐫鐵
百計以死之而皆必不能使之死此亦何所得而能
然乎夫萬物莫靈於人而學仙者蟬蛻其尸學佛者
空色相乃蛙獨流形適性以長生久視而無所輪迴
是其超生滅具形骸而非墮於佛老二氏之學也明
矣吾君之體常處於人間背負金星腹飾水玉前
福而知焉於市鎮鄉曲感之以至誠即以其身
報人而人之禍福不爽此豈無所得而能然哉戊申
夏抵予家晝伏寢堂夜將闌則立於墻壁之西舒其
手足運動如環之無端而莫之墜形可得而見神不
可得而問意必有終始乎物而形著動變以幾於化
者青蛙惟自知之矣乃碑而銘之銘曰不識何代產
此靈蛙發憤吐霧以老歲華在水之涯日光見光變
幻行藏縹緲思想

執友周仲愛狀

公諱仁里麻山而仲愛其表也與家君幼同學壯同
遊凡出自家君語因弗違焉家君嘗爲子言公方七
八歲戲登屏虛步丈餘笑謂家君曰吾將踰天移蟠
桃樹栽人間歲歲得其啖也家君呵止之乃下及長
事其尊人懷難先生以孝聞廬墓之年鹿與鶴守其
廬不去後遂棄舉子業好爲山水遊層崖絕澗窮極
幽遐間有佳境不赴不休邑之東有峯三十六石
巉巖危人跡罕到公輪蹄其上每詣一峯必信宿而
後還偶居出雲峯間石中呼其名開門迎入授以酒
見洞壁有篆書丹色爛然歸以語家君家君不之信
歲在辛卯冬沐浴更衣肅然叩門作別家君問何所
適告曰吾友江洋琳者曾遇寇欲殺其母願以身代
寇免其母而殺之天帝憫其孝命爲採訪使錄集天
下賢人今薦吾司文衡雖夢寐相見然知其必不吾
誑也故來屬後事家君默然不荅壬辰春家君以禮

復謁造其庭又告曰吾行矣昨南下三坡社令率其
屬備儀仗迎吾登程爰索筆批限擇於二月初二日
抵任吾與汝交最深當惠然躬送也家君笑不已然
而及期必往公坐其家之堂上見家君王作色言曰
汝不至爲不來今鶴來矣跨白鶴上巍樓凡高呼六
聲遂逝停柩於其宗祠之北牆前壓柩微裂其子竊
視衣履盡空屍無有焉後數日其子璵玉來言家君
命誌之傳疑也

月墩賦

夕坐省室鳴琴方訖月爲前導墩如速客予携傳兒
行歌及之響震林木是不可無賦也賦曰肇鴻荒之
未判繁敷與月其同若時賢巧而鑿厥界紛獨有此
月區月遂騰乎霄漢之表墩惟希乎坤極之隅親下
者形湧厝而淳固親上者氣澄湛而崇虛或輪碧落
以懸照殷長夜之漫靡或華黃輿以奠麗效地德之
生資咸襄乎化工之偉績位高卑而共獻其無私
日月中有彈丸黑子墩上有青木含輝競者其分
之緒而作合無疵何如斯之稱名不忒襟墩希月而
兼其品題寂處於北源深山之左隱姓字而厭受時
俗之知滅沒倒影者不敢望其耀矚趨市逐者不敢
竊其基爰炳菁華而堅磐石傑然標神阜於無人之
壤待誰氏子其對此樂機高山流水天外步趨方爐
灼乎遊人間之兔殿旋磅礴乎陟桂窟之層梯歌中
心以相見洞開其腑而不芥纖翳敲章賦物攬勝忘

機月連人深人倚墩影淡形化心定境奇悼世情
之閒沒傾及靈曉積而阻躋未若斯敦之天設盤旋
千百載而月不胥離歷晦蝕而墩不削色遇震奮而
月自揚眉各足乎陰貞之攸秉雖屢試諸艱而肯守
其正氣之養照臨不爽發育無違月何逝而墩何虧
羌昭昭其未央又重之以堅凝通躋子履通呼子見
升彼墩矣曠月相覓靜悟厥理動察厥幾無謂中宵
之嚴潭時乎時不昧月墩之指微

白馬峯賦

逸興發人山深賦白馬壯雲林恍行空之驥足靈煩
器之塵襟撫觀容其異態狀物類以彰靈乘姿雅粹
王洞水空闊無倫事挺蒼庭夏放形烟氛之宵渺烟
蔚靈華之潔浴萬仞迢迢起八駿作朋而天下莫敢與
爭能是故黑霧迷漫其銜鐵也紅霞熒熒其鑄磨也
而滋濡其遙播誕之垂也風淵泝其長號聲之嘶也
辰布森列教上之珠光也霹靂迅動項下之和音也
河漢流焉不期其盛時焉生水草之流澌也
背負青霄體竇素石立則嵐隨臥則雲覆陽騰焉操
律焉興天無極探古初之穆王鹿不能畜越僊公之
駒壯野不能容晏息閑藏行所無事居所無鄰天子
不得取諸侯不得驅是造物中之神物也皎皎乎還
駒彩於空谷避驛路之趨踰惟彼蒼蠅莫附其尾矧
伊懷策寧及其腹吸輕清之元和厭肥甘之芻牧厭
佐貞厥行素厥德靜沈而湧復彼蹄者响有足驚焉

駢者咸觀型而胥化於淑縈元運之變遷靡常而斯
馬斯城超紛華之界而毫無所佈前乎古人之古後
乎今人之今鮮不見其康莊健行之不息夫何不負
其才氣而不顯技於伯樂而伏處於金川之麓我猶
得其來游且登臨而極目問清白之誰傳峯得我而
非獨惟馬其形而不馬其心安敢辭乎物色雅之以
文秣之以墨跨入雲端浩然自得

自然亭賦

天生誰氏子兮財雖奇而性豐懽聚同書兮髮哲
來同惟傍蕭之有亭兮瓦不蔽而田不封雲殺殺羅
其上兮且夏夏滌蕩其中書念日而夜窓月兮屬戶
彌工崇嵐光之雪翠兮以崇嶺爲屏風溪潄潄其播
響兮視命與而水澄彼洪乃送春不聞於寒煥兮桂
閣倚其外以成叢蕉柳濺碧兮桃杏移紅斯樹影交
懸於池塘兮狀棟宇之穹隆鳥不敢巢其楹兮鼠不
敢穿其墻勢雄煥聯臂兮陰隱鬱而騰空將索居
志兮抑草坐謀躬棋談世局兮多算欲出金石兮覓
馳邀花月以對酌兮舞酒態而西東爰偃臥友義黃
今寄笑傲於琴公嗟斯入樵斧欲兮離其宇而峻其
籠上庶民之宅華兮貴富者之閭重重于戈主而毀
裂兮火烈遇而付祝融受強兼併兮盜跖攻築怨愁
之何在兮富潤屋而偏窮執若斯亭之設兮無享累
而有亭功不畏兵不畏寇不畏強基不畏祖龍子星

得以師其儉今父老得以享其終燕雀茂茂其來賀
今鳩鵲無爭而敘其慶鸞百嘯祝喬遷今跳舞灌沐
以集斯盛望不四而蚩少數息兮心惟一而鳶魚之
飛躍雍容快勝境之克永今前接亘古之宇宙後通
繼起之鴻濛荷天錫今亭與天崇宜協宮商以寫心
今酬彼嶢嶢

禮源族譜後序

讀史而知歷代之國紀讀譜而知歷代之家常譜也
自其敘木支抑以胎勸戒也夫自開闢來人與人
相生以及於吾身而身與身通生以及於後世苟啓
伯之弗昌則生機於是乎息而罪通天地矣是以作
求世德惟有德者而後克永世也嘗竊惟季路之爲
人宿丈人之家與其二子者自暮達旦難悉談心而
卒不究其姓字卽孔子亦惟以隱者稱之嗟乎隱之
爲德不素大乎霖之族支分繁多有禮源者其始祖
曰大公隱其名復隱其事實而儼然開槐村新塘北
岸葉局諸數十族之基以作萬代祖豈非避世之高
士而裕潛德之幽光者乎及詳閱大源大宗故牒有
諱文通其人者號大公講性命之學實霖之嫡祖也
則禮屬火而其子若孫遷居不忘所本焉斷無疑也
乃前乎此而已隱後乎此而弗彰是誰之過乎今叔
氏德宣率衆鳩工修其一支之家乘寐不敢不表而

出之以胎水水本源且以興後人之積德冥冥也

南游草序

詩豈易言哉彼夫哦松嘯月詠山吟水好爲推敲以成名自謂極一代之詩家而不知其胎風景產者亦凡多矣譬曰三百篇後迄唐以詩取士可不謂工焉而猶有盛中晚之分况其後焉者乎虞興曰詩言志朱考亭曰詩以導性情之和蓋其心之所感樂不盡言哀不盡意不相期而發之於詩而志與性情存乎其中昔人嘔出心肝凡以此也予大兄雲樵未嘗有意以詩名者而齋居之風雨迨之及其之燕臺宦巴蜀太行之高黃河之永且深巫峽三峽之險峻而多奇相遇於耳目之見聞以發其慷慨風誠之氣而抒爲敲金戛玉之鴻章斯固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矧以齊郡之崇高也醴泉之芳潔也醉翁梅之森鬱而盤紆而豐樂亭之熙以穰也古君子官是土鮮不悅而歌之則夫志之忠孝性情之粹淑如大兄者退食之餘應必有以自得而不能吟諸人然後拈韻以誌焉

于公車過餘聆其音學其文趨而不能彷彿於萬一
是于之不類亦或詩之未易以言傳也於拜別時申
以問之

列女傳彙編序

統陰陽之謂道合奇偶之謂數則有天不可無地有
男不可無女此理數之相乘而莫違也是以詩首關
雎典載終風易次加顯而詩內則春秋嚴始五經
大聖人之書其言及於女子者甚備自諸家小說興
而潛伏之風熾類有人恬不爲怪況其他乎予竊憂
之嘗著四真傳奇忠孝廉外別有真節記誅其似表
其真將以芥一婦而羣婦懼衰一婦而羣婦勸也歲
在己亥舟沈下邳之雒馬湖悉爲水神攫去惟心慕
尚存擬題成樂府以授永世迄辛丑冬之盱南晤吳
二來先生論以其季之列女傳相屬爲序不果遂行
後四年獲接公之季子宣臣乃見其所爲傳者盟讀
之凡述古今名女子不下數十百人大率一歸於正
非然者概弗錄此豈其得已哉夫太公望斬妲己越
大夫范蠡戮西施喪邦之婦厥罪均也好事者訛傳
共泛五湖遂使失節輩奉爲口實子每爲千古惜得

宣臣之彙編而惜少減則予之真節記已發括其中
而無容贅作矣况予書失於己亥而宣臣以是歲適
成其書此其際有數焉道同故也

贈王又詒又功兩世兄序

鹽城斥鹵地也濱於海其波濤之奔騰風烟之起滅
魚龍鯨鯢之出沒真然時發其奇以煥天地之文章
是以英士傑人代有於其間卓世望樹人衣錦其浮
於無鄉則予世兄王子又詒又功其比肩而出也國
室丙辰四月予以公車南歸故鄉寇亂枉道避地拜
謁春如夫子而值其公出失所適從進無三窟之可
營退無一貉之可典僕夫痛痒惻惻嘗過典而叫呼之
舟子居停之主人查察之門吏又從而稽呵之兀者
肆中解之以詩而推敲既不就索之以睡而夢又不
成旋步而出旋步而入戶外荒草爲足跡一空或者
天其不記有予而途之窮一至於此乎竊笑當日予
路之喜夫子之乘桴何爲而結此想也適兩少年翻
關過之出其稿詩文相半雄俊婉麗賞歎未久沽酒
相洽時新蔬啖嫩菜煎餅餅之鮮美蛤蜊之美醉後
惺惺攜往西關而登樓環眺海潮澎湃歎蜃市之易

謝安旭光之長存扶桑鬱然如在咫尺其僕僂僕迎
入堂上坐定其長者拱子而樂曰洪都兵燹家君念
子久矣雖携幼弟他出不日歸此吾與母弟又功也
吾刺又請焉乃以通家自仲而見之晚遇之陳今日
之邂逅又何奇也夫魚相噬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
忘於江湖今則不但江漢矣鼓鼙張鱗吞雲噴浪於
東海之濱又安有涸轍之悲乎

吳在安世兄時藝序

受業于門者十有二人其九人如王治龍緒在三楚
雲夢江漢之雄風憑其文以出惟國儲國樞慷慨抱
投筆爲司馬而其人其文其才也乃若起乎文
而求之率乎文而行之以淵樸端恭之貌而皆本於
穎敏光駿之心不見文而人標其異既見文而文著
其奇內之爲載道之質外之爲載道之章非吳子適
立乎道不幾孤乎吾聞象山陸氏曰東西南北海之
人此心此理相同同此心理則同此文章雖楚越
陵生不同地而道固自無殊也况吳子生於其尊入
舍貞夫子宰金谿之日夫非鍾雲林之秀者乎乎由
是爲吳子慶而愈爲予邑悲也昔眉山三蘇枯盡草
木今敝里喪亂爲已甚矣吳子文加富人加慎予公
車之暇盍讀其五六十篇鮮非載道而光昭天地者
則大行其志以出而有爲正翹足待也雖曰膏雨天
下然勿忘子鄉之顛連者皆受累於文人哉

字都羅子文集序

南華經曰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今羅子處先之詩又皆天籟自鳴者也夫愚者鍊句
習者煉氣合思習以用陳而詩古拙故文工札黃初
胡然鳴得意於篇什章句間而天機自然亦已渺矣
羅子庶幾其無是哉昔靖節陶先生云但得琴中意
何勞絃上音其與羅子之所集將無同也聞貴里中
有魏君叔子者善爲詩古文詞如或見之請以斯言

贊焉

卷之三

送魏叔子南游序

寅在庚申二月既望謁春如王夫子於寧川聞有人
焉曰魏君叔子者行潔而文純予欲見其人莫之卽
已讀其集於淨土庵相其品於溫江雲年友之宅杯
酒論文上下古今非正立剛方者損弗錄嗟乎直道
之弗行匪伊朝夕矣惟魏君其由舊哉夫江右之爲
有父以諸子師以訓弟自象山陸夫子來鮮不由是
而魏君守之勿失得謂非吾道中人哉今其行過十
八灘歷章門下都湖舟次之所經馬當在望御街入
泉磯虎丘山昨往而追憶匡廬諸峯迥出雲表而後
浩然歎吾鄉之所產蓋非易易也官是土者久矣慨
然而興矣爰作詩以贈之云

贈楊猶子序

故人楊君解來之長子曰實秀年少善屬文不遠數
百里來自寶水抵於梅川觀春如王夫子拜大壽也
見予於旅舍執手相慰甚叙述家常如其母之節
而弟能讀心竊喜之慰勞之暇詢及詩文古法嗟乎
吾將老矣從事性學數十年不能博一第而猶可與
言文乎雖然吾知之詩必鍊情文必鍊氣氣與情相
深於其性而詩文由之發焉彼今之爲詩文者可勝
數哉非不言情也而率皆賦體其所爲與此者違乎
不問至於文之行也則蔑起收昧轉承叙一事而驅
致一事舉累千萬言耐苦于纂集補綴而後成譬盲
人之適於路寸杖寸移終日不逾十里蓋其識不能
遠也是以氣餒而行難況於文哉斯其弊皆本於詩
文之爲累而明性之功未之或講夫性者情之根而
氣之祖也閉戶焚香瞑目靜坐息其情斂其氣湛然
中存覺三百篇以迄於左賈韓蘇諸作皆吾故物也

雖屏絕詩文而所以詩文者自在夫然後率筆行之
而山之高水之流古今人物之繁爭集於毫端以建
吾之所役不與情期不與氣期而詩文加於人一等
矣予誠有志古學乎起故人於九原而問焉道不越
是而況乎王夫子在可以執經而求也乃勉之以詩
云云

奕秋捷徑序

大塊中何爲而有徑徑何爲而且捷哉惟吾儒痛絕之弗少休而曲學之士必爭趨焉亦足以神其技而名於人間世是故伯牙之於琴條之於九張旭之於草書王摩詰顧虎頭之於圖造父王良之於御養由基之於射莫不研之於其心而從心發意從意生象無端而得一徑焉率然以往儼利直達何咎乎奕之爲技哉而兄秋之於奕哉由秋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觀之率都有某者以善奕者其縱橫布勢起伏奇勝算無遺具載於其書而且迺奕秋以爲之身軀不亦異乎子嘗遊其邑曠然遠望翠微金精聳入雲外疑與終南不相上下則其於奕譜中求捷徑也固宜然無令滄臺夫子輩見之見則吐棄之不暇在某當必有以處此

送李不因道人入廬山序

匡氏九昆弟避地於彭蠡之濱穿澗尋源惟恐不密乃入深山結隱士之廬以與猿鶴竹石相侶斯亦不得志於時者與會之所偶集久而安焉無足雅者後世遂詭之以爲緇流羽客之與區不亦過乎今不因道人者燕趙間士也悲歌慷慨之氣常發於眉宇而棄家游江淮嵩岱之鄉殆數十年矣施藥餌先散病人利之善祈禱雨晴驅馳虎蛟諸祟畢效凡有求者罔弗應雖不碎鼓而危坐終日未見其謀食也攬華池鳴天鼓摩睛嚙唾存想運氣其伸縮吐吞旦夕之所行無甚異於人惟抱璞抱真二子問答一篇龍虎嬰蛇制鉛鍊汞內外丹秘諦昭然予嘗讀數過怒其不經裂而焚之不因嚇然曰吾固知必至於此也吾師初授時預爲言之矣又何惜焉頃其年約八九旬齒完顏粹遇于九華孔道上談說雍丘當年聚首事飲以酒果拱手告別云有廬山之行何其高蹈

也往聞潯陽令呂公見黃龍禪僧於廬峯授以初術
後遂荷初飛昇去不因殆有志者耶則自此泛洋子
江湖而上之舍舟登陸入東陵度虎溪險雙劍諸峯
訪竹影寺倘遇其人得異書必擇大有濟於世者小
試其術以靖洪都之亂而救其瘡殘困弊之士民無
徒自便其身匿點金掃帷之方逍遙雲漢翱翔方丈
作天地間至無益之物以貽山靈蓋而爲匡氏昆弟
竊笑也

金剛經解說序

予從事性學久矣靜而思動而行凡三十有餘年而
不能看一解予固實不聰亦性之難言也曩者朱子
以聖賢之降氏象山謂以易簡工夫求爲堯王陽明
講致良知之學彼世之論者專尊朱訓而詆陸與王
爲禪則禪之不可墮如此也况外此如金剛經者而
猶可解說乎夫自漢以前無佛及楚王英最先信之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寺而皆不得免其矣菩薩之
難爲而佛之成其類而曾不加恤也至其所爲實大
義亦易昭矣與其言如來易若言降衷與其言空色
相易若言喜怒哀樂前未發而氣象且其言降伏也
是有克之遺意也言信心清淨也是主誠主靜之易
名也言大地恒河沙皆佛也是人皆堯舜之微詞也
竊吾道之緒餘而祈其句讀創爲高談異論以相奇
於是愚者憚於輪迴而智者矜爲寂照以自命爲最
上不亦過乎乃吾儒者端其議不流其証聞其妄不

得其趨勢將交攻而不可以止惟薦紳先生有心濟
物者往往混跡其中據彼說而引伸之以明此性之
從同庶天下後世知佛之說法者無甚異於尼山于
以聖賢而與經義相也今某者世儒家子力不
易詩書禮春秋而誣波羅殿密經豈其迷惑於佛氏
而不知返者耶昔定遠侯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家保之取威立德從古類是意者謂其義類詳其
訓詁以示西方淨土所說所求不過若此俾智愚之

送龍休上人居寶雲寺序
進之環於天壤也大而能容徒謂儒者得之則誤矣
儒其服儒其言而不能儒其心以繩往古聖哲而直
通乎上帝運乎之心則雖說正學固與端居絕處鮮
寂滅之說而未窺其中之所藏非惟無以服其心亦
且無以見斯道之大也予適寓寶雲寺玉井泓然雲
罕在望水不流而深山不高而龍詠歌誦讀其中退
然若夫有龍休者衣緇而來坐與之言其指卓然宗
於其受與焉名象敏行蓋述其生平道跡所歷
十有餘年曾歷天目陟吳山錢塘所湖西湖所注
龍波濤之出沒與夫鳥翔樹簷皆其游神而豁悟者
也乃復循彭蠡之濱仰眺廬峯渡章江而溯汝水殆
能遺棄聲利爰括山川而忘其身之楚產家之尚存
以力造乎道者大哉道乎道未必在是而居不必不
在是也見道何地姑與之定居

贈巨超上人序

天下開巨超之風而不惶汗泣下者其人之本心可知矣巨超鳳陽儒家子有所感悟託禪以自迷當其棄家而之仙原也被破衲跣足恭學於黃山之巖見夫世之福善知識者率皆自了漢稿木死灰與世何益遂豁然大革其佛法寂滅之非而本慈悲之心期于人間世爲有濟適過縣之東關半里許洪水瀚漫旋洞旋溢以天之晴雨爲消長行道之人苦之巨超惻然曰此微率孔道也涉之者病不可無板橋數十丈以濟舟楫之所窮然而爲巨超者極難耳未嘗有土地人民之責未嘗有追呼招集之權未嘗有吏胥擁護諸姐逢迎之便而以其至仁之心衡量於義利之間必欲爲慈航普渡之事不疑徒善罔績哉爰鳩工匠立層閣葺釘交橫小視先生機寒暑濕日夕侍立其中凡歷年餘然後得邑人士之哀金以助于是乎橋功成嗟乎心因人人同特無至仁者倡之

天下遂受陷溺之害而莫能救向使巨超作顯官隲兆姓必能身先愛育率九州之士農工賈孤獨鰥寡以胥登彼岸何其僅以老衲終也叢林中古稱有隱君子豈非其人耶顧予聞之謔云山中無老僧朝中無宰相如巨超者百歲後再來人間慎無膏粱醉夢漠然不以民生休戚繫其慮勉之誨之庶不昧今世普濟之心哉

寄贈可融上人序

寺以上乘名由唐而來代有異僧若可融者何僧也
可融精浮屠學而厭絕佛氏現冀有自命善知識從
遠方來者持漆杖皮衣捧鉢鉢其侍者數十人
皆口叅檀樹子見本來面目倅然而其門聞誦經聲
遂同誦經者是誰可融曰賊也又問何賊可融曰諸
言文字賊也問主人翁何在可融曰入定久矣是時
來者卽欲付以法可融曰我無法汝無付請辭一齊
而別及康熙甲寅耳月十四日土寇大作富寇攫富
入金貧寇罔貧入利倚餘帶劍者儼然皆貴而無賤
矣有饑寇百餘入寺責可融跪迎索酒肉飯忤其欲
施首命斬之可融伸頸以俟衆寇代求免遂禁其手
足值雪不止推仆雪上五晝夜可融不一語忽號簡
輿盡捲僧費以遁後數月寇復至黨益盛衣甲新矣
擁節旄跨高駘直登寺堂上衆寇扶下輟鼓吹升帳
呼可融聽令謂汝能隨我富貴可立得也可融辭以

公等天堂上人立地成佛弟子無修行且福薄不敢
受衣鉢寇首怒喝其黨責三十棒腦上一極目睛血
出寂不致辨寇問汝知痛否可融曰棒喝得是寇首
笑釋之而可融已得點矣喃喃作偈言寇首問故蒼
曰弟子孽重適從地獄來望見公等皆如來大士化
身也羣寇爭問狀可融曰均是蓮花辦裏高座者寇
大悅爰取其磬碎其鐘鼓及經卷幢幡釜甌漏器悉
麾鄉民之有力者代爲擡舉去然後爆竹三聲撤公
座果寇棄升輦寇首昂腹揚鞭坐轎上傳令僧人送
出山門外可融合什跌拜高誦以送曰阿彌陀佛寇
首大言曰免施擁衆去予聞而深訝之夫可融何僧
也賊善知識之來而佛衆土寇之去應必有獨得於
心者上乘多異僧其斯以爲異乎

白楊河神異錄

神不必語而微亦傳微古道也辛丑夏縱舟白楊河
夜宿定銀河在天羊子世澤同舟信人也招子岸宿
謂河異江外其汎浩善怒吸陸苦飢勝江神遠甚子
不允然未轉睫憑空水躍舟飛岸表雷電風雨相擊
舟子叩首哀呼求大王爺赦羊子恐子堅坐弗動環
望野店備處舟下數仞星月皎然子舟獨雨然亦不
搖也五更舟如故子嘗聞道家藏經有風生獸消難
虫者其獸育於萬山久風之所結而虫則海神之司
聚寶盆者非有英人不出也意河源發崑崙起星宿
海珍奇畢集豈二物之來游耶何敢當其為此態也
昔歐陽修作瀧岡阡表碑成董其昌以字學著聞其
俱以奇游阻河上子不善書而文則遠遜應陵氏乃
掠子舟而不許其靜又不敢動之以及於溺倏焉而
雷電倏焉而風雨倏焉而槩櫂蒿松寄跡雲表不令
子與沿岸之居人同輝星月或亦有其故與

蛙神災異錄

莫異於蛙而爲神莫異於神而爲蛙莫異於蛙神而
又有爲之災者此天地之用心良苦而蛙神之用身
愈奇其愛育子邑人上至無已也康熙甲寅五月相
傳蛙神座上得紋蛇焉其舌頤然腹暢然鱗甲首尾
之光赤且爛然蟠旋於座之左右而有岸然不可一
邑之狀凡歷月有十一日其青蛙之神杳不知所之
惟廟僧從座側得蛙星者二取紙焚之火經兩晝夜
而其足始化臭聞廟外琴瑟如人見嗚呼蛙既神矣
而又安有此哉越次年寇大亂邑以南俘殺良民子
女二十餘萬邑以東掠劫近萬屋毀殆盡數十里不
聞雞犬聲邑之西北則兵寇之都會而受荼毒者不
可紀極也嗚呼天泣地備之年天不能示地不能喻
人之居天地間者茫昧不能知而蛙何以前知之直
以其身焉不借祲孽災烈之慘而委曲教誡先爲子
邑之人啓之則蛙其天地之大行人乎况夫蛇之肆

虐者方閱月而遁惟蛙獨至今存允矣妄之不能勝
正也雖異焉而不失其常也宜其神也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六文辭選

萬理統宗集跋○南州會語跋○夢峨錄跋○
黃存庵夫子文集跋○藥性配製解跋○陸象
山夫子文集跋○北斗經跋○史壽跋○花月
吟跋○侯鄧元昭夫子啓○侯周二峯夫子啓
○謝王春如夫子啓○寄賀吳含貞夫子壽啓
○侯黃存庵夫子啓○禱雨文○再禱雨文○
壽外舅蔡簡庵文○壽雙山大兄文○槐樹族
德宣叔令母壽文○壽秦太夫人文○世德祠
祭文○祭外大父黃玉瑜公墓文○祭仲更二
兄墓文○祭蔡用子母舅文○祭如海三叔父
文○祭馬公文○祭蕭太孺人文○驅癘魔文

石松堂集

卷之六目錄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谿 惕庵 余爲霖 著

萬理統宗集跋

生天地中永者百年次則不及百年而然然以去俾
天地之所以生人與夫人之立天地而不朽者不克
盡跋其理而討究之以彰大其訓於萬世此家君
溪氏之所大恐也故其自成年以來輒著有論語
孟六經解三十九卷讀書扼要銘一篇餘力之所
旁及老莊騁冠鳴舜列禦寇荀况以至秦漢唐
家之詩文語錄鮮不字櫛句沐疏其義之所已及而
以意通其所未及聚古今人以相見於河溪之暖濕
齋凡數十餘年悠然自得無散也而猶惻惻焉念天
地之大生其中者各持所長以章其身而名其世則
其發諸言而登於紀載者皆竭其生平之智而中必
有以自信苟泯昧而不之察非惟負古人抑亦盡後

人也是以移歲月之暇覽君平焦氏之奧探果老琴
堂天官之藏賸岐黃仙盧柳庄麻衣之術刪其無增
其缺推其微應特爲裁定約共三十八卷惟堪輿八
十餘卷則先大父手錄遺澤也然復見側出浩瀚難
稽不得不精思慎核歸諸簡易計其卷之十五而止
家君少時復善談兵邇自孫吳黃石而上陣法有傳
六壬太乙有考遂著兵機智囊二十卷今耄矣避寇
亂入北源山擔負輿載以行乃謂霖曰利人之危亡
以爲功者莫如武書其他如說難離騷凶變不祥則
秦美新品諒何在雖舊集成編集真不入外此則乘
歸全集題以萬理統宗凡一百五十卷而天地人之
理以備燈月寒煥家君猶孜孜較訂手自繕寫不忍
須臾怠而援古證今神準氣銳有問字者與之累日
談各發其積疑而洞然以去且遇佳山水游歌登賦
一瞬千百健夫才士恒歎爲不可及而顛瀟前固肯
不識其年之七旬有八也夫趙括能讀父書猶爲世

所譏矧不敏如霖者行不足以光前而文不足以垂
諸後徒從高天厚地中竊窺其萬有一見之珎而且
惜惜賸賸漠漠無所得於心是天地之棄人而貽笑於
焉服君之書有取不食氣言於集後以未家君之想
勸人有功於天地而時加觀省聊用自愧焉

南州會語跋

自秦坑儒生誅偶語越宋道學有罰則朱距不道秦
爲其道然濂間閩洛諸君子講學見心不少暇息率
其說以爲友各爲治定言天道之精微則尊尊經世
之書出而地道厚載則蔡牧堂之書詳焉通天地人
於太極之中而增以無極者周子濬其源二程諸子
闡其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至西山氏有道州之
行而猶不自悔遠者豈有他哉人生於下辰宿應於
上五星聚奎之祥實預發其章光而莫能蔽其人之
與天天之與人其相通也而又烏容默焉予幼從家
大人學無他師傅恒懼斯道之大未必獨灼其原也
訪學湘楚三年接赤子黃先生拜別於潁川之北渚
嘴云文字外別有案處吾弟存庵者隱南州足以師
也歸而求之便遠於庚寅冬覲家大人述其語負笈
重門得見夫子於濂間庵索予舊稿三千餘篇悉焚
之閉坐一室月有餘日始聞格物致知之解知行合

一之訓而知天命則其宗也時瑞湖之濱有楊子人
龍者謂吾鄉審通大賢而不能景從竟令金路余子
先之以是愧恨乃聚其戚屬諸朋百有餘士晨夕參
予左泉華也方今文徵昌隆遠邁前代無秦宋之禁
而吾黨得以優游坐論內省厥躬而上應天心寧有
誣哉前庚戌五星咸聚於午夫午者離照之宮諸曜
聚焉必有繼周程邵陸而起者以光景運予小子何
知聖道之然而得聞存庵夫子語以無負家大人命
則南州茲會其亦非偶致也夫

夢噫錄跋

黃赤子先生將卒諄諄數千言不及於私其子姪錄
付信天下傳之子依讀而歎曰先生之際難矣哉人
生百年而恒懷千歲之憂生既不知其所以死而
死則戀戀焉不割於其生顧妻子僮僕叮嚀酸楚遺
囑長篇而其照者料身力之枯耗必不復起磨為得
意之圖或飾說於託生富貴或誑稱乎蓬海逍遙以
訛庸大之耳目而盜身後之名自非寡欲治心之功
探之者熟未見其不流於斯也先生讀書見性外物
不膠於其慮而理道之陳答不障於其神可以存可
以沒而寧順之氣浩然於覆載之間斯一語一默無
之不繫綱常名教之大雖百世猶生焉況在未死之
候乎宋司馬溫公臨歿如夢如覺所說皆當世要務
呂弘晦曰已暇聞溫公至呼曰天下事尚可爲君賢
勉之古大賢人視其身之死者原輕而視天下之生
而必救者甚重仕則顯治道於朝不仕則彰要道於

野汲汲孜孜一息匪懈則如先生者辦此已有素矣
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三君子得之

黃存庵夫子文集跋

願者無出世之志其人必不廉隱者無經世之情其人必不哲故堯舜之爲君尹呂之爲相孔孟之爲師周程朱陸之爲士皆葬其心於世道之中而淡其身於世累之外黃存庵翁莫之或異黃存庵夫子少壯登嘉年五十歸隱瑤湖著書樂道豈其挾異智構奇談自矜耀詎後讀者哉予嘗綜其全集讀之而思思之又讀知夫子無一息忘世而神游象先理研人紀茹古今渾健順育民物其學之所蘊至無窮也詩之五七言古風以淳龐爲宗其律句以典雅爲體命辭解辭格物致知解以正大精明爲斷誠書一卷推天人之微清議諸篇備治安之要義倉有法詳補助之方會語所錄極誘掖之功而知天命之學致其精於耳目心思之表靜其幾於喜怒哀樂之初洞其虛於於穆蒼旻之上惟天有命惟命必知惟知則天之命在山王游衍間言動之細坐臥之隙皆有上帝焉臨

之戲淪息荒不敢乘輅說休惕不敢違本是以致君則祁姚本是以爲相則伊姬本是以爲師爲士則鄒魯濂洛存之無多於之甚鉅仰之則中天不遠俯之則百世可追舉而指之則曰海涵濔濔而於之則庶士景附夫子之自得宜浩然不少聞也夫鹿千年而白二千年而青非大賢出不見焉子肯從事澹聞庵其里之父老云青鹿嘗乘雲宿其側經五晝夜然後去倘非有夫子者述其地協顯隱之正經給世道

乎

藥性配製解跋

家君著藥性配製解書既成而命霖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而藥也者醫之憑也。不知藥之性則藥不可用也。知其性而不知其配則藥不可用也。知其配而不知其制則藥亦不可用也。夫草木之皮根而相天之道發地之靈。聖人之命渺然一物而三才之氣通則其性有甚全焉者也。蓋五行運於天。五方列於地。五臟繫於人。而鹹苦酸辛甘實以五味之攸殊。說天地人而作其合。惟辨於其味之所成而察於其性之定。則藥之性昭然而不紊。斯藥之用隨所投而皆可以有效。然懼其孤行無輔也。過鹹則流。過苦則寒。過酸則斂。過辛則燥。過甘則滯。凡性之有所餘者。必有所不足。酌有餘不足之數以協於中而增減資助之法以著此。君臣佐使配合成劑不可已也。第藥之爲物無不含生人之理。而人之用藥無不於其配合之良。乃均是配合之藥而效不效殊者。則製之未得。

其宜也。煎炮咀切。明其喜忌。調其和平。從事於外焉者。易爲功。而順天時。因地利。採擇之間。早祿熟製之權。是在神明其意者。諦審而意得焉。古神農氏嘗百草之味。而知其性。配製之經。實因其原。萬世生人是以無天札凶危之憂。則濟天下而全其生者。醫道也。而王道焉。將以治天下。不外是矣。纂於是。拜手遵命而謹錄之。

陸象山夫子文集跋

閨靜求之路以直造乎希聖希賢之室者非象山陸
夫子莫爲功蓋泰西之餘漢賈遺書命諸儒講異同
石渠虎視彬彬然皆多。疏矣非不有功洙泗
而超然自得於言筌之外者鮮矣其人雖朱紫陽之
賢而彼此異同莫能盡一忘易簡之原以窮智畢力
於支離之末斯亦漢儒故習使之然耳及其晚年歎
曰不意陸子靜先我十年得道則是悟後之言灼有
所見而亦悔從事章句者之費意無益也然而太極
無極之辨往復數十札豈如夫子者猶昧於無極之
說哉而必指無極爲贅者卽無卽太其極昭然必假
此議論紛紜推見至隱啓迪朱子以頓入高明之域
而不致以訓詁之誤終其身古君子成人之美何渥
也況夫鳴白晝之雷感羣聽之泣致甦苗之雨雖永
利之泉天應於上地應於下人應於其中三才之應
通而相孚之原不踰乎靜存之功而行於其所無事

不其遺集三十餘卷不事雕岐要歸自然誠先聖之
津梁而後學入德之門也因燬於兵燹復行刊定昔
代名章前序繁多而獨于跋之予固無知識何敢掛
名字於大賢人之書以穢簡編惟是後青田楊夫子
祠墓而搜其家乘親近其子孫予嘗自其術以求見
夫子之爲人而邈不可得今則涵泳於集中朝誦夕
維而心得之渺渺予生深慶夫子之聲歎未遙也安
敢不附之以言

北斗經跋

客有持北斗素者刊行其經一卷求予序其事予固知北斗無經者也如有經何敢序其首惟後敘之而先問曰曰煌煌北斗居列宿之一惟南有負載翁其舌則詞敏鋒長好談快論宜若累牘連篇聳人觀聽何其默無一言鮮所著作而天樞之曜寂然性靜主乎辰極以致環拱而且言之不厭其詳詳之不厭其盡二十八宿億萬百千之衆星勢將以向口譏之予竊爲北斗憂也客曰北斗証死者死事大而死是以有經予愈愕然曰死不聞於北斗則已如北斗知人之死也請以先問堯舜迄與三皇同歲桀紂宜與紂同時顏子之天喪必有其因盜跖之壽康必有其理曹瞞司馬善終於正寢龍逢比干剖戮而絕分東海之孝婦霜飛已晚張湯之昌後殺身亦輕夸張睢陽之丹承李林甫之年寇萊公未聞延紀王欽若偏享遐齡况夫善善惡惡髮不勝擢將謂善而不死迄

今鑑古安在將謂不善而死上天株連恐多筆秃乎穿難諱誅錫從何處死起如北斗者噫嘻勞矣客曰北斗非能死之也証焉已耳予曰北斗如私則此証何用北斗如公則所証何爲不行是北斗踐其嚴而天豈職其緩耶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北斗亦何說以辭客不能應予是以跋

史籍跋

讀廿一史而能則古率先以律其身以施於政無毫髮之或與益其等諸史者其熟而流斯遠且長也惟我今日吳夫子無愧焉夫子家世延陵公順治丁亥高第初筮房山次金谿以迄於杞而爲令尹者三所至民頌之士效之夫子澹如也越歲辛丑以卓異陞京秩使星芒動之豫之杭之中州遇佳山水輒流連作記以彰其盛爲文章有法度一準先型忠愛之恩溢於言表及其居部郎也司計司刑人參預之而夫子歷仕二十有四年家無斗升自奉之潔倍於衆素今則儼然師帥矣來吾瑞州橐無長物惟携書一軸名曰史壽霖不敏晉謁之暇盥讀數遍見其取材於史刪取採拾非有關於君國宗社之重省躬濟物之全者弗錄而後知大賢人之尚友其所資不在輓近也冀者二千石政績奏最入爲三公今夫子之自贊者純粹以精而史不出其範圍竊慮瑞人之歎其來

幕而羽儀京國去何速也異日籌天下有如是史矣爰拜手敘之以預爲慶云

花月吟跋

羣芳華艷皓魄種才思之所長以稱雄於藝苑是人
情之所共期而不可以必得則快意之筆天之所甚
忌也或月明而花不媚或花放而月不華或花月爭
妍而貴富俗其腸囊窮獨其處則推敵不協於大雅
是以吟花月者鮮聞佳什於人間歲在戊戌予以公
車南歸道過雍丘訪仲兄侄廬於司李之署得所爲
花月吟三十首則吾弟蔚廬之作也句對字鍊古香
溢溢花神月姐之勝而自唾其奇且怪譽其詞是
不經意每成於俄頃之間予與蔚廬居最久嘗試以
韻字問之皆應口答無訛沈約之書竟可廢而不用
何其慧於敏慧博學強記如此也曩者唐伯虎吟花
月十章庸才驚爲絕調而吾弟談笑千百言携花邀
月香艷逼人予讀數過覺無處非花無處非月欲廣
歌以紀盛事而貂尾還不可續也勉爲跋以誌之而
已

候鄧元昭夫子啓

伏惟玉柱擎天香蕊丹爐春煖金魚映日光浮紫陌
晨暉佇卜丹桂調梅旋看鼎齋輪蓋雷動朝野風泱
宮闕恭惟閣下風閣重臣悟岡吉士登朝應期五百
黃菊經綸訓家生子十三續承執藝麒麟閣內誕麟
種以無休鳳凰池邊毓鳳毛而愈赫黃槐原經手植
蘭郁金陵綠野會見心傳鬱茵珂里萬竹萬柳清風
簾奏生琴千桂千蘭昌時業紹弓冶鯉誨頻聞他日
雞竿將滿當年聖答蒼生光迴紫閣扶桑待浴山重
寶職堪修茹茅資連歌陽帛刷未減文字誰工軋發
何依寐班窺豹文尾附蠅質雕虫寡技冒膺國士無
雙縮虎難幾級對建官惟百尚乏牛馬之走聊將鴻
鯉之書恭布寸楮肅申五內伏願氣綿光嶽色爛台
垣簡在帝心敢黃扉而側席用孚民志慰赤子之扶
節恩沛補天竭石碧江芳流道高化雨孔門紫山聖

卓錫綸世掌重權北斗輝煌几杖躬承永作南極星
樂借奉三多之祝謬呈百結之私

候周二舉夫子啓

伏以藕茁濂溪化日蓮荷弄影杏環洙泗高天桃李
沾榮潤下燭之和平鳳羽方附退金音之縹渺駒足
誰誰紫而鸞開祿郊龍臥執紼知在何候紫書喜遊
初秋恭惟閣下三泰偉人一代元老聖降仙掌韓愈
文章却行澤沛神河張翥功業推倒直閣門焚諫草
向日傾心薦廟幾助將茅撥雲在手鋤奸禦暴楓垣
攸重爪牙贊采納言梧掖咸欽喉舌當道豺狼敢跡
盈廷麟鳳知名正色立朝游情謀野雖然歸鱗九奏
已賦東山而乃鶴髮千年不忘北闕著書太極紹大
道於人區作誥梓材續嘉謨於祖烈墀下芳飄蘭桂
好不在多堂上應聲橋椿老而益壯華山伊邇騎驢
共賀太平汾水匪遙觀魚且效怡樂風雲輕淡近午
開勝伊川雨露浩蕩當天留相司馬金籀之書旋啓
玉音之命隨來聖慰人民惟貽弟子素黃雀未銜青
牛幸觀函谷關外通算天上台星長安邸中恒慕門

前化雨側比事而芹獻藉手何惡祝殿陛以祿宣期
心不謬蒲輪即迂竹簡先中伏願福祚遐臻蹟列仙
億萬千歲而木艾助名永赫歷中書二十四考以嗣
昌長春旭日東開三公論道遙開春風西席一德傳
心雪立悠悠水兢惕惕

謝王春如夫子啓

伏以化高風伯澄清颶浪興文德歷波臣瀚漫沙朔
布濩龍門接天萬丈魚躍難登鯉庭聞聖雙趨蠅附
幸及屏章五柳青息彭澤之版圖種三槐已拭太原
之目蒼生屬望既久青萍噴耀何多慶洽門墻恩覃
厦屋恭惟閣下墨池世濟翰苑家貽望卓瑯琊珂里
珊瑚玉佩風流淮水画堂噴噴金聲素志固守青瑣
琴鳴鶴舞赤心僅承綠野芻蕘麟生桂尊飄芳杏路
將飛三鳳芸香簇秀芹官早見二難昌後不亞寧馨
李先念臻絕暇佇登朝閣權隱田泥濱海而居唐鍊
扶桑浴日陟山以眺推敲翰藻菱香揮錦字於瓊經
祖遺手澤聚牙籤於瑩寮子得心傳笑傲滄田何知
終南捷徑懷恩社稷敢馳泌水樓遲况乃際會風雲
而以流連歲月升車馳驟慰竹馬之兒童捫轡澄清
谷憂封之父老旋看銅章拂柳應知墨綬并葵卓異
曾遷循良燕喜崢嶸四境育萬姓而方孚變極三台

設一座以相待豈負平生所學力竭回天不欺九位
所知誠傾湛露輝聯北斗澤浹西江霖倚馬何才呼
牛卽應流離頃尾痛兵燹之逼人肥遯羣眉賴面丈
之有主雙眉窮途避地雀躍大道登天國士恩深與
人誦切伏願製錦雲端通億兆族以膏雨振衣日表
亘千百載而長春接踵橋梓登朝花生淹筆銘心李
桃繞戶藥夾仁籠素簡遙呈青瑣祈省

寄賀吳合貞夫子壽格

伏惟斗府光騰花甲慶週六表瑤池瑞霽松齡喜際
三冬錦堂映水雪之姿孤懸初度龍門增風雲之價
霞報遙深海折屣頭桃歌海屋恭惟閣下秀卓蘭茂
芳飄杏路琴彈鶴舞戴星出入蜚聲響纔豺澄膏雨
通遐浦澤三仕而爲令尹喜愠不形一飛而陟皇華
謠詠咸奮世傳清白延陵季子遺風德邵穹蒼南極
老人煥彩剛值樽開栢葉綠蟻霞聯肅將頌附椒花
青繡雲繞畫輪千里悠悠洗馬橋邊芹獻一綫聯輝
騎牛野外首希厥角忱迪千恂霖折穢無長夾袋有
愧棲遲筆夢漫生葑菲之花眺望門表難側李桃之
樹矧逢飄來滕六玉粟生肌爰念祝進封三金莖展
志詞慙映倒側結嵩呼伏願霽月無疆律動暖紅寒
谷景星有耀祥開氣紫面闕福國以致福民四隩永
奠壽身而弘壽世三台長昭香山三十六之詩彥傳
居然年少崆峒千二百之歲軒轅尚爾顏童若前鏡

煥萊衣島上瓊吹仙曲藉開燕喜敬達魚函

侯黃存庵夫子序

伏以菊徑霜橫休官陶潛有侶柳川雲淡儉閉明道
無私發三才之精微代天宣化通萬古之典與啓世
激文玉振金聲木鐸並連泗水瑤章寶訓竹管遙瀉
銀河光風宏被西江霽月欣逢北窗恭惟閣下祥鍾
三楚氣寒兩間序賦碑銘推倒唐朝韓柳論辭詞議
步趨宋室程朱流清波於瑤湖魚知藻翰卓偉望於
栗里鳥識書香詩禮趨庭有是父有是子辭章華國
難爲弟難爲兄接理學於勉齋家繩烈祖超詩教於
山谷天縱錦孫鶴儉樓前雖弋者而何慕澆聞庵側
惟漁父以同游夜月不厭敲篇歌出金石晨露猶資
點易識洞常編佳集千端驚開聲華噴噴詳言萬理
與回夢夢蚩蚩誠意先乎正心知天斯可立命賢聖
囊括士子笈從霖汗浹四體感饒一誠拜歲登龍羞
聲價之偏減壯齡盡虎兕毛暫之徒存遇事而未十
思如之何者逢日而無三省亦已矣乎顧影顧食自

禱雨文

聞之人神不越俎而代幽明惟側席以過矧茲亢沴
橫興愆陽肆虐塵封道路潤枯溝渰魚蝦告饑獸鳥
遊談草木昆蟲咸噪稿潤物且無聊人將何恃上憂
星漢民望雲霓溥天率育罔弗咨應諒亦神之所側
者昔也潔豆登桴鼓瑟羅拜壇廟春所未已秋報旋
庾庠有他也豈禾稼殺士民則神之功滌山川減黍
苗亦神之符祭賽以時馨香以進則神之榮嘉種不
登樂盛不備亦神之辱雖功咎榮辱未必動神之怒
或亦神心所素知也惟神以聰明正直而在此位其
有鑒顧不豐險僻自用違神獨行何難誅蕪雨乃早
愆張怒累及無辜義則著矣於仁何有夫仁可過義
不可過是以三日不雨則無禾五日不雨則無麥今
固數月不雨猶恐其無人而無物也神其忍之哉且
天以仁居上恭以仁居首則神必以仁焉體天之心
發春之德以永此位也炎炎烈烈萬象如焚得謂之

對雷雲難問卜妻卜子相親朝暮寧敢豈遂隕墜塗
泥恒望升登雲漢實期克已愈感作人伏願萬壽種
兒春花秋月不老兩儀配鶴乾亨坤利俱貞際徵時
之蒲草歷創四時近清華於楓陛映帶三台堯舜君
民犁鋤事捐緣野孔顏子弟翰墨芳透蒼穹化雨靡
疆就雲有慶

仁乎神不恭危乎神不自危而猶赫燬不熄于實爲
神憂之自今以始予與神約遲雨之罪神不敢辭致
旱之原予任其責寧戕不德之躬勿禍望澤之衆

再禱而文

惠小而行恩半而止人之情也神豈爲是哉人聽命
於神神聽命於天天德浩蕩應不其然向者隨父老
率子弟庸瑀寸忱蒙施賑深久旱之後候霽細澗野
延雲碧郊洽烟青魚怡新沐草舞餘滴鋤優薄滋翠
浹微濡琴絲不燥硯石不枯會并農士均荷仁錫敢
不銘功然非鉅德蓋龍潛在洞呼之難起雷隱在地
奮之難通雲藏在山拍之難出風懸在澤應之難來
非神小試其權未易肆應今旣踈雨環被浹膏草滋
以碧落爲形聲以黃輿爲影響昭儉觀動易有不威
顧救災務其盡樹德務其廣惟善其始必圖其終良
苗望幸甚無已也豈神之不澤抑予之未誠爰敢昭
告復布條恭予心其懃予身其誠予學怠荒予修衰
涼逢天譴呵累及羣生一旱爲甚至再吳堪惟神惻
隱悲茲稼穡迄今不穫茲芬易致匪伊人憂將貽神
側行矣哉控于高旻其雨其雨尚勿吝

壽外舅蔡簡庵文

動足以應天下之紛而未必持久惟性之靜者氣凝
天地之初而力貞運會之後得焉不加偷失焉不加
感淡淡漠漠渾一時之得失以堅其古茂之操此松
栢之所以後凋也而壽者得之于外舅闕名家少
游庠序與陳大士艾千子先生輩爲忘年交遺世淪
衆隱居林泉恒誦菴乎瞻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勝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甚矣仁者必壽壽者
必靜則靜固不易言也向使外舅步文恪公之芳履
作高官膺重爵寵辱欣懼不相期而交職於其中則
齒牙搖落鬢眉履皓亦已久矣能如此之遐齡而童
姿由舊乎况其艾蕪地築適志之園蓮其池焉扁曰
同愛軒侶茂叔也花其亭焉扁曰尋樂處追孔顏也
時呼其六子諸孫侍側講學優游賦詩間之以琴繼
之以酒百卉之芳襲其座金魚之浪賁其文好鳥之
鳴和其韻風雨徐飄星霜不易視夫奔馳名場所爭

在桃李之榮而刺心倍荆棘之烈者求如外舅牛刻
之靜而未必可得也蒼松翠栢適作良朋壽祉之緣
曷可量哉時維冬孟穫稻酒新介眉在茲書以誌慶

壽慶山大兄文

天以萬古不息者傳其世人以百年不息者傳其家
則家之所以世傳而弗替必其人之與天相孚而無
間也予家自阜祖由余棲遷而及於豫章始火源千
有餘年矣本支昌熾安徙靡恒是以天下之有余姓
者必曰火源氏之苗裔焉楚最接壤寄籍尤多譜系
秩然派衍不紊則予兄之居溪川而不忘所自也豈
人以知天而克世其家者也予見捷聯執科來宰郡
昌水歸源而本歸本雖曰人事豈非天意哉夫郡屬
濱鄱湖石崇之故宅址基未移其浮田之蕩漾珊瑚
樹之炳灼金谷園之芳華以遠步帳之繁珠寶之麗
豐殷栗廩之積僮僕姬嬪之美柴桑都太守之儀從
亦安在而不得一見乎迄今問諸父老徧邑中無一
人姓石者則知天之以富貴寵人不如其以賢嗣續
寵人也邑城南惟予族二磯公曾以代巡持節三楚
今予兄楚產又以銅章來蒞茲邑行將卓異特膺膏

而天下則二磯之後有二磯天之於余氏子孫赫濯
而未艾也予益以世德之格天者深卜予兄之心
永其年以光大其德焉有德者必得壽請以是爲舞
頌

槐樹族德宣叔令母壽文

家道之興也雖乾綱克理而內助爲居多焉是以閨
雖勝趾皆婦人女子之所作而大聖人採之以冠羣
經豈非姬室八百年之運實由齊妃之徽音有以肇
其基乎況於士大夫之家有淑媛在厥後之克昌可
預蔡也寐不敏幼承太祖母文氏含怡嘆栗灼有家
訓而其享年者九十有七撫今追昔流連愴慕以爲
德音兼優鮮矣其績也槐樹之族幸際伯祖母某氏
者名得淑女子臨余門事舅姑以孝聞相夫子以
聞而課其三子則彬彬序序名材也及其爲孫首十
二爲重孫者四爲孫婦孫女者二十有餘人則皆親
親千里駒而萬萬林下風也發祥之長何其尚未有
艾乎霖以拜謁祖廟之暇得瞻慈顏眉龐髮皓而精
力之勁敏雖耄齡少婦還爲不逮今其年八十有二
矣瑞池鶴昇安有終窮適際誕辰序以誌慶

壽秦太夫人文

謂因運而赫家聲雖曰大丈夫事也豈非壽母之功
哉夫國家之興天必篤生偉人以爲之佐理而綿其
澤於不遺於是拔擢而至者蔚蔚蒸蒸愈厚其栽培
之力而宣猷布惠外著其功名人咸頌世德悠長率
歸諸嚴父之教不虛而成抑知仰輔其良人俯裕其
後昆以支贊焉而降名顯播嘉惠殷流未有不本諸
內助之賢者此姬室之天妹謝家之閨秀千古爲
述於今輒解無疆天殆以坤順之運題贈今茲以
景運而集其瑞於一氏也茲秦太夫人者以名門女
爲名門婦裙布衣纓非食惡飲操井臼勤紡績有舉
子所不能堪者怡然居之不少介意當某先生之未
遇也脫套儀簪頃具以勉其誦習之勞至名成而適
儉如終窶漠不相易於其素夫以驟富貴人驚其寵
榮以恣其喜忌置民間疾苦於不恤而惟金珠雜佩
之是問此亦女子之常自非有古淑媛風亦烏能相

其夫之德於貴顯而弗衰哉則府卓異而職清安抑亦內德之相濟至此極也且某先生遠宦州邑太夫人以訓子爲已任雖詩書之事出就外傳而忠主庇民之道晨夕誦誦是以其伯仲作吏所至有聲於其砥節礪行得力於平時者慈幃之範入之已深而後當官之操修無教也然則永之以年既以養厥夫者式穀其子女旋將子而又子舍給之教澤愈引愈芳天之報施淑懿者又安有艾乎某忝比兒拜手稱觥

時際春融桃杏應繁華時三多庸以是慶瑞池之祝

世德祠祭文

石松之左構祠翼然背陵面溪垣聳棟峻裂樹翠栢間以槐杏外列石閭中安寢室祖禰在上昭穆秩秩顯者東隅外姓西徂晨夕瞻拜明望薦食世德斯昭昭昭事獻其文曰邇自盤古人以生人生生不息以迄予身統而論之萬古曠遠元會運世一脈攸承高曾雲孫一體攸分相彼羣倫孰非懿戚矧在本支呼及咸貫或遷他域或守舊壤或賤以恩或亨以榮或繁其育或行其獨或綿宗祏或止嗣續哀哀同原豈忍路人嗟誰作慝不親其親特智侮愚挾強凌懦熱則相趨寒則共垂謀利戕業忌名成學只圖暫安不思遠始身體髮膚何氏之貽派衍浩繁皆手皆足東宜同衾機宜同果福也胥復禍也咸避樂憂喜怒哀通其意坐臥行從斯周其慮庶幾敦睦勿傷祖心祖曰汝儕咸我毛裏我無偏私奸嬖弱起德者優崇否者殄滅惟嚴惟慈素性天設倘弗察遵莫咎先靈爰

從新指敬孫新詞墨嗣拜從教宜芳烈以長以幼修
恭祀事性醴殺核榮盛芳潔聖誠式歆孝孫胥悅尚
奏

祭外大父黃玉瑜公墓文

順治癸巳春清明後一日步自竹溪抵蔡坊源之麓
祭掃外大父玉瑜黃公外大母周氏墓前言曰嗚呼
天乎何善人之無後也以德則市隱風高以才則文
章起衰而羽運何以才德不如外大父之徒而嗣續
偏繁天道其尚可問乎哉舅舅氏三人伯曰長庚屯
於兵次口巽幼曰喬先於疫與虎揆所死之何辜咸
顛隕於非命豈彼蒼之禍善何一家之遭葬抑善類
之不容於人世爰拔宅而遷於帝廷痛荒塚之鼎然
狐兔縱橫春夏泣風而泣雨燐火飛騰嗟葬燕之孰
剪行道心憤雖三女之有家彼人陌路而鮮悽傷惟
家大人惜古道之遐棄既立祠祀於家廟復虔拜掃
於墓旁俾外戚無子而有子庶逝者魂妥而魄康愧
寡之有負宅相仰問天而兢稟贈幽靈之未遺哀大
小五穴之非錦賜陳詞以抒誠尚鑒旃其來歆

祭仲更二兄墓文

嗚呼吾兄舍我而逝幾何年矣而友愛之誠如未之往也豈予夢寐之荒唐抑兄靈爽之不昧耶憶予流離三楚踽踽獨行燈輝月夕兄實憑依恒調予以修能且護予於顛危雖形跡而神親儼耳提以面囑追赴試於鄉閭見吾兄於風簷之屋廼助予墨廼秉子觴呼予睡起以靡遑謫謫乎吾兄之音容肅穆屢計偕於長安及避寇於水滄山麓咸受吾兄之扶掖何入世之生者胥戚能兄死而友于加篤歟我生之不恭名不大成學不大進德不大懋何以報吾兄之嘉告撫孤塚之愴涼音蕪詞而踊哭彼不死而兄不生地有制而天無目兄其聞此而寫心鑒歲歲之菲莫而永矢乎集務尚享

祭蔡用子母舅文

嗚呼舅氏去渭陽恩矧伊旣沒悵悵何之高踪云青塵埃遠辭春風憔悴春雨淒悲杜鵑血灑柳絮素儀百卉異狀贈予數畝惟予舅氏愛逾親甥先母雖逝秉心無偏學於家君河溪之齋螢窓雪案有得與同登山之岑必率其裾泚水之涘必扶其顛疑字旣悉問經卽言予文不逮改削懲勸依依數載予條遊楚兵火鄉園嚴慈遠別幼穉弟妹寂寞誰控實賴匡襄辭金胥濟三年學成予返故里冒昧策名家案搖落非舅難榮舅恩饒滙羅源之濱舅氏所家楊公之峯舅氏所館以訓爾子以精爾修方將奮翮俄舍泮宮棄乃桂蘭賔于玉樓子聞訃音驚踊汗涕天耶何毒不少憇遺人耶何辜不獲典型夢耶何覺不見形聲疑耶何質不察虛真意舅厭世諸態不淑慝于帝廷居其右左作賦修文職厭天爵免致鬱抑免受諸訛學可以行不負所志人莫之惜物莫之忌舅氏誠樂

浩然得意天帝亦怡幸得賢臣霹靂庶間小人式輯
雨露無私君子咸升皆舅之功佐補於最公道陞遷
必跡美任吁嗟舅氏蝶化栩栩何日歸飛翺集華去
城郭猶在人民不少見舅如娘孑心獨喜慰予雙親
話離話聚以告諸昆壺顰笑語而乃弗還憑棺淚阻
想像英靈音容匪遠詞寫哀此舅聽朗朗肅晉魯樽
式鑒斯製

祭如海三叔父文

嗚呼叔父何爲而逝乎憶自大父誕育五人倘非叔
父囑其與家君共老乎人之懿親莫如昆弟有家君
在何忍舍之而遠去乎將扶杖以行歌而影形其相
弔乎抑醴酒以湛孺而步履其踟涼乎此家君之心
憂而毫素之年天又奪其一弟也而且月旦之評嗟
許邵之不再而且商山之皓悼角里之靡常而且荆
嗣是甘之小人邈矣君寔而且溫言難化之強禦
矣彥方而且榮黨之耆老無從蔽棋以永日而且難
里之子弟奚由問業而登堂而且大典賓與呦鹿野
以誰屬而且舊論條約講孝友以誰商何不爲辟穀
之術從赤松子以游衍何不爲劍仙之技依黃龍祖
以翺翔何其厭異端之贊惑守正而沒何其扶儒道
之寧順陟彼穹蒼何乃棄雙桂之森森而捐蘭芽之
苗苗何乃睽玉樹於堦宇而別桃李於宮墻何乃高
蹈謝安之巖齒而厭絕王湛之牙牀追芳躅之乍杳

羣駿轂其何忙愧方畧之憑誰指授歟易學之有幾
推詳家君痛鵲島之飛鳴天表不肯望鶴駕之縹渺
雲鄉淚灑桃紅之萬點詞陳絮白之千行叔父有靈
在上恍恍踰進觴殷憑棺驚想既隔既悲非由他强
九原依稀來格家饗

祭馬公文

嗚呼太行其頽兮汴水其傾哲人其逝兮杞淚其盈
終帳冷而琴音寂兮負茲蒼生何天之不慈遺兮玉
樓斯登則方踪之未遐兮素履其騰非公之幼志
允敦也內則誰修非公之篤念考心也天顯誰求非
公之粹齡而冠軍也乳臭其誰不貽羞非公之魁多
士於桂閣也文章其誰克刃游非公之陟杏苑而香
飛也聯翩其誰屬龍頭非公之剛毅而馴暴也誰金
赤子之賣刀買牛非公之康能而循卓也誰敦北
之側席相告非公之進盡忠退補退也誰贊徽猷非
公之朝竭力野卷懷也誰勇急流非公之義方彰詞
而垂裕彌光也誰燕貽謀非公之黼黻廟謨而焜燿
國華也誰仕學之兼優非公之責卜妻子而夜省夢
寐也誰影會之無尤非公撫其昆弟之子趨於已山
也玉樹其誰實與鶴非公親其鄰黨之人埒於已族
也駘如其誰實與山非公驅民乏絕而憫物天胎也

胞與其誰實與周旋彼蒼之不聰今使我公之數奇
驚黃愛暖噫矢音兮噙厥情悲百卉亦灑灑飄色兮
紅淚沾泥血灑鵲啼之滴滴兮夢隨蝴蝶之飛飛
公其修文帝右兮英魂有耶何年學仙成而賦歸來
今慰我所思謠敷詞而獻年兮寫我耿耿公髣髴以
來格兮尚其饗之

祭蕭太孺人文

於戲徂矣實命之尤發星隕落仇杼其休貽迺杯棬
手澤悠悠萬象慘惻矧在經秋暑帝既退少暉聿代
金鳳淒其商音造態鴻呷哀鳴燕語楓慨成悲孺人
倪天之妹憶自幼時并瓦無耗夜績東壁晝習娥辭
恪循好訓肅學坤儀誰謂裙釵勝且鬚眉越子桃秦
匡襄內職鉞管佩焉事舅姑力堂上承顏出不踰閭
亦舞亦弄女中之特相厥夫王督聞靈亮脫佩贈報
斷機誤行鳴琴有誠伏雌可烹况伊謂子迄用名成
吁嗟未亡孤孀彌顯月伴貞心金石不轉從子從夫
古訓是衍于以求之式敘攸俄栢舟矢詠提示遺孩
勿違先志誦讀靡衰和熊之九晝荻之灰賢聲滿世
有耳皆雷幸矣良嗣奮翮其早本原慈規仰格蒼昊
奪錦天朝撥雲聖道以昌後昆含飴將老子忝世誼
素沐通家登堂百拜如覲萱花猶子愛篤醉飽仁霞
雋今遽逝涕泗咨嗟仙駕飄舉觀止弗許作賓瑤池

王母之所愛孫子章爰陳于俎絮奠燕詞九原匪阻
音容想像寤寐瞻依巾帨猶是闕範條希聊將踊哭
幻作霜飛芳靈如在式饗庶幾

聖龐庵文

時維秋月僑跡北源山嵐矢其暴威水潦駟其猛烈
窮魔爭雄戕子累日乃焚樹香煮野蔬酌泉三觴齋
肅以送之其文曰惟爾龐其或有魔欲哉敬聽深山
遼澤窮農之所藏固士之所避天地之所憐而安之
者也獲憐於天苟安於地亦足憫矣爾敢逆高天侵
厚地乎嗟爾無知窮氣恣行匿形寂處不冰而寒不
暑而熱寒熱違時水暑權夫尅人之皮伐人之骨耳
豈不聽目光其瞋齒冷足倦萬枝骨腐小信輕礙二
日一施小康潔潔三飯半菜腸懸似忠軀烈似義膽
臥似仁動阿似智煥忽割衣寒忽擁被顛倒英豪不
能自主歟弄庸衆荼毒太苦耄老長吁幼穉喘息雖
彼壯夫雄談如嚙人盡趁趨爾愈得意哀爾不矜遇
爾不避俾晝作夜靡明靡晦爾勢斯張凌予遠人子
共翼翼告爾以言爾食饕殲予方恚饒爾能其爾予
方流離爾利錢帛予方終窶爾衆佛僧予方拒禪爾

畏桃符子方厭仙凡子所有咸爾所嫌何故相親
子弗邁視爾能來知爾能去因爾忽隨爾忽棄勿
戀水窮勿羈山偏擇地共遷體天以育爾其行矣天
下共生噫嘻弊甚爾尚恆心行匡則矣于是讀文既
竣奉清泉薦蔬陳香三揖三趨鞠躬饒別厥魔笑嬉
呼頌鑒誠凡餘瘼之在北源者俱翊蹶疾走不知所
適

石松堂集目錄

卷之七 文辭選

名子說○與求地者說○文昌武曲合祀銘○

問心居銘○三琴銘○宋君志登墓銘○輓楊

解來年兄辭○輓吳調修世兄辭○黃石公辨

○鄧伯道辨○醫解○命相解○猶贅○幻游

記○使雷記○馬家塢記○再入北源山記○

石松堂記○省室記○游土地巖記○瀟山記

者記○石圖記○視家會記○亂定還命記○

外舅蔡簡庵花圖記○鶴儉樓記○食深齋記

○軍山廟神記○謁象山復齋校山陸氏三夫

子祠記

文辭選

南昌 存庵 黃文星 訂

金鑄 惕區 余爲霖 著

名子說

積聚者傳粟以資盜積金者傳金以誨淫積書者傳書以輕強子何積而何傳哉生於世三十八年矣素未有子也子之生自今歲始命其名曰性傳曾足傳也而性云乎哉性之初受也天傳之及其後也地傳之能傳丹朱舜不能傳商均則傳至於性亦難言矣子聞諸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則道之純駁身之臧否行之饒全自親親人者非妻若子鶴由察也甲辰春正月十七日就試長安而長班張國魁者止予宿越次日盜發囊金盡議者罪長班將同當事子憫其年老無子女也謂寧翁子勿斬張氏後遂舍之後十日辛卯夜將半聞夫子來夢曰汝恤人天恤汝四十年前育子及六月望歸而問諸婦是夕子果誕

夫以既去之百金而追而求求而得長班危於刑子
亦未必專其利則釋而勿取也在問道者之所當行
而行之爲尤易乃天且聽焉神且屈焉况其重乎此
者愈不可以不慎矣故道其道予責也而性其性吾
子助之

與求地者說

俯察於地古道也然登層嶺涉巨浸執羅盤獵堪輿
之故典竭有限之足力逆不可違之數求之於不可
問之水土希福澤而邀榮名未若靜以需之而天休
自至之爲美也在昔聖王陟岡觀京大賢人三杆其
母後世堪輿家每奉爲口實而不知陰陽之宅其所
以安厝者未生人先定夫人之生死生先定而死者
之居亦因之以大定焉在其可或強哉惟觀其心之
轉旋耳故太王遷岐仁民也朱子之遷葬其母也
也本仁孝之心勞於行仁孝之事仁孝之事勞而仁
孝之心遂格天而大其報則地不愛寶何疑焉非然
則龍宜其起且伏也水宜其紆且曲也砂宜其交且
拱也穴宜其中且正也朝宜其秀而有情也葬宜其
乘生氣也消納宜其生官旺也時日宜其造命而兼
諸家也郭廖復起道不外是而古今言地之士謀人
則工而謀已則拙施諸此則效而施諸彼則不效

其有人已彼此之分哉仁孝之心難問則其事日繁而罔功是俯察之不如仰觀而又非觀於蒼蒼冥冥之天也聲臭之先有相觀無形者一念或起天監式臨善惡之報捷於桴鼓今人欲求吉地乎亦仁孝而已矣

文昌武曲合祀銘

古今人不相及而相親者人其人斯無間也考梓植帝生蜀協天帝生蒲州時與地不同而生同生同而所以生者愈同則生乎二帝之前生乎二帝之後者無弗同也予距二帝生恭晚矣乃見文昌帝於泮水之陽見關夫子於長安自是而見二帝者十常八九雖夢境獲見議者幻之然去形以相接則夢境實神境也人與人不隔今古也歲辛丑冬季子遊肝南二帝憑焉爰鳩土深像合祀於子齋往見其神或曰其形故發一言動一意行一事必以告二帝帝之取棄諾否心自知之其可無以荅二帝哉乃爲之銘銘曰文今武今在天則星眷下土今爰卜其都廟翻來屬兮降庭爐霽兮帝之氣炬煌兮帝之精式敬式敷今將呼子名

問心居銘

石松堂之北有石焉高不盈丈廣不數尺獨處悠然
萬有俱寂古稱方寸地其庶幾乎大不形而馳不境
而淡不人物而接行乎微乎游見聞之表而能周六
合之中莫有捷於心者心之爲物渺難問也冥吾心
而不問則心非其心執吾心以問之則問之之心距
心或遠其惟問諸天乎天虛而至通雲烟變幻莫可
端倪而得一以清者天之體也是心之體也然不
于其體而研究愈詳則思愈深思愈深則愈微
愈微嗜欲愈熾則反覆愈多是畏避躁進之患未必
非問心之太過而流失焉者也善問者以帝心爲之
準我心爲之符而合古今聖庸之心以各見其最初
然後戰慄審慎無一念不問無一事不問無一時不
問則其於身地卽其居心地也雖欲不問焉此心何
居乎是以銘曰天界吾形何者吾心時空灼灼淨美
不陰一息千問默其心音燕居易過上帝式臨

三琴銘

琴之爲技非技也技乎琴者絲絲而調之徽徽而節
之豈復有琴乎况思賢普庵元湘妃怨諸操因字循
法因法至巧學琴如是足矣若雨花若滾龍吟若平
沙落馬非耳外聽而則花從何生非目外見龍則滾
從何起非沙外達馬則落從何集往惟蕙子時夏音
琴外公之於琴也精斯其詳之也切至而明通師藝
逸響不絕如縷子性嗜琴食不能教先見嶼山寺都
昌子往觀焉都城隱得其傳然者以琴調凡十
日卽知琴數操借擬子素習音石則神授也詎知子
與琴期琴與子會綢繆子密通於意中而適相值適
相值則音之敏緩高平琴自調于耳於指于何與及
返遊許鎮有族姓者以築塢一琴舊懸壁間子理焉
聞者謂手高於琴也吳子某適在旋抱一琴以獻其
琴紋蛇腹疑三五百年物彈之果然乃得兩琴歸遇
里人馬某因兵寇以其兄之遺琴藏土窖曾授自蜀

之韻者凡亡遺命實之聞子知琴也求子操子見其
琴肩失一板窺有嘉祐三年春數字皆古篆文塵積
莫之辨也乃綴以朱絲俟月始撫音輝交馳長歌繼
作日月琴三我數我月一琴心周某謂子意在得琴
也遂贈受取諸琴合處潔室臥立與俱每花香風動
琴必自音何其相昵如此也敢不銘因銘曰海濱湯
湯巫峽蒼蒼惟襄及賦遺韻悠揚其道復出載音以
物子知琴情琴知子不

宋君志登墓銘

君諱之琦字志登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嗚呼歷
年三十有八方期敏學問祇修能以顯揚其親而裕
其後昆乃鬱鬱資志以沒是可哀也夫自汝水而上
頌世德之相承鮮與匹宋氏者而不克永其年以大
行其志之所欲爲得謂天道之有知乎哉况君之親
諱雲龍者耄矣君之子諱善者稚矣親既獨有君而
君且獨有子三世一身形單影隻乃浩然而逝令母
氏丁妻氏羊童氏王相與哭踴於堂榻之間而君不
顧省則何也子嘗計偕赴京師得以猶子泣從君之
親遊而歸里復親其賢嗣之文歲在壬子遭家難而
重荷君之扶掖匡誨竟不獲以孝慈之道與君共勵
於平生深悼德之孤而鮮鄰也今某月日送君葬於
某山憑棺而慟勉爲銘之銘曰編菰之裔發祥汝旁
持躬斷斷與物洋洋庭超匪懈家訓靡疆方陵壁水
旋陟冥蒼位不滿德天必補償子孫千億果榮榮昌

觀楊解來年兄辭

哀哉異端之害人也人之惑於輪迴者心受其害而正人何辜且若身受其害也予友楊子解來者詳述升寶水正人也康熙甲辰夏偕予公車南歸述其生平無他學問惟自敦倫外神佛事遠之爲謹乃相從水陸數千里登泰岱之巔下天妃之間渡金山游虎丘遇有佛像處卽褰裳疾趨去之惟恐不及一日忽語予曰聞西湖中有淨寺者望羅漢五百尊何其甚也據彼說大地恒河沙皆具佛性則百千萬億佛不止也又云卽心卽佛則火其書毀其骨不礙也今乃限其數廣其像以誣世吾將入其寺賜之不盡何不休遂買舟造臨安上湖心之亭蘓堤六橋烟柳在望其對峙而壯觀者則南北二峯也三竺飛來拊映於波光水色之間而岳武穆墓芳草萋然瞻拜旣畢延放生之池鼓棹採蓮詠歌未歇舟遇淨寺楊子搜臂登岸招予以入路由龍井之東金壁輝煌羅漢森侍

楊子顧之然報一笑予問其故不答予是從錢塘湖廣陵訪釣臺於峭壁之上適衢州周孝子宜璽王祠游觀之暇繼以詩酒閒言語諷終不言其淨寺所笑何事雖由常玉山赴河日鄭埠抵予家談文論道則津津不少息至敘及西湖景物則瞪目默然當其告歸也握予手曰良朋難逢暮遊不再吾從此別相見何期遂歔歔泣下予謂年方盛當砥礪神思扶培正道以入鄉鄰之室何子言之不祥也長揖而罷後予以事赴羊城見其僕春重者語知其歸時十日竟卒在未卒也日夕作羅漢狀若長被嘻笑跳舞備極神態其妻若子哭籲之則曰淨寺請書多而已夫楊子正人也哀哉何異端之敢害也爰哀之以辭曰羅漢不道謀我楊君儒委其親友失其羣淵涸莫卽究在湖壁如見芳躅波上停雲

觀吳謂修世兄辭

在昔君子瞻閭舊篋見文與可圖竹吳之以辭以訂
生先文傳爲盛事子學遠不逮古人而情自中來莫
能斷絕况君才十倍與可而西尤過之者乎憶自丁
未二月遇君於燕邸告訓予以圖曰西蘭必圖其香
西竹必圖其影影搖竹中香藉蘭外而兩者之神直
與蘭之香竹之影相飄動焉而後其圖爲可傳遂走
筆作蘭竹爭妍圖題其考曰筆寄竹蘭中神游天地
外授子仲美兼之越夏五月承君之尊人命圖游於
蘓適有老翁釣魚坐楓橋上君謂持此老相贈我翁
一幅揮毫立就留題其圖之端云雲山影影水滯滯
萬頃烟波尺幅關橋上應多騎馬客曾如圖上捕魚
閑鳴呼君非閒人也而思閒何哉君之親在則孝養
未遑君之子釋則教育未遑君之妻方少則偕老未
遑而思閒何哉嗚呼君今竟閒矣子則湫側於車塵
馬足日夕僕僕不少休并其所贈之竹蘭以及釣魚

之老翁悉爲兵燹失夫夫既不得見君而又不能見
君之所貽豈君情不如與可之重斯其所有存亡之
相殊耶宜子之哭勝東坡之獨其也辭曰江派分流今
瀾迴毘陵秀毓英人兮作我良朋魁多士於辟離兮
汲浪千層游藝以以青兮蘭竹芳騰敵詩情於世外
兮山碧水滯滯兮復岱嶽兮揮袖飛登繫楓橋之上
下今扁舟風惡恙懿好其未央兮別盡青燈易想遠
之不永兮吳關其升爰撫今而思昔兮涕泗淵水望
瀟上之素花兮贈華表之翩翩君有日臨臨來兮
子幸以服膺

黃石公辨

黃石公者必無其人張子房託之以自保其身者也
晉讀三畧諸篇未見有陰謀秘計爲人世所不解者
蘓洵之權書等篇東坡之孫子諸論用正用奇用間
用火譎誦詭詭十倍於世上老人之書則生而納其
履死而殉以石者皆英雄欺世之言而防閑其主也
爲獨其蓋自秦之失鹿也沛公天授非人力子房一
見轍了其爲人老嫗哭夜斬之蛇呂后辨芒碭之氣
若一后盡出其生平之誣以籠絡一代之人使
燕布彭越之徒勇冠三軍侯王侯誅皆不能逃其權
謀之範圍况於狀貌如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之子
房得免爲鼎中之糲抑亦倖矣子房以爲韓仇必報
也非沛公鮮可謀者然以正遇之必以正失之故實
著其書飾說於得目最昏莫辨之候冥冥中有鬼物
焉憑之以呵護其進退在沛公亦謂此人知我之深
藏身密而用術奇是以君之所託者帝子之或赤或

白后之所託者五色雲之或青或紫而相之所託者
或爲黃石或爲赤松各假其事於劍閣惟觀之類以
昧天下之目則其相得而愈篤焉在形跡之外也不
然如子房者豈不知伊尹復政之正道乎而在太甲
則可在沛公則不可壽之熟矣嗚呼其所以保身者
抑何危而哲哉雖然新垣平李少君相踵而誑其主
迄於張角占風卒禍炎鼎未必非託言黃石公者有
以啓之則甚矣人臣之匡其君不可不以正也

鄧伯道辨

不仁哉。鄧伯道也。天殆知而使之無後者乎。當于其急遽之時。而又爲童稚無知之輩。望人而投。使族人之子至。則必呼其名。招之。鄰人之子至。則必辨其族。借之。仇人之子至。則必忘其怨。收之。天下人之子至。不識其名。不問其族。不必深其怨。則亦憐而施之。雖昆蟲鳥獸之子至。尚且相安於氏族恩怨之外。曲新而利導生全之。復惻然念曰。其或有目不及見者乎。抑有身不及前者乎。其操戈而追者。夫非人之子乎。抑推盾而救者。夫非人之子乎。奈何相尋於鋒鏑也。愧不能廣而輸之。扶而掖之。以無傷天心之好生焉。而伯道反是。相傳其避亂流離也。弟既沒而姪存。遂舍其子獨救之。子奔赴。則驅之他適。子不行。又隨之。乃用術竊留於旅次。而率姪疾遁。其子尾之於百里之外。追及。又聚焉。嗟乎。夫能尾之於百里之外。則其子固有力而善走者矣。乃夫婦相約。繫其手足於

大樹。其子哀號慟哭。伯道憮然不顧而逝。嗟乎。吾之子也。雖在顛沛。其忍爲是哉。倘族人之子。鄰人之子。仇人之子。天下人之子。昆蟲鳥獸之子。與夫親屬所本及。而操戈擄盾人之子。猝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求其相援。而託以性命。不知伯道之心。又將何以待之也。夫天心至仁者。而伯道拂之。則不仁哉。伯道也。宜無後者也。然與撫子而棄其姪者。亦似微有間焉。則在求仁者。憬然辨矣。

書解

讀五運六氣之遺編而知久之六脉與天之五行互爲呼吸而精必求其因氣必求其和神必求其審不可須臾之或忽也然而爲修煉之言者則誤矣收視斂息上不盜於泥丸下不洩於尾間而中守其丹田精結氣氣歸神神歸虛而曠然於無何有之天以爲長生術不知天之所以不息也以其動耳苟屏行生絕時物則天之息焉不亦久乎且其甚者流而爲邪我誤於坎離交媾之名而昧水火既濟之道者豈足養姤女寶龍不經雖天不先之其如彼之自速何矣外此則藥餌之功起汗吐下之三法驅寒熱於有積之後而補之爲法也治之於其原故拘聚以補腎中之水而精加固芎附以補命門之火而氣加和參耆歸柏以補水火既濟於其心而神加審淺之爲望聞問之煩深之則及於切脉之際抑知切脉之爲道也必以起歇之度合於五十餘數而後平和以無病皆

本諸先天之數乎不本諸先天而求其理徒以浮沉遲速之訣限天下人之脉而且紛紛焉設爲某脉則某病某病則某藥某藥則某方君臣佐使喜忌炮咀多其端以待人之入於病服之而生則醫者有功服之而不生則醫者無罪夫殺人而無罪則人亦何怪而不爲庸醫乎况醫之庸者幾人乎其道莫善於自醫慎淫邪以固其精慎語默以和其氣慎思慮以密其神則六脉不期調而調五行不期平而平人天章相見於其心則生焉可以不病病焉可以不藥焉可以不問諸醫蓋其醫之於先天者久矣其自育無間也君子曰自醫之道無他正其心而已

命相解

得乎命之精者惟果老得乎相之精者惟達摩子嘗
搜其書探其意訪諸專家而通於其術然後知其累
積連篇問人世而多所效者終無以易乎性學之術
微也果老之法五星四餘互起而有功而安身則以
月爲之準安命則以日爲之基故其語李登曰尊真
尊乎日月如是已矣達摩則言相者五端鼻與眉與
聲各居其一而目倍之其言曰問貴在目尋交在月
蓋左目爲日右目爲月其尊日月者又然也達摩者
其術於天壤以指示人於已然之故使貧富貴賤各
安其分之所當然而不爲望外之求其於世道人心
未必無小補也然中人之資無以入上達之路曰我
命如是相如是又何他求焉惜哉其畫人者何深乎
夫天人之相通祇此光昌之氣則天之日月實具於
人身而未有所阻吾脉之而天亦脉吾啓之而天亦
啓故造其命者有以造之易其相者有以易之矣賦

守心宋公發仁人之言三而退舍滕蛇鎖口宋郊渡
蟻而添鬚彼以語言之間而上足以移不利之星此
以嬖蟻之渡而下足以改必死之相所出者微而所
感者甚鉅蓋日月之照臨在天不爽在人不爽則其
矣吾心之昭昭者宜自迫於高明有融之域而不可
一息晦焉是以造化在手而眸子瞭然命與相惟其
心之所之而受其轉移以乎於休則果老達摩之說
當進而如所重焉夫亦愈知性之不可或昧矣

貓贊

刻蠅象豸皆得列乎宿而卯兔亥豕宮以別焉獨若
獨無所屬者然非猶竊慮鼠之愈黠而人受其害無
已也子齋距宅半里許凡往哲之遺編藏諸齋而傳
事俯育之資惟於宅乎聚乃羣鼠分害其中其待於
貓亦已亟矣金其瞳玉囊其質纖尾而寸展其足于
人以可見而爪不示人以易窺斯職其職也動而居
其居也屢遷以靡定往來乎齋與宅之道經風雨而
情而餘力不以恤其他要期盡于子家之屬無所
止非所獨有嚴有異者乎昔郭恕先達人無貴賤口
稱猫嗟乎恕先不知人且不知猫子處人不猫若耳
使人盡猫也不亦幸乎贊曰持身勇事主忠捕以義
而察以聰鼠輩斂跡口不言功可以人而不猫同

幻游記

太虛之始忽焉乾造忽焉坤設以乾坤中有麻從二
姑之山至渺也予素欲登臨而道距百里遂徒孔銀
歲壬子以公事來肝江菊月朔三日夜得異偶焉
羽冠青衣持麈尾踏麻鞋問其姓字笑而不答揖平
以偕爲洞天之游無肩輿而躡陟不勞無舟楫而渡
涉不阻有聲若琴若簫自遠洞來彼則曰此瀑布泉
也有聲若鐘若竿自林間來彼則曰此大夫松也有
聲若斷若連若唱若謠自荒宮來彼則曰此麻姑也
虛佛說經也爰拱伏以入瞻金碧之輝煌華唐篆之
玉簡探顏魯公之遺碑撫今思昔憑崖四望其深巖
而寥落者非秦人峯乎其他網緼而淡露則詩僧異
鄧仙塚墓在焉至騰浮而瑞變不馴則九龍潭之烟
霧也相與弔治桑之易改歎盛遇之難期碧蓮池之
化而爲陸安知其不復爲池乎會仙橋之化而無侶
安知其不復有仙乎丹砂幸流涓涓不息酌而飲之

海和且樂臥石而歌聲徹山谷乃有續子歌而赴者
貌蒼衣古製哉老翁振子歌之不羈也遂攜予更上
一峯峭壁萬尋頗其端曰乾坤正氣或名飛簫或名
激翠巒勢參差亭影寥亂泉鳴潄潄徑路崎嶇折橋形
虬起殿像虎峙日凝神會應接不暇翁曰子知山水
之爲山水而不知非山水之皆山水也一勾一墜嶺
海漠渤一趨一遊仙掌當欲神而明之乾坤囊括子
興哉尚篤學以至於道子登而聽悚乃汗下大夢新
覺不識身之病瘳後三日念記詞爰作

使雷記

順治丁酉仲夏廿九日子符歌曰雷偏君子符中動
天且小人頭上高子信謂卿者慎人也問子歌令亟
改之謂雷不可通子因知今世皆雷雷也不改何處
不改然後立雷雷有族某者素遠賈未識其行年四
十買婦原爲他人妻再適於此居數年矣夫婦最相
能無姑嫌其舅八旬餘耳目力猶壯族中人莫詳其
所以事舅者派遠支稱士農塗判弗遑細詢也五月
初一日夫耘於田火起田間手足俱裂鄰田耨者俱
無患其夫自性趨歸見婦執子女啞愕在室藥之始
甦問其故則曰頃晒稻看盡火衣服皆紙灰迄今子
女灰具在也語畢夫婦期不洩隣屋損某竊聽焉明
日遂傳越初七日子族上下相距數尺內分兩暗其
人之家晝暝及夕屋後磚鳴復厨樓震黑霧炎蒸硝
黃氣散煙遂滅婦腹連孕斃於厨女十二歲擲重門
外亦斃子方三歲其舅獨有孫愛之加篤感膝前能

其旋夫去初不知其俱楚也乘炬竟之始慟其夫什
地上鬚焦向炭運動如萌久乃活時子族有耳者現
戰慄咽臥床榻而僦墜者比比也老年之舅聰未衰
不特無恐也且善哭子欲問諸雷而天傾儲雨地躍
新波有聲焉來聲在感間雷已告逝矣征聞肝江雪
殲兵徐仲光先生義之爰作記其畧曰唐妃願爲獨
唐臣願爲厲鬼吾願爲雷讀者傳笑後四年庚子子
晤先生於姑蘇觀其言訥其貌溫縱得志而雷之疑
其懦於雷也先生慨然曰子何願因願爲使雷者
夫以一歌而兆雷噫使之矣惜乎其不及多使也最
亦懦也

馬家塢記

自其里於淮陽之東舟行三日過馬家塢風與帆達
舟子叫囂僕大悶然笑號獨獨呼蒲吹如嘯如雷
作聲不已浪飄桅表櫓搖天際聽其所如岸不可得
自且至昏始得杜庄而憩焉庄寄湖心叟形龐古婦
子跣足泥背腰半迎子稱賀謂汝輩天人耶今日風
拒人行豈其逆送耶呼舟子詢之而臥不能動喉喘
無息子亦僣其并錢贈米叟蹙然曰汝敢思天味乎
我不聞米氣數年矣湖波泛濫漸與海連魚蝦所食
蛟龍所室屋市之都舍風姨之行臺濕燥聽其喜怒
存沒稟其指麾居鄰十數久別塵埃實於龍宮樂而
不回我其剩也行期莫定汝思天味去此其謀諸子
恰側久之告曰子豫章之屬邑人也宋子思寇據子
地莫可適歸鄉井之人老幼生離烽烟時起掠奪隨
之子且因此天其睡矣叟聞而喜手足狂舞曰我命
大於汝也骨肉相見縱死猶聚兒在今日生或可期

請與入盧婦捉鮮蝦子剝蒲笋煮餅菱烹宿菜盈於
小釜中衆手撮喫而舟中之人皆一飽超次日則康
熙丙辰之四月初八也風息禮謝之不受遂行

再入北源山記

天下之名山負人恒多而山之無名者其濟於世也
廣大而不可以窮此九華峨眉香山五臺安爲儒者
不得而託處也而培塿僻壤其丹木泉石得以勸吾
黨之爲相爲依歸如子邑之北源山山之無名者也
雲林諸峯羅其右虎岩花石森其左而南則萬巖危
岑不削號字於人間惟天門切雙峯在天非其北之
保障乎泉冷石惟稍梁罕生雖陽谷之義取亦遠遜
而不能驟至至則去之是以學仙佛者買其茶搗之
而不顧間有跡印苔上蹀躞相錯老農數人而已顧
治丙戌寇亂家大人草屨避此琴書之外滿如也予
與先兄仲更晨晝開闢種蔬編芒作鞋遇夕課文詠
詩殆將終其身於高山流水力耕以事二人其峯廻
澗曲之下時有老穉輩嚮爲吟善言桑麻相與持
竹碗酌泉於春花秋月間敘述甲子談烟論霞皆不
解世俗事其倦而返也唱無字之長歌擊石以節之

可不謂惜洽焉亂定子歸里恒游神於茂林豐草古
井層巖以爲夢中佳境不復親履而卜居矣越康熙
癸丑土寇又作予以流離之不足憂而得復會山靈
之可喜本嚴慈孺幼子女偕室人長驅以入流時依
然廬易人非有老嫗能談故事者率其羣以迎問之
則曰此某人之弟此某人之子此某人之孫與姪競
獻山茗惟若平生而感慨繫之矣方三十年而老者
幾少者壯壯者老歲月之相催雖深山不能避而予
二人幸無恙且增子女以至天之於子家其應幾何
厚者耶非予二人德未必天眷如此其篤也爰登高
以望見有雙石林立松陰環衛呼傳兒曰此地距廬
火愈遠宅可築也其隨予新木誅茅勿以年穉荒於
蟄庶不爲山靈所厭棄焉不十日而堂厨告成此固
兵寇之所不欲侵而異端之所不敢奪者天蓋以北
源無名之山私予以爲隱身地不可無以記其惠也

石松堂記

冒寒暑亘元運壽天地而無天札者予入北源山惟
二友相從焉曰石曰松于是而重有感也古稱猶龍
老子其微言渺論發於道德經而大指要歸於用柔
後之學者遂柔其骨柔其氣柔其神極柔之所至勢
將委弛與懦迄於頽放潰敗而不可收拾無已請益
之悠悠然立身命於深山大澤之旁骨立呼噪作陰
寂布不與泥塗糞壤爭桃李之榮莫柔於石而奮
無所耀其柔於松而春光無所矜任時數之通備
情之倏變而堅凝靜定之操惟閒淡以自樂而不予
人以易窺是石與松之柔剛而柔者也嘗試比材木
構庭廡操箕採石荷鋤種松俯瞰崔嵬仰聽蒼鬱援
琴鼓箏歲月坐臥游衍於其側歎流時之沸騰倅卉
木之搖落猗與二友屹屹獨存孰使予忘故土而不
重遷者其惟斯堂與

肖室記

石松之堂後半里流泉潔漣老樹盤鬱此枝如蓋雙
石屹立其側頂摩青雲足濯岩澗予與傳見訪勝及
此中有深穴睹光杳眇纖塵不人謂可室也鑄之以
篆名曰肖室夫室而後省不恭踈乎然詩云帝台其
山書云干戈首躬則上天之盼睭恒親切於高峯層
洞而鋒鏑之澤起天故造而過之於萬死一生之候
聳動其神智則危慄之情直發於溟裏而絕非矯飾
之具然後退念生平之所爲有難以對天對親對妻
子者而觸目燒嚴皆師資而友箴焉彼山水影動也
表正也山嵐光浮也文麗也山谷山崑之虛也謀以
牧也山鳥山獸之寂也慎以默也月過山而小風隔
山而微防所侈也寒固山而烈熱逢山而希嚴所趨
也徑之在山者險而危節其行止也神之在山者靈
而成呵其退讓也人之在山者樸而古端其習尚也
然而其外焉也子曰內肖肖子曰肖吾則室之左室

之右室之上下有告予以過廼予以善者人不及見
而予見之見之而不省之將何面目入此室虛乎

游土地巖記

春二月暇予方坐石松堂讀古史聞有風自東來音
聲窸窣之則嵐嶺山洞呼僮詢諸居人則曰土地
巖也老親幼子踴躍促予以偕游箬竹黃柏蒼藤蔓
棘阻路不前命僮探利斧誅之皆應手斷有斗大風
結隊宿樹旁竟不識予輩之當避也安其寢處不少
驚仰視高楠鶴鵲巢哺盼予而鳴約行四五十里峻
石突起莫能躋僮獨攀藤以上須臾小石如拳次第
墜下及買勇陟焉毛人白猿嗥呼作語僮不解其何
爰坐石半閤然傳見方十二歲身輕足捷踰僮先登
共攀石者跌行散去逐而覓之不見及予至則杳然
矣然後手援家大人陟其巔坦曠高厓石樞具在甘
泉洌湧花不可名紫白絳碧畧類人間方竹刺松叢
陰障日其探首雲外窺予而不睎者遠則匡廬近則
三十六峯也烟波萬頃倏白倏黃疑爲彭蠡江流其
殆是乎通思故鄉人士畏寇弁保軀命而難全孰知

天地中之別有覆載哉况鴻濛以來老者壯者少者
輪囷子邑亦幾人曾過此也問之山靈山靈不應而
僮告僞矣石加峭徑加險體與足加怯相與等他路
穿霞霧夜靜而歸因索筆記之以俟後游

高山樵者記

秋月僮有疾飲薪子董傳兒之高山樵焉過石澗蕨
花爛漫億萬株有餘也得徑步入水聲湍激小魚從
半空飛墜而下曲折登之潭波泓然聞鷄犬爭鳴桂
陰飄漾芳菲迎人傳兒笑嬉撥花俄而老翁攜其子
循其茅簷以出顧謂傳兒曰汝亦人之子耶汝何代
人也傳兒語以家父在遂揖入問汝輩何得至此子
告以故怒曰讀書人來此山不幸將受人知矣吾
始此者有年吾父居此者有年吾祖居此者亦有年
吾祖之祖其居此者不知幾何年矣永吾永也食吾
食也野蠶供繭潭魚供穀木石供大山荔山杏供吾
果山雞山豕供吾厨山泉香甘供吾醴山大乳英供
吾茗富焉不必求諸人貴焉不致屈諸人樂焉呼狸
魁以笑憂焉借猿鶴以啼行焉則烟雲繞其足臥焉
則花卉厚其茵醉而夢焉漏鼓不得驚吾神生而老
焉追呼叩喧不得縈吾慮何故而汝輩來也請近懷

勿語世語則吾將遜也日將中具酒食豐其其子並
傳兒侍側老翁與子俱上坐子告以寇亂則舉手實
於其耳論古事又矇然惟與之談樵務則喋喋不休
食既乃取其素所採者以贈令其子負送出山鞠躬
作別子詰其姓名荅曰父命勿洩遽馳去及傳兒荷
歸燒之皆香樹也後數日攜鹽以謝之則碧潭影搖
人廬無跡意者其山之移乎抑路之迷乎其拔宅而
入雲乎抑羽飛而他適乎其鬼魅之作祟乎抑夢寐
之邂逅乎無端而遇再見何期雖欲不記吾不忍也

石園記

自開闢至今歷億萬有餘年生息長養不可以指屈而此石獨坦然守其初能廣而不能高斯其負土也能薄而不能厚夾兩淵以居焉凡根深餘茂之卉木不敢託跡於其間而蔓草柔蒲遂據而有之以標勝於不息子謂傳兒曰此天設而地留之以待子園也昔孔明淡漠以明心寧靜以志遠而師旅之行令各營種菜以給軍食况其根尤爲吾儒所當不厭者乎試步其方園量其寬隘具方畧籌畧算其始也利原大攻其繼也利用水灌及其終也利用金與本而大有功大攻則草斃而土加沃水灌則爐融而土加肥木以擊之金以釋之則肥饒均而土加熟然非推之美者僥其以鹵莽決裂報也本淡漠寧靜之衷不得不種諸葛之菜力勤耒耜萌蘖蓂然決句爲期以烹以調上之可以濟菽水之窮下之可以助羹粥之用廣之可以肩三五荒郊之急推之可以磨山牛山羊

之校田吾親以及吾身由吾身以及吾鄰由吾鄰以及吾物一石園也恢恢乎綽綽乎樂有餘裕矣

祝家會記

九月既望予獨行石園之南五六里蓬茅交塞俯躬
操刀以入得異境焉其爲井者十四類垣千餘町畦
朗朗有界麻苧繁茂予以女方七歲性勤紡績是可
刈也况桃柯垂地纍然多實荔栗瓊焉綴而取之荒
僻無禁歸語傳兒遂偕往復行十餘里石穴上有叟
危坐謂此祝家會也虎守路汝數宜至此今後慎矣
吾不汝護也林中丹桂障天颯颯風起號咷如雷山
鳴谷應更疾遂得見春曰虎從來不敢噬若有父老
行我當斷後必取麻果從容歸庶不致家僮笑予癡
聞之悲曰是好尋奇奇將何所用而尋之無端受怖
如此請慎之然予深幸聞其會之名也意南方之神
曰祝融豈其神之居耶抑其爲火正時實長子孫於
茲土也則浚井而築垣者必有其人謀居食於山窮
水盡之區苟援叟以導之造其門詳其氏族觀其風
俗敏行藏商道諒以通往來於不絕而虎乃忌之勝

游未終嘉會何日如在隔世如見傳夢予於是微有
憤也山以外寇不仁山以內虎不仁寇與虎交逞其
不仁之威以相戕於山之內外而予之出入茫無所
適夫里仁爲美予又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傳見請曰
父無憂虎有心者或反敬正人也我高聲誦書誦史
詠詩以鎮之久當自靜子以其言之合於道也喜而
姑不遷去焉

亂定還命記

康熙戊午春霖從江南避地歸拜觀家君禮訖遂金
霖曰別爾將三年矣其間奔駭憂虞變態不一而最
異者莫若乙卯仲冬之亂自爾於初六冬至之吉潛
裝北上越八日而寇首王漸子輩統衆數萬赤地百
餘里帶捲來北源搜山摘掠免於其害者十不一二
吾子爾母暨妻子登天門劫避之嶺未半而寇已
踞其巔矣不得已斜行頭中穢謂從此升臥虎巖
幾其無慮而彼伺旂幟之左右驟入見爾乃復上
瀉山其土石沙塵善退人步此爾之素知者而吾家
人履之如平地約行十里許遇一石如房像容四人
吾與爾母及子女居之爾妻若妾各尋石下以處意
意舊山鄰如振所昆弟久已擇避于此乎因同之作
鄰焉而寇徑山下累日不去且天降淫雨絕根咸擬
必死或哭或罵而傳孫寂不畏也爾稍解長虹掛跌
山色霞光暫豁目敏仰視高遠紅英灼然乃奮勇先

登手足俱藉龍鬚草蛇行以上竟躋其巔見石蹊森
列棋盤星羅池水清漣遊魚蕩漾羣虎穴聚猴猴
鹿躍嘯自如而所爲紅且黃者則山荔枝正熟也乃
啖其英而採之以下獻吾及爾母與妻皆獲一飽山
之鄙人視而慕之其壯者不敢登僅草力微也亦呼
其童稚隨傳孫赴之盡得其實幾近乙石而衆皆賴
以濟夫然後疑吾家之有神助而感且服也相率來
謝曰我僑居此累世矣未聞此山之有此景而并獲
佳果也苟非天星前導命俱休夫敢勇焉爾母在
歸擇知寇退去遂奉吾家同室舊廬是得以活至今
日而合室無恙者皆爾子遇山荔枝功也爾才空飲
事尚其記之孫拜手應曰唯

偶然草引

子流寓於楚陽護國寺之藏經閣與雖陽張公之廟
鄰惟神默佑身與心兩無事也走筆草文以樂之拈
題數言不期自發豈偶然哉題名之以偶然迫集成
而不禁咨嗟涕泗也夫子之性嗜爲詩文曾有余子
萬篇近亂携入深山而兵寇悉燬之又証我堂千二
百章寄黃存庵夫子鑒定闕寇掠瑤湖亦不知其在
與否也丙辰計偕南旋所著臨揚百藝而諸門下士
相與分去今皆不可復問矣夫文有正有奇有奇中
之正正中之奇數十年來風會之相推心思之通易
故者日新新者又故新故之積宜候多藏予不知何
故而富於文也文之富且不可恃况其他乎予幸神
之相予於斯文而不覺其又將富矣雖偶然爲之則
亦偶然序之

劉子山門翁詩文集引

身以晦而愈顯道以沉而愈升吾於朋子子山不能
無感焉弱冠時附子山之門跡名天府悠悠時藝百
千章相知如夢越數十年子山棟令鳳陽子碌碌公
車地阻千里形聲不及并求往昔之而談時藝而不
可得况其進於是者乎而子山當政事暇以迄於解
組研極詩古文詞各臻佳境刻成子得讀於歷陽茲
次其詩則鍾譚之神而中盛唐制其羽毛也文則鍾
譚之渾渾而洋洋大家而絕無陳腐集卷中尹集杜
已之淡然自得而後乃今知吾子山之身愈顯道愈
升故其言藹如也夫有道者之持其身不令人易
焉類如此哉

鎮淮樓聯詩引

聚散何嘗之有哉憶自辛丑春晤岳子適亭於燕臺
迄夏扁舟南歸而羊子尚鶴與焉到今十有七年西
山濟水流時如故而吾黨離合之際仕隱攸分或安
吾江淮之濱或項尾奔走於彭蠡風鶴之壤憂樂窮
達遠相懸絕然得見二子於歷陽如在隔世於是
痛飲言懷謂古人有夢會者今當醉會蓋夢中醉中
後復泊泊相適於無所爲而爲之境以觀於化集
神交也羊子爲中興醉岳子得醉之樂子醉醉而
笑乃與登鎮淮之樓北瞰恒室西望昭關劉夢得恒
子胥其勢縣未往乎而東南則六朝之宮闕變爲瓦
阜野田王氣安在也夫天運之盛衰地與之興廢人
事之得喪孰有通移理則不易與其推遷於數之無
可如何不如本諸理者一言一動具足千古則此會
不可無句以聚之庶幾傳諸天壤而永矢無散也岳
子遂賦陽字韻子隨成羊子獻焉

再見歐公詩引

後歐陽永叔而生七百有餘歲而豐山醴水間詭頌
洋溢來尊夫思之章滁人士作之天下之人士相與
和之子其悲歐陽子侯僕醉鄉而歎後之積薪來居
上也子大兄雲鶴以性學詞章名震三楚年三旬磨
任民社繁仕於蜀之德陽其地產丹砂鉛汞相傳爲
仙許遜舊治道風漸染好談飛昇黃白之術况值蘇
軾鴻敷生民窮窮與學乘豪盛起苟非秉道鉅儒
未敢訓革其積習蓋以農桑亦烏能教弊蓋俗以
最喬還乎越十年陞秩滁州宜蜀人之涕泗攀轅飲
餞歌送者聚萬輩馳千里不少息也迺洩滁則又七
年子嘗公車過之從豐樂亭左望琅琊諸峯取道直
入見夫醉翁山水遺跡空空風靜梅連苔綠詢其居
人咸謂守不嗜酒亭遂荒涼云夫酒之爲累也埒於
異端而兄之治滁也如其治蜀大約化其習之所癖
而導以性之所安性之各得則情生其感情之至者

在任則官民恆覺其相忘而去之日則咨嗟太息聚
千百族之懷思謠謠以形於喉吻筆札而不能已是以
滁人之情通乎蜀人之情而皆有借寇不可得之
恨抑何皖人之多幸也今則佐理有日矣天柱屹屹
江流泮泮高深德潤津播篇章而又曷有艾乎

送融若大姪歸楚引

楚千鄉疆也融若何幸而有家可歸哉丙辰歲臘月
翩翩裘馬從僕多人度太湖截長江風雪載塗柏松
挺秀徘徊龍崖石樓諸峯之下敲詩作賦寫忠孝之
家傳抒憂邁奇偉之志他日所以敷治寧民者罔弗
託興而矢音焉錄成佳集郵寄皖城署中以副尊人
雲樵大兄望千亦從流離避地之際庶得竊視而慶
千家之有千里駒也家曰震亨請以爲贈

送張直生游藝引

應舉之才三年而遂顯詩古文詞之士十年而後成
惟理學純儒非鍾五百年之間氣不出也是以辨淑
慝定褒刺以筆舌之微進退一代之流品無溢美過
諛之弊而亦不傷於太刻蓋其待人也恕而責已也
嚴古大儒類然矣慎無以操筆易金錢致吾之爲文
誣其人以失實之名而自甘與穢史同譏也子其勉
之

家會詩集引

朱曾子固不能詩人以爲恨夫道隆德厚躬行修即
不文何傷況如詩者無益之歌誦琴章鍊句風雲會
卉湊合成詞雖云會心獨遠而正心修身蟠天際地
之道未必其作者之皆有得也予姪長羽鸞鳴章家
會屬文並有能詩聲新集付梓多甚予固不知詩文
者竊愧其專精浮文而遂怠所行以不進於古道焉
此砥之

樂山堂詩集引

將以被簫管播弄瑟諧鐘鼓羽簫則必莊直其詞昌
大其義取材於雅頌二南關樂凡花香鳥語風行雲
歛星輝日峻山峙水流惟感之以正氣之鼓盪而宣
之以音韻推敲庶幾仰副天地之中和俯循人情之
豫順上接韶濩之精微下啓風雅之悠久而後其樂
府之作可傳之無紀極也世之作流爲淫褻汗漫
而風華月露失正始之體致使頑童飽妓往來詞
林筆墨之繁而宮商大雅難以馴亂不經可歎也而
其茫昧者儼然才人自任逸平反之宜則曰扣調乖
吹彈之節則曰奇韻意爲高下長短率口漫興而成
之以增木妖於天下殊足惜也惟予二姪厥猷者道
心古貌淵樸端恭不干世事年十九喜爲協律和聲
之學屏跡深山鳴琴吹簫飄然自樂中有所得卽寫
爲詩餘而以其徽絃一鼓再闕雍容而奏之復流神
竹管按字循音吹氣以依永焉稍有木作輒削其葉

改正校定經明不少暇子避地來此取其篇目讀
數過見夫義正詞溫皆有道者之言疑爲無韻之作
及聽其簫琴四弗協應然後歎寧馨者何以近在子
家而未之知也今欲正樂非姪而誰

始得芸香草引

康熙丁巳冬予假道黑城馬子夏臣濟臣招予遊怡
園登磊石之山入雪洞坐漁亭有草萋然芳逾蘭蕙
芳之則芸香也聞其產於孟獲故地諸葛武侯得之
以題岷泉趙鄭康成裁諸書案側美其名曰書帶草
厥性素賤辟蠶子嘗按諸往籍慕芸草之爲物不與
牡丹蓮菊爭時目之寵榮而樂從文人居代文人祛
其害且以起一世之嗜啜嚼味而相業儒術因之以
大光直至補天地而贊聖賢亦安得人盡如草之
仰而草盡如芸之豐庸以答予懷乎迺忽從避地得
之子與芸兩相幸也爰滌瓦缶調泥沙飲之以白水
而置佳石於其右如遇故人如親嘉客庶幾芸香日
茂而馬子兄弟之惠不衰云

同里南濱上人詩集引

予鄉理學淵藪也而南濱猶入禪耶顧其受濟宗
厥名超鵬作大善知識而性不忘詩無乃有悔心乎
故其詩有曰要使魚龍知性會豈容鯢蟹混波濤則
剛方嚴毅之氣猶見於推敲間自非鍾秀雲林未易
得此也夫孟浩然以詩而會禪買島以禪而能詩古
人活潑無涯各適於性之同然以發揮其心之所得
禪不禪固不必問也南濱當從此悟矣生平不事
而猶學儒人詩尤昌駿偉庶無負平家世業儒之
而源湛流澄以漸幾於道否則文字語言汝教中之
所戒也蓋取諸篇悉焚之

募茶亭引

亭以茶名彰德間也當秋夏之際雨師不得伸其權而風伯亦若有所退焉以適其炎赫之威惟酷日乘坵茶蠅附熱雖游閒之子習勤之士庶倚佳樹生茂林假息於水閣搖齊紈以迎涼蕭然濃陰庇體清風徐來尚且安茶甌煮芳泉辨雀舌龍團毀武彝之英而審蒙山之味況於悠悠行路者乎負者背夾輿者春枯虛往虛來者手足俱汗滴而不可以已渴心生塵囂其時也古者司道路有官掌委積以導行知有以濟其饑者必有以濟其渴今既不可復問矣近或鄉之隱君子鑿井道旁以濟之而暑攻其外寒泉攻其內飲之以勞弊無聊之人渴則止於一時殊且流於不測未見其有得也僧人某者從寺後孔道辟新亭募十方賢有德者爲之以施秋夏之茶予愧力不能獨成其美必待其廣爲致焉則其求諸人者勢將舌弊口涸以庶乎獲濟也於其行酌之以茗

書元祐黨籍碑後

嗚呼小人之何君子也倚其佞而忍哉小忠小信中君子之意指而逢迎其所爲於不及覺察之際而君子亦遂任之而不疑迨任之既專則呼引其類以布列要害而君子之身必退退一君子猶不足以快其私凡其近乎君子者必盡取而排之而猶不已也捨其位改其政而猶肆其奸惡之志逞雄於文字之間大書深刻揭其名氏於豐碑隆碣而小人之欲得雖然君子之名愈自此彰矣當司馬溫公之薨也蔡京奉令獨先在溫公且嘗稱美之未及數年溫公卒蔡京秉國新法復大行夫行弊政以亂人之朝而忠臣義士曾不得異同於其間亦已戾矣彼其心豈不知貞邪之殊哉而靦然面目竟恃其喪心之文假之君父之制誥蔓引株連諭令郡縣勒爲黨籍之碑以張大其權而固其奸竊之寵赫赫炎炎誇耀天下而不知其所垂者徒以表君子之音徽爲萬世感

與也夫漢之黨錮皇甫規獨耻不與今讀元祐碑則
搜求靡遺寸賢片德有忤蔡京者悉登其名是知君
子之流芳不必擇其芳於目前者流之惟慎爾其類
予以同忠難無傷也

守望議

一鄉之人如一家一家之人如一身一身之中如其
終始之一心而後守望庶可以相濟蓋守在寇將集
之時而望則嚴於寇不至之際是守與戰爲表裏望
與戰爲表裏而於戰避之兩端則一心之遲迴必多
而身忘矣身有或生或斃之慮則無以率先而家忘
矣家於衆人之中而進退疑畏鮮所適從則一鄉忘
矣夫忘而作其氣莫若師井田遺意而行之古者井
田之設不分士農而入口之家皆受田百畝習於農
具卽田畯烝藎亦其生而賢耕而讀者是以無貧富
之相耀無秀樸之相凌無微賤紳貴之相形惟勞之
爲得而善心斯生生其善心教化之原也今既不得
復井田而謹於其原則天下可治况一鄉乎然鄉之
人至不可分矣愚者狃於因循黠者樂於馳騁貪者
以竊發爲不足憂貴富者又安常守故而而不爲持久
化俗之務何咎其小窳不已勢必大倫大倫不已勢

且肆亂雖有保甲連坐未可懲也則盡節修汰食前方丈不過一飽輕裘麗服不過一暖士大夫慎其微則鄉之父老子弟望焉爭爲古模之不暇未聞鴻濛之野警告紛紛也則盡講游惰今日糞有餘積明日僮僕皆榮務爲逸欲以相誇尚尤而效之從風漸廣告罄息鋤業空荒蕪輒弛四境胥然所謂盜跖成羣者是也可不察哉夫天下之小人原無生而小人之理奢者半逸者半積漸而遷習使之也試有君子焉敦行於鄉里布素若躬勸農致力則其鄉之人必歆而慕曰某長者吾鄉之望也且忘其龍祿說說循循恒日砥勵焉如此況吾徒敢忘棄乎敬敏克修卑廉交耻既無可喜可愕之物以致寇之來又無可擒可縱之事以致寇之去則我鄉固僉寇無所侵我鄉固勤寇亦愧懼守之望之之道心講已久矣行將使臂指揮頃日不難進乎守望而大驅除也雖有萬寇兩與一決

救荒議

荒不於荒之日而荒於未荒之先則非天時之過而人事之失也人之命繫於天天之命實視乎其人人天之應不違銖兩自貴人之狗彘享富人之饗食富人之雞豚饗貧人之羹粥而且麴蘖酒醴之費役核其食之資珍異日首之奉竭小民十年之所資不足當富貴者之一飯此羣情之怨咨咸集宜天心之震怒不測也况洪範庶徵其威召具在人有好大之心則淫雨洪水應之人有好勝之心則恒陽亢旱應之聚數千百人皆好大而好勝又不免於賤穀而輕農各恣其無厭之欲以相逞於日用之間聳發上天而惟恐其不怒早魃未去水潦旋興凶荒頻仍肇基於此則雖議平糶議社倉藉藉謀賑小補修救何啻嗟及矣夫天氣無五年不測之候而人欲有一生必縱之情欲縱在人氣于於天則安得不端其本乎嘗總歲年而通計之大有之災大無歲不恒遇而薄收廣種

外舅蔡簡庵花園記

生人有二而花不與焉衣祖乎桑食始於稻桑與
稻以共然之物而代天以育人人遂相忘於其天未
有芟蕪變潔池園奉二物以君草花者宜天心之不
平而旱潦時見也夫玉茗不可烹綉毼不可被紅鳳
綠萼均梅也不可以已渭絳黑丹碧均桃也不可以
果枵桂蘭之子孫何功牡丹之富貴皆証薔薇海棠
融荆棘之餘紫刺杜鵑為淚血之光而况周愛蓮未
爾其千瓣也陶愛菊未爾其盤繞也黃真德也杜松
聞其剔牙也花至此而無盡而猶或花其臺花其
花其土石晨間露夕視水事花之孝孝遯事親覽
大惑矣予外舅蔡公簡庵棄城郭之華堂卜居林泉
鄉乃刈其園而花之種以千百計豈猶世俗之辦花
者哉夫以相國為伯以蟬聯仕籍者為弟治天下如
治園治人如治花愛養生息之道操之者精而用之
無地不得已託花以自述耳古所謂游於花之外而

不游於花之內者殆其人與然則花當識予外舅之
心未可恃思而驕遂欺桑與稻為無特畚也予將入
其園見花而編語之故先為之記

鶴儉樓記

有樓巍然立於瑤湖之濱水天一色蒼茫無際通歌
鳥翔目迎神會而有庵黃夫子著書其中敷知命之
訓攬羣材以躋諸聖賢之域經寒暑風雨弗少怠維
時諸門下士入而歸隱出而拜獻皆各守夫子之訓
以自得其心之所存而發爲文章見諸施行雖數千
百里如一心也予蒙昧從家嚴學八九歲時數能讀
書爲文字應郡邑試而於性命解弗達焉黃賓客
南州有黃氏學負笈遠從拜謁夫子於樓下乃見
所爲扁者曰鶴儉夫清遠閑適莫如鶴而發通隱高
是以有格天之誠則其性與賢人君子爲甚近况視
年穀之豐歉而衡其飲啄節其嗜欲儉哉鶴乎由儉
以見性由性以達天由天而愈得其清遠閑適鶴之
爲物致足樂也客有從江淮至者遂持二鶴以獻庶
幾爲斯樓實之夫子曰必鶴而後謂之鶴非鶴也彼
翩翩萬仞之上健翮連雲負數日而摩天其聲劃然

覺羣衆聳然吳騷終古以鳴其无妄者夫非鶴也
鶴固日翔翔於斯樓而未嘗斯須去也此予所願諸
夫子者曷敢不記

食源記

於族大門之右行者踵接汲者肩摩宜若與詩書不相入也則孫父子肄業於其中靜翁之謂何得無諱矣乎然吾戶也桃李環焉吾池也荷菱茂焉吾亭臺也石惟松喬焉吾流峙也廻文聳秀焉迴延波綠通混霄碧者是吾淵吾天也鼓翅飛翔張翥勿躍者是吾爲吾魚也而况一井泓然水泉芳甘合族耄穉饑渴無患古所謂王明受福其殆是與是故出而仕宜則生理可以安邦民入而歸隱則克儉可以謀孫近而事親則擊鮮烹葵可供甘旨遠而延師聘稅塘租國可資束修將世其業以相犇于其中詩敵夜月書應曉鐘咸習于其靜而不少諱也豈區區今日云爾哉

軍山廟神記

出寧邑之大東門度木橋左行數武有廟焉其神姜鬚眉被服儒者瞻其容高如也詢諸故老核其里居姓字咸以爲晉南豐子固先生云方先生之將卒也語人曰上帝命我血食於賴南之軍山其家人疾走數百里往視之廟落成塑厥像惟肖是以信而祀事至於今不衰予於是不能無感也子不語神學雖以事神問則百折之柳子厚歸神於墨溪誠者錄其歸神之無而不有也明矣曾是文章行誼如先生猶有亂命乎哉夫日星在天無微不燭何微在地無遠不通以星嶽降靈之英則明之不忝於人者尚之不得不爲神理固然也先生起布衣受知於歐陽文忠公而冠乎眉山昆弟之首彼老泉者可謂善論矣讀辨奸一篇顯如安石猶或非之獨於先生不聞有貶訕焉則必有以大服其心而詞氣雍容率歸大雅既無三蘇縱橫之風而又不襲理學訓詁之跡由文

以思其政由政以觀其六光日星而亘河嶽吳楚
行將廟於天下神而明之豈惟單山乎哉康熙庚申
二月遷日記

謁象山復齊校山陸氏三夫子祠記

訪白鹿洞履鵝湖景物代易流時長存詢故老讀碑
矚蒐求其遺跡以想見其爲人子之於先賢不憚勞
也勞一日之力以觀止於山高水永之間而彷彿與
之話言與之步趨而受其引掖之益古之人立雪於
生廬慕於死私淑於世遠地阻之候大率類是豈予
而敢息乎哉邑堂西錦繡墩之下古木森疎棟宇炳
煌聖像儼然顏其扁曰三陸祠是予之幸而三夫子
之不幸也讀者明性六經尚爲註腳而官骸之具何
所滯於土木之間與異端之所爲菩薩者等是像圖
非夫子之所樂居而眷戀焉者也第平秉姿闇昧罔
帝謂而無聲見帝則而無形以無形聲之理求之見
聞之宵渺中心茫然日以滋甚於是游陟登眺遇物
以生其悟而不敢少休況於廟貌崇鬼音容如在起
敬立誠惕若弗息也乎則乎得瞻三夫子像大有益
也今之距宋雖數百年矣然近夫子之里與夫子之

之子孫遊將以入祠觀德瞻像省躬聞其風而厘其
慮則不敢或懈之心庶幾從夫子惕之



歲以爲常地之所產原足贍人之所供惟戒浮費而
惜靡餘每食不忘天鑒則未荒之時懷或荒之懼勞
耕稼以開食之源敬五穀以節食之流雖有天災水
旱之行未聞傷克勤克儉之衆蓋天之至信不詆者
是在人之信天而自爲力矣

鄉約議

鄉人以農原會於公所講孝慈和睦禁悖逆非爲孝
再咸集禮讓攸行甚盛典也然而君子慮之鄉之
中不下數千百人其升堂講說者八九人而端坐於
堂隅衣冠偉麗聳人觀聽者一二人苟其人而賢者
則人望而畏之如王彥方陳君寔輩不聞有所訓
誡也躬行以相先而已不能躬行以相先而諄諄訓
誨人曰汝孝親汝敬長汝訓子汝和鄰汝安生理
長解以曉羣聽是何異衆纓然之水偶而又使
知識焉况其人而未必愉色婉容也則孝而順焉難
也未必徐行捧手也則敬而尊焉難也未必敦詩說
禮也則訓而教焉難也未必恤災施惠也則和而羣
焉難也未必濡邪不萌貨賄不黷傲虐皆教不形審
急緩急不作也則生理之各安而無所非爲焉難也
對人不可以其言對屋漏不可以自觀對天地不可
以相見而徒習爲汙漫之浮詞以發其語言之敬妙

援古證今撫時振物寧耀於鄉黨之耳目未講則三
拜三揖講畢則飲酒而歸而鄉人固已知之矣必且
曰某人之孝也如此某人之敬也如此某人之訓子
和鄰而安生理也如此推其素行驗其生平不過如
此而止乃復噴噴然一人講之衆人服之則相率而
爲塗飾之具于視其父弟視其兄友視其友凡大訓
之煌煌祇存於形跡口吻之間而六條之約講究盡
精德行愈隱風俗之壤可勝歎哉況其老而耄
老之當居坊與坊聚而幼之朋結下而復聚
而把持成習有司責之則不忍傷其鄉約之美名不
責之又無以裁其鄉約之濫勢官權阻而民氣張
掣肘之患所不免也是以鄉無論大小必有君子
擇其孝慈友睦而絕無悖逆非爲者美而與之
一鄉之望勿徒受苞苴給字扁官民相儉行私
則講其約固以導躬行之端不講其約亦以敦無
之化庶三代之王道觀於鄉而知其易易也

捐聖齋箴

齋捐於里大門之右負者肩摩行者踵接坦坦甌道
其不遠矣乎夫闢幽遐育異之壤宏壯其棟宇以聚
爨今之圖書窮年誦習其中而品不加粹者境勝乎
人也予以爲寧勝乎境幸郊攸耕聚里攸鋤古之人
不齋居而肯足以樂其道況安於大宅敢弗惕若乎
爰布箴座右曰惟汝惕區亦又何惕惕汝舌謹其出
惕汝耳慎其入惕汝目端其瞬惕汝手足集其各木
惕汝顏色輯其剛節惕汝交遊嚴其取舍
祛其昏委惕之不已盡惕厥始中有天君稱尊職
勿怠以求勿驟以啓勿馳勿息勿荒勿倚惕惕永
俾厥四體

妻師德論

聞史至墜面自乾之說未嘗不歎唐室之多異人也
登人之朝位兼將相一言之發繫天下臣民之景從
發之而剛足以剛天下之氣發之而柔遂以柔天下
之風天下之剛柔視進退於一人一時之言則其言
不可以不慎也况以朝臣介弟出守大藩強禦寡寡
倚之以爲消長非有嚴氣正性焉以誅鋤其不平乃
徒循循苟且以相倫於高官大祿而務爲無過以終
其身不亦鄙乎然亦優其時之何如耳女至當國不
運之至奇則雖以至正之品必操其至奇之行而後
可以濟大事而不致於覆古之大臣視天下甚重則
視其身者不敢或輕倘氣矜以相雄則怨忌攸集而
小人乘間以蜂起幸焉而乞休歸里不幸焉而危其
身身危而社稷因之以不可問此妻師德之所熟計
而深慮者也是以昆弟之際飲使離岐而發其至誠
之訓取天下之必不可忍者而爲人所唾而省恐拭

之以逆人之怒則其悄悄之憂心蓋亦苦矣故者物
鼻之禪忘尊榮而從事於春鍾以與士卒同其勞
其小焉者也屢薦狄公於則天后而口不言惠卒之
仁候歎曰妻公盛德我爲其包容久矣則反周爲唐
之先幾皆妻公啓之而史氏之所爲推見至隱者何
失之畧也夫薦大賢以定傾反正千古之殊勲而妻
公獨以忍存其心者成之則忍之於人大矣哉

張詠

欲莫大於男子之際而遇其欲以不及於亂者非有
道之士不能爲士之爲之者或由於勉強自然所操
不同夢之治心之功持之必於其素未可苟焉已也
考宋史張詠知益州不以家累自隨及抵任鬻一婢
以供烹飪澣濯越十年任滿他還諭其父歸女以適
人猶然未字之身此豈矯制旦夕和之所能哉夫
欲見舞妓鍊治之具以伐性而戕其膚人皆知而
拒之至於居人上而人民皆遂其室家之和惟
獨笑其無所告語且多歷年所與少艾同其唇齒
夕使令於其前未有不動其心者矧益州美地也
益州美官也任之專且久美遇也志得意滿之會
云豐食皆不足以相耀而境適於外則欲起於中
非有女如茶無以壓其無窮之望在愚者方歌賦以
懷之智力者必購求以致之乃惟張公者勇足以
鄙人之恥仁足以永婦人之思而執事守正不爲

郭夜燕私之傾與如子之和處作息相聚十年之
而淡焉無所芥蒂於其心嘗之以來遠之以去
乎雲之浮於目前而去來聽其自如也古之坐懷不
亂者以他氏之女遇溺而相護於一時之患難則亦
已易矣乃以房中之需用其力切其艱追隨於匪
伊夕之間呼吸倏通而天理湛然不以人欲喪其
則張公之所行較諸柳下惠不愈難矣乎

由余考

予嘗稽路史載由余氏與陶臣氏烏陀氏同爲堯臣
佐禹治水以功封吳其卒也葬於海東漸山卽後世
黃德中之報恩寺神宅側也有錢文炳者爲元帥府
司官人京供奉其妻死訃兆而得故穴焉啓之石版
數重梓廬灰燼惟一骨壺石間長丈餘脰且三尺光
北南金西壁有劔器敗毀惟環在祀佳玉所成炳欲
取之忽黑蜂從劔下螫炳右石立死翼明炳之子知
元亦冥然號呼見一丈夫身長拔魚鱗甲足如金
跪執劔語元曰我堯臣由余也賜葬於此有年矣故
父發石奪玉罪孰甚焉然方緣吾籍吾冥間大有主
治勿害也知元始甦時錢氏希白爲之記而廬陵羅
泌本此已附之史矣然予觀廿一史紀秦穆公得士
於西城口由余豈古今人之名適相類耶抑堯臣之
後裔僻處荒遐不忘所自而遠紹其名耶然佐禹者
以功佐秦者以才均賢也不必盡信史而多疑議耳

黃準頌

生理學大儒之稱而能以忠節光大其傳實著於行
事慷慨從容卓然自信以之死而不減其惟黃先生
乎先生與危素居相鄰且同官於朝當元順帝之出
亡也素招先生遁先生絕不與語素泣別曰公親老
子粹官不過黃門小職去之何傷先生張目豎髭默
矢靡他厥後竟從井其家人張午拔之出者三先生
詒之曰代我報名納降張午赴軍前訖先生正襟整
冠北向拜然後棄衣解帶中迫張午延而跪先生
嗚呼卓筆峯高送氣英人在唐則葛氏二女奇烈漢
芳宋則陸氏三君子百世宗儒惟先生居元運之終
官卑而不得行其道是以後庸未顯宏詞未彰直以
義節挺著發爲日星河嶽之文章扶乾坤之正氣於
絕續之界彼亂臣賊子如危素者誠俯仰於先生之
爲人而已難自問又何待君余闕廟香火而始知儒
儒哉頃日雲林烈烈金川湯湯先生如在忠節誦

無梁閣言

閣於太平興國禪林中跨皖江而俯瞰其城極百代
土木之盛宏偉壯麗屹然獨成其爲閣金頂輝煌巍
巍上蓋與天柱龍崖相爲峻極而閣之上下不假寸
木砌磚礱石煥億萬生靈之膏血融液以取材何其
雄也夫寇賊多壘逆亂之地屋廬灰燼婦子離析鮮
弗哀天號地求旦夕之苟安而不可得夫獨非人也
哉而諸佛菩薩安坐高閣耳聞目見萬里瞬息不
發慈悲以透爲普度豈當日有司欽崇佛教之
有未誠而閣之穹隆尚不足當佛意耶予不禁對佛
氏痛哭也故鄉之庵院半作賊巢而屠良民戕善士
往往在般若諸寺間致使鄉人之望佛堂甚於見閻
浮梁而觀音大士竟受賊之供任賊之居處殺戮而
毫不救無辜之苦難則何也夫遠佛之與近佛諒可
傳言適子寓八卦門外遊無梁閣漫求諸佛爲我謝
故鄉佛曰吾民慘甚可以起而救矣

賀佺廬二兄入諫垣書

讀邸報知吾兄榮擢計垣天下之福也生平所得
以言之生民休戚得以言之言必不欺其所行而行
必不負其所學德濟一時名芳萬禩大丈夫得志當
如是如吾兄必能任此無愧矣某子子萍踪靡所歸
宿天實爲之夫復何怨惟與吾兄珍重寒暄爲天下
愛身則蒼生幸甚不宜

寄可融上人書

自卯冬別後于今三載方接家報知寇掠寶剎罄奪
所有羣僧逃去惟上人受任倍被極刑百折不餒寒
家親老子梓賴以瓦全恩至渥也以某庸才落第歸
里無路萍寄天涯力者不相援財者不相濟蓬素所
號爲深相知之人每見如不相識因自典衣鬻食慨
悴江淮間與書僞爲位往往爲鄉親之來買者醒侮
醉罵竊恨誤登賢書姓字爲人所記是以蒼顛銷憂
卽欲郵一音以達我上人既無紙筆且無人肯持
茲叨天幸羽便附候兼誌謝悃青原爲跂

寄劉因之先輩書

避地深山思駕猶子公車期迫臨別涕零近家報來
始知先生之德壓倒北源諸峯也何辜于天遭寇過
劫自非大力周旋老親幼子皆作嶺下之囚矣聞其
時賊妾窮妾懸首樹間相誓必死而先生捐身命哀
叩賊營計千方苟活寒家曲全名節且與何親翁
號義甫者共爲哀救此不特今人中無之卽自疊古
宋載諸經傳其救人於生死之界而終獲必濟者亦
不數數見而先生從是顯矣獨愧天涯遊子將及
然奔走宦途半生若夢不識何以爲國報地也然大
丈夫一日不死則一日不忘聊呈寸箋以誌永好惟
先生葆天和慎寒燠爲古道愛身則幸甚

寄山中諸友書

天之於我輩多遺以可憂而必憂以自尋是天累也
夫風來岸樹月到泉蒲在避地時無限懽歌曾與商
訂頃則浪跡江湖限天柱之巖探浮石之穴故裴旻
葉賈文沽酒有飲必醉有醉必吟雖播越窮閭如
也天其如予何哉聞公等屋墟產廢寇且黯然不
復反正當以詩酒遣之秋杪歸來面爲校定不宜

回示傳見書

屢札郵歸未嘗相及以汝口尚乳臭未必知予所云
也今正月初九日京僮自家來接汝一字長篇大幅
理義斑斑不勝駭愕予衡德山積何幸有此哲釋能
文之子乎雖然文也者浮物也習作古文而不以古
道自勵賢者恥之惟與吾見想博情一表文焉已耳
何以謂之知出師二表文焉已耳何以謂之忠惟
之於孔明李密之人忠者本諸性生而久且夕夜
以懷悉其不及而後矢之於文也不期忠孝而至性
燭然蓋其誠身之道交盡於言行之間純一而不
斯上可以格君親下可以感後世以傳之於無終窮
也近聞汝從遊於胡應運姑丈之門可謂得師矣但
師能以規矩相授而巧力存乎其人苟不匠心獨得
以求見至道之精微雖日親炙於沐浴濂洛無益也
況當兵寇凌掠之餘資產蕩然即滿腹珠璣何足果
其枵而不致饑寒以斃先儒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

御知惟知所以治已之生則知所以治人之生人與
已之生治則政事文章用之終身自弗令道矣至若
養禮嚴慈奉母愛妹我今遠遊成汝之責此躬行也
第一文字只在堂上下也存古道樂師說不謬乎是
庶着實純誠而必盡之爲勉外律詩五言體遠寄二
首汝宜佩服無教焉

再示傅兒書

第不修則見心也不真是以兵寇相仍焚吾廬劫吾
囊致吾遷而無所歸吾甚爲汝幸也苟感感於所遇
而不自省憂汝其殆乎夫富有四體萬能之才能神
智一生用之而不竭則汝心之豐亨廣大擴然尚存
喜可知也惟勿荒於嬉勿怠於進守其固有而增益
其所無則天權以至於必不窮汝其懋之

復吳縉谷世兄書

天下之樗材而好高無逾某者是以甘載賢書九赴
計偕自幼至今數十年負笈於外可不謂劬焉而只
博一揀選縣令殊可羞也亦可哭也遠蒙致賀惶汗
淚背伏冀世兄希蹤最上趨庭篤學立德立言以爲
吾道光則分榮多多矣

上黃存庵夫子書

時際殘春寒熱靡恒調養珍護翹首拜禱伏念廿八
年來沐浴夫子之教實無一之可以自信也曩者將
在時藝積案萬有餘章惜惜似醉及荷誨知命而命
何知乎間嘗閉戶瞑目危坐彌旬若見若隱中無所
得後值僻鄉寇警奉親率子避入深山宵無人跡乃
採木千仞之岑過石澗土噪刈茅索綯結成小屋稍
暇則墾圃種蔬登岫拾果或垂綸清溪倦則偃臥荒
庭遠隔輿輶臨關終日不與數語而吾心自足矣
昔韓偓保親曰何遜子曰盍去某則曰命由天也修
之而已夫修至而未必蒙福不修而未必致禍此在
天之命問之誠難而君子之身天能生之少不能奪
令之死蓋此心之所存者定則天心不敢違也是以
水碧山青呵護無恙雖公車迫赴遠騁故鄉聞子女
被俘者不下千百萬家而某叨天眷合宅依然區區
資斧廬舍焚掠皆空何足惜也夫天之初賦以迄於

永終原不得挾一物以爲去來士大夫不察而心繫
其所有得之則愉失之則戚尤人怨天亦已愚矣某
不知其精神何寄也今某萍跡江淮備書自給每值
米雪風雨餓寒幾斃暫不求人而人之可求者原寡
猶幸天之於某不使存餘亦不忍終使不足寒隨得
衣隨得食不亦可以大見其心乎集將
付梨梨俟刻成郵致庶以徵某之瑣尾猶因未嘗一
刻忘善誘之恩而自棄於凶衰不祥之中也不宣

定天

今之言天者曰積氣也是以有飛昇之術或曰無是
氣也色相皆空或曰有主之者造爲是天以化生萬
物之三者相爭於虛實之間各自爲善以張大其說
異之說至其所謂天堂者不謀而合不知天既以氣
運而虛矣其堂安在使其實有所主也千古來未聞
其堂中降天人以詳言天上之事卽鼎湖之駕野史
載其去而不載其復來蓋去者無形而可往來者有
形而莫之敢故不敢以語相託也且其早夜持齋
有兒課夫使必待兒課之持齋而後膳天以處其
將置孔孟於何所乎孔孟之道原本天命所謂養
之天諄諄之命也仁義禮智信之五德實與天之四
時相爲徵應故天不遠人而人之順天者順吾心之
當然而不踰其則是以忠敬孝友之朝家皆天堂也
卽不幸而夏臺羑里以及顏子之陋巷公冶長之緱
緱蔡西山之道州隨其所適皆有天堂之樂而絕無

人境以累其心惟不累於人境而後轉徙流離無之
非堂也天也詩曰及爾游衍書曰請命於天朱紫陽
曰天者理而已矣知所以爲理則知所以爲人知所
以爲人則知所以爲天夫是以居天下之廣居者日
在天堂中而世莫之察也彼夫慕羽化宗虛無而又
紛紛致倭於天之所主以爲有趨往之要不求吾心
之天而自遠賢聖可哂也

定日星

野史載天有十日輪運以照臨或又謂太陽純生旋
滅則十二時以在故而復新今之畫見者非趨古往
舊物也不已大惑哉孟子曰天無二日蓋陽氣之所
聚非有定質而有定象其象之精華不昧者陽氣之
積爲之積則一而不散不散則古今永懸而不致有
起滅之患若夫日之遠近見於童子之間或謂日中
遠以其望之高也或謂日昃遠以其光之微也今
有格物者謂晨昏地氣盛日中地氣衰地氣盛則
盛衰斯太陽之光或高或晦而日固無遠近焉然
也况夫日運之道往復於地之上下而晝夜分
宋儒謂天形如卵則地之四維皆氣之虛者爲之日
從其虛境以爲游而好異者謂輕清之氣純乎上而
爲天重濁之氣純乎下而爲地地之下更無虛而皆
實焉是故日以太陽之精貫徹於堅凝之中以爲往
來此其說似矣而非也夫合陰陽純粹之氣相凝而

爲天其所爲地者則陰之渣滓爲之而陰性柔柔則不可以久故必有純陰純陽之氣輕而清者以統之古所謂天包地外矣疑乎知日則知月知日月則知星矣五星之精分應九野有應以其地者有應以其人者言人之書載之備矣予謂盡天下之物各有星焉何也天下之人可以數計而無人之境未嘗無星彼星數之多於人也有目者共見之則是受氣賦形於大造之中皆有光芒以應於天而微鉅顯隱不異焉獨是倖身者則其星大而輝不可以掩其光耳焉以鄰於物星之汶汶庶乎其可耳

定鬼神

執輪迴以言鬼神則自開闢以來人之善者寡而惡者多輪而且迴勢必天堂上皆神地獄中皆鬼而人類之息久矣非然鬼則終於爲鬼而神或輪而爲人則人之數可以譜計而周知未必如是之衆也況以神人相輪形之所累則嗜欲隨之苟有不淑又墮而爲鬼竊疑天堂必空而地獄將不能容也其矣其誣也先儒謂氣之伸者神也氣之歸者鬼也氣之屈伸而鬼神之貴賤以著則鬼神之情狀即吾氣之屈伸故居暗室游夢境恍惚有鬼神以相隨者亦有氣自鬼自神而已矣然則先王之祀典何爲而設乎北郊以蒼陰陽追吾氣之始也廟以崇先報吾氣之本也有功德者特祀之所以厚吾同氣也一姓之墓廟續有祀祀之而異姓鯨孤之魂亦偶祀之蓋猶其氣之不足而以吾氣補其憾也然或者疑之早應者形於春秋山鬼逐璧於秦代暴雷之震人二豎之能

語鬼鬼神神哉在簡編者不一而不知皆吾氣之應
而非有他屬也蓋氣之在吾者有盛衰邪正之異而
已間因之是以方剛之年忠直之彥鬼不敢逼而神
亦難前其或聳動厥心而取於聽視者皆乘吾之閒
以人而隨吾之氣以爲彼之形變幻竄冥職爲厲階
譬之身行疾則影馳身坐歇則影及影之所著不能
抗吾身則鬼神之隱安得以亂吾氣乎故浩然之氣
塞蒼冥貫星嶽吾鬼神惕惕於日夕而而不違
遂以取長於二氣之間而後鬼神不致以相惑
神定論也其他則惟焉已矣於鬼神乎何尤

定性道

濂溪周子曰性也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說者遂謂
其與善惡混之辭無異而不知混之爲言苟子不知
性也惟繫之以中則允執之傳也蓋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雖氣有剛柔習有善惡而湛然中存者必不容
昧是以勃然而發翻然而悔雖剛惡之大亦必有制
然大不忍者見於清夜自思之時此仁之幾也性也
性藏於人已不見之地故心爲五臟之一形而靈
心之內以日運不窮者則性之所以見其幾也
性者人所以生之心也大哉言乎夫兩儀之相
物之相尊各有性焉以爲之宰是以不死其心者
地萬物之心皆可以相見非有他也見其性也嗚呼
人心之不死蓋已難矣死其心於靜者寂滅之弊也
死其心於動者馳騖之過也惟善養者靜不徒靜而
性之源裕焉動不徒動而性之用彰焉敬持於動靜
之間而默坐一室舉古今之遠邇室見乎堯舜孔孟

此是傳之之本及其涉紛糾歷險難任天下之至重
理天下之至願環應不窮而適如其最初之所見雖
生人之原昭然於其心則知之既真斯行之無咎惟
行之無咎而後信其知之獨真將以播爲詞章敷爲
事績不致有浮文詐力之累者此性存也性存而道
全矣韓昌黎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也者行吾性
之路也人皆有可由之路而由不由視乎其人彼鼓
其氣之盈而恣其習之偏則剛而惡者固足以爲性
之害而此而止善非流於僥倖之途則失之毫釐
息而不可收拾律之以大中至正之道厥罪惟均
呼天地以其性賦諸人而通昧其性以游徒爲道
樂入也不已過矣夫

石松堂文集跋

天下文章之患莫大乎皓首窮年兀兀於帖括經義
之學以苟可以幾倖於功名而止至天地人物三皇
五帝三王之所以然則不惟不究其闢奧亦且未涉
其藩籬數百年以來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父傳
於子師勉其弟時時作俗下文字而義文周孔之真
傳濂洛關河之嫡派綿綿延延不絕如綫此而不有
一人焉起而光大之廓清之其奚以續千聖之遺
聞而爲之章與哉當此者其惟我 楊區余先生乎
先生產於陸象山理學之邦傳于黃存庵理學之人
而且 今尊人爲天下名宿淵源有自授受不同
習年卽登賢書天老其材遲久未發 先生足跡遍
天下探奇而索幽旁搜而遠紹著述不下千餘卷而
近以旋旆取道於湖得接見 先生於旅舍光明磊
落之概如坐人於春風和氣中而開口議論往往出
人意表因請其所藏示以石松堂文集披而讀之得

易知簡能二書旋乾轉坤造化在手其入之也深其
出之也顯圖象辭說雖初學之士若確然有所指示
而根極理要發揮道妙即西銘啟蒙皇極經世諸書
亦有所未及闡明豈非天地間一大文章哉由是推
之凡集中之或詠或歌何莫非易簡之音聲也或文
或辭何莫非易簡之支流也 先生以不世之才捐
日玉堂金馬佐輔

太平辭賦比西京音律通盛唐餘事也而至於上

利澤則出其易簡者以爲之將見登一

治會極歸極 先生之道大光矣而其文不固以

昔

康熙十六年陽月太湖後學趙應梅拜題

